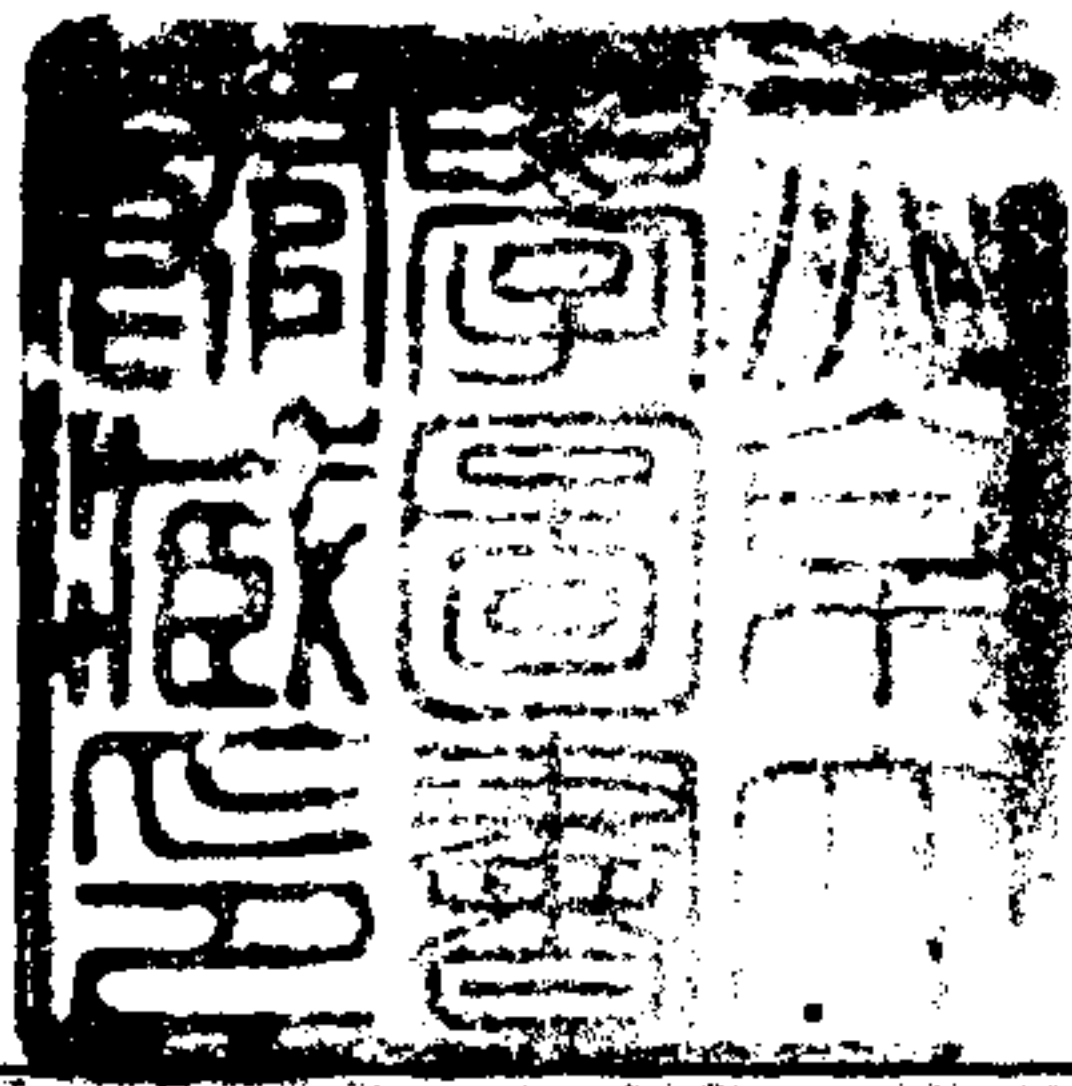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七〇・史部・詔令奏議類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四十卷（吏部八卷、戶部八卷、禮部四卷、兵部十二卷、刑部四卷、工部四卷）

（吏部卷一至兵部卷八）

〔明〕董其昌輯

.....

—

天啟四年四月初三日

禮部侍郎董其昌一本為奉差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

命乞休事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

泰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

恭訂供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

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

所藏邸報摘其未奉

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寫

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初見應天府例無工

食而其書充棟就結為難臣仍歸里大集書

傭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

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書沈僕亦錄七年通

共若干張裝為三百本但據原本對錄以備

史官取材微實無所照竄隨蒙

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啟明中書朱正色守催實

以私家作事牙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

罪莫遠也但臣有剛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

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

凡關於

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

精鑿可為後事師者別為選擇訪史贊之例

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

遺佚請罷廢稅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

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

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

者畧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

進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馬惡

人懼馬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

上大臣皆有小傳寂察數行袞鉞斯在如

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

亟亟

未協與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

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

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

如林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

寺卿李維禎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

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曆扞腹

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

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微辟故

劉攽劉恕范祖禹為之佐前後十九年其書

始成

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為

濫况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

神祖作養之史材

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

無我賜環賜珥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

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

道乞骸情無矯飾乞

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舍哺鼓腹之民戴

先天而永永矣臣不勝惶悚感激之至

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錄完却報并選訂章奏多卷具見纂輯勤

勞著送史館採用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著

印與推用該部知道

進

神廟留中奏議彙要表

伏以君有舉而必書國之盛典后從諫而作
 聖治之善經雖嘉謨嘉猷之顯晦有時而左
 史右史之網羅必悉既已刪繁而舉要故當
 彰往而詔來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太古
 之事若存若亡典謨之書亦經亦史股肱耳
 目皆為獻納之司吁咈都俞即是嘿成之象
 一德陳而格天格帝蔽言告於天子文孫時
 無五諫之名安取三長之採自堂策之既遠
 致上下之不交議論則自簡而之繁糾絕則
 以筆而代口雷霆推而喋同仗馬雲霧隨而
 蹟可汗漢牛非有淘汰之功孰冀涓埃之益惟
 神祖除五百餘歲之景運在哉明開四十八年之
 太平成訪初殷朝稱不諱克勤既勅臣鮮勿
 欺玄黃之戰紛如而黑白之分寂若賜玦屢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表

見關門罕聞既非一一而吹之則雖九九亦
 進矣然玉管銀管與班管必微事以取材大
 書特書不一書難翻空而成案過而廢毋寧
 過而存傳其疑不若傳其信孤衷粹白必資
 衆腋之溫雖雖棄餘猶是兼珍之味但有未
 焚之草恒多可獻之芹其大者如蜂蟄竊謀
 青宮成其羽翼驪駒導路赤社杜其苑枯持
 玉尺以程材操金篋而發覆陰陽為度復太
 公園府之規壁馬沉河修隄子金堤之跡藏
 富於國藏富於民何以催科而不擾上刑適
 輕下刑適重何以讞決而不究他如九塞夷
 落之情三畧從鈴之秘多算則勝揀時所須
 從薪或失於幾先蓄艾可裨於善後醫有方
 而夾有譜庸可按乎建之輝而設之韜是之
 取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資天挺峻德日升欽冀於日旦日明

肅雍於在宮在廟細旃廣廈神交帝馭王馳
華渚丹山瑞叶星輝海潤玉揚

體成之虛時以
萬幾之暇畧垂

祖烈修金匱之編迪簡臣隣集石渠之選謂筆

乙夜之觀師亦何常民可為監人惟求舊益廣

則筆削則削雖為孔子之刑書而日係月月

清問於合宮直以從繩盡納羣流於大海則

係年即是近時之却報顧三館之挂漏已甚

鳳見河清之瑞史不絕書而天苞地符之靈

而舊京之藏副差完微臣寵藉精軒書成漁

世其永賴矣書凡四十卷目錄一卷故隨表

獵惟此至是之是得諸衆尤人之尤人闕世

上

世闕人難以刻舟之劍後視今今視昔何殊

進以

記事之珠披沙獲寶綴警策於片言開門見

聞

山據庸愚之一得蓋真主求賢將留為再世

之用而蓋臣陳善或借諸異代之言况相如

之賦武皇恐生不同時崔寔之書人主宜寫

置座右但使伏蒲蠹簡不憂

天聽之益高則東閣空談亦是孫謀之貽厥矣伏

願

法乾之健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吏部類

卷之一

吏部署部事右侍郎蕭雲舉題為紀綱

漸弛等事疏

大學士沈鯉朱廣題為乞復擬票舊規

以防漏洩等事疏

山東等道御史葉永成等題為人品宜

辦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救時舊相等

事疏

吏部署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題為陞

補事屬久定等事疏

河南道御史牛應元題為會推大典關

係匪輕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戴章甫題為煩言隱語等

事疏

吏部文選司主事趙邦清題為無恥進

士公然闖入吏部衙門等事疏

卷之二

吏部署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題為

慈綸久滯等事疏

河南道御史馬經綸題為懇乞

聖明優容言官等事疏

翰林院庶吉士劉剛題為天災重見等

事疏

浙江巡按楊鶴題為

聖躬靜攝多年等事疏

刑科給事中陳伯友題為多士索征已

廣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亦詩教題為敬陳愚見等

事疏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目錄

兵科給事中胡嘉棟題為銓臣推轉無私等事疏

史科給事中姚士慎題為清暇任杜兢門等事疏

史科給事中張廷登題為敬陳澄清四議等事疏

雲南道御史史記事題為年例議論紛紜等事疏

卷之三

卷之四

吏部尚書趙煥題為時事可虞等事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養蒙題為

山西巡撫魏允貞題為遵奉明旨推廣原議等事疏

朝廷風旨漸異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劉文炳題為忠貞久錮社

吏科給事中鄒元標題為國值非常災

稷乏人等事疏

吳等事疏

吏部題為二十年公廉寡德之臣獎拔

左僉都御史郭惟賢題為摘陳風紀切

未光等事疏

要事宜等事疏

戶部等衙門尚書趙世卿題為用人各

直隸巡按况上進題為行取在邇等事

有職掌等事疏

疏

吏部題為恭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郭惟賢題為泰運

殊恩兼陳愚悃等事疏

方新等事疏

直隸巡按楊廷筠題為薦舉隱逸真才

等事疏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李戴等題為象

鏡惡臣等事疏

湖廣巡撫郭惟賢題為特薦吳等佐領

官員等事疏

吏部題為劣紳王官不宜留用等事疏

吏科左給事中程紹等題為閣臣獨力

難勝等事疏

山東等道御史李炳等題為

聖旨嚴明人言疑誤等事疏

吏部等衙門尚書李戴等題為中使釀

釀多端等事疏

左部御史溫純題為懇乞

聖明亟定國是等事疏

卷之五

禮部左侍郎李廷機題為進士觀政等

事疏

吏部題為銓政當返初制等事疏

大理寺署寺事右少卿王士昌等題為

寺屬行取當復等事疏

吏科左給事中張廷登題為銓司遠去

不常等事疏

吏部尚書李戴等題為遵奉

明旨查革積弊事疏

文選司郎中陸卿榮題為偽文敗露等

事疏

吏部文選司等官陸卿榮等題為稽史

一考未完等事疏

吏部題為欽奉

明旨議擬處分擅去之例等事疏

卷之六

浙江道御史夏之臣題為時事多虞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事疏

貴州巡按楊鶴題為邊方生亂有因等

事疏

貴州巡按沈琦題為微臣奉

命按點特陳用人急務等事疏

陝西巡按林道楠題為臬臣挾私抗倣

等事疏

陝西巡按牟志夔題為科臣持論已甚

七

等事疏

江西道御史唐世濟題為閣臣尸位等

事疏

吏科右給事翁憲祥題為廢叙重典紛

紕混乞等事疏

卷之七

吏部文選司署員外事主事董應舉題

為感激

天恩等事疏

吏部等衙門尚書趙煥題為計期非遙

等事疏

吏部題為酌議時宜等事疏

浙江道御史何爾健題為撫臣抗辯等

事疏

刑部給事中張鳳翔題為銓署久虛等

事疏

八

禮科給事中戴章甫題為科臣賢否并

擢等事疏

卷之八

吏部題為循職掌稽與論等事疏

左都御史溫純等題為銓衡原有職掌

等事疏

禮部主客司添註主事聶雲翰題為直

陳當今亂政等事疏

南京四川道御史陳煇題為銓臣任事
方新等事疏

戶部題為懇
恩題增職銜等事疏

河南道御史黃紀賢題為選司一切之
法等事疏

刑科給事中陳伯友題為

朝政近頗駭聞等事疏

史科給事中張廷登題為謹因年例之
爭等事疏

九

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時喬題為科臣
內外陞轉未定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棘闈申飭已
詳等事疏

史科右給事中翁憲祥題為館選鉅典
等事疏

吏部題為懇用清執之臣以振久淹事
疏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戶部類

卷之一

左春坊在庶子葉向高題為

國是日非隱憂日甚等事疏

戶科都給事中楊恂等題為看詳月報

帑藏盡空等事疏

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樞題為民議難

十一

行民瘼當恤等事疏

山東道李炳題為

天庫空虛臣心驚懼等事疏

浙江巡撫劉元霖題為浙鹽餘積毫無

等事疏

總督兩廣都御史戴燿題為珠船流毒

邊海沾危等事疏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題為仰

聖主亟裁內臣節制之權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程紹題為礦變多端等事

疏

戶科給事中程紹題為直隸開礦利害

等事疏

卷之二

倉場總督孫瑋題為收循職掌摘陳八

議等事疏

十二

湖廣道御史房壯麗題為光祿寺錢糧

匱竭不繼等事疏

光祿寺卿趙健等題為

上供錢糧等事疏

光祿寺題為白糧民運甚苦等事疏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御史傅宗臯

題為奉

差事竣等事疏

應天巡撫徐氏武題為商民困極調停

計窮等事疏

戶部題為有司徵比錢糧等事疏

卷之三

戶部尚書趙世卿題為

國用匱乏有絲等事疏

鳳陽巡撫李銍題為東南民力已竭等

事疏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題為礦店滋

蔓等事疏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題為循職披衷

等事疏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題為遼鎮沾危

等事疏

山西巡撫魏允貞題為懇乞亟停開礦

之役等事疏

戶部署科事給事中程紹題為金寶寄

頓無憑等事疏

吏科給事中戴士衡題為內監招權漸

不可長等事疏

福建道御史方大美題為重地水災異

常等事疏

卷之四

倉場總督孫瑋題為漕儲關係匪輕等

事疏

直隸巡按田一甲題為敬陳漕白三事

懇乞

即賜等事疏

直隸巡按毛一鷺題為轉餉竣事狀佐

末議等事疏

漕運總督李三才題為漕政廢弛已極

謹摘一二緊要舊例等事疏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漕運總督王紀題為准船搜括已極等事疏

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為守藩為減賦大

機等事疏

京畿道監察御史劉曰梧題為照刷事

竣等事疏

順天府宛平知縣劉曰淑題為縣官為

民請命等事疏

十五

卷之五

直隸巡按房壯麗題為布解係江南第

一苦累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韓光祐題為白糧民運苦

累難支等事疏

工科給事中馮從龍題為災民望拯甚

急等事疏

山西巡按劉光復題為全晉空匱已極

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

國計暫紓民生日蹙等事疏

直隸巡按李雲鶴題為災民困苦已極

等事疏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題為東南無食無

漕等事疏

福建巡撫金學曾題為民心騷動易亂

十六

等事疏

南京工科給事中喻致知題為

留都私鑄公行等事

卷之六

戶部主事洪啟初題為奉

差事竣等事疏

太常寺少卿等官胡忻等題為

藩封急宜就駕等事疏

戶部等衙門左侍郎李汝華等題為理

財須秉真心等事疏

戶科官應震題為遼兵結局無期等事疏

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李汝華等題為

遼左危亡在眼等事疏

直隸巡按孫之益題為益政初值更新等事疏

七

直隸巡按李嵩題為

明給已沛等事疏

戶部尚書趙世卿題為羽書旁午軍士

呼庚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題為開墾寶關

國計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韓光裕題為重鎮靈瓌等事疏

卷之七

戶部題為益政大定規畫等事疏

直隸巡按李應魁題為邊儲告匱已久等事疏

浙江巡按楊鶴題為益務奉

差事竣等事疏

直隸巡按倪應春題為益法不容輕變等事疏

六

南京浙江道御史傅宗臯題為謹

奏為

留都益政久廢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王三宅題為仰體

聖衷敷陳優恤未盡事宜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郝敬題為陳聚民間地務本生財至計等事疏

卷之八

戶部題為整飭營務等事疏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為極太倉廩乏等

事疏

河南道御史盧謙題為恭繹

明旨等事疏

光祿寺卿王守素等題為寺帑屢竭等

事疏

戶部尚書趙世卿題為生民糜爛等事

疏

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題為寺帑勢且

立盡等事疏

兵部題為遵奉

明旨摘陳修復屯田事宜等事疏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禮部類

卷之一

詹事府何宗彥題為懇乞

聖明乘此春和等事疏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題為

行期漸迫定吉宜頒等事疏

直隸涿州全椒縣知縣樊玉衡題為感

時捐軀直陳天下根本大計等事疏

禮部題為朝鮮儲議斷不可從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題為柔遠自有定

體封例不必遠求等事疏

禮科都給事中邵庶等題為旌卹

大典濫請成風等事疏

江西道御史周家棟題為振刷時弊以

儆臣情等事疏

禮部題為左道原熾乘機更張等事疏
禮部題為申禁左道以正人心等事疏
卷之二

禮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孫慎行等題
為直陳

儲講為

宗社第一議等事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孫慎行等題為

典制當明周防宜慎等事疏

通政司通政使吳達可等題為納言關
係

國體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題為文體上關

國運等事疏

南京都察院御史蔡應科題為乞正疏

議之體等事疏

禮部左侍郎翁正春題為督學職在維
風等事疏

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為士習日靡整飭
宜新等事疏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題為秦藩
違例求封等事疏

禮科左給事周曰庠題狂妄變出非常
法紀凌蔑太甚等事疏

吏科給事中丁懋遷題為感時願事披
瀝陳言等事疏

尚寶司少卿楊述中題為用

寶空日空月等事疏

卷之三

禮部題為仰遵

明旨看議類

奏等事疏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等題為虜夷賞賜

太濫等事疏

刑科著科事給事中姜性題為看詳章

奏啟補武臣治喪之議等事疏

江西道御史傅振商題為清正名臣公

評久重等事疏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題為清貞二賢志

行晚美等事疏

二十三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題為

特聘真儒輿論允孚等事疏

應天巡撫徐氏式題為故官久著清貞

輿情共切景仰等事疏

光祿寺寺丞吳炯題為據實辨証以扶

理學事疏

工部左侍郎等官王汝訓等題為死事

大臣心迹未白等事疏

御史董定策題為懇乞

聖明分祀理學名賢等事疏

山西提學副使呂純如題為公舉從祀

遺賢等事疏

江西巡按葉允盛題為補謚名臣奉行

覆裏等事疏

卷之四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等題為啟

二十四

循職掌等事疏

河南巡按曾用升題為

宗室橫肆防禁宜先等事疏

禮部題為

宗藩冒濫可虞等事疏

刑科給事中杜士全題為

藩封公論已明等事疏

刑部河南司主事李春熙來斯行等題

為

宗藩例奉欽依等事疏

大同巡撫汪可受題為

藩封是非日講日多等事疏

禮部題為酌定

宗藩可久事宜等事疏

三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兵部類

卷之一

薊遼總督王象乾題為遼鎮佔危已極

等事疏

兵部給事中宋一韓等題為邊報頻仍

等事疏

協理京營戎政尚書李化龍題為遼左

三六

危在旦夕等事疏

山東巡按王業弘題為遼左失事情真

等事疏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題為按臣自持成

心等事疏

兵部職方司主事葉世英題為東夷漸

熾等事疏

卷之二

翰林院簡討李騰芳題為直陳安攘至

計等事疏

山西巡按劉光復題為俯竭愚慮等事

疏

雲南道御史過庭訓題為遼左孤危可

虞等事疏

南京兵部主事鄒繼述題為邊患孔亟

等事疏

三

卷之三

際

練兵少詹事徐光啟題為東事倣急日

閩等事疏

貴州道御史蕭毅中題為

召對已不可幾等事疏

江西巡按張銓題為奴首罪在必討等

事疏

江西巡按張銓題為遼將死事不同等

事疏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為騎虜再兵不一

等事疏

經畧熊廷弼題為收集兵力等事疏

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啟題為兵

事百不相應等事疏

卷之四

浙江道御史楊鶴題為邊烽告急等事

三

疏

浙江道御史楊鶴題為時事萬分石隔

等事疏

戶部主事楊嗣昌題為軍容再肅等事

疏

福建道御史楊州鶴題為遼事大可寒

心等事疏

山東巡按王雅量題為北闕嫁女招釁

等事疏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為遼左阨危等事

疏

卷之五

巡按四川御史李時華題為勘界事難

結局等事疏

宣大總督楊時寧題為微臣老病辭歸

等事疏

二十九

福建道御史倪應春題為法令愈玩愈

弛等事疏

提督四夷館少卿胡來朝題為目擊時

艱等事疏

工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宋一韓題為紹

瑞弄兵等事疏

吏科給事中劉道亨題為春汛伊始等

事疏

廟宣捷宜慎等事疏

四川道御史田生全題為告

兵部題為夷虜交訌等事疏

卷之六

兵科給事中郝啟題為遼左空虛已甚

等事疏

吏部等衙門左侍郎楊時喬等題為建

首巨測等事疏

三十

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牛惟曜題為摘

目前之急務等事疏

禮部題為海建二首踰期違貢等事疏

原任兩淮鹽法叅議吳撫謙題為目擊

遼左危急已甚等事疏

兵部員外董承詔題為遼事尚多可憂

等事疏

兵部題為秋防屆期等事疏

卷之七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王致祥等題為披

瀝血誠等事疏

兵部題為直軍祈免營操等事疏

兵科給事中麻喜題為勛臣世鎮非宜

等事疏

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崔景榮等題為

祖制當遵等事疏

貴州道御史徐宗濟題為中使越俎等

事疏

刑科左給事中王繼光題為邊臣升廢

太濫等事疏

監軍御史梅國禎題為衰病老臣等事

疏

兵部司務陳禹謨題為進左氏兵畧等

事疏

卷之八

兵部車駕司主事吳炯題為敬循職掌

等事疏

太僕寺少卿吳華題為敬循職掌等事

疏

兵部武選司署郎中事員外沈朝煥題

為戎政最要四事等事疏

延綏巡撫金忠士題為款議原出分謀

等事疏

卷之九

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題為遼師新殞

等事疏

兵部尚書蕭大亨題為巡關事竣等事

疏

兵部題為建夷容勾西虜等事疏

廣東道御史李若星題為卜酋抗

旨回巢等事疏

遼東巡撫張濬題為改陳遼左迂計等事疏

遼東巡撫張濬題為東夷賄結西酋等事疏

卷之十

福建巡按方元彦題為奸民挾夷肆劫等事疏

三十三

吏部文選司主事董應舉題為觸事陳愚等事疏

四川道掌道事湖廣道御史楊廷筠題為水西叢爾疆界等事疏

山東道御史錢桓題為道臣勾夷起釁等事疏

貴州巡按畢三才題為疆界持論不一等事疏

兵部題為夷婦抗

旨稱兵等事疏

貴州巡撫郭子章題為土舍隨役陸續歸點等事疏

貴州巡撫郭子章題為黔夷久歸等事疏

卷之十一

廣西道御史顏思忠題為建虜披猖已

三十四

甚等事疏

兵部題為遼左關係天下安危等事疏

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題為撫鎮棄地

陷虜等事疏

遼東巡撫侯代趙楫題為招逋定疆功

罪難掩等事疏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為遼敵已極等事疏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卷之十二

甘肅巡撫田樂題為番族傾心效順等

事疏

兵部題為內治宜圖徂款非計等事疏

吏科給事中陳維春題為神奸黨倭贖

國等事疏

薊遼總督邢玠題為監軍憲臣身故吳

域等事疏

三十五

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題為滇事方殷

等事疏

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為土酋悖旨糾夷

等事疏

貴州巡撫張鶴鳴題為目擊

封疆利害敬陳一得之愚等事疏

兵科右給事中呂邦耀為土司惡形漸

彰等事疏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刑部類

卷之一

禮部右侍郎韓煥題為竊臣久荷

天慈等事疏

湖廣巡撫李得陽題為查獲奸徒希覲

冒襲等事疏

湖廣巡按趙文炳題為大奸罪犯

三十六

朝廷天誅不容終逭等事疏

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臣題為聞言惕

衷等事疏

湖廣巡按趙文炳題為奸徒欺誑查勘

益明等事疏

刑科都給事中侯廷佩題為懇祈

聖明申飭恤審諸臣等事疏

卷之二

儲宮保護宜急等事疏
工科給事中何士晉題為

刑部主事王之宋題為鞠問獄情等事

疏

巡按田一甲題為惡瑞已造亂形等事

疏

工科給事中劉文炳題為法曹鞠有奸

謀等事疏

工科給事中何士晉題為逆謀稽訊甚

危等事疏

廣東等道湖廣道御史耿鳴雷題為

國體陵夷之極等事疏

卷之三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蕭近高題為惡瑞

撤回臣民歡慶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劉餘澤題為世道陵夷人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目錄

情傾險等事疏

直隸巡按龔文選題為仰體

皇仁請酌等事疏

廣東巡按蔡夢說題為極苦配軍悲慘

等事疏

湖廣巡撫董漢儒題為累臣久繫已極

等事疏

吏部等衙門題為生員攬使兵餉等事

疏

雲南巡按潘濬題為二

疏風化攸關等事疏

禮部題為申禁左道以正人心以杜亂

萌事疏

卷之四

刑科給事中陳維春題為京畿之內群

奸滋蔓等事疏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雲南巡按劉會題為群奸假冒等事疏

披陳未議等事疏

直隸巡按劉曰梧題為匹夫假托

詔旨等事疏

刑科署科事給事中周曰庠題為滇犯

俱到等事疏

太常寺衙門卿等官李尚思等題為懇

乞

聖明重諫臣剪元惡以辨邪正事疏

三十九

吏科給事中陳惟春題為貪縱宦官殃

民誤

國等事疏

直隸巡按馬從聘題為推廣

恩詔就便定衡等事疏

刑部尚書趙煥題為御史罪狀已明誥

婦執詞不服等事疏

浙江巡鹽御史張惟任題為敬循職掌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工部類

卷之一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等題為酌

議水衡事宜等事疏

工部題為厥庫積弊相沿立法稽查貴

密等事疏

工部題為公私困絀已極採辦重役難

四

支等事疏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題為

祖制廣

聖恩懇乞

停遣內臣等事疏

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題為收循職掌

等事疏

工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宋一韓等題為

比歲織造太煩等事疏

卷之二

工部署部事左侍郎王汝訓題為科臣

泰論有據等事疏

直隸巡按顏思忠題為敬陳末議申飭

漕規以圖水利事疏

工部題為漕政雖新漕務未飭等事疏

工部署膳司主事范汝梓題為富商紛

四

紛營免等事疏

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題為稽積弊以

裨實用事疏

卷之三

南京鴻臚寺卿張朝瑞題為黃河西徙

運道可虞等事疏

直隸巡按孔貞一題為泗河報竣壩口

易決等事疏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直隸巡按蘇惟霖題為直隸黃沁利害
等事疏

河道尚書楊一魁題為緊要水司員缺
等事疏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劉元霖題為

留都錢法凌替等事疏

南京浙江道御史傅宗皋題為

留都奉

旨廣鑄等事疏

卷之四

四

四

直隸巡按李棟題為功臣被逐外議不
平等事疏

河道總督李化龍題為決河驟挽非易
等事疏

漕運總督褚鈇題為河臣偏執已見私
庇屬官等事疏

原任陝西泰議令降茶陵知州范守已
題為獻議漕渠便利等事疏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一卷

萬曆叁拾柒年叁月貳拾伍日

吏部署部事右侍郎蕭雲舉一本為紀綱漸弛

官常浸廢世道人心日澆日薄懇乞

聖明速賜乾斷以崇政體以充

盛治事臣聞樹木者比樹穀者肥樹人者治今

國家大事最緊最急無過樹人而銓部則樹人地

吏部一卷

也頃必先樹其身若己之不樹人於何有臣常

見頻年以來仕路局促物情煖熾魚水無懼咽

喉日塞章程月異而歲不同體統上凌而下益

替是非之紛拏如鼎沸人物之彫瘁若秋林僂

倖門開廉恥道喪雌黃各挾己見甲乙迄無定

評士風轉囂清議過激臣仰屋竊歎胸臆約結

而苦于計畫無所之以為憂在世運則

大明日月何難於轉旋以為憂在人心則王道蕩



平豈容其傾側循省其故或亦有錄臣請畢其
說一曰定

國是夫所謂

國是之當定者何也君人大柄立國有大權得

之必強失之則弱且天下至是之是無非至非

之非無是抑或是無全是非無全非譬之兩造

質成有曲直豈其介於不是不非之際處于可

曲可直之間若參彼虛實揣其重輕則一人有

吏部一卷

二

一人之機局一事有一事之頭緒但從中剖判

較若列眉第望

皇上手振宏綱執理

裁斷或付之部院持平處分重者宜用法繩輕者

量以情恕彼之于法無貸何敢生心倘可原亦

便改轍若但云語出聚訟無從究尋或以事體

聊復含忍或者但棄其入不必明示窘辱此可

行之交道豈宜用於聖朝竊恐一味含糊終非

國體以致去留任意屈直不分去者如不繫之舟
留者為久羈之旅即去者而是宜少遲遲去者
而未盡是胡容悻悻久之上虧大猷下滋構煽
其為紛囂安可底止臣所謂

國是之當定者此也二曰遵典制夫所謂典制之當

當遵者何也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祖宗朝綜覈吏治成憲具存做而行之何愆之有

它無論即如推升銓選之法歲有定月月有定

吏部一卷

三

旬起補徵召之事屆期行之宜速為繫令于是
乎吏習而人安之今月改日迂牽前滯后始駭
其為變近習之為常七年以來多所停閣待次
輦上者晨趨夕散咨嗟于桂玉之艱難淹頓畏
途者憂讒畏譏悚惕于風波之反覆且枉直都
溷薰蕕共藏破壞
典章摧殘士氣若但如期
奏報可以刻日取完第望

皇上率由舊章凡事係臣部原有日月定期者得
應手便發則力既以從心事無煩于鞅掌且見
朝廷不爽之信章程有畫一之規不然未有大官
廢弛而能群吏遵循

朝廷凌遲而欲禁天下窳惰臣所謂典制之當遵

者此也三曰大僚當補夫所謂大僚之當補者

何也官之有長吏如表之有領如網之有綱一

則堂屬相制可以商榷衆務砥礪廉隅一則左

吏部一卷

四

右相繼可以分領事權無虞掣肘若人而賢者
則切同舟之誼無越俎之嫌金礪共需水火弘
多臣見近來三事九列如殘月晨星官不可以
卧理則日出日入不便馳驅職不可以兼營則
典衣典冠難于侵越諸司既無稟正典胥因緣
為奸但有職掌衙門豈無朝參公座天以赫赫
朝廟何至落落冠裳傳之中外實駭聽聞猶恐
遠夷漸生輕侮至

陛下神聖自有摠萃之權然滄海汪洋不欲涓塵之助且五服五章維天之命主詳主要自古而然如近日兩京缺員六曹空署緊要衙門豈容稽緩臣所謂大僚之當補者此也四曰惜人材夫所謂人材之當惜者何也天之降材罕有兼至擢乘之珠不為微瑕而擲合抱之木難以寸朽而遺四方豪俊皆求策名通籍承明百無一二其于積學累行軍精竭力非窮年閱歲不能

吏部一卷

五

身致青雲而以片言忤觸猝爾棄捐小過牽連遂成淪沒夫河清難俟水覆難收使其捧檄無期彈冠望絕恐延登之途太峻長養之意殊乖且宇宙之正氣欲其發舒

國家之真元亟宜培溉臣見二十餘年以來孤忠謹論之士匿影埋照費志以沒者不少若片紙召還豈無半臂之本而本部屢請屢格未見施行以致日月不停頭顱漸老近雖

偶起一二名流中間尚多漏掛容臣等拔其尤具疏以

請儘得及時起用尚可冀以成全庶幾望煖于寒奇補完于破甑彼知感而報塞其中必有叢奇至于近日清議甚明微傷于察究其立言之心總之為

國或者求勝之過不無少倫夫朝有褻媒之語則蜀陵之患生士有變色之爭則攻闢之禍作故

吏部一卷

六

聖王憂治世而不忿世往往調停酌處使賢者盡通于用不肖者亦成其材若嫉惡太嚴滋以流毒竊以為過有細大法有重輕顯則難原微容可貸臣所謂人材之當惜者此也五曰獎恬退夫恬退美德胡可抑也士人守官比處子之待字是以聖人崇重廉恥以挽頽風昔晉傅介山漢推大樹士有辭榮居寡之節則朝敦思濟揖讓之風夫急絃無善調疾走無善步與其巧

而速化孰若拙而晚收揆之分義僥倖徒勞酌
彼虧盈亦得臣近見比來士善躁兢人習纖趨
不惟淆亂官方抑且滋多物議豈知寡營可以
寡過守道即是守官如此趨向亟宜挽回至如
士各有志物必因材筵無不散之賓暮有必罷
之勢故有賜金娛老侈為美談豈必沉羽枯條
縻其末路且祿利之場豈堪久戀名節自愛誰
無是心若司世教者善能護持時有特拔則任

吏部一卷

七

者有素心之人屆者有黃髮之老養其嫗節以
培士風或於治道未必無補臣所謂恬養之當
獎者此也六曰懲貪偽夫貪偽胡可長也周官六
計要綜于廉周戒臣工無載爾偽故鄭僑恥賄
宣尼惡欺今世之患則貪為甚而國與民兩受
靈也又詐為甚而名與實不相蒙也士大夫不
終檢押喜驚虛恢繞綰通給輒思染指至于谿
壑已滿而跡效劉寵之一錢污蠖不堪而口稱

趙氏之完璧究其心曲以為不詐誰掩其貪若
非叅之里巷士民之公求諸聲音笑貌之外而
百姓為所魚肉耳目被其罩籠暴得美聲列
于高等小民咨嗟飲恨以為覆盆之下何日見
天然而貪者未必不敗詐者未必不舉既舉而
敗即褫其鞶帶錫其姓名列之鬼薪幽之夷士
良不為過自非然者彼固捆載而歸誇示鄉閭
無復知有恥辱事矣臣愚以官府嚴憲無過納

吏部一卷

八

贖追贓若窮貪極詐之流不宜以尋常三尺之
法仍行撫按于所犯原籍諭衆通知彼若于身
名俱辱進退兩難飭一懲百或少悚戒臣所謂
貪偽之當懲者此也七曰省議論夫議論胡可
少也亦病其繁申公曰不在多言歸于力行臣
則曰不妨議論要于無我既有我見則復有人
見既有人我則復有異同同變為異異變為同
如蘭生絲如株生蔓紛紛藉藉莫有窮已故有

役

因議論而明亦有因議論而晦有因議論而平亦有因議論而爭爭與爭相持議論與議論勝反使君子不能無過而小人不患無辭則議論為之也雖然真君子有品流真小人有差等渾恬之君子德勝乎崢嶸之君子遠悍之小人智疎于陰懷之小人蹊狂雖多真偽自別為世道計者但求覈其所言之當否不必問其立言之為何即使公心偶類于有心成心或近于私

吏部一卷

九

心亦宜存而不論夫解紛者忌張拳救聞者宜溫語兩爭則兩傷之局兩息則兩平之漸也既平之後日朗天空何患乎陰霾何有于薄蝕故煩不如簡之為便臣所謂議論之當省者此也八曰覆資俸慎更調夫超遷以示優量移以示別胡可泥也然亦防其躐蓋資猶儻廬然其年庚月日具在也而長與少別俸猶問路然其涉歷程途具在也而遠與近別故賢愚不分專主

月日者非也若辯厥賢愚程以月日何嘗不可大抵用人論才升官論俸才在始進之日尚需成官在試之后當束于格以格準官則畫一之說也以格勸官則無倦之說也才識堪任而俸淺寧調無升才可久任而俸深寧升不調自開府以上非廷推者無論其監司郡守量時勢之倥傯或地方之煩劇固宜拔擢異等以備非常至于時勢優閑地方安靜則何官不可自見何

吏部一卷

十

地不可奏功况材宜于官器適于用積日累月則閱歷久而服習日精朝可夕完則風氣調而人情日熟要使人不易格俸不易序期於吏治民生有所裨補而已矣進而京秩資俸亦無論要散總歸于格間有更調尤宜慎詳覆其材品果優或者量行一二毋令數數變置以開俸門臣所謂資俸當核更調當慎者此也以上數事分之則八合之惟一壘而不行則有八弊矣之

叢以需故也勤而行之則有八善善之集以斷故也臣竊思之摠而括之曰政體伏惟

皇上垂察施行

臣按此疏八議之中獎恬懲貪尤切時務然悠悠世情今古一揆既謂之恬則先容者寡誰其獎之既謂之貪則同利者多誰其懲之人習見恬者之無益貪者之不敗則世變風移不可冀也且如

吏部一卷

十二

祖制京朝官得請告外官方面而下有掛冠家食非黜幽非論劾或十年或二十年者非有不次之擢反與罷軟不謹等而浮躁不及之不如矣何獎恬之有又如巡方之臣有不受薦剡之謝者何人大計之時有真卻外吏之餽者何人當有分別使人人知之轉相慕效此二事皆有望於司世教者

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大學士沈鯉等一本

題為乞復擬票舊規以防漏洩以尊

朝廷事竊惟內閣之為密勿者豈不以軍國大事運籌帷幄機宜密而不宜洩也故因而有是名乎

先朝懸榜閣門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欽此夫外者固不可擅入也內者

吏部一卷

十三

其獨可擅出乎臣鯉於嘉靖年間改庶吉士臣廣於隆慶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秘肄業猶及見內閣輔臣辰入酉出辦事閣中擬票

旨意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書而已其於諸司章奏誰敢携之以出而越閣門一步者後不知起自何年內閣輔臣偶然患病不能進閣遂將本發其私寓權以擬票自是以後乃遂相沿為常一往一來十手十目始不能無漏洩矣夫公事而

議於私室

大政而決於委巷固已非

朝廷之體矣機事不密而有害豈不於體統大襲

乎且臣等亦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何以故中使

臨門

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二三僚友

各自為寓復不得湊集商榷以資其謀斷故率

有進

吏部一卷

十三

呈甫畢而旋即後悔以為不當者茲所為不能盡

職也夫首輔平章軍國臣等同平章事耳首輔

於天下國家之事無不燭照數計臣等今始為

首輔代庖耳乃遂亦因循故事擬票私家寬之

則見謂苟且急之則指為專擅或以為高下其

手者亦安可獨任一見而居之不疑也若至於

時當暮夜燃燈秉燭衰朽之人眼目昏花連篇

累牘微芒細字欲逼近則懼有疎虞不逼近則

不能看見雖看見亦終不了了其進

呈甫畢而旋即後悔者此固亦一端也抑更有可

虞者印在閣中臨時開用用畢封鎖亦宜慎密

今祇因用印無時印不能隨官出入遂預封簡

常至三五十副付直票中書使得隨便使用幸

今中書皆甚循謹守法可保無他者安知異日

無不肖之人與意外之事出其間乎臣等亦不

得不為是廩廩矣伏望

吏部一卷

十四

皇上深維遠慮仍復

先朝舊規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上尊

朝廷之體統下盡臣子之職分旁塞窺伺之孔隙

亦革故鼎新之一事也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

至

臣按閣臣時有密勿之告皆載在起居注中槩

無遺佚故不復披纂而獨存此疏者以票擬舊

規所關甚重脫有片紙出宮中閣臣何從猝辨

故曰塞窺伺之隙大臣為國長慮如此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山東等道御史葉永盛何爾健等一本人品宜

辦公論當存敬陳會推始末仰祈

早定枚卜事項者以閣臣員缺有

旨諭令輔臣朱賡傳示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公同

九卿科道官推補隨該楊時喬于拾柒日約臣

吏部一卷

十五

等畢集于

東閣班既定臣等隨向楊時喬等索草單一紙共

觀內開列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李廷

機楊道賓孫丕揚七員此臣等未至之先九卿

大臣從公會議並無異同者也傳閱幾遍臣等

科道咸以為當內刑科給事中曹于汴謂李廷

機經彈章不宜列名時科臣陳治則邵庶等皆

以為李廷機雖經彈論然清正有聲終不當棄

臣永盛因宣言曰天下豈有全人論人當先大體譬之人身頭面四肢既全大體具矣即有癬疥疤痕特細故耳不害其為人李廷機清正二字乃舉朝所許即論廷機者亦未嘗不許其清此其人於根本節目之大處毫無虧損正所為具大體者也縱或拘泥大過於物情有未盡調停特小失耳何害其為正人君子且短廷機者不過以相自有度彼無相度終不可作相耳不

吏部一卷

六

知相臣之品亦不同矣即以唐事論之杜房姚宋此以識度經濟勝者也同稱名相如楊綰特清節未聞他建立然一拜相而貴重如郭子儀者頗為之減驕從撤音樂古今以為美談則清相亦未常無補于世何督過廷機之深使清者而復求多則人皆以清為無用恐砥身礪行者懈矣此其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李廷機正宜列名科臣陳治則姚文蔚孟成已道臣何爾

健皆反覆辨論與臣議同九卿大臣趙世卿亦以為然惟是言官兩議相持日中未決科臣宋一韓從中調停謂李廷機誠賢然既與楊道賓俱近有議宜並除去以俟衆論言官臣永盛又謬宣言曰衆言淆亂折衷于聖漢倪寬有言惟天子為能建中和之極今科道官既議有異同所謂衆言淆亂之時也正當並列名以請

聖裁豈容除去道臣何爾健亦曰三人占當從二

吏部一卷

十七

人之言今推轂廷機者十之八九還以從衆為長當時楊時喬是臣等之議因對衆言曰使我去廷機名不列終是不安遂照原草單具疏開列貳議請自

聖裁疏具之後果有連疏短廷機者議論益煩夫論廷機者言官臣等亦言官也豈敢內相矛盾然天下大事非一人私議短者自短與者自與原兩不相妨况人各有見見各不同即親如父

子兄弟亦多不能強况同列乎臣等所見與論廷機者之所見要以各成其是同為

朝廷之心非有私也且

聖諭云會推素懷忠義者

簡用竊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清臣忘私者也是謂忠貪臣徇私者也是為不忠論廷機者業已清許之矣果忠義否乎其言亦未嘗不與臣等合且未嘗不與

吏部一卷

十八

明旨合也夫簡相出自

聖裁臣等何敢祈

皇上之必用廷機但以廷機既負清節又經九卿大臣共推亦宜存之以風世道故當會推之時而昌言若此昨曹于汴等疏云既言于會推之所不敢不告於

君父之前故臣等亦効其意而并達之

宸聽伏惟

皇上折衷貳議獨出

聖斷早賜點用相臣以息群紛以重政本天下幸

甚

職按李克論相云視其所不為視其所不取則清亦重矣李廷機一生砥礪惟此清節當時言者病其氣局褊狹亦是公論至并其清節一概抹殺且變為輦金載玉行賄與援之說則舉朝皆知其冤獨葉永盛等力排橫議

史部一卷

十九

雖以此而為人所攻其官不振要非隨聲附和自同寒蟬者比也昔錢夢臯劾大學士沈鯉之貪污沈鯉不辨有曰若夫貪污之事臣任之矣豈非自信之素哉廷機易名文節究竟論定即永盛等之論亦定矣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戶科官應震一本為救時舊相論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寃以慰忠魂以開相業事臣惟天下治

亂

君臣造之

主無為而用天下相有為為天下用是以主雖端拱稱聖相不得私居闈寂屢以病聞主雖聲色不動相不得屑越

史部一卷

二十

絲綸而間以票擬大事委之於中涓內豎主雖四目四聰未必明達而相有格心妙用旋轉機樞不得僅僅以疏揭而第為言官之所為故惟君任相惟相任天下即君不任而相不得其弛其任如曰不能則有陳力就列之訓在須是真實實舉賢自待毋得陽摧之而陰阻之也夫相之任綦重而任者實難

前代無論我

皇上御宇以來求其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先臣大學士張居正者指不再屈居正歿矣將四十年從來人品日久論定寧有四十年而不定者居正當

穆廟龍飛以舊學簡在

密勿懲

世宗末季人心玩愒之後以振紀綱覈名實為第

吏部一卷

三十一

一義說在六事疏中識者已知為救時宰相萬曆初年受

顧命輔

冲主是時

兩宮有並后之尊諸璫握聽斷之柄外戚有夤緣之漸宣雲值俺荅之款兩廣興懷遠之師海內多頽靡之政中外岌岌莫知所措而居正獨任憂勞大約主於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

下而夕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苟利

社稷不引小嫌不畏衆議不以利害自撓屈用是朝野凜凜無不行之法而天下無不奉法之人十餘年間五氣順布四夷來王居正蓋饒有功力焉但人習於玩一旦法繩若見為苛而居正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非常奇舉其跡不無似愎似少容似專權似挾數任術且奪情一事乃兵革變禮終有間隙故

吏部一卷

三十二

皇上雖倚畀綦專眷禮綦渥而中心不能無疑居正死新進言官務攻居正為奇居正始奪爵再奪謚後二豎相惡

皇上藉保遂及居正居正諸子合門屠毒焚死者饑死者縊死者至今言之不忍言聞之不忍聞嗟乎居正之辜何遂至此乎當時

皇上旋許留田若干頃贍其母
聖度海涵職料

皇上至于今不能不悔前日之稱過也假今年來
宅揆有如居正則不郊不廟不講不朝能終聽
皇上否採山權酷能無預過其萌否即開採罷矣
而權使能終不撤否奴酋敢犯順逆我顏行否
即犯而邊腹之兵如此單弱不堪調用否民生
如此空虛不堪轉輸否于居正功難更僕數請
得畧言其槩居正初見我

皇上于平臺即陳

史部一卷

三三

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尤

君道所先懇乞

聖明留意居正恒謂

高皇帝得聖之成者也

世宗師其意太阿獨持能使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銜

上裁去留戒毋輕斷

因纂古人君治亂之事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
六繪而為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命曰帝鑑圖

命出使即使而緹騎尾而陰伺其短諸璫惴惴
事畢以不見責罰為幸此為抑內宦以慎隄防

顧問

史部一卷

三四

進後復屬儒臣紀
高皇帝及
列聖寶訓寶錄分類勒成一書請以
經筵之暇進講而
御朝御經筵皆有定期又請立起居注紀言動及
朝内外事仍請詞林官四員入值以備

上皆允俞從之用使

聖學日新機務漸及此為隆啟沃以成

君德功一居正以監局之縱畏最關治忽故悉之

主者嚴其鈐束不令干預六曹事稍有恣睢即

極責倖皆令自陳請自

功二往者禁網踈濶多事填委即部院有覆
奏行兩臺率多停閣居正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
事核效非歲久不易卒業者皆較量煩簡難易
小大程督諸府司令以時成事行之誤者抵罪
自是皆競趨于明作而罔敢玩愒此為嚴考成
以督撫按功三故事用人率拘資格莫得竟其
才

上用居正言

吏部一卷

五

詔行久任郡國守相異等者皆進于
廷陛
上親慰勞之

賜璽書褒美六曹郎積有功得拜卿寺兩臺使論
薦所部吏及天官曹臺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
廉等不及格者罰尤寓意遐方監不以衰老任
貪暴論罪悉盡本法禁誹謗理註誤許得執
奏自舉刺失實賞罰疑悞者許覲吏得

廷辨之其以受除及以便事修覲入

賀行者不宿於家監司郡吏皆盡心營職務教養
實政不徒取辦簿書期會間仕路庶幾廓清此
為綜名實以覈吏治功四從來驛傳困民無能
釐革而居正當國士大夫非奉尺一雖脩塗縣
不得續勞所在乾餼

兩都大臣諸方面赴任至僦民舟車就旅店食歲
省夫與庖廩之費若干此為清驛遞以卹民窮

吏部一卷

五

功五天下土田歲久滋偽弊孔百出民有田無
種而窮民病窮民鬻妻賣子不能輸勢不得不
行攤派而天下盡病然民愁無聊逃逸山谷轉
聚萑苻勢不得不請減額日益多而

國課又受其病居正謂非清丈不可請
詔行諸路凡一切民屯諸田藩牧諸地皆就疆理
而所在強宗悍氓敢有撓法者請皆

下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無有隱奸既不

減額亦不增賦貧民之困以紓而豪民之兼併
不得逞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
舊額

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益幸以輕此為核地畝
以杜奸欺功六先是俺答擾邊不無騷動居正
乘那吉之歸我叛人決款虜近疆水陸屯田悉
墾治如內地從通歲奴酋匪茹以前九塞延袤
五千餘里烽火無傲者垂四十年其他平嶺東

史部一卷

三

西寇盜一清羅旁等平西南夷都蠻至招地四
百里置郡縣皆居正從中定計畫授方畧選將
出師乃底成功此為振武功以杜邊釁功七漕
河歲為患居正揀才理水衡所給費不問出入
逾年告成費省而功倍徐淮間八百餘里兩堤
相望如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不至引水病漕十
年棄地轉為畊桑河上萬艘捷於灌輸入大農
瘦廩此為理河渠以便漕運功八

世宗朝禮臣李春芳因
宗室繁行縣官不能支條

上宗藩條例多過為抑損居正摘訂之或彼此矛
盾或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或一事而或予或
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
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皆為改定
奏下禮臣議入

會典遵守而諸宗始帖然無譁此為定藩封以固

史部一卷

三

維城功九嘉靖末太倉儲無一年之蓄自考成
法行征解不爽左藏存充而居正又加意節省
自驛遞外如汰冗官若而員歲省廩祿不訾計
吏以賦入多寡為殿最不煩加賦歲得民宿逋
如干其民間已輸乾沒在吏胥者皆詳核其數
奸人無所逃罪得所乾沒如干而其最較者則
無如虜款後客兵既減額餉亦清歲所省凡數
十百萬至互市饒馬則減罔寺種而多令民以

其價納民既樂於不擾價以時上罔寺金亦積
至四百餘萬又採漕民議謂故事漕艘逾春而
後發往往遇水橫溢非決則涸乃督漕艘率以
蓋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而習以為常太倉粟
至支十年

上大婚後

宮中賞賚尤奢居正因戶部進

御覽揭帖

吏部一卷

二十九

疏陳入視年少十餘萬而歲出則多八十餘萬請
上以戶部疏置坐隅時
賜省覽量入為出言官
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委曲以
請得減數之大半他如
請停諸得已工作及
疏裁外戚恩數減
大內一切廢支與緇黃布施不可枚計至有兩年

請蠲正賦及本色雜料可三百萬有奇且十年間
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賑貸淮揚
等郡凡十三減漕九十三萬曠蕩之恩至今以
為盛事苟非積蓄素殷何能使海內及於寬政
乎此為裕

國計以惠生民功十外若飭卧碑行歲考而學較
重親理營兵罷班軍輸作而軍屬恤嚴大辟之
刑重犯法而獄訟者重彌盜之任吏務詰奸而

吏部一卷

三十

閭里寧時可常安者不更張以開後譽之端時
當通變者不因仍以養極重之勢維太山而奠
金甌俾五六朽銳四民少康非居正之功而誰功
哉藉令後人循居正成規但稍濟以寬亦似可
收拾人心固護元氣乃不深惟
國家之計而但盡反其所為以慙恧人情保全祿
位卒使紀綱日益凌弛

宮府日益擄貳海內日益騷擾財用日益耗詘邊

陞日益蠢動以居正十年功效度量相越豈不
愧死乃皆生食顯融死膺異教而居正獨受奇
禍此忠臣所為拊心志士因而飲泣者也夫使
居正當日計艱險避利害上藉

一人殊眷下結四海歡心一時威福為所欲為其
誰不悅即不然而蛇委自適謹守陋規上下習
而安之又何至賈怨梯禍而居正不為也居正
之言曰臣是

史部一

三十一

國 顧命大臣誼當以死報國雖赴湯蹈火皆所不避
况於毀譽得失之間又曰既以身殉國違卹其
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伏不之畏也又曰某生
平在師心不惟一時毀譽不問雖萬世是非有
所不計斯言也功以之成謗以之生禍以之速
矣職居正之鄉人也誼應避嫌且值傾否

國家多少當言者職未能言而乃言及緩慢不切
之事但念當時既無一人從旁持正論以定國

是而存國體今四十年內僅見科臣梅之煥條
議中畧綴數語戚臣王昺亦言他事兼及居正
語焉而不詳竟無有專為居正詳及巔末滄雪
沉寃若今職不言恐終無言之日無言之人臣
誓年讀鄒元標論核奪情一疏忠肝義膽如揭
日月職亦深恨居正專權違制今通籍二十餘
年夷攷居正立朝總之功在

史部一

三十二

國家過在身家先臣海瑞評其工于謀

國 拙于謀身確為定案身家之過身家受之不為
不慘

國家之功

國家受之

皇上獨無深念乎成季之勳宣孟之忠猶當十年
宥之况居正身殉

社稷忠勳歷乃爾耶惟

皇上念蓋惟之遺全君臣之義

勅下廷議將居正

諡贈祭墓一一復還仍

諭各衙門萬曆十年以前所頒

詔令所行事宜漸次申飭脩舉庶雷霆雨露總是

天恩而碑立碑咸歸

聖德矣方今救時無如論相而論相無如救時之

相除新卜二臣之外在野在朝寧無一二能繼

居正之志者摠之不拘資序不問方隅不論內

吏部一卷

三十五

外博採而精擇之是在今日矣

臣按居正以申韓之學志富強之功者此疏

具其厓畧而其採時得力處全在用才能者

在職朝無倖位亦一時之標也故相沈鯉序

其文而贊之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四日

吏部署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一本為陞補事

屬久定聞言義難他諉謹據事宜陳始末伏乞

聖慈俯賜鑒裁事臣接邸報河南道御史劉光復一

本回卿清秩重選郎推陞未當等事大都謂原

陞陝西右布政使今推南京太僕寺少卿李維

禎曾以察典被論中途

請告文選司郎中張養才出其門下聊假以報德

吏部一卷

三十四

又云三年

大計

國家鉅典雖則未察終是露章所彈借曰

請告亦宜以原官推補臣實服其確論第維禎之

推在去年十二月間養才之推維禎在今年七

月間無論時之先後皆臣署銓時事也於義何

容默默臣於去歲初署吏部時竊謂銓臣之職

要在用人臣雖代庖乎而攝一日事則不敢不

任一日事每遇縉紳畧一咨詢道及維禎有謂其博學多聞才高一世者有謂其詞林舊臣久屈外吏者有謂其遭骨肉之變財產一毫不敢取而罄囊他徙者有謂其身寄南都家徒四壁不能自給者有謂其旅邸匱乏時至借貸而義氣自喜每遇知交婚喪貧困輒倒囊相濟不計家之有無者有謂其性喜文墨與不擇交者至其文章迥出一世為今歐蘇則人有同聲又有

史部一卷

三十五

謂往來維禎掛議部覆有云本官之過人所時有本官之才世所絕無海內傳之謂為惟實錄以臣之愚竊謂維禎起家詞林名在仕籍者凡五十年而猶偃蹇外吏不無可惜難復委以簿書即語司官查外官轉京職事例如布政則轉太常光祿太僕京尹皆正也叅政則轉太常副使則轉太僕皆少也又查維禎三十七年八月內陞陝西右布政使十一月內告病覆奉

欽依候病痊酌量陞用已經諸省撫按官以地方人才薦舉四次例當起用臣又竊計本官曾掛計典不得不少示裁抑遂用副使之例以南太僕少卿起用蓋同卿雖云清秩而南四亦屬閑曹當茲右文之朝使若人不至淪落亦鼓吹風雅斧藻清平之一事此臣當時用維禎之初意也臣也其何敢私詎意推已逾年候

史部一卷

三十六

旨未下養才不過接管選務循例補續而起維禎者實發端於臣臣之用維禎亦非敢出於一人之私臆惜其文藻憐其沉淪質之輿情按之成例而猶競競焉挹而損之使從副使之例自謂可幸無罪矣及見臺臣之疏為朝廷之重計典為撫按惜事權為掛議杜速化是臣之意祇為憐才拔滯之一端而臺之說實杜漸激時慎惜名器之長慮况臺臣於維禎共事

三晉知見必真然而據臺臣之說於維禎亦僅指其愛憎任情清客雜沓未嘗議其別有濡染且不欲阻其末路於養才議其假此報德未常別有他譏且不欲以一眚苛求臣於此見臺臣之心未嘗不公而虛非有意求多於二臣也若臣之徒欲執其耳目之見聞不復酌於官階之內外失舉之罪夫其何辭伏望

皇上留神裁察如謂臣迷謬之甚據法師即當幽

吏部一

三

懲

默憐臣原無他腸亦應嚴加創懲以為人臣事不明者之戒郎中張養才秉銓衡鑑無私矢志天日可對必不敢仰負我

皇上之任使况其於維禎一事催

請原係相沿推用毫無干涉應令照舊供職臣曷

勝惶悚待

命之至

職聞右文者太平之觀拔淹者統均之事李

維禎以年少高才取忌同列與故相張居正同鄉而不相容浮沉外吏幾五十年既官右轄復起僕少拙者之效觀矣猶以累及選人豈政體之平哉此疏婉轉沉至實以用才為己任者

吏部一

三

萬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河南道御史牛應元一本會推大典關係匪輕

敬陳一得以仰裨

平明政體事臣惟會推之法節經諸臣建白

明旨申飭不啻詳矣臣復何贊惟是臣愚備員臺

末叨掌道務每遇會推得隨侍班行與司糾察

目稽其事似有大謬不然者安敢無說而處于

此請先言

史部一卷

三九

祖宗立法之義而後及今日釐定之體

皇上試垂聽焉夫

祖宗立法會推何也盖用人本屬吏部職掌惟以

大臣責任既重難容私擬於是請

旨下部會九卿科道於

廷合公議而商求至當非徒憑衆舉而漫無主裁

也乃近日會推殊異乎是九卿科道既集該部

置一簿於案上九卿以次各將所舉姓名書於

簿內隨及科道等官以次畫題該部遂據而題

請矣舉者自舉曾無片言商及可否題者自題不

敢一字問其是非舉者任憑己見謂之各推可

也恐非所以言會推也題者取辦簿書謂之騰

錄可也恐非所以言吏部會推也萬一有匪人

濫竽其間

皇上將孰從而辨之萬一有匪人誤蒙

點用責又將歸之誰哉責及該部則曰原非我舉

史部一卷

四十

也責及舉者則曰

皇上親自點用也是失在臣下過歸於

君父矣臣等能安于心耶即日以簪筆隨議舉者

如頃者或議推巡撫之不當或并議舉吏部司

屬之不當仰荷

聖明無我不難報罷然於

朝政畫一之體

乾綱獨斷之權亦甚瑣褻紛擾矣是豈我

皇上釐奸革弊之初心哉近該吏部尚書李戴履
疏申明欽奉

明旨既以專職歸該部而許其詳加勘酌更以彈
劾責科道而會其從實糾正不容徇私欺罔大
哉

皇言至矣盡矣臣愚反覆思之與其立法之有弊
弊生而後糾正之不免也則曷若法求至妥期
於無弊可糾之為善乎區區一得不自揣量切

吏部一

四十二

謂即如

明旨所稱用人原係卿部專職則其責難以他委
其綜核須務精確與別部泛泛者當自不同但
如往者該部預先獨定而止臨時與衆說知其
于會議委不盡合合無今後推會責令該部先
將才望素著資俸相應之人備詳履歷開具一
單待九卿科道既集即以單開應推之人公同
九卿逐一商確某也可某也不可某也堪正某也

堪陪衆議僉舉部又如

明旨從而斟酌品第之務協至當然後以姓名登
簿特示科道諸臣絕無間言然後以次畫題除
奉

旨多推數員者不妨量為多擬以備

上簡其餘止擬一正一陪不必槩多致起濫端亦
不必細開某人推某致起旁竇如是則在該部
得盡其專職而不得徇一己之私在與推各

吏部一

四十三

官得各盡其聞見而不得各徇一己之私既盡
會同之議兼收各舉之實夫是之謂至公夫是
之謂至當錄是具

題請

皇上點用萬無一失亦萬無二三紛瀆之擾夫是
之謂摠攬夫是之謂獨斷也豈不光明大稱
熙朝畫一之政哉不然止憑衆舉而漫無主裁臣
恐

皇上本至公而其道反使臣下得庸其私

皇上求本至當而其弊反使糾正不勝其擾

皇上欲操摠攬獨斷之權而其究反至陰伺旁落

者有之矣蓋據道路相傳咸謂此等弊規皆繇

去任輔臣張位欲侵奪吏部職掌以行其私故

假借語言聳動

天聽而為此也蓋惟使衆各舉則其間不無位以

己所欲用之人預為授意而令之舉者亦不無

吏部一卷

四三

揣知位所用之人甘為逢迎而代之舉者是位

陽以親自點用之權歸

皇上而陰借

皇上親自點用之權為己用矣果如斯言則位雖

去而其遺弊猶在也其壞亂

國家

祖宗以來政體猶未已也

聖明在上安可一日而不為釐正乎哉伏惟

睿鑒察裁察如果臣言不謬乞

勅部院從長議覆施行宗社幸甚

職按吏部自楊巍以後為冢宰者皆與閣臣

不相下有年矣是時文選郎數見譴逐典銓

一部皆為懼府至己亥主察者屬員外甕幼

金不知何以故吏部四司告假家居者甕幼

金等

神祖一筆行勾復以他部郎充其數於是吏部以

吏部一卷

四四

郎中熊鍾文朱敬循上

請熊則大學士張位之鄉人敬循則其年家子

也張位以憂危聞議去國而御史趙之翰糾

其鄉人厚善者三四輩鍾文與焉乃敬循別

有援之者竟得考功牛應元疏所云陽以點

用之權歸

皇上而陰以

皇上點用之權為己用者謂此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初七日

禮科給事中戴章甫一本為煩言隱語當裁國
是人心宜一懇乞

聖明清言路以存

國體事職惟胥廷無是非三代有是非無毀譽蓋

國事定而人心一也故孟氏放淫辭息橫議直

先之正人心蓋其要哉職觀天下心心相競言

言相忤草野屏居猶以私情而議朝政彈射既

吏部一卷

四

中猶恣罵詈而起戈矛有慨於中久矣及從言

官後讀諸司章多務煩言隱語憂憂鳴鬪無乃

瀆

聖覽而眩

宸聽乎亦駸駸戈矛相戰矣不及此損煩言斥隱

語定國是以一人心禍將安窮職請盡言無諱

夫國是者天下之公而衆人之衡也昔楚莊王

問孫叔敖欲定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夫

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
其合於取舍者為是不合者為非臣觀近日用
舍多不合之于是者也故此一是非彼亦一是
非以合於

皇上之是非而天下自有一真是是國是也不宜

令局外操其柄而匹夫分其權也伏乞

皇上長短影隨妍媸鑑應無以會推為故事而袖

中之草單必不可移無以衆議徇私情而個中

吏部一卷

四

之定局斷不可破臺諫諸臣亦須商確無臨時

爭執而傷雅道亦無憊近事而緘口結舌附和

同聲則公道昭明人心貼服職固謂國是宜定

也人心無兩有歧則有兩兩則不可測矣昔子

產論尹何為邑何請以吾家聽僑而行子產曰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敢謂子面如我面乎蓋

人藏其心誠未易測然萬其心直兩其歧耳正

人之心洞啟重門邪人之心深堅壁壘工穿窬

之術以巧銛其情借雷霆之威以震奪其氣或
言誰舍而誰用或駕孰止而孰行閃爍變幻不
可方物青天白日之下蕩蕩平平之時而有此
如鬼如域之肺腸無風而浪平地而波如近日
會推閣臣是非齟齬議論參差不免稍有形迹
夫人有長短因有是非非是長短生者也老成
者愛惜人才謂此有用之器也慷慨者求全責
備謂宰相非一器之器也或先其長而後其短

史部一

四七

或刺其短而及其長參苓相反甘辛互調以天
下心用天下人濟天下事何必介然於胷中耶
人有夢爭是非舌欲焦髮且豎者稍覺猶是憤
憤大覺則一笑而釋是非原出於無而此心非
獨涉於有也故杜范富韓並在兩有上殿相爭
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蓋同一為國之心而已無
與耳職貳參臣比肩事主政宜協德和衷同舟
共濟共補

華衣于萬一報
主上養養之恩俾丘墟同盡之後留一點丹心以
照耀汗青不則漢之黨錮唐之牛李宋之門戶
皆致賢人立盡而尋以國從誰適階之禍哉古
人臣之告君徑直簡明辭約意盡具載于書可
考也蓋疏者疏其意也盡則止何假煩辭故諷
切片言可以悟主諱言微中可以解紛今中外
言者動累累數千百言一事而議論反覆滿楮

史部一

四八

淋漓一人而巧詆窮排極備醜態組繪雖工覺
多繁縟即賈生之長策尚不敵其連篇董子之
天人僅可當其尺幅何不直陳石畫直指顯蹟
而顧以風聞之死生有無為彼開辯局啟疑闕
也
皇上萬幾殷煩多繁
聖慮中外章奏積案盈牀而又以繁蕪之辭煩
聖覽即重瞳如電豈能十行下乎不盡覽則恐有

遺奸欲盡覽則精神有限職謂章疏之不便閱
不即下者恐亦費

睿鑒而取厭擲也南宋士大夫多以文章議論不
務成功寇在門庭猶議明堂而講周官竟何益
於成敗之數哉

高皇帝謂近來諸司奏狀多撻拾浮辭不便覽閱
因令限字今即不能限字當今內外章奏削去
煩辭務崇簡約須求畫一無涉兩歧則

吏部一卷

四十九

聖覽易周

聖裁易斷亦去文就質之一端也職固謂煩言宜
損也人臣明諫顯諍何取於隱狂因一二具臣
不得其職言官欲默聳其良心而曲全其皮面
於是以一二隱語諷刺而譏切之亦不失為忠
厚乃中其膏肓者固托病杜門而形迹疑似者
亦憚不自安至異地傳聞者又誤猜啞謎以是
猜嫌并起機穽橫生不曰中傷同類則曰傾害

詞臣不曰一計三賢則曰以一驅兩飛語冀導
中人如螫含沙既射猶吐黑以覆身行蹤已微
又却掃而滅迹此又隱之隱者也切謂蘇程門
客互相擊排遂致章蔡乘殺釀成河北南渡之
禍今學業已萌其究不知何所底止况彼誠種
穢直斥之尚自厚顏顯排之更覺力大豈區區
壹貳隱語所能易柱拔山也伏乞

吏部一卷

五十

皇上於凡一切彈章令直書事書名無襲蒙莊之
寓言無蹈戰國之隱語則是非明白嫌疑不生
士大夫不至整壁壘分門戶而操戈矛
國家亦不至以天下為黨人作覆局矣職固謂隱
語宜禁也

皇上深居大內閭闔不可排九閭不可叫所以通
一線之脉而使上下不至於隔闕者惟此言所
以供兩造之陳而使賢奸不至於混淆者亦惟
此言第心可一言不必一一則恐同舌相附共

媚權奸鹿可馬菌可芝莫敢矯其非矣今一臣也而瑜者稍瑕可否爭論日中不決致少宰閣筆而不敢下隱然虎豹之勢哉倘有大奸邪不法傾害忠良及黨惡容奸者何難揮簡 劍一

皇上重諫臣以作敢言之風也新進愚臣自矢無他不識忌諱故敢直陳時勢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職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折殿檻職以是深幸

職按章疏限字多者五百少者三百削去浮支片言居要實當今政體所急亦事君之禮

聖朝有人也有人而稍勵之以鼓其氣稍用之以

宜爾也

作其忠俾得吐氣揚眉明目張膽皂囊霜凜白

簡風生以振

史部一卷

五

史部一卷

五

皇上之威靈而肅

朝廷之體統此自

皇上之重諫臣以為

社稷重奈何不聽之信之致反唇而辱之則此諸

臣豈不知種桃李之為利栽荆棘之為殃顧以

其身府怨召尤而羅不測之禍耶骨體之士固

不計榮辱不恤利害至萬不得已有奉身而退

從三閭大夫行吟江畔而已職又願

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吏部文選司主事趙邦清一本無恥進士公然闖入吏部衙門鑽刺囑託把持選法懇乞

聖明嚴加重處以正士風以清肅部規事臣本年六月十四日同司官景明李應魁行至大堂之左適見一官揚揚絲文選司門東搖擺走過近臣等與之揖臣等語問左右係何官左右稱是聽選乙未科進士高繼垣揖後從容仰天笑而

吏部一

五

言曰進士原是三甲原當除選知縣昨給假回籍就遇丁憂舊時丁憂起復者常選京官進士不願做評事行人可將中書博士二缺與我臣等聽之不勝駭異夫人子為父母丁憂乃本等天性中之孝所當自盡者不知本部起於何年月日遇進士丁憂起復當選知縣者優之以京官之美缺不通之弊政理當速改不俟終日者也高繼垣不願做評事行人占討中書博士二

缺蓋為評事例不行取行人例得行取却不算

京官俸中書博士算京官俸三之一又得與取之榮其為計也可謂奸且狡矣成化二十年八月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瓘為吏部主事瓘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升郎中考察南京官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高垣便辟巧佞冒犯交通之罪又欲使臣等為不公之事臣獨不能效儲瓘之所為乎此一高垣

吏部一

五

也躁進之心熾則守官之志盡喪他日若授之以錢穀之任兵甲之責非侵欺剋落肥一己之囊橐則矯飾詐偽徇他人之干請者是之謂奸臣斯二者皆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蓋於今日屬缺之一行而預卜之也鑽刺者法當劣處高垣擅入本部自屬美缺詎非真正鑽刺乎浮躁乎法當降級高垣面對選官談笑求缺詎非真正浮躁乎矧近日

囑託缺者紛至沓來若將高垣不嚴加重處何以儆衆而正天下之士風是日尤可駭可愕者臣等辭別高垣入司行至穿堂解衣驗封司舊都吏張早隨即跟進求討超選京衛經歷夫都吏張早項首銀賣三千五百兩每佳節討過節銀十數兩不等既已所得甚富凡遇戶工二部加納前程者本部罰班已屬非禮張早則加三秤收班銀積得秤頭銀三五百兩張早又

史部一卷

五

加納京衛經歷便益既自過分卯簿先後有定序張早欲越過王廷臣等十人超選先去是吏部之便益盡被本部之都吏當該所役使天下有此理乎本部都吏當該騙錢壞法京內京外孰不切齒恨之當大選之日他人皆分類掣籤獨本部之都吏當該則另坐一籤他人皆隨籤認本等應得之缺獨本部都吏當該則隨籤註以好地方之美缺彼有何勞可耐為彼紊亂選

法真俗語所謂油甕中又添脂也臣不知其解臣等發落張早去後甫入火房又有陝西延安府鄜州同知吉弼者求陞益運司運判缺不要兩京正兵馬嗚呼以吏部用人之地反為諸奸買賣之場以吏部用人之官反為諸奸牙儉之屬臣當羞死臣又有說焉

朝廷原為地方求人不得為人求地方天下只有人

員官豈有官員人者北直山東河南江北州縣

史部一卷

五

係裁減者俱得選進士官去臣省陝西之延安慶陽平涼臨洮鞏昌五府邊屬州縣自來不得選進士去舉貢自限地步之不高百事因循其自來相傳害民之弊政有口不忍言耳不忍聞者地方寥濶各上司不得聞總是窮民低頭受苦往往逃移過半殊不知各邊府州縣傾頽廢弛殆盡虜一馳馬南向腹裡中原豈得安枕而卧乎蓋亦未之熟思耳日來遇一急選大選必

顧惜進士體面不入邊方州縣籤於其中間有
入者任憑進士退換非惟有壞選法有壞世風
而實有壞乎地方生民矣伏乞

侵選郎之容私壞法竟為同官所傾云

皇上下奮乾綱將進士高垣并都吏張早及廊
州同知吉弼分別重處仍叮嚀各衙門以後再
不得干預本部選法進士再不得討缺其進士
丁憂起復者應選知縣止選本等知縣再不得
扳扯宿弊求選京官本部都吏當該須同外面

吏部一

選

吏部一

選

聽選者遵照簿先後次序挨次守選再不得越
次超選及另坐單籤與另坐好地方尤望

皇上軫念邊方生靈苦寒窮困旦夕不能自保不
比腹裡除選進士知縣使之興利除害裨邊方
亦得早見

天日臣不勝惶悚聽

命之至

職按趙邦清此疏雖為高維垣等發而語語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二卷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吏部署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一本為

慈綸久滯額

天詞窮謹再輸芹曝之私悰仰懇

聖明俯賜採納事臣疏言古今帝王大孝惟舜一

人與虞帝比德者惟我

吏部二卷

諛

皇上一人非諛也孟子以五十而慕贊舜終身之
慕臣以我

皇上億萬年之慕徵於

皇上五十而慕臣竊觀於

聖母升遐之初以及告成之後無一事一念不竭

宸衷動天地感神人萬耳萬目共見共聞蓋自昔

帝王所未有者惟自舜不自用而能用人

皇上於

聖母親賢圖治一語竟置之若遺是惟我

皇上四十年來不憚勞筋苦骨以成其孝乃今數

月之間不肯援筆運掌以成其孝之大以方虞

帝譬之登山者徒歷峻嶮而不涉其巔浮海者

徒冒湍激而不探其源也詎徒不可與虞帝並

稱且恐徒以滋千萬世之口實其為

聖德之累也不小臣荷

國恩甚厚又自念犬馬齒長矣其圖報於我

吏部二卷

皇上也無幾矣用是不避斧鉞之誅復終前請以

仰讀於

皇上之前臣竊惟大寮

山陵之役幾至不能具官成禮臣意我

皇上必且愴然其不安者迄今補贖叩

闕明綸未下將謂大寮可終不備也乎不知衙門

無長吏誰與振鐙

朝班無老執樹表儀精施積廢日替日陵是豈清

明之景象遐想

變 皇上初年耆舊盈庭夔龍接武臣不知涕泗之所

鬱 從也臣之所鬱絕而未解者一也董誥

朝廷之耳目也耳目必廣而後壅蔽可徹臣惟候鬱

補諸臣寡食數年始至

都下不遇還其故物更復何煩吝惜以彼蓄積之

久孰不願輸素瀝赤以行其志慮我

皇上必且欣然其茹納者乃今守候年逾就列未

吏部二卷

三

卜將謂諸臣可終不補乎不知冷眼觀時其間

歷者最久赤心敷奏其靖獻也無絲愈久愈壅

滋防滋潰大非

或世所宜有遐想

皇上初年虛懷霽色樂取廣信臣不覺慨然其涕

鬱 泗而太息者臣之所鬱悒而未解者二也候考

諸臣授之庶官之司所稱國器

哀 朝廷之察闕費菲之隱衷終將賴之奈何兩年以

來孤坐旅邸進之持索視草不得用其忠退之

鞅掌簿書無所營其慮在諸臣豈不甚適而歲

月消磨無從一吐其胸中之奇與

國家徵賢之初心不其大爽乎此臣所鬱悒而未

解者三也候憑諸臣授之民命之寄孰非民社

所關有一人必有一人之職掌有一日必有一

日之官常業已付之奈何使數千百人號呼

闕下

吏部二卷

四

朝廷之體統不肅郡邑之衙署久虛賣子典衣空

囊枵腹在諸臣固已甚苦而海內災黎誰為補

乳無絲一慰其孔通之恩於

朝廷恤民之德意不甚踈矣乎臣之所鬱抑而未

解者四也起廢

詔條我

皇上手自裁定既經

宸慮斟酌一番奈何迄今猶未俞耶如謂臣等程

量未精何妨

明示再議如謂賢者未盡入疏或云疏者未必盡

賢如謂一二尚有人言請賢盡非衆好煌煌

恩詔揭日行天浩蕩洪恩必知所自其孰不追思

聖母之深仁頌揚

皇上之大孝也况乎知縣者不過筮仕之常秩降

斥者惟從昔日之原議添註寄仕版之空名照

原議者聽

史部二卷

五

明旨示

聖斷若夫市恩一念則又萬萬非臣等所敢萌請

心者也臣查二十四年訪冊尚有二百餘人此

看列名疏中僅存八百餘人盡數登庸尚可收

十一於千百絜留不發將失大信於萬方臣之

驚悒而未解者五也嗟夫國所以立惟是仁賢

為之楨幹也宜培植不宜摧折宜接延不宜釜鬲以

臣觀於今日莫嘗建言與註誤請臣稱廢棄也

與哉大僚屢疏而不下臺省踰年而弗庸聽考
者選授無期候憑者赴任無日無論職之大小
位之重輕官之內外總之皆棄而不收矣漸清
之久竟成空虛

皇上將何以托重而恃力也

皇上所以愛惜名位不輕假人者得毋謂天下士
皆可以爵祿羈縻遲速予奪惟吾所命而靡不
如意也乎臣竊謂

史部二卷

六

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士人亦砥名節以自待其

身操爵祿以重名節則名節重而爵祿益重據

名節而吝爵祿則名節輕而爵祿以輕夫至於輕

爵祿而天下事將有不敢言不忍言者矣伏願

我

皇上探念

慈詔不可久虛人心不可久抑

朝廷之設官分職不可久曠

速賜檢發原疏一朝

允行於

聖母之慈恩為益廣於

皇上之永慕為愈光於大舜之虛懷樂善曠千載

而合符即所稱大孝也已不然宵旰屯膏百姓

之耳目難掩記言載事千載之信史昭然詎直

大舜之不可及臣誠不知我

皇上將何以慰

元印二卷

七

聖母在天之靈何以答輿情蒿目之望又何以自

解於千萬世操筆載簡者之談也耶愚臣不識

忘諱一念報

主心切敬敢披瀝其悃悃之赤心不敢以將去之

心默默無言也臣無任悚惶激切待

命之至

臣聞爵祿名譽王者所以勵世摩鈍也世治

則其權皆出於上故爵祿即為名譽世亂則

其權或旁落於下故有爵祿之所不及而名
譽歸焉

神祖時廢籍諸臣是已然當時隱鱗藏羽世莫不

其登用其登用至于海清已及而歲華難得壅滯

之極數見不鮮則爛羊續貂物情共厭方知

東門二疏銘湖一曲猶為無用之用也

吏部二卷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河南道御史馬經綸一本懇乞

聖明優容言官以自為

社稷計事項者屢奉

嚴旨降逐南北科道諸臣臣幸蒙

恩罰俸供職夫臣何以供職哉臣御史也御史故

謂諫官又謂諍臣今日乃臣諫之日正臣供職

之日矣臣切惟

獨

史部二卷

九

皇上數年以來深居靜攝上下情隔中外俱抱隱

憂然而奸邪不至柄用

國事不至敗壞

社稷靈長海內晏如豈獨

皇上威靈能坐制之哉所恃

祖宗二百餘年之培植士風最正清議最重科道

諸臣每每能明目張膽為

國家分辨邪正指斥奸雄

廟堂處分未必盡從輿論而縉紳公議頗足維持

世風此

高廟神靈實鑑佑之豈非台省耳目之用大哉

皇上何為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初除斥吳文梓等

已降調之臣等又忽降耿隨龍等旬日之間

共謫言官三十有四人夫因兵部考察之過而

處兵科在

皇上方執悚勵群臣之道以責後效臣何敢曲為

史部二卷

十

之解但因而蔓及于別科給事中及各道諸御

史其為

聖明之累良非淺鮮且吏部未上職名疏前奉有

明旨降謫兩京科道掌印官其餘俱止罰俸業已

極駭物論大損

國體矣及職名疏上而所處更有可駭者均一給

事中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道之故

也均一巡按出差則地遠出都則時遠而於其

中亦有所請降亦不以曩者掌道之故也一筆之句是荷與

前旨自不相信如此哉又奉有勾降之命不註勾降之數案牘而索始知累累然二十有三人也母乃太甚乎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適以成其名留者不明署其姑怒之錄徒以增其愧如此舉動雖

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聞噴有煩言頃且

吏部二卷

十一

以大臣疏救而新馬削籍滿朝臣工愕怖歎歎咸謂

皇上今日以泥沙視賢才以草芥待台省辱

國傷重莫此為甚此萬曆二十三年以來第一大

虧損且邇來乃邪正消長之機大小往來之會

今

天威震疊日甚一日南北科道幾虛無人奸雄傾善之計大行相率彈冠而視事豪傑敢言之氣

盡阻相對垂首而灰心從此清議不聞於上邪謀得肆於下

社稷受禍寧有底極

皇上念之可為痛心矣

皇上年來厭惡言官動輒罪以聒噪今忽變而以藉口無言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切觀

皇上所謂無言者獨淡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

吏部二卷

十一

日之藉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臣請為

皇上列其凡

皇上不郊天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裙諱如故典

是陷

皇上之不敬天者臣等言官也罪一

皇上之不享廟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裙諱如故

典是陷

皇上之不敬祖者臣等言官罪二

皇上報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強得之是陷我

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勤政矣罪三

皇上任賢不篤去邪不決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

能強得之是陷我

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

史部二卷

十三

皇上好貨有癖而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

言官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我

皇上甘棄萬曆美政而不克終矣罪五言官負此

五大罪人人俱知慙愧

皇上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言官之不言豈不

當哉奈何所為箱口無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

障

皇上實惡切直而故假緘默以加之罪耳日者四

輔九卿有以容揭救有以公疏救有以特章救續凡八上矣豈區區為此數十輩言官而樹之德亦惟是老成惜才為

皇上計安社稷也乃讐言時微於

九重清聽彌高於萬里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

念為民夫諸臣原出草莽今歸草莽亦復何憾獨

念

朝廷之選舉不可成而大臣之忠懇不可拂

史部二卷

十四

皇上不聽閣疏之懇救也改降級而為雜職則四

輔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

皇上不聽部疏之懇救也改雜職而為罷職則九

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

明亦腹心以宰之股肱以運之耳目以聞且見

之乃今自塞其耳自障其目自離其腹心自戕

其股肱

皇上將誰與共理天下天下事又誰為

皇上宰之運之聞之見之哉

皇上試一加思自有惕然大不安於心者矣臣又
惟

皇上聰明天縱今日之事豈漫不加意而率意為
之或者假

雷霆震動之威以拖顛倒不測之術自謂一人聖
神駕馭自妙今而后無論事體關係何如將言
出而下莫之阻矣不知人言可以理服難以威

吏部二卷

十五

叔可以誠動難以術愚倘

皇上 用其心至此豈

社稷蒼生之福哉夫人

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

君其理一也今言官本無大罪

皇上一旦震怒坐以失職降則降逐則逐無一敢

抗

命者似此大失人心便是上拂天意萬一

蕭

上天震怒以

皇上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為失
人

君之職而赫然降以異常災異不但如近年北旱

南澇之肖條加以異常災變不但如近年西疇

東倭之擾攘其所以示警我

皇上而使之震悚不自宰者亦猶我

皇上今日之示儆諸臣也

吏部二卷

六

皇上自度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

天此理甚明

皇上獨不知自為社稷計乎伏乞

聖明詳思審處將降逐南北科道諸臣俯從閣部

疏請通令還職分別罰治或降俸級管事令其

據忠以補一切

袞闕庶幾

君德不損清議不淆大臣各安其職而奸邪斂跡

蒙蘇銷萌

社稷綿綿永承天休矣臣無任激切懇乞戰慄待命之至奉

聖旨

此時

皇祖震怒滿朝結舌經綸疏入衆皆危之謂必有

廷杖嚴譴類

聖度優容而經綸直聲大著云

史部二卷

十一

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翰林院庶吉士劉剛一本天災重見謹告可虞

懇乞

聖明實圖脩省以彌凶敗并斥持祿輔臣以資贊

贊事臣一芥草茅誤蒙檢擢及儲玉堂之署竊

自遭遇

主庶幾板附景運以罄生平乃進籍至今則有大

謬不然者伏見兩年之間祝融為政近日之異

史部二卷

六

曠古稀聞夫天示恆象變不虛生即今變光景

可畏痛自拔摧履冰集木惟此時咨善道以救

燃眉惟此時分別忠邪實圖輔理惟此時去歲

雁 兩宮罹災聞

皇上當時做懼不遑大小臣工莫不讚嘆以為能

善承

上天愛仁之心可保永無災害俄而漸脩故事積

習為常即布

詔天下畧無高湯罪己之誠及文景蠲卹之惠者
使冠蓋相望徒令驛遞騷勞臣於此時業已知
天心之未厭矣比者大工煩興愁苦萬姓伐石
採木徵稅運碑遠者萬里近者數百里竭脂膏
不足供其費絕筋骨不足任其勞賣妻鬻子不
足償其貸父離子散不能畢其功如旱魃為殃
野無青草人人敢怒在在如仇萬狀死傷尚鮮
成績而天不晦禍門殷為塵

吏部二卷

十九

聖母驚疑人心危懼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

宮

皇上誠自猛省畫之所為夜之所息在道乎不在

道乎凡敬

天法

祖親賢遠奸寡慾保身輕財重命俱謂之道反是
者不名為道道之有無天之所以緣而禍福也
皇上臨御之初勵精圖治萬機得其理百官得其

職

皇天歎之未常有災比年以來簡禋祀廢朝常素
股肱閉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
堂陛若萬里之遙不知

皇上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外廷之人
即有不知天不見耶夫

皇上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也

吏部二卷

二十

祖宗朝遇震電則曰

陛下赦臣臣赦天下故即大赦蠲租務臻實效三

殿災則恐懼不已

詔求直言故遣言官四出安撫軍民俱非做惕目
前為彌文而已也

皇上身承

祖宗弘業運撫盈城春秋昇威麟趾振振天之所
以厚之者至矣而所以承天者無所當其心今

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

天子所以代天理物勤恤民隱而不為私者也皇

之不極于何會歸何以門為

朝儀又曠于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冷有汚內

閣何以房為其所以傲誠屬更新者不遺餘力

矣此時此景見者痛心聞者酸鼻尚可如前玩

愒以重怒

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利暢木暢則禁水暢

史部二卷

三

則長金暢則流土暢則平火暢則順暢不為災

積者災之狀也其禍必烈目今之災極矣臣仰

體

聖明脩省至意屬焦頭爛額之時敢冒死而言積

之狀真可為近日流涕者也今

皇子冠婚

冊立稽訓正其時矣而尚未舉行是曰積典大

察以職事

請言官以應行

請而強半不報是曰積贖外之司府要缺久懸

不補視事者有越俎代庖之嫌待治者有五日

京兆之議是曰積缺向之罪斥諸臣一槩不錄

以一累百原多池魚之殃以廢窮年共起投珠

之嘆是曰積才疆外有揚帆之醜而當事匪人

中原有揭竿之徒而駭機未息是曰積寇近有

心迹無他而械繫之寃臣遠有皮肉已盡而搜

史部二卷

三

求之店稅左右斃於杖下者白骨相撐中外眾

口稱寃者飛霜可俟是曰積怨鎮邊督河諸臣

觀望風指以無為有展轉相冒虛詞罔上恬不

為怪是曰積玩諸所為積

皇上不能以明斷決宰相不能以去就爭然天隨

應之毫髮不爽往三月初九日災今年六月十

九日災是積三為六積九為十九也往年災

乾清坤寧兩宮今年災

皇極諸殿是積兩為數積少為多也

天心稅駕未可易測改心易慮尚足挽回易曰亢

龍有悔亢則無下濟之實故有位而無位有民

而無民積微亢極造物制之鮮不敗矣故積羽

沉舟積輕折軸多蓄迅發多藏厚亡可不寒心

哉

皇上何不體

上天懇切之愛思挽滄怒之衝既

史部二卷

三

大廷可蒞而

詔輔臣九卿科道諸臣於

便殿面議得失見兔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喜其

將順處堂相安如元輔志卑者仍專揆席則小

之輕政本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甚天怒矣

祇今

廟堂之上林泉之間豈無奉公憂國謀斷相資表

表塵埃出志臯數人之上者

皇上非不知之徒以志臯便于指使唯言莫違用

人而不用於人爾第天下大計主持在

人君領袖在首相關係至非輕者英雄豪傑扼腕

裂肝皆不能効尺寸於

主上至以嗜利陳人為縉紳表率此志士之望聞

而嗟俾聲而笑者爾此一臣者科道露章相續

而畧不報顏遠近切齒相讖而聽如充耳久為

蒲柳質而千澤之念逾深已是朝暮人而登塾

史部二卷

三

之志未歇古者災異策免三公而彼闒然媚世

居之不疑有功則受其賞有難不與其憂夫首

揆豈養病之地多事非杜門之時床褥非拜

恩之所衰庸非專席之任此時此人恐不可令聞

諸酋也堂堂

天朝詎乏名流而猥以智昏唇腐之夫長處

明天子下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何如主即志臯為其乞休善矣所自為則

臣不知也臣西南賤品無德無隣非不知于志
卑奉命承教可幸無罪第惟

皇天章明急列之謹告非比尋常之時首罷志卑
以為人臣不職之戒急

國家清寧則臣子并受其福倘積玩為災積災
為變臣之死所不能保安望其他矧自檢拔以
來此身業已許之

紆天之銜必有抒平日之積忠陳今時之要務以紳
聖明恐懼脩省之懷將見

君父其又何疑焉通來狡倭大謀舉似萬全中外
洶洶人心畏亂更聞異常災變益起狼心遇此
其及圍之乎漢臣有言災異

躬聖脉之血脉流通初終並美為天之肖子而
任跡祖宗之靈大慰矣臣苟莫之獻實出血誠不任蹟
越侍

史部二卷

三五

史部二卷

三五

皇上所以遣譴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

命之至

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故動人
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悔過莫先行政
莫先用人今日急務莫有急於斥鄙夫親君子
以圖回天意者乎明良交泰之誼必回議始真
憂危懇惻之思非揭疏可盡

臣按庶常無言責劉剛忠憤所激抒此危言
可謂詞臣之表表者掌院侍郎曾朝節獨謂
其訕及首輔以考功法錫秩剛竟恚死惜矣
夫應

陛下英明之資可以為禹湯可以越文景當思

詔陳言雖指斥乘輿猶不反顧况吉士之與輔臣
乃比肩而事主者安見其有可去之罪也

柳 祖宗休風沐雨之天下非可肩越且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浙江巡按楊鶴一本為

聖躬靜攝多年人事怪征見象伏乞

皇上速動天心破散群陰以消陽九事臣聞太極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為陽明靜為陰暗故天

動地靜畫動夜靜天者

君道地者臣道也若地動不休天靜不止是謂天

地失常畫者陽象夜者陰象也若晝短無光夜

史部二卷

三

怪

長無且是謂晝夜失常久之便有怪徵出焉今

國家閣部九卿無一官不缺綱紀法度政事人

才無一不壞臣子方且如涕如焚

皇上反若不聞不見此所為地動天靜也

國家有群陰畫晦之形鮮天日清霽之象此所謂

夜長晝短也皆怪徵也即變徵也

皇上二十餘年

深宮靜攝付萬事於不理釀成一片靜世界久將

一片動世界矣及其既動雖欲靜不可得也今

日之天下已壞其八九

皇上不自料理雖為料理

皇上不自收拾誰為收拾此亦勢窮理極靜極思

動之時矣東風解凍百草萌芽雷始發聲蟄蟲

啟戶

皇上之一陽不動

皇上之天心不見宇內之群陰不解此非

史部二卷

三

皇上長靜之時也今日長樂之鐘不聞金華之席

不啟臣子若將絕望獨有章奏之淺耳

萬幾般煩單

綫

國重大此一綫之脉政如子母之氣呼吸相通子

居母腹子命在母子在腹中母命亦在子母呼

亦呼母吸亦吸母子命蒂懸於一絲豈有不吸

不呼按之無形揣之不動果然其腹如食物不

化者哉臣竊惟今日危之矣今天下目前吃緊

上有數事。

皇太子之學必不可不講

福王之國必不可透

瑞王必不可不婚教卜必不可緩大僚必不可缺

權稅必不可不罷違禁必不可不釋此數事臣

子百口期於必爭

皇上百拒期於必聽然亦片語可究片刻可了但

在

文部二卷

元

聖心一動念耳動必疾如轉丸不動堅于轉石動

而復靜則為支行靜而復動則為甘霖

皇上第見大臣人人杜門小臣人人聚訟益堅其

厭惡之心而矯鎮之以靜牢固之以不動一竅

閉百竅俱不得開一結紐百結俱不得解大臣

人人杜門者

皇上之一味靜攝杜之也小臣人人聚訟者

皇上之一味靜攝聚之也幸而

關朝綱未解清議猶明諸臣雖有穴中之麟終不失

興為殿上之爭其靡牙弄吻者雖各與一肺腸實

各偏於所見臣以為宋人之調停宋人則為

促齡之藥在今日尚為續命之膏蓋彼欲參用

小人此但不獨為君子彼所謂調停者洛黨蜀

黨之人散其黨而使合臣以為未嘗不可調也

顧當此之時小臣既紛紜於口舌大臣又殊愴

於風波小臣不能自調大臣又不能使之調計

文部二卷

三

惟有

皇上能調之耳夫

君父豈反為臣子調停者然臣聞家聽于親國聽

于

君兄弟聞牆操戈一室未可靜置之不問且天尊地

卑上行下濟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然後坤之

上六有龍戰之傷

高皇帝大誥三篇不曾首述

君臣同游耶

祖宗朝三揚蹇夏故事何獨不可行之今日今聞

臣既不造

皇上之膝部臣亦無繇見

皇上之面催閣臣聞臣不補催大僚不補

皇上之不與閣部大臣調矣又何以望大臣與小

臣調小臣中自又相為調也彼明知去河北賊

易去

吏部二卷

三

朝中朋黨難直付之無可奈何此庸主無為耳

皇上度內何不照臨之以日月鼓動之以風雷當

斷則斷是則與之以是非則與之以非進則成

其為進退則成其為退但使一陽之氣潛行嘿

走於三十六宮之中萬象自含春風將見臣子瓊

如蓬頭垢面之人久不洗沐一旦新沐彈冠陽

氣浸淫幾滿大宅寧肯中風狂走赴湯火也哉

今

朝多缺政野有遺賢廢棄誣誤諸臣

皇上縱不欲盡還之以故物亦宜別作甄收無徒

坐待河清銅人

聖世如是盡收一世之人才以任一世之任使衣

葛履霜之士既不虛抱放中林甘林部黨之人

亦且盡靡之

朝籍大群既合小群自散當事有急何患乏人之

是虞哉

吏部二卷

三

皇上始以一靜制百動終以一動收百靜操刃必

割日中必焚在此時也群陰剝盡雷伏地中此

時不伏何時始伏此時不動何時始動不然臣

恐銅駝荆棘開

國家所必有之爭瓊林大盈恐織滕局鑰之不固

矣

皇上其能一陽未伏諸臣安靜以養微陽使此一

段頽靡不振之氣蠶陵詬誶之習別化作清明

世運風波不作人人自在中流亦不至于破人

民服

國家危人

社稷生為盛世之人死作含笑之鬼犯人之憂無

復事矣臣身在江湖心懸

魏闕日擊時事中夜不眠聞鶴長嘆安得引裾

帝座碎首

殿廷以慰

二祖

史部二卷

三

史部二卷

三

八祖在天之靈於地下也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職聞臯陶賡歌曰元首喜哉股肱起哉虞廷

之喜起者動象也以動生靜無為而治矣伏

羲之易乾南坤北文王之易離南坎北以坎

離代乾坤者乾為老陽坤為老陰無生動之

用也坎離交而後動帝王所以握治世之機

者本此易不云乎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

推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

刑科給事中陳伯友一本為多士彙征已廣銓法館選宜核祈定畫一之規以揀實用以快輿情事職竊惟士人入仕之途莫重乎始進而

國家進士之規莫公於銓除獨怪競榮者巧為覲而徇情者因有挪移於是士人操不定之志而各圖其便主銓持不定之志而官隨乎人此孔竇之所多端而流弊之所以無極耳語云十

吏部二卷

三五

兔在野百人競之不定故也况用人而可不定乎哉

明興最重進士之科每遇南宮竣役鼎甲授館之後所以分別叙用三甲諸士者有選館以拔俊異也有銓選以入流品也事規昭然行之已久無容更議矣顧選館者每科一選而此則間科矣取數不得不多多則濫竿者思以冒進取選者各有定額而此則增五十人矣故額不得

不變變則巧官者緣以生心若不早立一法以

杜塞之徒令濟濟思皇之士翩翩禎國之英相率而為此趨徑之謀詭遇之合也非所以端士節而重始進也職同官之條陳

廷試深洞其弊舉考館之法大選之法一舉而歸之

廷試其令競逐者息陰饒費者灰念

大典可以不辱銓法可以不撓誠遵此說而行之

吏部二卷

三六

費數日較閱之精核杜多士紛紜之弊端至便計也然而

明倫未宣奉行尚未可卜也倘其域外之規未破而成法之是拘不規始於今而襲舛於前勿論公論不服識者羞之亦大非

聖明廣額與賢至意矣無已則何若就成法而稍添錫之燭之以明矢之以公而成之以慎乎如一選官也抱荆壁而含隋珠者詎不人人思售

然而數有定也於是借力於奧援通穴於孔方
座主鄉紳之權要則噓咳可以興雲金門紫闥
之賄入則竿牘可以生春甚且詩詞倩之風構
試卷覓之代書而登瀛之選公為市恩之地矣
夫此選者將以養一時之清望儲他年之相局
而乃容若等穢之也幾載清華以縱敗若昔之
陳之龍近之黃國鼎非覆轍也耶則選不獨當
以文也先察其行謂宜於諸進士中訪其鄉行

吏部卷

三

端謹家世清白素守繩檢者然後入選而選之
之法又不專於詩賦不拘於省分倘有鑽刺請
托諛譁於傳聞顯有踪跡者不惟不選具令吏
部紀註以備他日官評庶乎倖途不啟而館選
得人矣如一大選也異清閑而畏風波者詎不
人人思內然而數亦有定也說者有謂數雖增
而取選仍當依舊者又有謂數既增而有已丑
之例可查者一六之名次均得以上下其手首

尾之後先或得以緩急其着應部應州者固無
移而應推應知者多方以避則銓銜之府貽人
以揣摩之柄矣夫士也入則為侍從出則蒞民
社亦何所不可而委蛇粉署者虛擁風塵歲月
之華躬親簿書者實增別歷諳練之能又安所
見軒輊而為此役役耶謂宜於各部辦事之始
明示或照三百人取選之數首選若干次選若
干以及於未覈定數目按其選期尚緩資斧不

吏部二卷

三

繼許照新例給假還家則人各守其已定之次
而相安於應得之官庶乎倖心不萌而銓選得
體矣凡若此者皆明以燭之公以矢之而慎以
成之所為推實用而快輿情之善物乎然職猶
有說焉樹木者必植其根建屋者必固其基士
人第一步夫亦各有根基也其根基曰職品高
則不可以暗沕乘也品端則不可以潤濁入也
離蓬茅而膺簪綬脫章句而享華廡斯亦榮矣

劾

得一當以報劾知遇東西南北惟所命之而肩
計較於崇卑內外為蓋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自
筮任以往有受用不盡者矣室取其蔽兩而不
必大厦之觀馬馭其代勞而不必為奧從之飾
中帶衣履取其文身飲食器用取其適體而不
必為精緻奇麗之炫凡事皆從澹泊寧靜起念
而終身建豎恒必錄之目前虛隙之炎涼又何
論焉而要之在上焉者提一定之衡而不輕為

吏部二卷

三九

柳移以徇私情下焉者守有定之志而不妄為
覬覦以邀非分交相成以光熙朝掄材

大典則館選無混珠之收銓法無躐治之實人情

帖服而任路廓清矣伏祈

聖斷採擇

臣按

國家御會試三載一舉行或于經義策論之外偶

用鄉舉里選一科庶奇才篤行拔十得五耳詳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禮科給事中 詩教一本為敬陳愚見酌議銓
法乞

勅更定以平政體以濟時艱事臣惟銓法之大者
蓋無如遷轉推陞二事矣遷轉之格無異同則
當恪守其常當常而或變是堤決而不可不防
也法於是乎廢推陞之時有緩急則當稍通其
變當變而或常是柱膠而不可鼓也法於是乎

吏部二卷

四

窮守法而使法廢闕天下僥倖之門用法而使
法窮貽地方搶攘之禍此皆以法從人不以人
從法之過也以今日之時事而言今日之銓法
其可議者臣愚所見有二焉不避狂瞽竊效萬
萬敢擬拾以進一日遷轉不守其常則選郎是
也選郎之轉常少也亦既為成例矣然必選期
完滿而後可今則有不然者如三十七年之
薛芳三十八年之朱世守引疾之墨未乾奉常

詳

之續旋列雖有下有不下而人言已嘖嘖不平守

矣然所少者猶一選兩選也至四十年之徐可

求典銓已多物議居家猶僅半年以比歸宋亦

自不可該部覆疏乃謂優升在通即擬照例推

用而近日劉崇文告病纔兩三選耳亦遂以准

照近例起用為覆矣日照例曰准照近例非謂

歸朱世守故事耶夫芳與崇文皆所稱賢者

惟其賢也或亦不樂有此格外之擬而祇以濟

史部二卷

四

巧宦者之私耳蓋選未滿輒去去輒太常寺少

卿推輒沿以為例此不可之大者也官數易則

事頗更頗更則弊滋作傳舍者但求脫乎奚任

責成代庖者事莫經心將生推諉非所以專事

權也後此之未完六選者轉相援引前此之必

完六選者反以偏枯非所以服人心也往者既

以此昭示後人來者又以此奉承前輩始乎作

備卒乎濫觴非所以塞倖竇也已躁進而望人

之即恬已破格而責人之梗令尤而效之庸可

得乎非所以端表率也或為情事所迫則宜再

用以考其終或為指摘所侵尤須酌處以觀其

後槩從優轉無少分別非所以課功能也况選

郎佐冢宰以進退百官責任綦重矣關係綦大

矣仍不祇奉

憲章稱述

祖制而漫云近例例以近名胡可訓哉臣愚以為

史部二卷

四

宜

勅該部今後掌選郎官務完六選方許出部即聞

有不得已而去者待其起補之日仍查資俸之

淺深兼覈官評之高下酌量擬推不得一槩優

以美缺則人言可免銓屬自重所以愛惜保全

之者更大矣故曰遷轉當議也以平政體也一

曰推陞不通其變則蜀撫是也蜀撫之推曹楷

也亦既稱得人矣然必

明旨俞允而後可今則有不然者一巡撫也前楷
推者黜矣後楷推者黜矣而楷處其間為時最
久催

請更煩乃竟不克收補贖之效也執此之推而無
變該部職掌亦宜然顧在無事之時旦夕少待
無妨耳今四川何如哉夷傑作亂方議勦撫轉
餉調兵者誰運籌握策者誰倘制禦之失宜將
反側之立見破殘五衛騷擾三巴可懼也喬壁

吏部二卷

四

星五日京兆耳一官休致必無彈壓之威三載
淹留徒受羈縻之苦事權旁落釁孽叢生可憂
也近見壁星復與曹楷互相奏辯矣前撫畏後
撫之搜求而有將來之隱慮後撫擬前撫之傾
害不無先入之成心萬一相代形蹟未忘意見
或舛事有不可知者可惜也巴蜀父老望一撫
臣如望歲焉就使即難尚難促到而况者乎其
未有期也彼固急之此固緩之

上固持之下固需之醞釀既深決裂必大一旦變
生悔將何及可念也臣愚以為宜
勅該部不妨酌量另行推舉速

請點用庶不誤事然微獨一蜀撫也即如禮部祠
祭司郎中鮑應鰲之推吏部殆有甚焉始而首
推繼而單推總計幾及三年憑催何啻百疏所
以為應鰲者至矣盡矣茂以加矣然啟事徒勤
留中如故今日曰應鰲明日曰應鰲曾何益之與

吏部二卷

四

有夫相司清秩應鰲深資儘可徐養望以待選
何必久占缺而候調蓋於事便而於官或不便
不失其為公也若於官便而於事或不便則成
其為私矣

朝廷用一官則求幹一事臣子居一官則求效一
職果當公議以便事抑徇私以便官乎語云一
鬼在野眾共逐之今日吏部司官之缺不幸類
是茲復有以清黃之疏暗作毛遂之薦致被檢

旋

舉施掛彈章者矣可不戒歟蓋朝令夕更是紛擾也固非法紀累歲經年是孰聞也亦豈事體故曰推陞當議也以濟時艱也臣感觸時事偶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乞

先朝陸光祖孫鑛嘗為選郎不避嫌怨竟為名臣彼畏首畏尾以求瓦全者可愧矣

勅下吏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少有可採即

賜施行其於銓法未必無補然臣愚惓惓一念尤望諸臣盡洗論訛陵競之習共遊蕩平正直之途勿嫌人異己而故與為難勿嗔人駭己而憤

吏部二卷

望

吏部二卷

四六

不相下法當恪守者勿徇私便利而輕毀其成法貴變通者勿固執拘攣而坐視其弊凡以守祖宗之法濟

國家之事而已他何計焉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職按文選郎六選陞奉常舊制也然干請不遂年例不密皆生得失故利於速遷亦巧官事耳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兵科給事中胡嘉棟一本為銓臣推轉無私採

誤訪大誤謹據事再辨以明臣節以昭公道事項

者臣以年例外推具

疏自白心迹誓盟

九廟非不肯自甘於不肖賄士林之羞耳近見吏

直部尚書孫丕揚真指事迹一

疏臣讀之不覺淚下何人造言誣臣出於常理之

吏部二卷

四

外如此又敢不昧死一言以自昭雪乎據

疏所云臣於王元翰往復之書有賤勢方威等語

蓋臣原以無心處元翰只就其書中語回答且

寓勸阻之意臣曷故代人罵人但一時筆欠檢

點因臣之所不諱也又云與元翰共謀害人因

其誓帖請罪再不敢賣友等語不知所謀害何

人所誓悔何事無形無影實臣之所不受也夫

私書非

疏揭之比譬口豈公平之論果遂足以服臣之心

乎然猶其小也若臣作武昌推官正值楚宗室

之變臣奉大催查大木及楚而獄已成臣庶得

宋室四人其情不實即中文院司力爭且不肯

聽其叙功而當事者遂以公事委臣他出無何

而升南吏旬日就道亦不忍見多宗之枉死耳

湖廣布政薛三才楊道會舊按臣史學廷等知

臣處楚事最真乃謂上交四明銀鍊楚獄乎此

吏部二卷

四

一奇冤也武昌道僉事馮應京初履任時未聞

人情臣凡事為之調劑及稅監之亂事事相倚

極力拯救地方楚人誰不能言之不知臣以何

事阿布政以何事恨馮僉事所杖死陳奉手下

者何姓所云布政代奉草

疏者何名臣何故從中挑之又趙巡按何處有掌

寫本之張書辨其又誰弊之而以無頭供案坐

職乎當馮應京逮後楚亂大作各管俱不在省

九門盡閉兵火四起此時拋命定亂者副使周傳誦與臣一理官而已及事少定而推南禮部主事奉

聖旨這員官缺另推來用臣遂淹滯九年海內共知為陳奉所害沈一貫所排特倖免一達耳應京雖死而周副使見在臣為楚事萬苦千辛九死一生而一旦竊成罪案天理人心之謂何此又一奇冤也臣未入京知顧天峻為誰臣既入

史部二卷

四九

京識姚文蔚等何面况沈一貫與臣若風馬牛不相及且其去

國一年而臣始至長安及臣入科而追論尚不已迺云為之主謀選科道乎此又一奇冤也汪若霖係臣同鄉心交臣

疏論奸輔若霖貽書於臣云直氣迺如此實為公危之不知臣何故相傾害乎沈歸德為臣鄉先達郭江夏於臣為知己郭每貽書所知云楚獄

若非胡司理我一家幾有性命之憂近日貽書京中友人云楚舊司理為我有人所不及知我所不能言者此果沮抑之否又郭聞有人誣臣者近復貽歸德書有云胡為楚司理刑時當陳瑞之亂實與馮僉事同功一體而馮貽書不佞曰當今臨大節不可奪者推官一人而已後不佞歸楚胡每感嘆時事而今在省中之

史部二卷

五

疏有曰自四明釀亂至今回視歸德忠佞如星淵

貪廉如黑白可但云通執稍殊而已哉此其疏意自可見如何而指為排斥翁台哉若為人修怨而亦指胡為非類豈不豪傑解體君子灰心乎以上各書俱有見稿第令銓臣移書三臣問之其事情明白迺無端以列臣以三大罪是又一奇冤也嚴有何數月前楚客寓書於臣言有人投揭要路謀害臣者大畧如銓臣

疏中所云臣姑置之不理寧隱忍遲回以俟公論





稍定適得委曲以去而不意其竟至今日矣果
如所云臣豈例轉已乎丕揚

三朝宿望其磊落大節自非臣所可及但其聽聞
不聰藻鑑易眩既不盡之臣之素履又不盡見

臣之章

疏其所以處臣者內不足以服臣心外不足以孚

輿論徒足以快群小奸惡而根云再有效尤者

例轉不足以盡之豈謂志士盡可以得喪昧其

吏部二卷

五十一

心而舉世滔滔遂無蹈東海之魯連哉

九廟有靈彼造言誣善之人不殺身不滅門不足

以示鑒矣

職聞楚有陳奉之變與宗室之變皆稱推官

胡嘉棟有幹旋之功後為退閒錦衣劉承禧

以假書讒之於冢宰故至外補

總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吏科給事中張廷登一本為敬陳澄清四議以

飭吏治事職弱冠通籍為令最久其間民情世

故閱歷頗多竊嘆當今吏治全是虛文浮套畧

不知有誠心實意漢賈誼曰俗吏所務在於刀

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今之為吏豈惟不知體上

下相蒙名實不相應蓋溺職甚矣謹以平日聞

見最真者條曰澄清四議大抵俱前人所已言

吏部二卷

五十二

法久而玩所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也一

曰堅司巡歷宜親州縣之職最為親民而必臨

以監司者為撫臺摠持大綱勢難出巡故每省

四面計道里遠近分設監司凡吏治得失小民

疾苦皆宜留心非徒使其擁旄自尊坐食彈壓

已也職為諸生時曾見一守道巡行阡陌頗有

古風其餘陪巡所至非票取折程則催辦酒席

而外即支靡偃卧堅壁嚴於細柳矣父老希得

偃

聞其聲况見其面乎職請自今為約凡守巡所屬地方責令撤帷露冕減騎從省厨傳遊陬避僻壤無不遍到興革大事既與州縣賢者面相訂確其縱恣不檢及闡葺無為佐領蠹民者既行戒諭明閩吏威勤宣民隱賍吏望風解印稱一路福星豈不美哉一曰上下交際宜革道府之臨州縣體統綦隆重矣為上官者苟非廉潔自持安能傲於有位職為令時記一監司凡所屬

吏部二卷

五

進謁先晚禮單皮弊非貂鼠鵝絨下程非天花燕窩曾不得其一盼或過歲時伏臘禮慶之辰輪蹄錯道苞苴盈庭青天白日斯受之矣又何必曷色夜金天知地知哉職請自今著為令凡有司進見本管上司絕不許備土儀稱贊有受屬官一帛一縷者事發俱以賄論府官於州縣州縣於其佐領法俱如之夫今之正己率屬砥節冰霜者豈曰乏人法為不肖者設耳一曰征

收投糧當議考

國家征收皆用大戶有司嚴查其乾沒比其通負已耳銀錢出入毫不經手後不知何年改為投糧始非不善而率為貪婪網財之術如各處撫按所參劾或明加暗添視為固然即單丁下戶無一得免何怪窮黎膏血日填賍吏裕壑耶昔南樂魏中丞撫晉曾漸復大戶之舊力革折封之弊一時官民稱便此法可行於晉獨不可做

吏部二卷

五

而行之天下乎雖各處土俗異宜尚有難以一律齊者誠行令撫按於其利害所在從頭討論各求稍寬一分亦今日救時之急也一曰官員署印宜擇府縣正官陞遷入

親事故不一代庖之人往往視印為奇貨乘時攫取稍有難事束之高閣錢糧不清簿書不稽職此之故諺曰署印如打劫此善喻也職曾見一歲貢監生署府至二年一粟監署縣至年餘狼

損之狀至不忍言且

朝廷名器可聽若輩忝竊至此哉職請自今申明

府印缺先儘甲科推官後及同知通判有聲者

州縣印先儘鄉科教官後及佐貳出正途者彼

其豎立方新決不苟圖旦夕較之日暮窮途志

惟在得之夫萬萬不俸矣至布按幕職銅臭鄙

員往往鑽刺營求得署大縣一到地方借上之

勢毒下尤深此職日掣痛心當并禁革者也夫

吏部二卷

三五

雜

今天下吏道龐雜刻弊多端四事聊舉其大綱

去其太甚者耳如狂言可採乞

下部院覆議撫按遵行要在事簡而易守法嚴而

必用庶人心振刷實政可興矣

職按澄清四議皆切中時弊撫按見諸施行

吏治其有瘳乎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三卷

萬曆 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吏部尚書趙煥一本為時事可虞

天變宜畏敬陳保安五要伏乞

聖明採納事臣惟自古

帝王奉

天出治莫不任人納諫肆赦蠲租務以恢張治道

吏部三卷

而收拾人心自為

社稷計也比年以來臣見

朝廷之上法紀廢隳寰宇之中民生憔悴災傷疊

告妖異時聞邇又東虜內訌驕恣猖獗調兵征

餉海內騷然蓋登登多事之時矣况

並見東方

天心示儆日嚴一日乎

皇上宜

宵衣旰食求所以拯拯消弭之方而乃

深居大內逸豫自如屑越人言忠謀罔售所謂燕

雀處堂者今實類之臣不勝嬰婦之憂謹撮時

政緊切者五事用比御覽惟

皇上之垂聽焉

一曰用人臣聞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孟

子曰不用賢則亡蓋

國家之安危繫人才之用否自古然也今天下多

史部三卷

故正賴賢才以資匡濟乃政本孤單九卿寥落

臺省空虛大似式微之象矣臣思

祖宗立制有一事方設一官若缺一官必廢一事

今內沼窳墮而外患恣橫實繇于此望

皇上化成心破疑壘

貳 特簡閣員偏補卿臣

立下考選散館諸臣則百僚師帥庶政修舉四夷

聞之謂

朝廷有人戎心自息此所謂決勝

廟堂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議也

二曰發餉自奴酋發難遼陽剝膚岌岌乎寇逼

門庭矣

皇上赫然震怒欲張捷伐非厚積兵餉不可顧調

發業有次第而儲積獨苦莫支除挪借搜括外

諸臣叩

闕力請僅得十萬曾何裨于多寡之數計臣不得

史部三卷

已從新撫議加派于民第今日民間困憊極矣

井牧邑里所在蕭條水旱凶荒迄無寧宇惟正

之供尚若不敷再重以額外股削其何能堪擬

而走險則季孫之憂反在蕭牆之內也就使萬

無他虞而挽西江以潤涸轍亦必無幸我

皇上何不深思遠慮

慨發

帑金二百萬

立致軍前以佐燃眉則費幾何而保全遠左鞏固
神京且以安九州四海之民心所得不既多乎瓊
林大盈之財諸臣封事中亦諄諄明告乎
皇上矣何為愛此賈禍之朽蠹而不以收安攘之
實也

三曰罷稅海內之苦權稅蓋數十年于茲矣

皇上屢下

明詔侍

吏部三卷

四

三殿工成奏請停止于今而

三殿茫無落成則權稅終無停止之日乎

皇上但見朝輦金錢若干縉曰某關津所入暮輦

金錢若干縉曰某邸店所出不知其皆剝削于

市販包派于閭閻者也唐臣陸贄有言人者國

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

葉顛瘁矣

皇上慨然停止以慰人心而固根本最為吃緊况

營建係工部事

皇祖不曾營建

三殿乎但責之該部自能措處我

皇上何苦

躬親握算使天下後世謂借

三殿之名以攘四方之利也

四曰宥罪臣聞

天地之大德曰生

吏部三卷

五

聖人之德曰好生故

祖宗慎重刑獄每歲於暑月

遣內臣一員會同三法司^熟審稍涉矜疑輒從末

減

皇上四十年前未之或廢也邇來^熟審之

旨屢請不下無論情罪輕重一沉獄底不復見天

其于

皇上好生之德得無少傷乎今^熟審雖已過期而

急下鎮撫刑官以清

詔獄不宜再緩至如御史劉光復幽囚四載母老

子喪抑鬱憂愁尤在獄諸囚之所未有而天下

臣民之所共憐者也當年事出非常人心惶惑

妄議橫生先復于召禍之時臣未見為何狀但

皇上怒而執之者亦聊以示戒耳然自此而群情

消釋三四年來絕無一語復及前事獨光復久

繫以致內外大小臣工求寬之疏時煩

史部三卷

六

聖覽未免介懷何若將光復

釋放一了百了使諸無事可言而

皇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乎成湯解網大禹泣罪願

我

皇上早發慈悲無使湯禹專美也

五曰聽言自昔言路通塞係

國家理亂故曰防口甚于防川此善喻也今我

皇上深居

從

大內穆不聞聲平臺煖閣之對既無望于公卿攀

楹引裾之忠復難見于臺省舉

朝廷大事

軍國機宜僅寄于章

奏之一線亦危矣又且一概

留中即違左軍機至急而陛一督餉用一贊畫亦

屢請不下使臣下何所稟承乎望

皇上勿拒人言兼收群策凡有章

史部三卷

七

奏議覆即送閣票擬如不當

聖意不妨

發出再票務求至當見之施行則臣下之忠悃得

效而

皇上之耳目不壅其所以振久弛之綱而煥維新

之業者端不外此以上五事俱人所已言臣不

宜拾其唾餘伏滋瑣瀆但今日救時惟此為要

而

皇上未一舉行其何以答

天意而慰人心臣荷

三朝育養五十餘年于諸臣中受

恩獨厚我

皇上又

召之田野畀以今官感戴

鴻恩莫可圖報故敢披瀝愚忱仰塵

睿覽倘以為老馬識途

吏部三卷

俯賜鑒納其于我

皇上凝禧保泰之道未必無小補也

臣按冢宰無所不統故此疏首言廢官之當

充而旁及司農司寇之事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養蒙一本朝廷風旨漸

異紀綱輕重漸乖懇乞

聖明早悟亟圖以收臣民之心以弭中外之變事

臣惟人君舉動盡關紀綱治亂之機在審輕重

輕其所宜輕重其所宜重則治重其所宜輕輕

其所宜重則亂上意所向下必從之端不可長

且貴識其機而亟返之耳臣待罪中臺實紀綱

吏部三卷

九

重地兼有獻替糾繩之責伏觀

陛下英姿睿弄迥絕人群以明察控馭寰區以威

福顛倒豪傑臣工康懼無以奉奔走而佐下風

矣適年

殿廷希御居燕益深上下不交疑心易起或疑外

臣未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夫君與臣相

疑下與上爭勝遂使市猾得以窺其淺深與奸

因而弄其筆舌德則不競惟利是聞孰輕孰重

何紀何綱若此風遂煽禍將安窮臣不勝犬馬
縷縷之私畧摘闕政五事就中應重而輕者三
應輕而重者二冒昧具陳惟

陛下少垂清聽

一曰部院之體漸輕夫六卿分職八柱承天誼
取股肱象司喉舌

祖宗朝于部院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等嘗面召商
確政事有奏必久體貌固甚輕也年來似漸輕

史部三卷

十

矣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

一曹常以亞卿專署己為異事乃冢宰何官四

年三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

海果可令代庖否恐人心未易厭也劉世延罪

惡貫盈法司奉

旨議奏詞嚴義正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

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

也以至戶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

取不報甘苦異味喜怒殊情爭正事則十疏而
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此等機局若
示之趨下士愛寵榮上士愛名節矧大臣師表
百吏以道事君自非不肖誰肯以待盡之餘年
而喪難保之晚節也

陛下柰何輕之至此恐忠蓋者優于見疑各思解
綬浮沉者幸其得計相率彈冠

國事將何賴乎臣願

史部三卷

十一

陛下重部院之體勿再狎侮且慎簡名碩正冢

宰之位用者任推者點隨事執奏者欣然樂從

庶部院得行其志而紀綱不患於無統矣

一曰科道之職漸輕夫給事中專司叅駁御史

獨任糾彈七品卑官百僚震肅

祖宗朝廣設耳目正以防壅蔽之奸職掌固甚重

也年來似漸輕矣舊錮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

錮之因新勾者有語有默不知混勾之故五科

都給事中久虛不補自昨年始御史曹學程久繫不釋自今年始西臺東省列署半空一薛居州所救能幾行取定例也中行推官知縣等官歷俸有逾六年者屢請屢格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復除常典也給事中羅棟項應祥御史馮應鳳趙標等屢催屢閣是不欲言官之入也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果

朝政無關寧須設隄防苟有可言豈必臺諫批項

吏部三卷

十二

下之鱗請尚方之劍耿耿烈士何代無之

先朝羅倫海瑞因皆自別衙門出也

陛下柰何輕之至此徒使唯唯諾諾之風成蹇蹇

諤諤之士遠豺狼利于不問狐鼠便于縱橫

國是將何賴乎臣願

陛下重科道之職勿再推折且亟下行取之令以

求忠諫之助除者允繫者什前后削籍謫者酌

量起用度科道得伸其氣而紀綱不患于不振

矣

一曰撫按之任漸輕夫撫臣擁旄專制按臣持斧代巡一路生靈惟其造福

祖宗朝有專設有特遣信任固甚輕也年來似漸輕矣勿論減免舉劾等疏往往見格即如開礦一事各該撫按無不

嚴旨切責然猶曰

君父有命不敢違也鄭一麒一千戶耳輒奏督撫

吏部三卷

十三

孫鑣等遲玩是千戶制督撫之命矣王虎一中

貴耳輒奏巡撫李威春誣捏是中貴制巡撫之

命矣紀綱不倒置乎夫曠天地所生之財非撫

按之私財也夫民

祖宗所受之民非撫按之私民也若

祖宗之民採天地之財以結貂璫之歡而適

陛下之意苟可覩顏誰不攘臂願肯忤近倖抗

至尊以取愆戾哉懼其生時釀禍以貽

陛下之憂而甚異日封疆之重罪耳官寺之忠非可望于風憲之職

陛下不惟不納其諫又從而怒辱之一璫得志諸

璫效尤一處鴟張各處虎噬巡撫斂手又何有

于監司縣官奴顏又何有于佐史

陛下之赤子將無人做主矣且撫按所以能彈壓

四境全仗

陛下寵靈恃有此威重也假令平日體已褻矣威

史部三卷

十四

已損矣曾一武弁中貴之不若矣萬一山洞騷

然變起倉卒以救過不暇之巡撫而欲責以必

勝之方畧治軍則軍不畏戰民則民不服氛霧

交非誰執其咎此時雖啖其肉亦何救于敗乎

臣願

陛下亟重撫按之權勿再惑于讒倖之說庶紀綱

有寄而禍端潛消矣

一曰進獻之塗漸重夫有道之君不貴異物匹

夫焚惑厥有常刑故周武拒焚漢文却馬史冊
美之穆王受白狼白虎荒服因以不至邇來市
井之進抑何紛紛也名藉

大工實探

上意今日經歷捐俸若干明日儒士助銀若干此

輩出身吏胥糊口何賴俛首書札剝髓何從然

猶曰小人獻芹或無他望至王守仁捏無影之

寶貨蓋欲騙久絕侯封也而使

史部三卷

十五

陛下恩薄於懿親張以述購上用之白鹿蓋欲復

已褫之主簿也而使

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科臣糾之不聽

巡城御史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

之門媚子宵人投袂競逐恐有無恥之近臣獻

靈瑞賦頌以博寵幸者矣恐有觀釁之遠臣貢

珍禽奇獸以希分外之思者矣恐有敗節文吏

犯贓武官憑藉神錢妄冀

特准叙用者矣更恐上行下效殆有甚焉海市可趨冰山可倚咳嗽可成雨露盼睐可滅癩痕其究將使黃精白蠟悉入筐篚義子乾兒濫登樞閫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海內濁亂不已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臣願

陛下寡嗜慾端好尚正王守仁欺誑之罪以睦藩下張以述于理以為匹夫熒惑之戒再有進

吏部三卷

十六

獻淫巧珍奇者重法不貸度紀綱一清而倖門可

永塞矣

一曰內差之勢漸重夫

太祖戒內監之官不許干預外事何其嚴也浸淫

于正統之初濫觴于正德之季賴

世宗英斷一掃而革之海內蒼生始獲甦息

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宴如也邇來中使紛

然四出矣有開礦者有勘寄者有查店房者尚

且乞請之章無一日不上

批荅之旨無一日不下夫細人之心見利則動

天子之貴豈當患貧惟

陛下有藉大工以實內藏之心故左右藉京弁以

營差京弁藉左右以罔利控成圈套誑惑

聖聰

陛下方厭外臣動多引例撓阻謂幹辦家事必須

家奴一聞武弁之言喜有可據陸松請差內相

吏部三卷

十七

即差內相趙承勳請差張燁即差張燁百言百

聽如取如攜豈衛弁皆急君之義士而

朝紳盡誤

國之逆臣乎

陛下試思五七年前

聖意未動之先何京弁掖璫無一人一字及礦店

等事乃今連章累牘指地坐名其為交結逢迎

意亦可見惟是巧伺之黨實繁有徒肘刺頭鑽

靡所不至必將以小信而飭其大詐以小忠而濟其大貪採礦不已漸及採珠

皇店不已漸及

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

可以謀監軍正德弊風其鑿不遠恐非社稷蒼

生之福也臣願

陛下早燭群豎之奸慎于再遣已遣出者宜即罷

之或覆戒加飭勿得信憑牙爪痛毒地方度郡

史部三卷

六

史部三卷

十九

縣得保其民蒼赤得保其命而紀綱亦不至陵

替矣夫臣所言三輕二重勢每相仍德與財不

共珍中與外不兩勝其重其輕總係于

陛下之一念耳一念之疑何所不輕一念之喜何

所不重重者愈重輕者愈輕久之輕重大乖紀

綱大壞以

悟陛下天縱神聖省悟轉移信無難者第在

聖斷之而臣備位大寮受

恩良厚但能隨眾忽嘿亦可累日待遷誠不忍見朝士蹙額而談小民拊心而嘆區區忠悃天實鑒之惟

陛下留意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按此時陳言者雖多惣於此疏該括殆盡矣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吏科右給事中鄒元標一本國值非常災異懇
乞

聖明嚴加脩省以答天心事臣聞漢臣云

國將有失道之敗天將出災眚以譴告之又出
怪異以驚懼之不知自省而傷乃至見天心之
仁愛至無己也恭惟我

皇上仁厚性成睿智天挺孝奉

吏部三卷

二十

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枯槁回春未明
而衣嚴寒而朝臣方欲誦誦

聖德乃者本月二十二日內庭火災延燒

慈寧宮一時煨燼至震驚

聖母憂勞

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

脩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願人
君所以脩德者何如耳能脩德則反災為祥不

脩德則禍立至而不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
極陰陽生不早則火曰君不思道厥咎災宮是
則天變之興亦人事之未脩與臣謹昧死陳為
六事皆上聞

君德下係國是最急者惟

陛下俯賜省覽昔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
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勦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
引窒碍難行之事倘蒙

吏部三卷

二十一

留神國家幸甚臣愚幸甚一曰保

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

陛下握符御曆前而

祖宗之統緒後而

神聖之國祚皆係

陛下下一身宜何如致慎慎之云者匪僊仰屈伸煦
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儒有云緝
繼續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也有一毫

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曩臣進無欲之訓

陛下俯垂嘉納

陛下誠自脩省無欲耶寡欲耶詩曰鶴鳴九臯聲

聞於天又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蓋言誠不可

掩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

陛下誠當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

吏部三卷

三

年而節省之則易為力及凋耗之日而培養之

則難為功

陛下今一節普而千萬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

君猶子之於親必曰百年壽考臣祝其

君必曰萬壽無疆臣誠願

陛下寡慾以緝熙

聖學緝熙聖學以保

聖躬伏乞

聖裁一曰親臣工臣惟巍巍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曩臣進召對之語蒙

陛下俯垂嘉納迄今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為之

說者曰人君其尊如天必尊嚴若神始無失

君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其名

而去其實則無所以尊君矣故大臣欲獻替其

間而動多掣肘者臺臣欲糾正其間而事難

吏部三卷

三

上達者尊卑睽越情旨固洽上德滯沮下情塞鬱

徒事文移謬移歲月而已當茲天變

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講即將臺臣所上章奏召

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

否試一詢訪戶部職在會計其出入盈縮誠一

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實刑獄之出入工

作之興廢務根極澄清揚確利弊有獻可而不

以為固有替否而不以為矯要共成一代和衷

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所上三錄則揚四知之臺對也其一聞

皇上宮中留神省覽此正

祖宗時故事所宜

尊祖攸行以親臣伏乞

聖裁

一曰開言路臣聞言路開塞係世道之興廢自古端人鉅士立朝惟惓惓以開言路為請彼誠

吏部三卷

三

見理亂從茲而出也始臣等起自猷猷或起自行伍海內引領嚶望太平未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又謹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為寒心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非全軀保身者比使謀國之臣居全軀者古人雖至愚必不肯以身為犧牲矣臣讀留都科臣疏方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幸得伸言路不覺瞿然顧化然旋開而旋塞旋伸而

旋屈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闇昧之狀難於畢達也當茲天變

陛下宜擴虛受之量下求言之

詔庶幾忠謀嘉猷盡忠而獻闕下者濟濟無窮矣

然欲下求言之

詔則莫若以五人為之招或復原職或受原秩增

朝廷正直之風助臣工欲言之氣此曠古之盛事

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

吏部三卷

五

聖裁

一曰諭百官臣聞先王克謹天戒人克脩常

憲百官匡輔厥輔惟明明天以示警

明君固當恐懼脩省臣子亦安能無所事事晏然

而已哉古人立朝不苟專以求同惟蹇蹇以謀

國今有大不然者則脂韋風熾而奔競之習成

也立談間以嬉遊傲逐為本業以連綿詩酒為

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壤臣請即近時人心以

為

陳 陛下鏡之如議減官一事昔言可減今言可增矣

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死今言可恤矣如處故

相一事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

讐敵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為鬼為蜮不

可測度猶且悠悠策高邁跡以較為工以謀國

為迂有臣如此國奚賴焉臣願

陛下勅百官洗濯乃心如大臣須務立朝之節小

吏部三卷

二十六

廉潔

臣須敦廉靜之風各供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即

如弘正間風俗淳樸亦可記矣

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

國家之振作是臣願

陛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

聖裁

一曰節財用臣聞國家資財為用猶人資食以

生民無食則死國無財則匱

陛下躬先洗濯仰追

列祖不啻有光焉臣觀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

歲資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資百金不過一年

而止善蓄者以一年為百歲之計今大司農告

匱矣如恢復

慈寧鼎建山陵大役並興需索動不貲取之西北

西北饑荒取之東南東南水旱聞者堪為酸鼻

見者不覺寒心非大為撙節則脂膏易竭臣懼

吏部三卷

二十七

不能繼矣如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

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止之可也其不急者停

之可也其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儘為禁止

以彰儉德至明也以培國脉至仁也若不大加

損益其間雖桑孔復出不能善其後矣易曰節

以成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日經國

之急務也伏乞

聖裁

一曰拔幽抑臣聞民含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流通民命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地之乖戾亦應之言民以氣上干故也匹夫含冤三年大旱一婦呼天六月飛霜今鳳陽高牆所禁宗室罪人不知其幾矣詿誤遭譴其苦可憐也

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政遠方亮辟猶蒙貸死况以

吏部三卷

三六

皇室懿親使之羈囚而就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又不知其幾矣由壯而老者其情可矜也寔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草木群生皆能自樂况内庭幽婦忍使之孤窮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天地之大德也一物恐傷者

人君之所以為至仁也願

陛下沛澤德音

勅所司於宗室審其有罪而可原者盡行疎放于

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量為釋放天以是而克順况以是而不荐臻者未之信也

臣按此疏之大綱在開言路親臣工諭百官而三者皆吏部用人之事故列之吏部

吏部三卷

三六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左僉都御史郭惟賢一本摘陳風紀切要事宜
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重臺綱以光

聖德事臣本駕下仰荷

天恩叨佐紀綱之司數月於茲矣恭觀

皇上躬聖神之賢攬威福之柄臣下罔不欲服獨

年來伍位深居章疏多有留中者臣不勝款款

史部三卷

三十

之愚而反伏念臣在風紀惟當直言風紀中事

用是不避煩瀆謹條為三事開款上

請仰祈

聖明少垂聽焉

其一曰行取不宜久停曩臣之來也道經吳越

齊魯間有司咸云歷任年久即不敢言勞而民

有玩心動輒掣肘蓋莫不延其頸而望

皇上之一取也及臣抵任見各御史員缺日甚公

疏節

上不允至於愈請愈停豈為

萬幾叢集不遑

批發乎抑亦慮前來議論煩多而姑為此徐徐乎

夫謂之言路則宜通不宜塞自昔英君有道之

使言者有惟恐不得聞其過者未聞有微壅廢

食用一人而疑衆人者也誠嘉言有裨之者用

之輕言無當者置之惟存虛舟之心自不必為

史部三卷

十一

防川之計防之將不可勝防矣又安可塞其門

阻其途乎譬之人身元首須股肱股肱須耳目

以相成者也言官者

備

朝廷耳目也今被置耳目不備彼煬灶之奸誰與

發之借叢之巧誰與察之臣恐隱憂伏禍將來

有難以言悉者

皇上試觀

宗朝曾有言官不廣布列者乎曾有傳行取不舉

者乎即自

聖明在御以來遇風憲急缺隨題

允近議一年一取遵為定例素何自今日寢之旋

議旋罷法令既不信于群言且置科道官寥寥

如晨星耶况今內而中行博士外而推官知州

知縣積資有三四年五六年者仕途壅滯不以

此時一行取疏通之亦何以廣勵吏治而振飭

人心哉至於諮訪之貴公也遴選之貴公也則

吏部三卷

三

惟

皇上命之耳臣謂行取宜亟者此也

其一曰言官不宜久繫伏惟東封之舉當事者

原有成議而御史曹學程不知持議者之心又

不仰體

皇上所以特遣科臣之意冒昧陳言誠難辭輕率

之罪惟是

皇上如天之仁聞於天下前此諸臣蓋有明犯忌

諱直斥

乘輿者且一切納之海涵

天覆中矣區區未封不過安攘中一事即言之無

當亦何足以重干

天威乎比者法司欽奉

朝審事雖主於行法而

皇上尚允所請有詞者着再問也矜疑者減釋也

彼犯法小民猶得於死中求活荷

吏部三卷

三

聖慈解網之寬而况御史非齊民可比又非有不

可貸之罪乎何至久羈縲綫俾上之不得依日

月之末光下之不得遂烏烏之私願孤苦等於

茹荼灑禁甚於投荒良足悲矣臣檢閱其原疏

不過欲罷封欲罷科臣之遺也今科臣久已奉

旨免遣而近據兵部所奏則封事漸有次第煩言

亦且日悉矣若謂其狂躁罪則對簿考禁諸若

備嘗亦既足為言者之戒而安用久繫之既辱

其身又辱其名又以辱當世之士耶矧今時迫
冬寒聞其見病沉疴萬一身先朝露臣知

皇上好生之心必有惻然不寧此時追悔無及矣

夫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狂慙之臣不逐

而后忠良進臣不為一御史惜獨以此舉所關

於

聖德國體非細也伏乞

聖慈矜之憐之蚤

史部三卷

五

賜釋放免其淹於囹圄中實為無量功德臣為言官

宜貸者此也

其一曰臺臣不宜緩補臣見數月以來各御史

候未補有以復起而來如原任陝西道御史馮

應鳳原任山東道御史張大謨原任山東道御

史喬壁星有以病痊而來如原任浙江道御史

趙標以上四臣俱經吏部陸續題補即催未蒙

允發夫御史將代

皇上澄清天下者責任至要非他冗官可比官曠

則事廢事廢則民生不安所係非細故也就使

差委不乏人猶宜隨到隨補以示無曠官之意

矧今宣大淮揚貴州等處各差中有久滿者並

無一官可替其需此數人也若左右手然安可

不亟補之以濟缺乏之用又明歲有賓興之典

有大計之典俱于御史乎倚辦而此四人者何

其宜補而久不補也夫

史部三卷

五

國家之樹才也猶樹木然培植之甚難摧折之甚

易臣願

皇上養其氣無令摧折致風紀漸盡也臣謂臺臣

宜補者此也

以上三事俱目前要務而有闕風紀之重中外

臣工誰不喁喁望

皇上之轉圜而從者倘荷

明旨慨然允行則忠益日廣狂愚兼容此之謂

聖人之仁聯臣庶為一身者矣

臣按此疏有抹御史曹學程久繫者當屬之刑部然學程故風憲之官而此疏謂有學程乃所以作言官之氣亦吏部事也

吏部三卷

三十六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卷三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直隸巡按况上進一本行取在通採訪宜慎懇
乞

聖裁申飭屏讒構公聽斷以成

欽召

盛典事略曰取人者取其善者之好與不善者之惡合而成賢若徒有好而無惡鄉原已耳以鄉原為台諫而安望其明目張膽為諫直不諱之

吏部三卷

三十七

臣以鄉原求有司而安望其任怨任勞為不畏強禦之吏且眾口煩興續紛日甚昔猶捕風捉影今且無風而波或為不翼之飛語或為暮夜之塞揭或假公以行私或借口以藏毀或以望出己上而冀敗其名或以才出人下而思發其短大都不出讐口忌口二者其間變態萬狀不可縷指故私訐之風宜禁撫按之舉宜憑豈眾所聽聞者非真而於薦地不可對證者為真豈

親所考驗者非真而於風聞不經耳目者為真
豈歷年所登薦剗非真而於一時無根生發者
為真不然矣臣以才品之槩宜審瑕類之細宜
畧促膝附耳之談一聞並收是以為廣輿論矣
而不知公以開私之門也是以為慎進賢矣而
不知慎以滋姦之府也

職聞郡縣有司兩造細故猶經幾番推鞠幾
番駁問方定爰書而監司臺察有許有否蓋

史部三卷

三六

史部三卷

三九

其慎也至於六年考察三年考選國家勸懲
大典宜何如詳慎而但決於萋菲之口旬日
之內事竣之後雖有冤誣莫可改拔彼肆讒
者方陰自快矣如公道何則士人進退反不
若閭左細民得以自理深可慨也惟萬曆二
十九年吏部侍郎馮琦於東昌知府陸夢履
被訐

奏發撫按行勘竟無事實夢履獲免顧其流言

所自起亦當根究與眾棄之以為讒說殄行
之戒

萬曆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

都察院左僉事都御史郭惟賢一本泰運方新
謹陳泰交之義懇乞

聖明採納以保萬世治安事

皇長子冠婚嘉禮俾豫氣洽宮闈歡聲動宇宙臣
業已隨諸臣之後列名疏請仰見

皇上天性慈愛舉行盛典當在即日茲未聽再讀
也臣惟方春時和即大易所稱為泰者也泰之

吏部三卷

四十

辭曰小往大來而其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謂
之交則必肝膽耳目相通為一體恤優崇毫毫
無疑阻者有如今日懸缺不補中格不報則非
泰也否也明明清朝可令泰運中有否象乎臣
謹做泰義條為三事以獻其一曰亟補中外之
缺蓋聞虞廷用義陟明與斥幽并舉孔聖論治
舉直與錯枉并行此者計典甫竣幽者斥枉者
錯矣夫法獨嚴于澄汰而澤尤屯於簡修此非

所以彰激勸勵世風也矧今外亦多故矣迺自

大僚暨方面官員缺甚甚至有筦樞峻缺開府重

任尚爾乏人臣以為宜及今搜羅岩穴碩彥及

京職與方面之賢者盡行推捕庶擔荷有人而

時艱可齊譬之巨室必須棟梁撐柱譬之舟楫

必須于工齊力苟無其人誰與共理

皇上如欲節冗去浮則兩京各省即為不貲官可

裁諭令吏部通行查議所省即為不貲何以至

吏部三卷

四十二

鉅任要缺蓋至不補坐令曠官滋弊一旦緩急

將誰賴乎其二曰亟下行取之令夫行取不宜

久停臣前者謬自陳矣此吏部奉

旨就中推用數員矣第臣謂此一舉也將甄收端

毫練達之苦置之左右用以簪筆

殿陛糾正官邪典甚鉅也

祖宗朝世世行之至於今未有改而豈容以一推

陞了事耶前此言官間有無當

聖心者不過一二年罰是我抑尚有數也迺今藥
不行取科臣趙完璧等五人聽補日久未蒙
俞允得毋裁抑過甚乎毋迺非

祖宗設言官之初意乎今中博士與推官州縣咸
以積資同滯少選入殿之士行且需次銓除矣
新者當承乏舊者未弛擔又將何缺以待之夫
人身血氣壅淤則身疾仕路人才壅滯則國病
欲去其病莫如亟行取疏通之為便也如欲執

吏部三卷

四三

推用之前

旨則各部屬之見缺甚少臣恐司銓者之掣肘也
矧以為可陞則亦可取矣既不靳於一陞而又
何靳于一取其三日亟錄廢逐之臣夫當寔怒
不終朝

聖世不終錮人自

聖明在宥以來臺省部屬以言致譴者不下百餘
人閱其數即未必皆是然大節念出為國忠之

屬也間有篤行好修聲實並茂者而尤厄在下
僚辱在泥塗未曾得一當

聖明拔拭之用其究將壯者垂老老者凋謝此豈
所望於不諱之朝哉西漢有汲黯而淮南竊謀
東京有二鮑而貴戚飲手直言敢諫之臣所闕
於人國者不細伏乞

天恩有不竭忠畢智以圖報知遇之隆者非夫也

孟軻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吏部三卷

四三

國恒亡今倭奴外患足屢

宵膏旰之憂矣而可不收錄直臣以充士之選以消
外夷睥睨之謀乎此三者最大僚庶官之精神
合為一心廊廟山林之毛鬣聯為一體易之所
稱上下志同者惟今日所稱君子道長者亦惟
今日我

皇上綏社迓衡而熙千萬年之泰運莫有要于此
者臣非不知緘默可以取容第此協佐風紀叅

有言責又感激

皇上高厚之恩用是直披愚悃如斯伏乞
聖慈俯納蚤賜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臣按郭惟賢以忠諫有聞於

先朝其疏上三事落落謹論不可磨滅之文也

吏部三卷

四十四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初一日

吏部給事中姚士慎一本為清賄仕杜競門以
重名器以勵士風事臣惟天下之患莫大於吏
不廉士失節賄賂成風而叢詬無行者冒職于
世斯治道之極偷究厥本源不有以隄防之不
止也蓋自

國家一耗于

鼎建再耗于河工當事者蒿目無措遂為開納事

吏部三卷

四十五

例之說於是市井獐狙悉佔仕籍傭販屠狗可
司民社其羞

朝廷輕當世之士已極矣乃流俗寢失士趨詭以
相爭弱則乞墻媚竈以幾倖主事者不惟不加
抑裁也且令操必得之勝而助之瀾亦奚恠天
下之不波也臣竊為

國家重名器則必先絕鬻爵之令欲為士林振風
節則必先嚴更調之途臣請試畢其說我朝三

遂並用科貢吏員與甲科之選並得登用然監生必先實歷歷既足與掛選吏員在外兩考既滿甫撥當該三考既滿授倉廩等官其慎且重如此今自開納之例起以一切便宜之術牢籠天下於是有朝而納監暮而納官者矣有朝而納官夕而它年一白丁子不一二年居然叨寵命蒞人上者矣又有納序班矣加銀而納光祿署丞矣又加銀而納署正納副兵馬矣又加銀

吏部三卷

四六

而納正兵馬有納丞簿知事等官矣又加銀而州運同副提舉者矣又有已經銓選或規避劣轉或腹削餘貲從見推而改納美闕者矣又有吏員出身改行而為監生且選州同兵馬以去者矣夫甕牖繩樞之士白首窮經不得博朝廷一命之榮而市販之徒錢虜之輩稍捐數百金之貲欲官欲調銓銜且不得執官評而論高下較優劣而定黜陟是

朝廷所以鼓舞天下者何物而輕擲若此昔漢嚴安欲為民制度以防其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今使賤可貴而圭竇可凌其上非所以範民也且

國家四海為富九有為有苟一留心於生財實政何難此涓滴乃徒重錙銖而輕爵賞於國體朝綱亦大可慨矣夫通府丞簿親民之司也提舉運副國儲之寄也大官羞醒大庖供億之

吏部三卷

四七

需也正副兵馬革穀糾察之屬也而一以貲進此革或損本而取債或結債而規息一旦得官居之何所不至吮膏血以供燥吻析羨餘以饜愒衷專破冒以營私窟通吏胥以作奸利彼固自為吾分然耳即有一二柔儒之輩未必盡肆吞攫而生長紈庫昏昏醉夢奸胥之所那移黜吏之所上下反有甚於己之自膏潤者矣臣愚以為今日在外如

道府等官不過十之一二可以立汰至於丞簿等官見今俟闕守選不下數千人更張有漸未能頓革所最先議者無如它年加級二事它年之例除則磨練久或可消其黷驚之氣加級之例除則品格卑或可絕其播惡之資厚貨者不能加壓於前苦守者可望序遷于後狼籍者不至有再完之觀黜落者不至有復燃之灰則法一令嚴或可作其自好之心補偏救弊無先於

吏部三卷

四

對品外除以疏壅滯又如提舉運副等官昔年原以正途升除粟監已非舊例今且以儒士吏員為之至於提舉一員前者席未煖後者肩相摩且聞此官非與援之屬不得選非千金之賂不得入何遂令人羶附若此今宜嚴行撫按細加查核如羨餘可充

吏部三卷

四

國課者則入之正供常例屬額外者則立為禁例無令以漏卮飽私篋又擇廉明科甲升補此

此在內或如光祿寺官臣查隆慶四年事例題准於正選舉人除授或于舉人知縣教官升補其援例廉能者方得擢用今何悉以粟例除授又兵馬等官

會典內亦開載以科目出身有司年壯有志行者升除兵馬指揮其遷轉如京知縣今又安得一切授之粟例具及之市井猾胥臣以為舊例彰彰宜悉行改正以重職守見今納級候選者宜

官使得洗刷積弊以自見俟有成績特與顯擢則奸蠹自羞谿壑自絕臣所為清賄仕者如此乃若更調之弊亦近日仕路適窮為此展轉而歌輕歌重亦有可得而言蓋昔年行取途闕人爭重科道而薄部屬今行取途壅人又爭重吏禮及兵及工而薄戶刑夫官皆

朝廷之官事皆朝廷之事原無偏重即吏部握人物之衡居藻鑑

之地視諸曹獨昂固不必論乃平允之司何獨後於將作典禮之司何獨要於兵政至觀

歷朝名臣碩望亦半出戶刑矣何官不可表豎而必改調為且今至有半歲而三遷者矣有甫奉差而議調者矣將為擇人以任官豈夔龍臯益能兼於一人之身將為借官以重人豈美銜清秩徒設為寵耀之地况二甲初選進士或以高科才望始因無缺後加優轉或別有說至加推

吏部三卷

五

出身者方其擬推時吏部既已斟酌才品漸次升除何忽然而易別部以去易部之後未見展布何事又忽然而再易而去臣誠不知其解也至于奉差改調臣不知

命下之日將改

勅改差乎抑以新 畢舊

命乎如或改着則濟濟盛世非少一官何多此一番騷擾如必竣竣事則秩序其官銜錢谷其事

業成何職任掄才而用又懸缺而待彼此兩誤成何事體心懷傳舍一味苟且塞責了事成何官守此又臣之不可解者也蓋今天下乏金張之援者即食俸逾期難免積薪之困豐毛羽之助者即一籌未展可徵華廡之途株守之愚不若速化之巧久矣臣查萬曆五年令各部屬官除吏部間行改調其餘各守本職賢能稱職者一體超擢叙遷不必紛紛更調以啟奔競

吏部三卷

五

明旨皎如日星何為濫觴而有今日臣愚以為自今吏部宜遵

明旨外其餘各部宜專守一曹使官與人相習而又立為平衡之法但論才俸為遷擢不得以冷熱為低昂如此則人知自守捷徑自抑乃若郡邑之吏在內則議更調議日煩主爵之疏在外則議保議留亦時滿公車之牘夫更調云為地擇人而徇情曲援寧獨無之固有掌銓者腕未

舉而額先蹙者矣至於已奉

明旨復議保留在本官則趨趨進退職業兩曠在

銓曹則調停覆奏掣肘多端誤官守而傷政體

莫此為甚又有所屬子民不由撫按郡赴

輦轂伏

闕請留夫何地無賢宰何方無父母赤子之情尋

常改調者既喧然為借寇之請何超擢行取者

寂然不聞有攀轅之戀是陰有指授明矣及今

吏部三卷

三

若不嚴行禁止後來相習效尤不惟市黨要名
人張虛譽而望風旨以媚上官者皆不惜重繭
遠涉絡繹

都門闕

帝閣而

請命是謂有法紀哉臣愚為凡若此類者皆當一

屏紛紜悉繩明法以無墮奸謀而撓憲度者也

臣備員吏垣目擊時弊妄抒狂瞽倘

陛下為一得可採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其於今日穢雜之氣傲倖之

習未必不稍裨一二矣

臣按外治之弊皆因撫按不以察吏為務而

議更議調議保議留者苟以徇屬官之私營

而紀綱日廢耳此疏有藥於中也

吏部三卷

三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雲南道御史史記事一、本年例議論紛紜懇乞

聖明定為畫一以昭公典事臣惟

朝廷設官定制皆有深意如吏部採用舍科道操

是非責並重矣使果得人則用舍是非一一合

天下之公即成周之師濟何多讓焉不然則吏

部科道又當各循其職掌以成其是故

祖制於三衙門官其賢者有京堂其次有年例再

吏部三卷

五

次有考察內外升沉無非鼓舞激切之意即欲
私一人不能也自王錫爵朱庚李廷機相繼以
來守閉塞之秘訣每藉京堂酌私人藉年例處
正人而

國法於是乎盡壞昨科臣張國儒疏催年例職有
槩乎其言之也楊時喬初欲循舊云吏科無河
南道會未取到俟明春舉之衆論方以為不然
以進賢退不肖乃其職掌何用取為未幾而年

例推矣衆又稱快謂十數年閉塞今日始通
朝廷庶幾其改觀乎昨掌河南道陳禹謨一疏年
例宜陞評確宜預等事內言舊例科道年例吏
科河南道得以預聞而衆論不然臣以為禹謨
之言是也但中有未盡耳臣試畧言之而折衷
焉可乎夫

朝廷凡有事掌科道者皆得隨九卿會議而本衙
門年例不得與聞此禹謨所以有言耳第禹謨

吏部三卷

五

家食十七年未睹近來機局舊時掌史料如陳
治則等黨邪害正豈有令其私人推年例即吏
部偶推復生別法竟與京堂去又如劉道隆昨
歲署吏一月即移文吏部稱姚文蔚之賢應從
優內轉人方恨不得破其局面烏用會取為此
衆論之所以有歸耳故今日之年例救弊之微
權也此後仍當從其舊而說者尤恐蹈前轍臣
以為此又在嚴掌科道之選夫台臣責之總憲

無慮其不當如吏科部缺當令六科公舉倘後
不稱亦聽科臣糾之如吏部陞推不當又聽科
道糾之總之為

朝廷重官制不為衙門徇情面庶上有公法下有
公論不復至引類呼朋黨同伐異而凡陞京堂
者必衆推讓者也凡推年例者必干物議者也
凡開考察者必不肖之尤者也而三衙門更有
相成之益矣說者又云掌科道者得聞年例

吏部三卷

五十六

亦自近年始原非

祖制臣以為三衙門自有職掌可查豈在口舌間
乎伏乞

勅下部院會議如果臣言不謬俾着為令其於世
道人心未必無小補云

臣按嚴掌科掌道之選則所推年例必當此
論甚正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四卷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山西巡撫魏允貞一本遵奉

明旨推廣原議所未及舉佚賢以裨內治事案照

先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合無恭候

命下行令在內兩京大小九卿科道官在外總督

撫按官會同薦舉不拘見任在籍但有熟諳

吏部四卷

一

韜畧練達兵機及精敏多智足當一面者分
別具奏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臣聞詩曰無克惟人故晉欲謀虞其

臣曰有宮之奇在淮南王謀反獨計漢廷汲

黯直陳守節宋以司馬光為丞相遼人至在

疆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開隙則中國之

所為制勝夷狄者不獨邊才

皇上之所欲得者不獨邊才臣之所當舉者亦不

獨邊才也心膂之臣以德望勝股肱之臣以才猷勝耳目之臣以忠党勝郎署之臣以清議勝而後封疆得以矢其忠爪牙得以戮其力兵司無敵于天下矣臣愚不知人所嘗得之聞且見者則有數人焉論語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請以所知者數于陛下之前臣惟今心膂之臣則原任大學士王家屏其人也股肱之臣則原任尚書陳有年沈

吏部四卷

二

鯉原任左都御史李世達原任都御史王汝訓其人也耳目之臣則原任都給事中史孟麟張棟御史萬國欽馬經綸其人也郎署之臣則原任郎中顧憲成趙南星員外郎元標其人也此數臣者或德可佐聖有論道經邦之謨或才足濟時著率屬倡牧之績或清比水玉一介不肯傷廉或忠貫金石百折不能易志或以執法受疑或以直言被

放舍

廟廊而江湖易表儀而講授輟幹濟而投閑秘忠蓋而舍章非其任矣

陛下誠慨然起之廢閑列于有位將不為司馬光宮之奇汲黯諸人者乎夫德望在心膂才猷在股肱忠諫在耳目清議在郎署闕白聞之必且曰

聖天子寬于赦人之罪急于錄人之長慕德一朝

吏部四卷

三

揚威萬里臣非敢謂海內之賢盡于此數臣也舉自遺佚得其一二庶以收拾人心聳動觀聽古人曰致士自隗始諸臣賢于隗遠甚又曰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虞商之賢奚止皋陶舉一人以風千萬人耳且諸臣之賢群臣舉者多矣陛下不見信豈以群臣所舉皆私所好耶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

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前此諸去任已久而公論僉推正所謂國人皆曰賢也

陛下何疑焉又臣逃稽徃古熟觀治亂見從來有天下者率以從衆而興違衆而敗臣固知

大君不可與天下爭好尚矣蓋好尚所在民心所在爭而勝之其禍斯烈驗之東漢名節尚極矣至一門爭死舉古賢之而桓靈力與爭當

世

吏部四卷

四

人盡出而奸雄起漢祚以傾驗之宋理學尚極矣談者家關閩而戶濂洛舉世又賢之而徽寧力與爭黨人有碑偽學有禁正人盡去而金元入犯天下非有宋矣至于東晉風流談議習以成俗其好尚非美于名節理學也晉之人主悉拔諸高顯王導謝安之流揮塵終日圍棋野外率用安江左而却師然則力與天下爭而勝者莫若漢宋之季與天下

為浮沉而不爭者莫若東晉而滅亡如彼保全如此人心所在果可為爭乎哉臣固固舉諸臣而併推其所以然也如蒙

皇上鑑漢宋之失法奔湯之得畧已往之愆圖將來之效從人心之好收衆賢之和

勅下吏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王家屏等亟賜起用庶顯忠遂良風在

朝廷嚮德畏威服在四夷其利莫止一邊一計一

吏部四卷

五

方面得人之比哉

臣聞宋臣曰老成人不可不惜如魏允貞所薦即為起用其時王家屏等有十二人猶是師師濟濟世界也及

先帝嗣位立

召田間諸臣而允貞與所薦皆化為異物所存者一兩人而已老成凋謝能不軫珍瘁之憂哉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初十日

戶科給事中劉文炳一本為忠貞久錮

社稷乏人懇乞

聖明亟錄極忠之臣并開眾正之路以濟時艱以

成

聖治事臣惟天地生材

國家代有况我

朝養士二百餘年濟濟師師尤超軼往代頃見會

吏部四卷

六

推南北鄉式大僚一二名賢層見疊出若若於

無人者此何以故無一年廢棄太多禁錮日久

皇上所為

社稷計者疎乎臣首舉極忠之臣而後及其他

皇上試垂察焉今天下號為極忠原任南京刑部

郎中鄒元標是也吏部屢推之而不報諸臣屢

薦之而不報豈烏盡弓藏將昔所謂捐軀赴難

捨身報主一旦頓忘之耶臣不避煩瀆

請耳悉其狀想

皇上愛惜人材無有不惻然動念者元標以丁丑

科進士觀政刑部尚未授官值張居正為相期

皇上冲年擅政父死不奔喪嗾令科道官陳三謨

曾士楚等保留奪情元標幾疏直言居正滔天

之罪舉

朝皆欲其去三謨等以為舉

朝皆望其留疏上

吏部四卷

七

廷杖幾死謫戍瘴鄉凡五年所居正死後蒙

聖恩起之卒伍授以吏科給事中元標感激圖報

屢次建言降南京刑部照磨陞吏部員外復以

言調南京刑部員外陞郎中守制回籍元標屢

降屢言非好沽名蓋食美者思其親好諫者思

其君誠忠孝得之天性不可易也

皇上之于元標時降時陞亦何嘗不知其忠而有意

錮之哉自後輔臣王錫爵張位沈一貫朱賡等

皆祖居正之意而以柔奸行之凡一言之忤及
下聽其囑托者假

皇上之威非降則黜至三百餘人吏部用一萬國
欽文選司皆為民遂顯然禁錮天下之名士二
十年來元標不復登仕版矣當居正忘親擅權
之時稍有觸犯身家性命不保天下莫不畏毒
避禍如蹈虎口而恐其噬元標釋禍之日有母
在堂子嗣未立即與趙用賢吳中行艾文穆沈思

吏部四卷

孝五人犯虎狼之威以

國家之大患非忠貞之極曷克有此極忠之臣固

不利於極不忠者為錫爵等所忌嫉宜也

皇上知居正之不臣業已黜其子而籍其產犯居

正之魂于地下也豈不悲哉乃錫爵等非欲用

元標而不能得之於

皇上也往昔饒伸嘗論輔臣之子

廷杖為民矣無何而遂起之伸誠賢者何不獨得

起也以為論其子而杖之逐之無毫髮可委責
乎

皇上是以不得已而起之其他皆委責乎

皇上矣何愛

皇上不知自愛嗟嗟可恨之甚也彼禁錮之意以
為世人不過繫戀功名故薪之以困屈天下之
豪傑不知元標講學授業其蕩無涯且臺省交
薦名聞如婦人小子即終不得用吳日書之史

吏部四卷

九

冊鄉邦增重山川生色何足為元標損而惟
是

聖明在上而輔弼有爵等之媚嫉使野有遺賢不

免為

清朝之累也夫廢棄之多臣獨元標也

皇上思居正之不忠凡墜賢竊位如錫爵等者皆

居正之類宜急為屏斥者也思元標之為忠凡

守正不阿有犯賈爵等者皆元標之類宜急為

錄用者習爵等動言內閣為射的陳尚象錢夢
卑不嘗射沈鯉手舉世皆唾罵之公道之在人
心安可盡况也臣感時觸事見野有天用之才

皇上之初政昔蘇軾謂司馬光之用于元祐猶李
勣之用於永徽時皆若留之以待後人者適相
類矣

老於岩穴而不究其用朝有半空之缺若於推
擇而不得其人一念犬馬愚誠不避

天威瀝血上

請倘

皇上察臣之言速召元標不次用之其多廢棄諸

史部四卷

十

史部四卷

十一

臣拔茅連茹以與太平之治毋使萬世而下有

無臣之刺臣死且不朽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御史大夫郁元標之在廢籍與

神祖相終始史部無歲不啟事臺諫無歲不薦剴

至

先帝始奉

俞而大用於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吏部一本二十年公廉察懲之臣與拔未完淹

淪可惜乞

恩即賜優擢以廣

德意事文選司業呈卷查萬曆十九年該本部題

為計吏屆期收陳飭治維風要務以重

大典事內一款欲將朝

覲各官查舉清苦異常飲冰茹蕞及聞修寔履

吏部四卷

十三

公廉察懲之臣請

旨晏賞優異奉有

欽依着寔舉行績准考功司付開一公廉察懲官

九員除原任廣東按察司僉事許季遠歷官兵

部左侍郎原任湖廣右布政劉東星歷官總理

河道工部尚書原任河南左叅政耿定力歷官

南京兵部侍郎此三臣者騰仕連登八座

郵恩更責九原又除原任直隸寧國知府蕭良譽

歷官河南左叅政天乎不吊人且奈何又除原

任浙江右布政劉應麒現推兵部左侍郎原任

山東濟南知府崔應麒現任陝西巡撫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原任河南汝寧知

府丘度現任太僕寺少卿此三臣者均負爪牙

之望游登心膂之班恭聽

聖明以次召用外維是原任陝西按察司副使姜

士昌官止恭藩尋以直言被斥原任浙江處州

吏部四卷

十三

榮

府推官顧憲成名寄光祿曾無破格顯融既違

諮訪薦揚之苦心亦背着實舉行之

明旨仰惟

皇上一日二日有萬幾馬竊思士昌憲成所以屢

推未

允者或亦以為猶夫人耳不知固二十年前部院

料道選于千萬人中止得公廉幾人而兩人即

其二也

皇上聰明天授悉此無難乞將推升二官緣由

題 請明白一以彰

朝廷知人善任之美一以完二臣未盡之用通呈

到部為照報為之忠原以薦士負國之罪無如

蔽賢臣等所以屢推顧憲成右僉都御史量升

姜士昌尚寶司司丞者非欲沽薦士之虛名惟

恐冒負國之實罪也今查二臣實係

史部四卷

十四

皇上二十年前所舉公廉之臣其與許孚遠等同

賢而不同用臣甚惜之除劉應麟見推兵部侍

郎係三品大臣另

請點用所有顧憲成陪推僉都恭候

聖裁合先用添註通政使司左通政併姜士昌量

補尚寶司司丞添註庶幾

皇上著寔舉行之旨愈久愈信而臣等咨訪薦揚

之公有始有終豈非千古盛舉哉伏乞

皇上留神省發 速賜俞允容臣等行令各官欽遵到任管事臣無

任奉奉祈禱之至

臣按大計所重在于卓異一科雖驟遠不以

為速化雖超等不以為凌躐而萬曆十九年

所舉皆天下之選故此疏再為申之

史部四卷

十五

萬曆三十五四月十八日

戶部等衙門尚書趙世卿等一本為用人各有職掌不宜濫出多門伏乞

聖明稽舊制採公評酌定會推成規以一政體事

竊惟會推一節臣等有慨于中久矣昨年九月

內合疏懇免至今未奉

俞旨然中不能自安于心用是補贖中

請查得

吏部四卷

十六

國家大臣員缺例用九卿會推其推時有立有坐凡閣臣冢宰大司馬與總督則立推凡例卿長貳以及巡撫則坐推然皆由銓臣程量資俸斟酌材品某也堪舉宣言于諸臣而後該臣等諸臣恭其可否可曰可否曰否其於有可無否乃屬該司秉筆書名此二百年相沿舊制也適年以來每奉旨會推吏部止傳單糾眾至期臣等各舉一人自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卷四

書其名銓臣反引嫌避席拱手受成而已此近日創起新例也由前言之是吏部為主臣等為佐由後言之是臣等為主吏部為佐以吏部主之其於資俸財品素所核也必且百舉百當以臣等舉之不過取辦于臨時漫擬于浮見即以人臣事君之忠不敢自後銓臣而職有所分智有所短賢者未必舉舉者未必賢萬一用而不效豈惟誤銓臣併誤國事而終

吏部四卷

十七

陛下明目達聰之心幾何不重負耶乃若差立相臣作霖作礪方且秉國之成不啻一方一事之任自推銓宰菟求帝心特簡必非臣等所漫擬而嘗試者况相臣位在諸臣上反令諸臣得咨口而禡引之名分倒置甚屬非體至于吏部司官不過五六品耳祇銓臣專之何至亦煩會舉舉而且六七員之多也此所關世道人心尤非渺小矣臣等為是心

一一九

怵不避再三伏懇

皇上曠然遠覽毅然獨斷凡推舉閣臣及諸大

僚

諭令悉遵舊例仍以銓臣主裁上容臣等從旁參

酌其吏部司官專聽銓臣除補則銓衡不替其

職

簡用必當其才即臣等不至有侵官之迹誤舉之

愆

史部四卷

六

陛下亦安享任人之效矣伏乞

聖明裁察詳行

臣聞成周之治六卿率屬漢世郡國守長皆

行薦辟以自輔况冢宰無所不統而推擇司

官反借耳目于各部乎李德裕有言曰宰相

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

書為冢宰者亦如是矣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廿四日

吏部一本恭謝

殊恩兼陳愚悃懇乞

聖明憐臣衰病免臣赴任以終餘年以畢餘業事

考功司業呈本部送史料抄出湖廣黃梅縣舉

人瞿九思今授翰林待詔瞿九思奏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黃梅縣

舉人瞿九思淵源正學粹白真脩馳譽於中

史部四卷

九

原大節目無權貴抱奇冤于一旦終身念絕怨

尤輻跡幾三十年著書幾十餘種如仁統以侯

刻諸錄表章經學豈徒托之空言若實用編時

務策等書籌畫時艱有裨于實濟編摩既久掌

故尤精業孔廟則考制成書誰非問禮家法

仰

明堂而詩歌準古真是典樂精思一腔愛

于國之忠忱形乎筆札千古太平之大業決于心神

泉石而有斯人

廟堂足為瑞慶通者集業贖以典木夫

殊恩誠涯乞初衣而畢餘業素志彌堅假令竭數

年之尋求庶幾覩大全之禮樂所有疏乞相應

乞從查得天順二年江西臨川縣處士吳與弼

幣聘來京授以諭德萬曆三十一年四川梁山

縣舉人來德以奏薦授翰林院待詔先後俱得

賜歸各令有司歲給月米今九思遭際與二臣

吏部四卷

二十

同而著述之功不啻倍之合無曾准以原官致
仕仍令有司月給米五石以示資助書成之日

該撫按官奏薦進

皇本部的量擢用則

國家明揚之大典不屬虛文而士人巖穴之藏

修可資感治重弓旌而厚羔雉朝野並有榮施

矣伏候

令下本部行令本官一體欽遵施行奉

聖旨翟九思准暫以原告致仕俟書成日具奏擢

用

臣按

本朝翰林院誌其自布衣徵聘者甚衆

宣廟以後遂為曠典故今之所引惟吳與弼陳憲

章而

皇祖于用人其難其慎顧不難于來德翟九思豈

非太平之榮觀右文之盛際哉今史局方開

吏部四卷

二十一

纂錄伊始束帛委賁于丘園蓋幾幾望之矣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直隸巡按楊廷筠一本為薦舉隱逸真才以表
潛修以光

聖化事臣惟自古聖王每重岩穴之士故羔雁紛
馳于郡國弓旌首責于丘園誠恐野有留良而
明廷不獲俊義之用也

國初用人特重薦舉明卿碩輔悉出此途迨後民
偽漸滋始一之以科目廣求逸才之意未嘗不

吏部四卷

二十二

兼臣伏讀

憲網一款凡山林隱逸懷忠秉義之士行府州縣
虛心採訪薦舉至京以備擢用臣按蘇松所至
用心採訪得一人馬敬為

皇一陳之看得隱士陳繼儒學歸淵海士仰斗山
博物洽聞不以梯榮當世澡身浴德惟期印契
心靈著有用之文章家垂國史植無瑕之操履
地義天經據其行似以石隱為高蹈究其蘊乃

以胞與為真修笑傲烟霞足示羽儀于一世含
經咀史堪備顧問于九重斯實

聖化漸涵有此真儒杰出留之林野固可追曠代
之逸民錫之玄纁益可佐熙朝之盛治此一臣
者所當亟加辟召以膺簡任者也

職按此疏雖

留中自後有吏科給事中章允儒光祿寺卿何喬
遠御史吳姓相繼薦之于朝事下吏部矣

吏部四卷

二十三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李戴等一本梟獍惡臣
大妬

國計首倡阻撓抗違

欽命事該山西稅務奉御孫朝題前事奉

聖旨這奏內巡撫魏允貞倡狂抗命煨燼未植攘

剋貪濫事情便著該部院奉看了來說欽此隨

該臣等會同部院等官看得山西巡撫魏允貞

吏部四卷

三

稟性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其自操持甚苦
因欲推以絕人與之處者或不能堪然自撫晉
以來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
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耳臣等細考
允貞平日之事恭以孫朝今日之言允貞孤立
獨行多執少與即與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
能曲意奉內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寢
其皮在

皇上面前尚可為此罵詈其在彼中威氣加撫臣

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既恭內臣內臣

亦恭撫臣此乃二臣兩相抗而兩相訐非撫臣

敢抗

詔旨也其焚燒木植一節或係奸人放火或係隣

火延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其貪濫攘剋

駐至三十餘萬則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

籍南樂去京不遠

吏部四卷

三

皇上試加體訪其房屋田產多寡虛實當自了然
若指廉潔為貪濫指節省為攘剋使天下清吏
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
平明之理也臣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
相爭則壞謂宜嚴諭二臣協心體
國調停區處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如其復有忿爭兩發章奏平其得失
若撫臣之奏不報內臣之疏準行其於

國體政體兩為有損蓋

朝廷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自行則必付之撫按

若執法之人不重則

朝廷之官輕而法紀亦隨之今以巡撫重臣困於

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冲違激揚大吏即

官民貪賍攘財之事更復何所畏憚合一省而

奉一內臣又合群小而哄一內臣奸弊叢生誰

敢究詰則財之入於

吏部四卷

二十六

國者幾何而出於民者無算矣且

宮府當為一體內外皆是王臣故當虛心以觀之

平心以處之若此時處分稍偏天下聞風而起

內臣日以恭訐撫按為事內臣之左右日以撥

置恭訐為事撫按不堪亦必執奏彼此紛紜益

費區處恐

朝廷自此更多事矣臣等區區愚衷誠為

國家惜體統為

朝廷惜舉動實不私一乞貞惟

皇上裁察之

職聞流言止於智者明主可以忠言魏允貞

為內官所訐致干

嚴旨只為

神祖重在懲貪凡訐及受賂無不見信耳惟是乞

貞皎皎之節生平素著故吏部合辭叩

闕理直氣壯竟能感動

吏部四卷

二十七

宸聰折謬夫之角非偶然也

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湖廣巡撫郭惟賢一本特薦吳等佐領官員以風吏治事臣切惟我

朝選用之法自制科外有鄉書有歲薦之下若椽

吏起家于刀筆皆即並跡于冠裳亦既廣彌天

之網矣然此兩途者循格而遷及格而止從州

邑佐領上而府衙椽幕便以為分量已足即有

異能長才終難表見其有銅章墨綬儼然吏民

吏部四卷

二六

上者千百不得一也夫天地生才良楛利純不

一途而賦臣謂何地無才何時無才何途無才

惟在上之人鼓舞激勵之何如耳曆考國初仕

籍如郁新震直吳中萬祺冠珠况鍾之流或以

人才或以例監或以吏員高者為九卿次亦方

面郎署並不拘資格在在各有樹立載之史冊

侈為美談即如近年東平州同知楊果判官趙

蛟亦以吏員超擢邇來貢途駸駸獨有例

監吏員兩途並擢者尚爾寥寥此豈其才乏哉

亦不知不舉者之過也今春大計時全楚除方

面官員外州縣而下卑官汰斥者不下三百員

亦凜然嚴矣有斥而無陟非所以為公也舉大

而遺小非所以示平也臣於二三年來急急以

知人激勸為務該地方廉得三人馬一則茶陵

州判官左鴻一則長沙衛經歷陳懷一則寧鄉

縣縣丞楊騰龍是已鴻起家例監自蒞任時臣

吏部四卷

二九

已聞其根器向上比委署茶陵州印務據知府

羅鯤開稱其督賦無玷操持揖讓允孚民心

按察使詹貞吉開稱其佐州嚴一介之守署篆

見百廢之興在布政使李得陽開稱其才堪理

劇守不踰閑則是左鴻之膾炙人口者有如此

陳懷起家吏員先經原任巡按御史李天麟向

臣面稱其才亦不群隨入薦剡近處知府羅鯤

開稱其操守久而益堅注厝熟而愈練按察使

詹貞吉開稱其才堪理劇力可振觀左布政李
 得陽開稱其才能練達守更堅貞是陳懷膾炙
 人口者有如此楊騰龍亦起家吏員近據知府
 羅鯤開稱其有和易安祥之度有綜核振刷之
 猷按察使詹貞吉開稱其最精吏事雅有儒風
 佐邑不盡其才揖篆猶知其守左布政李得陽
 開稱其性資明爽才幹優長是楊騰龍之膾炙
 人口者有如此臣尤恐開報不的以守廵二道

史部四卷

三十

則耳目最真而尤以陳懷係臣同鄉人衆好必
 察不宜苟苟偏聽又詢之分廵道副使陸長庚
 稱許如出一口且謂臣懷鐵中錚錚保其異日
 必不敗者後詢之升任守道按察使金學曾開
 報相同以此卑官不謂其才能萃於長沙一郡
 也尤不謂三年來所咨訪者而今方得應其求
 也復採之士庶之口輿論僉協大抵此三臣在
 左鴻陳懷則志操不凡才幹練達足稱異等之

例均堪專邑之寄在楊騰龍則以才勝而其志
 亦非卑卑者僅勿限資格拔為縣令果始終一
 節不惑初志不妨照例升轉府佐州正等官俾
 下吏知前途尚遠感激殊恩各斤斤盡心民事
 以圖報稱誠勵世磨純之一盛舉也內楊騰龍
 任止兩載查得黃梅縣縣丞周希召病故報缺
 縣丞雖無調用之例但該縣見建城垣佐理需
 才為急倘以本官調補事後另行優叙此亦試

史部四卷

三十一

才責效為地擇人之意也謹會同廵按徐兆魁
 會

題以備採擇

臣聞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立賢無方寧論資
 格黃霸起于卒史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
 番夫丙吉出于獄吏比韓琦所以度外用人
 也今臺察薦剡自起家孝廉者已不勝刻核
 况採史卑吏何望吹噓上天乎郭惟賢比疏

誠屬世摩純之舉可為天下撫臣之法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劣轉王官不宜留用懇乞

聖明洞察以清仕路以杜賞錄事臣等待罪銓曹

慚無寸補惟是矢心天日進賢退不肖以無負

皇上責成厚意則責所兢兢者頃接邸報奉御潘

相奏留饒州府通判近陞茶府審理沈榜誤蒙

俞允事雖若細而關係政體甚不小者夫沈榜之

劣轉豈臣等一人之私意哉本之撫按之考語

吏部四卷

三十三

吏部四卷

五十五

恭以縉紳之公評咸謂本官家政火調官箴有玷臣是以擬陞審理所以儆官邪而飭吏治者也有如潘相所奏謂其長於燒造規制有方此特一匠人之事耳沈榜未任之先該府之陶器不加惡沈榜既任之後該府之陶器不加精陶器之無賴于沈榜亦明矣彼潘相者不過借公以行其私而沈榜之賞錄則所謂乞哀登壘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也據相援引江西泰政黃

袁猶貽訊史冊此疏立防稅璫侵官之漸矣

曰謹四川通判陸雲松二例臣反復思之實不相伴夫恭政屏藩一方繫生民休息其輕重大小固自不論至于株木之役無論胼胝轉輸視之坐理監造者難易百倍且

兩宮三殿亦豈直一器之用哉臣故以為不相伴也而潘相必欲妄援上

請其亦巧於欺

陛下矣及查前缺已將陳奇可選補若復留榜一

吏部四卷

三

吏部四卷

三十五

事兩宮事體尤屬不便臣部選法竊恐從此大壞與其壞選法以循潘相之情孰若去榜以存臣之選法也伏乞

聖明將榜仍陞

榮府審理毋使後世謂英明如

陛下乃以內監之故而留一夤緣之邪臣也仕路幸甚臣等幸甚

職按晉文公問守原於寺人勃鞞雖人如趙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二日

吏部左給事中程紹等一本閣臣獨力難勝稟擬錯悞懇乞

勅賜改正以便遵守併乞

聖明廣置輔弼以重政本事竊惟六部分曹各有職以內不舉者謂之曠官職以外冒行者謂之越俎况

明旨之頒示中外宜何如慎者苟不按職業誤行

吏部四卷

三十六

稟擬非所以重

王言而一法守矣臣等專司封駁例得執

奏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本月十七日該右軍都督府帶俸太子

太保已故恭順侯吳繼爵妻夫人齊氏一本為

病故勲臣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夫勲臣襲爵屬之銓部報喪

屬之禮曹恭順侯吳繼爵以病故具

奏此報喪非襲爵也查得本年四月內武進伯朱

世雍妻徐氏一本為病故勲臣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今奉恭順侯之物故正與武

進伯事體相同奈何又旨下吏部乎此稟擬之

偶錯臣不能為閣臣諱也使吏部而冒昧奉行

則冢宰侵宗伯之職使臣等而含糊發抄則順

旨承訛之罪亦安所逃用是不識忌諱冒昧上

請伏乞

吏部四卷

三十七

皇上勅令改正庶使遵行再照內閣典司政本任

重事繁首輔老病垂危備員充數惟有次輔一

人入閣議事耳今

朝政廢弛海宇多故不暇杖舉如冠婚朋立之典

急當議行開礦抽稅之使亟當議罷刑罰不中

考選無期皆事干重大中外無不于閣臣引頌

次輔必有中夜焦勞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

心有所專則力有所遺稟擬之煩安能以一人

之身而一一至詳哉至是次輔之心亦甚苦次

輔之為力甚疲矣伏乞

皇上將前後所擬閣臣急

賜簡用三四員與次輔協恭而共典樞要庶萬幾

可望成理論音不致反漢非徒以重政本亦所

以優大臣也臣等不勝悵悵屬望之至

職按此票擬之誤乃次輔沈一貫也半載之

後一貫仍誤程紹以為民又上疏自認其誤

史部四卷

五十六

而程紹已去國矣大臣之修怨于言官亦巧

矣哉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山西等道御史李炳等一本為

聖旨嚴明人言疑誤懇乞

皇上重申異令以釋群疑以便遵守事臣等聞報

吏科左給事中程紹一本中官不輕信外政不

宜輕假伏望

聖明稽

祖訓之嚴杜私拉之漸以正

史部四卷

五十九

國體事奉

聖旨韓黨已有旨從輕處了程紹這廝又來黨救

濟激本當拿解究問姑且革了職為民不許朦

朧推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莊誦

給音仰窺

聖意先輕而後重重在黨也因紹以重黨非重紹

也

雷霆雨露蓋並行而不悖乎夫何道路噴噴皆謂

皇上輕處韓薰而重處程紹矣即閣臣揭救亦謂
皇上意在程紹矣臣等愚陋竊不得其解馬惟是

細釋

明旨本以韓薰名字一直貫下若曰薰已從輕紹
激而重處也又若曰程紹救激姑重處所救以
示戒也紹荷

優容豈不彰彰明甚矣信如人言則是紹之罪反

浮于薰薰之處更輕于紹恐非

吏部四卷

四十一

皇上立言之本意也且

皇上命使開採二年于茲中外臣工言者鱗鱗即

議論不愜

聖意而黜逐未及諫臣誰不仰

皇上包荒之度今乃謂因縣官逐黜科臣不但有

乖

聖旨亦未諒

皇上之心矣

皇上之心至公至明豈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做

令重處紹矣薰又當何如重乎臣是以知

皇上羊職為民之

旨必不為程紹發也但

嚴旨驟發韓薰人言誤坐于程紹紹固不敢不遵

巡待罪而薰之進退亦猶豫而無所據矣政本

攸闕安得不請明于

君父前也伏乞

吏部四卷

五十一

皇上俯納芻言不嫌反覆將原

旨優容程紹及罷黜韓薰之意再

賜申明庶群疑以釋而遵行為甚便矣

職按李炳等公疏細釋

聖旨甚明而閣臣乃趣程紹謝

恩使其不得去職程紹以此歸田二十年要非

神祖錮之也

萬曆貳拾捌年柒月貳拾陸日

史部等衙門尚書李戴等一本中使釀釁多端

飭詞過實懇乞

聖明特

賜昭鑒以收人心事切惟自古小人欲欺君罔利

必誘以說之所必入而激以氣之所易動使人

主一聞即怒其意轉堅而后可以假竊威福從

中取利莫之敢指雖至壞

史部四卷

四三

國體傷士氣叢民怨而已不與其憂令之紛紛言

利者皆誘以說之所必入者也恐天下官員來

盡聽從則以阻撓之說先入主聽凡有爭禮爭

議不善奉承者皆以阻撓坐之上固疑其有是

而彼即以是說安得不怒恐天下百姓不堪必

致激變激變則已且得罪則以主使之說歸罪

有司預自解免以先入于主聽凡有民怨民怒

呼噪爭執皆以主使坐之上固疑其有是而彼

即以是說進安得不怒乘機之易入借迹之相近假作張皇之狀濟以誣誕之詞但得

陛下一怒則人之罪立成而已之是非曲直更不

復問雷霆屢震緹醫紛紛知府吳寶秀遠矣推

官華鈺遠矣知縣吳宗堯章國賢王正志吳一

元遠矣巡府恭兵備逐一有司之誦者黜者不

與言彼既陰操上之喜怒而明制下之禍福因

以恐喝天下奴隸有司魚肉百姓天下知而不

史部四卷

四三

敢言言而不得入幸而奉

旨詰問如中書程守訓不過罰俸兩月而止

陛下試虛心觀之諸臣即有罪視守訓輕重大小

何如哉彼以所侵

廷之錢用以買

廷之法有奸如山寂無一事而銅墨之長稍忤

中官朝服冠裳少被桎梏大罪見釋小過見執

無乃失事理之平乎此尤

國家臣子耳臣子猶婦也若諸生則聘而醮者也
今以未醮之婦而翁姑先已束練而簪笄之里
黨觀者謂何哉廣東舉人勞養魁等逮矣遼東
武舉生員鄧學舉等逮矣雲南生員張聚奎等
逮矣湖廣生員沈希孟等十餘人又逮矣以中
使差役之橫至於擄人之財奸人之婦擄人之
乳暴人之骨情危號呼自救死不擇音又盡以
為鼓譟而執之道路觀者皆謂此輩誦法孔子

吏部四卷

四十四

何大罪而係虜若此凡其同類有不傷心酸鼻
者乎以一二內臣而至於逮士子二三十人以
此二三十人之逮而盡失海內士子之心臣等
竊為

陛下惜此名也夫為

陛下之官與

陛下之士尚自不能與內使之恭隨抗矧在小民
更復何言彼官與士尤須

上聞耳小民即徑自夷滅矣家搜戶括其頭會箕

欲圖財致命勢如兵火拋妻賣子價比豚鷄農
不得耕耘商不敢貿易號哭之聲上徹霄漢冤
憤之氣蒸為氣稜顧奈何令

陛下得聞之今日且未論天下亂與不亂但聞人
心離與不離王道以得民心為本

陛下所得於天下者幾何而失民至於此乎臣等

願

吏部四卷

四十五

陛下深維大計收拾人心免遠外吏量從降罰以
收臣子之心免逮諸生以其事付撫按問理以
收士子之心詰責中使繫治棍徒盡罷取民害
民之事以收九州四海蒼赤之心則天下幸甚
臣聞域中有二權操利權則天下奸猾貪肆之
民歸之操兵權則天下猾賊強狼之民歸之令
高淮抵掌而陳奉所招民兵至數百人出入披
甲胄執干戈以自衛此其漸不可長也

棄

陛下試觀此形狀若非害民至極民何若與之為仇若非人人欲殺何事而陳設兵衛若此以數百人歲不下萬金養之若所侵漁不十倍於此則輕矣萬金以養此何為今日一人倡始諸使必皆效尤以掖庭永巷之臣談吹角達才之事則與唐之觀軍容使何異古來內臣之禍唐甚於漢說者以為漢不典兵而唐典兵故也天下事作始甚微流禍滋大縱之甚易收之甚難正統

史部四卷

四十六

中曹吉祥之亂亦可鑑矣惟

陛下為社稷長久計耳

職按中使與有司相惡因而激成

詔獄逮繫緹騎交錯於道為縉紳子衿之禍者數

年不解賴

先帝嗣位盡撤中使罷礦稅漸錄諸逮治有司存

者起用沒者贈卹繼志之孝光于千古矣

萬曆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左都御史溫純一本懇乞
聖明亟定

國是以一眾志以保治安事臣惟
國家所最宜定者

國是國是不定將上下日眩惑於似有似無之
言使有過應劣處應外轉奸人得乘之以肆無
稽之說而遂異己且使首相日抱無端之疑不

史部四卷

四十七

安於位久杜門不出則今日之大駭者臣屬言

官之長不可不明言以剖群疑而定

國是熟應劣處御史于永清是也孰應外轉都

給事中姚文蔚是也孰為異己吏部諸郎之不

聽改科秦人之多口日非永清者是也臣若仍

拘不非大夫之義終默而不言恐滿朝終不知

國是終不定且永清之惡臣實錄之亦不能無

罪蓋永清之按秦也禮過臣特厚比其行臣且

有言以贈惟出關路多言永清之歸囊甚衆入京臣鄉人又爭言永清之括贖錢至數萬會各道差方苦員缺望永清或改可免然永清則心知而畏之矣故當臣奉諭廣東巡按顧龍禎即倡衆疏力救實急急以相左之迹見庶幾令臣避嫌而已亦可免各御史不知也時臣亦謂言官之體面當存即異同何妨既假子幼力却湖廣苦差臣亦唯從今歲又謀兩京學差有勸臣

吏部四卷

四

姑令南以滿其欲而緩其毒者臣難之而永清愈畏乘註順天差則力促馮應鳳恭臣應鳳心知其奸不應又向人曰馮御史欲恭我止之矣向臣曰馮御史固爭差不遂成疾矣應鳳四差已滿應管

京畿河南等道何常差往順天臣亦何常預計而橫肆鼓弄不惟臣苦應鳳亦苦矣又乘趙文炳推外則力激文炳曰今秋因公年例致鬱成疾

文炳有功於晉楚臣心器之止因出晉迫于交代發疏稍遲恐後御使效尤故量補副使副使豈陷人之罪而橫肆鼓弄不惟臣苦文炳亦苦矣又乘吏部尚書李戴引疾則肆言曰臣欲過吏部臣與戴為三十年莫逆且戴疾且無後雖對臣妻子垂淚對科臣田大益等會力言戴不可去而忍幸灾耶又乘劉九經疏有十日南山之語不過書生期望老成則與文蔚共肆言曰

吏部四卷

四九

秦人欲擠首相沈一貫與臣過吏部之言同豈不冤哉臣與首相同并同憂四年矣居嘗相約以敬朋黨調和人情為主首相嘗曰人苟可用雖夷類亦錄臣心寔服而忽聞鄉人有擠首相之言耶且擠之欲何為在永清不過欲盡逐秦人多口之能考察已者而今文蔚推外之後迫欲史料叨轉京豈力求之不遂遂而相倚為一拳兩虎之謀使自相攻而坐收漁人之利此一網

打盡之四司蓋不准改科者鄧光祚吳仁度也日非永清者趙邦清其一而侯執躬池魚之殃耳乃草蛇之驚又藉以憾倪斯蕙矣然未已也永清即以其計陽望九經爭班而陰陷之九經不知也九經又從永清恨臣規切恭董裕默以恭臣是誘秦人自相攻也又謂其疏出李應策手更有恭首相語為九經所刪不將以莫須有之言為不可易之案乎頃又齟齬牛應元會推

史部四卷

五十一

之議曾引九經為陷穽地一網也將半及於秦矣于時首相不知也眾言官不知也雖文蔚亦不知也蓋二憾以其術籠人而永清又以籠文蔚總之部郎交構之譽則有之秦人多口之謬則有之而強以無罪為罪強以不貪為貪強以未恭為恭強以不黨為黨則二憾之為之也尤可異者吳仁度未交構又無口過亦入其中元一人不為仁度屈亦無一人敢為人度言則以

二憾之故深願首相自信勿疑速出視事以先國家之急其內外臣工之藏諸腹者臣謂不必深探若逆中以莫可解之罪但形之章疏見之施為有不公不法重則真以刑辟輕則斥之曰里使人不以直言而駕實禍恭照福建道御史於永清據貪狼如狼如羊論閃爍若鬼若魘行李滿道怨恨不止一方舞智濟私變幻久干公議紀綱重任豈可濫竽竽改替頽風幾于坤地戶

史部四卷

五十二

科都給事中姚文蔚營求力竭傾陷機深是非之淆亂已去留之關係不淺于永清本當照祝御史例行提括贖與經過夫馬文卷重嚴憲體姑與姚文蔚從輕量議示懲伏乞皇上宣諭閣臣沈一貫即出視事以圖化理大奮乾斷將於永清姚文蔚分別降調外任以為亂紀肆毒之戒

勅下吏部并本院嚴飭各衙門虛心持己矢慎秉

公縱有錯悞不妨如趙文炳昔年改正竟完令
名結黨陷人及為黨錮泄忿或為人報復聽臣
等及科道官據實奏究庶

國是可足人心可安而天下治安可保無虞矣
職按大臣多以老成持重影響為護身符譽
之不喜毀之怒若寬然長者實鄉愿之學
術耳待小人當如富弼云口誅筆討不少假借
乃散群之作用溫純此疏是已或以御史大夫

吏部四卷

五十二

不當恭及科臣則又非篤論

顧先朝顧佐何人哉御史大夫總持法紀百官皆在所
彈壓何論一科臣也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五卷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禮部左侍郎李廷機一本為進士觀政陳未議
以一政體事臣惟進士撥各衙門觀政三月取
選未選一面候選一面觀政計其選舉須及三
年其三甲末後數名俱發吏部謂之守部進士
得以選京官此歷年通行之規似亦無樂乎其

吏部五卷

更改者惟是風會人情窮則必變臣聞

國初時進士觀政俱是徒行後乃二三共驢而出
後乃獨驢後乃有馬有交床有扇其居則數人
同寓賃錢不過幾文其他禮儀使費一切簡省
故曠日持久而人安之非士有恬靜勤苦之風
亦其勢易也今無論無徒行騎驢之進士即京
師房直物價之貴數倍於住時禮儀使費之煩
又數倍於住時既空乏矣勢不得不稱貸既稱

貸矣勢不能為清官今觀政進士在臣部與不在臣部每每向臣稱苦即始觀政而已如斯矣臣每見歷年觀政三月之後或求差或告病蓋進士私便惟此二端而此二端殊覺不便如求差則日事奔馳多方請托始進而冒營求之戒未任而蒙蹂躪之名及其得差又有錢糧之干保有疎失之憂虞况近年以來皇華四出夫輟百乘船必雙隻絡繹不休民亦勞止若復多此

吏部五卷

二

一番重為郵傳之累此求差之不便者也告病則進士既衆衙門亦多告端一開來者踵至張為一疏無人不病無日不題諸士迫於苦求銓曹勞於頻伏且

至尊之前而連章累讀引疾紛紛塵瀆

宸嚴尤為不敬此告病之不便者也臣查得弘治

六年戶部題為存省京儲事該吏部復

准進士甲第在前者量留各衙門辦事取選其餘

放回依親正德十三年進士馬津等奏該吏部復

准照弘治年例嘉靖十七年奉

詔書進士選期遠者照依放回依親二十年進士

齊準等奏該吏部復

准照十七年例蓋放回之例

三朝四見無非體恤寒酸曲為變通今進士所處

之難視弘正嘉靖不啻什百矣故臣查弘治間

吏部五卷

三

戶部之條陳援引

先朝歷年之故事

請令今科進士各衙門查其到任辦事足九十日

則觀政之期已滿除原候選者照舊觀政外其

原回籍依親者衙門將進士若干名摺具一疏

題

請放回候選期將及仍赴觀政衙門聽選一切不

許托病求差尤不許輒用驛遞夫馬及經過去

處原籍有所求索此皆諸士自相要約親對臣
言者如或皆違聽各撫按官指實叅處至三甲
未後進士惟聽該部酌留守部三年無曠仍照
舊量授京職如此則多士得免守株稍寬借貸
明題明放至公至平有清靜寧一之規無煩瀆
紛紜之擾蓋不妨觀政不悞選期而於政體或
亦有少補者臣愚見如斯伏乞

聖明裁察

吏部五卷

四

勅下吏部覆議倘莧言可採見之施行多士幸甚

臣愚幸甚

臣按士莫重於始進士雖賢如韓愈猶以朝夕
薪米僕從之急上書及門有志者惜之而此疏
所縷舉又有大於薪米僕從者惟萬曆二十三
年吏科楊東明不許本房所取士稱為門生於
從前交際陋規一時捐卻可以挽士習者

萬曆四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吏部一本為銓政當返初制流弊亟宜改絃敬
採昌言兼陳庸見仰祈

聖明申飭以便遵守事文選司案呈竊惟銓衡為
恩怨之地責望易生而

國家有畫一之規則僥倖自息惟始從破例偶是
熱心之易徇究且接非例為例遂致冷面之難
施豈知欲調人情便乖政體人情無厭一開假

吏部五卷

五

借之門反闢怨望之路政體有常我可援法以
謝人人難散法以挽我近者吏科李瑾條陳有
裨銓政未荷

允發而部中之事更有當酌議者相應題請
案呈到部為照臣職忝銜志在整肅而科疏
除不屬臣部者臣不敢言外謹以科臣之所已
言益以愚臣之所欲言列款上請伏乞

聖裁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未敢擅便謹請
旨

計開

一甲科投職之規不可不遵夫進士初選官職
一視甲第之名次歷年原有舊章而無紊人情
之營營也希戶工而薄西曹辭推官而就知縣
隣於利心求中行而厭廷評避行人而待中書
隣於躁心初選厭薄地方未任棲遲待調隣於

吏部五卷

六

規避心自愛與愛人者計應不出此其如

令甲何科臣所稱內外視原數京秩視見缺誠確
乎不可假借也嗣後倘有妄爭臣部即時叅處
其就教一項酌量年力間為題履必內外歷俸
四年四箇月以上始升部屬不得躡轉庶筮仕
可端銓規不紊矣伏候

聖裁

一依年取選之法不可不執夫舉貢恩監儒吏

承歷滿辦滿其上選之年月序即選之定序也
自上下手於從來已定之考而年資弗論凌節
就生鬻爭何怪焉今當各照行頭悉以掛選為
序年同論月月同論日日同論正雜分行挨序
續考續添與先年考定各官通查上選年月俱
序刊成書與人共見援納者明註所納之官於
原序之下完年者明提所完之年於應序之後
俱不必另立行頭截點之日照缺接取前不病

吏部五卷

七

於積薪後無望於詭遇豈不畫一可守而何事
紛紛多緒為也至於本衙門効勞一項三十六
年御史劉光復曾有建議屢經前部臣孫丕揚
先後題

准事例見在查理遵行其餘俱照本行收選而各
衙門若非題奉

欽依不得移咨以求超選亦所以共守法紀也伏
候

聖裁

一降調官陞補不可不別夫考察論劾官員有調有改有降一級有降至五級有閑散有邊方業經奉

旨誰敢紊也及邇來京官藥擬添註外官亦尤而效之轉盼年餘便還故物是

明旨處分之等級為虛文也今後補官除建言欽降酌量添註外其餘不分資格俱照原

吏部五卷

八

題職級查缺實填至於陞遷除蒙証見抑酌量從優外其餘不分資格必查處分等級累階始上科臣所為補官高下必按其籍陞官遞速必稽其等固為考察言而亦當並行於論劾官也此所以遵

明旨亦所以彰創懲也伏候

聖裁

一部寺調補之濫不可不慎夫人子三載居廬

情固可憫而因之階進則道不載焉凡起復到

京除南得補北一遵舊制外其原在北者必酌量才品不得一槩超補而請告給假者決宜仍補本衙門若以戶補工亟行禁止尋常調轉尤宜慎重科疏云清修之品當貨賄之場而淄氛不染其清修乃真公正之品處刑名之司而明允咸服其公正乃見誠確論也苟非品重清華望負武庫可輕言調哉伏候

吏部五卷

九

聖裁

一討差弛擔之禁不可不嚴夫各部註選司官舊例三年滿日預咨更替改選蓋實歷必三年則心始精專在任不咨替則事無推諉立法良善今何乞差而去者之紛紛也畫錦家庭以俟驚遷固妨

令甲咨替之規弛擔公事以滋鼠隙亦貽自己身名之累今後各部註選各官必滿日咨替及掌

印郎中俱不得討差自便而南京部臣每從本衙門乞假或借差委名色半屬家居足不履任殊非事體相應一并申飭今後南京考滿不得以優游故園之日為實歷庶職業不曠而公事克舉矣伏候

聖裁

一 邊遠地方之官不可不擇夫邊方遠方聲教難被為國計者當加意焉今邊道固嘗擇人而

吏部五卷

十

有司多係充數選方州縣固絕甲科之跡遠地監司亦多蒙議之儔是以封疆為戲也除科臣所稱沿邊管糧通判盡改同知之說候行地方撫按酌議各覆外嗣後邊方推官及州縣正官務要進士舉人相兼選除賢能者照邊道優陞行取者量寬俸一年遠方推知亦必多用甲科俟有成績照例行取優選司道之擇人一視內地更如前科臣翁憲祥言遠者可移近者近者

再補遠方遠近均勞不為執泥似為得之蓋調劑於相近之省則人無憚心而酌量於遷轉之間則人且樂就矣伏候

聖裁

一 考滿三等之規不可不復夫考滿官員有稱職者平常不稱職三等例至嚴也邊方兵備卓異者陞二級平常者止照常遷叙亦至嚴也今考滿官舉署稱職矣邊道舉陞二級矣涇渭莫

吏部五卷

十一

辨勸懲安施固難風勵乎寮屬薦剗甫騰白簡已列亦且自累於知人今後內而部院外而撫按俱當從實分別務使三等一按其官評二級不至於冒濫則吏治可鼓而民生攸賴矣伏候

聖裁

一 遠限擅離之禁不可不重夫監司郡守責亦煩鉅矣遠限之罰究擅離之罷職法無少貸而今種種見告亦種種從寬棲遲需調而謾云二

豎之纏綿借事徑行而代上陳情之奏瀆甚且
厥薄方面懸缺數年甚且自疏乞休扎催赴任
紀綱日以陵夷地方誰為依賴合無嚴行撫按
凡赴任違限及擅離地方者俱照例叅處不得
姑息其真病與事情迫切不能赴任者徑題致
仕不必催文往復以踵曠官據缺之弊庶法在
必行則無倖無曠事有責成矣伏候

聖裁

吏部五卷

十三

一開納事例之謬不可不正夫鬻爵裕國非計
之得也即小收果腹之利而

國家徒受鬻爵之名尤策之左也今開納之濫觴
極矣審理加銀即除長史監生入貲即得通判
而運副而運判而提舉而州同州判假人假官
層告叠見至有聽選官改監生儒士履歷者此
等紕政豈可踵行除四十二年前納有真正實
授者始容酌議外以後凡納前項職級一槩停

止而太倉節慎庫司官凡遇加納者收銀之日
隨親記一底冊以憑本部密移對查則官職不
至冒濫而援納亦非虛名矣其餘事例各款該
部會同再酌題請蓋杜其乾沒自足贍用何必
取之錙銖徒充鼠竄哉伏候

聖裁

一四季報部之考不可不飭夫本部雙月推陞
之有劣轉固所以處不肖亦為出缺計也而一

吏部五卷

十三

惟取資於報部之考語乃撫按復

命冊揭外其季報則不一二見矣即有季報而開
劣者又不一二見矣即有開劣者不過卑官散
秩而府佐縣正又不一二見矣以致每次推陞
索癥於字句之開求瑕於全瑜之內不肖反多
漏網無辜或至罹殃科臣官應震所謂名雖一
轉其實三統誠有見於此合無行文各省直撫
按每年四季將庸劣官員據實報部而於府佐

縣正每季多者開三四人少亦不下一二人蓋
察吏原屬撫按事職不得姑息以博長厚交相
成以贊

國家黜幽公典人臣之義當若此耳其保留一項
除邊方任事司道疲地牧愛有司酌量聽留外
其餘不得濫題科臣之言誠有見也伏乞

聖裁

一科臣陞轉之壅不可不通夫推陞官員必待

吏部五卷

十四

某缺

命下方以某補此定制也而史局見行事例則遇
缺出得挨次總疏題陞六科為侍從之臣與史
局等似可做而行之及查萬曆十七年吏部一
本缺官事奉

聖旨王繼光陞戶科都給事中邵庶戶科楊其休
刑科李廷謨工科俱左給事中則六科亦不必
單本此其已事也合無照科臣管應震條議如

轉一都即以左補都以右補左以散補右則下
一疏即下數人前不苦積薪後不俟騰缺啟事
不煩而

睿覽亦省此章疏壅滯之時未必非便計也伏乞
聖裁

一留都台省之陞不可不酌夫南北台省皆
朝廷耳目之官而留都尤清議所自出也查得隆

慶六年吏部題節奉

吏部五卷

十五

聖旨兩京官職任原無輕重今後選用陞遷都一
體酌量行隨該本部議得在京都左右給事中
得選太常太僕少卿尚寶卿等官刷卷提學大
差御史得陞太僕光祿少卿大理寺丞等官以
後南京給事中雖無都左右之銜御史雖無刷
卷提學之差若資俸相等陞遷亦如之題奉
聖旨是欽此可見南北之有軒輊乃近例非舊制
也合無以後南中科道擇其有品望者如資俸

相等陞遷亦得視北為準則言路之氣益奮而
豐鎬之臣增重矣伏候

聖裁

一巡檢功陞之弊不可不核夫巡檢給由即赴
選司改選查得往規巡檢拏獲軍囚二百名之
上內有成起強盜二十之上或拏獲強盜六十
名之上或拏獲偽印一顆陞任正九品得選府
知事縣主簿此載在職掌也但巡檢給由文係

吏部五卷

十六

親齋既有便於作偽之具而

京師神棍假印盛行又有巧於作偽之人則假冒
功陞未易更僕數矣舊例巡按御史每遇年終
將巡檢捉獲強盜按年順月備造書冊一本送
都察院候巡檢考滿該司手本行查立法豈不
善但一行查則彼此吏胥通同作弊假冒如故
也合無嗣後巡檢捉獲前項人犯俱聽巡按御
史類題本司改選之日除查功司付文之外仍

以類題之疏為準蓋御史為卑官題功績於體
似衰然為

朝廷慎名器所關匪輕况類題則事亦不瑣又何

憚焉伏候

聖裁

職聞吏部當該胥吏項首動以數千計必其
取之作弊更有多於此者而點選之時上下
其手壓前拶後是其弊實之最若如此疏以

吏部五卷

十七

掛選為序刻成一書人各自知次序不復鑽
營則吏典無權權輕則利亦薄而項首可漸
裁矣

萬曆四十五年四月十六日

大理寺署寺事右少卿王士昌等一本寺屬行取當復

勸令甲選用宜遵謹疏再請以一政紀以昭激勸事

據左右寺案呈照得寺屬考選載在

會典及吏部職掌向來改授如給事中馬昇等御史王祚等可覆案也年來資俸偶乏相應因而成習是以平反者望絕清華雖人不擇地俱可

吏部五卷

六

自盡但政體不宜偏枯馭吏貴在甄別進士三甲除授博士中行推知俱得自致交戟之下而寺屬獨缺非平也且循轉同於一麾而不簡其殊尤以示風勵謂激觀何今員屬視前不同前此起家不一今則盡人而甲榜也前此陞授強半今則盡署而新除也夫以制利值新劓之始發才猷品望可堪台省之寄豔曰無况

典制具存率繇甚便何可遺也或謂寺屬推陞得

埒各部是又不然諸曹高第得調選部積資亦得藩臬寺屬之今日有乎諸曹為署員外郎經二千石寺屬之為評事若寺副不群而株守一正之缺乎論體統同屬九卿而比九卿之為屬者獨當淹抑論選本繇三甲而較三甲之他授者無其陞華此皆近時之例匪其初也彼釋褐時何所揀一入其班坐使品以地拘志緣局沮倘令後來厭薄裹足不前而應除之人畏途視

吏部五卷

十九

之不又啟人以奔競之端耶萬曆四十四年五月曾經二寺查照

令甲呈蒙具題政在候

旨懇乞疏催等情到寺據此該臣看得科道之選不以寺屬而遺此成

例也既因偶乏以為嘗則案章程而當復且也誠闕民命力殫聽斷則寺屬之職掌重而勞動多明允惟廉媵脩廬絕則寺屬之練習詳而雅素

砥兼茲數者何愧清華臣以謹恪為率敢聽擇
官惟是舊有成規實為應得既具呈前來相應
補贖伏乞

勅下吏部查覆如果臣言可採將寺正副評事遵
照

會典及吏部職掌一體選用將人懷感奮濯磨之
志政無彼此今昔之岐所為共偕蕩平振飭吏
治端在是矣

吏部五卷

二十

臣按我

國家於二三甲進士選法委屬未平至如同一
二甲而州守不如部同一三甲而大理評事
不如中行既非程以材品又非限於資格王
士昌引

會典吏部職掌所載以請寔正論也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吏科張廷登一本為銓司遷去不常吏治日弊
乞酌議久任之規以平政體以專責成事臣聞
周官冢宰之職內統外均卓冠百僚而分職其
詳以贊冢宰之政今實惟四司官是賴

國初謂之四子部如子部不得其人一手一足之
力亦不能獨治此理勢之自然也嘗攷掌故

先朝吏部司官賢而久者莫如浙中黃文毅公孔

吏部五卷

二十一

昭持選法最平孜孜以人才為急在選司十有
五年始終一節不變此久任之明效也後不知
何年變為一年一遷之法然以臣所覩記

陞下先年為吏部者如徐一擯劉世科等皆十五
六年即實俸亦不下九年餘臣自丁巳七月入
京至今歲纔二年而該部云以陞去者四人新進
者十二假而去者十二朝更夕改或數月一轉或
月餘一轉突未黔而席未煖也如走馬看燈每

瞥目不及夫吏部掌群臣之版風稱典劇兼以
近來事例冗雜吏道多端而吏胥之穴窟其中
者長子長孫親戚相傳雲仍世守即精明強敏
之人假之歲月猶恐未能理其緒而解其紛今
乃以席不煖突不黔之官御子孫相傳世守之
吏史常為主官常為客入暗而呼燭面牆以求
孔安不能受侮於吏哉夫各部論俸吏部獨論
資臣記該部相傳銓格司官定資俸六年內外

吏部五卷

三

者始補其遷轉出位大約以十年為率如近日
考功郎趙士諤與兵部俸計之亦不過十年又
查往例員外主事空閑者方得乞休今陞掌印
郎即求去是印務反成傳舍也
陞下視今史部司官有一掌印郎常川掌印者乎
如封司冊庫簿籍浩煩漫漶申加雲貴司官
一員題明於該省九年三科內推用常川在任
管理不得如他省一去一來煌煌

明旨墨迹未乾而一選兩選出司之陋例則守之
如

聖書此固吏部官者之便於銓政何賴焉臣細察
其源良由吏部雖為要地亦號畏府未入則求
入既慕啟事為登仙已入則求出又急畫遊而
弛擔紛紛求去殊非官守甚至堅臥不出徑情
直行絕無任勞任怨之心止作畏首畏尾之態
不思迴避自有成規總司原非正論果持衡之

吏部五卷

三

體不爽即竊鐵之請何恤哉臣謂銓司遷去不
常吏治日弊至今而無以加矣善乎宋儒胡寅
之言曰任官莫善於久居其任莫不善於轉移
無常也蘇軾言曰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
去不如庸人之久且習也皆確論也臣欲為拯
弊之法莫若於各省司官酌量新舊之間盡補
四司掌印餘司三年雁行而復至選司選司一
年魚貫而得陞太常欲休沐即不得陞正郎也

既掌印即不得復告假也使新舊常得相接去
來各有定時中間倘偶有事故不妨外為閏法
以通融吏知官之久則憚其官官視職之常則
殫其能如五行各司其運而冢宰之政可坐而
理也至於近日吏部吏胥之弊不堪着眼如驗
封司清出實撥科飛跳跪寄冒選職官幾至七
百餘人釐奸摘弊中外嗟服然此等在選司尤
多如買年開缺種種各色不可究詰臣常細察

吏部五卷

三五

病根最頂首為害今之頂首聞至數百計日引
月長將何底止萬曆五年御史龔茂賢曾建議
遞減之法萬曆七年四月本部尚書王國光復
申前請益加詳密奉

聖旨允行時該部復立條參規則十款行之年餘
積弊頓清聞彼時光景真是吏部一治日久懈
弛頂首之增必倍於往時上下朦朧恬不知怪
王言如新成法具在舉而行之臣竊有望於當事

者夫冢宰職要司官職詳司官陞遷職在冢宰
吏役作奸咎在司官冢宰之精神但用之以責
成司官司官之精神專用之以開防吏役冢宰
司官之精神又合用之以提撥天下本正而影
自直泉潔而流自清如此奸偽不革流品不叙
臣不信也疆場多故建議者爭言用人臣以為
不如久任用人之人茲議也甲寅歲戶科官應
震曾為調陳詳哉其言之矣使當日履行濫觴

吏部五卷

三五

何至今日乎

臣按此疏亦言銓司之當久任者

萬曆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

吏部尚書李戴等一本遵奉

明旨查革積弊事文選等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

錄出本部尚書李戴等題為奸吏非禮投送大

干法紀乞

賜嚴究以塞弊竇事奉

聖旨這奸吏投送銀器大干法紀着法司嚴提究

問依律重擬其祛冗役裁項首禁餽遺緝走空

吏部五卷

二十六

等事你部裡嚴加從實整頓以絕弊源毋得因

仍姑息致令法紀日壞欽此又該本部文選司

主事趙邦清奏為異常奸吏結黨陷害官長因

而暗投銀器希圖中傷事奉

聖旨這都吏如何輒敢將銀器暗投本管官好生

脏污放肆王炫這廝並李炤王炫都着法司嚴

提鞠問從重擬罪具奏者選項替等項着吏部

勘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

到部臣等才能驚下待罪銓衡夙夜在公誠不

敢竭力以圖報稱惟是事如蝟毛弊如鼠竇耳

目之外寧必其無昨奉

聖旨責臣等以整頓屬臣等以勘議臣等不勝悚

仄除王炫李炤王炫等拿送法司嚴究外謹以

先年生弊之因與今日流弊之極及目下救弊

之策分列四款敬為

皇上陳之

吏部五卷

二十七

一裁項首看得項首相沿夙稱積蠹先年曾創

遞減之法開告蠲之門始未常不振刷而後卒

凌夷也此存其一彼增為二前增其二後益其

三人復一人日復一日積漸侵尋冒濫至此若

從茲一切釐革使歷年積弊忽然一清豈非臣

等至願哉今上自府部下至州縣未有一衙無

吏胥未有一衙無項首之吏幾數千輩而弊之

相沿歷百餘年之弊而獨使此時此輩當之盡

奪其資則數千人皆洶洶不堪矣故與其驟而革之使衆擾而法不可久不如徐而裁之使法行而人不相安合無查照先經

題准遞減事例申飭歷行遇各吏滿日將出過銀數裁四分之一以後依次遞減責限四次之後盡數革除每一吏減除既盡該司具實呈堂以憑查考敢有於裁革之外私增一分一文者以彼此俱罪之賍論不論當裁分數多寡一併查

吏部五卷

二六

革其有作弊事發叅送治罪之外亦不論當裁分數多寡一併查革惟守法少過之人始聽其漸次遞減至四次大率十餘年亦已盡絕則名雖量裁實盡革也中間有如願將頂首蠲棄者聽從告明分別銀數亦照先經

題准告蠲事例量免省祭復考等項庶幾法行有漸人亦易從四司都吏當該及各項効勞人等役滿即令截日出缺不許私引下手以圖需索

並聽驗封司糊名考試分南北事號撥叅者一秉於公頂替者一裁於法其在京各衙門吏役人等頂首一體照例查減施行伏乞

聖裁

一裁冗役照得臣部事務煩重法紀森嚴跟隨人皆不得入是以門前堂上堂後火房及書寫人等舊額設有執事官吏歲月既多漸至冗濫先該本部尚書孫丕揚銳意裁汰踵行至久法

吏部五卷

二七

久弊生人情玩愒間有事本無謂而專設一役亦有一役可辨而分屬二人甚而舊者業已滿役而不出新者尚未補役而不先入更有一種名色不隸於官而隸於吏需索分例傳遞消息實皆此輩為之均當一體澄汰難以姑息古稱省吏不如省官臣謂省官不如省吏官方有限吏弊無窮省一吏之役即省一吏之弊吏少一人之欺弊即官省一人之防閑如門吏書房後

堂報朝官等項臣等皆以酌量裁減仍置簿籍以稽其入定年限以勒其出通查各省以祛串通盤據之計計定行頭以杜越例牽引之漸如有已過期限而久懸衙門及更改姓名而夤緣再入及官吏家人擅入各司往來作弊透漏官事者定行問革仍枷號治罪庶幾法行自臣部始而公署可肅清也其京各衙門冗濫員役一體裁革伏乞

吏部五卷

三十

聖裁

一緝走空照得臣部選法先以當堂考試定其官後以信手掣籤定其地衆目所視臣等欲以一官一地私一人亦不可得近日乃有一種奸徒專以指稱驅騙走空撞太歲為生計每遇選官入京輒認識書吏自云我能鑽求屬託不用見錢可得美官來自遠方未知部中事體一聞其語頓起妄心暗立合同明寫執照總計一官

應得之缺不過四五則四五人之中亦或有一暗合遂彼執券而責如劫如焚即本官明知官繇考試地係掣籤的係被騙被欺亦如啞人飲藥不能自語此輩反持律例重法以恐嚇之前誘以說之所必入而後嚇以法之所必不敢言此官所以飲恨而此輩所以為得者也臣等屢行申飭亦屢經拿獲如莊仁等已經枷號示懲吳順等已經叅送法司治罪其餘未經發露者尚多欲絕此弊莫如開選官自首之門以杜此輩設詐之路凡選官入京遇此時奸徒來相誘引據以實跡擒獲到官定行紀錄優處其有已被欺騙能自悔悟亦許赴部呈稟但將走空之人枷號遣戍本官以自首免罪依舊領憑到任惟以後之發奸為功不以前之彼誑為罪後日賢否俱不相妨若臣衙門當該都吏及効勞人役敢有需索驅騙干犯法紀則比之外人情更

吏部五卷

三十一

可恨而選官能指實跡赴部呈稟者則本官持身守正可知定行即時優處乞

勅下殿衙衙門及五城兵馬密切體訪不拘在官在外不時訪拿盡法處治伏乞

聖裁

一禁饋遺看得交際之禮古所不廢然古人投以桃報以李贄以雉見以羔鴈何儉質雅素也未審何時乃變為折帕之儀則幾於利交而章

吏部五卷

三三

寵賂矣臣初入京大書榜文嚴禁一切饋遺而積習難更餘風猶在即今民窮財盡飢饉流離豈可更剝貧民垂死之膏為貪人結歡之具

大計在近點陟惟嚴除臣等當事衙門義當無私謁敢有投送禮物不分多寡定行據法叅究其餘內外官員一切折儀俱宜禁革犯者不問素行賢否但以計吏之時通書送禮即係營求結納定以不肖劣處其有已挂吏議明知不免而

多費金錢廣求奧援仍以有事用錢鑽刺打點依律坐罪科道密訪重叅併乞

勅下殿衙及五城緝事衙門一體訪拿施行伏乞聖裁以上四款皆釐弊奸剔妬之要行之以斷治之以久未有不可革者臣等請更言其本唐臣劉晏有言士有榮進故名重於吏無榮進故利重於名故天下有自愛之官而無不作弊之吏官執法以察吏則事治吏舞法以欺官則事廢

吏部五卷

三三

自來吏部司官陞遷之格四司周歷挨次遞轉一司數月即調一司初在之官數月始練比其練習已更調矣以數月之官察積年之吏且以新舊相代因而沉匿冊籍增損文移遲速之間更有輕重吏弊多端竇始於此且司官所以更調者欲其遍知四司事也四司之事未遍而一司之事反不精專一司之弊反未釐革則馬紛紛為也司官惟主事在部最久合將四司主事

註定員缺分理庶務不必更易積俸既深始轉
員外郎自員外郎以上然後照舊例遞轉以周
歷四司之事每一官既轉須將所管文移冊籍
交代明白方許改任則官以久而吏事自精事
以專而吏弊自革此又釐奸剔蠹之本也伏乞
聖明裁定

職聞仕者如入暗室久則自明吏部之多吏
弊也皆因四司速轉不及詳為詢察以積年

吏部五卷

三四

之吏欺數月之官雖有條陳終歸廢閣頂首
日重而不可裁冗役日增而不可減職此耳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文選司郎中陸卿榮為偽文敗露
國法難容懇乞

勅下按冊追究以清吏弊以資遠餉事該本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吏部咨文選司按呈接見
邸報吏部一本為偽文有據作弊無疑等事內
稱南京吏部咨送監儒吏典併加納官一日而
至柒百玖拾玖人何多至此應行該部逐名查

吏部五卷

三五

核等因見之不勝駭異隨該本司備查肆拾柒
年一年陸續用天字號帑起送監儒只有七名
用地字號帑起送吏典只八十七名已經案呈
本部移咨清查互相稽核去後續見御史左光
斗有清查五年之議夫邇來奸宄叢生莫可窮
詰據其今日之敗露寧無前日之倖脫見在者
既經發覺已往者安可逃

斧鉞之誅五年併查誠剔垢釐弊之大機括也合

無萬曆四十三年起至四十七年止總計五年之內用天字地字各號帛起送儒吏典共五百十五名備開年月先後名色行頭及其納銀多寡之數各造一冊呈

堂再咨吏部據此叅稽真偽可按籍而剖據此推究神奸將無路可逃苟得情即依

律問罪以伸

法紀或通其變而追贖充餉以濟急需皆當取自

吏部五卷

三六

上裁者相應一面移咨一面具題施行等因案呈到部為照邇來奸偽盛行神出鬼沒至不可究詰然未有同日起送柒百玖拾玖人一時發覺可駭之甚如魏成銓等所為也職部起送聽選大約監儒吏員二端監儒援納未及期者給引回籍聽彼處地方屆期起文外其應選咨送者每年多不過十數人吏員考居二等者亦給引回籍省祭候年分滿日彼中起文外其考居

一等應選與加納該選者每歲起文亦多不及百人凡起送監儒必用天字號帛起送吏員必用地字號帛如內係援納者不惟有號帛抑且有庫收起送之後上下半年各造冊送吏部查考每年終又將四季考過一等二等併援例免考吏典及納銜冠幸監儒類

奏仍又咨冊送部直邇數十年以前送過冊籍名號皆可考據不直一日無起送柒百玖拾玖人

吏部五卷

三七

之事即歷數六七年亦未及此數而不虞諸奸之大膽包天公然捏造偽印偽文如彼之多也且聞其人又皆光祿序班等官曾有號帛庫收否咨文胡為乎來哉局外之事職部雖不得而盡知咨中之人職部猶可得而詳核業已備咨吏部聽其查對號帛文冊及該部咨到日逐名查究願職等伏思偽文得實實煩有徒雖敗露於一處而未必盡露於他處地方起文者雖有

發覺而已冒官者不無漏網此臺臣左光斗所以有清查五年之議也職部五年間咨送監儒吏員所用號帝所送文冊吏部倘一檢查真偽自見但咨文可假焉知號帝與文冊之不可假新咨可假焉知四五年間文冊在高閣者之不可假倘或真偽雜出核實美繇職等僅據故牘重造新冊將五年間咨送過監儒吏典挨順年月各為一冊送部聽候清查伏乞

吏部五卷

三

勅下吏部詳按今冊細對舊文凡冊內有名者為真無名者即假有名而納銀相同者為真有名而銀數相異者即假查核得實將已冒官者書法究罪未冒官者照例查革或許重納以供遠餉一切偽印偽文棍徒重擬追贓不惟奸偽一清抑亦軍興有賴矣乃若給引回籍者職部原有
奏報及期起文彼中衙門亦有號帝有無奸偽已

未發覺是在吏部嚴核非職等所能懸度也為此除具

題外今將該司造完起送過監儒吏典知印姓名緣繇文冊合行咨送貴部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到部呈

堂送司該本司查得魏成銓家所搜南咨同日而至柒百餘人乃年終類送之總咨耳本司正俟堂印咨查乃該部總計五年之內起送過監

吏部五卷

三

儒吏典先造冊送查年月行頭銀數號帝至了也有此冊而偽印偽文之萬敬璋始得發覺不可謂非此冊之功也然冊中所載第及應選咨送者而止其監儒投納未及期給引回籍者不與焉吏員考後二等給引回籍省祭者不與焉在各地地方起送非不有文但南咨可假豈各地方之不可假南咨可按籍冊而對各地方安所憑而對雖年終有冊然既能為偽咨何難為

偽冊况惡害去冊挂一漏十冊又未可應手也
欲以清窟穴不亦難乎大約本司所執以取選
者不在臨期取選之日而在諸司收卯之時諸
司所執以收卯者不以零星之起文是憑而一
以該部之總咨為據總咨真則臨時單送之偽
文不可飾而為真也總咨真則臨時單送之偽
文正所以使其假也近魏犯家藏之總咨與本
司收貯之總咨名數不爽則總咨不足信明矣

吏部五卷

四十

與其散查於省直汎而難稽反為售偽之地孰
若總查於南銓約而居要難施掩目之謀合無
將四十一年起至四十七年止不論應選咨送
不論給引回籍照依總咨監儒吏典造冊一本
差官賁往聽其逐名對查真則親註以真假則
親註以假比查勘明白添差的當員役同差官
回覆以憑嚴核施行其作假人數該司仍另造
一名冊手書印鈐出其不意別差一人飛送以

防途中改竄之弊倘亦便計乎雖然此特就清
查五年之議而推廣耳若欲直窮到底則卯簿
所載四十年以前未選者盡數查出咨南詳核
雖偽文盛行於近年恐有近弊而捏為遠年之
不可問者未必無也同司無不精心釐剔正在
清理但煩瑣未易旦夕奏功耳相應先將造過
總咨二冊移咨該部查核到部批行送司但堂
印久封難以需待為此合用手本送造完文冊

吏部五卷

四十一

移咨南京吏部文選司煩為查照施行須至咨
者

臣按偽文偽印之弊皆因開納太濫奸利日
滋更有徑輸邊庭不從筦庫取左券者尤不
可詰語曰揚湯止沸不如去薪開納一途真
衰世苟且之法也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吏部文選司等官陸卿榮等一本為猾吏一考未完冒稱三考實歷偽文見存名器可惜據實糾叅以維法紀事竊自奸偽萌生以倣信之印雕鏤從心而官府公私遂為售膺者所巧借近所發覺亦既屢煩刑書矣近有偽文鈐以偽印假吏幸授假官如雲南大理府鄧川州人見選蘇州銜經歷李必達其人者謹據實為

吏部五卷

四三

皇上陳之必達以問革之吏臞臞告復萬曆四十

四年四月十八日叅充大理府兵房典吏算至

四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一考方滿先於四十六

年八月十八日跟隨傳知府入

覲一考尚未給繇也乃藉入

京之便巧圖無翼之飛稱一考充本府兵房典吏

二十七年八月滿矣稱二考充布政司令史三

十八年十月滿矣復經按院票取効勞二年矣

稱三考陞叅布政司通吏四十四年十二月滿納銀十二兩免考以從七品資格出身

題冠帶矣此得選衛幕之因也嗟乎守株而待者着役則有着役之苦省祭則有省祭之苦鷄衣鵠食難遑半通之綸超海而過者未滿一考便可三考原是典吏可作通吏遽膺七品之職唾手而得探囊而取何神通至是本犯八月之得選繇六月冠帶之得

吏部五卷

四三

題而選司六月之倖

題繇功司四月之倖付然起送有印文有印結納銀有庫收有長單而巡按半印號紙又比對相同假能亂真雖在照騰之庭難為隔垣之見至今吊取原文比勘而後知印文之倣異也亦巧矣哉及早正法已濫冠裳於數月矣本犯雖一指障天而承行人役永有不共厥謀者移訊功司則先經提叅之三考科金鼎臣也印出執手

文係誰造對質乃明明而追賊又不可追者矣
除一面叅送刑部提問外堂印塵封合徑

題叅伏乞

聖明嚴

勅該部依

律究擬使人知作奸者之無倖究一懲百儆小懲

大闢係非良小矣謹

題請

吏部五卷

四十四

旨

臣按此疏亦搜剔吏弊者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欽奉

明旨議擬處分擯去之例以一法守事考功司案

呈先該臣部題叅等臣候慶遠等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來各官不遵紀法擯去者多

好生違慢候慶遠等爾部還明白分別奏來處

治以後有再犯的都着依律罷職不叙欽此臣

等看得

吏部五卷

四十五

國家統御臣工所以聯其泮渙之情而收其涓
滴之効者獨特有此法在無或敢有逸志耳迨
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昔年於科臣孫瑋撫臣許弘綱
之去皆從降調一時中外莫不頌

朝廷法外之仁更無苛求於二臣者以二臣之品
望固已在人耳目而其真情亦自無假託也適
來人情巧於趨避習為效尤視去之一途為掩

稿

垢藏匿之徑竇及至叅處則又例外生例輕而益輕蕩然無復法紀矣又何怪於慶遠等之相率以去也臣等切謂於過絕奔逐之習宜首酌畫一之條使後來者更以意輕重不得庶幾可挽狂瀾於既倒耳謹按前疏所列素望久孚地非要害迫於父母至情不得已而去酌量從輕者擬降二級調外任有故假託及厭薄外轉巡方不候代皆重加降調者擬降三級調外任若

吏部五卷

四十六

要害地方徑歸者擬仍照避難在逃律罷職不叙仰請

聖斷永著為令再照寺臣侯慶遠身為射的謂宜席稿待罪科臣段然恕結同官自當聽決公評知縣劉曰淑職司民社况復被叅處而皆悻悻長往律以有故假託當是無辭臺臣吳亮代者業已就道何不能為數月之留南臺臣王霖外轉原是循資更代首倡引去之舉一以巡方不

候代論一以厭薄外轉論此五臣者均當從公議擬侯慶遠段然吳亮劉曰淑俱以原任降三級調外任王霖以陞僉事降一級是為酌情法之中者也抑臣等猶有說焉等去耳即今日人品之臧否已不相掩等處耳而他日

朝廷之甄別又自有差故孫許二臣先未嘗不干降調之條未幾而不次錄用游登卿貳然亦一處亦何足藥其生平哉若夫行已多闕無論當

吏部五卷

四十七

官清議不磨即內顧亦有慚色又豈一去所能湧洗耶臣等願已去諸臣虛中自及奮勵濯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猶未晚也至於內外諸臣凡被論三月不報者容臣部叅酌寢

請以決去留科道等官外轉已經

陞辭者遵限赴任違者并聽臣部叅處以肅鯨曠將見提綱挈領一舉百振不肖者懲而賢者亦有所勸師濟之盛可復睹矣

臣按有故而擅去亦巧官之一端不為輕爵
祿計無復之也是此疏立言之意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六卷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浙江道御史夏之臣一本為時事多虞計吏宜
慎啟陳考察未議以備

採擇以裨大典事臣切謂斥陟不明去留無當雖
無事之時不能以治天下今戎夷未息寇盜生
心百姓嗷嗷瘡痍未復議留一人也將薪於造

吏部五卷

四十八

吏部六卷

一

昔

百姓之福議去一人也將薪祛百姓之害明試
以三考斥陟制雖久遠而關係此時殊倍往者
頃該臺臣建議部院覆

請亦既詳且備矣顧臣內外吏也向以入計頗有
見聞謬以一得條為八事惟

皇上少垂聽焉如果臣言不至大謬

勅下院部覆議上

請賜之施行其於計典亦有小補矣臣冒竇

宸嚴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一辨才品之真似

語曰砥礪潤玉魚目混珠則辨論官才譚何容易輒熟者託之手長厚剛愎者託之手風力亢志而凌物者疑於方正悉心而酬應者疑於圓通齒絲肥潤而外示怯圓者以布被飾詐局面貌揮霍而中茹冰集者以文犀蒙訊

天如六卷

二

闕葺者以閭閻目之為守株而得全其擁腫秦曲之用卓犖者以皎皎疑之為竊鈇而不免於機械網罟之馳彼涇渭同彼薰蕕共器有識者傷抱璞之臣少按珠之誚多矣而况清不勝濁方不敵圓故臣為邪正真似之間辨之宜早務使真正才品得效一割之用則今日救時之急務矣伏候

聖裁

一論地方之豐歉

夫稽郡縣之煩簡以定難易是矣而一豐一歉奚啻煩簡此當大祲之後少有未安即被顯斥則日夜拮据寢處不遑者蓋十人而九馬以錢糧逋欠則追呼不可矣而必不得已仰給之又毫不可缺則處錢糧難以賑濟則帑金勸借一郡一邑不有限乎而待哺則無限以有限濟無限求人人之無後言不能也

文如六卷

三

則處賑濟難以盜寇竊發則萬不可緩矣而拮据者日積月累祇見其多是寬與嚴而無當也則處盜寇難夫救荒之難益以萬狀而其大端則此三者勞心焦思之可掬辛苦艱難之倍常其視豐稔之處何啻十伯而安可概視之故臣謂論地之豐歉而官評不因以稍異則勞逸同途苦樂一致是合煩簡而一之也豈所以示平哉伏候

聖裁

一計彈章之多寡

方天下稱中才者居多曲成之即可使留深求之亦可使去一掛彈章終身為垢則各處被劾之數凡在三年之內者安可不計其多寡以為去留哉蓋省直撫按衙門年終有劾不時糾正有劾少者三五人多者十數人該近河南災甚撫巡寺院前後疏論者一年內外

吏部六卷

不下三十人矣中州即郡邑相屬不肖者即輻輳者真中漏網者或亦不多也倘如考察屆期其備考察之疏與部院處分之數仍照舊額取盈則官中州不亦難乎今議各省直於報部院考察冊內明註三年之內經某衙門各論劾若干已經作何處分該部院通查各處論劾多寡定為差等就中酌處總之以賢否為主而以被論之數參為則哀益之權

亦蕩平之一道也伏候

聖裁

一舉荒政之卓異

臣聞救荒無策有備乃奇彼無益荒政而又官之者次焉不遺餘力矣間有真能為民真能備荒如社倉之建毫不擾民積穀之數歲以萬計者而又不為超遷不為破格以待也則誰知有循良之赤幟哉矧天災流行國家

吏部六卷

代有七年之病已深三年之艾宜早不及是時而康得其卓異者一宴賞而揚勵之臣恐鼓舞無機儲蓄無素掘臨渴之井炊無米之饗雖日誅一付托不效之吏而月遣一賑濟之使臣不知其於民饑有全濟否也既上次卓異以清苦為名今次卓異以備荒為民深已惠民固無嫌於並舉矣伏候

聖裁

一禁飛語之巧

揭帖私投求逞報復部院申明有嚴禁矣然其所以報復而中傷之者不獨以其揭也幾席之下有戈矛談之中有陷穽隱約其詞以啟人疑吞吐其吻以飭人意或托無心而故發其隱或引他事而微露其機積毀銷骨含沙射影雖其所攻發者未必皆出仇口一有小嫌而遂亡雅道者固多也臣故願當事

史部六卷

六

者力持私揭之禁凡可中之人詭秘有甚於私揭者一切謝絕則奸之囹圄之媒無繇遂矣伏候

聖裁

一防偏聽之生聞

撫按考語之外猶咨假訪以濟其偏建議者誠慮之矣然臣切謂聽不可偏者非獨借聽於匪人為未可也而世所稱正人亦有不可

偏徇者蓋其獨聞獨見不諧於俗不通於方

不惟人之有却於彼而彼亦有却乎人則其言安有盡憑也况耳目有限即正人亦必有假於人者當事者能信正人之所行者正事所言者正言也而能信正人之假于人者皆正事正言乎臣不敢信也無一人信之眾人群起而和之訛以傳訛日甚一日其究也至於不可隄防不可撲滅彼信耳者以為公論

史部六卷

七

在是可甘心於是人矣抑豈知懷山之勢固此涓涓之流燎原之勢固此熒熒之火哉臣故謂偏聽生聞所當防於未然也伏候

聖裁

一懲猜忌之橫詆

夫考察以撫按賢否為主而以諮訪佐之有所不平撫按連坐是撫按雖假耳目於人而責成既久委托必當果有穢德彰聞人所共

棄註以下考者反之本心祇可自咎往年過堂坐棚之際有等無賴之徒不思自反專欲尤人信口扶持肆無忌憚指某某則曰此害我也指某某則曰此黨彼者也彼其以功名之心騰猜忌之口搖唇攘臂引類呼朋罔有不至彼自愛者欲藏垢合汚乎則恐涇渭之莫分欲挈長而較短乎則恐玉石之俱敗有引避不做公論已耳彼日暮途窮鐘鳴漏盡

吏部六卷

甘心為此者固不知喻理義之大闕為士君子之羞稱矣而自愛者則亦何幸哉脫有此輩照舊無賴者臣願當事者盡法重處毋令魁魍之徒橫行於白晝也伏候

聖裁

一 緝暮夜之黃緣

夫饋遺之禁嚴矣雖至愚者或不輕以所大利而犯其所大諱矣唯是黃緣之輩巧於彌

縫何殊暮夜哉或因里閭而通其懇懇或緣

知厚而傾其消息或懼其不免也而投闕抵

隙以求通或倚其可托也而神出鬼沒以求

濟甚者變易服色屏去僕從乞憐之狀不異

璫間詭秘之形同於穿窬往往先騰口語而

卒然無事初無異議而突然有說則謂非此

徑實之通不可也即此一事褫職有餘更復

論其他哉四知可畏三尺難容清明之世何

吏部六卷

九

得有此臣願入計之吏寧缺官品毋寧失人品其不然者容臣等緝事衙門併力訪拿但有顯迹者恭問不貸亦庶乎清士風之一端也伏候

聖裁

職按大計雖冢卿御史大夫為政然考功郎史料都給事河南道御史尤以得人為要若有一匪人恭其問必罔上行私為全局之累

如萬曆二十九年外計時遂昌知縣湯顯祖
去縣已三年不在考察冊中而置之不謹萬
曆三十二三年松江府知府許維新於拾遺
疏中別開自裁一款云雖守未甚壞而心術
欠端夫國家三載計吏但論其官箴顯迹共
見共聞者何知心術若心術不端必見之行
事未有可以臆決者也既曰守未甚壞亦當
待其壞而後黜之若守未壞而先黜則功未

史部六卷

十

著而先陞亦可乎此白日某夜之說何以服
人心也

萬曆四十五年二月十九日
貴州巡按楊鶴一本為邊方生亂有因邊地需
人最急伏乞

聖明中飭用人之法大破常調以採窮邊事臣竊
惟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未有受其必窮之
勢而猶膠柱鼓瑟無變計者邊方用人之法是
也何者邊方非無事之地民窮財盡皮骨空存
其地方之苦嘗十倍於腹裡而蠻夷猾夏奸究

史部六卷

十一

萌生其事體之難亦十倍於腹裡今不問其地
之難易而一概屑越之用人者曰此邊方缺也
非所以處賢者先有分別之心用於人者亦曰
此邊方缺也乃所以處不肖因有壓薄之心於
是西南半壁人皆以為逐臣棄婦人所唾棄之
鄉而裹足不肯來矣滇黔一也滇比黔為遠人
猶有顧滇不顧黔者滇肥黔瘠故也則黔乃獨
處其不幸耳臣愚以為為黔計者惟有用人一

厥

法矯其輕而與之以重可以塞庸人自便之路而作豪傑任事之心庶於地方有濟臣請先述

地方生亂之因而後言及用人之法可乎點中多盜矣然所以致此極者非無故也八番之地犬牙相錯夷漢相參四方亡命實煩有徒如涇渭清濁都不辦此致盜之源也一切糧差驛站供億之煩皆出於衛軍衛所之官十羊九牧日削月割以致於盡而不顧其後烏窮則喙獸窮

吏部六卷

十三

則搜其勢不得不化而為盜此召盜之因也項職慮囚歷稽訟牒其間苗仲出劫未有一事無從人引脚者甚至勢豪有力之家廣置私莊窩藏大盜此通盜之藪也當此用兵之際乘機射利處處通夷人人養寇絲此言之雖挽銀河之水洗盡點中終不能令甲兵長不用也然則何術而可職愚以為欲化夷先從漢始欲化漢從選用良吏始有趙廣漢詒簡之智則賊不能欺有

李膺破柱之威則賊不敢匿有龔遂之單車至府勸民農桑則賊不敢不帶牛佩犢有張綱之親詣墨門譬曉禍福則賊不敢不率眾歸降若是者其才亦未始數數然也然而

上重邊方則邊方重矣
上重邊方之吏則邊方之吏又重矣其一重郡守彈壓之權弘治中都勻叛亂朝廷命大將討平之

吏部六卷

十三

廷臣舉林文獻為守郡
上親勅諭
賜以璽書許以便宜從事苗寇竊發即便剽捕上流官吏軍民人等違法生事許令具實奏聞

祖宗朝留意邊方郡守之權其重如此夫郡守者古之所謂二千石也強宗豪右無所不得問虎符竹符無所不得發今點中衛所武弁養成篤

驚之習其於郡縣有司若皆以為碍眼之物憂
憂半不相入即一郡守令之不行禁之不止此
何法也邊郡無事惟循行勞來延問民間疾苦
足跡遍於蠻鄉使得深山窮谷望見漢官威儀
其苗長出見皆以牛酒犒之啟夷人向化之情
斷漢人勾引之路交趾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
先反是或一道也其漢人引惹起釁與大姓主
名通夷者廉問得實白職等借尚方之劍誅之

史部六卷

十四

朝廷之官職也何獨為人擇地不為地擇官自庚
戌以來凡三見題留考選點中似無一馬邊方
有司何不祥如是職請自今稍破常調甲科之
新起家者不敢望己其才而遭蹶浮躁降調者
可用也虞詡為朝歌長親舊皆吊詡獨咲謂此
吾立功之秋彼以才故詿誤盤根錯節職請試
之然而萬里投荒不有重賞過其所望恐亦招之
不來三歲考績果有過人之才異等之效職議

史部六卷

十五

如是者非強明精幹之吏有長駕遠馭之才莫
可任也行之數年果有成效能用夏變夷外
寧內靜請徑陞卿寺職曾與應天撫臣徐氏武
共事其先起家安慶守徑轉南光祿少卿者也
必如是而後郡守彈壓之權始重其一重州縣
有司之選點中荒惡枳棘非鸞鳳所棲固矣然
邊方赤子固
朝廷之赤子也設官分職亦

請破格行取擢用以為事不避難勞苦功高者之
勸此亦非事之必不可行者也必如是而後州
縣有司之選始重其一重司道方面之任司道
方面彼皆表率一方控制千里刑名錢穀甲兵
盜賊之寄無如邊方最重出入蠻烟瘴雨之鄉
無如邊方最苦職為縣令待罪長安安見延寧
甘固諸鎮皆絕塞窮邊逼憐虜穴墮指裂膚寒
若不可言然而邊道皆樂為之者何也吏部以

才望推擇彼亦以才望自待不數年加銜晉秩不數年建牙開府故雖處之窮髮不毛之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耳此無窮故重邊道者重九邊也黔中即不得比乎西北邊何至其重若彼其輕若此然則必九邊告急烽火徹於甘泉然後

主上旰食夜郎天末為封豕長蛇薦食獨不履

聖明南顧之憂即使盡

吏部六卷

十六

簡才望之臣與之以不次之擢無令需次如積薪無令陞遷如轉石人人昂首伸眉矣必如是而後司道方面之任始重職所謂塞庸人自便之路作豪傑任事之心者此也自職入境以來見黔中百孔千瘡不可救藥反覆思惟皆起于黔事難為而又無人共理以故事事因循人人蒙蔽養癰貽患遂至於此臣查彼省田土從來無丈量頃畝自萬曆十年奉

旨清丈始有定額是前此俱無定額也
國家任土作

貢二百餘年此方之人如在長夜即此二事推之其他利病何可勝言蓋緣草昧之初姑與潤略直以夷方蓄之耳今日如支壞厦如理亂繩事而治也地方釀成今日之亂一言以蔽之曰無人今日收拾於大敗極壞之後一言以蔽之曰

吏部六卷

十七

用人職故曰邊方生亂有因邊地需人最急也職偶閱黔中志乘播首之後先臣李化龍有言曰以篳路藍縷卷之人為斬將塞旗之事可為竊嘆黔中無處非夷人令人動言大創不知內帑之金錢不繼川湖之額餉不來黔一宴人子耳縱有韓白其何能為職謂目前之計急在治標太創是也長久之計急在治本用人是也請兵請餉尚費

廟堂處置用人之法不過吏部一轉移間耳此臣所以惓惓於破常調也臣查該省缺官州有八缺其七皆無人履任前都勻守已報缺矣近日鎮遠守已遷轉矣此皆苗寇出沒之地四面皆夷不可一日缺官者也不知吏部銓補何人至於按察使懸缺經年吏部以房楠朱思明推補復經催請未蒙

點用查得房楠雅負壯猷若秉憲黔中必足振揚

吏部六卷

六

風紀伏乞

速賜

點補仍祈

勅下吏部邊方用人與中土一體

簡任念黔中多事之秋破格借材以救窮遺之急

庶地方彈壓有人外寇亦自屏息矣

職按黔蜀土自皆禹貢所謂荒服漢事所謂

羈縻勿絕者不侵不叛足矣非可以官府之

法一一而繩之也自貪令吏其土以為夷目語言不能自達於臺察即愍於貨賈無柰我何誅求不止少不應則彈治如律更不服即以反逆請討而撫臣往往欲借為立功之途於是乎用兵用兵而不利如騎虎不得下於是羽書告急

朝有大創之命而所費內府金錢無算海內虛耗

如播之役矣此疏果行安得點事決裂如今

吏部六卷

十九

日哉故曰不治已病治未病也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貴州巡按沈珣一本為微臣奉

命按黔特陳用人急務以蘇窮微事竊念黔非無事之國也其地層巒迭嶂土瘠民貧華實之毛不登天府糗糧不給盡仰鄰封且衙所居民與夷落犬牙相錯干戈搶攘之後重以饑荒癘疫之餘人烟曠絕陰燐載道計處之難十倍他省唯是用人一節敢冒昧以陳曰嚴規避之罪夫

吏部六卷

二十

人臣事

君東西南北惟

上所命何故一補黜缺卒攢眉疾首而畏有裹足而不來有欲來而徐待甚至異途雜職知法有違限半年以上降級調用之例遂故意延挨忘希他日朦朧起補別調善地此又規避中之愈出愈奇者夫黜官之設本不及他省之半而又在在缺官事事代攝當此疲隆殘疾之鄉譬如

奄奄久病之人飲食起居動欲須人而親戚左右往往掉臂去之何望聊生又譬之駕漏舟于黑風駭浪之中而三老長年落落無幾其能免于覆敗者鮮矣職嘗謂

朝廷論官必以貪酷為首罪若擬官評于黜中即當規避于貪酷今夫滇黔一也而滇為更遠乃滇賸則人爭慕黔則人競嫌此何心哉言之齒穢故今後黔省之官仍有迂延觀望踰限不

吏部六卷

二十一

至者容職以白簡從之恭處不貸而當事者尤宜加意振刷毋得姑息輕容凡各陞任官已經領憑又告改限勿與准理其故意違限而朦朧文起送者當該官吏一體恭懲庶法守畫一而規避不生此職所請于

皇上者一也曰重方面之任每見西北方邊道缺而金戈鐵馬之場人欣然樂補者何也為異擢使也至黔則不然一行擢黔而預知

上之人且先有厭薄棄置之心矣旁觀者遂相顧
揶揄曰此以何罪致者耶親友攀感而相咲曰
誰實陷之而有此比政成事立而持議者猶為
之揣摩曰彼當日何以有黜擢直搜其罪狀而
後已那知今春

大計黜中方面官若布政黃文炳副使何士琦聞
其素有功於黜而俱不免于察處則為黜官者
亦太苦矣以是人之官于黜者其自視實在半

吏部六卷

二十三

浮
沉半涉之間雖勉而就職輒橫一朝不保暮之
念又誰能奮發其精神展布其志慮為黜任事
者哉竊謂自今以後黜中方面如邊道例務擇
才幹者破格調用其有成績者亦如邊道例不
次顯擢萬無摧抑之理如是而有不人人昂首
舒眉共熙安攘之績者鮮矣此職所請于
皇上者二也曰通科甲之選例新甲科此何解也
如黜可卧治無事長才則黜事之難盡人而知

之矣若以譽髦佳士惜其萬里遠涉何不量用
川湖滇廣之人彼舉足而是亦言遠乎即今無
遠左近例量選一二何損甲科之體且適年以
來會榜科開例增五十人此五十人者在往時
固敝裘蕭瑟下第言婦者也當其蕭然下第之
時試執而詰之曰吾與若試令官遠夜即而有
不踴躍趨應者乎則揆之人情原非大拂至于
太守師帥鉅任尚年猶有以甲科充者今亦寥

吏部六卷

二十三

寥尤所不解夫職非謂科貢中無特達奇偉之
士也惟是當事者將甲科一選例絕于黜不惟
有意薄黜中又若有心因科貢此職所謂請于
皇上者三也夫黜為滇南門戶為楚蜀唇齒無黜
則無滇而楚蜀俱不能安况當多事之秋尤蠻
獠生心之日而當事視為故常不加之意職竊
痛之職出

都門時每與士大夫計及黜事憂黜兵之弱則曰

請賑第今

國家多事海內搜括無餘何暇及黔甚者併欲括

黔之膏何暇惜黔之苦職恐空費唇舌徒資克

耳獨得名賢相與共事庶幾補綴彌縫或可少

控遐方之困於萬一是在

廟堂一轉移間耳查得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內吏

部

題為申明職掌一疏其中大意與職今疏相符已

吏部六卷

三五

蒙

聖明中飭

欽此赫赫嚴

旨揭于日星當事者何畏何嫌而竟為廢棄哉總

之人情為重法守為輕其始起于一人之弁髦

明旨既而人以及人彼此觀望反視弊政為一成

之例而不敢違其始起于一事之曲徇人情既

而事後仍事積久因循反視成憲為非常之

原而不暇守嗟乎今天下凡事皆然不止用人

即用人一事在在皆然不止黔地彼

國是之壞大率坐此職在黔言黔餘不敢旁及惟

聖明俯察愚衷

速下吏部酌議施行

臣聞穎川朝歌之亂皆以守長廉平而兵革

不試黔事亦猶是耳滇腹則人爭慕黔瘠則

人競嫌仕者之情洞矣典銓者念哉

吏部六卷

三五

萬曆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

陝西巡按林道楠一本臬臣挾私抗傲有傷憲體懇乞

聖斷申飭并自劾不職以肅風紀事臣惟

國家設監察御史之職付以耳目紀綱之司而後持斧一方自郡縣而上以至藩臬之良無不重其糾劾蓋重御史所以重風憲重風憲所以重朝廷非以御史官秩有加于方面之上也臣至不

史部六卷

二十六

才叨蒙

上命巡按陝西惟是斤斤遵守憲綱於諸臣交相砥礪諸司亦各同心共濟無或齟齬不意有陝西按察司分巡河西道僉事李根到任未及一月與臣未經一面乃挾私抗傲阻壞行事臣意大有不安于中者謹為

皇上陳之方根之初任也靖邊道副使李楠折儀致賀根以其有違

明禁具呈到臣蓋三月十九日也臣閱呈切訝李楠觸禁之過而深嘉李根立己之高即欲具疏奉究緣事關方面若不行查明恐無以服李楠之心隨核其事於四月初四日即以疏聞根不勝悻悻忽於四月十二日差人遺書於臣臣啟而視之乃一侍生帖內有付啟其詞甚厲大意謂生呈詳後史書軍民日夜望臺下行其言不啻救焚拯溺之急何必行查又云查得

史部六卷

二十七

憲綱等書分巡道原與巡按頗頗行事今臺下不肯行生之言生豈憚九閭萬里默默放一屬官除以前文移完訖具書一鳴不平此後不敢奉命生千里巡歷一鷄未食止是齷病火狂恐先朝露諸稿已判付兒孫等語根據之書若不得少緩須臾而惟恐其言不得行者然臣疏已上

聞根言以行而其具疏之期與原詳到臣之日不

踰半月又非過遲根何憾於臣而為是忿激之詞夫朝聞而夕奏此為邊務重情則然根之所呈視邊務何如乃欲促臣刻期奏

聞以快其意何欲速之甚也然此或其賦性之躁未足深怪至執頤頤行事之說投臣以書及稱後不奉命而欲阻臣行事則關係體統臣惡容以無辨謹按

大明會典一款開載

吏部六卷

元

國初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巡按歷所屬府州縣頤頤行事洪武中詳定職掌正統中又推廣申明著為憲綱迨後按察司官聽御史舉薦御史始專行出巡之事繇斯以談風憲事責屬之分守道乎屬之御史乎今之行事將照例前事例乎抑照例後事例乎如果前例已更後例當守則分巡道固御史所彈壓者乃得遺書於御史若朋儕然此胡以嚴體統杜陵替也且

書謂後不敢奉命是以行移絕臣矣該道所轄一郡十九州縣官員之賢否刑名之鞠勘錢糧

兵馬等項事務何能一日不從臣詳駁今若所云該道將擅自專制而不聽臣移文耶憲綱所稱不許挾私阻壞者謂何根獨未之見歟故臣為根能糾舉李楠交際之失是以風紀有裨縱人或疑其別有所為臣深為根也嘉根不查臣已未奉題乃以怒李楠之故而移怒於臣叛爾

吏部六卷

元

挾私抗傲臣尤為根也惜臣濫竽風憲五年待罪闕中匝歲未見司道遺書侵臣乃自根始若臣含忍而不言是溺風憲之職啟陵夷之風復自臣始臣雖否陋其自待不敢后於根豈忍使國家二百餘年相沿之體一旦壞之於臣以為臣衙門羞哉惟是臣愚表率無狀自招媒侮業為風紀之玷奚堪糾察之司伏乞皇上將臣罷斥以謝李根仍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司將按察司分巡道官與按臣

出巡地方應否頓頓行事一切文移關白應否

仍照見行事例毋得妄自抗傲庶風憲之體肅

耳目之任隆臣雖被齟齬萬萬無恨

職按藩臬同官交際皆取之俸薪雖亦陋規

相沿要於官箴無玷而李根輒迫御史以彈

劾蓋欲自見其廉真廉者不如是也使其况

然却之則清畏人知矣

吏部六卷

三十

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初四日

陝西巡按牟志夔一本科臣持論已甚人才所

當愛惜謹一伸說仰祈

聖鑒事臣伏見浙江道御史楊鶴靖獻自盟賸有

愛

君憂

國之念譬畫所到無非匡時濟世之謀危遼之告

急也其諸所條上封事一腔血誠幾為

吏部六卷

三十一

朝端洒畫忽接邸報見工科祝耀祖偶有論列至

掛冠以去也為愕然嘆息者久之夫御史巡方

以一年為期得代而去此為

國法國人臣常經也候代無時有不得已而冒罪以

去此為變體非諸臣始願也鶴按貴州時與前

按遼御史王雅量先後各以念親所迫輒有控

陳而去雖為親私情實天性至愛

皇上孝治天下向來概有曲體未加嚴遣兩臣之

品格一律踪跡偶類而科臣祝耀祖意所歸重不在雅量而在鶴也夫自十餘年以來廵方株守之過時至有不得已而去者罰俸二級所以繩之者曾不少貸此自

聖明之

朝顯示防範以杜陵夷微寓優容以俟效用鶴之去以老親之驚駭而病也前此有先之者矣鶴之來以堂官督催而趨也其中有迫馬者矣堂

吏部六卷

三十三

札之移

國法固然

君命儼然遵堂札之移所以守

國法重

君命也此即科臣所謂起而補也以為驕恣然欺否耶當此七年行取淹滯之極三韓肆逆猖獗之會辱之中流失楫一壺千金既知莫留以實班行而尤條而論列也夫為人臣子可移忠為

孝亦可移孝為忠信如科臣所云知有親不知有

君非也知有親知有

君亦非也知有私不知有公非也知有私知有公

亦非也欲人奚所從馬科臣之論為

朝廷振防紀綱臣之論為

朝廷愛惜人才仰冀

聖主有深鑒也臣謂有才如鶴所當正其出境之

吏部六卷

三十三

罰錄其致

主之忱不宜聽之決去庶忠智之士有所奮發而

競勸耳抑臣因事而有感於當事者之宜破格

超擢以廣為愛惜也夫謂河清難俟尤為志士

惜光景耳適時用人急矣熊廷弼劉國縉駁駁

顯拜矣一時介特寒謬如朱一桂王紹徽喬應

甲邵輔忠清卿啟事頻催只候

俞旨矣又如秦聚奎之忠義慷慨捨死報

國直犯群邪凶鋒而不顧滿朝薦之力排惡當救
秦民水火倖獲一生于萬死之餘臣每巡行所
至秦民之感戴涕零冀得早膺柄用以畢展霖雨
之施者萬口有同聲也袁應泰之救荒於淮徐
也萃四方之流離彈百計以賑恤其所全活將
億萬計此寧可以常格拘也又如臺臣沈珣所
陳徐光啟之諳練探討胸懷饒韜略之奇劉時
俊之擔當執持經濟負豪傑之用申用懋之公

史部六卷

三十四

正明敏籌策洞悉塞垣之情此寧可以常格拘
也又如察處之臣胡加棟之揣事應變制稅瑤
以解虎狼之橫噬其遺愛在楚不可泯也聶心
湯之為堂官所開自應處以考功法然其去淳
汰冗節省幾十數萬其成勞在部不可泯也令
令茲時而授二臣以事任大足效於一臂此又
寧可以常格拘耶是在司銓衡之急推轂矣臣
又因是而有感於任事者之宜協恭擔荷以自

為愛惜也撫臣周永春當經畧楊鎬搖首不應
即當反覆開諭而任其實行取敗永春于此自
應分過今李長庚用矣熊廷弼劉國縉用矣此四
臣者凡皆人望所歸守遲速以定危遠當不至
再有決裂第虞意見偶有異同則裁度不猷參
伍謀果有濟於事功不必自己出計四臣之與
諸臣戮力同心調劑酸鹹水火以紓

九重宵旰之焦勞無俟臣之過計臣聊效忠告是

史部六卷

三十五

在司封疆之共勉矣蓋臣當此遠事孔亟倍
切愛惜人才一念自附舉爾所知娓娓至此婆
且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臣誼固不容嘿嘿
也

臣按臣子狗

國家之急無以有已也方三帥與尸京師震動
公卿有潛出其孳見同逃而楊鶴獨伸正義聲
催戰之失論攻守之方所謂朕有李勉朝廷

始尊而給事抨彈若以為救時急務者何耶
夫臺臣攻諫臣世不恒有為臺臣雪氣而攻
諫者尤不恒有如牟志夔此疏可謂獨立不
阿矣

吏部六卷

三十六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卷六

萬曆四十七年四月初九日
江西道御史唐世濟一本為閣臣尸位悞
國公

疏臣不列名謹據實

上聞以明心跡以別邪正事項禮部主事夏嘉遇
連

疏紛紜職銜門掌河南道臣房壯麗時過職寓
又兩次致書欲

吏部六卷

三十七

上公

疏糾恭職再三止之頃閣郎報壯麗
疏已

上矣職既不列名不得不一明言其故嘉遇輕率
躁動之人職昨歲掌道見其咨訪單中多言其
儼佻喜事故不與臺省之列即其今日之諭訛
益見前單之非謬職非謂嘉遇不當恭也獨其
疏論閣臣方從哲科臣趙興邦實通國輿情所

大快者忝部臣似乎保閣臣媚科臣凜凜清議
煌煌青史平日捫心義所不敢出耳從來無數
年而斷絕杖卜禁錮言官不用一人不行一事
者今

天變頻示邊烽屢做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岌岌乎
有朝不及夕之憂而否塞如故毫無轉圜之機
目前如五城九門巡視御史用以稽察奸細最
不可緩者屢

史部六卷

三六

請不得閣臣悠悠忽忽若罔聞知一應稟擬動多
錯差危而不持顛而不扶長安兒童廝養無不
愁嘆罵詈以為一日不可居其位者及今求身
勇退猶不足以謝數年悞
國之愆乃日遷月延更將何待也至嘉遇所論二
科臣其才品判然寧可同年而語者詩教公
忠不二心之臣群邪鼓煽
天地晦冥之時明目張膽義無反顧蹇蹇抑邪扶

正功在世道人心從艱難險阻中備歷辛酸以
至于此即善毀者豈能為之抹殺其為閣臣門
生孰不知然正言規切屢聞其匡濟之苦詞若
謂其朋比護持可以百口保之者或請其行過
于剛然總之出于公不出于私若指之為邪人
黑白混淆反為邪人所快此邪正消長之關不
得不明言剖晰以存公道者也若科臣趙興邦
初議論亦能依附正人職等未嘗不藉之為同

史部六卷

三九

心無奈其局量褊淺意氣盈滿驕吝漸成恣睢
谿刻轉為悍戾至于識見擔當與師捷伐之時
正

聖明

宵旰之日

明旨

叮嚀

許以功成

優叙身荷

九重之

特注宜何如昕夕焦勞經營達旦乃徑入棘闈置

遼左度外急桃李而忘枕戈

主憂臣辱之義安在也臺臣熊化清貞振動年來

議論半采力挽狂瀾止因議論不合百計中傷

心欲去之為快迨例轉之後誇于人曰熊化處

而某輩皆當膽落矣而臺中豈遂無鬚眉一男子

吏部六卷

四十

盡皆與邦可以國氣使者耶近年以來一二無

識銓司動輒仰其鼻息以故與邦氣焰薰天文

武大吏一手握定喜則加諸膝怒則墜諸淵以

為惟吾意之所向而莫敢誰何但見其任情顛

倒信口雌黃傲然傍若無人不覺自呈缺敗如

受錦衣舍人之重賄而給牌馳驛到處科索見

于撫臣之糾彈撫拾二十年前舊藁以藉口掩

過人雖不言獨不愧於心乎孫邦熙以宣府敗

壞之官復用之于宣府蕭如薰以詩酒流連之

士突起之以冲邊

長安眾口噴有頃言職不欲盡言以傷雅道惟是

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兵垣何地而以此淺衷弱

植者當之事事執拗言言乖謬將來重悞軍

國禍蓋有不可言者伏乞

皇上毅然

乾斷速奮

吏部六卷

四十一

乾剛速

選一有才望識力之臣以任兵垣庶

封疆之事不至日壞一日耳職義在急公不顧嫌

怨即將職

罷斥以謝與邦職且甘之職不勝冒昧之至

臣聞之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獲冷曹而

攻熱柄比疏近之矣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吏科右給事中翁憲祥一本為蔭叙重典紛紜混乞懼閣律門懇乞

聖明亟

勅該部嚴行申飭以一政體以杜冒濫事職惟國家憂恤大臣尤慎重名器故事兩京三品以

上文官或係三年考績或遇

大慶覃恩俱得廢子載在

吏部六卷

四十三

令甲若夫身後錄廢尤干特典必其身歿未

及酌量議請自

上裁或以忠諫捐軀則雖年遠合有卹錄外此無

得妄乞也邇來廢叙漸多遽就人懷覬覦近接

邸報如原任三邊總督石茂華子宗人府經歷

石恂一疏原任南京刑部尚書翁溥孫翁裕一

疏大率描寫其祖父在任病故概比于殉躬盡

瘁之列而補叙軍功牽附

恩詔

軍功二項職反覆詳看恐於例終有難通者蓋

恩詔款內止云

兩京三品以上文官未考滿者廢子入監讀盡又

許守制伏除者補給夫守制伏除者亦為其身

遇

恩詔故

許補給于起復除授之日近有一二病故大臣

吏部六卷

四十三

原任未及報滿丁憂未經復除而存日曾與

恩詔相值又錄其人品政績亦復優厚特典廢子

實出曠

恩然吏部題覆原任山西巡撫魏允貞廢子一疏

亦已大費推敲諄諄防後來之援引蓋其慎矣

宜得以身歿三十年之大臣尚可引今日之

恩詔乎若茂華與溥原係名臣誰謂無功可錄但

生前皆已得廢身後葬祭贈謚俱全

朝廷之報禮業自不薄假令果有

軍功再行錄歷則當年酌議

卹典之時必經幾許詳論必常查考

會典豈得遺而不錄令事久仄冷忽然

請乞安所准憑恂等之疏謂非以近時

恩廢濫萌此倖心職不信也夫庶子一節談何容

易世家子孫襲祖父遺休坐需金紫視科目之

部署如登

吏部六卷

三

天者亦不啻星淵何如隆重者此雖分所當得

猶宜常慎况不當得可混

奏乎萬一概從權宜曲徇其

請恐大臣久故者不止茂華與溥子孫幾幸者非

止恂與裕相率比例紛紛陳乞濫觴安所底止

昔孔子致惜于繁縷韓侯慎重于敝禕豈其以

國家延賞之典不以酬功而以徇情其何以激勸

將來所係匪細故也職職掌所關據實糾正伏

乞

皇上

勅下該部備查

典制如職言不謬酌量覆

請姑將恂等之疏立案不行并

嚴申飭一切牽扯混乞不合

明例勿得少有違就致開律門庶政體可一名器

無濫矣

吏部六卷

四十五

臣按

覃恩有世延之典止及于

頒

詔之一時而久遠陳乞者委屬濫請此疏可杜倖

門矣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七卷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

吏部文選司署員外事主事董應舉一本為感激

天恩據職陳愚少裨銓政萬一伏乞

聖明採擇事臣竊惟吏部四司今之所為美官也

非品望絕倫者不宜充選而臣以迂腐妄庸得

吏部七卷

之不可謂非幸臣自去年五月以考功司主事

到任今年七月遂轉本司副郎纔逾一年四司

歷遍不可謂非速而且速臣宜如何報而臣竟

未有以報也臣愧欲死不意八月二十七日切

轉文選之

命又下矣先是二日臣已患病在床忽聞

新命且感且泣不能恭

謝病中省循才劣速速一年尸曠之罪既無自贖

苟有一得可救銓政之窮而杜其漸是亦愚臣
報効之萬一也謹條為九款一曰衙門之人之
錄二曰吏弊山積之錄三曰請告職掌當明四
曰冠帶職掌當一五曰冊庫規矩當定六曰劾
勞當節其濫七曰門吏書辦當絕其源八曰吏
部員役掣籤之法當公九曰各部頂首遞減盡
絕之法當守此皆衙門內事言之無越俎之嫌
而亦不嫌於取罪者臣請究言之吏部司官不

吏部七卷

少矣近至乏人何也一則

新命未下一則舊人不來

新命未下者待之

呈上而已至舊人不來其意有二一則待掌選而

來以大行其志一則恐來而有相軋之形不得

不少避此二者皆非也夫吏部事體何司不關

係無論文選考功即驗封一司封典吏役皆其

職掌予奪關乎世風闡撥準之天道清理得宜

祥益不少豈必掌選為行志哉至于相軋之嫌則各司各有職掌各守各職各有程途我無凌越何嫌何疑必懷凌越之心者而後可避耳舊人避此而不來萬一掌選有事副郎承乏夫新進則即資望未久者也驟而當此任能超然免于外議有幾乎是舊人避嫌而使新人承敝尤不通之論也職以為自今驗封考功稽勳三司掌印必用舊人舊人起者不必托辭免

吏部七卷

三

命即赴有缺即補一則可以舊法教後輩一則可以老成重衙門一則可緩急待用衙門不至乏人此銓政之當講一也夫官有專職則吏不為非六部各司未有一年半年遷轉者而吏部一年使轉數司豈吏部事果無難於各部而吏部官皆神明天縱吏不能欺乎夫人雖聰明事非久不練功非久不成今以一兩月之官御盤據久佔之吏無論前之所行后或不知即一事而

當試于前後遲速在其手中翻覆繇其變幻或詐前言以誑後或示己信以售欺及其既覺印已他移一法未行弊已隨作即有志建立者亦無可奈何矣臣以職官遷轉固宜周歷四司亦必更歷數月縱遇有缺或前序轉而後超或前超轉而後循各使行其志而究其用總亦未嘗出事者何不可哉不然如臣不肖四十九日封同三十二日考功欲不為吏所欺難矣此吏弊

吏部七卷

四

山積之繇銓政之當講二也夫外官請告權在撫按彼若欲留必不代題其代為兩請者必其挽之不可得者也吾可從中替而留之乎至于進

表官員自行請告尤屬無謂若覆而留之仍遷延而不赴則使地方不得其用吏部不得其缺以不得用之人又占地方之缺可乎不可乎且使其人賢耶必以得請為快其未必賢耶而徒以

此窺探人意或借凡以稽延水程家坐待陞祭 祿
何為之留而以浮辭悅之哉是不惟侵撫按之
權且又壞衙門之體何也各部司屬請告該部
有美辭者吏部不得重贊此體也臣以為外官
請告既經撫按待題當聽其去不必再加贊辭
其進

表官員請告休致者仍宜于撫按處求題不許自
請至于地方缺官撫按擬人坐請亦似侵吏部

吏部七卷

五

之職宜各還其權而無相侵此銓政之所當講
者三也夫文選主官而吏則必錄功司而驗封
此大職掌也今擬例諸吏皆從功司始三考實
歷冠帶者皆錄功司付何獨擬例冠帶者不論
歷役一年半年徑錄文選不錄功司封司為半
空突入之人乎至于奴役惡少憑恃寵靈不歷
半役候而冠帶候而考取考功不得查其籍驗
封不得驗其單長奸啟倖莫此為甚而房科乃

以職掌為言此不過各司吏役爭此利略當時
當事未及詳定耳終非政體也何也以主官者
而雜以吏以典劇者令查半空突入之吏農不
得增其劇乎職愚以為一切冠帶吏農必令原
籍起文先投功司查付封司納辦而後可付選
司斷不宜仍前竟題使典劇者增劇且恐有來
歷不明之累也此冠帶一項銓政之當講四也
夫百官俸單考語則冊庫掌之一字瑜瑕并降

吏部七卷

六

判地任其差錯先後懸殊往來設立書辦十名
分地書寫令自註名誤則革役責至重也而終
得恣其奸弊者以單數入其手也故二十九年
郎中王永光有分地七使之議自甲至癸分管
送閱則甲既分地乙又分官分地時既與之類
單分官時又散而與之類單查官時既隨官而
查歸單時又隨地而歸而又陸續登揭不一而
足則是一單幾番入于各役之手弊安得而不

滋也臣愚以為宜令書辦照地登寫送閱時仍令自分所管地方之官其揭某號某官某年月日到任其俸幾何序次而列會送右司閱畢即令當堂合造一冊分作三號則分地之單不入他手而一寫之後不復亂翻稽察不煩奸弊亦少豈不易簡至快哉至于各官俸並則職在選司時已造有各官年歷橫以稽其俸直以見其履歷若逐選類造或可少備查考矣其每年進

吏部七卷

七

表官所費各官考語釘封甚密一入吏部冊庫分寫實錄補洗甚或有妙全本為市者是外密而內洩之也外考而內清之也以為宜令各省直所司送冊另用簿命小樣可以裁割粘單則書寫不用一日可了數省矣為官者查對不煩既從容而有餘力則各書辦雖狡豈能取不數數經手之單補洗而漏洩之哉此為冊庫簡易直截之規銓政之當講五也夫吏部效勞之蓋古

未聞也自本部堂孫尚書前時定為七員後定為十三員斯已節矣其後冒濫已極而外議沸騰前任楊侍郎始不得已列為二款其一盡革不留其根其一姑容五十員不許私引令其漸次消絕非以五十員為定數也今效勞薄其數未增而臣猶以為言者蓋以部堂清正聞于天下而七員十三員尤其所手定者今可仍五十員之數乎夫賞有千金而不吝者能得其死力

吏部七卷

八

也得其幹力也今此五十人者除本科接旨上本讀印堂引及大堂後堂外其餘何勞哉而柴目之曰勞甚至有勞簿不載之勞免而又免之勞皆酬之以朝廷之官予之以朝廷不得已之例銀如上糧從七該做外衛經歷也而與做京衛不知錄外衛加納例銀幾何上糧正九該做文思各所十庫各大使也而與做

主簿不知錄大使加納主簿例銀幾何又如直
為所吏目也而與以州吏目不知錄所吏目加
納州吏目例銀幾何如此例所費例銀不少矣
况又免省祭它年免當該它辦之例銀乎更有
可怪者加納縣丞主簿部議停止者以其親民
也衙門員役徒于得之或許加納得之是外吏
加納者不可親民衙門人或可親民乎是
家不得已開納者猶可議止衙門人獨不可止

吏部七卷

九

乎今之縣丞京衛率多衙門員役最其下者乃
降典史降者降矣借問准降例銀幾何嗟夫外
吏辛苦艱難二十餘年僅得冠帶而候選待次
求降不得取選不能而衙門員役勞外生勞
恩外求恩紛紛籍籍無有窮已臣嘗備員選司親
見主選者處置之難焦舌感額苦于無可奈何
前規已成後難遽割或前准考中今不得不從
或自呈批查不得酌者或已行各司官門吏

書辦役過日月不可知不得不少為慮者或胥
吏將衙門舊役雜入選部各項中難于稽查者
臣計每選效勞及衙門員役各司官書辦門吏
各項常八九人若照事例它年加納改級等銀
一人破例銀少亦不下三百餘金每歲不下一
萬餘金此皆

朝廷所以備邊儲養戰士者也而衙門員役優游
得之得之者少猶可多則濫矣人但知其濫也

吏部七卷

十

而不知其陰耗邊儲也臣非惡其濫也惡耗邊
儲者之多也今縱不盡革猶當少節其員其在
勞薄者應照本部堂官手所定七員十三員或
再拓為二三十員其在勞外者一切痛革庶幾
省一員省

國家餉邊一員之費節一例

國家多得一例之用耳此銓政之當講六也就中
而論在書辦門吏尤為無理夫是役者非三十

六年奉

旨嚴革者乎革而僱役于是有私頂即有頂首三十七年頂首一百兩三十八年頂首四百三十兩今五百兩矣夫錄裁革而至頂首四百五百而不過三年也彼何以輕擲若是前者利後者繼繼者又利而一役化為兩役錄頂首百金而化為千金利既得矣官又得選彼何苦而不蠅集蜂擁哉且其來也非盡錄官引也私買長班

吏部七卷

十一

混同速接插入公會便作同盟一官未接下手先報消金佔役惟恐不受其賴安得而不繫是長班為騙局而衙門公會為盤據之所也今欲革之當絕其源當自禁部差速接始何也部差速接彼既勞費本官不及知題革之故而與偕來來則靡之不去不得已而姑容之容之不得不隨眾而與之選隨眾而與之選而接踵者不絕矣安得禁也職以為各部屬官聞

命即赴未有速接而來者即以銓體嚴重則各官原有後堂一員用以穿衣脫衣者以穿衣脫衣之勞破

國家數百金之例銀使之速接有何不可而必吏書辦為乎既不用其速接而此項自可立除若門吏以接帖也閤部大老接帖止用長班不用門吏即本部三堂止用長班不用門吏何獨司官必用門吏乎書辦以寫帖也各科各道各部

吏部七卷

十三

雖有書寫止催問人何獨司官獨用上糧農吏况後堂甚闊可供書寫已撥窮吏中豈無可供書寫者而必另收書辦此門一開繩續影附官未久而門吏書辦屢更官已行而未供役數月之門吏書辦已借名而乞選臣不知司官有何補益

朝廷而破費事例如此之甚也今但着為今甲各司官看門合照大老科道事例止用長班各司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一九〇

官書寫合照各部院科事例只僱閑人不僱吏
農仍不許帶入衙門各司官升任起用不許再
令門吏書辦速接止令後堂長班既絕其速迎
之路自無難割之情以後有創起門吏書辦者
許科道衙門參論則書辦門吏不能革絕者臣
未之聞也臣今亦有門吏書辦因其速接麾之
不去賞而遺其一猶恨不能盡遺故為此決絕
之議使後人不致後時之悔如臣今日也此鈐

吏部七卷

十三

政之當講七也夫當該掣籤當堂登簿示公也
法自本部孫尚書始也而吏部當該書辦獨浙
人為之或仍本貫或貫北籍俱以農民私相引
授膠固盤據牢不可破于是本部堂有餘禁冒
籍吏役之疏欲令四司當該皆揀兩考實歷不
許私引已得

旨矣即有稽勳司侍親科當該吳應祥私引揚王
廷驗封司實撥科革出當該徐繼仕私引潘鶴

二人皆非兩考實歷也而頂首銀則先入于二
役二役頂首則革盡而遞減者也臣以為當條
革之始彼即潛入則

明旨不足憑部議為虛設矣于是稟堂將本衙門
當該與天下吏公掣而二缺果掣得之而得之
者岌岌不敢居盤踞諸役猶陰嗾之使去是無
法也而八月又掣二人矣此法或可久乎但舊
役盤踞者多不開根而欲久其中夫吏三年出

吏部七卷

十四

缺制也即不開根缺可久據哉臣以為自今吏
部諸役凡入部三年而不開根者皆以其缺公
掣而各科書辦其上根冠帶選官皆與當該同
是名書辦實當該也當該之缺既掣書辦之缺
缺可令私頂乎驗封司實撥科有當該矣又有
辦事四名是一科五當該濫不已甚乎當裁其
一此省官不如省吏之說也而書辦辦事之說
亦名公掣夫當該既掣書辦辦事又掣則衙門

員役之不清盤據之不破臣之有也臣所謂掣
籤之法當廣者此也此銓政之當講八也夫頂
首之為吏害也已久萬曆三十八年嘗有四減
盡絕之疏其事職之封司專官註簿

明旨昭然今吏部掣籤一有美缺得之者不能恭
據之者不肯擇竟無如之何而為之改撥則是
以吏部撥吏之權為豪吏所制烏用掣籤為乎
夫李克敏廬江一知府耳痛豪吏之佔役一革

吏部七卷

十五

頂首舉廬江郡縣頂首無不革盡者豈以堂堂
部堂歷奉

明旨設官註簿而竟不能行之豪吏此則封司之
責也其故在於官數遺而無成簿已註而不續
使豪惡吏得操其權而美缺長為彼佔其在本
部衙門先已不行安能責之各衙門哉夫為吏
作奸其固然耳所畏者法耳今作奸而革役者
頂首者如故送問者頂首如故且考察革出者

仍冒恩頂首如故則彼將何所畏哉是教吏之
奸而導其橫也故臣以為欲清吏弊必當行頂
首四減盡絕之法參以考察當自本衙門始而
本衙門之頂首甚多當作五減除前已革盡而
後生出者當所其半而為初減甚已遞減註簿
明白者照減數減之其未註減數者槩作二成
之數其見在送問考察革出衙門者皆革其半
罪重者全革則豪吏不得占缺貪吏不致改參

吏部七卷

十六

奸吏亦有所畏不敢為非矣推此行之凡吏之
冠帶者今報遞減頂首數不減者革其役如此
而法有不行乎夫革頂首者頓而難割減頂首
者漸而易消况臣又減四減為五減則其割愈
輕於情法宜無不愜者但當專管註簿堅持力
行之耳此銓政之當講九也此九款者五為衙
門職務四為吏役皆似為無當之說至于吏役
款中尤為瑣屑勢必不能行者臣欲防其漸不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一九二

得不切其言言之而預為法以防不至流濫或可免于外議不然他日又如三十五六年間科道交章至奉

嚴旨督責而後議而固之晚矣臣冒昧狂懇激於天恩諒有陳言無足採伏乞下部議而誅其妄職無所辭

臣按宋程灝曰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未免大患此疏吏役四款燭照數計

吏部七卷

十七

惟董應舉久於銓屬故能寫之筆端若當事者按款而釐正之則簡要之名歸之矣

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吏部等衙門尚書趙煥等一本為計期非違申飭宜預敬陳考察條議以襄

大典以裨吏治事據掌河南道御史房壯麗揭稱前事到部據此該臣會同署都察院事李誌有得掌河南等道御史房壯麗等條陳九事均有裨於

察典合就開列前件議擬

吏部七卷

十六

上請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官評開報宜確

前件

臣等看得撫按察吏所以安民也司道宣上德達下情總欲各守令行

君之命而致之民耳故賢否真偽關吏治之污隆

而百姓之安危係法令之疏密從來循良之吏專以其精神用之安百姓邇來世俗之吏多以精神用之蔽上官至上官一為所蔽或以牆壁明中之或以窺瞰陰中之官評不清民生不遂端在於此故當事問官評宜先問百姓不信浮名而信實政不詢面皮而詢肝胆不照資格而照職業又使言清行濁者無從混虛公之鑒傲

吏部七卷

十九

撫按各司所當斬釘削鐵斷在必行者也宜如臺臣言伏乞

聖裁

一諮訪評品宜慎

前件

臣等看得

大計外憑冊揭內憑諮訪恭訂不厭至詳彰瘴始足服衆此

朝廷立法至意從來遠矣故程量一秉於是非始

為佐撫按之不及倘款列問難於毀譽何以昭

哀誠之無私心須流言有禁飛揭有禁一意虛

心大家博訪合一世之正人君子以衡鑑天下

是謂至明合一世之正人君子以點陟天下是

謂至公至公至明何嫌何疑何名之不可署况

臺省銓司進賢退不肖自其職掌反噬之議三

人凜然即素相關涉不必過為引避與衆共棄

吏部七卷

三

乃見公忠訪冊署名宜如臺臣言伏乞

聖裁

一私揭中傷宜杜

前件

臣等看得私揭之禁節年三令五申不翅詳矣

持法之吏多不便於宵人落落難合之夫每不

調於妒口凡屬怨家情造私揭以不能公行之

事而私售之以不能顯行之事而暗投之明枉

王法幽侮鬼神一墜其術貽害非小且堂堂述職之

却此豈以供此輩修都之地耶宜如臺臣言合申飭

在事諸臣如得暗揭即投水火共置不言仍乞

明旨勅五城御史嚴督兵馬等官遇有街衢私帖

即便抹去要使盡鏟奸鋒毋令滋蔓其兵馬等

官若能捕獲人單解送臣部自應紀錄以俟優

擢伏乞

史部七卷

三

聖裁

一點幽輕重宜審

前件

臣等看得外臣自藩臬郡邑以迄散官各有司

存均闢民社其間罪狀不同故點

典亦異蓋隨形隨照稱物平施乃可以甄別群流

陶鎔庶類若做瑕永棄是銅材也元惡是寬是

聚慝也所謂失之毫釐謬於千里委如臺臣言

臣等承乏

計典實為凜凜矢公矢慎外本撫按之品臨內恭

臺省之公議如貪如酷如不謹如不及如浮躁

如老疾總之求稱其真形務肖其本質而止蓋

繫大學之矩惟求民好民惡存三代之直要之

誰毀誰譽若任意低昂徇情翫法

天有日月

國有憲章誰敢干之伏乞

史部七卷

三

聖裁

一議處舊額宜破

前件

臣等看得處分之法往往不問不肖之多寡而

但問已往之額數不分各省法網之疎密而但

拘各省懲創之舊規致令吞舟者漏網於法之

外星誤者索瘢於數之中殊不足以服人心而

公鈐法故地方偶值網法間疎奸貪接踵即盡

數汰斥以甦一路之哭地方幸遭紀綱整頓聞
問安堵即特加保全以安循吏之心此番諮訪
應破成例期于至當臣部所急欲舉行以清仕
路維世道者宜如臺臣言伏乞
聖裁

一閱報異等宜核

前件

臣等看得卓異之舉至

吏部七卷

三

鉅典也方面游登卿寺有司用需考選

國家股肱耳目之臣實始基之自非才守雙優品
識兩絕不與茲選故寧精毋濫寧約毋多乃世
情多誤認循良之外別有卓異臺臣只以實之
一字定其衡此不易之定論也從來憂國者只
願天下有真循吏不願天下有假卓異只願臣
子有實經濟不願臣子有假恢張守須實守才
須實才且惟素守廉介則有骨不作繞指有膽

不虞掣肘其立

朝事業必自有可觀者今當民生凋敝

國事多艱之時首問真廉以當盛舉以培

國家之元氣而又博訪真正英雄之骨幹并行優

異佐疆場之急是又

國家薦賢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

一司道曠職宜議

吏部七卷

三

前件

臣等看得司道任藩屏紀綱之重有表率群僚
之責地方何可一日之人

今申入

覲進

表陞遷復任有限赴任有限未聞紛紛求改限期
者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自改限托疾漫無底止乃有經年累月偃蹇

家門者矣乃有高卧待選一二年不赴任者矣
至以知府而帶道務以一道帶數道之務地方
何繇彈壓官吏因而縱弛吏治之壞實基於此
宜如臺臣言懲已往違限十月之陋規定將來
違限三月之新制告病即准致仕改限責備臣
司倘若曲徇人情任臺省以
白簡從事伏乞

聖裁

吏部七卷

五

一禁革餽遺宜嚴

前件

臣等看得諸臣入

覲朝常是遵乃紛紛餽遺是何法紀如謂內僚不
免於致疑因令外官課效夫綢繆此亦推見源
委理或有然臣等竊謂分誼素屬則禮法相成
情好果殷豈靡文為款况此時具遵
憲典何問其私臣知外官借口

覲需多方漁獵餓餐膏血飽入橐囊尤為不法委
如臺臣言自今願與在內諸臣約共絕交際以
維雅道其或借
覲巧營漁利自潤言官有口臣等有耳並以貪坐
誰曰不宜至如臣部表率百僚尤以精白為標
若使玄黃交質百官象之又何誅焉請先褫斥
以風有位伏乞

聖裁

吏部七卷

五

一振辦懲處宜重

前件

臣等看得罷官振辦

令申森嚴至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者非過竣也良
計典最鉅恭之衆酌之獨不知費幾推敲取自
上裁業已勒為
國憲若伏輒自躍治妄莫瓦全即此舞奸蔑法罔

上私行其頑，置放縱可樂見矣。查得嘉靖十九年考察李紳以振辦發遣成憲凜凜，稍有縱舍，無乃翼奸委如臺，臣言有如狂瀆，肆辨上干天禁，有放流之典在也。伏乞聖裁。

臣按大計訪單雖有失實不署名姓是教之合沙也。若明註造單之主名，庶幾清議有歸乎。

吏部七卷

三

萬曆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

吏部一本酌議事宜以清仕路以平銓政事文選司案呈照得本部選法至嚴至密所從來矣。顧議法非難行法為難。臣兢兢受事自當處其寔，豈宜未行而屢飭其言示天下以迹。第今以壅滯之時而又值積玩之日，不稍為疏通則人心苦於湮鬱不嚴為振肅則法令幾於廢弛。國家所用為獎賢防奸以為地方計者將何賴也。

吏部七卷

三

願積習已久而一旦驟然行之非微靈于

皇上彼傍觀者不疑則駭矣。今查職掌數款內有

宿弊當釐者有淹滯當宣者有向未及

請與請而未奉

旨者謹臚列上

請伏惟

採擇施行

一曰抑奔競蓋臣部一切推陞全以資俸淺深

為次序以才品優劣為差等近年仕路大壅人懷中熱安命者固多而干進者間亦有之或先期討缺或臨時擇地或托人講說或公然陳乞夫官不負人人自負官耳人臣受一命何不可以效忠而自炫自媒豈為貞士今後有擇缺擇人擇地臣等決不曲徇即本官資俸當進亦一槩停推以示裁抑至於兩京僚屬小官倘不安分希圖速化夤緣干進者容臣部另立一簿備

吏部七卷

元

書本官名姓以備考轉如臣等有不公不法從

人請托者聽科道指實奏伏乞

聖裁

一曰議程限蓋官員赴任率依水程定限有司雜職皆如期報到惟司府而上每每中途患病為詞或乞批執照或轉改文憑歲月遷延槩從寬假至于齋捧入賀之官多枉道回籍速者經年近者半載徘徊政

里養俸待選即有至情迫切似當曲體而律以臣子分義豈得言私矧各處司道十之其五無論缺人廢事代庖未使萬一地方有不測之變如湖廣臨清等處倉卒將誰依賴是不可不為之慮也今無照大計例事畢之後嚴定期速今回任其餘陞除各官一併申飭毋得延緩以滋惰窳速者聽該省撫按指名奏處伏乞

聖裁

吏部七卷

辛

一曰疏淹滯往聞漢世良吏居官久者累增秩賜金至今以為美談邇來官途淤滯各處推官知州知縣等官有積俸七八年不得一轉者既乏循吏之報又無考選之期棲遲歲月意氣灰靡矧有司之考末路轉甚日臨淵海不風而波牢落一官誠可浩歎合無曲為疏通如有京秩見缺臣部查歷俸年深才品卓犖屢列薦章者先行推補其部屬起復并病痊赴部者轉行添

註管事俟稍疏通即改實缺似於政體人情兩得其便至於加算外俸頭緒多端稱量少差反滋議論似應一槩議罷伏乞

聖裁

一曰酌部俸查本部品級考郎中員外俱陞知府今獨斬于員外者豈有異故先是仕路疏通郎中歷俸四年以上即得外補知府求參政副使之俸者寥寥無人郎中既無積滯之官員外

吏部七卷

三

自無久歷之俸故員外必待郎中之一轉而後陞知府也今可同日道哉前者未通後新愈積日今知府五十餘缺不得已以俸深郎中填補而員外一途又束于格而不推于舊例人情均屬未安况郎中員外俱五品官在外同知尚得徑轉何獨于員外而為此物拘耶且載在品級考有故事可循似不妨一遵融者至於主事之陞僉事無往例可稽仍宜候俸深以待序選則

目前無職等之嫌異日有通理之使政體人心兩得其平也伏乞

聖裁

一曰重改教夫才力不及例得改教近來外官壅滯行取久格始一槩借此為捷徑不一年而轉成均又不一年而轉部屬無案牘之煩奔走之苦不風不波而登彼岸視外之州縣勞逸何懸殊而遲速反異效也嗟嗟人奈何不避勞而

吏部七卷

三

趨逸厭遲而競捷哉除見任者照序陞外以後甲科進士果青年有學才質孱弱不諳吏事者不妨酌為

題覆以全器使至於業已除縣又復告改及考察調簡調開等項自行陳乞者俱立案不行伏乞

聖裁

一曰議考試本部考試貢監之法本之身言卷之文策又錄刻其文字以示眾可謂至密至公

矣第南北未分則人情未協先是有南卷皆缺縣正而北卷什不得一者非平也合無酌量南北相兼考取北卷多則多取數人北卷少則少取數人如文策荒課委不堪取者不必取盈於數至刊刻試文仍分南北兩行編號彌封一如外省歲考之法卷面正書南北首粟字樣盡去其天地玄黃等號數豈惟閱卷者可避嫌疑即鬼神亦莫測其端矣伏乞

吏部七卷

三

聖裁

一曰禁吏弊蓋吏員一途素稱弊藪而甚者尤在衛所之寄籍衛所官皆武弁耳既利各役之重賄各役亦利衛官之朦朧往往有一二考起送而實未嘗一日為吏者近見戶工二部加納事例縣衛所者十之七天下府州縣僅十之三此其故可知矣此輩弊竇根深牢不可破姑除已往不查究外自今衛所送納農民俱分撥各

州縣候參并三考通加者聽其餘見在實歷人役行各衛所速將本衙門各役嚴查某人初奉某例加納某行頭或司或典有無初納庫收至頂某房某人名缺扣至其時應滿一考轉二考者奉某巡按衙門考核批允備造履歷一樣三本預先送部選司功封各存一冊遇有加納人員按冊稽查庶姓名不得假冒年月不得通融而黑虎跳之弊或少減一二通限文到一月以

吏部七卷

三

聖裁

臣按知縣改教委是坦途亦有外計註誤而改者然以施於少年孱懦不諳吏事之人可耳至於貪墨武斷已玷官箴者亦借是為改部之捷徑非所以為平也

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浙江道御史何爾健一本撫臣抗辨不候覆處
遲臆爭許有非法紀特乞

明旨申飭嚴查分別虛實從重究處以杜將來事

臣於八月初六日見貴州巡按薛繼茂一本為
撫臣輕忽非宜守備庸懦不職謹循職掌據實
查參以圖善後之策懇

賜議處以重地方事中恭撫臣林喬相禦播輕忽

吏部七卷

三五

者十謂其才非應變志忽善邊廢職業而不修
致地方之多事以應否去留自

上裁奉

旨下之部院矣十月初八日遂見巡撫林喬相一

本按臣懷私求勝挾忿相加懇乞

聖明嚴行查勘以定是非以彰公論事中辯按臣

薛繼茂論彼謬妄者十謂其反覆變幻牽連蔓
引盡力以洩楊應龍之忿亦已奉

旨下之該部矣林喬相未幾又一本為按臣貪淫

酷暴據事直陳懇乞

聖明亟

賜議處以肅風紀以儆官邪事奉

聖旨薛繼茂身居憲職如何貪縱無忌職私這等
狼藉看該部院參看了來說欽此既已奉

旨查參看臣復何言惟思撫按共事地方本宜同

心相濟即使意見少差不能相忘於無言亦宜

吏部七卷

三五

无辨

就事以待公論之自明因物付物毋致人品之
掃地故從古止謗莫若無辯而君子絕交不出

惡聲蓋非道也兩臣不相能臣不知其以何事

相左而卒至于相戾惟是繼茂以播事辨亦以

地方辨也彼各為地方業已俱有奏詳徹之

審覽而下之部院為喬相者本宜安心或志靜聽

議處何乃恣意縱口一任低誣明目張胆敢為
瀆誣據所奏繼茂之酷斃眾命有屍證存取用

多贖有冊卷存臣不敢遙度有無若夫楊應龍之萬金十賦非細賄也絡繹遠途非一日也暗室屋漏猶曰十手十目乃於青天白日明白昭彰之地公納敵人之賄而不虞眾見自焚之災恐繼茂即貪亦不應利令智昏遽至於此況地方被兵責在督撫征剿機宜柄在督撫彼巡按者不過三尺而舉刺者耳彼應龍何不賄有千條之守土者而乃賄不干己之按院哉揆以人

史部七卷

三

蹈此萬死一生之事哉無論私行之事理所必無即有之肯令他人知乎縱嚙之誰免多人洩之乎人既不知亦常人耳且小馬兒平素與李化龍等交厚安能必強外人之妻以必從其姦而多人之妻亦何所愛乎不知名之常人而肯輕與之私通哉此即三尺童子尤難取信而林喬相不知有何所見聞何所憑據而乃敢公然形之

史部七卷

三

情已屬可疑至謂托以訪察詐以私行聽小馬胡世翰之勾引與其嫂李氏及娼婦胡寅兒及舍人李久兒之妻胡氏百戶李龍之妻張氏厨子小王兒之妻羊氏隨其通奸無不如意則又似誣之甚不待勘報而逆知其必無者何也萬里孤臣御命在外左右前後誰作同心法之所任怨之所集公事雖重此身非輕自非至愚極痴孰肯以了身元侶之身冒黑夜不測之地而

章奏如此也近日世風愈下人心益濫比肩事主者無同寅協恭之心分籌共事者多相傾相軋之習意見不合而激為意氣意氣不合則繼以血氣臣子血氣用事又何所不至也如巡撫林喬相所論御史薛繼茂事其有無不可知若果有之是不可一日容於免弁之世者也喬相與繼茂處幾時矣先此不知是為不明知而不

奏是為不忠必待繼茂之論後而始發哉己方不
勝其恨而反謂人挾恨以相加逐影吠形假名
托姓穢言褻慢有村媪里姬凶夫醜類所不忍
出口以加諸人者而一任信手縱筆牽枝拖葉
何其敢於欺罔
天聽如此也先是喬相以播事曾被科臣李應策
疏論奉

旨回籍聽用及繼茂復疏遂乃不勝忿恨而又無

吏部七卷

三

復顧忌臣揣其意得無謂吾甌已破尚復何惜
許之而勝足以相當許之不勝吾更何罪不知
士君子雖不做官亦要做人今拚捨一官而遂
忽意放刁撒潑元賴必期兩敗俱傷而後己一
腔血氣滿腹戈矛臣誠不願
清明之世有此無賴之臣為也先該御史趙文炳
疏論郎中蔣時馨部議未
覆而時馨為民之

命下固曰不候

旨處分強辯之故也一時中外雖共惜時馨之冤
而莫不服

皇上之斷今喬相之與繼茂得無同乎且議論之
多繇勸懲之不立勸懲不立繇是非不明是非
之不明繇勸報之不確牽形迹顧體面厚私交
忘公道許人以為必有被許者以為必無乃奉
旨勘許者不復審究有無而但為調停量處苟且

吏部七卷

甲

糊塗以塞責將使世無完人人無完行長告許
之風滋多事之端所關世道人心不淺也臣讀
律見誣告之條不專為平人而設使喬相所許得
實繼茂之罪奚止褫職倘其不然彼喬相者可
慢無以處之耶臣為世道慮為人心慮伏願
皇上嚴勅該部咨行都察院轉行彼中撫按當事
諸臣據其所許吊取卷冊拘集証佐一一嚴行
查訪勘定限列款速報部院虛心覆議分別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二〇四

無上

請使繼茂所為果如喬相所奏即將繼茂盡法究處以為風憲官貪贓壞法姦淫不職者之戒如有不實亦究問喬相如何不候

職按撫臣與按臣相傾相訐不無溢惡之言廷臣往往調停不能據理折辨一刀見血此疏持論最平最明所謂流言止于智者有聞世道故斥之

明旨不聽處分強辯不已又行誣訐其所誣事的係何人開報一一根究明白據虛反坐以為大臣被論懷私挾忿敢行冒訐者之戒庶是非明而公道著勸懲立而人心服有裨于世道人心

吏部七卷

甲二

吏部七卷

甲二

非小小也臣與二臣非同鄉又非同年平昔無一面之交與一字之識惟見近日大臣被論往往不遵

秘

明旨張牙露爪大肆反噬如市井無籍自知不免故捨己拚人冀以相對此風之長日益月增漫不知禁忌恐將來不知所底止也故不避嫌怨而持為申

請嚴勘如此

萬曆三十年五月十六日

刑科給事中張鳳翔一本銓署久虛失體降官不決非宜懇乞

聖明亟賜分別去留以存大體以息浮議事臣念

輩殺之下不宜使惡蟒縱橫封駁之官豈得類宸

蟬緘默故拚死論趙邦清而人心快及邦清之

既論也如據其惡情兇暴即褫斥未盡其辜論

吏部七卷

聖

而人心亦快猶是一人橫噬銓署久空兩淮命

羈惡焰復熾

聖意不可測不可測之間浮議在將息未盡息之

界此其關係國體人心非細故也安可不決夫

尚書李戴之引疾求去也郎中鄧光祚侯執躬

之被噬杜門也趙邦清之降雨淮運判而未下

也此三事者皆因一時之猶豫以增好事之多

口耳臣則謂李戴之引去宜聽也而不宜聽於

司屬反噬之日何者為體也今天下之所以相制相維較若畫一者恃有此體統耳合百官萬國以成

皇上之尊體統也彼六卿之統司屬撫按監司之

統守令而守令之統佐領也畧君臣之分同尊

卑之體又合天下之體統以共成

皇上之體統者也假令司屬被劫橫杜堂官遞令

引去以快盡腸此不獨為小臣樹一凌尊之幟

吏部七卷

聖

將來臣抗君子抗父皆此體統凌夷啟之也况

李戴止于懦弱不振原無過端可指安得以此

去之故

皇上念其精力已衰欲遣之致仕也願以異日今

之宣諭即出視事宜亟也鄧光祚侯執躬之事

當問也而不當問于同僚橫爭之日何者為心

術也人孰無心術顧其舉念之公私善惡何如

耳臣任官極淺銓中事體誠不知其有無虛實

則令再擬再擬不當則令三擬不數日遣出都門兩淮之

命踰十日已既無即下之期又無改遣之

命致人人疑之以為

皇上誠為彼所欺誑聲動則不宜有撤發降級之

命何乃若去之若存之若急之若緩之以致黨惡

十數輩此緩彼急猶妄冀復燃之灰東伺西察

更明張打盡之網沸騰日起焰烟日張此殊非

吏部七卷

四十五

所以一人心而定國是也故

皇上欲核邦清之事從容付之大小臣工自有定

議更無欺蔽今之遣出

都門以快輿論宜亟也錄前二事非臣敢為緩頰

于銓臣獨念銓署無日可虛今虛至兩旬且為

澄臣快私愈也恐

國家無此體也由后一事非臣欲甘心于邦清濁

念降官無一日可留而留至旬餘且為奸黨開

俸局也恐

國家無此法也伏乞

皇上勅令李戴即出供職趙邦清已去左右侍郎

已補從容着令致仕鄧侯二臣有無情弊且隨

堂官併出辦事該司從容細審定奪至邦清之

去當如逐虎未出外境猶能噬人相應下運判

之

命令之速出以安通

吏部七卷

四十六

國之人心者也臣心極平議極正不能如邦清之

噬齒不已不能模稜兩端以為希一中惟

皇上肯覽處分臣無任延悚待

命之至

臣按國體之說具於左傳六逆之條賈誼堂

簾之喻此疏發揮明徹雖訟留家卿人不得

議其故也

萬曆叁拾柒年拾壹月拾肆日

禮科給事中戴章甫一本科臣賢否并擢微臣

淹阮孤懸謹述年例始末懇乞

聖明鑒別忠佞彰明是非

俯賜休致以完秉節事臣以辛丑進士蒙

聖恩特選庶吉士送翰林院作養入館七月苦丁

母受父憂四年起復赴京內閣具題復館年餘

未奉

吏部七卷

四十七

俞旨後經從甲辰科庶吉士考散臣作體統正而

朝廷尊論末極言權相不可任以此不識忌諱以

致散授今官臣卷見存內閣可以復案授任之

初見會推閣臣可否詳論邪正相持操出國是

人心一疏以描寫權相之心跡發揮奸黨之邪

萌其所穿窬之術以巧飾其情者謂奸輔未廢

今羅相以枚卜事故探汪若霖也借

雷震之威以震奪其氣者謂齊言王元翰之疏

皇上欲秉杖也終篇做彈極刺直插隱核切中膏

肱疏上之明日衙門先進微色發聲加臣以不

堪之辱而奸相廢語楊道賓等以臣穿窬一字

罵壞生平每欲算帳而甘心焉一時憂世之士

咸為臣危此通國所共知共聞者也推年例以

闕送迎科給事中江灝矣三日之後邪臣授指

始以臣易而有湖廣僉事之推吏部諸臣皆言

之而侍郎楊時喬之疏已明發之矣夫臣初任

吏部七卷

四十八

兩月未展蛙步首先一疏奮撿虎鬚有何罪案

乃變年例為月例以忌人代私人一時世論皆

為臣扼腕而大不平矣臣即欲乞歸避禍懼以

臣為揀擇內外降降徑情杜門靜聽徐以一札

投銓臣取廷祐乞為

題催又謁朝房乞時喬亟為申

請時喬解論之語時雖不足為憑而廷相之固字

因在也伏候半年未奉

俞旨始以本科催促出而供職復蒙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差臣巡視京營巡視太倉臣

感戴

恩德竭力圖報報簡練兵馬裕覈錢糧剔弊釐奸頗

有成效臣以前局未結恐致妨賢托司官朱應

奎極友月求外轉矣又懇吏科部給事中曹於

汴本科給事中胡忻又求結外局矣至本月初

五日臣聞邸報於汴移吏部一摺為轉外結局

吏部七卷

平

事內聞臣入署兩月條上一疏內有穿窬一字

觸怒山陰政府被推年例已逾兩年未奉

俞旨迄無歸着殊非事體只今或為轉右或為推

外俾其乘時自效總憑酌量則是非既已分明

推轉何分內外即犬馬使臣亦甘之及次日

聞推官報帖見科臣之前後轉左右者亦人其

間曾被論者二人而臣不推內亦不推外其所

以不外不內之故又不中說明白夫臣之例推

原以代人者也臣之代人明以奸相之授指而

衙門之阿奉也其人既推公道已自昭灼安得

復取替頭者混按而重科耶何以服臣之心以

服人心也當玄黃相角臣首犯奸鋒時月幾望

一車載鬼自眾正咸登併擊奸邪所搏刺而揮

罪者皆臣當日所極命而力排者臣不幸言而

中矣伏戎在莽衣衾當戒臣方深以為慮何敢

倚以為功然亦得附於曲突徙薪之義夫同心

吏部七卷

平

報覓者即已外猶將詔而內臣即以孤寒不內

推矣而外亦不之推豈欲翻倒公案願從首事

者示罰耶何以服臣之心以服人心也臣即不

以觸奸取禍而倘以他說見推亦奸諛所為莫

須有者也其視被議之臣亦稍有間如曰二臣

無罪而被議臣亦無咎而代推何者抗之雲霄

或者墮之淵阱而處置之顛倒如此耶何以服

臣之心以服人心也且資俸有序先後有臣宜

推外亦當先完外推之局而後及其次即不然亦當請

旨定奪安得任意攬越而亂資俸之先後耶何以服臣之心以服人心也臣衙門一體推升一例什道之于吏部不薄也乃吏部三歲一遷臣衙門數年不轉年例之推自有資俸何吏部薄大參而不為台省即一命事一少參而猶斬耶何以服臣之心以服人心也是非之公論大明惟

吏部七卷

五

升之內外與擇銓臣故棄先後一舉升擢就中獨懸臣而扼之志之以不內不外之地有官無官之間不過以延大之故而辱臣以衙門之故而作威豈其欲禁錮臣以終身若曰參吏部罰如是耶不知辱能加於吃癩舐痔之鄙夫不能加於高蹈獨行之貞士威可以懼貪榮慕祿之小輩不可以惕濯肝滌胆之剛夫臣受

皇上作養匪直學點染文章正以學砥礪節氣觀

茲獎奸始直翻覆世界政屈子所謂讒邪高張方正不容而為扼腕五蠹時也臣義難受辱不平則鳴即無田可歸初衣猶在恥不即蹈于東

海久已移文于北山伏乞

聖明鑒別忠邪昭明國是得以病致仕亦不負

皇上作養之恩矣

臣按此疏雖自鳴其不平然以諫垣之臣不厭外補非好進者此亦無以難之也

吏部七卷

五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第八卷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初八日

吏部一本循職掌稽輿論以肅銓政事文選司

案呈查得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以來吏科等科

給事中翁憲祥等各揭帖條陳銓政緣以候

旨未經覆議相應摠揭酌請以便遵行等因到部

該臣看得因循玩愒之習已深非申嚴功令無

吏部八卷

以新其耳目承訛踵戾之日已久非欽奉

明旨無以發其信從謹分前項事宜為七款未敢

擅便開列謹題

計開

一明職掌

前件臣等看得六官之設各有專理一或假借

於此謂之溺職於彼謂之侵官雖在百司庶官

且不可况統均重地哉今臺省諸臣屢揭前來

欲要查復會推大僚及推補臣部司屬舊制以

專責成委焉有見其會推一節已經臣部具疏

及九卿各衙門會疏俱要申明舊制與今疏揭

大畧相同唯是事體至重容臣查會典及

累朝經行事宜專疏上

請至於會舉司屬起於萬曆二十六年禮科給事

中曹大咸條陳一疏相沿日久人情事體俱稱

未便相應查照舊例遇本部員缺容臣等于內

外資俸相應官員咨訪廉明公正堪陞改者照

吏部八卷

各省直擬推二員或三員上

請點用會舉一節委行俾止至于叙錄查參等項

係各部具題者止應分別功罪咨部另覆不得

輒擬陞降階級徑自革任其已經題明復行具

奏稱功稱枉希圖僥倖開奏擾之門啟比擬之例

率錄於此深屬未便相應移咨該部遇有前項

徑行立案重者轉咨部院恭

奏施行庶法紀肅職守明矣伏乞

聖裁

一復選法

前件臣等看得急大選掣簽乃萬曆二十二年
臣部題請事例原其初意本為革弊而設相沿
既久委有未便蓋聽選各官出身有正雜材品
有高下人地各有所宜煩簡各有所稱遐陬遠
方不容不酌量孤行單缺不容不調劑自此以
外悉聽掣簽此臣率司屬夫公夫慎盟之幽獨

吏部八卷

三

隱微之中對之大庭廣眾之地實非有支吾掩
覆於其間也唯是諸臣疏揭皆以臣部旌別賢
才甄叙流品乃其職掌且掣簽之選法主于革
弊弊未必革身言書判之選法主于得人而未
嘗不可以革弊此真探本窮源之論故疏中又
云不論有心無心非秉銓之法不論有弊無弊
皆因陋之規可謂深切著明矣查得嘉靖年間
給事中楊允繩上言古者立郡縣之等明銓序

之品在劑量政務煩簡地方邊腹道里衝僻列

為三等請託規避痛加裁抑則賢才各適于用

銓擬自歸于平以後臣部將各省直府州縣逐

一分別刻繁簡考進

呈御覽皆以平衡選法維新吏治今書尚在先臣

禮部尚書余繼登常言選法莫善于楊允繩之

疏莫不善于掣簽之法今日選務上考

祖制下稽與情委宜復舊相應查照

吏部八卷

四

累朝遵行事例每急大選務于審揀考逐一題品

轉選各官詳查前任有無功過應煩應簡衝應

腹容臣率司屬查明公同填註倘有徇私為人

擇官

革數近地科道風聞自不容庇至于縣佐以下仍

宜抽簽一節似亦可行但查得萬曆六年臣部

條陳重捕官一款奉

聖旨巡捕官有拮据專責須擇年力精壯有幹局

者捕官如此况州縣佐貳乎仍宜一槩復舊以
示畫一伏乞

聖裁

一杜趨避

前件臣等看得擇官一節近日通病部屬希冀
此缺有司較量善地或託辭請求或當堂講說
至于推陞降級紛紛擇便已奉之

旨已定之級復行奏擾題覆紛紜比擬無據殊非

吏部八卷

五

事體科疏有云

國家為官擇人非為人擇官人臣患人員官無患
官員人真至論也相應着實申飭新選各官務
遵選法倘有前弊重則叅奏輕則劣務處分一
二以儆其餘改教一節除甲科未選及官箴無
議偶因患病情事急迫撫按代題官酌量准改
其已選已陞自行奏改情涉趨避者一槩立案
不行其有司未任調繁除起復等項曾有前任

聲實茂者謁選之時偶爾無缺者仍得調用外
其餘雖才幹通明年資英邁必須歷任一年二
年荐考俱優方得擬調至于藩臬地方重臣萬
里之外安危正藉才賢為之興理而乃以嶮遠
託辭不赴及改近地依然就列猶為非體自今
以後遠省方面務要依限赴任其有託故託病
具

奏下部悉聽考功司查覆致仕不得藉口生平曲

吏部八卷

六

徇情事輕與量移其不辭險遠克著忠勤者應
陞之日重加優擢庶人情鼓舞思奮趨避之風
或稍息矣伏乞

聖裁

一嚴曠職

前件臣等看得曠職之弊始于壅滯成于趨避
而壅滯者又趨避之本也蓋隨推隨下則見推
者無僥倖之心隨俸隨選則在遠者有息肩之

之望今推疏

留中易於趨避且人情不能終淹緩急亦所時有
久不得轉故陞陞不得歸故有差遣推而不赴
赴而借差差而寬限作始者既不能為權宜效
尤者遂日趨於玩愒在地方有官而無官無所
容其責實在臣部有缺而無缺無所容其擇人
至於疆場重地風紀要職往往有擅離其職守
而撫按不叅奏部院不處分者法紀凌夷如此

吏部八卷

七

倘有遐陬遠方極重之事情安危呼吸至急之
機務孰執其咎此其間繫豈小小哉查得嘉靖
年間尚書廖紀上言近日各官或因事權掣肘
或因地方多故託病致仕避禍掩過希圖擢援
怠於修職巧于取名仕習大壞

肅宗皇帝深然其言自後患病各官不具
奏不候

命而去者罷職不叙臣部屢次申飭法久而玩漸

失其舊既經該科條議相應查照職掌仍會同
都察院通行各該衙門凡撫按離任務遵代規
方面有司到任務依憑限朝

覲齋捧復任務在臣部職掌內水程不得過為寬
假其有枉道歸里託故託病不赴任者該省撫
按即時叅奏本部定行議處以示懲創其或真
病及情事迫切者徑行題

吏部八卷

八

請致仕不得驟行姑息催文往復業已曠官復行
占缺其擅離職守者查照職掌為民間任仍前
容隱聽科道官訪實具

奏伏乞
聖裁

一停保陞

前件臣等看得保陞保留亦起于近日章奏壅
滯各該撫按為地方急人偶一行之相沿日久
紛紛咨揭人情事體悉屬未便至于有司歷俸

未及遷期偶遇近缺明示意指具詞于里老借
譽于卿紳為遷轉地而撫按亦有信為輿情公
論遽行題奏者夫各官陞遷次序憑資俸優劣
稽考公平正大群情相安一或權宜就近希
圖越陞幸而得之瑕疵易起或經奏劾或經科
叅并其以前之年勞而胥失之矣奚暇論其方
來之改節乎相應轉行都察院詳加查訪以後
方面以下各官遷轉除邊防海防時日緊急屢

吏部八卷

九

推不下者或方面原係互銜歷俸已深加銜改
正者仍照舊題覆外其餘悉聽本部分別推用
應藩司者務推藩司員缺應臬者務推臬司員
缺不得挪移假借致紊舊章有司以下盡行傳
止至於王官

親王保陞俱行彼處巡按查回方與題覆其非正
途與未及六年者徑自立案今各
王府紛紛保陞齎捧人員多方請謁昨年十二月

內吏科抄出

蜀王一本保陞長史黃科臣部以未滿六年立案
不行後四川巡按御史李時華復

命叅論黃科不職蓋各王官或經劣考或錄納銀

日暮途窮希圖服色以為光寵

親王養尊處優不討故典信憑官僚遞為代奏若

不候撫按查覈而輕以章服之榮必濫及匪人

矣相應移咨各該衙門啟

吏部八卷

十

知會遇有保陞及加服俸事情務要行長史司
移文撫按查明會題方准具覆其未經會題者
行查伏乞

聖裁

一慎陞擢

前件臣等看得諸臣所論名器當慎一節蓋指
近日優推而言其大端則京堂之轉邊臣之
恩是也夫京堂遷轉各衙門例有舊制近日推陞

壘帶臺臣歷俸多至九載該衙門考核咨部率
皆優擬中間深資重望固多而亦有由體滯淹
優以內擢者科臣汪若霖王元翰皆以為言此
不特二臣之言乃近日

朝端之公言相應一依舊例應推之日臣部查照
資俸酌量才品疏名上

請至于例推一節起于舊制通融內外使無畸重
即微寓旌別非有大優劣于其間也

吏部八卷

十一

祖宗之朝以臺省歷潘臬為名臣者初不乏人如
必以內轉為優外轉為劣是淮楊可薄也而可
乎哉想應每歲為令內外並舉以存舊制至于
九年報滿該衙門將行過事蹟嚴加考核應內
應外分別咨部不得一槩優擬其邊臣加級舊
例該臣查得職掌內一款嘉靖四十五年本部
尚書楊

題准

前鎮遼東宣火山西延綏寧夏甘肅固原九鎮
并兩廣南贛用兵去處兵備官員三年考滿保
留到部本部轉行兵部查其所管地方平時操
練修築屯種果有成效有警隄備調遣果無疎
失者是為卓異許陞二級照舊供職平常者止
照常遷叙遵行已久近日以來通不分別一槩
加級至有閱叙未幾復行加級遷除否隔如此
內地藩臬尚有四五年不得調者內俸之三不

吏部八卷

十二

能當邊俸之一人情不均議論茲起職此之故
夫
明主籌勳以取貴貞臣度力而辭豐故上下相與
有成以觀之亦豈諸臣之所以自處乎相應遵
職掌每遇邊方兵備考滿付到行查兵部分別
超陞叙陞以憑題
請至于兵工及各邊題請陞選員役萬曆九年題
奉

嚴旨欽遵在案禁革未久復行請乞字不可破蓋

上官不知吏典之恩關係重大輕為題覆一破

前例紛紛比擬夫縣丞主簿典史親民之官一

失其人為害滋大至於加級猶不可忽夫二級

乃

國家九載之恩邊臣三年得之則為卓異今以書

寫服役輒與加級一經移咨黃綠千請無所不

至核功則嚴酬勞則濫殊非事體相應移咨各

吏部八卷

三

該衙門以後務要查照萬曆九年臣部奏內事

理著實申飭其已經到部者容臣部于本等上

酌量優處以後咨到立案不行京衛經歷原係

監生除授近日吏員希圖高品且得微

恩以逮其親紛紛加納以致此行壅滯獨甚除吏

員本行應選及已加者難以另議外以後改納

一槩不准河工諸例俟工完日速議停止蓋名

器之訓不忽小物而成大法敝禱且惜之况官

階乎伏乞

聖裁

一嚴辦復

前件臣看得辨復一節最為弊政乃近年以來

一經論劾紛紛辨擾一辨不已繼以再辨再辨

不已恭以罵詈有上書自叙其功者又有已經

劣處上疏指缺欲自陞其官者近日以來有援

引

吏部八卷

四

詔書舉臺恭部覆奉

旨處分之事公然揭辯希圖故物者臣等恭譯

明詔文武官員辨復一款蓋指數年以來罪有主

名事非故犯牽連註誤致落職役者而言豈為

被劾諸臣倖免地哉相應嚴行申飭凡被論諸

臣妄行投揭刊刻流布容臣部指名恭

奏嚴加究治以肅

朝政至於緣事辨復監儒吏承職掌開載俱要抄

招起送赴部查招明白取有鄉官印結方准辦
復不抄招者駁查今各項緣事假借
恩詔紛紛呈揭希圖故物中間有徑不抄招僥倖
收役者殊非法紀相應仍照職掌但涉疑似不
得輕復又有各犯省直犯事在逃變易名姓冒
頂京籍納充順天府農民指參各衛典所司之
缺冊雖掛名人不著役及至加行考中則儼然
從七正八品之官矣

吏部八卷

十五

朝廷設官為民師帥而使犯贓犯事辱人賤行藏
汗匿垢其中源既不清流何能潔欲懲官邪汰
吏弊豈可得哉相應查照萬曆七年本部題
請事例劄行順天府嚴查告納農民是否真正籍
貫有無為事問革緣由其已納未叅吏役願告
原籍者聽以後但查出冒籍徑行革役此
輦較切要弊端敢因辨復而并及之伏乞
聖裁

臣按邊臣三年考績及當三年閱視之期皆
得超陞二級而他省藩臬不與焉故內俸之
三不能當邊俸之一此他省藩臬皆求陞邊
道至有殞身落職者自遼事起而此風稍衰
矣

吏部八卷

十六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初八日

左都御史溫純等一本銓衡原有職掌會推似非畫一懇乞

聖明俯容仍舊以昭官守以重責成事臣等切惟國家設官自僉都御史祭酒而上俱令九卿會推皇上又廣會推之意命各衙門各舉一員又

命部院各舉吏部之屬無非重進賢之典併重進

吏部八卷

十七

賢之司也臣等敢不各舉所知竊附以人事君之義但人之職業專精神於本分則綜覈必真寄耳目於傍觀則採摭易泛人之才品咨詢於歲月之深尚有遺鑑臨量於倉卒之間豈盡當情進賢退不肖固吏部職也官評之殿最有冊可致資奉之深淺有籍可稽物議之異同有單可訪舉之而當見謂能其官舉之而不當亦且任其咎自不得不訪之豫而求之當矣今一大

僚缺動曰會推一銓屬缺亦動曰公舉一堂之上眾口之多觀聞不同意見各別身在局外而強與局中之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則未免以越俎而開築舍之端又未免以嘗試而來寶楮之消故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臣等義之所不敢出也且臣等所掌非刑名則錢穀非禮樂即兵務皆

朝廷大務日夜各率其屬各勤其官尚力之不瞻

吏部八卷

十六

旦夕履鍊是懼何暇舍本等職業而食卒以與銓衡重典乎蓋吏部推舉而臣等與聞商確則可若臣等推舉而吏部但書名以請則不可况今四方多故南北省直僚窳方將並簡咸登正君子彈冠會敷功共奏之時若不申明官守獨重責成恐事權分於眾持而議論煩於聚訟非以收得人致理之實益也伏乞勅下吏部以後僉都御史祭酒以上員缺仍照舊

例恭酌會推其吏部司屬止聽該部自行諮核
揀選不惟責任可專抑亦律實可塞臣等非敢
推諉職掌所關不得不仰干
宸聽伏惟

聖明裁奪施行

臣按此疏亦言吏部司屬但當冢卿推擇
者

吏部八卷

十九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初五日

禮部主客司添註主事聶雲翰一本為直陳當
今亂政體清公論第一大權宜以豁

聖衷以清仕路以散怙權植黨以定

國是人心事竊見當今天下有大機宜東鈞重臣
藉此以警不肖使諸臣自畏為劣為辱即人人
共知其為劣為辱顧我

皇上誤新比之為優為榮遂致

吏部八卷

三

朝廷警戒不肖之權日輕則今日科道吏部外推
年例不可是也臣至於不肖目擊心燔於此推
一年所矣職切望銓者有所陳說非一年所矣
臣自三月入京歷三夏徂暮秋未見推陞年例
詢之朝臣業自去秋久停不推漸格漸廢竟相
安不論矣賢愚共貴乖戾共生反噬互擠疑畏
不任政體大亂公論大渇臣用是痛為
國是人心懼敢披瀝冒昧惟我

皇上試垂聽焉何則科道兩臣以七品銜得露白
簡糾察大小臣工吏部司屬五品郎得佐冢宰
銓叙內外流品政權所歸殊要且榮要津人所
樂據榮階人所戀處此固世態常情非論品級
服俸者官官比而賢也累勞積資超擢京堂辱
轉開府愈要愈榮誠屬優處迺所心願倘或不
肖大為公論所棄小或一言一行失檢則紀過
俟京察議處示警顧京察六年一舉而輿論旦

史部八卷

三

夕難留則設為年例外推之法雖云陞秩而京
外兩察類於此中揆用是今日陟之名實他日
黜之基也以故蒙陞者多非其心所樂擬陞者
預秘其事勿洩然而此三官者本有權推而
命下也則權失推而
命未下也則權在權失則無可奈何而分是安權
在則恣為胸臆而怨是構安分則未陞而慮損
望念念奉公既陞而務勵精事事圖新即有不

肖且勉為賢是賢不肖僉受其益也僉受其益
則
國家僉得其用構怨則未推而巧規避念念行私
既推而盛意氣事事簸弄即稱賢且習不肖是
賢不肖並受其損也並受其損則
國家並不得其用我
皇上試較量斟酌之科道吏部年例外推當下乎
不當下乎為劣處乎為優處乎為彼心所願而

史部八卷

三

渴望其下乎為彼心所不願而微俸其且未下
乎彼自認為劣處而心不願彼日微俸其且未
下而權不失我
皇上偶誤以為優處仍令之握權為科道吏部官
不令之失權為外官則反以投其心之所甚願
故人言有不願腰金做大官惟願做科道吏部
官一生者為政權所歸也伏乞
勅下吏部將該部暨科道官應外轉年例者速行

推補

點用俾即釋重權而之外任更不必兼用陪推蓋

此例係劣處為人所諱陪以本衙門則機預洩

陪以他衙門則跡似優或偶值

皇上之點陪則猶覲萬一之倖脫使我

皇上但能使不肖者日日退何妨賢者日日進乎

但能使賢而改節者年例考察而去何妨不肖

而自新者空巖捧檄而來乎但將所言俱付公

吏部八卷

三

吏部八卷

三

論使賢不肖君子小人之藏心昭然無所潤凜

然無所警何妨章奏隨時省發弓旌依期載道

乎臣愚款疑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

臣按

先朝顧佐為都御史大夫薛瑄為御史考不稱職

出為提學僉事兩臣皆天下名流不以是損

譽也後之外補不勝缺望或欲推而不密則

先發以制人或以推而未俞則後起而翦忌
如姚文蔚之逐溫純駱駘嘗之逐王象乾者
多有之矣

萬曆貳拾伍年肆月貳拾玖日

南京四川道御史陳燧一本銓臣任事方新選

法不經當議懇乞

聖明查舊制酌時宜以裨吏治事臣查得

大明會典凡引選先期將應選等官考試已定查

審得實俱各開數進入至早朝已畢吏部官請

旨選官奏各官總數候

御覽發出填榜揭示此舊制也未聞有以籤選者

吏部八卷

三五

又查得

會典載稱正德七年奏准廣西除方面知府外其

餘大小官員職事許本省別府州縣人員相兼

選用至嘉靖七年奏准四川邊遠地方東川東

處首領屬官許以本省別府人相兼選用此又

酌諸時宜者也未知有以籤選者繇原任吏部

尚書孫丕揚始初意在杜私請而示公道顧其

中有大不便者未暇計也及請

旨允行之後彼亦自知其窒碍處迺其執性偏拗

又不善於調停迨去任而延及同事之臣見謂

奉行久矣遽難議改以傷雅道故有明知非是

而脚且仍之者所宜更而久不更也今

陛下深維銓政久廢務在得人冢宰選司一時

簡用矣此政改絃易轍之會而可復因循已乎臣

請詳其法之不便試為

陛下言之夫吏部每雙月大選例也在進士除授

吏部八卷

三六

有先於試政衙門稽勤惰訪能行者而又兩經

過堂以驗其年貌蓋品級雖定而人與地之相

當其中當有辨也至於舉貢等項則加堂考以

定之職銜而就其本銜之中仍酌為先後次第

蓋官銜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亦責有辨也今

付之一籤而已乎則大小職官並有不便者如

均是官也有宜簡僻而授以煩冲有堪煩劇而

授以偏簡縱不為地方計亦非所以全器使惜

人材也此似與任大責重者尤不便焉故有一
履任而輒為請調者矣均是官也或南人而處
之極北或北人而處之極南無論水土不習即
一官路費稱貸不可得也此似與官卑俸薄者
尤不便焉故有一知一命而向人泣訴者矣凡
皆今日用簽與本來選法大相背戾以致多有
不便如此故臣謂其法之不經也臣非不知變
法之意苦於公道之不能白而假是以濟其勢

吏部八卷

三

之窮然若籤之變也不通之甚者而可久乎且
臣惟掣籤之法但能行於大選已矣乃若推舉
推補改調改除之類其不能用籤者尚多也將
盡掣之乎不能盡掣而欲假是以蓋該部之無
私也其誰信之無惑乎議其後者謂籤法雖新
猶夫闕缺之故智也闕始于公卒于弊而弊獨
免于籤乎哉自古聖王圖治不任法而任人人
臣奉公不務名而務實實心秉心即遵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卷八

舊制而可以集事可以服人意念少私名為新法
而適以僨事適以滋議然則居銓衡之地者顧
其實意何如耳奚事引嫌而以籤為名况銓衡
云者謂其能權宜而善低昂也假令抽籤而可
以了事則何必吏部一神祠足矣此甚非
祖宗設官立法之意

吏部八卷

三

有說焉選法者用人之具也銓臣者用人之人
也曩

陛下久虛銓部堂屬不輕易以與人誠慎之矣夫
既慎而後用則責信而弗疑蓋上用疑下亦疑
而自沮上用信下亦自信而任事焉此疑信之
間堂陛通塞之關而世道否泰之機也方今
國家多事用人最急
陛下誠寄心膺於用人之人而重其事權行其志

願乃專責以知人善任之效彼不竭犬馬以報國者非夫也此又臣款款之愚切焉
聖朝今日望焉倘臣言不致甚謬

陛下幸採擇之仍乞

勅下吏部查議掣籤之法果否合乎經制協乎時

宜今後大送應否人地相當南北兩便務使行

諸今而無弊傳之後而可遵酌議上

請而該部以實意奉公行之少有徇私聽該科訪

吏部八卷

元

實參奏庶政本肅清選法俾委深于吏治有裨而安內攘外各有攸賴矣

臣按吏部掣籤之法本以杜鑽求之門然法

立弊生有力者取缺如寄則鑽求故不絕也

通亦有變法之議矣

何

萬曆二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河南道御史黃紀賢一本選司一切之法終屬不便懇乞

聖明亟賜改正以重銓衡事臣惟

國家所以辨官才而均平海內者惟銓選自藉官

曰天官而又擬之冰鑑擬之權衡誠謂其當至

虛至平妍媸殊照低昂異用而已無與焉歸於

至當已矣此古帝王陶冶人羣之上理我

吏部八卷

三

祖宗設官分職所率繇而不能變革者也一二年

來偶欲避遠嫌疑遂定為一切擲簽之法凡大

選急選推陞降除諸有司雜職才不問偏全年

不問老壯事不問煩簡地不問中僻土俗民情

事體時勢不問相宜與否惟簽是憑等於聖賢

行之未幾弊竇叢生業經南地臺省言不便矣

因仍循襲曾英改圖嗣是雖畧為調停愈覺妨

碍姑不具論論事之小者如原任德清知縣連

繼芳非今吏科都給事劉為楫大計糾拾者乎
何地不可降何州不可依惟是擲簽之故得判
堪州夫堪為楫里籍也即使繼芳改絃易轍思
蓋前愆而都門相接已難為顏不然而或蹈故
步則移禍於桑梓或修舊怨則招災於床席恃
心之無瑕而一味踈遠則有悔慢之嫌念民之
無辜而啟口憐恤則有中傷之慮此不便之在
為楫者也將求解則或以阿奉而喪生平將圖

吏部八卷

十一

報則或以睚眦而激他變聽訟每多迴避左右
不勝防閑易影易於疑形投鼠且將忌器此不
便之在繼芳者也繇是人懼仕路之狹則強禦
憚於糾彈繇是人快夙忿之逞則轉移妙於抽
擲甚且藉妒口為辭而任意縱恣又甚且挾墮
甌為盾而肆情反噬吏治日壞民生日蹙此不
便之在天下國家也夫以一判官之降而諸不
便有如此况其正者乎又况其遠且大而臣不

及聞見者乎臣與聞計事執役糾拾規茲不使
義難默默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連繼芳亟
議改調並將擲簽陋政速為報罷凡選降陞除
一準

祖宗辦官論材之舊制而又執此公如冰鑑持此
公如權衡揭心迹于日月妙轉旋於乾坤將人
才之鼓舞頓新而天官之職無愧矣

吏部八卷

十二

臣按此疏亦言掣籤之非於典制者故並存
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萬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刑科給事中陳伯友一本為

朝政近頗駭聞

國憲須當慎守懇祈

聖明握定衡以恆與論事臣竊惟操柄者聖王御

世之大權柄有所當公操也者而以臆決之則

人且揣摩於所不可知而瑕端以啟柄有所當

獨操也者而以緩持之則人且覲觀於所不可

吏部八卷

三

必而律實以閱蓋操柄不可不慎也我

皇上英聰天挺乾剛獨運太阿未嘗授人賞罰施

以不測享四十餘年故寧之天下可謂盛矣乃

自近年以來意有可結當偏狃而不調於適情

有所向每顛倒而不軌於憲種種駭人聽聞不

可枚舉姑就目前行事恭以

國憲所當兢兢致慎者有四敢昧死陳之而

皇上試垂聽焉一曰慎內降蓋絲綸所垂天下所

稟仰也稟擬必錄內閣

祖宗良有深意即

皇上御極以來亦未有不經稟而徑批發者乃昨

曾六德之處也而錄

內降棘閣之用閣臣也而錄

內降此兩事者一出於自取一出於權宜而人已

嘖嘖懷疑矣至封建何等大事而明春舉行之

旨忽於兵部本帶出此何為也果出閣臣之稟擬

吏部八卷

三

乎抑未出其稟擬乎如云出閣臣也大小臣工

舌焦頰禿而莫可挽回者正此一事閣臣方自

喪懇

請而肯以此為違也即云

聖意屢催彼引據者繳勅者伊何人哉諒閣臣或

不敢出此也意者亦內降乎此端一開始之為

破例繼之為故事意便手滑何所不至而况巧

為誘者百端以竊寵陰為借者詭計以市權匪

猶

王言褻而禍機且伏之矣臣所謂內降宜慎者此也一曰慎大法法者天下公共即跋扈強悍所不敢抗黔國不隸撫按徑求代鎮已非法矣撫按據法以

請所以杜繫銷萌意至遠也乃兩臺之言杳不見細而一偏之說取

旨如寄未審其情形何如而輒以不必勘許之夫

吏部八卷

三十五

兩雄並棲則相激而釀蕭牆之禍為沐計者左也一柄雙持則相吞而釀漁獵之慘為滇計者亦左也况白髮之勳臣果否衰憊黃口之哺兒果否堪立軍民之情果否願其代替地方之利代也轉奏而昇之豈不名義甚正而乃朦朧免勳則中有隱情可知矣該鎮之權重而兩院之權輕且不見提庄一事費多少區畫而尚崎嶇

未妥也可為寒心矣臣所謂大法宜慎者此也

一曰慎公議夫公議者

國是之所隸定也定則議明爭則議混如近者熊廷弼以對壘之爭成盈庭之訟人見如絲如麻莫可究詰而不知有所自起也有言不必勘者斯有言必勘者言必動者非多事也勘固因不勘者而起也有輕出之以備議勘者期有重入之以備勘議者重入之者非好刻也重入之因

吏部八卷

三十五

輕出而起也總之皆蛇足也手揣觔而不如用秤口談妍媸不如用鏡

朝廷自有公法撫按自有公心寧國之卷可查批招之詳未泯杖殺之踪跡難磨士庶之口碑易訪惟聽勅以完今日之局公勘以定他日之案而事無他說矣此其一定者也何呂園南改差一節而議又漸起乎豈戈矛之劫運未應除而玄黃之酣戰無休歇耶園南端凝簡靜一望而

知為君子議者雖稍未叩其扁而亦無損其品格何至紛紜耗從事也此爭為賢彼爭為不肖枝葉漸煩本根益遠不惟無益而所傷多矣臣所謂公議宜慎者此也一曰慎

信旨方礦稅之起也當下自有停止之

命至今十數年而門工未暨停止無音耗也坐是

姑待之說咸以為誑人之具而不足取信則

福王之圖

吏部八卷

五

旨所云明春舉行者其果遵

祖訓耶抑姑為延候耶今春之催請不下數百疏

何以忽踰期耶抑誰尼之而然耶候忽金風遞

令春和又來時非久也不請則涉為失記請之

則付於不理今春可踰焉知來春之不可再踰

耶含糊不定語難為據艾吾遷就之局何以示

信夫我

皇上心事原只為膝下至愛急難頓舍而小民之

猜忖道路之流傳且有妄為之議者而况四海林總之口萬世如椽之筆其誰為

陛下暴白此衷曲也則曷若揭此衷而與天下明

見之示以明春何日起程何日至國毫無改移

共相遵守則再之既散者可刻期而集便一軍

之食糧者可按月而支便二名下犒賞之取辦

者可先期而待便三

宮殿梁恩之剝落者可來時而新便四其奈何不

吏部八卷

六

預頌之而直為此泛泛也臣所謂

信旨宜慎者此也凡此皆近政之所駭人聽聞而

國憲之所當亟為遵守者也

職按絲綸政本之地商高宗所謂代言任至

重也唐時有斜封墨勅而其臣駁之曰不經

鳳閣鸞臺何名為勅宋時有封還內降之宰

相皆為內降之端一開始之為破例繼之成

故事意使手滑奸弊叢生甚非盛世之事在

聖明慎之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史料給事中張廷登一本謹因年例之爭謬陳
一得之見乞並存以備採擇以存舊章以省浮
議事職聞即報見前煩言莫過於爭年例一事
冢宰去矣三臣亦奉

旨局可結矣迺微臣區區管見有欲明法守省議
論二端非樂為辨駁也敢不避忌諱敬直陳之
一曰年例停推仍入班行之說太輕何也

吏部八卷

十九

吏部八卷

甲

祖宗建六部諸司分理庶政而又設臺省諸臣糾
察諸司諸司而有紕政臺省得而彈射之臺省
而有溺職考功得而處治之又有年例一節酌
量才品內外互用陰寓激勵之意未阻登進之
階

國朝先後名公鉅卿錄侍從出為二十石藩臬復
錄二十石藩臬入秉鈐樞者指未可縷屈諸臣
朝而聞報夕而橫被曾未有復入班行者今御

史建白欲年例三臣俾推復入班行不知先朝曾有此

令申乎三臣即入班行而年例可終廢乎年例不可廢可更取三臣以易三臣有此政體乎辛亥之後年例王紹徽及察處胡東漸劉國縉等與焉時士論譁然不平南臺臣至欲援大禮大獄職掌故識者壯其氣而謂稍激無非以二百餘年舊典不可因一二紛紛更深謀遠慮欲共為

吏部八卷

三

朝廷守此三尺耳例推似與三臣無插俾推且與三臣萬分不便不記乙巳耳之覆轍乎即事體不同亦足以明不可復入班行之一驗矣夫人臣補過拾遺雖不可無汲黯願處禁聞之思達人猶避炎就涼亦何必蹈荀勗奪我鳳池之謂職謂復入班行之說太輕欲以存舊章也一曰年例要單發出會勘難開何也年例原是推擢畢竟與察典不同考巧法主黜幽故當有單堂

堂二司出而臨長百城奈何可以單外示乎已百年束銓者因給事中胡嘉棟之辨於是乎有八百金買科之單後因爭察又封七人單徑進御覽職時以天卿職掌人物洗汰流品但求秉公何必清上舊宰此舉終屬悞聽今新推三臣有單與否職不能知倘趙煥不忍忿忿果到款件職恐愛三臣者必辨其為無而惡三臣者將證其為有萬一再有浮薄附和之徒復從旁捏造

吏部八卷

三

飛章以佐之添出話柄交戟之下職不知如何鏡舌也彼三臣者能默然含恥以赴新任哉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亦勿思耳趙煥辨疏於三臣始終無短第云才力氣魄宜於藩臬臣故惜之老成擬定奉身而退得大臣之體矣不然此風一倡以後銓司欲例處二三人必先造單以備會議則山公啟事徒開羅織之門趙晉補贖翻成聚訟之府職謂出單會勘之端難開欲以省

浮議也。總之此一半也。為職掌則可為年例。不可為年例。不可為年例。而牽多人。尤不可也。人臣蒙名。清時共事。

聖主若林。連蔓引誰無。桑梓誰無堂屬。誰能超然。

免於評論乎。區區一得。實懷隱憂。伏祈

陛下所司。與諸臣之言。并存以備採擇。

職按

祖宗時內外兼用。臺諫補外。原是推擢。不知何時

吏部八卷

五

被以年例之目。見謂左官者如

先朝周忱。以庠吉士。願推部屬劉實。以庠吉士乞

改教職。為金華同知者。又何人也。此疏識

國體矣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時喬一本科臣內外陞

轉未定懇乞

聖明持允。情讓以全舊制。以息兢端。事該臣月前

具疏為申明。科臣推轉資格仰祈

勅諭裁定。以便永遠遵行事內。叙科臣年例陞轉

一內一外既詳明矣。乃尚未蒙

賜發。則其間矣。餘體又有不得不再申者。緣臣

吏部八卷

五

自署事以來。查得六科都給事中。每年於春二

月。推陞二員。皆係資俸深者。第一俸者內推第

二俸者外推。此久行通例也。今三十五年二月

該史料都給事中陳治。則以考察事竣。內推則

當挨次一員外推。其時禮科邵京戶科姚文蔚

刑科梁有年。俱候原推。未下工科夏子陽。以使

琉球有勞例。應內推。兵科宋一韓。資俸最深。相

值。又欲陪內推。則無一可外推者矣。至七月間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一三三二

刑科蕭近高都給事中二科轉陞孫善繼都給
事中始同日被

命據郎中推轉則例在二月內二臣始方為右給
事中不得與于都給事中之推據二臣被

命俱在秋七月則當備明年二月一內一外之推
不得杜補今年二月之推以故遲延歲終未得
完局今據吏科屢于司臣前推一年內外遷轉
常有結局又素開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平日

吏部八卷

五

恬讓自去各告病未奉

俞旨臣屢札催之今年六月方至則轉言銓司惟
求外補臣查蕭近高年月資序雖不宜補外但
今時仕路俱重內輕外有志盡能索而不遺餘
力者得一恬退之士以風之統端猶可挽回舊
例猶可存復且在內在外者為

朝廷宣力如臣疏舊科臣楊巍李戴溫純等皆以
外補閱歷為名臣又何軒輊為因今銓司將蕭

近高擬註福建建寧道恭政具疏恭請一以成
其克讓之美一以全此內外並轉之局再照咸
明之世諸臣多不辭勞瘁而欲外遷者以內外
並重也晚近諸臣多慕清華而欲內轉者內偏
重也臣病至極于度政昏廢弛矣惟此科臣內
外尚係今年職守內事又關係舊制存否世道
恬兢不敢不力疾疏陳之伏唯

聖明鑒納施行使出入有均勞之誼而內外無偏

吏部八卷

五

重之勢所裨益非渺小矣

職按科臣因外補而見恬讓恬讓之節何必
以內轉為重乎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十七日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一本為棘閣申飭已詳

庭對闕防宜肅敬陳末議以候

聖裁事我

朝鄉會試後

廷試

廷試後有選館選館後為新進士大選此即周禮

論定官才遺意也

吏部卷八

吏

廷試所憑者策一道耳策問多係

君德君心

聖學聖政等套數及臚傳列時事可以揣摩端在

未試之先不難夙構自恭惟以下頌

聖語及末後條俱模新範舊但於中間填寫數段

俟臨時彷彿策問大旨二為插入耳在當試之

日各生未見丹墀面

君或各散坐門內或尋故所識鎗監私舍潛匿其

中或倩倚馬之筆文稿自外而入或故不工繕

寫而進帶書辨代之在既試之後其卷原不糊

名易書讀卷官便于私所親識且批評僅及進

呈卷子而餘俱前後信手毫無裁定相傳中書

制誥房巧於束卷時每為親知囑托高下其于蓋

選法各有所便者則於此預為之地二甲前三

甲後恣所為之矣即試果無弊而其文未必評

謬石畫通達

吏部卷八

吏

國體其所稱鼎元不過曰書法端楷能無脫悞又

皇帝陛下字樣居中與卷末留讀卷官批評空低

以為合式如是而已此

廷試之甚無法也考館為揀取庶常目前作養異

時將備

天子顧問最后躋位台衡此其關係匪輕殊未易

副而放榜后聽其散全廷舉結容樹援當事者

或為故舊市恩或為餽遺酬德不然亦有人繆

公之側氣味潛通一者本房座師一者同鄉先
達一者親政堂官使機智之士觸犯宸昏富厚
之家競糜物力而平日詞賦真才博雅夙譽若
明知有主便不復入試甚者相傾相軋私揭暗
投黨陵之風於斯為極據當時初咨訪時以為
兼採行誼而不知聲援湊集雖跼蹐可為曾史
即斯文亦豈其所重乎多於入館後重新學習
甚至間試館試一切詩文倩人代草者王安石

吏部八卷

聖元

對宋仁宗曰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
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今
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治經術以經
世務繇斯以談即使詩賦果能且未必為世用
况未必能者耶至其計日後之去留爭月考之
先后昏暮請托則行止壞擗陷同儕則心術詭
迨散館既留惟習為軟熟套模排拾級夫史館
清華之地而始進巧穢濁可羞如此又文章之

地而文章不存焉即未必盡然而倖致者強半
則考館果有法乎選法鼎甲三人即日除翰林
官以示優異二甲俱主事而以取選之末名充
知州如取選五人則第五知州也取選十人則
第九十名知州也夫知州亦稱太守五品大夫
豈不居然刑名簿書之勞若以為不如京秩故
有得知州而嘆不得主事者則達五者何以反
劣於達六達第十一者何以反優於第十是不

吏部八卷

五

通之論也三甲不以
廷試之高下別內外而以取選之多寡別內外則
廷試又安用之且其名次達一者不論百名二百
名外皆可得中行評博而推知之補前後參差
至守部則又主事矣有相隣之名次而此外使
內有相遠之名次而前後內外法懸莫測之倪
人抱不均之嘆至有處于可內可外之間者或
倩人轉言或具呈乞稟既生規避復長實錄則

大選果有法乎職愚欲合此三大政共為畫一之規可以行而無弊計莫君即于

廷試更加密飭糊名易書請一一如棘闈法

廷試之日門扁對閉不許閑雜一人得入東西各

用柵道臨門巡視俟交卷將完至晚開門放出

其東華門距文華殿頗近易生弊端此門亦須

封閉用柵道巡守至晚放封丹墀兩傍巡視須

用多員不許宦官與進士近身亦不許進士得

吏部八卷

五十一

入官舍策問無照尋常套款可令諸臣條陳須專主一事以

國家大政務大疑難如倭虜河鹽屯馬政等須詳

細發問以規經濟請卷官比照鄉會場將硃卷

細加評閱然後比對墨卷仍用墨卷進呈其數

對詳確有裨實用者即墨卷書法稍差亦在進

呈之數大約以文為主而字次之摠其為

皇上羅真才裨實用式之合不合諒

皇上亦在所后也計進呈一十八卷以合瀛洲之

數內首三名為鼎甲即補中秘官如故事十五

名即充庶吉士二甲共五十七名前十五名庶

吉士也自十六名至四十名皆主事末七名知

州三甲共二百四十名首二名博士自三名至

十名共中書八人自十名至二十六名共行

人十六人自二十七名至三十二名共評事六

人自三十三名至七十名共知縣一百六十六

吏部八卷

五十二

人其有已中會試未經

廷試者知縣隨數遞減不拘一百六十六人之數

從二甲主事至三甲知縣各候次遇缺銓補勻

作二年半取選應選者在京聽選不應選者給

假暫回候次到部其傳臚舊條三月十八日既

收騰寫硃卷細加評閱恐不能倉卒完結寬至

十九二十日何不可者是一

廷試而即為考館之法即為大選之法一舉而三

紛紛

善備焉且選館名數不多可以相沿為例不必
開舉以滋臨時疏請禁禁又大選時以文字之
軒輊為除補之低昂正大失制科場初意也如
是將競逐者息陰而歸於中刮鏡質者灰念而
甘於命數人人無僥倖之恩則

大典可以不辱選選有一成之格則銓法可以不
撓取士官士法莫良於此者乃若寧荒陸氏之
莊無貽劉黃之愧寧效師旦之斥無致昌齡之

吏部八卷

五十一

在此又讀卷官所自為競競者也如果職言不
謬伏乞

勅下閣臣禮臣會同九列大臣從公商確如職言
可行

俯賜允行職言未悉者再加酌議庶科試收得人
之數而盛典有光矣

職按我國家

廷試選官之法委屬無謂均一二甲而州部何以

分均一三甲而中行推知忽前忽後漫無
定衡且使排卷質郎得上下其手避五避
十取一取六以為選官地若如此疏一準
禮闈試法糊名易書多官閱卷以一定之
先後為選法之差別豈不公平正大各安
其分乎即有巧于鑽求者亦少矣

吏部八卷

五十四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

史科古給事中翁憲祥一本館選鉅典懇乞

聖明特勅閣部大臣遵行舊制力挽人情以防末

流以重詞林事臣惟

國家中秘之選儲養人才秩號清華事關鴻鉅

大典固不可廢格定制尤不容竟更夫惟持之以

竊公守之以畫一然後可久行而無弊也切查

祖宗時選館之舉聞亦停輟至

吏部八卷

至五

皇上萬曆癸未以迄於今數科皆選業著為令詞

林濟濟咸矣顧諸凡事體始尤嚴慎而後漸通

融大臣不力於主持人情日趨於歧路乃有種

種弊習屢經指摘近日省臺諸臣觸事建言欲

并館選而罷之夫亦有所激也

皇上留意人才渙頌

明旨照常考選

德意甚盛但臣愚見謂有一二事宜亟應申飭者

夫事莫重於儲相則選取當公地莫嚴於

闕庭則法紀嚴肅乃聞向來選館人數或可預定

及至考試不能劾汰即倩書傳遞往往有之萬

一倖獲輿論譁然如辛丑項鼎鉉事豈不辱盛

舉臣以為當事大臣夫心天日務于至公考時

嚴加防範取舍一憑尺幅俾黃綠者抑而恬靜

者伸虛聲者退而實學者進然後鉅典有光也

翰林坊局雖無甚定員亦當稍有限制而欲為

吏部八卷

至六

限制即當慎重於考選之時試查近來壬辰乙

未二科俱二十八人正耳自乙未到今又經幾

番考選從茲以後益難數計若不限有常額隨

意加增安所底極合無及今定議必以十八人

為率其直省所選人數亦查照往例勿得偏枯

然後人心可服也

國家用人入而儲養出而經歷隨地自効寧分低

昂查得

會典所載每科留數甚嚴即

聖上歷科如甲戌傳考丁丑選二十八人然後先

僅留十一人庚辰傳考癸未選二十八人然先

後僅留十二人丙戌選二十七人僅留八人比

時各安分無敢驚競惟自丙戌以來縣至多留

留者愈多孰甘居後於是奔趨徑窺同類擠排

世道人心皆堪扼腕謂宜自今以後查照

會典止留三分之一即有遺補者亦將一科留數

吏部八卷

五十七

總為計算勿使踰額其授科道及各部司屬悉

遵

祖制若如近年變例部曹一舉不行則嘉靖年間

常有外除者未必盡無建監何至以部署為劣

處皆薄之而不屑也大抵詞章之高下未足以

舉人品一時之官職未可以定勳名當事者盡

捐曲顧體面之心與選者勿操越次營求之念

然後士習可端也館臣職在筆札三年考較例

不容曠且散館之時必一齊在任方可分別授

職是以向來除憂制外絕少托疾引避者查丙

戌之前間有請告必係真病又或以會試榜首

例在必留或該省原止一人考序已定非有所

規避也若近年考較未幾每即引疾其強健無

恙人人知之其慮同省人數相妨幾俸日後亦

人人知之則真巧於擇官矣謂宜自今以後各

臣與教習大臣力為主持三年之間不許托疾

吏部八卷

五十八

有托病者起補之日不妨明白示裁庶僥倖可

抑也夫臣所舉各款不敢創為異說第以申飭

舊規蓋臣妄謂當今之世各衙門事體每有不

守

國法而輕徇人情不尋故實而輒行己意即選館

一節眾議紛紜特錄法無畫一遂滋弊竇致以

國家儲才重典反為議論之端亦可惜矣今遇

聖明獨斷不復定格尤在大臣奉行若力障狂瀾

痛前宿弊庶將來克于指摘法可經久奉行不然則未流太濫事勢窮困又將復議更張非可繼之道也

職按庶常無職事惟進館留館有議者皆係士風辛丑館選項鼎鉉已置第一而以倩書罷恐倩書未可以為鑽刺之佐證也

吏部八卷

李元

萬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為懇用清執之臣以振久海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照原陞湖廣副使未任鏡位昔在中臺赫然有聲比督學南畿公明並運標幟藝林者喜其結網之不疎鑽營徑實者阻於冷面之難入所援前芳多獲脫識者稱真提學馬例推大諱公論

請告實因積勞迺家食二十六年餘矣且居鄉清

吏部八卷

李

貞方正撫按累累以荐贖聞矣徒使含芳於幽谷未繇振鷺於

明廷天下惜之當明奉有不許朦朧推用之

旨亦欲臣部明白之

請而非

聖心有意終錮之也况今別轉乞身不旋踵而允用者頗不乏人而本官獨遠永棄則人化為繞指而執法者懼伏乞

聖明

允陞尚寶司卿添註則本官固荷

賜環而益展其忠天下亦感求舊而共矢於執實

風厲之一大機括也

職按學臣以執法為稱職不狗請托即要人

騰誇而孤寒之士不能訟言於

朝所謂廣樹恩不足以敵怨要須去後公論漸出

今存此疏所以為品題學臣之法

吏部八卷

注

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戶部一本懇

恩題增職銜以信

明諭以鼓效義事山東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原任

武安知縣李登具呈到部隨批司查奉此查得

李登係遼東人初任知縣今陞審理正回籍時

值奴酋狂逞援兵捷伐遼餉不敷情願輸粟千

石折銀五百兩交納太倉以助軍餉當時援兵

吏部八卷

注

將帥俱集本官初無希冀之望是以本部題覆

本官慎真效義志切吞明所宜亟行獎擢以示

鼓舞後因援兵出剿其子友芝以年幼生員自

括家財置買軍器鞍馬召募健丁十人願隨

王師出邊征剿不虞失利一旦同死

王事忠魂可憫今登既憂

國忠伏痛子仇條議

上請兵部見其中竅特疏覆以恭謀置之經畧幕

下然既用為奉謀使當授以職銜事屬吏部况
該部又有申明職掌之疏翰稟授官不敢開例
今照李登其子既捐軀報

王事而于友芝亦瞑目於沙場矣
職按李登父子捐貲捐軀以勤遼事卜式之
義不高於此名器固可惜不當為忠臣義士
新也

國自身復誓志勤
王使遼東人人如此則奴酋旦夕可擒理合具疏
催請候

命下之日轉咨吏部酌量恭謀之體授以相應之
職止是虛銜今兵部題擬恭謀已奉

吏部八卷

六五

吏部八卷

六五

欽依則應授實職矣况本官曾作知縣則虛銜又
難加乎其身也者既奉堂查理合呈部題催等
因到部看得李登始而捐金割子今願恭贊隨
征勤

王不德忠義可加既經該司呈議前來相應催請
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吏部酌議題請庶李登得以奮志
於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一卷

萬曆貳拾柒年叁月拾陸日

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一本為國事日非隱憂

日甚懇乞

聖明亟圖補救以收人心以彌亂萌事臣惟人臣

之事君也當官有專職然事關

宗社則不避出位之誅納諫有緩辭然情迫呼號

戶部一卷

則不避危言之罪今日

宗社安危之機萬口同聲欲號呼於君父之前則

礦店是已臣等儒臣也觸事陳言罪非得已前

者礦砂之採正於地方店稅之興近臣近鋪中

外人情洶洶不安謂亂在旦夕今四封之中五

嶺之外更無一處山川得完其面目更無一處

人民得安其生理試觀從古至今有如此世界而

不亂者也有如此召亂而容易收拾者也

陛下神聖之資無幽不徹此明明之事有何難曉

陛下堅欲為之群言不能爭群怨不能動度

皇上之心必曰國家之威靈甚張小民之力量甚微

即有良圖何能渠逞不知三代以來危亡之禍

接踵見矣創謀發難豈異伊人盡豈豈之氓也

東漢之季西邸聚錢中璫扇毒其君蒙被垢聲

然尚未至作山張肆與小民爭尺寸之利也而

四海已靡費矣况今勢事十百危此矣武弁背

戶部一卷

思貪圖僥倖狂惑

聖明至於市井無賴假捏礦石枉辱褒獎此等小

人得志橫行既幸

陛下為其所中復哂

陛下為其所欺無禮無義一至於此臣等私心實

懷痛憤積無用之財塞無窮之禍受無端之欺

從無根之怨

陛下何利於此而必欲為之也且

明旨屢下皆云協濟大工今兩宮之一瓦一椽有
取自礦石者乎有取自稅店者乎耳目昭彰誰
人可掩而

陛下必云然者臣等切計

聖衷於此亦有所不安而故為之辭也如其不安

何如勿為

明旨又云擾害地方夫中官啣

命奉宣

戶部一卷

三

德意或亦有人而前後左右盡皆豺虎已予之
牙距享之腥穢而後責其馴服禁其搏噬即有
賢者猶難約束况於暴厲恣睢如陳增李道者
哉掘人墳墓壞人田廬奪人貨物傷人性命此
等景象臣等言之而

陛下不信也萬里君門無由控訴積憤共怨并力
協心起而爭一旦之命如季道所奏此時而復
有貪殘守令何承中貴林連蔓引計出無聊禍

亂之生已在轉盼吳寶秀等日擊其事豈敢輕
易妄發而

陛下過信單詞官校逮繫凶豎揚眉縉紳喪氣奸

徒縱肆行道咨嘆以

陛下若彼而行事若此四海民臣孰能信

陛下哉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台賤吏無有一人

不云

朝廷必危

戶部一卷

四

陛下方昭明大業垂有道之長豈忍使

祖宗列聖艱難創守之天下而值為此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長物遂聽狙獍謬言而置素不顧耶

臣等受恩深重義難默默輒敢直陳狂愚懇乞

聖明俯

賜採擇中使未行者罷遣已行者召回釋吳寶秀

之逮量加罰治則普天下翕然稱

聖主而萬世無疆之福在於此矣

職按礦稅事起建言者章滿公車而文學侍
從詞臣宮臣國子司成皆有讜論此則輔臣
之在宮端時所進者後來閣中條上一一在
起居注雖有留中不復載

戶部一卷

五

憲

萬曆貳拾貳年十一月初一日
戶科都給事中楊恂等一本看詳月報帑藏盡
空殊可大慮懇乞

聖明破格裁省以充

國計以保治安事臣等待罪該科接得太倉總督
月糧錢糧揭帖內開舊管新收與夫各項支放
之數犁然畢具惟於實在項下止註曰無臣等
見之不勝咨嗟不勝憂憊夫以數口之家為蓋

戶部一卷

六

藏計尚須稍存盈餘以備不虞曾為堂堂

天朝積貯大庫縱不能有三年九年之蓄亦當有
終歲終身之儲乃外庫實在錢糧至無馬寧不
大可寒心也哉况今東倭未靖西虜跳梁請兵
請餉殆無虛日臣不知將何以給發乎然此猶
其彰著者也設或

國家有大患難大典禮出於意料之不及者一旦
卒然而至又將何以應之故也則勢有所不能

不已財則無所出辦危如累卵急在燃眉雖有
害者亦不能為之計矣事勢可有大於此書曰
惟事事有備斯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
之今日之患已切慮矣猶可泄泄然而不為之
所乎此臣等日夜究心反覆謀慮而斯可以為
生財之道無術也惟有節省一事尚惟可圖謹
據見聞按尋往贖條為四議上塵
睿覽伏惟俯賜施行則雖不能大致殷富亦可以

戶部一卷

七

少救目前

國儲幸甚臣等幸甚雖然節省之說豈不自臣等
今日言之哉在前諸臣言之屢矣但事千城社則
寢格不行指及

內宮則留中不報是以免穎雖煩意成畫餅若
非

皇上奮大乾綱大破常格加意構節
宮中府中視為一體內臣外臣勉力同心則臣等

今日之疏又托諸空言已再
國家之事將來不知其所終也良可痛哭
一議折征夫

皇上富有天下王食萬方

內庫錢糧係皆御用之物毫不可缺者萬曆九年
已該戶部尚書張學顏定有經制刊刻成書臣
等何敢忘意裁積惟是物久則始壞日多歲深
則弊孔奸大內有不足既得挪外庫以買補而

戶部一卷

八

外有不敷何不哀

內帑以通融况當海內兵荒之時又值以公私匱
竭之秋酌盈濟虛古今所不貴臣查得萬曆十年
因

內庫錢糧年久浥爛題遺給事中曰大年清查一
次裨益頗多延至於今又歷十餘年矣其間所
貯者香蠟顏料布絹銅鐵羽毛皮張之類豈無
積剩盈餘足穀數年支用者乎又豈無浥爛垢

朽狼戾可虞者乎是不可不為之酌處也臣又查該得各庫掌管員役通同解戶虛名實報抵美易惡巡視所不及知查驗所不能到百孔千

無用皆成實用於國計未必無少補矣伏候聖裁

瘡難以枚舉且如織染局領出合式上絹貨索解戶支驗上納却將退出絺紵者捏染充數舉此一端其他可推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

內府各衙門及巡視科道將在庫錢糧逐一清查

戶部一卷

九

某項若干每年支用若干見今庫貯若干約數幾年支用除數出不敷與僅足供用者照舊徵派本色外其餘積額多與節年拖欠俱征折色銀兩解部濟邊至於甲丁等庫之皮張弓矢磁罰之器皿衣物等項歷年愈多敝壞愈甚比其壞也而棄之則非惟於國用無裨亦且于天物可惜合無查照舊例題差科道會同估鈔值以備文武官員折俸支銷則

二議汰冗臣聞洪範八政食貨為先食貨之弊浮冗為甚以臣觀於今日之冗官冗役至濫觴矣冗官如禮部之譯字生冠帶儒士醫士之類鴻臚寺之通事序班中書科之帶俸中書文思院之官作神樂觀之樂舞生以及大工陞除者

戶部一卷

+

踵接肩摩不勝可紀冗役如各監局之軍匠民匠各倉庫之甲斗脚夫太常寺之廚役光祿寺之廚役以及

大婚選授者蟻聚蜂屯莫可究詰一年所支廩糧動至百餘萬石所支俸薪何止數十萬金耗財妬國莫此為甚又其間夤緣於進巧計投充且不識一丁而猥云儒士身不習一藝而寄藉百工是以都城之內耗食者象冠裳載道半皆市

井之流青衣滿塗大多冒糧之輩甚至補替
充空支辦納者方資其庇覆而影占者復利其
侵漁弊端種種奸如蝟攢求其量功陞授因事
建置為勢之必不可缺者能有幾哉先年諸臣
屢欲裁革而城派社鼠掇別為難建議徒煩輒
從中阻蓋不惟於財用虛亦且於法紀戾伏乞
勅下該部併司理監會同各衙門掌印官吊取戶
部太倉俸糧文冊光祿寺見支來手本逐一清

戶部一卷

十一

查若干除原係額設與精曉術藝者照舊存留
供事外其餘詭名私替黃絲濫充及職涉繁冗
者盡數裁革
缺定額數分隸衙門備造印冊送部科存照每
至歲杪各衙門官吏通將一年收除過數日開
具簡明揭帖投遞該科與同太倉支放註銷卷
簿查對如有增加即係冒濫聽科道從重參究
庶冗食可清而財用可裕

朝廷之紀綱亦振肅矣伏惟

聖裁

三議料革臣惟

國家設置倉場環百里之內積芻至數百萬以實
京畿為慮詎不深且遠哉使司牧者持廉秉公
俾夫駟上駟驥至壯長足任馳驅庶不失

祖宗建立之功意而數千萬之靡費奚足惜哉乃

今則不然臣聞二十四房馬牛羸驢等數大都

戶部一卷

十二

有名無實冒破錢糧兼有一二實在者又多瘦
損不堪一過點察或將民間所牧養者取以充
點過即歸芻糧如曰有倒死久不開除無開除
而借言買補但其所買補者於今日者即其所
變賣於前日者也變賣所得之價不過二三兩
而買補冒領之值則至十餘金又其間通同作
弊尅減料草占役影射冒支月糧弊孔所滋權
髮難數矣夫以

朝廷數十萬之萬糧養此肉枯骨立之畜獸無裨
實用有損

國儲任有識者猶為扼腕况又併其實在之數徒
寄空名其於祖宗建立馬房之初意不大失哉
伏乞

勅下戶部會同巡青科道詳加查議除金鞍馬三
百匹與馬房三十五者照舊不動以見存羊之
意其有至多一二百者各量減五六十匹將欲

戶部一卷

十三

供應庫發下拽毛驢三百有才節年倒元將盡
革除並無間除相應一槩裁革以耗省費仍將
現在實數着為定額每歲所用草料幾何除放
青外照數召買餘下銀兩收貯太倉銀庫濟邊
是亦節財之一端也至於御馬三倉則又有可
議馬臣考御馬倉原額料五萬二千石三場草
共一百九十五萬束萬曆二年減料五十石減
草二十一萬束載在

會典昭然可考十三年因添內操馬三千增料三
萬六千石三場草各增三十萬束向自內操停
罷之後雖經裁減馬數幾何見今實派料草六
萬九千石比之原額尚多一萬七千石矣三場
實派草共二百四十萬束比之原額尚多三千
五萬束實在外處臣有見於馬匹數少草料糜
費節請清查未蒙

俞允臣伏思之該監之得以借口阻撓者豈不謂

戶部一卷

十四

馬匹實在數雖止於此而就其中亦有不時之
需無名之費有不可與外庭言者在也若照數
支派不無碍室是以奏章一入輒從中竅不知
此可言於

國家無時之事方今海內兵荒積藏匱竭小民微
輸不前違餉請封甚急即內外各官康俸尚當
裁損况此項錢糧可任其虛糜而不減乎合無
再請

明命俯照原額著為定制固不失之過侈亦不失之太濇自茲以後該監不許借言增添致滋冒破外庭不得再請清查徒為勞擾則議論可省財用可節燃眉之邊餉亦可少助其萬一也伏候

聖裁

四議牧地臣按馬房牧地草場五十六處共地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九頃四十餘畝除雜占香

戶部一卷

十五

火並犬馬往回駐收等項占用外實在地二萬六千三百五十一頃餘畝本部征銀地共二萬一千七百五十八頃二十四畝零共徵銀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八兩有奇該監征銀脩理地共四百三十頃共徵銀一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其未經召佃并拋荒等地尚有四千一百七十頃有餘此牧地原來舊額也夫何年弊滋輸之公家者日漸以少而輸之私囊者日漸以多即今

見額徵收之數本少銀八千有奇該監徵銀八千三百一十餘兩比之原額實多銀七千有奇他若勢豪霸占奸惡侵耕刁滑積逋者又不知凡幾也獨不可一議核乎乞

勅巡青科道當此年終巡歷之時假以月日逐一踏勘要見各州縣牧地原額若干見今徵銀若干本部徵者如何漸少該監徵者如何漸多有無弊端應否改正拋荒者作何召墾侵占者作

戶部一卷

十六

何清查逆負者作何追比務使利歸公帑毋致侵漁毋致踵習舊套虛文塞責則風弊清而稅額裕

國用亦可少紓矣臣等又查得註銷勒令內閣著收犧牲牧馬之所官軍共計三千一百三十二員名皆為牧養頭畜所設也其間見在應役者固多而冒閑辦納空名冒支者不少已經該所官吏驗舉在官豈可置之不問並乞

勅下該部與該監着實查究果有前項弊端及少
餘空歇者盡數裁革則歲省太倉米奚止千石
乎伏惟

聖裁

職按國家財用之耗與節省之法盡於此疏
若見諸施行每年可有百萬之餘雖有軍興
不煩加賦矣

戶部一卷

七

萬曆貳拾柒年拾貳月初三日
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機一本民議難行民瘼
當恤謹條補救之宜仰乞

聖明裁定以垂經久事本年閏四月內准戶部
咨開稱南京鋪行方汝立等奏為奸黨釀成積
弊抗違

明旨姑國殃民法紀漸減懇乞

聖明亟賜禁社以裕

戶部一卷

六

國用以甦民困事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備咨到部查議前事臣通署
部篆方汝立等連日向臣告訴臣令備開苦累
折 曲極復加而審始得其詳大都物料之辦納在

內府有綱司門籌各項之費在各衙門有吏書等
役需索之費價值不敷有賠償之苦給假後時
有守候之苦惟有絲綿紅花生漆棧銅數行頗
稱有利而帶辦之法不行又為豪富所專遂使

利者偏利害者偏害此方汝立等所為不平而
鳴者也然方汝立等疏內願納銀輸官欲官一
切自行買辦而歲欲眾鋪行之銀以貼之謂之
則例銀此其名不正而勢有難行者也臣會同
南京工部太常光祿寺應天府并科道等衙門
會議已備將納銀難行事理回咨戶部聽其奏
請定奪外而臣愚又以為市井之議未必不可行
而其情不可不為之體悉鋪行之役未能盡罷

戶部一卷

十九

而其困不可不為調停臣將鋪行所開苦累書
冊與各衙門諸臣面相質証隨事謀明逐處料
理大都以省事寡求體悉方便為主而臣反覆
思維振刷甚難力行不易有今雖已行而虞其
輟有今雖已革而虞其復有難在征解有難在
支給有窟穴根處禁約之所未易行有城社依
憑外廷之所不敢問是必仰恃日鑿之洞燭
天語之叮嚀然後畏憚處處精明省一事則民省

一事之擾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臣謹疏為
四條伏維

聖明裁察如或臣言不謬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上

請恭候

命下咨行臣等轉行南京各衙門欽遵施行臣愚

幸甚民生幸甚

計開

戶部一卷

二十

一曰帶辦之法宜行凡戶工二部鋪行辦納

內府及

欽取各項物料有利者即方汝立等所稱五行如

絲綿紅花生漆椽銅之類舊時令帶辦無利者

以此濟彼則陪補可敷此行誠行即估價不能

一一精確而苦樂則人人均平法莫有善於此

者今除臣與工部督率所司遵照舊規品搭帶

辦外然恐久之復廢合無自今以後行令該部

着實執持即鋪行有推托不願者勿聽彘緣請
囑者懲之若該司或徇情無執即以溺臣議處
則法今行而民志定伏乞

聖裁

二曰可免之役宜蠲夫小民運什一為生終日
不能離市肆而此呼彼喚令其奔走伺候於各
衙門不但私衙日用不敢干涉鋪行即禮部三
節之

戶部一奏

三

長箋拜牌之香燭墳船之祭品兵部犒夷之宴製
統之鉛刑部囚服之布獄祭之豚工部營繕之
脩理都水之製造光祿寺之蜜糖木柴國子監
二祭二考之需椒油醋醑之給見合費出本衙
門者支銀自買費出戶工部應天府及兩縣者
取價自辦即科場一項鋪行視為苦海今府臣
亦已議照順天科場之例願役買辦舉鋪行而
蠲之矣惟是需索無門群役不便明阻陰壞實

為可憂合無中飭各衙門果斷力行一革永革
毋累取毋借辦至於科場什物傢伙該府治中
夏尚金議欲出銀今鋪行貨辦而臣以為南京
器物價廉不若官自製造收貯脫然無求於民
之為盡善也伏乞

聖裁

三曰價銀之給宜速臣每詢鋪行所苦固多而
太常光祿二寺尤為難處蓋二寺本無錢糧取

戶部一奏

三

給戶部者十之一而取給應天府戶口食鹽者
十之八九然府或不以時解部各縣或不以時
解府又或解矣而不以時給一過公事票取鋪
行及既解納有數歲不得價者有竟無領者是
以通政使楊時喬嘗對臣言以為此白取民膏
使鬼神有知祭必不享誠確論也合無自今嚴
行各府縣務以時徵解而部府又時常催督而
稽查之如遇解到銀兩即行該衙門知會或徑

發另其自買或用鋪行亦登時給價如民間貿易又何必累之有哉伏乞

聖裁

四曰需索之弊宜禁夫既令民採辦矣而又加以需索民何以堪臣每詢鋪行皆言官價所給不虧第無奈衙門吏書與

內府群役之使費日增月益不饜不休苦楚萬般

無所告訴今臣等各衙門亦已見行振刷而將

戶部一卷

三

戶部一卷

三

來何狀則臣之所不能保至於

內府尤臣之所不敢知者乞

勅今後諸司時時嚴行禁戢再乞

勅監局各衙門務體

朝廷德意約束群下寬其需求庶民可少康矣伏

乞

聖裁

職聞宋臣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時

萬曆貳拾柒年拾月十八日

山東道李柄一本

天庫空虛臣心驚懼懇乞

聖明持獨斷集衆思早議理財之策以應緩急以

保治安事臣奉都察院札委巡視太倉銀庫竊

意太倉庫者

皇上富有天下之庫也庫以銀名必積至百千萬

億無算也不謂下庫之日臣同管庫各官環視

戶部一卷

五

庫房一空如洗所僅存者老庫貳百萬耳夫貳

百萬兩不為不多而

國家大用豈止此數有如西夏之變一作費且以

叁百萬計兵東征之師一興費又以捌百萬計

矣事如此其重大故費如此其浩顛而府庫存

種寧可以貳百萬為多乎今倭之去未定也虜

之犯順未歇也楊應龍跋扈西川跳梁貴竹勦

滅未有期也費之多寡誠不可逆料而此二百

萬者則火上之冰耳他如九邊年例尚欠三百

餘萬珠寶值動用二千餘萬司庫既不能湊辦

太僕寺又安可挪移計窮勢迫必得神運鬼輸

而後可而神不運鬼不輸將何以處之歲者謂

京庫不足取諸外庫外庫不足取諸民似亦無

窮取者不知

國計民生相依為命富則俱富貧則俱貧假今天

下之民家家殷阜天下之庫在在充實則何處

戶部一卷

五

非民何處非庫又何處非

皇上之財而京庫雖窮臣無憂矣惟是頻年以來

水旱相仍誅求愈密閭閻部屋之下丁壯徒存

而富成貧者想率為盜呻吟愁苦真有朝不保

夕焉者此即謂之無民亦可也安所蓋藏者省

直群縣之中庫藏徒設而舊管搜索已盡新收

挪解無存匱索舊條真有懸罄如空焉者此

即謂之無庫亦可也安所積貯譬之水焉者源

也外庫者流也太倉庫銀者歸縮處也其源既竭其流且止而歸縮之積獨得不涸乎哉涸而求之果且有繼乎哉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否無陸年之蓄曰急無叁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堂堂

天庫下於貧窶之家前積之既涸而後來之不繼無事不能歲支而有事不能月支此尚可以為國乎臣始見而驚再思而懼晝夜躊躇莫可誰

戶部一卷

二

何查得東西二事一切戰剿機宜兵食大計

皇上皆獨斷而行之稍涉疑難輒下庭臣會議此

中外空乏所係於軍興者不小所係於天下

國家安危之故者非輕所係於

祖宗事業之興衰者又甚重則豈可秦越人視之

而忘臨渴掘井之患哉伏乞

皇上審思

國計之艱難蚤定理財之上策仍

勅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各據所見細加講求

若何而藏富於民若何而藏於國若何而藏於

太倉銀庫一一開陳上

請採擇施行將見一人住念和氣潛通群策畢集

加謀自見不但公私兩便緩急有資而萬世安

危在此舉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職按廷臣但言聚財之有害不言理財之無

術故李炳備陳當日帑藏空虛之極有憂國

戶部一卷

三

者當於此動心焉可也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浙江巡撫劉元霖一本為浙鹽餘積毫無妄奏

大違

祖制乞

勅令勘以明虛實以杜奸謀如欺徼臣甘罪事准

戶部咨兩浙巡鹽御史葉永盛題前事奉

聖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

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

戶部一卷

元

勅旨着內臣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酌議

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虛實還着內

外官員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

衙門知道欽此合咨前去煩為會同巡鹽御史

及內官劉成遵照

明旨內事理查議明白定限三月內回奏施行等

因備咨到臣復核鹽臣葉永盛會稿內開查勘

得原奏官民所稱餘鹽乃額外多餘之鹽也今

查浙課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年年銷

不及額積之九年共缺鹽九十九萬一千五百

五十七引是額內方苦不足額外安得有餘彼

貧窶何不變價救荒而甘心枵腹以待斃商人

何不收置營利而甘心困守於數年餘鹽之無

誠不待勘而可以決者况今親臨踏勘絕無影

响是不待以理斷之臆決之而又以目覩之者

也鹽既無餘課難加額遂乞

戶部一卷

三

天恩俾免但內臣以為

明旨森嚴何敢以空文覆奏必欲多方設處以稱

上心乃搜查運司積可遠年廢引計數一十五萬

有奇謂可變價解進不知引特空紙有司無益

即引如山積將安用之况費引數多一時併行

則額引盡墮邊餉何供仰體

聖意雖明知事體空碍不敢不委曲說處乃聽內

臣偏搜各場得見煎鹽額約可變價一萬五千

餘兩將前廢引如數給商完課解進外內臣執
稱各省運司如河東兩淮皆有歲解額課欲比
例措辦但浙鹽仍與他處不同他處之鹽或以
風吹日晒而成不甚廢人力浙鹽全賴煎熬人
力百倍欲加額課商灶何堪似難比例內官堅
執不從勢不能強反覆計籌求少為措處之策
不過曰裁省與加派二者而已查得本衙門諸
役例有工食及出巡一切公費將前如項逐一

戶部一卷

三

裁減約有得千金餘再照濱海新墾地畝或地
腹而輕稅或已熟而未稅量行加派及天賜場
新增牙稅銀共前四項約六千兩此外將前扣
除餘廢引挪借並行湊足一萬兩廢引完即於
各商照引加稅各灶照戶加煎湊足前數共歲
額一萬六千兩已殫竭過慮罄於竊搜乃內臣
伏堅欲加課一萬湊額二萬六千兩第增愈課
多則加派愈重愈重則商窳愈困在商窳如此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卷一

一萬不啻去骨中之脂髓在
內府增此一萬何足益滄海之分毫况鹽務關係
邊儲最為重大區區兩浙煎鹽止有此數增一
萬

國課必減一萬邊儲積之數年當缺一年之餉異
日九邊年例不敷戶部復有
內帑之請未免更煩
聖慮不若及今裁酌而留不盡於邊儲之為得也

戶部一卷

三

等因到臣先該鹽臣親詣踏勘餘積絕無但見
彌目灶丁哀號景象蕭索咽嘆奸徒敢於誑
奏不知所謂山堆谷積者何在也及將解進歲額
課銀反覆與鹽臣內臣悉心訂議前因該臣會
同巡按李楠復看得鹽法一事不但萬全生靈
所關抑亦九邊兵餉攸賴故鹽法壞則商引必
壅商引壅則邊餉必缺此事理之彰明昭著者
且計兩浙灶丁曷止數萬彼盡寄息海蠅刮土

煎鹽荒如丐乞惟視商引之疏滯以為生計有無自奉

旨查議以來各場停煎三月其顛連無賴之狀已不忍見聞設今加以諸奸之擾有不迫而為亂者乎幸

皇上不遠信官民之妄奏而

特賜於鹽臣請勘一疏又命內外官公同查議是

邊防大壞群生隱憂

戶部一本

至

戶部一本

至

聖明已洞晰無遺矣今該鹽臣會看得浙省課引年銷不及額缺益至及九十九萬餘引貧窶朽腹待斃商人甘心困守所謂餘益毫無非敢有欺而仰體

聖心又不敢不多方搜取既議先進之數又議歲

額之規顧雖內外和衷恪遵安靜行事之德意

乃二臣計執不免微有不同者在鹽臣酌定歲

額一萬六千兩蓋謂課多則加派必重恐致困

累商灶而損邊儲無非忠於

皇上之心也在內臣復欲增銀一萬兩蓋謂課少則難於回奏恐無以付委命而違謹責亦無非忠於

皇上之心也臣等職叨撫按共事一方既奉

旨會議安敢不盡其愚然而憂危一念甚於患貧愛

國寸心急於獻利切願

戶部一本

至

皇上俯然從鹽臣之

請不然或

特賜裁定歲以二萬為額容鹽臣委運司官督征

按季如數交內臣解進庶寬一分地方受一分

之

賜而

國計邊儲其兩無病乎此自

皇上保疆兵慮厚下深仁非臣等所敢預矣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戶部行巡按臣并權稅內臣遵奉施行

職按兩浙既無餘益撫臣但當據實覆奏而

額外設處其事不經昔人稱焉周月攘一鷄

類此矣

戶部一卷

三五

萬曆叁拾貳年伍月拾貳日

總督兩廣都御史戴耀為珠紅流毒邊海沾危

懇乞

聖明亟罷採珠之役以絕盜源以安民生事照得

粵東自萬曆貳拾陸年奉

旨遣內臣李敬前廉州珠池開採計今已越伍年

海南北一方備受荼毒而停止無期豈以

聖心之仁愛忍以耳目之玩而遺生靈之害哉則

戶部一卷

三六

由職等未嘗以其害熟數於

陛下之前耳職請據實而直陳之蓋每歲開採用

舡肆百餘隻夫役萬餘名協濟鋪墊用銀共萬

餘兩而外此邊廠螺筐廉饒諸費不與焉亦至

浩煩矣獲珠多則二三千兩少則僅及千兩是採

之值已倍于買又何利焉非徒無利也而其害

尤難枚舉蓋有加派之害廣州瓊州則苦派舡

而瓊舡有一半折價海北諸處則苦派夫而人

夫皆通縣幫貼惠高肇諸府則苦派銀以資協濟官派之里里派之戶戶派之丁指科詐索賄賂侵匿弊竇千端莫可窮詰而其害博矣又有疾疫之害異方群聚萬餘衆水居于舡露宿於岸連年採蚌殼積如山炎鄉瘴霧之所薰蒸腥毒氣之所中傷死於疾疫者不可勝數矣又有漂溺之害池在江洋巨海之中以其產珠故名曰池實則海也每日撈採舡出大海之外或

戶部一卷

三五

以鄉民為奇貨或讎其人而思以中^為之也則曰某家有大珠駕虛瞞首誑詞一准參隨肆出席捲其囊篋而橫加之以酷刑非傾貲重賂莫可得脫問其珠則烏有命已垂斃家已立破矣又有構夷之害珠池逼近交南舊歲以內地珠少採李敬曾有採及防城交趾之議職等商確移復極言其不可但其畏

戶部一卷

三五

遇天時不齊颶風震盪非漂往外國則沉溺海中蓋捨命易珠多以珠殞命而葬於魚腹者又不可勝數矣又有賣珠之害珠之不堪

上進者每發各府變賣夫官豈能設市而鬻之不過責派甲戶勢多抑措彼閭井小民惟患食無粟衣無布耳寧欲以有用易無用哉責受於官勉強價值而完納不前則衙役追呼鷄犬靡寧而箠楚且及之矣又有索詐之害土究流棍常

惑者未已也目今之所採幾與交夷接壤矣夫自黎莫構難莫氏居近欽州購求

中國謀士頃者四峒離心時肆標掠而驅萬衆數百艘近臨異境挑釁發難禍不可測且珠舡雲集奸人蟻聚慮有投外夷而構陰謀者舟中敵國將何以制之又有珠盜之害則近者海上之變是已安土之民不習波濤或遇派夫寧死而不敢往若姦宄亡命走死地如鶩者則爭趨焉

其造紅置器不下數百兩而採監參隨需索邦
見又勢不能免彼固謂不取償於珠則取償於
盜耳散採之後互相爭奪以三攻二名曰併載
或登岸劫村虜人畜汙婦女該道及地方官非
不極力防範亦非不委官督押然大海茫然難
以編幫而沿海遼闊何地不可劫掠防之弗可
勝防也阻其登岸則曰採府放本令我輩買米
耳而官兵不敢詰矣逐之出境則反戈相向兵

戶部一

元

寡而珠盜萬衆衝突擊殺誰能拒之既以虐民
且以戮兵故民畏珠盜甚於倭而防珠盜尤難
於防倭而海南北一帶年年不聊生矣蓋
先朝每數拾年壹採今則壹年壹採歲以為常及
今若不停止則老蚌開剖殆盡新蚌方胎而遠
剝類皆細小不堪
上進將苦於物力之難支矣年用萬餘之衆棄失
本業而疫者溺者與死於拒捕者戶口消耗苦

於人力之難齊矣錢糧絀乏東挪西補左支右
吾而採監索協濟索珠價索鋪墊若操券而責
之負官帑就空而民膏已竭鬼運無術而無米
難炊又苦於財力之難繼矣即使舡夫盡聽約
束寂然無譁猶當亟罷况採盜之縱橫如此其
甚而沿海之受害如此其不堪且事懲已往勢
有所必至彼珠盜者懲於今歲之殺戮必且厚
集其黨以與我拒至於不可控制潢池之弄兵

戶部一

四

大軍之征調當自今始地方之禍將不知所終
矣夫聚萬有不逞之衆於海上授以為盜之資
而欲禁其不為盜是抱薪而救火也欲息盜之
源則莫如罷之便者堯舜投珠抵璧萬古稱之
曰
聖帝嘉靖先年曾奉開採先撫臣林富疏陳其不
可蒙
世宗皇帝特允罷採革看守太監故粵民安恬至

今歌至治焉

陛下聖德遠慕堯舜而

英明上符

聖祖念念為民事事法古

聖祖既停於數十年一採之日

皇上獨不能停於五年頻採之後乎伏願

陛下俯察職愚所陳諸害之狀與夫物力人力財

力俱竭之苦而杜其所必至之勢

戶部一卷

四二

渙發

給音特罷採珠之役則目前受害之民一旦若解

倒懸不惟盜賊橫發之釁可以潛消而海濱安

生樂業之象共祝

萬壽之無疆矣職等幸甚地方幸甚

職按中官採珠之害描寫曲盡聞粵中香山

澳九夷貿易初猶嚴泊今乃築室而居漸成

奸藪恐為東粵禍先不可不設防之此為時矣

萬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戶部都給事中包見捷一本仰祈

聖主亟裁內臣節制之權以光

國體事項自朱仁疏復湖口廠稅田應壁疏掣兩

淮積益仰煩

明旨一日而兩遣內使于

廷都人士靡不驚愕以為清朝希觀竊鯁然抱杞

憂焉夫我

戶部一卷

四三

國家稽古建官內外不相擾而上下相維尊卑有

設各以其職事遞相轄也遞相屬也如身之使

臂之使指然是謂節制之體臣查

大明會典司道轄府府轄州縣又

特遣撫按督察其

上考賢奸課殿最葦置星列斤斤無敢越志是謂

節制之義即或地方重大事情輕則徑自掣問

重則會疏題參此惟撫按憲臣有之是謂節制

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之權夫臣不知二臣于湖口兩淮地方何居而
焉用節制為也臣等日聞河南礦使魯坤有選
委有司之疏奉

旨會同撫按委賢能官員開採然權在撫按也

已而天津稅使王朝有防守錢糧之疏奉

旨許以責委府衛首領以下防守然猶慮因兵變

也茲李道奉

旨節節矣魯保且節制地方有司屬官着同巡鹽

戶部一

四

御史一體行事矣夫有司握符綰綬乳保一方
其勢于民最親御史持錢攬鹽澄清萬里其體
于有司最尊今一旦以區區貨稅餘益今民之
父母擊孝曲跪于闕等之前官常隳而士氣靡
有司將望風解印去耳直指使心且以柱後惠
文清狐鼠而問豺狼事甚掣肘勢可寒心
左右之愆愆謂非節制不足以為二臣重即
皇上俞旨不遇以天地之無私慨然藉制以重二

臣乃臣等猶惴惴不然之慮以為二臣計者無

亦內虞商民之激而外虞島倭之聞乎夫就湖

口言則船料即貨稅之船之料也厥驟復于旦

而利變征於商旋停泊甚難漂溺甚易民命所

係能不怨嗟就兩淮言則鹽法之阻滯以鹽引

之增多也按臣楊光訓馬從聘相繼疏請停止

茲疏票行則正引壅搭放則開中衰即今春掣

之期商人俱已閉門避匿此亦安能必就餘益

戶部一

四

約束乎故臣內虞商民之激者此也臣曰聞天
津撫臣萬世德疏報海口獲船一隻檣板無恙
枕櫓無人疑有倭聞乘汎而至泗水而逝者即
曩年許儀后之報亦云闕首狡猾多寡聞廣藪
浙人厚資全銀購黨內聞今所稱士民朱國泰
王家忠等彼豈盡真玉著也都門輻輳孔方通
神倘有一為倭用聞者遙响咄影窟穴其中一
經

欽違雖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無論煽惑人心騷擾

道路且窺我動靜虛實而乘犯淮揚聯結內應

蟻潰層堤微漸宜防二臣不是之慮而欲節制

有司亦左矣故臣等外虞為倭間者此也伏乞

皇上察臣之言非激慎內使之節制慨下

德音收回

成命則以淮間士紳爭自濯勵而法小廉于以祗

席黔蒸保障重地未必非臣福也宗社幸甚臣

戶部一卷

四十五

愚幸甚

臣按此疏以光

祖制重國體立論正大剴切若外虞為倭之用間

亦設為不必然之慮以危

明主耳

萬曆二十五年六月初二日

戶科給事中程紹一本礦變多端火光示異懇

乞

聖明俯察輿論之同勉從諸臣之請特罷開採以

光

聖德事項者倭奴狂逞侵我屬藩儲餉兵積漸圓

大舉東事之可憂通國皆知之矣乃有識之士

猶以倭為皮膚之疾礦實腹心之病即平首外

戶部一卷

四十六

擾勝敗尚未可期倘礦盜內訌行且有蕭牆隱

禍臣杞人過計妄意憂天屢疏瀆陳不蒙採納

臣之力已竭臣之舌已穿實乃輔臣持椽苟容

不聞片語實告惟恐一言逆耳相位不終之為

兢兢豈其伴食大官之俸竊取名寵之華清夜

捫心獨能晏然而已臣言官也礦事之封駁又

科臣之職掌也

陛下設置科臣以補衰職而臣不逮蓋責臣以言

而非虛拘臣以默也臣可口織臣位可保臣言不盡臣職謂何異日礦上倘有不虞臣即萬死不足贖職之罪謹冒死再瀆

天聽願陛下垂察焉夫開礦之役旁午于冀北河南山東江左之間去都下近者百里遠者數千里臣居掖垣無絲身親之即有所陳說不遇臆想揣摩之辭耳敢望取信於

聖明哉惟是據各省直撫按司道投揭到科先後

戶部一卷

四文

已二十餘疏矣此二十餘疏者皆負累焚民不勝荼毒之苦泣血悲號引領乞憐願天而無從者也諸臣身履其地目擊其景述民隱而代控於

陛下視憲臣之耳食者固不同矣豈其言亦未可信耶且

幾內初開即報礦徒嘯聚雖撫按交章猶曰偶然耳無何而中洲告變矣無何而江左又告變矣

又無河而火光示異於東土矣臣聞之聳允挑蟲翻飛維鳥小之不運大將難圖今變已三見矣夫豈渺少而可不之計耶且火兵家也不見於他而見於礦亂不虛生此殆為之兆矣語云不覩其形願察其影矣今

天心仁愛實出怪異以儆愴

聖主縱以人言而不足恤豈天命亦不足畏耶但

使礦之利而源源不竭也臣亦不難徇

戶部一卷

四文

君父之欲今總計各省所進不滿二萬據諸臣疏稱供應之煩防守之費已不下十餘萬矣夫所進者

陛下之內帑也所耗者獨非

陛下之外帑乎乃所進不足償所耗之什一大可惜矣

陛下縱不計利害亦當較多寡而奈何竭府庫之財興無利之役以疲天下耶夫烏窮則啄焉窮

則逸此善踰也今開礦之民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田業污菜室家板蕩富者遊貧者死矣民窮思亂在在皆然寧獨河之南江之左哉誠恐一方首難四方從風倭艇乘隙而攻其暇

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彼時即追悔於聽臣之不早也亦何及矣伏望

皇上省覽諸臣之疏遠觀天人之際寬閭閻已竭

戶部一卷

四元

之力省府庫有限之財開採諸臣一切報罷行見賤貨之令德光昭史冊嗷嗷倒懸之衆皆加額而慶更生矣

臣按開礦之害章滿公車惟程紹楫寫宛至不遺餘力疏凡三四上無雷同語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

戶科給事中程紹一本直陳開礦利害懇乞

聖明勅部酌議以杜亂萌事臣待罪該科看詳章

奉見府軍前衛付千戶仲春等開礦一疏奉

聖旨著該部查例差官採取欽此夫

宸居鼎建工費浩煩臣日夜圖維思效涓滴之助

而求得其當也果有此不費之利以濟時艱豈

非愚臣所深願哉而惡知其不然也臣查前後

戶部一卷

五

諸臣開礦之議不啻詳矣大抵言礦之當開者皆希圖目前不可必之利而未知其全無利也言礦之不當開者皆恐貽日后不可窮之害而未言其所以害也臣司理中州屈指五年其間礦盜之嘯聚臣備知其情形礦砂之肥磽臣備聞其顛末謹以利害借前著籌之願

陛下垂察焉夫礦之取也豈曰垂手可以得全而無用人力為哉始而開採之也甚難繼而鎔煉

之也亦不易蓋礦脉一線入地斷續無常倘遇
泉湧脉絕則萬苦徒勞幸而遇沙又美惡難定
號招千人日所得不滿百金此輩各有妻孥室
家豈足充費勢不得不劫掠以為苟活之計是
礦徒資身之策豈全倚於礦哉蓋半資於開採
而半資於劫掠也若官開則何利之與有窵礦
煎砂之役必按工而予之直外仍有彈壓之兵
董率之吏計礦所出尚不足備工食康餼之用

戶部一卷

五

為人上者亦得將任其劫掠以供朝夕於勢不
得不取之府軍則礦利未得而所費先以不貲
矣臣猶記查盤河南南陽二府見文卷一宗嘉靖
二十五年七月內奉

旨差官開採礦硯自本年十月起至三十六年十
二月止委用官四十餘員防守兵一百八十名
每名廩給工食併合用器具鉛炭項總計費銀
三萬餘兩往來夫馬之勞供應之擾又以數千

計及考礦之所出纔有二萬八千五百有奇是
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也已蒙

皇祖洞察時下禁採之令其事竟廢見今文卷可
查地方官可問一字不實願甘欺罔之罪臣故
謂開之無利也乃其害則更有可慮宛洛之間
礦徒在在而是李青店杜家窰大關口文家洞
口仰天池孤石灘神林長嶺尤稱熾盛奮臂一
呼數萬人雲集如響皆強弓勁矢利刃長杆走

戶部一卷

五

山若飛無異平地官軍遇之惟有却步而走耳
二十一二二兩年冬春之交借口災荒肆行
劫掠以致村絕烟火路斷行人且聲言劫庫巡
城以圖大舉此臣待罪地方時所目覩也今名
雖解散實潛據於深山峻谷若礦禁一開勢必
雲集如往日故事而附近如鄆裏山浹潁黃武
等處不逞之徒聞風而來又不知以何驅逐之
解散之不然彼豈肯忍餓束手以就斃乎誠恐

斬木揭竿之患起於中原萬一奸雄作難乘釁
端而為亂首則腹心受敵而

國家從此多矣胡可不常慮哉臣故謂開之有
害也以利若彼以害若此較著彰明可為殷鑒
奈何云有利無害耶

陛下試取往事觀之費銀四萬得銀二萬八千是
可謂之有利乎哨衆行劫官兵莫能禁四方雲
集變反不測是可謂之無害乎果曰有利無害

戶部一奏

五

則採礦之令雖至今存可也何

皇祖行不二年而報罷乎彼言利之臣如桑孔之
徒計息秋毫取盡鎰銖豈其智出仲春而顧慮
不及於礦乎乃仲春等之倡為此說蓋以開之
而有利彼因而充私囊開之而有害則以

國家當之而彼無與焉其言恐未可信也伏乞
勅下戶部從長酌議如謂礦果可開能保日后之
有利而無害也則大臣謀國必有深長之慮然

後取信於該部之言差官採取亦不為晚苟不
計利害較可否冒為違官以嘗試於根本之地
倘異日不幸而臣言中焉即斬仲春等之首以
正誤國之罪亦何益矣臣事闕職掌聞見頗真
一念忠盡微忱惟願

明明天子享萬年太平之慶不願熙熙盛世無故
而發大難之端也

職聞唐郭元振之言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

戶部一奏

五

此疏於開礦之有害無利晰矣然行於

皇祖之時固為無故而發難端今何時哉邊事方
起未有歇期而內帑盡矣加派極矣一切撥
納衰世苟且之術窮矣但於國用有裨皆可
以循國家之急而獨礦禁堅乎所以堅持者
一則恐有言利之名一則恐礦徒為變而有
首事之隨然皆為身謀非為國謀也遠左之
礦未嘗不封禁竟為奴首守且為奴首資矣

計臣當責成於撫按分任於道府則有滇中
見行事例在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二卷

萬曆叁拾柒年拾月初伍日

倉場總督孫瑋一本敬循職掌猶陳八議以肅漕
規以裨

國計事臣謬以菲庸叨總糧儲自民髓民膏供輸
萬里而軍興吏祿咸于此資受事以來悉心諮
訪及檢閱舊章凡所為立法有規者俱以纖細

戶部二卷

戶部一卷

五五

靡遺矣柰歲久弊生遂成玩愒若不及早嚴飭
長此安窮謹撮其鉅要者為

聖上陳之一議積欠照得每歲漕糧陳真隱沒具
奏勘實照例議行外凡有掛欠運官千戶以上旗
甲百石以上即叅送法司監追務令完補有未
完者俟下次帶補或餘米扣補此時例也自今
萬曆叁拾壹年起至萬曆叁拾陸年止查有錦
衣等總龍江右等衛積欠京邊通糧共萬四千

六百有奇而官旗詭脫南還展轉支吾總運之督併難嚴銜所之遷延如故及其新運到京但以見年之完納槩給通關而餘未間任其照出間又給價買留前欠竟付之無何有之鄉矣簿籍漸難稽考經承易于蒙蔽遂致明例空懸而積逋自如殊為可訝今臚列其實欠米數行京通兩糧廳及總漕各衙門此后糧運入倉但有餘米即遵照議單例扣抵舊欠係本

戶部二卷

二

名者照欠數全扣不足者下次再扣係本銜者每十石扣三石俱扣完而后止如有不行申查明確朦朧照出及議給價者經承吏書坐職究革如是庶官旗知警而積欠得以漸清矣
二議阻凍照得議單開載各省銜所完糧俱有期限即至遠如浙江湖廣止限六月初一日報完違者降罰有差法至嚴也且近歲過淮之期大都不出五月使其推挽竭力不過兩月必可

抵壩何至秋而復冬冬而又至阻凍乎蓋因軍旗和水之計類利于冬其時天寒地凍晒揚難施甚或霜雪盈場晒揚無地故監督諸臣不得不亟收而不暇計其他以致積貯易壞不便揆陳今欲釐此弊不能不於巡漕者有厚望焉蓋漕規故事專以郎中督運至隆慶五年始授僉運御史而郎中裁矣豈非以執法憲臣勢足以彈壓而官旗莫敢逗遛乎常聞先年有陳御史

戶部二卷

三

于糧舡過淮之后自以樓船殿后行與俱行止與俱至以此竟無一愆期者得無可做而行之乎且往返僅踰半載而瓜代初無定期得少需一二月俟糧艘盡達灣而后報

命雖不無少勞諒亦急公體

國者之所同心也至漕折銀例與漕糧同完近見漕臣揭內稱未完者至十一萬有奇夫以本色議改折又以改折分三運

朝廷之恤災黎者寬亦至而猶然于當年首運通
欠如許則次運三運又是帶做更當何如是本
折兩失之道也如

國計何似應併議若今歲糧數少而運稅者比先
年幸無阻滯之虞乃臣所過計者誠不獨在一
歲耳

三議通糧照得漕糧歲額大都四百餘萬石除
舊例本折及撥邊倉門糧節俸外入京倉者兌

戶部二卷

四

運正數約二百二十五萬石有零入通倉者兌
改正數約九十萬石有零京倉除部寺監局各
役支領外而軍之仰食者五十有二衛仰食于
通倉者五衛耳每年京軍支通糧者四月支折
色者二月而餘月并于京倉取給此

祖制也頃歲四方水旱頻仍間多改折數遂難于
取盈而又因帑藏空虛其二月之折色亦以本
色與之用是京倉漸乏僅足官軍二歲之支而

通倉之積尚可支三歲方今圍事弗寧憂時者
常抱不必然之慮切謂先年設立通倉非徒損
脚價已也而儲胥分置緩急取給自有至意今
何時也與其廣積于外孰若饒積于內一旦有
虞搬移無及至有棄為煨燼而恣民自取如往
事可懲者此皆周章無措之謀耳矧

都城内光景蕭條家無宿菴人苦珠桂萬一戒嚴
則此數百萬之生靈將何所取給諱之殊足寒

戶部二卷

五

心臣愚欲乘此時將來歲通糧盡改入京待足
三四年之需然後仍舊歸之通倉亦無不可夫
京師腹心也腹心充實則萬體皆堅故良醫治病
必先腹心近時科臣之蚤見者亦曾言及于此
矣

四議濕米照得各廠之米新陳並放此定例也
無容別議矣惟有萬曆三十五年積雨連綿彌
旬彌月各處漕糧之入適當其時被雨浸濕強

半不堪當時不得已入倉既免晒揚至殿又免
尖米總計收五十九萬有零水氣鬱蒸能無浥
瀾今春部臣因不便挨陳

題請坐酌議每軍月糧一石乾濕半給以為停

妥然米數至五十餘萬一時支散良難即今不
堪者已十之三四矣日延一日腐爛愈多虧折
彌甚將米且盡烏有然此皆小民之脂膏可惜
也臣遂委京廳郎中張應泰會同各監督主事

戶部二卷

六

王家賓等查驗得各倉前項米色亦自不齊有
極爛而不可用者有爛未甚而猶堪用者有浮厰
底盡爛而中猶頗乾潔者欲一槩支給軍士恐
不無後言合無酌量米色高下擇其堪放者先
儘坐放通融支給其有極爛不堪者俟支放時
另貯空厰事完仍會同巡倉御史查驗明白據
實彙

題開銷蓋與其延捱日久積爛於無用之地不若稍

示寬假以恤貧軍計歲餘遂得放完亦公私兩
利之術也

五議餘米查得漕糧每年入厰間有納剩餘米
除照題

准事例扣補舊欠外餘悉聽照出相沿已久近時
職部因奸頑官旗歲多掛欠而追補甚難乃疏
請即于各運應給銀兩內動支遇有餘米查照估
定時價如數發買收貯以抵各運起欠之數官

戶部二卷

七

旗可省搬移之費而得領現銀各倉可省徵比
之勞而得足運額豈不誠兩便乃中亦有不盡
然者其照出也旗甲之米仍歸之旗甲雖于脚
畝人等不能一無耗折彼甘之矣至于留買則
米損之旗甲而利攘于運官故往往舛望而背
滋生何也蓋旗甲糧完役竣即急急挽舟而去
勢不能久候領銀而銀在通糧廳亦有不能徑
發者其關涉衙門甚多往返文移不一比及給

銀而米價已耗其十之三四矣且皆入運官之手任其乾沒則旗甲之所估者有幾乎又有等不良運官知別衛剩有餘米輒將一二船延捱不進捏稱漂流希圖貴賤買者專靠他人之有餘以補自己之不足人甘受其耽闕彼坐享其贏餘是守法反為玩法者所累甚非所以彌平也故不若收完一運該倉即呈詳職銜查有舊欠則照例扣抵如無舊欠仍前照出之為妥

戶部二卷

八

也近日巡視憲臣亦曾言及之若照之時官攢敢有需索刁難各監督嚴為稽查輕則徑懲重則呈拿送問如此則公得其欠私得其全兩不假借而背議可漸無也
六議起蓋漕糧掛欠皆因過壩起米之時欠數原多耳查得各省直起運糧米于水次交兌之初本乾潔足數而每石加耗不啻倍額及至抵壩起米同一領運有足額過壩升合不欠者間

有欠至數千百石者此何以故蓋緣不才運官縱容旗甲水次折乾沿途盜賣臨壩防範嚴密不能揅和為奸安得不起即查得單例凡過起欠通糧廳即嚴追本旗買補足數過壩非故苦之蓋峻其法正以防其漸耳邇來奸詭官旗明知船糧短少預捏漂流危詞聳告以飾起欠之罪又妄援截收希覲納剩以抵起欠之數甚或告求臨倉買補以致當事者姑息准行斯于情

戶部二卷

九

似順于官軍似便然而非法也蓋此端一開恐奸人效尤弊竇百出起運在途者恣肆侵漁之計進倉曉揚者巧求贏餘之術凡可以補湊攢謀將無所不至日復一日而漕規因之大壞矣合無今後凡糧船到壩即照例起剩如遇短少即將欠數呈報通糧廳照例嚴追勒限買補足數過壩如違將該管運官併本旗呈解本部以憑叅究處治並不得聽捏漂流截收取補若有

真正漂流亦自須漕臣查有酌據奏

聞方與准行度法紀嚴而官旗知警折乾盜賣之

漸息而逃走之掛欠弊可絕矣

七議舉利夫漕糧之完欠責在運官而運官之所勸懲而不敢大至侵盜者恃有薦戒耳在本部之截叅類叅一據入倉糧米之完欠以為優劣又據完欠之多寡以為輕重蓋就倉論倉此外固不違察也查得往來巡漕復

戶部二卷

十

命之疏間有運官起欠數多而得叨薦列者有運不後期起無損額而反遭叅論者夫持斧憲臣激揚是其專責而多方採聽評薦必精自無成心第舉不以運足無以勵將來者任事之心刺不以運欠無以儆將來者怠事之心職謂過壩以前仍巡漕職掌定漕官之賢否當重在漕事其船之抵灣早而齊米之起運足而潔是沿途無弊其官之奉公守法可知也若糧船有參差

旗甲有逃匿米復挽和而濕欠是沿途有說其官欺公玩法可知也奉公守法者即素行有疵似當以功過准欺公玩法者即素行無瑕仍當以溺職論合無今後每當運艘畢集起運過壩之日令京通兩廳即將合總有無起欠挽濕情弊據實開送巡漕叅酌舉行如此則盡職者知法有所寬而溺職者知罪無所逭賢者固益奮不才者亦懼然懼而龜勉圖稱矣

戶部二卷

十一

八議收放照得糧為軍

國命脉收放之際內外左右成就伺隙而為奸必躬必親猶懼當局易迷防範難周而有法外之遺奸也矧可以少假乎乎查得在京各倉監督司臣從來出納毋敢不躬親者獨通倉間有因公暫委守支官代者夫倉儲何寄收放何事而可以屑越若是即死他弊已非人臣敬事之義而况弊竇因之叢生乎故有蒞任甫三月而指

摘尋及者不獨于人手尤焉此委代之必不可
者至于支放月糧各衙分原奉有

欽定日期每月限初二日放起初十日放止法至
善也稍聞往有不盡然者有因一時之公妨而
輒更期有因各軍之操練而准改期甚至旋示
旋更而遠逾

欽限之外者期一不定於是近者有守候之苦遠
者有探聽之勞衙所因而刁難官攢因而支吾

戶部二卷

十三

窩買因而勒價倉棍因而代領再加本官扣除
諸費月米一石實獲無幾矣合令自後放糧一
以

欽限為重即官有別政可以暫輟軍遇操點可以
暫假而

欽限必不可改仍移會戎政衙門一體遵依如此
則收放兩嚴而種種弊端可以少釐似當一併
申飭者也夫此八議者語雖平平無奇而用以

補救倉漕似屬吃緊伏祈

勅下本部再加詳議如果職言可採覆

請通行各衙門着實遵行其於漕政

國計亦庶有少裨矣

職按談漕事者盡於此疏而通倉之糧盡運

入

京一以平

京師之米價一以備不測之軍儲最為長策蓋

戶部二卷

十三

于謙曾委通州之糧聽民自取以絕虜望為
此耳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二七六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

湖廣道御史房壯麗一本為光祿寺錢糧匱竭不繼行戶苦累難支懇乞

聖明亟勅議復原額併裁省浮費寬恤貧行以光令德事職奉

命查刷光祿寺錢糧兼管巡視每入該寺收放錢糧見寺臣奏處艱難行戶環向哀號未嘗不仰屋嘆息也蓋

戶部二卷

十四

皇上初年典禮稀少用度節儉每年止用十七萬所以寺藏充盈後來冊立冊封婚禮加禮費用漸繁膳膳日增歲用何止二十六七萬乃止取給于連錢鈔銀二十四萬之入且省直解納不免愆期如之何而不至于罄竭難繼也故九月十月

上供錢糧無從湊辦借漕折銀四十萬矣行戶辦過錢糧自二月至今毫釐未領呼天搶地疾首

痛心職等亦無詞以應矣譬如一家其初止有家長二三人數米而炊量財而用未有詘乏之虞迨后子孫繁衍食指日衆婚嫁日多猶然取給於疇昔所用之數其能支乎其他瑣屑凌雜姑不具論若養心等殿

欽賞酒飯卓兒一百四十不可不裁也此項每歲冗費銀一萬八千餘兩非祖宗之定制亦非

戶部二卷

十五

皇上初年之舊規起自萬曆二十四五年間因該寺有餘而取之也既以有餘而增值不足之日尚可膠柱不減乎行戶破產傾家賣兒鬻女以滿中涓婦寺之索

皇上試一思之於心安耶不安耶於情忍耶不忍耶職等巡視衙門與寺臣請之不啻再四裁之此其時矣至于行戶之苦尤有可言者馬一苦於中官之索鋪墊夫米益蔬菓素品腥膻皆用

膳盒裝盛何所鋪而何所墊顧名思義甚屬無謂且所求遂則品物盡收一不如願則百般凌阻即精美之物目為粗惡拋擲作踐無所不至誰肯拚其品物與之相抗乎惟有俛首任其魚肉耳伏望

皇上嚴命禁革如有沿襲弊規仍前索取者容職等巡視衙門以白簡從事庶中官斂手而鋪墊之苦可免也一苦于衙役之需常例本署書吏

戶部二卷

十六

皂隸多係棍徒充當逐利如驚徃徃見金不見法凡品物經過無不恣意需求即堂官禁約嚴革不啻之三令五申而膽大之輩亦時有縱未有鋪墊之大甚徹骨貧行豈能堪此股削合無令該寺堂官細加體訪如遇此輩嚴行拿究所署官能刻意發覺者廉明可知送部紀錄倘曲護下役涉貓鼠之嫌非昏即縱堂官不時開送銓部務轉勿徇體面庶猾胥知警而常例之

苦可免也一苦于器皿之侵沒夫磁器漆盒繩扛等物纖毫皆脂膏也豈可任從侵匿柰何辦者竭力奉公些微不能短少一入

宮門如洩尾閘無復返還之望即磁器間發付之一二然皆淺破不堪與不發同器物雖微干係糧銀匪為細故昔

孝宗皇帝不嘗命光祿寺置簿籍凡器皿俱附寫驗入直日太監照數發出該寺每季具損失之

戶部二卷

十七

數以聞乎

世宗皇帝不嘗令供應器皿盡數發與該寺官厨收領有損失欠少指實叅奏乎懿矩在前亟宜恪遵供用器皿悉令發出如有損失容寺臣查叅此於

上用無分毫減損歲有錢糧不貲矣所謂寬一分行戶受一分之惠也一苦死馬之賠累舊例凡御馬監倒死馬匹俱發光祿寺行戶收領每匹

納銀捌錢有奇估值原非苦累但該監于冬間倒死者不肯發出希圖冒支草料直待交春以後正二月間方報倒死甚至一月報二三百匹者行戶領出棄置無用白兌錢糧彼窮行正項供辦尚且不前無端包賠豈能堪命宜責成該監如遇倒死馬匹隨報隨發倘積久腐壞寺臣經自駁回責令該監養馬人役變價交納不惟冒支之弊可折而行戶亦無節外生枝之累矣

戶部二卷

十八

所謂清一蠹而自祛一害也一苦于富豪之奏免進來錢糧不敷支放之時都民累行戶不啻陷穿一經編審百方求脫豪民富家自度難免往往賄買內璫緹騎代為

讀奏非一族而冒為同宗係遠支而假為弟姪左手獻孝順右手進免贖徼

俞旨如响不知彼之孝順即富民之賄賂也富者僥倖貧者何辜如客歲十二月內職借科臣王

紹徽矢公慎完此編審乃菓行馬應科陳文舉竟用此術脫免雖經職等疏叅乃不蒙省察卒使富奸得計臣等付之無可柰何以後遇

編審之年

皇上萬勿再墜奸巧術中如敢有欺罔奏免商行

者即嚴行究處不少姑息亦優恤行戶之一道也職查刷差滿代者尚未註題目擊寺帑空虛

戶部二卷

十九

隱默不以上聞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采納施行將天祿歷萬古而常豐都民咏

聖德於無數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職聞山林不能供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此疏舉光祿之竇弊故非一端而及於器皿之

侵沒死馬之賠累留心民瘼者晰矣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初一日

光祿寺卿趙健等一本為

上供錢糧原有定額錫子匪頒當有定式懇乞

明聖節賞賚慎加添以崇儉德事職等職專供應而

本寺額派議錢糧止每年二十四萬一千二百

餘兩况四方水旱不常尚有拖欠則一歲之出

宜照一歲之入可也職通計三十八年自正月

至十二月所收省直銀兩止二十三萬三千餘

兩通算三十八年

上供膳饌

喜慶各禮

祭祀宴賞之費及三十七年三十八年行戶合領

之銀計該二十九萬九百餘兩則一歲所出踰

於所入之數六萬有餘矣幸奉

旨借得戶部銀七千兩與蘇州白糧折銀二萬兩

通融借支而尚欠監局人匠粟米銀一萬四千

五百餘兩又欠行戶猪羊麩等價三萬七千三百餘兩俱無銀可支日日告擾欲借之戶部則太倉告匱無可借矣欲借之同寺則尚欠同寺銀數萬未還安肯復借乎職查本寺每年會計之數萬曆十年以前每年止用銀十三四萬至二十年以後則漸以日增有用至二十六七萬者矣其間

皇上及各宮之膳饌

戶部二卷

三

郊廟之祭享皆有定數

喜慶之進卓婚冠之費用皆係大禮職何敢妄言但尚有額外之費可得而減者職敢不避斧鉞之誅為

皇上詳言之惟

聖明垂聽焉如

文華殿中書周繼祖盧應時等數十人皆職官也原有本寺俸祿又有本寺每日飯米猪肉柴醬

等銀可以足食矣而三十一年六月七月三十三年九月各賞以酒飯卓銀周繼祖等每月共六十卓盧應時等每月共一百六十五卓不重複而冒濫乎

武英殿中書王文煥錢應龍皆職官也亦有本等俸祿又有本寺每日飯食猪肉香油荳粉等銀可以足用矣三十六年四月又各賞以酒飯卓銀每月共九十卓不亦重複而冒濫乎教習官

戶部二卷

三

羅必煒傅廷桂等帶銜卿使其本寺俸薪已厚己又有本寺飯米猪肉油醬鷄筍等銀可以足用而二十九年七月又賞以酒飯卓銀每月共六十卓

御藥房又每月三十卓不亦太重複而冒濫乎儒士葉士臣顧淮趙貴等各有本等糧米及本等飯米猪肉等銀亦可足食矣而三十三年九月三十五年五月又賞以酒飯卓銀每月共一百

二十卓不又重複而冒濫之甚乎畫官常鑑等二十五員小技也既各有俸米及本寺飯米猪肉銀矣又於三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各賞以酒飯卓米每月共三百七十餘卓至今領過十三年其冒濫不又大甚乎又據

武英殿中書王文襄等執白頭手本要補一卓半則每月又該四十五卓矣此俱當革而不當補者也以上各官或因事而賞然止賞之一次可

戶部二卷

三五

耳數年以來日日要支月月來領如此尾閭即滄海亦易竭恐皆各官無厭之求必非

皇上初賞之意職查在

朝大小諸臣並無日日賜酒飯卓者即輔臣亦無之況此多官所供筆札醫畫皆職分所當為毫末事耳又何奇功異勳可當此日日之賞乎所謂額外之費當裁革者此也至於管事官彭祿等工匠田鉛等各有本等錢糧及本寺飯米猪

肉矣安用每月賞三百餘卓不知何為冒濫至此伏乞

皇上查明而并裁革之毋使窮民竭髓骨之銀徒供此等小臣也又查得

瑞王婚禮已選中矣及時成禮宜也而以珠寶未完延至二年尚未成禮致各項人役每月費酒飯銀五百餘兩此皆額外之費寧不當速成禮而省此費哉又三十九年二月十一日奉

戶部二卷

三五

旨御膳房火庖共白麩四千觔做醬以後年年為例職看得國初以來皆有

御膳未聞醬麩不足而加至四千觔者卒然加之又年年為例則鋪墊銀又要加而麩價益難辦矣伏乞

皇恩止加一年以後免為例庶其可也又查得白糧糯米每歲止穀一歲之支且踰長江涉黃河阻險阻凍間闕甚苦今已仲春米尚未到而卓

兒黃粟等米日增月益不知有限之米安能穀
此無已之支給乎此又併當節省者也大都

天庖王食關係至重必每歲有餘積以備非常然

後可稱足國之計今一歲所入未必二十四萬

盡完而一槩費用反出於二十四萬之外職即

捐頂踵胼手足莫能為計矣况自今以始

天潢日衍

皇孫漸衆則膳銀日增

戶部二卷

二十六

惠王

桂王婚禮漸多則茶飯日添誠宜節省下位之濫

一賞而無益者以裕

朝廷惟正之供應可也查得

皇祖初設查刷道每年止用銀六十七萬

皇上初年止用十三四萬故府庫充盈閭閻欣樂

今當災異頻仍之時公私益困之際伏望

陛下大加節省盡裁額外賞予之費裕

國家萬年之儲則克儉之德同符夏禹饒年之惜
遠過宋仁而四海粟腐貫朽之風萬民時雍風
動之化再見於今矣至若遵奉

明旨催償錢糧以充

上供則職等責也敢不竭力自勉而從求節省於

皇上哉職等冒罪陳乞實以光昭

聖德非有損於

聖恩職等曷勝惶悚待罪之至

戶部二卷

二十七

職按

國家優禮侍從臣如

日講

纂修等官常俸之外復月有供給足矣不聞日日

有賞卓也乃兩殿書畫醫局等官於常俸供

給之外日有賞卓而多至于每月八九百卓

抑何濫乎宋仁宗嘗以中夜思食羊肉左右

欲取之尚膳監仁宗曰如此則每日必宰一

羊朕不忍也夫天子玉食萬方猶堅忍口腹
節嗇財用而未技小臣每月賞卓以八九百
計何止每日一宰羊哉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光祿寺一本為白糧民運甚苦解納積弊當革
懇乞

天威特賜嚴禁以蘇糧戶之困以裕

御食之供事臣等于十月十四日接到浙江巡按

張惟任揭為江南重役未蘇

上方御食難緩懇乞特申

功令以恤民艱以便備運事內言東南小民解納

白糧之苦詳且悉矣臣詳讀而細分析之內有
屬于起運之弊者則漕臣得而禁之如大戶派
兌有官之拖賴煽揚驗包有役之需索顧覓船
隻有舟人之攬騙告領水脚有吏書之扣剋及
押運官索騙渡江過淮之遲延皆漕運御史所
能查禁者即張御史所謂處置調停立法革蠹
無敢煩

廟議者也有屬于收米之弊者臣等得而禁之如

廠倉之堆垛倉役之勒索等弊則臣等管倉之
卿丞皆能查禁者亦無敢煩

廟議者也至于軍先民後之故套

皇店

皇木及黃馬水殿等船之窘詐淮安通州盤驗之

阻滯索土儀索常例等弊漕臣難以施其禁臣

等不得與其事不得不仰懇

天威而嚴為禁革何也軍先民後

戶部二卷

三十

朝廷原無此令原因軍糧船九千餘隻其勢盛其

人衆白糧舡不過數百其人少其勢弱且軍官

武猛多縱容軍卒以圖索騙遂成故套不知白

糧乃

御食之供各

宮之膳其視軍儲之糧尊卑輕重蓋天淵矣安可

以軍船先于白糧船乎

皇

皇木皇馬水殿等船雖屬于

朝廷而所載貨物不多原與白糧船重載不同且

河路狹窄此一線之水彼駕舡運木皆騎夫悍

卒藉屬

朝廷駕言

上用不容白糧船先行必需索重賄方許其行一

邊不然其船即稱磕損勒要賠補小民唯唯不

敢申訴此窘詐之所繇興也淮安通州皆闕隘

戶部二卷

三十一

之所恐有夾帶而許盤驗但官不自驗委之下

吏巡攔之夫明知其無夾帶必需索足願方放

過闕此阻滯之所繇至于索土儀等弊皆巡漕

御史之所不及禁臣等之所不能知惟仰

天威赫然嚴示白糧船乃

上供御食宜先于軍船不許軍船壓之在後仍行

漕運御史製成憲牌上刻奉

旨白糧舡在前軍船在後不許撓越違者重治無

論軍民船隻各立牌一面則各船官軍方知畏
憚而不敢仍稱軍先民後之故習矣

皇店之貨

皇木之薈皆非重載速令行之不許阻當白糧船
如有阻當許漕運御史及地方撫按官拿究則
索詐之弊可塞淮安通州二關驗得白糧船無
夾帶即便放行不許耽遲時刻仍嚴行戶部轉
行各關禁載本役毋得指稱查驗刁詐留難或

戶部二卷

三十一

以白糧船既載糧米難以夾帶亦可免其盤驗
則阻滯之患可免至于北門收米人役如有索
常例講鋪墊等弊許運糧人等訴告于巡視衙
門叅提重治則騙害之端可自息此皆仰仗
皇上之靈爽獨斷而非臣等所能為力也又照得
軍舡必待舊船回方能兌新運之米若民運之
船則在在皆有人人可顧不必藉于舊船而吏
書作奸通同經紀埠頭受人囑託預定其人船

受其顧值利為己有及至兌米船尚未到即欲
退還其值而托辭逃走一幫之內一船未到不
得發此起運之所以遲而運船或得以爭先也
近見張御史牌行有白糧府縣以後顧覓舡隻
毋許吏書積棍把持作奸指虛舟而延時刻違
定限以悞運期如有仍前積蠹該縣不時揭報
以憑拿治吏書坐贓究革等因誠得革弊之源
頭速運之要機以後郡縣永永遵守一應白糧

戶部二卷

三十一

俱限十二月內發運則軍船俱在後不得與之
相爭自無阻滯之患張御史所謂橫舟黃流望
洋無策覆溺虛危沍寒守凍買車推挽搬運狼
籍之弊無自而有矣其巡沿御史尤當先一年
內八月間即領

勅出城料理運事則來歲不患于倉庫而難措此
則先時而執其機不惟民運可早軍運亦可早
而過淮不出三四月之外矣此又在于都察院

之早題請而

皇上之早

俞允也蓋一速而萬事俱速者也查得每年運船

回空其遲速責在押運把總與各衛指揮千百

戶今則收糧一完徵有薦疏各官即輕騎先歸

而回空之船任其悠游于天津淮德之間賣梳

篙以充朝夕而聽其船之沉于泥沙且併其板

而賣之船既不回糧何絲兌須嚴責運糧官押

戶部二卷

三十四

令空船俱到方許回家換班不則仍行叅究庶

乎空船得以早回而運不致悞事總之惟漕運

御史早出

國門則軍民之糧均得早兌此又探本之論先事

之要策也今考選之

旨未發則御史且無人矣安得早題以速運事惟

皇上留意焉臣等生長東南畧知運事謹以一得

之愚冒昧陳乞蓋白糧亦本寺職掌非越俎也

惟

聖明留神臣等曷勝恐懼侍

命之至

職按井田之制先公後私今白糧乃

御食之供

各宮之饈比之軍糧原當有辨安得以軍糧之

舟先白糧之舟從來通弊賴此疏拈出亟當

舉行者無柰積習之如故也東南民力何時

戶部二卷

三十五

得甦耶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御史傅宗臯一本為
奉差事竣謹陳

留都急切倉務以釐宿蠹以裨東南財賦事南京
為

留都豐鎬地舊設四十二衛所官軍以固根本而
護

陵寢麟次輻輳待食戶部帑藏與二十七倉積貯

戶部二卷

三六

軍所天也

國所恃以為衛也

祖制相沿總督之以侍郎監督之錦衣衛成豹韜

高平江陰五差註選之主事又總巡之以年深

老成廉平之郎中此外又有水總等差官與法

云備矣而猶歲遣巡倉御史一員不妨營務相

兼稽察如或訪得情弊不妨糾彈載在案牘

欽捧

簡書責恭重也第臣諱思糾彈一項非巡視差臣

在于得已之事事在收放無弊徵解如期彼此
悉心併力為

陛下理此倉賦不失

簡命之重可矣是用冒列四款具疏上塵

聖御

計開

一曰會驗判收以清虧折之原南京倉糧積至

戶部二卷

三七

二三年方得換放臨放壞爛成塊踏踐成灰官

軍一石不得七斗之用官衛軍斗追賠折耗多

至畢命破家推原其故固由厥地低濕蒸菴年

久上跬下腐所致亦緣收時判米太多晒篩無

法遂至濕雜混放浸成朽蠹累官虧軍莫此為

甚頃見監督賢能恪遵舊例每米一萬石判為

三場或四場每囤正米無過百石囤基常有空

餘以待攤晒如辰出酉收三番凡踢夏秋六寸

春秋三寸諸成法確乎循行不廢俟晒至三次報乾躬親驗看無弊然後抽撥一因剖驗到底于中探取一石仔細篩揚要見所出稻碎各若干明註簿內因以會計全場共該稻碎若干將空廩封鎖驗其米果圓潔然後平量轉廩完日方出稻碎勿令復入如是而收米入廩積至十數年後可矣但監督時復更換容有不盡然者此其故難言之矣臣請循此為常比照京營會

戶部二卷

三十八

案事理五差監督各立報一簿每判登寫到場米數縱多勿過三千石如遇報晒即便訂日約會巡視御史總巡郎中到場篩取稻碎的數簿記于簿內為標押挨篩完填報如數監督方為轉廩有員役不如法者懲之是為清滌虧折之原而官軍倉攢有攸賴者也即御史總巡不得厭煩勞瘁矣伏乞

聖裁

一曰會糧籌以清出給之數糧籌近奉欽依督令經歷官臨期放收絕無隱匿混缺諸弊矣然官軍領籌關米諸人作弊多端有見米多而通同偷盜米少而插和土谷者有外而夫頭占堆內而軍餘需索者又有官識飛籌積年背手混冒者種種恣奸作弊惟監督精明能察之而容有不盡識者致官軍關領不均倉攢虧折無算良可憫也臣遇清以此驗監督之料理盡

戶部二卷

三十九

在前郎中毛鳳有題奏蘆蓆捲筒溜木多製長籌上下之法近日監督有號臉收籌之法在乎後來監督熟講而做行仍置報籌一簿遇放登記某年月日放某衛所官軍糧米若干收過糧籌若干有無挪移混爭遺失等弊或廩米放盡正耗之外積出附米若干當照先年題

准事例照數報簿以備作正支銷如有虧折亦應酌補量追分投比納毋徒空文懸閣此簿併付

御史總巡標押俟至年終類報如此而倉糧出
給咸清官軍倉攢永可蠲于偏累矣伏乞

聖裁

一曰責成官解以清攬納之弊省直州縣各有
包攬積年餉制納戶恣意侵尅朦朧僉批起解
沿途盜賣花消甚者假稱遭風船漏混告抵飭
及至上倉掛欠全不為意不過私顧無干棍徒
代替監比本人搖尾脫歸磨牙誑騙納戶被其

戶部二卷

四十

重追縱令銀米入手又復閃躲營家致京倉有
數年未銷之解批州縣有千萬石未了之掛欠
南糧若此可為寒心然皆由攬納奸棍為之先
年屢經南京戶部題禁前弊迄未有廖何者絲
各解糧州縣正官未嚴責成之故耳臣請先自
今無省直等巡糧米二千石以上盡要佐領督
徵部運徵完且貯水次先將糧解批頭散戶審
認正身開造年貌疤痕互結文冊及各該押載

糧數顧定的當船戶看驗堅固船隻隨訂日關
會正印官挨次查驗乾潔好米總數盤交各船
明白隨意製取樣米數升鎖封一匣另造前項
文冊印給解官押同糧解來京至日帶赴巡視
與部司衙門照舊掛號收驗挨判發某倉上納
監督親點糧解批頭散戶是否與冊相同驗看
船米是否與樣米相同如各無異解官勤慎可
知即委督同糧解分管駝運看囤篩晒完日如

戶部二卷

四十一

例聽驗仍令糧解行稟轉嚴勿令盡入在倉員
役之手亦勿聚處大小積歇之家如是而糧米
決無掛欠員役無縱苛求歇家莫能誑騙自是
批銷得以如期良民不遭告累一舉而數善備
馬皆以掌印督糧官勤慎得之巡視御史自應
隨批移行直省司府轉行破格褒勸作為一項
功績如不然者亦應經行司府附記過名一次
以為次年徵運之戒自是各官凜然勸懲無患

乎賦額之不盈也伏乞
聖裁

一曰奏報未完以清逋負之數查得萬曆十七
等年南京題後巡倉兼差專為軍儲節年拖欠
催徵不前之故臣今遵奉部院轉行題

准會計到臣例該徵收萬曆三十八年分秋糧乃
近查三十年南糧倉米額該五十五萬五千八
百六十四石零今徵解逾年尚欠四十九萬九

戶部二卷

四十二

千八百二十八石又通查鷹揚等二十八倉萬
曆三十六年以前約該欠米四十七萬三千三
百三十二石而水兌折色銀米之數不與馬臣
想南京糧儲總督無非年終查叅且有節行催
檄無柰州縣逋負相仍怠緩如故迨今不為蚤
計將來倍徙無算

國儲不幾殫乎臣請自今巡視御史年終差滿
欽遵勅諭通將收放過數目造冊奏繳清冊送部

查考此外尚當移行南京戶部查糧總巡監督
各司從公會計本年以前通查節年倉糧本折
未完開列分數具本另行題

請懇乞

勅下戶部咨行各該巡撫轉行司道府州縣查照
未完分數及時徵解年終通取數內續完本折
的數移報南京戶部總督衙門以及巡視御史
或聽御史差人轉往直省巡撫衙門催取復與

戶部二卷

四十三

戶部司臣會同查確又將未完造冊具題以為
次年督催張本若數內積欠滋多補最少者亦
應摘陳疏內以備部院照例議處以為省直州
縣督糧掌印等官催徵惰悞不職之戒如是而完
欠之分既以催徵之限自亟且令部撫大臣完
欠通開網維相貫縱有奸民猾吏無何展轉侵
蝕其間似乎清理

南儲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職按郡縣有司之所凜畏風憲臣者在舉劾
耳巡倉御史之舉劾但以納米之完欠及倉
米之美惡為有司之殿最可也而汎及他事
以養交市恩皆非職也此疏最為詳密在巡
倉者著實舉行而

中朝又重南臺之事權與巡方等南儲其有濟
乎

戶部二卷

四十四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應天巡撫徐民式一本為商民困極調停計窮
懇乞

聖明首捐吳稅以信

詔旨以綿

聖壽事臣惟當今天下民苦權稅在在皆然而關

多額繁公私交困則莫甚于蘇松常鎮四府自

臣履任以來節據商民奔告而職未敢遽

戶部二卷

四十五

讀者竊意臣子既叨任使當竭愚忠苟可稍裨

上供自當力肩勞怨且

聖心仁愛停止有日

詔書煥赫已久而

聖誕將臨

恩旨自下何庸喋喋不圖嵩呼已過信

旨猶格而稅虧民危日甚一日則又安能嘿嘿而

處於此謹會同巡按直隸房壯麗從實為

皇上言之臣屬自京口以至吳江相去不過四百里而田賦所出強半宇內地綦狹而民綦苦矣且其俗生齒繁衍俯仰所資多賴逐末昔無權稅之征富者熙攘往來貧民傭賃工作穠穰失利即轉而緣貿易故雖遇荒歉幸毋凍餒自設權關以來算及鷄豚物無大小並令抽稅上既加稅下即增直直增則利微利微則販不前而物價騰踊黎庶艱食農末皆病閭閻生理蕭條

戶部二卷

四六

幾無吳矣且京口有關至犇牛百餘里又有關犇牛至潁野百餘里有關潁野至吳江不五十里又有關一水盈盈四關並峙歲抽正稅土宜等銀伍萬捌千餘兩歷觀各處地窄關多稅額之重未有甚於此中者也故當初行之時猶可勉強足額迨至今日不但權稅多缺而京邊等項正賦且困乏積逋矣不但行商裹足而居民亦苦枵腹矣尚可坐視而不為之所乎茲者恭

遇

皇上

聖壽五袞寶曆四十純嘏雍熙如勅始發誠為普天大慶於斯時也草木昆虫咸希沾

澤此地乃

國家外府宜首蒙

聖衷勤側者何忍浚民之膏密如網罟比之他處為獨甚此職等所以積誠瀝血而敢為災民請

戶部二卷

四七

命也伏乞

勅下戶部將蘇常等府包稅正耗銀伍萬捌千餘兩盡行報罷庶根本重地百萬生靈皆出湯火而沃清泉將無不歡呼鼓舞歌咏

聖德祈祝

聖壽而所以永

皇圖培

國本者在此舉矣職等曷勝悚息懇禱之至

臣按蘇松常鎮四郡財賦當天下之半蠲貸之典委與他郡不同此疏能按次民瘼不減流民圖者、

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戶部一本為有司征比錢糧火耗加收漸重懇乞

聖明軫念民窮財盡亟

勅部議禁革折封扣羨以惠元元以固

邦本事據掌河南道事御史房壯麗揭帖前事等因到部該臣汝華看得有司派征錢糧原有定額自非額內即錙銖不得妄侵乃不意有折封

戶部二卷

四六

戶部二卷

四九

扣羨加收火耗如今日者查得萬曆初年額行條鞭法各州縣一應錢糧戶丁給有印信繇帖按季征收花戶自行納櫃里排無所容奸誠為良法美意何至於今而寢久寢失一旦流弊若此也貳拾年以前聞有每兩加耗六七分者已說為法外股求今何以加至壹錢又何以加至壹錢伍分甚且至貳錢耶或者吏胥之弊欺里排之詭索未可遽以是而槩疑有司不肖之心

然而躬自蹈之者不少矣况拆封是誰之手而但聞取數之多不聞取數之寡官豈能辭咎孰非百姓之脂膏其忍之也陋習相沿所在成風凋疲之民寧能堪此即邇者奴氛弗靖循例加派伏讀明旨云

朝廷甚非得已有司正宜仰體德意大哉

王言情見乎詞是

皇上處不得不加之勢一似有不欲加不思加之念

戶部二卷

五十

而有司乃以分外為固然股削為常事尚可恬然而莫之省耶况耗銀日增則正額日減止此物力實階逋負今房御史議為加派地不得不亟大耗則每畝三釐五毫之加正符平日每畝加收火耗之數而雖有加派之名無加派之實人必樂輸無伏怨嗟誠哉其言之矣又稱令襄陵時河東一路州縣錢糧俱收頭自收自解櫃不入庫銀不拆封何等清楚今各省直獨不可

做而行之乎方今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天地示變星宿示凶又仰讀

聖諭云臣工痛加修省臣竊謂禁革拆封扣羨一事正臣子今日之真修省也既經具揭前來相應覆議上請伏乞亟下臣部移咨撫按轉行布政司及直隸道府行各州縣一應派徵錢糧填印絲帖開名該納的數給與納戶立限追比納戶自行交櫃官只稽其完數吏書不得沾手其

戶部二卷

五十一

收頭務要里中推僉殷實戶丁正身收納不許濫充僱替以滋弊竇臨收置櫃二門外照依頒准法馬平收收頭輪值守櫃隨收隨傾除錢糧應留本州縣者兌入本州縣其應解司府者槩令收頭自收自解州縣官按期給發批文勒限查收批迴不得經手拆封加收火耗仍曉示納戶人等毋得聽信收頭假借前項名色致有侵漁如此則清白者有所見廉肖者無從染指而

寬一分民受一分之

賜矣至於向來有司官往往以此致掛吏議者撫

按亦露章彈劾然止以此一事奏款成疏未見

時奏糾叅則何不擇已甚者不時特糾以儆有

位而司道府官各有察吏之責凡失於開報撫

宜以此問之也再懇

天語叮嚀加與更始要在撫按衙門嚴督司道等

官而司道各府嚴行覺察所屬如有仍踵前轍

戶部二卷

五三

多收猶故者特疏從重叅處追贓濟邊有司官

亦宜自知愛鼎毋令智昏而以名徇利則吏治

民生幸甚

臣按州縣長吏徵收加耗過多者雖時挂彈

章未有特舉一事糾察以示懲創此疏所蘊

重也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叁卷

萬曆叁拾壹年伍月叁拾日

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國用匱乏有繇

聖明轉移甚易啟陳盈虛之故以備

採擇以保治安事竊照太倉如洗九邊待哺該臣

屢疏具

題業蒙

戶部三卷

聖心朗鑒但挪移非可繼之術講求無善後之方

臣蒿目嘔心撫今追昔均此一天下也肯何以

足今何以窮撥厥所由有自來矣此其安危關

宗社旋轉在

聖明臣若隱忍不言聽其禍亂自至是臣溺職之

罪小誤

國之罪大不但為

皇上之罪人竊恐天下後世將唾罵之蓋

國家錢糧徵收有額曰稅糧曰馬草曰農桑曰鹽
砂者為正課各運司者為鹽課各鈔關者為關
課稅契贖錢香商魚茶屯折富戶等項為雜課
內除徑解邊腹外大約叁百柒拾餘萬兩此外
則開納博省軍興搜括等銀為非時額外之課
大約伍拾陸萬不等合此肆項方足肆百餘萬
之數以當一歲之出年來權宜開採之

命一下各處撫按司道有司皆仰體

戶部三卷

二

皇上不忍加派小民之意遂將一切雜課如每年
山東之香商等稅壹萬伍千伍百餘兩福建之
屯折等銀叁萬肆千捌百餘兩南直隸徽寧等
府之稅契銀陸萬兩江西之商稅鹽課等銀貳
萬陸千柒百餘兩改歸內使而臣部之雜課失
矣其間雜課不敷誅求無藝百姓不得以應
徵之銀錢暫免筭楚有司不得以現完之正
稅量為挪移為上官者亦量其愛民萬不得已

之衷而曲為彌縫以致三年之間省直拖欠壹
百玖拾玖萬有奇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山東運
司每年分割去一萬五千餘兩兩淮運司別立
超單捌萬引而臣部之鹽課壅矣原額關課叁
拾叁萬伍千餘兩貳拾伍年新增銀捌萬貳千
兩今則行旅蕭條商賈裹足止解完貳拾陸萬
貳千餘兩而臣部之關課奪矣高淮開納中書
李敬開授指揮而臣部事例之課分矣關中軍

戶部三卷

三

興博省等銀每年柒萬餘兩盡抵礦稅各省援
請而臣部額外之課虛矣他如南直隸蘇州等
拾捌府州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
袍價軍餉造船等項借過本部銀叁拾捌萬柒千
陸百餘兩浙江自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
袍價借過本部銀叁拾叁萬捌千陸百餘兩陝西
羊羶協濟自貳拾叁年起至叁拾年止共用銀
一十四萬二千五百餘兩四川議留陝西濟邊

銀自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止俱於太倉補發過銀壹拾伍萬兩雲南自二十年起至三十年止每年題留提舉司解京庫銀共伍拾柒萬兩而臣部之逋課又如此其多矣

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在在握以中官天下錢糧止此額數而處處自為挪抵當此之際欲開利孔則無可復開欲急催徵則勢難再急譬如縛手而求持紮足而求走也抑已難矣而年來征

戶部三卷

四

呼之費用過銀一百餘萬兩征倭之費用過銀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銀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鋪宮典禮之費用過銀叁百陸拾萬餘兩節年添進買辦共用過銀五百餘萬兩入者如彼出者如此即全盛之世所不能堪而況今日乎老庫將窮京糧告竭大倉無過歲之支漕運有目前之阻九塞之兵動言鼓躁徐穎一帶近有揭竿從古以來未有公私

匱竭如今日之窮者

皇上聽明絕事事周知試察臣茲所條有一字欺妄否臣部職守既奪既分臣尚別可措手否夫煩歛與惟正其需孰急此盈則彼虛其數甚明

皇上試穆然深思毅然立斷遠者臣不敢望第行十年前之政事而臣部得循十年前之職守臣所以待天下入者猶夫故也即所以備

戶部三卷

五

皇上出者猶夫故也內釋匱乏之憂外彌叵測之變是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不則朕削侵漁民害已極支撐展轉臣計已窮臣之要領固不足言而

皇上之金甌大寶臣亦不知其所終也與言及此肝腸俱裂涕泗如傾臣不能復言矣伏望皇上垂神省鑒焉

職按此疏具國家每歲財賦之入數與歷年

征討典禮諸出數一千六百捌拾萬犁然可
數猶是十六年前事而公私之積已可痛哀
如此况今蜀楚雲貴不復征輸而遼左用兵
以來其費有十倍於曩時者僅取足於

內帑一錢則皆

皇祖所受無數規切比之漢桓靈唐德宗而含忍

不止者竟盡之於一擲不亦可慨哉

戶部三卷

六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五日

鳳陽巡撫李鋌一本為東南民力已竭懇乞

聖明審義利計安危亟罷地稅內使之差以全國

體以杜亂萌事臣近遵擊跪之疾吟呻床褥間

忽接得邸報該羽林左衛中所百戶馬承恩一

本為請復舊稅理財最宜以助大工以裨

國計事奏

聖旨這所奏儀真縣等處舊制設立抽稅衙門今

戶部三卷

七

被勢豪奸商仗抗隱昧着差

內府供用庫庫官暨祿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

彼處撫按等官照舊徵收稅科銀兩解進以濟

國用寫

勅與該衙門知道欽此隨又聞得暨祿條陳款目

臣仰屋竊嘆病懷知不可起顧犬馬愛主一息

尚存願布腹心

陛下奉天子民豈不欲與二帝三王媲美群臣百

姓孰不知

陛下為不世出之主哉獨以富國一念之差遂

使嗜利小人百計煽惑以

清明盛世輒為叔代之舉動譬之青天白日之下

霾霧紛馳海內人心皇皇思亂臣竊憂之夫儀

真當南北孔道商賈駢集歲加稅銀六萬兩一

時聽之似若無害不知隸儀真稍進即為揚州

之鈔關又稍進即為淮安之板關為清江浦之

戶部三卷

八

戶工二廠近以二三百里之間星羅推稅已非
古者關市不征之義矣先是督撫諸臣因河工
軍餉地方不得已之需亦嘗請增儀真縣等關
稅歲僅盈萬淮揚各關所以南北四部臣董其
事通計歲額共不過六七萬商民已唧唧稱不
便今以儀真等處薦加至六萬而群小潤私索
者必且倍之叫囂隳突人何以堪竊恐竭澤而
漁將來商旅不行淮揚各關厥原稅失額此則

勢之必然者也暨祿何如皆原奏神奸為其主

文名為抽稅條陳欲將有司軍衛江河上下兵

民盡歸轄屬而操其甄別用舍之權種種悉包

藏其內此豈

祖訓所謂不許干預政事者乎繁縷細物孔子惜

之群小皆求給冠帶名色為官勢必乘與馬奴

使軍民莫敢誰何是謀竊利又謀攬權謀濫名

器皆此所未有者且欲以權宜行事任彼之為

戶部三卷

九

以好言阻撓籍人之口遠方聞之僉謂

聖天子明見萬里一覽必洞燭其奸將併奏抽稅

報罷矣此盡為身謀毫無為國為民之腸不過

以六萬金媚

陛下遂敢閃爍若此倘不及今罷寢一假之權其

萬靈地方可勝言哉况儀真切近

留都根本之地人心搖動變故不測中原理亂所

關

社稷安危所係實臣待罪地方者之責此臣所以
食不下咽而不敢以不告也大都以利言媚者
皆

陛下之跼蹐也以忠言進者皆

陛下之扁和也在彼則奸言一售類得假虎威而

恣狼噬在此則忠難取信或以阻撓罪之又或

以削籍囚繫繼之宵人得志紛紛效尤四海之

內在在喪其樂生之心害將立見有臣子所不

戶部三卷

忍言者彼時雖寸斬若輩以謝天下亦噬臍無
及矣是徒使若輩射其利

陛下蒙其名而國家天下受其害不亦可寒心哉

臣竊謂

陛下憂軍興之不繼宜責之戶部憂大工之不貲

宜責之工部如謂若輩謀利勝於部臣則向來

所輸礦銀稅銀宜盡數分解戶工二部使天下

曉然知

陛下之心果為軍興果為大工猶可言也今積貯
雖多戶工二部曾不得分毫之用雖

聖慮深遠或別有見恐天下不能諒也長物滋累

臣於理益前疏已詳哉其言之矣如二帝三王

次之如漢唐以來之賢君與中主誰肯屑為私

藏

陛下聰明天縱遠覽古今歷觀前代聚私藏者為

何如主必有惕然深省不崇朝而悉罷者矣臣

戶部三卷

士

拜巡撫之命以拊循為職巡按御史世稱代巡

以糾察為職是皆仰承

德意飭吏治保民生而安疆場者也今乃令內使

會同撫按抽稅藉令臣等頭會算歛厲民悞國

是謂不職阿意順

旨不能不以仁義陳於前是謂不忠不忠不

職之臣

陛下將馬用之臣生無他長惟一念孤忠必欲以

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為君者望

陛下而不欲以桑弘羊呂惠卿之為臣者自待故

敢冒昧以請伏乞

聖明慎義利之大防燭安危之炯戒

亟罷抽稅內使之差并各省採礦採珠理鹽理店

者盡行罷回惟責成戶工二部從長籌計會見

歡動八埏人人頌

陛下為有道之盛主而

戶部三卷

十二

戶部三卷

十三

神祖末年誌官刑部尚書御史大夫鑒其忠節也

宗社享靈長無窮之慶臣死且不朽若

聖意必不可回乞即將臣罷斥誓不敢言利以效

婦寺之忠又不敢束手以視地方之困誠恐上

負

聖主下負所學而貽不職不忠之譏於天下萬世也

職按此疏留中李誌自解印歸當時大臣以

去就爭誌一人而已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一本礦店滋蔓市舶復城

宗社隱憂關係甚重謹據愚衷以祈

天聽萬一事昨接得錦衣衛千戶韋夢麒一本為捐義報國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湖廣荊州府地方原有辛效忠店房

曾經藩府竊據抽稅後有張居正因已私意乃

戶部三卷

十五

爾革免且前項稅租今被本土豪棍侵費殊非法紀便著原奏官民前去與彼處守備內官會同撫按作速查明具奏不許徇私隱匿限與他該部知道欽此又查得大寧前衛副千戶劉三槐一本為恭獻己山瑞礦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進獻自置礦山忠義可嘉准差內承運庫僉書御馬監右少監王相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官等照例開採銀兩解進

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文接得府軍右衛正千戶陳保一本遵祖制設總鎮等事奉

聖旨祖宗朝原設兩廣地方有總鎮并市舶司及看守珠池內官至我世祖朝革回朕恭閱訓錄已知但今國用典禮繁費不貲這所奏廣東方物叢集稅課有裨急用且開採珠池無遺內官李欽路程寫遠難以兼督准著奏內官監太監

戶部三卷

十五

李鳳督率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協同開採雷州等處所屬珠池兼市舶司徵稅銀兩按季解進寫勅與他不許擾害地方該衙門知道欽此又接得留守後衛百戶張宗仁一本為敬陳末議請復舊課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浙江舊有市舶稅見今尚復徵收就著奏內崇文門奉御劉成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等官照例徵收解進以濟國用

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夫於荆楚則

聖心之慎而守備之查併責撫按於粵於浙則

聖斷之決而礦市之役三遣中涓臣等即竭智畢

慮何伏有說而處於此然一腔赤血終不忍以

觀望負任使緘默亡隱憂者謹不避斧鑕陳款

悃惟

陛下聽馬夫荆州為湖湘上遊而以水陸輻輳最

戶部三卷

十六

稱疲累茲幸效忠獻店一奏諸所稱權稅與廢之故誠難以口舌而爭然其地有抽分部臣括算舟車歲益水衡錢鉅萬緡疇敢侵費而商艘鱗次一度九江則湖口之厥儼然在也徵稅累後無乃太苛况武漢等府起尺承天固

皇上湯沐之鄉萬世

聖子神孫所宜注念夫漢高過豐沛世世後其稅

皇祖承天之幸蠲民田租楚人至今思之

陛下動思法祖而陋漢高於下風者忍不為根本

寘慮乎且採辦巨材浮江而下沿岸牽挽民已

告勞而又接壤黔蜀安播二酉蠢蠢欲動偏橋

之危已見告矣此正楚多事時也故臣等以為

官民之查明宜寢之便即不然專責撫按是亦

陛下拊循三楚之渥惠也粵東提封延袤控帶群

蠻而從化一隅礦脉低微礦徒悍戾以故營兵

防守蓋其慎也往該縣猾豪賄囑奸弁一請銅

戶部三卷

十七

礦費用不售茲覆繪獻銀砂轉換可知且鄉導連翩蠅營狗苟而其中如王方李蕭黃劉等擻姓為名實繁有徒夫

九重尊嚴何物土民乃大不敬如是且其地推剝

時有抱鼓累聞竊為崩海凜凜有深憂矣故臣

等以為從化之開採宜緩之使是亦

陛下煥麻五嶺之湛恩也乃陳保之疏猶可駭愕

夫以

聖明在宥而設總鎮撫訪察種種皆中葉批政乃
悍然倡議視

陛下為何如主幸

皇上羨墻

皇祖顧謨

訓錄斥而不報然珠池之協採市舶之復徵寔煩
欽遣將無階之勵乎夫雷康相望珠池非遙而中
使縱橫則一柄兩持寧無掣肘之虞九郡驛遞

戶部三卷

六

悉仰權稅而舶司督責則剗肉啗腹寧無竭澤
之慮夫以彼炎徼瘴鄉諸使即不自愛其生而
車轍馬跡結軼于道能堪此幾番駭屑哉故即
驛傳一節而其他糜費可知矣故臣等以為珠
池之復仍專於享故而市舶可罷也至張宗仁
之奏尤屬無謂夫以浙省兩稅重困水旱嗷嗷
前撫按請蠲請緩不啻出湯火而就之衽席甚
為幸乃定海土民金秉忠等沾沾市舶使文自

營遂為兩浙一大蠹夫北新一關部臣啣
命已肩徵稅之額而舊課一復舶司馬政則將置
部於何地而諸稅之徵果為公為私第在直指
使一勘問耳夫開採之苦兩浙赤子方延頸待
命而舶司頓復商民何堪故臣等以為浙省財賦
之疲累人心已搖而市舶可罷也
陛下累帛之夫豈不仰本擾害地方之誠深思
國用典禮之煩然縱觀寰宇奉

戶部三卷

十九

綸音大都紹璫之遺多於撫按之璽書武弁之請
多於封馭之露章私人之囊橐多於
內帑之解納民隸之怨嗟多於諧臣之謳頌而礦
店不已漸及市舶市舶不已漸及鎮守如火之
炎如水之潰不致燎原滔天不止者夫諸弁不
鑒於王守仁王錦襲之覆車而飽鄭一麒馬承
恩之原賄臣等豈不知

陛下凜凜三尺毫不可貸而顧今釁萌漸起兇蜂

難避譬如人之髮膚以及肢體靡不受病而望
色却走寧待倉扁乎夫臣等唇口幾故何敢復
言然又終不敢不言而不忍不言者要亦以

宗社安危關係非淺總之不負此官以不忍負

陛下也伏乞

陛下留神覽察亟加裁抑停諸使之遣正陳保等

之罪仍乞

嚴旨不許再請鎮守如議立丞相之條則天下萬

戶部三卷

二十

世仰見

聖上明日月而威雷霆而

聖壽與天地同休矣

職按是時包見捷數進讜言未幾降為典史

皇祖末年以起家官江西巡撫

先帝嗣位晉吏部侍郎逮事

皇上方展其用而卒於官足稱三朝完節之臣云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四日

戶科給事中包見捷一本為循職披衷懇乞

聖明深惟民艱亟除

國妬以慰群望以光大業事適自礦市蜩起群小

若狂諸章奏之貯臣科奚啻盈篋然大要諸弁

曰礦市可開臣曰可勿開諸弁曰中使可遣臣

曰可勿遣每一執奏泣泗交流頃後各部院寺

坊局臺省諸臣聯

戶部三卷

三

疏以請萬一

聖心之憬悟而懼寢不報也乃亡賴之輩紛紛藉

藉愈無忌憚而旬日間巴蜀關陝河南江西山

西江南之

命使又陸續下矣

君德之隆汚生民之休戚

社稷之安危于此最為緊切臣寧忍然而已乎夫

礦市之財賄於億兆之命脉孰重群小之慙諛

與士大夫之獻替孰忠以

陛下之英明燭幽照隱其察于此非難也乃此輩

之細人因緣為奸巧傾陰援今日獻瑞礦明日

獻奇品是以貨殖嘗

聖心者而

陛下若不察之此稱傾葵曝彼稱效狗馬是以滑

稽瀾

聖聰者而

戶部三卷

二十三

陛下若不之察朝而請節制夕而恭阻抗是以威

福竊

聖斷者而

陛下又若不之察浸淫至今益不容已下方熾烈

上又從而膏之下方湯沸上又從而薪之馴至

心心有主喙喙爭鳴無地不礦無物不稅隨在

置筦隨處算絡甚如一蘇松等群也既無兼屬

之暨祿又有帶管之孫隆一臨清稅課也既併

征於陳增又復轄於馬堂夫一絲而衆緹之則
琴一革而衆廓之則裂

皇上試察今日有一方得安靜有一民得樂業者

否而如此舉動如此光景可謂治徵否夫往者

臣不暇具論即今所奏川陝諸省蘇松四郡

皇上以為安危何如哉語民力則蜀之材陝之羊

山松之袍服豫章之境造中州之宗緣是三

空四盡之厄也語繫隙則四川防番山陝防虜

戶部三卷

二十三

蘇松防島倭中州防礦盜是河決魚爛之虞也

語天災時變則蜀陝江西山西苦旱蘇松常鎮

苦潦河南並苦水旱是稚骨易子之憂也夫以

赤子嗷嗷守臣矜矜所冀

陛下拊循其疾苦綢繆其憂患猶恐非早計而奈

何徇一二宵人之口徒以開利之孔為長亂之

階臣竊為

陛下痛之臣等屢捧

陛下不許擾害地方之

旨寧不感嘆然使鞅所經山岳猶震黃旗所指鷄

犬靡寧况中官愛礦人亦愛其家中官好貨人

亦好其生而豹虎噬之刀雖燒之彼雖愚民必

有觸死蒙難而不暇顧者而一言不相應輒以

法繩其守令此甚非可令衆庶見也夫張彌天

守令繳竭澤之罟而姑啣啣漁販者無用擾漁

鳥也其誰信之且勢蔓難圖威積有漸即頃者

戶部三卷

二四

苑監以

皇莊請裁而遠援

先朝綸綍則

皇祖查莊田以歸民者王軌之疏豈皆弁髦無當

而致近輔聞之寒心又諸奸以總鎮諸職請復

而動稱

祖宗舊章則

皇祖撤內臣以回京者

訓錄之垂豈不星日並麗而致四方聞之竊齒

其他道路喧傳查盤查分手等議尤不忍道夫

平准鹽鐵之議興而漢業耗閭架除栢之令布

而唐社移市易手實之法成而宋祚亂猶皆監

以心計之臣而非中璫輩其荼毒且若是烈也

况今且凜凜乎什伯三季矣臣等方望

陛下以唐虞三代之鴻名而群小乃導以末葉之

瑕類此所以仰天椎膺而長太息者也臣等昨

戶部三卷

二五

見粵礦之役

陛下併責於李敬山西稅

陛下注念於隋膚夫與其併中使也寧罷中使與

其畏膚也家畏小民

皇上清燕之暇盍一繹臣言乎臣言即不足聽而

閣部諸臣之言可悉置之高閣乎夫杞人憂天

之墜以將覆已娶婦不恤其緯而恤宗周夫匹

夫匹婦猶然而臣等兢兢職掌豈其憂治危明

之衷願在祀竊下哉臣古尚存臣心不死臣言
有盡臣憂無窮伏惟

陛下憐察

職按此疏入未幾臨清稅使馬堂幾為百姓

所殺不可勝誅

朝廷之威衰矣科臣之語若為左券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戶科給事中包見捷一本為遼鎮貼危礦市為
患必裂伏祈

聖裁亟寢成命以彌邊釁事臣竊謂今日事勢不
宜論利害宜論安危之所關其大者莫如礦市
而其最大者尤莫如遼東之礦市先是群小比
周流毒竄內業聞垂涎遼鎮久矣臣私度

陛下注神疆場比來

宵旰數載救援屬國期滅倭而後朝食政以藩
籬是庇豈其一旦島氛廓清而遂以外寧忘內
憂必不其然昨忠義衛官閤大經果有遼東等
處礦市之謀業奉

欽依中使高淮戒行李有日矣臣欲言乎則以一
葦而障洪濤固有所不能欲勿言乎則以秦越
而視肥瘠尤有所不忍謹直以遼左孤危之狀
陳於

陛下之前夫遼三面逼虜蹂躪難支而加以倭奴發難士馬罷露死傷殆盡茲一開採權供億如山往來如織將必有點者思逃弱者立斃耳萬一胡馬鳴鏑而羽書中斷亦不可知矣是滋置郵之擾一可慮塞外吏卒本非孝子以罪徙邊而室居田作每虜入輒收保重去其鄉令一開礦稅之後知必推骨敲髓若不聊生夫南交以馬騏激變可為明鑒是携邊民之心二可慮士

戶部三卷

三

卒乘埤候出萬有一生之計以捍疆圉而一旦鑿山列肆則虜夷懷鳥獸性將飲馬控弦而爭又必防礦防稅彼且以為上實介我重財賄而輕民命是挫戰守之氣三可慮閩以外原假使宜而中使所徑千里沙漠居積行衛炙手薰天逐撫臣逐守令遠恭將歷歷可覩彼孰不望風解體即一旦緩急誰與領此是掣將吏之肘四可慮開原市易往往以贏積子錢而佐經費然

猶仰給於預借例銀必欲銖括寸削則屬夷以為非香火之情不露辨相向即掉臂以去且有折入于虜者夫前日遼師之殞寧不寒心是開夷醜之隙五可慮朝鮮八道之奄奄危贏彼業已啣命往孰不弭耳伏喙而况箕封恭順唯謹則彼為魚肉此為刀俎又益一倭也是增屬藩之怨六可慮邊關奸關出入禁甚厲而冠帶名目動稱

戶部三卷

三

欽遣侯吏莫敢問倘有桀馬而欲為中行之說者乎則軍情漏而虜謀張是弛譏闕之法也七可慮東征之師撤還伊邇即不悲傷抑歌饑渴亦已矣而卒而與礦市值則鳴劍慷慨何堪苛索夫河津之績幾績石門而胡遂謂晏然無事也是激兵燹之端八可慮夫遼東為

神京左臂種種難危而何物奸并輒捫請礦市為禍首是猶輒治危者曷不為醇醇之滋也治

癰者曰曷不為鍼砭之投也此其結逆豈在王官林章下

曉曉以併及之也臣情迫氣咽一字一淚情願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顙天待命之至

陛下不懲以三尺而併罷開採徵稅之令則遼左

命之至

事必不可為然豈為遼左而國步隨之在天諸

職按包見捷力諫稅使一月三疏相續不絕

奸參伍如鼯鼠晝嘯鸛鶴宵號自謂快意事臣

古之半歲八百疏者等矣而謂遼左之稅尤

非以一言勝之也普天率土踰高躋厚而臣又

不可開是灼知邊情者遼亡而後知之

非為一遼鎮惜也伏願

陛下保遼鎮之心而推于諸鎮則沿邊沿海之礦

戶部三卷

三十

戶部三卷

三十一

市胡可易停尤願

陛下以管邊鎮之心而推于郊甸則密雲蘆溝之

徵租胡可勿請尤願

陛下以仁伏天下之心而伏匹夫則如淮上市井

之訟中貴得以預刑名而當防其漸尤願

陛下以子惠元元之心而裕左藏則如召買

請討之頗撙節足以崇

聖德而宜杜其微此皆臣等職掌所關而不容不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山西巡撫魏允貞一本懇乞亟停開礦之役以光

聖德以安民生以重邊防事臣近接邸報見府軍等衙千戶等官仲春等以大功方興建議開礦始自河南漸於北直今且議及山西矣山西臣屬也不敢不為

皇上預言之矣夫開礦利害諸臣之言詳矣大約

戶部三卷

三十一

武臣謂其有利部臣科臣謂其無利而有害利

少而害多

陛下從其聞者而不從其不聞者豈以大臣言官

皆不達

國計獨比武弁數員言可信耶臣愚不知開礦利

害竊謂礦非自非日有從天地開闢以來即有

不聞古

聖帝明王曾聞亦不聞古碩輔良臣曾請開果有

之經傳何不一見臣幼讀大學其言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大旨在務本節用不聞其以開礦為利也而繼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為

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嗟嗟此言利之臣不可用也臣又聞人之稱堯舜者曰投珠於淵抵璧於山人之稱成湯者曰不遁聲

戶部三卷

三十一

色不殖貨利財非獨帝王有之也王孫圉之對趙簡子曰楚國無以為寶惟有觀射又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朝夕獻善於寡君此楚國之寶也非獨楚書有之也齊威王之對梁惠王曰寡人之所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弦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吏黔夫者

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萬里豈特十二乘哉夫古之所寶者常在善人不在珠玉則

陛下之當寶可知也

陛下神聖群臣即無能佐下風然頻年以來所賤而在遠者不計矣所棄而在野者不計矣臣不敢謂其人皆忠臣善士也而亦豈無抱龍比之

戶部三卷

三四

丹心建王魏之讖言裕董賈之學術秉鄭崇之清德張禕之守法者在其內乎百而有十則所遺者十矣十而有一則所遺者一也一忠臣黃

金盈千可抵乎一義士白金盈萬可抵乎

陛下將咸三登五以堯舜成湯為法而諸臣為

陛下計乃出王孫圍齊威王之下且

陛下亦安用開礦為也夫庶人有家者得食則食不得則餒得衣則衣不得則凍其孳孳而謀之

者未足異也卿大夫有官者則衣食於官無官則衣食於家即官終其身而未必及其子即廢及其子而未必及其孫其或不自好孳孳而謀之未甚足異也

陛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玉食萬方筐篚萬國天下帑藏皆

陛下之帑藏天下財賦皆

陛下之財賦白米織疋之千倉萬廩則取諸吳越

戶部三卷

三四

羊鐵則取諸秦潞絀則取諸山西太倉為庫太僕為廐光祿為厨何求不得何欲不遂由今而千斯年萬斯年

陛下之子子孫孫當源源也而何用以開礦為利乎即大工肇興起而戶兵工三部自足給之其有不敷四方且開例矣百官且捐俸矣必無借於礦矣又况今和氣未臻歲凶多咎中州之水未已而蝗蠲之關中之虜禍未已而旱蠲之山

西連年兩三闕則腹裡旱秋未成則夏苗枯矣
天鼓時鳴地震不已流星示異庸倣日至其小
民之嗜利而不憚為惡若天性然今所言開礦
者皆利臣也無有廉節遠識所以開礦者皆
礦徒也習於作奸亡命以如是之臣率如是之
民安保無事於異日萬一虜報忿於關中山
西之永寧州汾州府河津縣隰州蒲州近河去
處皆可慮也况內地素少兵馬當此時臣將西

戶部三卷

三十一

禦虜乎東防礦乎且地之產有限民之欲無窮
計開礦近不過終年止耳遠不過二三年止耳
彼時差官已去礦徒猶在散之何所給之何食
此輩豈能歸故里事農桑者臣愚不知所終矣
伏望

陛下慨然沛下明詔將以前倡議之人置諸

法而即時停其役使百官萬民稱不殖貨利者古
則成湯今則

陛下稱投珠抵璧者古則堯舜今則

陛下如是而有正賦不供常用不足以貽

陛下憂者臣不信矣如必以開礦為足國裕民大

計請今年先開一方以驗其利之有無多寡何

如果其有利利多然後盡開隸河南而北直隸

而山東山西未晚也如已有

明旨必不可回請姑留山西一省待河南北直隸

山東開後計其所獲臣願以二十四二十五兩

戶部三卷

三十一

年所積餘贖民積市銀本銀不用修邊修墩修
堡修城一以抵礦銀之數是亦一策倘

陛下以諸武臣之言必不可信以臣愚闇書生不

知大利則乞罷臣歸里另差有心善變通者使

撫山西以便與閩人武弁言利之臣共事臣愚

幸甚地方幸甚

臣按歷代理財之事無及礦場者書稱大禹
任土作貢惟金三品而宋臣劉彤有曰古費

多而有餘今用小而不足者以古取山澤而
今取之貧人也豈即礦類乎故以疏請先開
一方以試之蓋開礦不過一二月即止耳

萬曆二十四年閏八月二十九日
戶科署科事給事中程紹一本金寶寄頓無憑
親藩情義當重懇祈

聖明專撫按之責罷內臣之遣以安諸藩以敦懿
親事臣辦事該科看詳章奏見留守衛滄所掌
印百戶王守仁同弟定遠侯嫡孫應襲王錦襲
奏為恭進家財成冊上徹

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奉

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選差公正內官一員
帶領原奏王守仁即便前去會同撫按官令長
史司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不許徇私欺罔
戶部知道欽此王弼之世裔屢爭不明寄頓之
家財年遠無據見於該部之題覆者詳矣臣竊
謂查勘可以已矣第不一行查勘不惟王守仁
之漬擾不休此先王之心事不白即
聖明一念必不肯既動而中止惟是選差內官揆

之事體有不使者四敢冒昧為

皇上陳之夫楚王

陛下之懿親也生長深宮不諳世故非有涵養之素鎮定之識也一旦聞內官之遺詰以數百萬金寶之下落其驚悸憂惶不知宜何如以為情者倘寄頓非真追逼無柰自分無稅駕之所甘心於不忍言之事播之外夷載之青史其為神明之累不小此事之不使者一也內臣之遺在

戶部三卷

四十

陛下原無成心第恐四方聞之以為

朝廷重揭奏而輕

宗藩不逞之徒乘機傾危投獻財產者且接踵馬示離間之端開告揭之門從此眾藩王日夜憂疑如坐芒刺萬一忠

君之心不勝慮禍之心則變且不測漢室七國之覆輒可為殷鑒此事之不使者二也官以內名原以備內廷之役廷以外一毫不得預干

祖訓森嚴昭如日星慮至遠矣查勘

藩王重命也乃以

陛下使令之役將之傳之遠通藝人聽聞豈所以重

王綸而遵

祖制乎此事之不使者三也至內官之中非敢謂盡無賢者第胥梁私便天性固然非有詩書禮義之傳習憂盛危明之長慮也今差遣既開借

戶部三卷

四十一

口為例嗣后重大之命如監軍鎮守之類亦將以若輩參其間乎其不誤

國家事者幾希矣此事之不使者四也見今湖廣撫臣李得陽按臣趙文炳夙著風猷重惜名節皆以赤心報

國自許其公正必不出內臣下也况重以明旨嚴切必且矢諸天日徇私罔上萬萬必無臣敢以百口保之則差內官似不若

專責撫按為便伏乞

勅下各部大臣從公會議如果臣言不謬請專責

該省撫按官查勘的確據實回奏其差內官一

事萬望收回

成命特賜罷免以安

楚府之心以釋衆藩之疑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職按此時王守仁所奏虛實尚未可決故此

戶部三卷

四十一

疏但論親親大體及湖廣撫按盡得守仁之

誣妄

聖心不無悔悟假王之事不復究竟或亦繇此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吏科給事中戴士衡一本內豎招權漸不可長

乞

賜杜絕以肅政體事項者

陛下因武弁之言特下開礦之令中外四出所在

繹騷安危之機未知所底臣等方切憂之不圖

又有借陳礦務干政擅權內承運庫太監陳增

魯坤者臣事關職掌義不容默謹昧死言之

戶部三卷

四十三

國家稽古建官郡縣星列臨之以監司制之以督

撫察之以按臣撫按復

命然後精核其廉能與否而舉刺行焉監司有咨

訪之責而不敢侵其權撫按有與劾之權而不

敢私以己是以是非不淆勸懲攸賴未聞內官

而可以冀此者今陳增之疏則曰一應事宜聽

臣便宜行事事竣之日將承委文武職官會同

撫按分別以示勸懲魯坤之疏則曰各官既承

任使於臣宜有所轄是欲以撫按自處也是欲
立於監司之上也以事理揆之可乎不可乎從
古宦官奉公者少自使者多且其所貪在貨賄
其所悅在趨承萬一不察而任之將來所舉者
必驚悍滑稽巧為逢迎者也所刺者必剛方正
直拙于承順者也賢否倒置臧否混淆失人之
弊可勝道哉臣切為人才惜也郡縣之官職分
雖卑固

戶部三卷

四十四

以其趨媚而悅之以其小善小忠而信之及其
威福潛移權傾人主故曰涓不塞成江成河貴
定計于先也今奉使不已且欲攬權攬權不已
必至生事將來氣焰日張羽翼日衆社鼠城狐
去之不易誠恐王振復見于今江彬再起于後
而禍播生民毒流縉紳有不可言者矣臣切為
世道惜也昔

太祖高皇帝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古時

戶部三卷

四十五

陛下之臣也今日之舉劾於內官必且罄折偃偃
降志辱身托縉紳之儔趨踰於官監之前豈可
令衆庶見哉昔晉文公問勃鞞以得趙衰史冊
譏之商鞅因景監以見孝公趙良為之寒心堂
堂

天朝奈何令刀路之餘品題天下豪傑哉臣切為
國體惜也夫閹尹之害人國譬之毒藥猛獸然其
初豈逆料其至此極哉不過以其親近而昵之

聖謨誠萬世
驕則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矣大
哉

聖子神孫龜鑑也正德中太監廖鐘奏保府縣官

命之至

員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上是之切責鐘令巡

臣按陳增後來所至橫行激變吳楚詔獄大

按官核實以聞當是時內臣至暴橫也乃舉刺

興為時政累備此疏蚤見

之典不肯輕畀如此傳之至今足為武廟第一

採納則童牛之牯所禱良多矣故錄全文

盛事

陛下神明御宇太阿獨持紹璫俛首聽命間有弄

權生事如保如鯨率皆正法是以威美播於八

樞徽猷隆於千古今無故而假以舉刺之柄啟

戶部三卷

四十六

戶部三卷

四十七

其專恣之門以二百年未有之事付之一丁不

識之人書之史冊以

陛下為何如主臣切為感治惜也凡臣所言皆人

所常言者

陛下神聖豈不及此無非慮礦務煩鉅諸司玩愒

故從所請未暇計其害耳臣愚以為撫按銜命

專一方自宜竭忠報

主此而不信誰復可信哉臣不勝激待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福建道御史方大美一本重地水災異常窮民

顛連已甚懇乞

聖明加意軫恤破格蠲賑以救殘黎以消亂萌事

臣惟

留京控帶南北天下倚以為重而應安徽寧池大

等郡襟江肘海屏甸陪都又

聖祖興王上供取給之地洪武年間屢次

戶部三卷

四六

特詔蠲租所謂子孫百世何可忘江左之民者也

初時水災有聞臣鄉寄疏

都門者洵洵驚懼猶不虞其慘害至此未幾讀撫

臣疏揭痛切因已入深形容猶難曲盡近據鄉

人疊傳音耗乃知入夏五十餘日霪雨滂沱江

湖鼎沸千里為沼百城皆沒平地高丈餘小民

逃生無路或問其父母妻孥則漂流不知聲息

或問其室廬丘墓則洗蕩不見影踪或問其隣

里親識則富者家背立傾貧者冒掠囚首矣言

之梗舌聽之斷腸蓋緣六郡受上流川貴江廣

諸水亦有泛漲靡不突安慶嚙池太寧圍浸濠

金陵及廬鳳淮揚蘇松常鎮邊江並害而無遺土

者勢所必至至徽寧一帶深山之中蛟蜃藏伏

遇雨發洪勢如倒峽石漂冲城徙鎮移而下至

南陵宣城當塗與江湖相合洶濤澎湃頃刻滔

天

戶部三卷

四九

國初有胥河道漕此水半從東注成化間奏築高

淳縣廣通鎮堤堵截上游以障蘇浙等處故臣

鄉諸郡湧水亦易洩水更緩况地窄人稠率於近

江傍湖低窪之處築圩成田水居火耕藉以為

命令一旦潰決崇墉之堤固蕩析而無餘即數

椽遺址直待霜枯江落始可摸索既不比高阜

之處晴乾數日即可整舊居以依棲又不如平

行之鄉捱過一時猶得循故地而播種嗟嗟臣

鄉之民豈惟目前無居且漂析其累傳之世業
矣豈惟目前無且蕩廢其終身之恒產矣豈臣
聞言不覺涕淚沾襟政在草疏以達

天聽偶有臣同鄉無為州見任虞衡司主事劉汝
臣原任上饒知縣朱萬春過臣寓墮淚言伊州
血屍徧河遺骸掛樹浮沉無數撈收不及至田
廬皆蓄無一復存情景甚慘臣原籍桐城與無
為州接壤彼州如此則臣邑之殘傷更可知矣

戶部三卷

五十一

寧獨老弱襁褓盡為狐狸魚鱉之食堪憐堪悲
即此茫茫遺孑毫無活計自分必死尚何事不
可為何亂不可倡耶往萬曆十六年大湖賊劉
汝國余夢星等一亡賴豎子耳國饑生亂騷動
數省幸旋殄滅猶費金錢以四十萬計此為左
募然則今日雖慮經費空匱而勢不得不議蠲
雖憚

帑藏給發而勢不得不議賑臣伏而思之蠲之條

有四而賑之條有二曰漕糧宜蠲也重災郡邑
粒米不收即欲鬻妻賣子而家家懸磬更從何
處得銀上雖不蠲下亦無輸必不得已改折而
免耗科算則于折價可輕限年帶征則在目前
得緩曰條鞭宜蠲也頗解各部者經歲尚可拖
延而本處支費按月不勝鞭朴不得已防海諸
需或宜覈數節省胥徒工食尚可隨便對支曰
存留宜蠲也各項存草派剝原為多餘儲積之

戶部三卷

五十二

計近充公費支銷捐之則州縣設處固難征之
則荒民出辦尤苦與其剝下毋寧損上曰蠶稅
宜蠲也六郡上接湖口下抵儀真江程千里帆
風順流計日可到今稅璫猶扼吭而奪食有司
仍委官以把關三四攤截重複疊抽不惟非款
歲通商之政實利奸人劫擄之資與其橫征毋
寧免稅曰目前無依之民宜賑也魚腹之余遠
廬烏有鵠形之輩糠覈不繼此盡昔日孝順編

戶詎可坐視其餓莩且迫為奸宄也則平糶放粥不可不亟講矣曰來歲用力之民宜賑也洗去之圩岸版築固難而斬新之工力接濟不易藉今黃羸朽腹無以任荷揮之勞將使一變滄海無復有舉趾之望則發粟給種不可不及時矣然而議蠲則按臣勘之撫臣令之主計之臣據實上

請我

戶部三卷

五十三

皇上俞旨一下即造億萬生靈之命議賑則地方所稱預備僅有郡縣贖罰倉糧而比來民習于偷官窘于費有不待年荒而市井之猾比吏胥以請貸乾沒不還者矣有不待價值湧貴而經收之役鑽官府以變賣抵充別用者矣入手難索追還無幾遙指西江之斗水寧活懸肆之枯魚計惟有

皇上速允撫臣之請留江津關口商稅并各府事

例撫按贖罰等銀設法補助

聖祖所加意惠養之遺黎使得永供賦稅以報皇上此所謂一舉而名實附者也若夫簡練沿江防守之卒以靖萑苻糾懲佐貳訟牒之擾以綏井里明責錢甲挨報之法以絕爭攘安插越境逃徙之衆以杜糜孽申明上游過糶之禁以平價值崇獎好義施粟之門以倡賑代區處山澤樵採之利以救饑饉嚴禁鄉閭華靡之俗以省

戶部三卷

五十三

耗費凡此皆建議之常談實當今之急務而奉行則在郡邑綱紀則在撫按同舟共濟上下計無餘力至加意災地同符

皇祖援比數百萬陷溺之民無使盡填溝壑是在皇上一軫念間耳夫

留都諸郡臣之梓里實

皇上之豐鎬也臣于情不忍不為梓里請命于臣尤不敢不為根本之地計久長伏乞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俯賜採擇

勅下該部院酌議施行臣愚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

臣按

神廟時宮臣趙用賢請更常州役法有

旨切責以在籍官員不得為鄉里陳乞而此疏自

稱為梓里採荒雖不得請仍荷

優容蓋

戶部三卷

五十四

神祖於荒政特注意云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四卷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倉場總督孫瑋一本漕儲關係匪輕運期遲緩

可虞懇乞

嚴旨責成以儆玩習以裕

國計事竊惟

國家歲運漕糧四百萬石以實

戶部四卷

一

京師固三十六營荷戈之士仰給而食亦億萬生

靈樞衛之衆貿易而給二百餘年所以固根本

而調營衛道實繇此我

祖宗誠重之也于是備設督運之官嚴定備運之

程明懸愆期之法載在

令甲其誰敢玩奈自河伯一從于兩洪而咽喉為

梗自水旱屢奏于改析而本色漸空浸淫以迨

今日漕政日壞法今日弛而稽遲日甚臣蓋憂

心焦思皇皇而靡敢寧矣即以去歲論五月間漕艘即有抵灣者計至八月坐派入倉已幾百餘萬即有錄黃轉漕之誤使督運諸臣刻期催償不兩月而竣何凍阻之足虞乃留通之浮言一倡官旗之觀望頓起匿舟曲岸即跬步且不前比臣嚴加督責必欲運至京庾各官旗始知謀之不遂啣尾而進撥運無幾朔風驟起而水合矣計凍阻共六十三萬有奇河凍舟膠不得

戶部四卷

二

不借力于陸運毋論輓輸之苦難堪值之費不貲即倍加關防而積年旗甲賄通經紀車夫沿途偷盜揅和之弊何所不至及入倉非凍結成塊則蒸爛如泥欲令如法曬揚數短天寒凝冰難化欲責官旗買換糞夫逆旅粉骨難完不得已為權宜之計准令收受入厰當年支放雖未經炎暑不至紅腐然較以乾潔米價已減其半夫以貧寒守衛之卒別無經營資身之策八

口所仰給者僅此月糧幾石糧易錢幾何而復以半價之米給之又何怪瞋目語難通市有飛評之語豈非留通一言以誤之耶乃以今歲較之即延遲更甚去歲收自五月始今自七月始矣去歲八月坐致百萬餘石今止四十六萬矣夫糧之至也以過淮過濟為期而糧之難至也以河凍為期今將入深秋方報過淮而過濟之期尚爾寂然則糧之遲也明甚北路早寒今寒

戶部四卷

三

露將屆運僅十一則凍之近也又明甚夫糧至之遲甚速而凍至之期甚近不待智者已知運事之可虞矣若不及今嚴行申飭萬一復有襲故智而徂異說者將懷觀望彼此逗遛恐今冬之凍阻水濱者又不止六十餘萬石而已年復一年視漕務若戲日遲一日以凍阻為常此實

軍

國之隱憂而臣愚之所大懼也極知總理運事者

有漕河重臣總運押運者有總臣該道而備運
糾察以白簡從事者又有特遣之憲臣在馬諸
臣洞悉時艱其戮力共濟憂

臣願通德二倉去
京師不遠若河水未結暫以貯之不妨漸致所省
陸運之費不貲亦視太倉之有餘不足而時

國急公之念固有百倍于臣者願臣職司糧儲目

為消息可也

擊倉廩空虛凍糧腐爛漕規廢弛懲前慮後誠

有不勝杞人之憂者故輒敢披瀝其愚伏乞

皇上軫念漕糧係軍

國命脉

戶部四卷

四

戶部四卷

五

宗社大計

嚴勅在事諸臣乘今秋深水平時備進其總兵漕
儲道務令沿途分部催併刻期前來如有逾緩
悞事仍至凍阻及溫爛不堪聽臣部該科及倉
漕御史一體從重參處無徒以二三卑弁塞責
如此庶可以結今歲之局預將來之備賑積習
之玩而

國計其少有攸賴矣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直隸巡按田一甲一本為敬陳漕白三事懇乞
即賜允行以便新運事臣奉

命巡倉以來凡于倉漕利弊無不講求意旦夕得

代于復

命時用陳一得以報

皇上耳乃今候

命半載而新運已鱗次漸集矣其有事在目前無

戶部四卷

六

庸遲緩者謹先為

皇上陳之

一曰輕齎之標解宜復夫輕齎銀兩每年解通

庫者三十四萬八千有零其一應輸諸費倉

漕各役皆取給于此所關係非渺小矣邇來俱

係淮安類解差官守支于運官毫不經手為萬

曆四十年內該總漕督臣有鑒于委官類解之

弊慨然議以把總順帶解入通庫此其省一解

官即省一秤兌省一需索諸弊意至善也第法

以祛弊而弊隨法生則把總之解輕齎職以為

有必不可行者蓋武弁之玩法甚于文職人所

知也武弁之起家以賄債負甚人所知也武弁

之見利而不見義得利而即鑽營人所知也文

職非甚不肖猶或遮掩顧惜稍有意憚焉且通

庫部臣清潔相傳一切解銀皆解官自為守放

而把總一官舊運甫完即趨新運能歲歲守支

戶部四卷

七

乎即今季春將盡新運前幫已有過天津而二

三把總猶或守支未完留滯京邸幸皆已陞者

不然不知何以料理新運也

一曰車戶之腳價宜增夫漕糧每歲入京倉者

二百餘萬其車戶僅六十六名耳

京師之民先年猶多殷實即賠累不之覺而邇來

差煩役重多係貧窮即此車戶一役皮骨盡矣

職自受

命以來每缺車戶僉報一名若驅之水火舉室呼號千萬告免而至于見役者或消乏或逃亡富者立貧而貧者立斃此其故何哉蓋每米一石東倉腳價一分八釐西倉腳價二分四釐此相傳定例也而各車戶每米一石東倉常費至二分二三釐西倉常費至二分八九釐若遇陰雨泥濘不便行走價更倍焉千車萬畜填滿街衢稍不如意散之四方有三尺所不能加而僱覓

戶部四卷

八

所不能至者則腳價又其所不容不委曲增加者也况偷失有賠短少有罰雖倉橋各衙門通皆賢者自好一洗徃弊車戶或免分外之需而業已充其役能免毫無所費乎故職請于每石腳價量加三釐雖當此公私匱絀之時有裁省無增益而此之議加亦不為多且不過在輕齎銀內支給而每年搬運之速不至泥爛糜費其所省便乎

國計更多也若恤此小費不以加給則勢窮必變即今僉報已甚掣肘將來必至于逃亡殆盡其何以竣厥事耶此

國家命脉所關斷不容不加之意也

一曰白糧之外剝宜建夫白糧每歲二十一萬九千餘以備

上供御用及各官廩餼與軍

國之需並重焉舊例白糧至于丁字沽交卸其分

戶部四卷

九

剝者即漕糧剝船原設于河西務者也惟是白糧每船較之漕船殊大止能至丁字沽而止而沽之至河西務猶百里而遙取漕剝以剝白糧往返守候稱極苦焉矧邇來漕白併行天旱水淺則漕剝止足供漕糧之用而白糧于是乎無剝矣不得不僱覓私船而糜費益甚前臣耿鳴雷條議于裡剝增造六十五隻剝白糧誠有見于漕白并至共剝相妨耳第外剝之需船更多

18 170 戶部四卷 2

而急其何可不為之所乎錢糧加派而每年脚
價原有定例即以此項充梓駕工食及朽壞修
造之費焉蓋每百名脚價額定三兩一錢九分
每船可裝米二百餘石亦每船可剝三四轉則
二十餘兩之脚價三七扣貯以備修理剩以作
工食有餘也惟建造隻數據解頭等意欲造船
三百隻職意白糧既有專利亦不必如此之多
而修造或發之清江廠或候派銀到日即招覓

戶部四卷

十一

看守人委官督造又在該部之再詳議也凡此
三者皆一時之急若今不言恐轉盼新運之到
又無及耳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詳議如果職言不謬即將輕齎銀
兩移咨總漕仍舊委官標解以杜把總之弊萬
不容再誤以填豁壑至于車戶脚價再酌增加
數釐永為定例其建造丁字沽白糧剝船于官
無費似應可行第不知五府士民稱便何如亦

宜移咨彼中撫按再為諮訪查議建造錢糧作
何加派如果議妥確當即于今歲速造待剝庶
于漕白永絕弊累而干

國計均為有補矣

職按議漕白者多矣獨此三事皆體

國恤民之要務而輕齎銀兩不委武弁解納足杜
乾沒之弊大廉者可使守財非可望于債帥
也

戶部四卷

十一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直隸巡按毛一鷺一本為轉餉竣事敬佐未議以規長使以備

採擇事臣聞習者巧之所避害者利之所乘故習之門巧者不過而嘗其害利無所遺語不誣也臣不敢侵言習而業已受事十月不可謂之不習也臣不敢溢言利而違遭之厄至痔股脛嘔心血以僥倖得報成事則謂之嘗其害也可業

戶部四卷

十二

嘗其害矣而不悉其利可乎故有語似平而實係對症之藥言若違而實為徒薪之計敢一一誦言於

聖明而

皇上試垂聽焉

一曰缺船之速造當議漕糧之類有漕船如食之有器也船數之准諸糧數如形之有影也缺糧則船無所受缺船則糧無所依此不待智者

而知也然而缺糧百無一二缺船則十處而九矣查議單所載凡軍三民七釋價軍衙有司依限征扣八月以裡給發買料興工其設期何預也料價未完一而將堪動銀兩點數借給一面查欠料軍衙有司嚴行追補其設法何善也延至九十月不完工則議罰十一二月不到水次則議降其程限何嚴也乃邇年以來非任其廢缺不行查造即聽其耽延多至後期有一幫缺

戶部四卷

十三

船至數十隻者有造船延至四五月始到水次者勢不得不催募洒帶催募則脚價無出洒帶則載重難行弊孔百出揆延萬狀軍與運兩相悞而兩受其弊今且置原額於不問沿洒帶以為常矣帶愈多則船愈重船愈重則行愈遲即日一令曰爾過淮洪無違限爾抵壩完納無愆期也此如却步求前無米索炊又何以異也如今歲楚中新船殿後江北催募耽時以一籌虧

功致全漕幾厄蓋缺船之遺禍烈也

請自今日始嚴加申飭即宜行淮廠稽核船數及時補造并行各省直兵糧道通查總衛所各缺船若干所需工料若干先借動庫銀辦料一併造足給其領駕一面嚴追底料補庫造船不得過八月完工不得過十月駕赴水次不得過於十一月法在必行如遲延悞降罰一如舊限一毫不得輕假造完之日督造官將發水月日揭

戶部四卷

十四

報院道以便稽核仍出一印給付額運官收執以便查對庶運官不得借缺船為遲局勢不得不速赴水次有司不得借無船為口實勢不得不徵糧貯倉有司儲米以待船運官擁船以待兌即不煩催備而漕運自速矣說者曰今歲以全運不免捉衿露肘耳一遇減存而何難東挪西移左支右吾也夫減存非災稔則早荒耳與其為減存無寧為全運與其為減存計權宜孰

若為全運計長久乎且漕規之不報錄缺船也此缺船補造之期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造船之定式當議船之有式如衣履之於體裁酌其所受而因鄉為大小故服履不章為身之災未有漕舟而可任意肩越漫無限制之理查

祖制每船載米三百五十石帶耗米不過四百餘石又每船許帶土宜六十石今即從寬格每船

戶部四卷

十五

計載五六百止矣乃今各總船無不可容千石者抑何侈也若江廣糧船體式愈大令人駭目扣之皆錄旗軍幫造每船變產揭債有貼至數拾金者有貼至百餘金者遂放樣長大恣所欲為蓋彼捐本既重價利必奢每於兌糧完後即滿載貨物以行船重如山勢不得不灘淺起剝移船如移山勢不得不前脫後壅嚴督之則曰水淺膠舟耳窮搜之則貨累累如百家市矣窮

一甲而彼甲復然搜一舟而後舟復然寬法宥之則舟膠盡法絕之則軍通治一甲而號令衆甲則死且不悛言何能喻蓋若輩以身殉貨即剖腹藏珠不足喻其愚總之船大為崇當其幫造時此弊已牢不可拔矣今不議船而議船行之遲速見猶課牛車以千里責股於腰者以馳險踰峻也

請自四十八年為始各省廠造一如漕規盡革幫

戶部四卷

十六

造陋習倘以積重難反當以江廣船製準諸今日之廠造以廠然製準諸昔年之四式長短廣狹俱定以限制越制者監造委官必罪不宥船尾書某年造數字塗以硃丹庶新船不致混亂船兩傍扣五六百石吃水若干即印以火烙字跡庶載重易於辨白不越數年舊船盡而船式畫一矣船有所限貨有所窮既省貿易之遷延又免膠淺之盤剝即不煩催而自速矣說者曰

地分南北勢難周知獨不見京衛諸艘素號窄小而遞年兌運江省漕糧寧別有徑路乎乃歲歲行之如坦途乎此造船一定之式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軍器之整練當議糧係軍

國命脈計四百餘萬由東南西北計程數千餘里中逢水旱盜賊時有不測而盜賊為甚而在今日為尤甚先年以民糧而改兌運於官軍豈無

戶部四卷

十七

深意哉蓋既分隸各幫又復卒徒數十萬俱習技藝足禦寇防敵且輸輓且捍衛計之密也昔陳平江常以督運遇倭寇督運軍戰退之此非先事之驗乎邇緣承平日久始以因循狃為玩愒官多紕繆養驕不知教演為何術卒惟外省水鳥合不知武藝為何物幸而不遇事端起耳倘卒起之變非烏驚魚潰則藉寇齎盜無論督運軍戰退如平江故事即求所為捍衛者而

不可得矣此等光景即平時猶不可不預為桑
土之計劃今東隅多事水旱頻仍邊海處處空
虛盜賊時時竊發如淮揚登萊津通俱係中原
重地又俱係倭虜得乘之地萬一有警漕必先
受其禍則顧慮安得不早而訓練安得不議也
為今之計宜查動輒齎等銀每船各給二三元
不足則預給置纜以佐之使各船預備弓矢鎗
刀及火藥諸器渡江時即赴漕儲道查驗核實

戶部四卷

十八

無許虛冒又比以什伍統以把總或於漕隙處
或遇阻幫時即沿途操練不計懈弛務使聲息
相通首尾相顧所謂行則成陣止則成營此今
日運軍第一議然而空券不可以冒刃制挺不
可以捷賊則緊關尤自備器械始說者曰糧船
以萬計官辦給則錢糧無所處軍自措辦則虛
塞責職以為藉利器以衛
公家寓勝兵於運卒可愛護一指而擲肩背乎况

軍辦而官核之既可壯漕舟之色又足壯軍國
之衛此軍容整練之且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水櫃之清查當議我

國家歲漕四百萬石所賴以轉運者漕渠一衣帶
水耳即雨暘時若河水充盈尚須節宣啟閉稍
遇去旱河流立涸若今歲淺汎見底一舟之移
至難如拔山矣即如去歲重運至濟寧一帶盡
被淺攔束手無策設非秋仲得雨豈能飛渡查

戶部四卷

十九

汶上縣有蜀山湖東平州有安山湖濟寧州有
馬陽湖沛縣有昭陽湖

先朝尚書宋禮設為水櫃以濟漕渠各建有斗門
如漕河漲則減水湖以殺其勢漕河涸則放水
入河以濟其流計何深遠也適年以來豪猾
之徒與水爭土與漕爭利將儲蓄之處竟作耕
藝之場有司且利其租稅舍大圖小遂令滄海
桑田盡為豪猾所壟河漲而不能洩水涸而無

以濟其不為漕用也久矣卒遇旱乾水溢必有
大悞運船之時彼

京邊百萬荷戈者不枵腹待耶則今日議請議復
不待智者而知也但久假不歸已在可問不可
問之間也須得任怨任勞之人重以事權假以
便宜毋以旁掣礙手毋容浮言中傷始克有濟
然此等徇一毫人情不得著一毫我見不得堂
堂正正特揭日月而行彼即有雌黃之口豈能

戶部四卷

二十

盡奪黑白之實者宜

亟勅總河臣嚴督該道該司併力清查務盡復舊
日規制勿以姑為待而嘗之勿以稍有阻而置
之效則破格優遷不效則加以治水無功之罰
此又河工視以成毀在

廟堂之

上定力主之與當事者確持始終庶可堅彼任事
之志耳語曰未雨徹桑先病求艾如今歲邁此

淺期再不亟為清理是而不調桑病不蓄艾坐
視漕事之極弊大壞盡失先賢之良法美意司
國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說者曰極重之勢難
反非嘗之原必懼矧湖租歲入且饒民居藉輸
課以養生官府藉佐費以養廉所從來矣噫是
何言與民課與
國儲孰重公費較
尚食孰急彼當年規劃之始不知費幾許籌畫幾

戶部四卷

二十一

許經營而積漸屑越至此極也請一顧名思義
則所謂清故址增堤岸禁盜掘除租稅以亟復
先賢遺意豈待終日哉此泉湖清復之舉不可
不議也

一曰衛河之疏浚當議查得衛河發源於輝縣
梨刀泉至元城而益以漳水故先年虞泛不虞
涸自障河北徙泉流單弱而衛河遂有壅淤之
患已十數年於矣故向來議浚淺議建閘議道

水言人人殊猶如亂絲之無緒夫開以蓄水必不得已而後建者也銜雖間有壅淤如今歲淺涸景象則百年不一見之事但得口外一開以平開河之水勢足矣安所需多開以待百年之用者而為漕運歲歲增一梗哉無已則問水窮源尤為應手急著耳今歲銜水淺錫運事久不可為道臣翟師雍苦心窮探悉得其槩漳河故道自臨漳河口起至元城縣小灘鎮止約長二

戶部四卷

二十三

百餘里河身見在不煩工力而淤塞者僅十有二里挑濬亦非難事近口處所須築橫堤一道以障北流使歸故道核所費當不逮萬金即可拱手而成惟有異同者漳有水時而漲或致淪沒而大名府適當其衝臨清州適匯其流耳然聞漳未比徙之先數十年僅有一泛漲在大名不過沒田數十頃水退更成膏腴而清源即沒田木之前聞可見即偶漲亦不為害况數十年

一見之事而遂因噎廢食哉次之則有浚小舟河一策小舟河泌河流派自河內清化鎮起至合河鎮與梨刀泉合流以濟運也查合河出入之口須四丈濶深丈餘而上流則深濶各不過五尺許受水幾何無濟於用須大加批濬令深須合河口等則滔滔之勢不減泉流其有濟乎然傍有八小河舟河特居其一餘皆民間引之以資灌溉者也舟河之分數增則餘河之分數

戶部四卷

二十三

減恐或有從中撓之者此宜

勅總河臣主持必行委山東河南兩道臣互酌而交任之可必其用力省而收效捷比較漳河似屬第一議然既省於用力又捷於取效反覺勝一籌此今日所當亟圖也說者曰利不百不易業事速成則易壞業知夫一勞永遠之說矣則胡不抑漳水以收全力而顧以汙潦為噓矢耶是不然黃河之險無處無之銜河之竭則百餘

年僅一見也治洳河以避之河之險治本也治小舟河以救衛河之淺治標也况漳河非萬金不可疏小舟河即千餘可辦况漳則利害半疏小舟河則有利而無害且未見小害之足以過大利也此衛河疏濬之事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白糧之幫船當議白糧關係

上供豈宜緩於軍儲况粟其數僅足當漕糧二十

分之一舊時定限正月開幫蓋以急需不得緩

戶部四卷

五

期而又念漕軍勢衆不欲備處以爭此衣帶水耳今開幫率遲至三四月勢不得不與漕船換幫遞進而往之開隙賈爭每歲以為常者非盡旗軍恃衆也咆哮亦緣白糧體大載多漕艘居其前者如釋重負處其後者如落深窞而催借者方迫以兼程方齎以延緩而無奈白糧重舟之當前阻壓也夫人有催督在後阻壓在前而不力求解脫以去者乎况一阻百阻即一關百

關當其關而禁之官之卑者如揚湯止沸其尊者又不及趨而前即趨而前矣然以多寡強弱論所督不得不在旗軍然何異白之懸而黑之募也宜自今以始白糧必令十二月兌完一應車脚未折俱限有司十二月解府轉給無得愆期定限正月開幫俾不得漕船相值而所願募民船必照淺船事例止合裝五六百石不得以不分粟為辭各縣俱照預定船數渡江之月憑

戶部四卷

五

漕道掣駁放行其船不足數及仍用大船者即中總漕巡漕衙門即時參究則不惟船小載輕部運糧斛可速竣事即偶與漕舟相值同船並載同載叙幫漕軍如蟻猛如虎更何所借以肆其咆哮仍有不逞者即痛懲以三尺彼輸心僥首抑有何辭况船不擇大則隨地可覓載不取盈則用人必少既免索巨艦於包攬之積棍又免招外鄉水手烏合之流棍猶防患彌盜之上

策也說者曰正月開幫是矣漕糧豈無早開幫者白糧照依漕是矣今漕舟體亦重大白糧顧募在眼前而漕舟之易尚須新造非所以程緩急也不知漕艘多則鄰集難白船少則比栴易白糧果以正月開幫當不與漕船相值即值矣而船相若又何礙於值也且漕船重大誰不知之第以彼此相繫漕船載糧照限單大約不過五百石白船載糧照粟且於數千數百石兵旗

戶部心卷

三

軍帶土宜固多然白糧船解自

上供白糧而外其所携酒米貨物亦未易縷指也則大小輕重之故固自較然矣此白糧幫船之酌不可不議者也以上數款俱臣以閱歷兼之採訪以耳聞兼之目擊皆漕運極關切之事又皆今日極緊要之舉所謂捐小利以集無窮之利擇小害以去莫大之害此臣所為習也臣固習而愚者也千慮一得其在斯乎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果臣言可採酌議伏

請施行庶臣得借蠡測之見以適政育之暫且於

漕河

大計未必無小補矣

臣按古人寓兵於農

國制亦寓兵於漕若使卒服習器械利軍容威紀

律嚴三千餘里所過之地尚可消萌也邇來

失此意倘有不逞奮臂一呼勝廣之形成

戶部心卷

三

矣况東垂喪敗草澤生心猶可慮乎蓋至山

東妖賊為梗而後知此疏之先見也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漕運總督李三才一本漕政廢弛已極謹摘一

二緊要舊例乞行中飭以濟新運事竊惟

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南四百萬石之粟以實

京師六軍萬姓於焉仰給

國家命脉實在於此其事其鉅其法甚嚴其地方

道里統轄七省甚廣甚遠其監督催儲設官分

職甚詳甚備願自萬曆二十六年將漕事兼併

戶部四卷

三

總河衙門帶管於時河臣駐紮濟寧不駐淮上
且其人喜虛無而惡繁煩尚擺脫而憚拘檢故
視漕事若贅龐三四年來有司軍衛俱不知有
漕矣故米色不登二樣期限每至後時過法無
人分理淺舡日漸缺額玩愒成風可嘆可恨自
去年四月漕歸於撫臣受事以來日夕兢兢不
敢以將去之身忍視

國計之壞凡所以振頹起廢靡不嚴飭惟是法久

而視為文具人玩而習為故常即唇焦舌敝不
足以當各屬之一噓又何能展布四體為

國家勅一臂之力耶況今大倉無三年之蓄

京師有不給之嗟今歲春阻清口之乾涸秋阻徐

邳之泛濫舡之漂流者八千餘隻限之就遞者

兩月有半漕之之難無踰此時漕事之廢亦無

踰此時若非題奏

明旨申嚴舊例不惟無以振積衰之弊政肅久玩

戶部四卷

三

之人心且恐將來漕政之蕩然益不可為矣所
有目前一應事例最為吃緊者臣謹會同提督
漕運總兵官新建伯王承勳巡漕御史楊廷筠
酌議明確列有二款上厘
睿覽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覆請定奪速行臣等嚴加整

飭一體遵奉施行漕運幸甚

國計幸甚

計開

一中嚴米色限期以速兌運照得軍船開兌之遲速視有司糧米之完欠有司糧米預徵在倉行月二糧以時關支則軍船敏于趨事何敢違越臣查得議單開載一款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終完兌開幫如十二月中有司無糧督糧司道及府州縣掌印官各罰俸半年過正月者各罰俸一

戶部四卷

三

年過二月者各降二級布政司掌印官降一級又一款各府州縣掌印管糧官漕糧違限不完控報推諉聽漕司照例參

奏限級任俸其任俸日期不准實歷候補完三年實俸方許中明漕司起送考滿朦朧庇護者參治干礙方面官特本參黜又一款各處徵收勢豪大戶敢有不行運赴官倉逼軍私兌者比照不納秋糧事例問擬

期行月二糧過期始給視

欽准全單及議軍事例皆為故紙軍舡未到先報糧完軍船既到則水次無米旋征旋兌聽信積攬揅和糠水利歸奸棍害貽運官軍糧一爭即云強暴小則開廢推滯甚則陳兵相毆延至二月三月尚不兌完反控報正月以前巧圖規避監兌督糧司道遠而不能一一覺察府州縣掌印管糧等

戶部四卷

三十一

官各私其民而運官旗軍遂闕然不平四行驚驚此釁端之所由啟而運事之所繇避也臣目擊心維已經出示各兌糧水次張掛如旗軍故意刁蹬多勒贈耗聚相毆擊肆無忌憚許有司掌印官即於領幫官處取違犯姓名揭報過淮之時光以軍法細打一百然後究罪如領幫官容隱不報縱容生事者徑以幫官姓名揭報亦先以

軍法細打重究各該有司掌印管糧官嚴禁奸里積猾不得將粗惡低米或在私家勢逼受兌致啟釁端到淮驗米不登二糧一併參提拏究去後所有單例布在方策合無自萬曆三十二年為始責成監兌督糧司道將所屬州縣漕糧務要依期徵收在倉米色務要絕一乾潔行月糧銀務要及時支給軍船一到即如例晒場兩平交

戶部四卷

三十一

兌速令開行如或米色粗惡坐悞時日及開報八成九成與夫奸豪糧里逼軍私兌致違開船期限者悉聽臣原奉

勅諭并議軍事例將掌印管糧等官應提問者提問應降罰者參奏降罰于礙司道一併參治其被參官任俸年月照例俱不准實歷考滿之日申明漕司查無為礙挪移方許起送如徵收及期完兌更早米色登樣

充軍如掌印管糧官縱容遲誤一百石以上者提問罰俸一年二百石以上者提問降二級三百以上者比照罷軟事例罷職又一款運軍行月糧以文書到日為始一月不給者掌印管糧各罰俸半年二月不給者各罰俸一年三月不給者各降二級半年之上不給者從重擬處又一款蘇松米色不類戶部查參監兌主事陳宣奉

戶部四卷

三

聖旨陳宣奉勅監兌狗私容情姑照才力不及例降一級調外任今後漕糧收完之日著總督倉場官及巡倉御史通查各總有爛惡揀和等弊除運官照例追賠罪外其監兌并督糧參政有司官查各責任所在分別參奏如粗惡不堪至三萬石以上將總督漕運等官一併參奏來究治欽此欽遵在令中至嚴且切乃今有司徵兌多不如

特為薦舉起擢領幫運官聽臣查照全單便宜處治如此則法令一明人心自惕一應兌運不期而速矣伏乞

聖裁

一議覆押運道臣以專責成臣查得議單一款隆慶四年題准淮徐兵道每年糧船過淮親詣清河桃源等處會同各處糧儲參政等官分地駐紮黃河一帶逐程催催借務

戶部四卷

三

要三月以策盡數過洪入關完日將過洪日期呈報漕司具奏違者參究又一款各省糧儲道凡漕運一應徵兌補軍催督船料追併舊欠等項事宜責成專理如有司軍衛怠玩誤事開呈漕司參奏兌糧完日各選委府佐二三員分投管押糧船過淮過洪入關方許回任三年俱能依期漕司奏薦超擢遇有陞遷等項事完方許離任

不得改委悞事如一時員缺署管官一體
責成敢有推避延緩從實參究等因遵行
在卷自是各官奉行惟謹漕事賴以不墜
是備運之良法美意莫逾於此矣至萬曆
二十四年間該前任督臣褚鈇因各官經
過鐸遞靡費供應遂題

准將

湖廣江西浙江徽寧等四道止押所屬糧
船入瓜儀關與漕儲道交代回任惟蘇松

戶部四卷

三六

道仍押過洪此一時為地方圖惜小費致
悞大計已屬不可況此端一開怠玩遂滋
近年以來各道即併瓜儀亦不至矣備運
之法廢弛殆盡夫自江浙湖省之遠既已
令至瓜儀其去淮徐不過四五百里所省
幾何而糜壞漕政叢生奸弊則不可更僕
數矣臣承故壞之後勉強兩運目覩省直
幫然其在江以南者各道既不押至瓜儀

已漫無程督及至過淮而北乃漕儲道又
專駐瓜州催備尾幫如清河邳徐一帶今
歲黃河湍湧各幫漂損何限民船撞壓何
限雖經或為處補或為嚴禁然而臣之手
披目攝日夜不給使有各該管糧各道身
親督押既易催備又易料理民船必無敢
撞壞糧船致取賠補之愆糧船亦免欺壓
民船橫肆搶奪之弊以此見漕船之損壞

戶部四卷

三五

繇該管之無人即近事之多訛知舊政之
當舉蓋前人設法原自盡善後人不可以
私臆小見致有變更耳合無自萬曆三十
二年新運為始將湖廣江西浙江徽寧等
四道仍照先年題

准事例與蘇松兵糧道一體管押所屬幫船過

准過洪入關沿途催備遇有漂流搶奪等
項責成管理務與漕儲參政交割明白方

聖裁

與巡漕御史相辭回任如此則督理有人
催儻自速而一應積弊自將潛消矣伏乞
臣按漕規舊制每年各省糧儲道參政皆
至淮徐催趨漕艘過洪入關非獨防其滯
留亦使武弁不與運軍通同乾沒藉口風
波漂失耳

戶部四卷

三六

萬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漕運總督王紀

題為淮船搜括已極苦累難堪謹據實上

聞伏乞

勅下戶部諸臣檢閱東征舊牒斟酌派均以寬民
力以安

重地事案查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准戶部侍郎

李長庚咨稱照來文事理即便轉行淮徐道將

戶部四卷

三六

海船應顧募者廣行顧應打造者照

例打造其應用銀兩咨來過部以便轉

請至本月初十日又據武生梁聘才賣投該府沙

船可供海運如用之速行召募給以船租安家

人皆樂從此亦通融接濟之一道也據此賣投

前去煩查揚州府所屬通泰等處沙船如果可

用即委各該道有司廣計召募其應如船租及

棹駕夫值此東征舊

例更從優議等因備咨到臣節咨行淮揚二道及

淮揚二府遵照外續據兩淮鹽法道帶管揚州

兵備道事副使馬從龍揭帖內稱海運沙船據

梁才已報七十隻江延徽已報一百二十餘隻

及後州官親赴江干查驗則惟有朽壞不堪之

船二十餘隻武弁說謊耽延意不可測不得已

令該州令同二弁務期必得堅實出洋船三四

千隻少藉咨用而武弁串同船戶躲避難堪甚

戶部四卷

四

費招徠而所報七十隻與一百二十餘隻未足

為信恐督餉部院聞之從各官不盡力憂

公家之意等因在卷隨該臣再三嚴核多方顧募

去後續據揚州府具詳到臣又據淮徐道岳駿

聲詳據淮安府具申到臣俱以無船歲歉為辭

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奴首逆

天犯順起兵以來殞將覆師據地破城謾書侮弄

大傷

國體此正

主憂臣辱士枕戈揮淚之日也臣子誼切同仇苟

可效一臂又何敢過分軫域以悞

國事第航海一役長淮民力竭矣萬分不可支矣

倘以括船操之大急致有他虞又臣之所大懼

也安能嘿嘿無說而處於此夫淮安自昔號為

船藪人人知之大都皆商船漁船錯綜於江淮

求其可以橫渡溟渤者亦寥寥無幾也今年春

戶部四卷

四十一

間山東撫臣募淮船六十隻即如其數給發臣

意之急

公而未敢言也至於秋間督餉部院造船募船之

檄又至即下令有司料理臣意之急

公而未敢言也得一紙咨儼然若

君命之

臨况凜凜乎啟居勿違也曉然以勉有司有司纒

冠之念亦楮之手臣也舉淮揚一帶無論海船

沙船靡不搜括及之即舟人呼

天搶地臣亦付之無可奈何大索兩三月在揚僅得六十四隻在淮僅得七十九隻說者曰此焚林竭澤之計也江淮間亦大為騷動猶然有涿漏不堪之小艇此無他以淮船前後廣募凡三百今之所入送者即前之所吐棄者也按藉而求分量止此矣若梁聘材所報沙船七十隻江廷衛所報沙船一百二十隻真是捕風捉影浪

戶部四卷

四

言以欺人悞

國事也武弁別具一付肝腸欲歎此以為覓舟左

券不亦難乎雖然淮船盡矣而

天不悔禍罷兵無期則轉餉未有已時也廣求舟

楫不宜視為緩圖矣請餉臣李長庚

草一則曰查照東征

舊例二則曰查照征倭

舊例夫東征造船故牒具存可覆而按也試以造

船言之當時或造二三百隻於天寧州若山東

若遼東亦各造船有差而淮廠最後終造海船六十隻竟以倭退不果用是東征造船原未嘗專責一淮廠而明語矣屈指漕船尚缺一千二百隻去年曾差同知李繼志攜數萬金買木於西蜀迄今者無一木之至若即淮廠以造造船猶無從畫餅以療飢也必無幸矣至於東征募船一節撫今追昔亦有足異者當年提十萬師

戶部四卷

四

以投朝鮮用之數年不為不久矣檢閱舊贖山東撫臣兩次募淮船六十隻又今募沙船海船一百四十餘隻而山東私募之數不與馬較之東征所募寧止數倍應之愈多來之愈頻獨不見東野稷之御乎馬力竭而楫策之不己此顏閔所以逆料其必敗也如不忍以敗馬者敗淮人也彼時不嘗募船於江南不嘗募船於兩浙乎又不嘗募商漁船淮船於登萊乎此前人已

試之

成法也及今倣而行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矣向

者督餉

疏中亦曾有以天下全力為海運等語是老成謀

國之長慮也竊謂今日造船募船按東征故事全

力共圖大事東擊易舉即舳舻千里而傳檄可

集也不然以極重極難之事獨責重之淮人竊

恐淮人泣盡而繼之以血將有蹈東海而死者

戶部四卷

四

矣臣叨有

封疆之

重寄

上念

國儲下軫民瘼不敢不瀝膽以

請伏乞

皇上

大奮

乾斷憐念小民疾苦

垂軫淮海飢荒

速賜即

勅戶部及督餉大臣虛心採納廣行募造庶海運

終始可繼其有裨於軍興非淺鮮矣臣無任籲

天泣血惶恐待

命之至

臣按海運之舟官府額價不及百金乘風破

戶部四卷

四

浪非其所耐是以國儲民命為戲也沿海大

戶每造一舟費可數百故以顧募為長策第

顧募欲平價令人樂從耳

萬曆四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督餉侍郎李長庚一本為守瀋為滅賊大機糧
斛實關緊務謹申飭備運之法以應亟需事臣
自去冬出關今年二月初四始運天津料理海
運隨因違餉告竭兩奉

嚴旨臣職司所在驚懼無地一面蒞葦待罪一面
催發船隻隨據天津司道呈報二月十七日將
去歲遭風停泊船一百八十隻盡行開洋又據

戶部四卷

三

登萊二道節報二月初二日二府發過糧船三
百七十餘隻又據天津道報稱天津新運于二
月十九等日開洋新議北岸亦發二十隻以試
其道各去訖續據海蓋道康應乾同知張文達
報稱節次收過天津糧九萬一千餘石登萊糧
十一萬餘石北岸船隻俱已到套又據寧前道
報稱芝蔴灣船十隻載糧二千五百餘石亦到
三岔河得交卸訖夫遼左事係安危三軍枵腹

臣髮膚可捐敢為稽顙第南岸道遠往返北岸
人情畏憚而惟上雨少河溢止到一百六十隻
每日裝運催行無奈三四月間亢暘風作無日
無之四月中風平定臣建竿于門見風利南則
催舟發南岸見風利北則催舟發南岸交卸之
處差官立竿回空以便再運而海口所利之風
至前途轉風之所未必同也去舟所利之回空
之舟未必無也每發一次之舟寢食俱廢每見

戶部四卷

四

風起而心膽俱碎矣催之太急俱如去歲之遭
風催之少緩俱如近日之誤餉因臣材智之駕
而心力實不敢不竭也日准經臣咨為守瀋逼
近賊巢糧運遲悞可慮內稱牛驪已多出關海
船已多抵套據查蓋套積糧七萬八千餘石未
見動運遼陽車輛俱在鞍山等候無糧可裝等
因以致經臣親至海州查催斯臣之責也致煩
臣之心切焦焚

王師駐藩賊勢日盛文武將士同盟協和剪滅有期普天之跂望日甚臣叨舟車之任竭蹶常恐後期祇候淮船到有次第天津截漕召買等糧發完一運便當趨赴海蓋親為督催僅有目前催償事宜屢疏已言者再為申明一番以為激勵人心之助耳

一曰道臣之當補經撫臣疏已詳之矣臣曾有疏將遼東直隸淮揚各道俱加管理餉務職銜

戶部四卷

三六

蓋臣等之施行全仗各道分地考成臣部已經定議而先無分地之官何以施之海運此時行之已遲并望

皇上速賜

俞發也

一曰牛驢之當卸該臣出關會議一疏原議驢車并夫至廣寧牛隻比照買馬事例及每日料草行宿程途用載一單令原解數名趕送後因

沿途報有倒損各司道申請行本地差官并牛夫出關押送彼時直隸牛已到關止行永平道于原議外多責數名乃移文三省自後委官押解而反發料草則關外府佐驛站各官之責也隨接撫臣手書亦云發到牛隻關外各驛站官如不用心喂養即長解夫亦奈之何茲已責令將備等官親驗料草管糧官周流查看在守巡二道已派銀差夫而廣寧等不堪新兵俱可趕

戶部四卷

四九

牛設輜重一營專管領牛為運糧之用自此法行而牛隻損踏者日見其少矣又據廣寧孫同知呈詳蒙撫臣查得原派千輛之車廣寧派二百輛寧前派一百輛遼揚海蓋各派三百五十輛法令之嚴奚啻三五乃經臣前疏稱有牛而不肯喂督臣之咨謂霸州等處車已出而復還撫臣之咨謂驛夫將大車藏寄改小車以運順帶之糧承委府官因票無留用字樣遂聽之歸二

道缺人而府佐怠緩至此何以官其責也近聞
驛夫將驛故意餓倒以圖入關夫驛之重價而
性耐也倒損虧額後運何恃驛夫原受安家甚
厚必須嚴查料草短少出于委官驛站責令賠
償出于驛夫定將府佐查參猶目前第一義也
一曰程限之當定運道有陸有海而海有天津
有登萊有北洋有芝蔴灣有淮揚等處不同而
同受于海蓋遼陽二道除前已派定外其山西

戶部四卷

五

山東河南續到驛牛當聽撫臣多發二道自蓋
套至遼陽定為幾撥某府佐司之自遼陽至瀋
陽定為幾撥某府佐司之每撥用牛驛若干每
日可運若干大約撥密運速而力又可舒該道
酌為定議不及程數者指以
功令懲其府佐官員倘道臣不為查稽則道臣之
責當有攸歸矣

一曰關糧之當發山海關積糧四十萬陸運有

限為數不多臣與督臣計之關糧未發則真保
藹密之糧止可自運以赴芝蔴灣不得壅積關
門以防爛滯其芝蔴灣一道寧前道臣力任議
開至去冬而議始定所造之船閱臣親見其合
式而苦于匠役之少則募之關內及海道臣與
督臣之任水手之題

戶部四卷

五

募于江浙則本處撫臣之任至于絲津抵蓋原
未經行乃去歲遭風五船飄入北洋三日抵套
臣聞之加與優賞後至關外與經臣言及深以
為便因詢海蓋得水手曾漂洋一次者今春天
津司道會同五舟以為嚮導委鄭登雲王應龍
押舟前往而一時願隨共四十舟俱已抵套茲
又委黃胤思等押沙船以往矣此道最為稱捷
但大洋之中必得三日長風方可以到此則仗
國家之

威靈俾效順于海若俟其行之漸多臣當另請近

督臣行永平道查開南海口抵套之道而關臣
疏請

沿海有舟之家能運一千石以上者加守備職
銜十萬石以上者加參游職銜正為此道而設
也所當力為舉行矣

一曰收卸之當速夫遼餉二百萬以每舟五百
石計之須得四千舟始可完二百萬之運而臣
所造雇津船二百隻淮沙船五百隻耳津登兩

戶部四卷

卷二

處分用之尚未全到非回空之速何以完此多
數故須遼左收管之官于議定近便海口作速
收卸勒令回空庶可數運今歲之運幸保平安
而天津之舟在素島報損二舟到津報損一舟
抵遼岸者報損八舟登萊報損四舟而天津回
空在登州遇風陸續報損二十餘舟有人船俱
失者一舟之損補造實難則江浙協助之船屢
經題

明所當速解是望于二者撫臣及司道之速發
也

一曰派運之當嚴臣原派山東六十萬淮上三
十萬天津六十餘萬尤不能足二百萬之數遼
兵移瀋從此漸進則守者益廣備者益多在淮
上已設專道料理雖船久未涉海即多造沙船
經達蓬萊日來賴廷聘等空船屢行不聞有險
而膠昌之議惟在多助東省以船也山東之派

戶部四卷

卷二

雖多議以解

京本色盡改折色而佐之事例并稅徭歲之南販
者歸之于北亦可全完且海道最近北之津運
每石可省運價銀一錢以上將所省運價加值
招買本地商民必有應者既令山東之民受其
多運則宜令山東之民得其厚值實鼓舞微權
之意也總至年終比其完數則省直司道不得
輕視考成之規矣

一曰功名之當實夫搜括之方勸懲之
典諸疏

備矣而征解運發未見其前者則以未常實舉
有裨餉務者一人而用之有悞餉務者一人而
懲之也臣以庸愚不堪任使屢

嚴

謹夫法行自上

皇上不

戶部四卷

五

謹臣何能完此二百之數自後糧餉派定運之

有悞望

皇上先

斥微臣而隨以分地之法考成其司道庶人心知
傲其各處有司首倡義舉者加派不累小民者
驟牛勸借得宜糧餉搜括獨早者以及海陸二
處南北二岸效勞捐資人等查其運糧數多係
文武官員者優陞實銜管事係儒吏軍民者照

臺臣所議新餉事例准其開納雖微必錄有令
必行海運可用其命陸運可得其力而臣於此
尤有請

馬海陸運務臣自肩之無辭矣而科臣條議及
臣原疏所請

巡餉御史蓋恐征解之稽緩接運之疎虞錢糧
之涸清得一臺臣共事查參同心有人彈壓尤
易有巡漕御史等巡倉之

戶部四卷

五

例可援也經覆已

允諒議差衙門自當速請

不敢復贅惟是臣愚以為餉務之重不減於兵
處餉之難更甚于兵兵可按籍而征也有餉何
憂于兵之不至哉餉則取之脂膏也試之風波
也踣之道路也無兵慮在外弱無餉慮在內潰
臣縱不敢惜身以累中原而竊恐失一身以悞
軍

國各處司道諸臣腹裡者以安靜為職掌邊方者

以兵馬為專司其視餉為分外之事無一人肯

以身設處地者一糧一料不抵賠也經臣時以

問之于臣臣不問之諸臣將誰問者查得前東

征督臣邢玠海運圖說內之募船于淮浙添造

于津門買騾于北直之六府搜車于遼左之五

道多方典處以濟水陸之不及當日以屬國之

故征求徧于天下遼左咫尺

戶部四卷

五

地責成一

疏

勅各省直督撫按司道諸臣一體遵行臣獨任其

怨願諸臣共受其勞當此之際萬萬不可再相

持于文字唇吻之間臣之不職自應

謹斥以謝諸臣諸臣有誤則前疏覆明亦不能獨

以罪諉于臣也

臣按先朝議海運以濟河運之窮此此難就

戶部四卷

五

神京所係尤重刼遠左當日用本地自致之車可

以供朝鮮而今日以省直解到之車不能供信

地復何以自解耶去歲以有津船之遭風也有

火器之多運也有舟車之不至也今數者皆無

可諉正諸臣齊心戮力之秋矣遼兵守瀋事在

垂成臣職專糧餉謹以屢疏所請伏乞

皇上念兵食相須速

發臣疏凡一應關內關外事宜俱照臣部前議分

而東事起徃徃乞靈於海若以致覺華島露
積之粟廣長十餘里我師不飽半菽奴首亦
吐棄不取當事者之無策極矣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京畿道監察御史劉曰梧為照刷事竣敬陳末議以裨綜核以崇實政事職惟兩京文武大小衙門官有職掌事有司存犁然備矣而復設京畿道御史三年一次照刷事無巨細皆得過而問焉蓋

祖宗立法意在綜核名實非取其官也但本道向以御史資俸稍深者應差前此官常無滯序邊

戶部四卷

五八

可期優游卒業者甚少以故各衙門類以冗局視之而本道亦往往以簡曠自居非其無可事也陳贖充棟則繁瑣不勝親取辦數月則時日不暇給遂一切委之吏書苟且塞責雖謂之無事也亦宜職自三十二年五月受事迄今及期矣彈力尋討稍得指歸蓋循名責實原有無限事功而虛文相蒙殊失立法初意思有以釐其謬舛而補苴其缺漏顧彼此因循已久且介

在京國不可問非藉

明旨申飭究且尼格難行用是撮舉要領條為四議而附以本道之建置上

請如蒙

勅下南京部院酌覆行各衙門及接管御史一體遵施行庶於綜核實政不無小補云職不勝惶

恐待

命之至為此除具

戶部四卷

五九

奏外理合備具揭帖須至揭帖者

計開

一部司收放當議照刷之務錢穀為最爾當

國計空匱之日豈宜鄙為細事自戶部以至兵工等衙門皆有收放錢糧乃歷查往牒各省直累年拖欠動以千萬計總之皆惟正之供也查參謂何此其責不獨在

省直已乃出納之間尤大可詫異姑以
戶部言之卷查隆萬以來除見收放外
各司冊報貯庫待支銀約 六十餘
萬乃聞之大司農謂實在不及二十萬
執卷相詰則以為此遞年入數耳諸司
自牒庫而後盡屬完庫之任毫不與聞
及問之該庫則以每歲自有奏繳及科
道查盤向無庫卷送刷夫百萬金錢只
戶部四卷

六

憑一人出納職豈敢謂當事者盡有所
染指然奏繳盈縮在手查盤三年一日
耳如昔年褚主事之敗露經參見今黃
郎中之註議被黜豈異人任乎職所據
者卷耳有入數而無出數何能使職了
然無疑而司莞者亦何所執以自明也
夫庫無實積卷存虛數年復一年第以
通照二字相往返又安用此照刷為竊

聖裁

謂業以二省直分司則職守隸焉拖火
似不當專委之省直放支似不當專委
之庫司也總其完亦須稽其員計其入
亦須問其出一應給絲陞遷去任必以
徵完及額支銷明否為殿最而該庫於
三年照刷必將收放全數備卷送刷推
之兵工等衙門皆然則人有分責積逋
可完且出納明而諸司心跡亦白矣伏
戶部四卷

乞

三

一錢糧歸縮當議搜剔隱弊職之職也而
毛舉臆索則近於瑣細姑列其大者查
得南京各衛例有地租文卷送刷惟錦
衣衛象房地租卷獨否該職行查據稱
前租近歸南京兵部職方司收掌及准
部文象房地基先因倭警改為振武營

後事寧將官軍寄發各營操練營基招佃取租作為本部公用隨查該司卷內並無前租下落止載每年旗手等衛并東城兵馬司犧牲所等處共徵地租銀四千八百五十兩九錢查會典開載嘉靖十一年議

准聽南京各衛所造冊支用今開各衛造冊項下

每年止支銀一百九十九兩八錢三分

戶部四卷

五

准南京戶部庫貯石灰山關餘鈔茶引銀并飛熊

戶部四卷

五

給本府并戶兵刑三部及各衛犧牲所整卷書手工食共九十三兩四錢七分其該部每歲燭炭各項冗費一千二百四十六兩有零會典原未議及總之不過一千五百四十餘兩餘銀三千三百一十兩有零未見作何支銷以年計之盈數千以十年計之盈數萬矣且此項租銀既開各衛整卷名色乃和陽衛掌

印指揮史國儲以指造卷冊科欵經告該職提審則曰各府部例取整卷書手便有使費工食夫各衛無書手故於軍伍中取稍識字者充之乃府部並取辦於各衛以供役殊屬無名况業有整卷公費乃令各衛得藉口以啟科索之端耶再查隆慶二年題

等衛屯糧折席銀總督衙門贓罰及羨餘銀兩聽該部存留以備修理衙門并各項公用卷送京畿道查刷今並隱匿不送職甫任時查各倉場餘剩竹席甚多朽腐不問心甚惜之委官行查並屬烏有即欲盡法追究而部堂代為辯飾司官暗為指導第令補慶價百一而止其他固可知已至於刑部贓罰庫之入

官賦物工部各司屬之積存物料累歲
經時並不支變究且玉化為石鐵化為
泥有用終歸無用職所謂京國不可問
者此類是也夫事關錢糧絲粟當惜嫌
疑所在隱忍孰甘倘蒙

勅下各部自行清理毋令吏胥得以影射而應送
刷卷宗仍照舊例送刷則錢糧有所歸
宿而科侵諸弊可漸杜矣伏乞

戶部四卷

六十四

聖裁

一查參考成當議

令甲徵收錢糧必稽完久而查參隨其後一經
查參必行提問監追輕則罰革重則配
遣法至嚴也而南中經參各弁鮮聞其
有完夙通而正法者如留守右衛指揮
劉應鳳侵銀糧盈千屢經參劾奉都察
院勘劄行湖廣道問擬立功監追數年

毫無完備職行衛提審該衛掌印官李
蒙當輒脫臘回稱見奉總督部道發中
城監追及轉行該城提解則本犯久已
索緣脫獄矣總督不知也該道不知也
錦衣衛鎮撫王若全侵糧逾八百兩經
參提匿賊不吐問之該衛經歷黃金璽
作何比併則曰見監該衛也且曰該衛
官例不他繫也及細訪之則實未嘗一

戶部四卷

六十五

日在獄也暨查之又不獨二犯為然也
夫軍與命脉徒以飽此輩饕餮之腹業
被

旨提問監追而公然通同賄獄徇徇自恣刑罰不
加視

國法特弁髦耳又何怪乎侵欺者延踵相襲也蓋
緣查參者不必提追追提者不必查參
彼此不相照前後不相問自非念切

國計同心任怨幾何不以胡越視之而反令若輩

柳榆任事之人耶查巡按御史奉有勘

別必載考成歲終

奏報聽該科查參以故事有責成法無散轍南京

各道未必煩於按差此後奉有參提勘

劄並入考成一體

奏繳而新道至日亦得移牒相問則奸胥不得埋

沒同黨不得掩護而貪黷奸頑之夫不

戶部四卷

卷六

致怙終漏網矣伏乞

聖裁

一衛官選委當議南京自錦衣而下四十

八衛星羅碁布指揮鎮撫千百戶不下

萬餘員皆衣租食稅於太倉者也

國家承平各衛官無所事事除運糧而外只有印

操屯徼而已其掌篆無驕蹇無苛剋輸

納無愆期無侵漁者為廉為能其不然

者為庸鄙為不肖此不問而可知也况

業經參提豈有旋行委任之理前追未

完豈有再聽徵收之理而南中則不然

如飛熊衛指揮張繼勳經參未結忽轉

龍虎衛管屯神策衛指揮朱應科經參

未結忽轉橫海衛又再參而再轉瀋陽

右衛兵橫海等衛指揮陳三德吳允祿

等千戶黃繼成等百戶白采等前經侵

戶部四卷

卷六

提仍復管屯管事拖欠如故諸如此類

殆難縷指緣課督錢糧屬之計曹兵部

不得而知也選委調補隸之武選戶部

不得而與也奸弁巧於夤緣鑽刺可以

通神方負重責於此而遽已托足於彼

罪籍未除改牒已下揚揚在事莫復誰

問如

明明何如

國課何查北京各衛官逐年考覈如年終有布花
存恤之舉劾有京營屯倉之舉劾又有
按差復

命之獎戒何其密也乃南京考察只及於各營將

領存恤只及於僉書而掌印官主持一

衛錢糧由之出入顧馬政軍務有獎無

戒即甚不肖者亦須五年黃選方有更

改以故各營官驚駭橫肆不可羈勒漸

戶部四卷

文

有尾大不掉之形如飛熊廣武其三衛
介在江北有同化外錦衣衛千百戶近
且不赴卯揖矣以故數衛玩法侵漁視
他衛為尤甚夫事權雖不可外假咨詢
總期於得人似宜計部於年終稽察錢
糧完欠必揭其最能最不肖者於兵部
以為賢否之據而兵部有所請委亦必
移咨戶部考其素行以示委任之公其

餘各差職掌相及者亦比照北京間行
舉劾之典則稽查嚴密委用不致匪人
且勸懲行而各衛官亦庶知自戢矣伏
乞

聖裁

一本道建置當議夫照刷非細務也自京
欽遣非漫遊也責任重則事權不宜輕職務繁則

體面所當假而假息別署踈居民舍非

戶部四卷

文

體也日給取辦贖錢官吏臨時顧募亦
非體也職請縷言之本道原設有公署
附太平門外三法司之側而稍遠園初
規制不甚隘歲久浸而傾圮緣三年之
內居不數月欲不傾圮不可得也至於
今則荒廢尤甚又碑在山塢旁無居人
頃頭門之外便為劫奪之墟其勢不得
不踈賃城中去公署便十數里奈何不

以蘧廬處之或曰三法司不比鄰乎然彼入門各有官舍自無可煩多議本道固客官也各衙門勢已渙散即府佐而下猶覺勉强平時無與料理賓至安語如歸似不可不另行建置也然而建置非甚難也查會同館內原有撫臣行館一所久為學差所踞近學差另有鼎建矣若從宜修理改為照刷公署因者十

戶部四卷

七

七費不甚鉅不則京衛全荒基址甚多擇其便利重為創建照刷之年本道居之平時仍歸本衙并便照管如北京往日屯馬差之於羽林前衛可也是在司空一加意云耳至於本道向無編派錢糧一應日給吏書工食紙劄等費盡取之贖銀自食其力相沿已久誰云不可然時有久暫勢有盈絀如職受事則前

道餘贖悉以

恩例優免遂不免借給應天府庫銀為旦暮計矣此無論事體掣肘且何以令眾庶見乎似宜行應天府酌議於上江兩縣量增官吏廉糧若干使無奔竊之慮而本道積有餘贖亦量數報部則取之於官而還以歸之於官未為失計且亦以存體而令各衙門不至以過客相視本道不

戶部四卷

七

至以五日京兆自處也若夫官吏等役原不乏人或聽撥於銓司或取用於兩縣第取給使令而止不得仍以市棍比之則事權與體面並重庶可以久安其位而行其志也三者皆細事然非奉有俞旨則無所遵奉也伏乞

聖裁

職按御史刷卷一差原以待資俸俱深者稍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三五八

停歲月故往往傳舍視之楚奸剔弊莫可望矣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順天府宛平知縣劉日淑一本縣官為民請

命原無私心臺臣因請行參諒有獨見懇乞

聖明裁覽參詳事理准臣原請還初服事伏臣於

本年六月二十一日申為京民窮困已極

朝廷仁政當先懇乞罷稅以厚民生以重根本事

職今任順天宛平知縣原任湖廣武昌府武昌

知縣也以政事論究實繁於武以民情論究不

戶部四卷

七十三

戶部四卷

七十三

異於武矣武猶彈丸小邑宛則根本重地其利所當興害所當除不猶切於武乎職於初任武時稅使過江虐民屢抗其令而屢執其使謂該廠所稅江湖過客若之何而稅我武之樊口也樊口可稅不縣縣當稅哉請詳楚中上司蒙俱是職議武民是以獲庇而免於魚肉今宛之苦稅不猶甚於武哉該職於到任之初有京邑水災異常小民困苦可憐乞賜破格發賑以重

京師根本事於內降及富戶不可以累商商人不可以稅困蒙巡按御史方大美執行霸州道富戶無以商累商人無以稅困作何議免作速議詳以憑覆核轉該職議得商人之貧不過為內外之供耳然使厚為估值先為發給人未有不願充者今內之鋪墊苛矣而外之賠補亦難堪焉如刑部紙張工部車輛一遇倉充遂罄資本宜富戶之棄家而逃也誠在外衙門後估先

戶部四卷

七十四

發極其優恤則內而監局聞之亦必動其良心而易於裁費矣欲免貧商之累竊謂先議外而後議內可也商稅之征不過為營建之費耳然使一關嚴密一關稍寬人亦未有不願來者今遠之確務苛矣而近之征求且復甚焉如蘆溝陸稅張灣舟稅取盡錙銖不遺毫髮宜商人之裹足不來也誠近附近等處從寬議罷捐此此須則外而商賈聞之自然視為樂土而歸若流

水矣欲免商人之困竊謂先議近而後議遠可也議外及內收支漸次無留難富戶自無檢點之累議近及遠征權漸次而寬紓商人自安貿易之常自此貧民借貸有門地方貨物必賤倘亦實

京師厚災黎之一策乎中議去後自當編審鋪行之時該職又為酌議商役優恤鋪戶事申詳本府并審編科院蒙批覆議該職又議得作法貴

戶部四卷

七十五

良便民為要措用有道惠商為先今既取鋪行之銀以供兩縣之用即當體鋪戶之心以遂生理之常奈何以檢點累之令其閉鋪不開挾資外徙則與所謂招富民以實

京師者不相左與其流弊不止兩縣用費缺額而已故職謂鋪戶當優恤者此也誠欲優恤不外於免檢點欲免檢點不外於厚處舊役商人責成等給等官而已夫招商買辦萬無空招之理

必有本等錢糧即庫藏告匱萬無不給之理必當設法措處職因是知厚估先發必可行而無礙也何也既有本等錢糧自當照依時值乃令商人添墊至於百餘千餘之外可乎誠厚為估值如時價而兩即以百兩估時價千兩即以千兩估之無以羊貴牛而剋其數目此在部中一酌量間耳其可行而無礙無疑也既有時值價銀自當依時給發乃令商人守候至於三年五

戶部四卷

三

年之後可乎誠先為發給如估百兩之價即以百兩與之千兩之價即以千兩與之無以歲為日而吝與出納此在部中一携取耳其可行而無礙無疑也若乃鄉會文場提衝在禮部而用費強半在兩縣總管在府廳分管在縣佐價雖欲少價不可發雖欲後時不可其必行而無礙愈無疑也職以身設處鋪戶之地而知下情之當達如此職又以身設處當事之地而知上

德之易行也如此故敢控陳少申一得此法一行商無添墊之累定無消乏之時必不至於告替縱有告退之役定有頂役之人必不至於屢僉衆心是此兢悅百貨是此充集鋪行是此日威用費是此日紓竊意亦生財之大道而太平之偉事也申蒙審編科院具

題訖是都商一節

廟堂必有定議本縣不敢復瀆惟是蘆溝橋稅務

戶部四卷

七

不獨害及過客而且吸盡小民有不容不為控陳者何也驗單收稅所取雖少巡攔勒索所費亦多體恤過客誠當議免若乃煤灰炭草非究土產物究民膏脂乎若之何而需設稅使錙銖科歛也一官居橋猛如虎踞書役四出甚於狼噬彼石景雁角三家店楊木廠北旺洪石口處小民衣食之方焉能當此三十六書之縱橫剝取乎夫究民護衛

神京當免租稅作

天子湯沐之邑乃稅棍狡營私囊共肆咆哮為小

民骨髓之害職之所不忍也懇乞轉題議免俾

究之蘆溝橋如武之樊江口無一卒取騷擾馬

則凡民遂安居粒食之常而

國家收拱衛捍禦之利矣且錄通詳撫按各院本

府本道并巡視蘆溝橋衙門去後嗣是備細具

揭稟府竊照天下之苦稅處多兵部院科道各

戶部四卷

七十九

衙門罷稅之疏數矣並未議及於究非遺究也

究民有苦不敢言究今有志而未建耳今既控

陳敢再披瀝職請先令言究稅之當罷也而後

及

畿內附近等處一切稅務可半蓋稅無常無稅也

惟正之供究未嘗不輸九邊之餉究未嘗不派

如

御馬倉光祿寺京庫農桑右地旅順等項度地而

賦不少減焉是究賦已如額矣復稅之煤灰炭
草是兩稅之外復有一項之稅也其當議罷者
一銀差之外有力差力差之外有雜差如

太廟薦新等物太僕寄養馬匹東廠煤柴戶部議

房四季奶口各項雜派引類而推不可勝計焉

是究之苦役甚矣謂宜少有所弛以恤其私而

胡為復抽此稅使朝夕拮据者不得一食告飽

也其當議罷者二合究平銀力二差而計之歲

戶部四卷

七十九

不過八千有奇尚若供輸之難多賠賂之累膏

妻鬻子不能完十之八而此煤灰炭草每歲七

千之額必取盈焉總書項首三千有奇散書項

首三百有奇通計一萬七千有奇而皆取足於

四項權徵之內是正額之外不復有一萬七千

之徵乎究民若之何而能堪也其當議罷者三

究民附近

皇畿內集流寓以厚拱衛之勢外禦達虜以壯

國家之威恒必賴之謂宜普

日月之光施雨露之澤比外州縣稍有加焉使之
置地置產而重遷徙有居有食而免流離乃為
重根本而實元氣今反以此稅重困之不幾於
寇讐究民哉竊恐民無恒產復苦苛求一遇警
急且鳥獸散而不可收拾矣其當議罷者四職
究今也所知如此不敢默默若乃自究而推之
如蘆溝橋驗單之稅大興縣訂門起單之稅派

戶部四卷

八十一頁

州胡良橋琉璃河通州張家灣等稅俱當一體
議罷者先罷近稅此及遠稅此職所謂自近而
及遠者詩曰惠此京師以緩四國此之謂也誠
蒙代題議免先議罷近除腹心之害以固根本
次宜罷遠去手足之痺以固血脈萬姓歡呼萬
代瞻仰在此舉矣竊謂

廟堂將有定議旦暮共成盛舉不謂蘆溝橋巡視
御史王孟震參論臣也但臣謂罷稅務非自今

始自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即於十五日
具申此時此議豈謂護庇衙官營謀四稅而設
乎臣不必辯也豈謂臣恣肆貪殘有據長安自
有公論撫按自有定評臣不敢辯也徵收油稅
原是委官臣不預通詳衙門俱是上司臣非
說法惟是臣職必不可不去究稅必不可不罷
去臣一人因而去此三十六人去此三十六人
因而活此數千萬人臣上可以報

戶部四卷

五

皇上下可以報究民而中可以謝御史矣白簡可
行於一時青史貽譏於萬世安能已於言乎臣
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職聞語云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前代徒富民
以實

京師誠有深慮也今究大二縣非根本重地乎而
其民困於鋪行諸役力竭財殫不勝怨咨真

有如劉曰淑所列者又總書頂首三千有奇
散書頂首三百有奇通計一萬七千有奇皆
取足於權徵之內昔時仕者聚斂以足國今
時胥吏聚斂以肥家益可恨矣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第五卷

直隸巡按房壯麗一本為布解係江南第一
苦累議折誠為兩便懇乞

聖明俯賜允從以恤勞民以固根本事先是臣
據蘇松道呈稱蘇州府歲額闊白棉布壹拾
肆萬疋每疋價扛銀叁錢松江府歲額細布

叁萬三千疋每疋扛價銀陸錢壹分粗布玖
萬玖千柒百柒拾肆疋每疋扛價銀叁錢額
設扛價原自足用但解戶收買查驗有費中
途盤駁有費到京退換有費而鋪墊使用且
不貲焉是以民解則蕩產傾家官解則羈縻
旅邸官民苦計無復之議欲將

御用三線細布五千疋照舊定織本色附袍船
解進其餘布疋供賞之用者俱照原編銀數

解納折色庶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等因臣於萬曆三十八年

十月內已經會同撫臣具題不意原疏

留中未下彼時即擬補贖力

請又念頻煩激聒非臣子之誼唯是日與撫臣

督催辦解剔蠹酌宜于苦累之中少示區處

寬恤之意然畢竟區處術窮苦累自在也民

有疾苦而不以上

戶部五卷

二

國亦不以惠下而損公帑之需今議三線細布

照常解

進是以布縷之征原未嘗廢也其餘粗細布疋

折價納銀以備賞賚之用是匪頒之資又未

嘗缺也受賞之人得布一疋鬻銀不過錢半

得銀叁錢實受二疋之值是被賞者之感悅

折色較本色更深也解本色官民並累其害

既如彼解折色公私兩便其益又如此柰何

戶部五卷

三

聞事勢已窮而不力求變通之方其於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謂何臣之溺職甚矣安敢以交

代在即遂置前議於度外而不為窮民

請命乎謹再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徐民式議照法窮必變民苦當

恤人主馭世之權無過於此夫是布解本色

使其累於民誰敢無端而創變通之說改解

折色使其止便於民而不便於

憚於改絃拘於膠柱而令東南差繁賦重之

鄉

國家根本之地坐受其消耗困敝至此極耶臣

等在京時每遇年終見光祿寺給放花布折

銀其厨役無不踴躍歡呼真如挾纊而各衛

所給放本色布花領者什九變賣總布與花

得價尚不及貳錢之數皆澹澹然散去由此

觀之折色之愈於本色又彰明較著矣光祿

厨役可以賞折色各軍校匠役獨不可以賞折色乎近日松民沈萬年徐成告推布解不啻赴湯蹈火所謂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者無加於此矣此臣等所以目擊民瘼斟酌劑量改折之外無他術也伏乞

皇上軫念蘇松重地

軍國攸資財殫力竭不堪再困

勅下戶部議覆

戶部五卷

四

上請將松江二線粗布與蘇州闊白棉布盡數

改折徵銀解

進其三線細布仍織本色附

袍船進

御一轉移間供用不至誣乏百姓倒懸苦楚可

以立解詎止寬一分受一分之惠已也臣等

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先朝周忱為巡撫時以松江產布故賦役之法以布代粟欲寬民之力也法久弊生有奸民領官銀市買而蕩廢殆盡累及官府者於是議以殷實富民充役令曰先解布而後領價及布已解而有司以庫無見銀為辭者或半給或全不給於是周忱之寬民者祇以病民而松之受禍最甚此疏行乃永賴之利也

戶部五卷

五

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戶部給事中韓光祐一本為白糧民運苦累難支幸逢

明旨懇祈大加申飭以重

上供以恤民窮事臣等惟我

國家建都北平所仰給者惟是肆百萬糧艘歲供

自東南則東南於海內為獨苦

皇上御食之奉及

戶部五卷

六

內府各監局府部等衙門所需稷糯諸米稱為白

糧者貳拾餘萬石歲供自蘇松常嘉湖五府則

五府於東南為更苦每歲糴糧完兌囊橐已空

益以白糧解辦脂髓盡竭之民一點糧解未有

不賠累破家流涕殞命者浙江巡按張惟任疏

列甚悉業奉

旨白糧關係上供豈容困苦至此這所奏該部便

看了來說欽此臣等恭繹

明綸仰見我

皇上慮周民隱江南役苦之民其更生乎乃所為

最苦者在軍先民後後則必至守凍凍則必至

重費而非原設之

令甲也查漕運議單每年漕糧限拾月開倉至拾

貳月兌完開幫而白糧之限則令拾月終徵完

拾貳月以裡盡開行至瓜州聽備運御史漕務

叅政備入軍運幫內一體督催到京嚴禁旗軍

戶部五卷

七

不許恃強凌輓此隆慶貳年及萬曆貳拾捌年

題

准事例安有所謂軍先民後者哉至於各關經過

軍民一體例有量帶土宜肆拾石應照軍運先

年題

准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檢沿途聽督押司

道府佐及備運御史稽查免其盤詰方得與幫

同進柁何一任抽稅衙門羈阻而魚肉關津之

設豈以

上供之需助則各關之厲禁可寬即淮安之驗米

可省也如過洪過閘有夫役稅拽之例在如河

西務剝船有軍七民三之例在如土石壩寄頓

有號房之例在軍與民無二視也及入

國門白糧之解納供用庫最多次光祿寺次祿米

倉只一速收平兌而暴露侵盜之弊可無也若

內府庫監局歇家通同抑勒從來非一日矣耗外

戶部五卷

加耗罰外加罰甚至每石斛面加二加三四往

年王受王四等復恣行赫騙公然於真武廟勒

兌銀千百餘兩咫尺

天威煢煢糧役安能叩

九閹而一訴其冤苦哉

國依民為命民依

皇上為命

皇上而不知民之困苦也則民有忍死而無復他

望今幸

聖明洞燭其至此矣未有知其至此而不為一大

更張一大洗刷者伏乞

嚴加申飭令旗甲不得違例凌擠關津不得指稅

留難仍將

聖旨寫立紅牌懸備運御史潛儲道於搜檢時驗

無別弊即給牌壹面豎立船首隨幫備行回時

查繳次年按數給發無論悍軍暴關有所顧忌

戶部五卷

九

即

皇店

皇木諸船筏亦當通行而莫敢施其窘詐之術其

交納勒索諸弊更

勅部寺該司倍加約束仍聽職等及巡視科道等

從重叅究庶積弊可革苦役可懸惠五府以及

東南

國家永有賴矣伏惟

聖明裁察

臣按漕艘為軍儲白糧為玉食故自有分而
軍先民後至無等矣此疏可以釐其積弊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一本災民望極甚急荒政
中飭宜先懇乞

聖明速沛德音以惠遺黎事臣惟今歲四方報災
頗多如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江西福
建或亢旱或淫雨或蝗蝻每省無慮數郡議獨
議賑未奉

明旨槩從停閣臣謹繼屢

戶部五卷

十

戶部五卷

十一

請之後代為補贖敬條荒政數事惟

聖明垂察焉一曰區畫宜預荒歉地方最急在來
春而慮周民隱則在今日如踏勘之委悉錢糧
之湊處拯濟之方畧緩急之調劑須計算精詳
米益臚列方為有益若先延緩臨事周章疎略
缺乏虛文塗飾枵腹之民奚賴焉申戒有司莫
先于此二曰勘覈宜詳每省被災幾州縣被災
幾分某鄉某里幾分極貧下戶顛連無告之民

有幾須勘驗的實可以計某而蠲不可以計某而賑蓋富者連阡陌計某賑則粟盡入素封之家不如留以濟貧弱及煮粥之申為愈也三曰賑恤以實貧民仰升合之粟以活生如期會失時支放留難剋剋侵漁罔腐充數皆無實惠有司留心稽查遠鄉下戶力不能自達此尤宜軫念粥場須器具頓備料理得人粥堪食用刻期及有司不時臨督如預社二倉不足用者請庫

戶部五卷

十三

貯無碍官銀於豐稔之處糴穀設法運載而無貽累彼處人民其勸分一事聽憑好義之家任意捐金與穀仍給扁獎其不願者勿強也四曰流離宜撫貧民趨食四方如非本州縣人民藥不知恤其不為道殣者幾希當一體編粥場但處處能行自無不給之患其賣子女一人止得錢數百文粟數斗者藉名在官秋成為贖給完聚不論何等人家不許占吝五曰催科宜緩應

蠲不過存留直涓滴之惠耳其應起運及存留不盡免之數俟春麥有秋量豐歉徐徐議征庶阻饑之餘不困繭絲不然迫之轉徙也但不許不災地方一槩藉口延緩致虧

國用耳六曰盜賊宜防不逞之民每伺飢饉起釁亦有良民為困餓所迫劫禾搜谷焚焚不撲將至燎原有司宜嚴加禁戢况時值入計署印官當精擇嚴督勿得撫禦乖方致貽大患守巡道

戶部五卷

十三

量減僕從供億不時巡歷所屬州縣以資彈壓仍督入計官事竣勿得遽延過家庶地方有教寧之望也七曰社倉宜復社倉春出秋歛加二出息以廣積蓄備緩急耳近日弊端百出累官累民有司諉及無不感額然豈可以墮廢食乎里民時見山東社倉粟皆易銀作修河之費儲積一空豈為良策如此之類當議設處抵補仍責有司于斂散時嚴加稽查期為便民之計如

有司慢不經心，藥稱社名，屬民者以不職論。八
曰：特恩宜舉二十一年河南飢，發太倉銀十萬
及留漕米以賑。三十二年歲輔飢，發同銀十萬
保薊二鎮銀六萬，及令各省運米助賑大哉。
皇仁一時白骨再肉者不知幾千萬人，今各省直
被災擇尤甚者，照例舉行縱帑金告匱亦宜多
方拮据，使窮簷蔀屋盡鼓舞于

浩蕩之恩，其于宣暢協氣，固結人心之術不淺矣。

戶部五卷

十四

臣聞宋人曰：抹荒以速為貴，如設粥給粟之
類，有司當訪耆民，逢掖有行誼者，徧走四鄉，
散給如法，鬻子鬻女，籍其姓名，待歲稔而出，
子錢取之，已可抹得一半。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山西巡按劉光復一本全晉空匱已極，災民待
哺無策，仰懇

天恩俯假便宜，救全遺黎，事山西旱荒之極，小民
流離困苦之狀，臣等合詞以聞。

皇上亦既稔知之矣，軫念無告，渙發
德音，救林總於垂亡。

聖明諒不後時矣，總計全省八十六州縣，飢不啻

戶部五卷

十五

四五十萬人，每人即日食三合米，十萬應食三
百石，則一日之米已踰千數百石，須得數千金，
既非天施地生，又無神輸鬼運，豈臣等智力能
辦此乎？饑民聚而難散，作事審始慮終，倘大衆
就食一朝不繼，弱者立見餓殍，強者頓生搶奪，
貽患叵測，又臣等所甚懼也。勉詢僉謀，僅得數
款，亦惟仰徽。

聖慈鴻恩，俯借晉人物力，少冀補苴于萬一耳，謹

會同山西巡撫魏養蒙為我

皇上陳之曰發京運山西州縣供邊關糧餉乃今窮民救死不贍未能驟納邊運枵腹已久勢難再延餉臣懷朝暮不測之憂入秋數月撫臣與餉邊臣多方設處東挪西借燃眉倉庫一空無復可借矣而貧軍號呼之聲日急向臣哀告之使時來臣等徒仰屋而嘆束手無措乞將前欠京運速發接濟以解倒懸軍民猶獲存息不則

戶部五卷

十六

是置山西于度外也設地方稍可支持臣等豈不知計部推托稱匱而願為此情兩無益之語耶誠望早一日則免一日之危也曰緩舊逋小民紛紛訴苦方將張口待餉誰肯剜肉療瘡而臣等猶左右計念令州縣分別災鄉酌量重輕以次徵解邊糧共保寧帖至舊逋委難併征嚴督無益徒而走險徒驅之亂耳雖撫按諭以稍緩而各官給由陞遷限有分數不無怯顧願寬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卷五

其罰以俟年豐帶征俾得一意調停撫循臣等當此捉衿露肘之際恨不有求即獲而其如勢之難堪何耶亦惟緩一分則可受一分之賜矣曰免積穀歲值不登富室急于取索窮民妄想加增變構紛擾勢所必至惟良有司以清淨一潛消之耳苟訟之不息民于何安且署篆者類借口贖穀巧肆科罰是天災而重以人殃慘弗勝矣臣等雖禁諭諄諄總不如自今十二月至

戶部五卷

十七

來年六月槩免積穀額類彼更何詞虐取情重願輸者申詳臣等照例納銀買米助賑毋許濫准私科則官無穢跡民獲樂只上下相安而荒應減半矣曰停清勾訟事相連累止一家軍丁勾補害及通都況解者未必着伍應敵押解者或至家破人亡惟正之供尚應荒減無用之軍何必急索今歲山西之官應朝何必急索來歲清軍之單暫一停止待時豐勾補則法不廢而

三七一

災民不困其所及者夥矣曰留雜銀山西庫藏處處告竭稅銀臣已題知

皇上諒察臣等奉將

德意獨事例缺官俸糧柴馬稅契等銀不無些須布政司盡數查出俾臣等酌量分結此銀解京僅同太倉一粟而以補不足州縣則為起死回生金丹又益臣憂民之懷更切臣等使查鹽課積餘救活多命是所樂從自有良畫臣願

戶部五卷

十八

皇上即許之也曰准援納開例採荒往有明徵其加官加級臣不敢輕議惟士民納監吏行納考查無過犯干碍就近納于本府呈詳布政司轉詳臣等咨送戶部即咨給實收令其入監作者可免遠涉勞費間或傾貲圖名不則如此大荒道橫路梗亦必無到京輸納者不若因人而利猶得無中生有臣願

皇上慨允也曰獎好義勸助原荒政所不廢而晉

地貧乏何能強逼惟動之以義欣之以榮名或可得什一于千百耳除臣等扁獎可經行者不敢瑣瀆外撫臣先時與臣會議佈示助百石者許以題給冠帶給扁一面免本身一丁助二百石者題給冠帶給扁一面免本身一丁仍免雜泛差徭有司以禮相待不許別項差委助三百石者以上者題給冠帶給扁一面免本身一丁徠泛差徭仍許豎坊助五百石者題給冠帶給

戶部五卷

十九

扁一面免本身一丁徠泛差徭官為豎坊宗室助一百五十石至二百石者兩院送扁會疏題知助三百至四百石者兩院會疏下部賜獎給扁五百至七百石者兩院會請

聖旨賜獎助八百至千石者兩院會請

聖旨賜獎豎坊懸示以來雖不皆響應宗民亦間有津津好義者業許題知而不先時奏聞異日爽約是為負伊又將何以勸后此鼓舞之微權

不得不仰希

玉音以重觀聽也曰嚴舉勅救荒無奇自古難之救荒于山西則轉輸告艱勸募寡助尤難之難者惟司牧寔意賑恤苦心料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徒迎合上官而務保全民命庶乎可濟耳今各州縣固有飢溺由已寔切如保之戒亦豈無痛癢莫關祇事掩耳之計稽核不嚴溝瘠誰起臣等謂當以救荒另立舉勅一格如死亡

戶部五卷

二十

不聞盜賊不起家戶帖然者為最等垂危之救盜起即撲闔邑無擾者次之野有餓莩村多劫剝邑里旁皇者為下若匿隱死喪盜劫而不報借賑救勸助以侵漁虛文精工寔在鹵莽則下之下者當不時忝論矣又如司覲完遠討水程逗遛觀望已享其逸而以難貽他人則平日無益于民可知亦臣等深思而痛疾部科程限更不過二月終旬可也司道府正佐以督率勤

怠稽查虛寔分殿最有聞弗與隱匿同科若臣等知而不言言而不公亦甘任咎既在操舟共濟安忍載胥及溺利害切身營救始力此責成之要自不得不厚冀

嚴旨以收寔效也臣等自告荒以來空言時聞于上已惧厭聽但實惠未救于下每切愧心兢兢所仰望者

皇上以浩蕩垂恩臣等得便宜奉行溝壑無死亡

戶部五卷

二十一

疆圉免震蕩三晉誦如天之仁而臣等亦遠曠官之罪

聖德當與天壤同流永不可諠矣伏乞

勅下戶部施行災民幸甚臣等幸甚

臣按學政當時清流開納似成於賄然天灾流行財粟殫亡借此拯救亦為仁術徃徃有凶年用之豐年復黜之非所以昭六信於人也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一本為

國計暫紓民生日蹙敬陳蠲賑未議以裨荒政以

保子遺事項者邊餉一空邊軍見告至塵

宸應俯允借支似亦足為數月之計矣該部於奉

旨會議後嘔心幾兩決旬而有臚列七款昨初一

日接出

聖諭謂條具事宜有俾邊務且以節年拖欠該部

戶部五卷

三

之嚴催又以指名重叅警有司之玩視從此中

外當有奉行惟謹而已顧臣復念邊腹一家也

兵農一體也自客夏水災以來蠲賑之請殆無

虛日人謂主計者除議覆各處災疏而外當專

具特

疏至再至三得

請後已今憂餉之餘兼而憂民此政其時矣乃

皇上於餉務尚屢請而不報於災疏則

留中居多豈其重若彼輕若此哉無亦邊之告變

形見勢迫而民之告變其揭竿斬木之禍尚蘊

崇而未發也夫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

皇上定計於豫將此欲變未變之民心及早收拾

即不必遍檢各疏或總出一諭酌量區宇若何

而蠲若何而賑庶沾危之民其尚有瘳乎大抵

蠲之設有應蠲而勢不能蠲者有不可不蠲而

蠲之猶晚者如近來積逋之議緩遠年帶徵之

戶部五卷

三

議停與夫本色之議折存留之議免商稅之議

罷皆蠲也除改折量災重輕或全或半無損原

額秋毫及漕規禁折色悉無容唾拾外唯是積

逋帶徵皆為正賦皆屬濟邊考成之法藩司郡

守解不及數者停留停陞夫督之官而蠲之民

竊恐功令自相為左有司以違考之心為奉職

業之心必有彼不為此者况從來逋欠往往在

民間者什三在保歇里胥者什七以姑息市猾

之故而寧甘罰焉恐良有司不其然所謂應蠲而勢不能蠲者此也

存留雖係常賦無預京邊自是有司所得而蠲者但正官之祿廩可暫裁矣而師生與臺令咨嗟于待哺之苦則非情也交際之浮費可量省矣而賓興祭饗令度闕於無米之炊則非體也諸如此類未足殫述故每見存留之議免炳若日星而有司之弁髦不啻故紙臣嘗謂蠲存一

戶部五卷

二十四

節須著為令列行坐款大災蠲某項中災蠲某項小災蠲某項平日頒行遇災如式再為勅諭有催徵已完

綸音後到者揭榜通知來歲補蠲蠲後州邑報府府報藩司務以所蠲某項某項據寔轉聞其有萬不能蠲者亦明白申說不得泛泛蠲存字樣致浩蕩

皇仁托之畫餅庶在有司為實心實政在

皇上為實惠實恩昨年八月臣前有水災條陳一疏此議頗詳冀

皇上檢發而申飭之即存留發蠲一日民受一日之貶矣至於稅璫橫行為日已久我朝戶工兩曹所遣權關之吏欽定期期不越一年而止則何也以利津不可久居利權不可久假也滿一年而堂上有察遇已亥年而銓部有察今稅璫在外二十餘稔矣年限既無而又莫為

戶部五卷

二十五

鈐束恣所為之屬饜而倦此所為中飽也進供大內其與能幾何而小民脂膏既吮吸之于此必不能灌輸之於彼餉額之虧原有自求頃廣東適奉

新綸蠲稅二萬翹首同仁之視人懷停止之思所謂不可不蠲而蠲之猶晚者此也夫勢不能蠲而蠲則太倉不支太倉不支則邊病勢不可不蠲不則追呼太苦追呼太苦則民病

陛下不可不深長思也賑之說有自外留以行賑者有自內發以行賑者外之留也或留起解稅銀或留撫按贓罰夫贓罰原議八分備邊二分備賑若以賑故而槩留八分畢竟太倉餉額抱恥維憂其經也獨臣省湖廣贖錢向留為採木之用就裡通融無妨借賑耳其他以留贖請者似難槩從至稅銀備大工今鳩工未聞而各省直梯航而來者祇為

戶部五卷

二十六

內帑長物與其朽蠹置之而官民莫賴其用孰若以民間所輸還以活民往三十六年准留儀真稅銀三十七年准留北直河南山陝稅銀三十八年准留福建四川稅銀多寡各有差無非哀此澤鴻舉行大賚今柰何不踵而行也此留而應允留者也內之發也或發帑金或發倉廩臣讀三十八年四月內聖諭今若各處災傷

朕恭承聖母慈諭發銀二十萬差官齋解各處賑濟以稱聖母與朕賑恤元元至意畿輔災民還發京倉及附近倉米三十萬石一併給賑大哉王言祇奉聖母至孝也軫念窮黎至仁也今畿輔與四方處處皆災視三十八年不啻過之先是

戶部五卷

二十七

聖母少違和以上純孝步禱格天大臻康豫想其頤和養靜中一念及災民當有不言而喻者惟皇上默體仰承出倉米若干救濟近畿出帑金若干散行遠服無量功德錫厥庶民較之修齋誦經日費如許以厭縹緲流谿壑而祝釐祈禱與不可知之天者何啻什伯自此遐邇鼓壺神人叶和以迓

聖母之吉祥以延

聖母之壽考豈不休哉此應發而不可不急發者

也夫自外留之而斟酌權衡主上為政然民不見出亦不見入其惠小自內發之而布闡流膏亦主上為政然益之以所無而予之以所不能得其恩大

陛下不可不深長思也雖然蠲賑出於

特恩萬里九閩易成缺望臣愚竊計親民莫如守

戶部五卷

三六

令誠以

朝廷意

旨而風示之令得便宜從事存活必多臣為迂濶

之說有五請即古人已試而醜縷陳焉若有多方活至十餘萬人若富鄭公之於青州有請免上供未作體粥並藥劑療疫若蘇軾之于杭州有興土木使飢民得仰給公私若范文正之於浙西總之其處置欲悉而不必以一途盡也有

開倉不俟申報若第五訪之於張掖有發粟不

須得請若卞天璋之于饒州有蠲租不待上開

若程廉之于兩河總之其文法欲寬而不必以

常格束也有尉能抗今賑民若員半千之於武

涉有簿能抗丞賑民若胡汲仲之于寧海有令

能抗守賑民若洪皓之于秀州總之其意見欲

真而不必以異同歧也有煮粥食流民若韓魏

公之在慶曆有輸粟助隣邑若辛棄疾之於江

戶部五卷

三九

右有聽民他遷就食若張延賞之於淮安總之

其施濟欲公而不必以分工限也有解腰帶倡

富民輸粟若趙抃之於越州有出米為糜食飢

民以倡人若陳堯佐之於壽州有勸王府輸賑

若馬光祖之於臨安總之其倡導欲廣而不必

以己恩出也蓋臣嘗為令矣雖未遇水災而旱

蝗時有自覺與民最親一念脉脉惟所欲為於

人實有所濟目今距麥秋尚有三月大稔之後

值此青黃不接民不堪命倍萬尋常

陛下垂憐亟賜蠲賑猶可緩須臾無失所而更諭

守若令破格施仁為民全活有歲饑而民不饑

即饑矣而能脫之湯火起之瘡痍者不問是何

起家所在撫按官駐上上考以循良異等為超

遷地否則即有他長不錄也如是則人人兢勸

而荒政畢舉矣有治人因有治法誰謂救荒果

無奇策哉不然而第賦入之為拳拳于民疾

戶部五卷

三十

若秦越人之視毋論有軍無民邦本兢兢乃綜

核名實風勵臣工而獨重催科亦非所以令也

伏祈

裁察發下該部議覆施行

臣按蠲賑各有宋時已行故事具此疏中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念三日

直隸巡按李雲鵠一本災民困苦已極多方賑

濟難緩謹陳一得之愚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救數百萬生靈以保億萬年重

地事臣惟災沴異常天之所以警人君也夫為

政脩省拯救人君所以回天意也君為政此自

古英君誼辟數皆警天保民因能轉災為祥者

用之道耳今江南大水為殃軍民有胥溺之苦

戶部五卷

三十一

臣前具疏題

請振恤雖未奉有

俞旨乃戶部之疏已蒙

皇上軫念民艱一切蠲賑事宜

諭令該部悉心議處矣知部臣當必殫精計畫無

俟臣之喋喋者惟是近日人心愈覺洶洶綠林

之行劫與白晝之搶奪者在在蜂起臣雖嚴治而

嚴禁之第恐此後房屋已盡而地無可倚妻子

已驚而別無可資民愈窮而亂日長治之不勝其治耳臣目擊其變敢無一語以佐

廟堂之末議乎江南今歲之災與往時異江南被災之民與他省異江南關係之重地與他處異此不可不破格亟拯者臣請先言其異而后臚列其疑可乎夫雨暘不時何歲無災然或夏收而秋不收或秋收而夏不收或秋夏俱薄收耳曾未有四月內靈雨如注直至五月終旬江湖泛濫一

戶部五卷

三三

望無際軍民桑田皆成滄海大淹五十餘日者以故麥爛矣廬舍淹沒屍骸之漂流者無數矣此之為災蓋居無寸土食無顆粒臣之所謂異于往時者此也他省有災災止民耳若江南財賦獨當天下之半今災傷若斯將無民矣民既無賦財將何出乎故無論三吳百姓在往時為孝順之民不忍不救即念及後日之財賦無出亦不可不亟慮之也臣之所謂異于他省者此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卷五

也南都乃

國家根本之地

陵寢在焉此其所關係為何如者今海上有巨寇吳中多大俠僮仍饑民之亂一呼百應弄兵潢池此何地也而可令其騷擾不寧乎今各處紛紛搶奪業已兆其端矣臣之所謂異于他處者此也臣抱此慮又叨有地方之責此心蓋無一日安者因思昔人謂救荒無奇策策特不奇耳

戶部五卷

三三

未有無策者因採之士民之輿論得八疑以

請願

皇上垂聽焉一曰

請發帑以救燃眉今天變已極公私俱困非仰賴浩蕩之

皇恩難起流離之萬姓查得萬曆十七年江南大

災
皇上曾發三十萬金以救此一方民今三吳億萬

三七九

群黎得有今日者皆

皇上三十萬金之所留也况今災傷更倍于往昔

臣不敢比例以

請乎此固東南數郡生靈所日仰望于

皇上者惟在

皇上速沛綸音始克有濟耳一曰議平糴以定人

心夫閉糴則有限之粟株守立

罄價底則逐奇之旅足裹不前是重之困也臣

戶部五卷

三四

近聞商米入境有司復有抑勒之者此何異持石招犬乎宜隨時酌量價值不相傷而相通則逐什一者不闕其塗謀朝夕者得安其土寔兩利俱全之道也一曰動積貯以行遠糴夫價平則商賈之觀望者多而艘舶之輳集者少宜查各府州縣有何存留預積錢糧有何可撮可緩錢糧通一府該得銀若干即委廉能府佐顧募商民舡隻星馳隣境稍熟地方行糴分發各鄉

大戶鋪戶算加費耗平糴糴完即以完銀復往周而復始直至來歲秋收而後征之以完

國計救荒之策無有善于此者一曰便開納以資荒政夫援納一疑無問鄉學民間以至異路悉憇府州縣公文到部准納今當此巨災以其進身之途成其濟時之意且道路免挾貨之虞其何弗從望

皇上亟令一應援納者照例納銀各府給文到部

戶部五卷

三五

給咨則一直隸之中可得數十萬金一方之民不其甦乎一曰興工作以寓賑恤目今靈雨頽城庫獄失衛救災與防變原非偏重而役民與養民正可並行故凡頽城郡邑宜速出公儲以興工作復禁出票以杜擾害俾失業之人食力於朝夕而少緩其須臾則有形之險既成而無形之險亦固不賑之賑亦救荒之一策也一曰議粥以救窮獨積儲罪穀原備災荒今極目滔

天灾荒特甚而老稚廢疾與流移之望食者尤艱宜將各府州縣查核積穀寔數勘發各鄉廣行施粥計日計口給之他如浙江江西河廣等處同被水灾河南山東山西等處俱被旱灾亦望併

賜賑濟廣被

皇仁如此是

天以灾做

戶部五卷

五十六

皇上以賑應不但

君民一體之誼當然而

上天仁愛之心亦為之大慰矣

臣聞救荒無奇策而有司之過糴與勸借尤謬過糴之害止于商賈不行米價騰踊至有司勸借奸民乘之豪欲巨室亂是用長矣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一本東南無食無漕南北需兵需餉陳以救荒足餉節省事宜以活兵民以消亂萌事嘗聞之民以養兵兵以衛民自古相須為命然兵不能枵腹荷戈杜萬里之長城民不能啼哭號寒供三邊之芻粟今湖廣江西告灾已迫蘇松杭嘉湖等府東南財賦居其大半盡皆流離漂泊蕩析死亡每見各受灾地方

戶部五卷

五十七

撫按及南京各衙門告急請疏真一字一淚已下部覆議方在候

旨是審時度勢不得不請者諸臣之職分也不得不俞者天地之至仁也具不得諸臣之不待

皇上之俞而民自為蠲者救死不贍萬萬無可柰何之餓餒也則明年四百萬漕糧必不滿一年臣不知誰管盈縮誰握機樞直至脫中掉臂移

之國始愴惶計不几於臨渴而掘亡羊而補乎
近日揀災之疏如停織造議改折緩

大工等事諸臣言之已詳職不復贅惟是捐無名
之耗妬為供餉之金錢而即以節剩之餉覽東
南之民力則相因濟其饒有云一日汰冗首職
見先臣霍韜理財疏以革冗吏為第一要務我
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文職已逾十萬計至
於今數又不止於此必大倍於初又如光祿鴻

戶部五卷

三十八

臚文武兩殿填

廷溢

闕與歲俱積每一員俸薪約七十餘兩目前暫收
其開納之利而積十年便費七百餘金具納入
祖如泥沙歲給若無額例往事難追今猶可止
省一員可得數十金減一歲可得萬金節被與
此無算故曰冗員宜汰也一曰汰冗役夫役萬
冗於兵如老弱之濫充冊籍召募之虛糜月糧

市棍之包充重項武弁之虛增影射說者論之
詳矣而兵持其一也又如關官之收入漸廣錦
衣衛之選充漸多臚之通事光祿之厨役神樂
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作津塗種種靡
爛滔滔若輩蠅營鼠竊獨不念軍民之張口待
哺乎臣為減一役可省數金減一數升積之丘
山儘可接濟太倉故曰冗役宜汰也一曰禁

戶部五卷

三十九

八千六百八十疋有奇而供用絹實用熟一絹
不與焉用以華袞

聖躬衣被嬪御尚虞朽蠹而新興蘇州

御覽袍段伏何為乎針指結龍鳳之奇形式撲費
機梭之巧織前供者方在中笥續末者更眩耳
目紫能奪朱邪能亂正羅異月新靡費何極奸
商神賈假托

上供名色恣夾帶以逃推稅馳驛傳以索供應一

介販夫而起家百萬何處得來且織造舊額不聞少減停止新興式樣豈曰無衣故曰奇展宜禁也一曰嚴估計

國家大小興作工費悉由內監估定具題該部司覆留之三分之一名為節省是矣而究其漏出之孔以十分論大約供鋪墊者五供襪者二總冒去十之七而止以三分新料耳料中最貴如青綠金箔之類實用以何動稱數萬所謂視膏

戶部五卷

四十

血如糞土利興造為營窟相沿既久即不能盡為裁捐稍減其半太倉之存積漸致充盈故曰估計宜嚴也一曰裁傳造

國朝 御覽錢糧俱由內監成造工部第按給工價無兩費也自

兩宮落成剩有餘料始議于山台兩廠權時帶造為省工料既今兩廠之成造新例日增而年例之進供舊額不減柰何當此民窮財盡之日為

御覽甚矣千百之中供到御前者有幾是

皇上受傳造之虛名私人開江湖之漏竇何不稍示裁捐立省萬數以充軍需之備蠲賑故曰傳造宜裁也一曰補借辦查得

大內膳饌光祿寺自有歲辦金銀茶蠟之屬內庫金花等銀歲供不缺供辦何名近閱戶部歷年出入要覽一疏不時辦進無正項銀兩自三十

戶部五卷

四十一

年至今每年金寶珠玉并賈銀硃香蠟羊羖等價銀多借到三四十萬少亦三四五萬光祿內庫之歲入作何銷而取給于太倉正額之外乎今太倉如洗奚堪再借

內庫所入儘足補償

皇上四海為家豈得官府異視故曰借辦宜補也雖然臣所陳六事不過溟渤支流

皇上即允臣言旦夕節省未必長東西於溝壑也

查得弘治五年遣廷臣賈

內帑銀賑抗嘉湖大水嘉靖九年陝西大饑發

帑金五十萬遣僉都御史李如至親往和糴且召

至

御前面賜 訓諭責其成功萬曆十六七等年

皇上發帑金十萬遣台省諸臣分賑蘇松嘉湖河

南等處 祖訓昭然 皇恩不遠近日

皇上權山煮海一礦金至省

戶部五卷

四三

內庫進收一税金至省

內庫進收他若羨餘若折乾若鋪墊若批設若孝

順每歲所積不下百餘萬在太倉為自古絕少

之蕭條在

內庫為自古絕少之豐盛慨然捐一年之積而佐

以節省諸項輸之邊可飽九邊之戰卒賑之民

可活百萬之流離雖天吳肆虐涸轍可蘇以推

肌剝髓之膏脂散為拯溺救焚之德澤歌雍詠

勺咸五登三只在一發念間

皇上何靳之有抑職又有說焉饑穰更事多有不

飢之年兵餉之歲輸必無可免之餉以

國家全盛貢賦輻輳而邊方無日不飛檄而請司農

無日不仰屋而嘆如窮簷宴戶朝不謀夕成何

景象成何世界則戶兵亦與有責焉隆慶六年

戶部尚書張守直條議節財裕

國疏內云錢糧止有此數兵馬豈得擅添申飭中

戶部五卷

四三

外臣工協心體

國以足經用每年終揭報各鎮某總督某巡撫某

兵道加意節省若干有省過一十九萬六千餘

兩者有省過一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者最少

亦省至萬餘沿至于今日增日請除宣府撫臣

連標稍言借發扣留數目外其餘督撫本兵合

為一扁而戶部亦不明言某處多費幾何某處

省用幾何遂至涸無甄別即科道諸臣霜嚴白

簡亦何所據而糾彈乎仍乞

皇上諭令刻意查覈勿再通用以致悞邊悞

國仍諭戶部不辭嫌怨每歲終開具各鎮多用少

用簡明揭帖直呈

御覽分送科道彈核其靡冒者紀錄其節省者庶

幾賞罰嚴明各邊做惕而清出一分兵受一分

之惠民省一分之力矣蓋足民以足餉者經國

之常也處萬難措手之際而議節省以充軍餉

戶部五卷

四十四

者濟變之權也又况寬民而民在民在則餉在
餉在則兵在又斷斷不可以偏榮瘁者職目擊
時事深抱杞憂敢為詳其款誠如此惟

聖明早裁察焉

臣按兵餉一體也錢糧止有此數兵馬豈得

擅添此經國者不易之論凡邊腹撫臣皆以

節省之數歲上戶兵二部以為優劣甚善

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福建巡撫金學曾一本民心騷動易亂兵餉括

取難充懇乞

聖明特罷採權之令以安反側以固疆場事臣惟

人主通兆姓以成身則六合四海以為富是故古

之帝王弛山澤之禁寬閭市之征一意與元元

相休息卒之宇內晏安上下俱足

君稱神聖祚享靈長出萬世不易之常道即或一

戶部五卷

四十五

時權宜如興師百萬震討不庭行賫俱送征發
旁午而天下孰敢不應至于

大工

大禮雖

國家大事然經費各有職掌臣子自當拮据何至

上廛

宸慮特遣礦稅之使交馳宇內舍我供賦之良託

而驅之廢農失業縱被群小四出與商賈爭織

悉之利豈惟

國體甚衰將禍害長此安窮哉雖

祖宗朝或一行之然行之未幾而朝見害則朝報

罷夕覺其非則夕報罷未有明知釀禍召亂姑

嘗試為之舉

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而不加保護者也頃大小

臣爭進言未蒙報罷然臣屢請

明旨仰見我

戶部五卷

四十六

皇上已洞燭其不可祇以

國用不敷不得已權宜措辦且將有待而止耳臣

惟日夕籲

天翹望渙發

德音悉收

成命以與天下更始而不為最爾遐陬六興二役

臣倍切憂惶即欲為閩人請一旦之

命願思臣子叨在地方裕

國安民皆其職分倘可從寬處分何敢先意撓阻
而設不必然之詞以責

宸斷乃今事事經始利害洞然關係民情兵餉萬
分危急如有苟且一時後將不可收拾矣臣敢
不及今日為

皇上言之夫閩僻壤海濱雖八府一州僅他省之
半中多崇山峻嶺田少人稠民無耕業雖界連
浙粵然僅通一線非往來貿易通衢又無江河

戶部五卷

四十七

可以接濟而獨當大海居民多以網罟為事此
外則輕生航海興販番國往往遭風負債遂成
亡命彼豈不畏風濤甘心魚鱉徒貪覓奇贏以
糊口得顧其父母妻子耳若等一萌何所不至
小則流劫海濱大則勾倭內犯如嘉靖之攻陷
郡邑震驚各省至兵百萬糜費數百萬姑克平
定故閩雖彈丸墨子實東南半壁利害共之者
也十九年以來水旱頻仍省會奸黨乘機據臂

臣入閩之初洶洶亂在旦夕殲厥渠魁而加之
賑貸後以清靜鎮之四五年間始有生氣然而
禍萌亂本醞釀未銷近報倭酋欽門墩兇謀未
戢又欲借兵三千未必經閩浙而大夥賊首林
春山王懷泉等二十餘人統倭千餘駕馬船十
數隻先為內應此事若真則閩海之憂方大夫
賊構禍于外人心思亂於內若加以兵食俱困
措手無策有識者能不為寒心哉項採權

戶部五卷

四十八

命下遐邇驚傳呼天搶地莫必生南臺等處商市
數罷漳泉之間片航不通臣該預為揭示宣諭
皇上不忍加派小民有此差違且奉

明諭惓惓以不許擾害地方為戒中使必能遵奉
惟謹民始扶老携幼原少須臾及監丞高宗至
亦銳然以足課通商恤民為言臣即與講求開
採以次第為主抽稅照舊例為則查得寧德古
田龍岩等礦洞先年曾一開掘尋以得不償失

遂輒停罷夫係召募不派條鞭砂隨傾銷不强
鬻賣此往例也即

明旨所謂照開例採者照此矣商稅即市舶之舊
如海澄竹崎南台延年石馬沙埕皆前撫臣題
准委官抽充兵餉者也原有抽分規則頒布商
民已久

明旨所謂照例徵租者照此矣臣方與按會同監
臣議定施行但權稅處多監臣不能一一親往

戶部五卷

四十九

勢必差人所至賤削是以貨稅甫徵便爾騷動
隨據南台地方告稱奸棍徐泗指稱供應橫肆
騙所算及鷄豚人心共憤深夜環聚多人拋打
磚石當將地方解散臣即嚴行禁緝仍示未殺
蔬薪及窮民挑負小物俱照舊免稅將徐泗文
子發道究革又委官協同抽分而民始稍定已
而延平以赴省商船例外被羈報矣海澄以原
奏官額外起科不遵

明旨報矣龍岩以訛傳恐喝男婦驚逃報矣臣方應接不暇而崇安蒲城順昌與興化泉州涵口平和等處原無稅例此一時添差創起而坐賈幾則之說日增騷然多事又有不可逆觀此矣夫閩中惟福州當該省之中南台行崎二稅在馬東去為延平東北去為沙埕俱稅矣而加以順昌永安建寧崇安蒲城則又稅南去為漳州海澄石馬稅矣而加以平和泉州涵口興化則

戶部五卷

五十

又稅計地僅及二千里取稅不下十餘處節節碍阻步步艱難居積者苦無貿遷行商此憚於攘奪財貨不通民生坐困必大亂之道也尤有急者沿海府州米穀甚少仰食浙廣生賴海舶搬運今米商俱稅望風遠避市價頓騰至一兩二三錢矣雖多方招徠尚不能強其連艦而至也而加其礦務方興夫力甚侈噉噉艱食近已請發倉穀後將何以應之礦徒嘯聚千百為群

問有不軌之徒乘權一呼不難揭竿而起夫誰非

皇上之赤子而忍驅之潢池且為奸人乘間抵釁之資哉此關係民情者其害將不可收拾也又其大者閩中防倭全賴兵餉田賦既少分毫商稅俱充正額今既取供

內帑則兵將枵腹何以責之操戈減兵就餉何以資之禦侮議搜括而屬帑已虛議加賦而閩左

戶部五卷

五十一

若掃臣日與藩臣握算持籌計無施見今官兵月糧已缺一二月若再後時則兵士解體且呼噪脫中之變臣恐舟中皆敵國而防海尤其外者矣此關係兵餉者其害將不可收拾也夫以臣之調停監臣之安靜徒不能為地方計安久遠反覆憂懼如此以往皇上諭臣等不許擾害而終不免於擾害不許加派而勢必至等於加派連

旨則不忠擾派則犯

禁今臣等將如何而可此臣所為藁目怵心不避

愚慙之誅而哀懇

君父之前惟冀斷自

聖心慨然停罷

召選中使以慰凋疲之民命以安反側之人心者

臣之上願也是在

聖明鑒採臣言一轉移之間耳萬一

戶部五卷

五十二

沛恩有待臣又不得已姑就中間最甚害事者而請亟去之內監奉

命當能不擾而投充跟役倚藉城社以攫金于市

如虎狼橫出逢人必噬縱欲監嚴為約束能保

其不擾乎必限定數人其餘盡驅還藉合用諸

役惟行府縣選擇土著良民充之此為去害之

一南台等處植有舊例不可例外抽取矣此浦

崇泉興等處多係肩挑背負跋涉艱苦一旦設

稅未免中途邀阻盤驗驚喝行李散失訴控無

門所得甚微結怨甚眾必准行禁革以後俱不

得添設此為去害之二閩中土產苦窳出賈原

無長物其從他省來此節經屢稅而又加派出

賈市價益誦民何聊生必盡與停免及裝載米

合與小民挑負為日用所需者概免抽稅不許

奸牙投充認課乘機罔利此為去害之三閩中

奸商私以硝黃鉛鐵犯禁之物通販外番嚴禁

戶部五卷

五十三

方止若承委負役私受厚資縱令通販不惟大

干法紀而賣利器以資敵貽禍無窮必嚴行禁

察犯者雖原奏官役亦聽臣等拿究此為去害

之四閩中礦洞止有數處今議先開龍岩之顏

畚次開東實視砂脉有無定議採否其他如安

溪永春古田寧德又當依次而行庶該監得以

親驗設有真砂不為下人侵匿如無亦免枉費

夫力強勒賠買而所聚礦徒不多易以防亂至

奸徒指告洞有與民房及墳墓相碍者不過讐
陷乎民因而嚇騙流毒最大犯者聽臣等拿解
重究此為去害之五夫

國家不惜歛怨聚財而欲充

內帑耳豈為此輩滿谿壑而魚肉我黔黎權抹之
處不用內監差役惟以兩院委官監督置簿稽
驗前收入有數度免侵漁不第額課不虧而暴
歛橫征之謀亦因是少戢此為去害之六監役

戶部五卷

五十四

供應閩中原無可挪錢糧應於稅課內取辦及
各處差役亦照例自有支給不許額外索商日
食及私用重等強抑倍輸以重其困而縣官有
指稱夫役支費暗派里甲者必置之法此為去
害之七夫此七者所謂去泰去甚不過少息今
日剝膚之灾且防將來濫觴之地耳若於地方
安危

國家大計則固不知其所終矣至商稅係兵餉額

內者南台一萬七千竹崎三千九百海澄二萬
二千沙埕一千一百石馬七百稅課司三百九
十兩總之約計三萬八千一百六十萬若歸之
內帑則餉不得有仍之餉額則課不能進捉襟肘
見事在兩難外侮內艱藉何防禦臣再三計度
與其益梯米於太倉孰若固長城於海上則此
項商稅不得不請

特留以充兵需者也伏乞

戶部五卷

五十五

皇上軫念閩民固窮海防緊急

勅下戶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特罷礦稅惠此一
方臣不勝至願不然亦乞先將臣所陳七條
准如前議行臣等因前遵守以需收回復

命此亦八閩更生之日也東南安危實係此舉臣
方劇病乞休杜門候

旨獨以身任時艱直陳利害如蒙採擇臣即歸伏
立壑歌詠太平有餘榮矣

職按罷礦稅即不可得就中調停去此七言
為採時一助勝于空言無補者

萬曆二十五年四月初五日

戶部山東司主事趙炳一本監兌事竣條陳未
盡事宜以慰民困事臣於萬曆二十四年又八
月奉

命監兌山東河南道漕運改折外共兌實米陸拾
陸萬陸千餘石臣事已完臣責已塞無可置喙
顧其間事體未妥兵困不支臣既耳而目之矣
若不一陳則弊將無已非臣之所以忠於

戶部五卷

五十六

戶部五卷

五十七

皇上之分也竊照山東三府俱係本色鱗次河干
有倉有廩無容再議獨河南大戶則苦之極矣
每一僉役動至破產難若赴敵甚有窮迫自經
者備詢所以其大議者大端有二一曰議兌期
查照議單拾月開倉拾貳月完兌正月者忝罰
加焉然此江南之例不可以概河北也江南地
暖冬不結冰季冬完兌錄淮而黃錄徐而洪比
至暴漲之時已入閘河矣此利於冬季者也乃

河南之米俱在館陶風氣嚴寒拾月之後河水已冷非出正月春冰弗改節查往歲兌期未有不至貳月之終能畢命者名雖季冬實在仲春謹按其不便有六河北三府俱係本色彰輝兩河乃其運道每至中途輒被凍阻催提急迫舍舟而陸脚價必多一不便也河南三府一州人懷輕賚拾貳月初俱出館陶勒限買米不能遠出米商乘急坐索高價二不便也奸民圖利

戶部五卷

五十八

插水伴灰凍結難辨大戶悞買揚晒耗折三不便也米俱驗完河水未解坐待連舟巡邏守護四不便也幸而河疏附近之舟易於交兌留守等衛俱泊淮安關河遲延衛官違限束手恭罰五不便也季冬買米賃房囤放必至貳月始得入船虛糜盤費六不便也若限拾月開倉正月買米貳月兌完運不失期其便有六河路既通米商輻輳價不騰踴其便一天氣已和灰水難

入其便二運艇依期駕赴水次不至久候得免催提其便三運本色者徑自入廠可省陸運其便四懷輕賚者上下雜買扁舟可至不拘一方其便五官與軍民不受冬寒省一月之費其便六去六不便而得六便直改一月限耳所謂議兌期者此也二曰議歇斗臣始至館陶查得行官歇家貳百名斗行肆百名造有花名青冊某處大戶幾名某歇家撫保某處買米若干則某

戶部五卷

五十九

歇屯放凡大戶之買米顧夫無歇斗則不敢專也一主其家喘息皆至于是房價斗價之外每米百石冒銀三兩矣蓆千領冒銀三兩矣受囤夫之賄則為之添米受小脚之財則為之增價巧立名色百計吃剝難以悉舉歇斗之視大戶有如奇貨大戶之視歇斗猶如陷穽柰之何大戶之不窮且困也臣常呼歇斗懲之然歇斗則瑣屑有辭馬曰修司廠某也宴會之費某也新

官應用家具等項某也歲納穀若干石于有司亦某也嗚呼官取歇斗矣歇斗不取之大戶而孰取也然則非歇斗之為害而官為害也夫既設監兌衙門矣豈其無他公費而必資之歇斗又明令歇斗之侵漁大戶也不亦可哀耶臣查得四廠地租每歲該銀三十七兩八錢俱為冗快濫費當革去十餘石將前銀貯庫以為新官買辦家具修廠之資其會宴下程原設有公費

戶部五卷

六

期節奉

欽依不敢擅便歇斗之革臣亦能之第更代不常利竇難塞錢神作祟朝更暮改非奉有

明旨未有能行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將免期少改一月其應革之弊仍乞

明旨著為令甲永為遵守則不惟官可責成而民

困亦少甦矣

職按議免期議歇斗事易行而民不受困行

戶部五卷

六

之河南尤便

自合差人買辦若夫馬等項每歲不過上任出巡二次而已取之館陶亦不為累蓋監兌往來各縣自宜應付豈獨館陶可免而必四廠代之乎合無將廠頭一切應官之費盡行革去使官與歇斗毫不相干將在官歇斗招保之弊盡行革去使大戶與歇斗毫不相涉如是則官不剝歇斗而歇斗利歇斗不剝大戶而大戶利上下俱利計莫便于此矣所謂議歇斗者此也然免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南京工部給事中喻致知一本為

留都私鑄公行錢法故壞懇乞

聖明嚴加申飭以裨

國計以收

主權事蓋鼓鑄之法不加賦而用足裕

國使民誰能廢之自洪武初而起鑄通寶

列聖代有制錢成化十七年令京城內外軍民人

戶部五卷

六十二

會典私鑄之禁蓋其嚴也嘉靖四十一年冬因鑄

造艱難匠工勞費革去鐵車以鑄並代之致令

鑄工兢襍鉛錫朝入手而暮廢棄者此官鑄之

濫惡所繇成也迨我

皇上二十九年增設府庫錢廠三十年又增設織

染所錢廠以佐

國家之急至三十九年私鑄成行官鑄幾廢稍稍

以三尺繩之而擔夫牧豎怨之如讐控馬擁與

瞋目語難當時廷臣之所奏部臣之所覆俱在
也未幾弁髦視之矣延至於今奸民之射利者
實煩有徒勾引亡命或隱匿于山或藏跡於蘆
葦或置鑪于巨艘之中公然出入於江湖或憑
藉豪俠之家公然置造於密室兵馬司官莫敢
誰何間有私獲不過買索懦傭錢價之賤每千
不過七錢八分奸鑄有利

人主無權尚可不至為之隄防耶臣聞明明求利

戶部五卷

六十三

尚恐困乏小民之務也雖私鑄坐絞揭榜中衛
而盜鑄日報豈真走死地如鶩哉嗜利之民恬
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臣以為莫若循其本本
者何官錢是已惟官錢不精好故私鑄得以挽
和惟私鑄可挽和故官錢日苦壅滯苟官錢之
輪郭色澤與私錢有辨官錢之等分銖兩與私
錢有辨彼盜鑄之家見費工本已多必謂鑄者
無利不禁之亦息矣孔顛嘗云不惜銅不愛工

程子嘗云鑄錢無利乃國家之大計鄭介夫云言者謂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三者皆本論也臣起家書生受之握算不知縱橫寧識太公九府之法管子子牙奪貧富之術第職掌所關不敢不為

皇上告竊謂餘錢當革也臣親見所放銅數與秤重一百五十斤所收銅錢有不及銅數者即有

戶部五卷

六十四

補秤錢矣又有補所錢矣業已鎔鍊必償至對償之餘錢動以萬計何處得來不過謀入鉛錫故耳近者督鑄分司加意振刷即搜獲鉛錫與盜鑄何異又何怪盜鑄者之得以混行也臣故曰革之便臣竊謂貫銅當議也銅料產自雲南川南浮大江抵南都其總攝咽喉全在蕪湖係盜鑄盤據之藪每銅商船至群擁截銅以致南都之銅日少南都之銅價日高宜令工部札行

蕪湖抽分司官遇有銅舡即行稽查照時價採買毋致散入攬頓之家於以資盜鑄亦不許銅商藉口官採私行夾帶是今日所當議也古文錢作泉者言其形如錢文也泉疏則流淤則滯錢通用則與金幣等不通用則仍為銅與鉛鐵等今兩京用制錢各省則否俸糧用制錢輸納則否流布未廣何以導利於天下是亦今日之所當議者也三說雖迂然欲清官鑄而下令於

戶部五卷

六十五

流水之源恐無踰此他若嚴禁盜鑄則有成化拾柒年之

令甲在惟令在京五城兵馬與外郡之州縣捕官密緝於不識不知之時無姑息於獲贓獲器之後於以重尊

主權裨益

國用恒必絀之矣昔漢文帝時吳淠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嬰臣也財侔王者皆鑄錢之所致值

今

國用空虛在在告窘講明錢法亦佐末議之一端

伏望

聖明省覽

下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行南京工部責實嚴禁

著意舉行有裨

陪京非淺鮮矣

職聞蘇軾有言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

戶部五卷

六十六

而敗於寒陋之小人錢法尤其較著者但使

官錢肉好堅重則盜鑄者無所利而利權在

朝廷矣又產銅之山在在有之民間市銅甚難

國家致銅甚易何必攬和鉛錫雜類使私鑄者

得相蒙為奸以與

人主爭權也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六卷

萬曆肆拾陸年拾壹月貳拾捌日

戶部主事洪啟初一本為奉

差事竣謹

陳滇黔艱危情形仰祈

聖鑒亟罷

貢金

戶部六卷

一

大恤災地以彌亂萌以安邊計事臣切惟我

國家稱唇齒之邦莫如滇黔滇以黔為門戶黔以

則滇必受其梗塞黔以滇為倉庫滇缺則黔必

受其厄羸蓋一方病害且交中况兩地並時俱

困尚可任其日懷月甚悠悠泄泄而不為之所

哉臣學術淺戕

皇上不可以為不肖

界臣以滇聞之任臣職在衡士何知有四方事顧

古者

皇華使採風問俗必以入告臣實有事於滇而黔
為攘攘往返其間所得於耳目最稔敢自緩於
諏詢而不一為

皇上

陳之按滇僻處天下未俗尚朴厚臣啣

命入棘闈惟懼亡以當遠選乃縱觀其文大率多

馴正爾雅無叛道不經之談及撤闈稍問及民

戶部六卷

二

問疾苦則最為滇害者無如

貢金一事臣於是不憂其文而憂其民生之日蹙

也臣觀詩書所稱萬邦

貢獻惟其土物而止故不易為辨而上非不經未

聞有地非其產而

貢供為常非非有名而

加額如故若滇之

貢金其間越地採買之苦與夫設處挪借之艱追

號起運之擾按臣不啻繪民情而為言憂懇迫

至讀之堪洒洛陽之涕臣已可無言矣惟是臣

入黔至盤江河士人為臣言六月中滇解

貢金護衛兵役率先渡江溺死者五十人金幸後

至無恙臣聞之不勝駭異夫盤江一河兩岍相

距咫尺而近非洪流巨浪而一時覆溺無一獲

全此理之不可解者良繇

天心

戶部六卷

三

示厭特假此以震悚

皇上之端其遺於臣所見聞耳不自滇達燕斃幾

許民命而後此金得輦入

大內而後知

皇上

德弘

好生使得於乍見未有不

林然動色者而肯以此易彼乎然今猶幸道理無

阻耳倘聞風竊取不逞為難此解金者安能飛渡則向之所為剝膚吸髓聚悲歛怨而來者亦徒為大盜資而何益之與有且金亦何必

貢自滇哉

京師百貨輻湊四方精金不脛入

都門待售估堅利任得價惟恐輸金之不遠既無

虞設處之艱窘又何省飛輓之騷騷於計甚逸

於事甚易而何必專取給於滇也語為十鍾一

戶部六卷

四

石比猶為

國計言也若非

貢金一兩非白金一兩不能辦則其費非致一石

此矣其有用不過以備

宮中之需曾何闕軍

國之重其無用則徒為朽蠹之積不乃貽

聖德之累哉噫此之

貢也

天不能雨地不能產勢必貿易於外地反以生事而起釁是復召武定之變也皮骨已盡不堪再剝彼夫困者思以鬪窮者思以噬是復為楊瑞之續也種種難端足為寒心

陛下深惟及此其當

罷寧待再計哉若黔則尤甚矣黔四面皆夷一線入滇其地境壤賦稅不足當東南一岩邑而民習夷風走死地如鶩最易於為亂往者苗氣不

戶部六卷

五

靖剝剝無虛日民不安命賈不出途黔已岌岌不可為幸撫臣獨出壯猷不避艱險躬親掃穴黔人始得聚廬托處稍安故業矣乃兵燹之後繼以旱虐臣始經其地則見其田起黃埃野無青草鵠形鶴面者累累而遍田野而黔中故事郵傳盡領於武弁與卒擁臣言其枵腹之困動至累年所至譁然漸見脫中矣比臣從滇回又見其疫癘盛行自窮鄉以及里巷無有孑遺向

之饑軍餓卒環泣而訴於臣者盡化為烏有楛
車相望溝壑填委鬼哭人號為之陰霾不開平
越以東祝融煽焰廬舍一空遍為露處觀者莫
不咨嗟蓋從來

上天降割一方未有至此極者臣每見各省直一
遇地方灾沴撫按必為之

請
命或

戶部六卷

六

蠲征或留稅

皇上無不

報可今黔以征則無可蠲以稅則無可留伏睹

皇上四十四年曾

俞撫臣之

請官馬價六萬撫臣遂得以一意料理兵食功成
安攘今前效已睹後局當收况當此重失之後
嗷嗷待哺視諸省直尤急

陛下普

一視之仁

慨然出

帑金數萬一以賑饑民一以餉餒伍撫臣必能宣

陛下

德澤拊循噢咻而黔庶其有瘳不然

天灾人怨醞釀並至此夫此僞脫中者皆能瞑目

語難其為黔禍豈獨在苗哉夫今東事方急於

戶部六卷

七

燃眉而臣獨以滇黔為今言者良以東北西南
堪我

國家之土宇辟之一身痛癢未有不相關者响惟

玩忽東事偷幸旦夕謾不設備以致今日屋

廟堂之經營今滇黔已有其形矣毋謂此一隅耳

楊首已事前車不遠萬一挺而走險激成大變

滇黔動則楚蜀危不復增一東事之憂哉故在

滇則數十年困累者當為之節其力當此東事

控惚而

明詔罷

貢金使外夷聞之未必非舞階干羽而滇從此沾

浩蕩之

恩倘

陛下有待停止則乞從嘉靖初年二千

貢額於法

祖中亦寬一分

戶部六卷

八

德意誰不歡呼更生馬在黔則

陛下行之已試者不當復屯其膏撫臣雖不敢再

望發棠而

陛下僅為滄海涓滴乘此沾危之候

大奇

恩邨閭閻卒伍有起色永固邊圉莫此為使倘

陛下方急東顧欲

留左藏則臣項從滇來見滇鎮臣蒿目時事捐貲

報

國業有二萬輸將在途乞將此數

允轉賑黔以滇之有濟黔之急

陛下惠此不費而涸輒紓困亦足少甦萬一矣乃

臣因論滇黔而有感於用人之要也

中國相司馬而邊人戒邊軍中有一范而西賊胆

空自古籌邊首惟用人黔為多事之

國所以能易危邊安者以有撫臣為之左提右挈

戶部六卷

九

故也今滇自舊撫得

告缺幾經年矣雖按臣綜理精核彈壓有賴然轉

盼侯代軍旅何事滇鄙何地一日無撫臣為之

專督哉則

亟下新撫尤為安邊第一計也臣途次草

疏懼自出於位累欲焚草因睹此星變人心憂惶

大小臣工政不當以言為諱輒自效其款款之

愚伏惟

聖明採納施行

臣按此疏當東事倥偬之時為黔滇

請命近於無疾之呻吟然謂二省已有東荒之形

而水西之變曾不旋踵其言中矣故錄之

戶部六卷

十

萬曆肆拾壹年捌月拾貳日

太常寺少卿等官胡忻等一本為

藩封急宜就駕

王田萬難足額謹瀝血合辭仰懇

聖明立賜裁決以釋群疑以完

大典事臣等恭惟

福王

皇上愛子也分封

戶部六卷

十一

祖宗大典也以愛子之心行法

祖之事則

福王之國寧庸再計蓋

皇上之封國於

福以用愛也豈其徒寄空名之謂必其茅土實膺

而後國不為空王

福王之愛封於

皇上以承愛也豈其徒擁虛器之謂亦必藩事實

蒞而後王不為虛費乃今封期已愆事猶遲疑
豈

福王真患貧必取盈於四萬項之數將使
分封鉅典為不結之局耶夫四萬項為必不可得
之數也天下之人盡知之內外臣工俱言之矣
而

福王願爭執不已者則有以兢心於
潞王四萬項之額而不平心於

戶部六卷

十一

王租四萬六千有餘之入耳額雖縮於四萬項之
內而入實溢於四萬兩之外相提而論亦不啻
足矣夫利田利在起租起租祇以贍養今以四
萬六千餘田之租供

王一年三百六十日之用是費百餘金而

王尚稱不足耶且

潞王何可為比也是

皇太后之愛子也又我

皇上之親弟也昔日漢明帝封諸皇子制食邑僅
諸王國之半明德皇後以為言帝曰我子豈可
與先帝子等等且不可矧其祖入已過之手

皇上即以裁抑

福王亦所以教之順明有節也豈可任其侈欲莫
之禁耶鳴鶴在桑其子七兮言其餉之者均平
如壹也

福王而下猶有

戶部六卷

十一

瑞王有

惠王有

桂王皆已及期

皇王愛

福王亦宜愛

瑞王愛

惠王愛

桂王

福王田四萬頃

瑞王

惠王

桂王田亦宜四萬頃

國家財力其何能支

聖恩濫觴安所底止能無慮乎尤可慮者

福王不之圖則人心不定猜疑橫生訛言蜂起王

曰乾之奏可為寒心

戶部卷六

十五

皇上能不為

福王計耶

福王能不為自計耶故臣等竊謂

福王莊田之額必不能足

福王之國之期必不可緩伏願

皇上亟罷括田之令併申就國之

旨王毋留行式過其歸俾遐邇臣民曉然知

皇上無成心

福王無異志則人心大定群疑頓清

大典永光臣等不勝拱俟之至

臣按鳴鳩均愛詩人所稱四百萬頃之額獨

取盈於一藩而他藩則否亦少偏矣以為必

不得之數而藉此以遲回於就封何以解於

群疑耶

戶部卷六

十五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戶部等衙門左侍郎李汝華等一本為理財須

秉真心經國必求典故謹陳足財裕

國之實以安九塞以圖萬全事項該巡關御史李

徵儀為饑軍四日之亂事勢萬分危迫乞

勅部臣速行議發以信

明旨以全

國威以安反側事奉

戶部六卷

十六

聖旨該鎮軍餉缺乏着借馬價銀五萬給發近來

各鎮紛紛告討着戶部會同九卿作速詳議處

置來說各軍受朝廷奉養給餉偶遲自當聽該

管官奏請如何聚眾要挾自干法犯着督撫巡

按官嚴查為首倡率的處治不許縱容致滋驕

悍該部知道欽此案呈臣汝華且感且愧謹于

月之十一日即會同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

乾等九卿衙門官集議終日同舟之濟各夫公

忠先議借節慎庫銀三十萬兩太僕寺銀五十

萬兩兵部班價銀十四萬八百兩有南京兵部

借銀十萬兩戶工二部各五萬兩共一百四十

萬八百兩兩兵臣業已先疏具

聞濟燃眉之急消脫巾之變在此一舉中外所為

翹首跂踵者然借支以紓目前其暫也經畫以

圖永久其常也

明旨謂詳議處置蓋為疆場萬年之計而臣等熟

戶部六卷

十七

思審處寧無芻蕘一得之愚乎臣等嘗深惟其

故蓋

國家三十年來

典禮征伐莫非財貨而其出入之數盈虛之端可

得而論也按各省直歲額銀入于太倉者多不

過四百萬自萬曆初年

皇上以宮用不敷于金花銀外復有

旨取太倉銀二十萬名曰買辦遂為例至三十六

年前任本部尚書趙世卿始為執

奏蒙寬緩然迄無

明旨報罷計三十年出太倉者凡六百萬矣

皇太子冊立

國家之鉅典其次如

瑞王七公主先後婚禮及今

福王之國金寶珠玉等費出太倉者又四百二十

四萬七千餘矣三叛之役數載迭興輓粟飛芻

戶部六卷

十六

萬里騷動出太倉者又幾千餘萬矣猶未也按

穆宗初年計臣馬森奏歲支邊餉二百三十六萬

有奇至于今除民運外支太倉者乃三百九十

萬此又以千餘萬計皆在歲額外者入有限出

無窮欲財貨之常盈而不虛安可得哉今日事

勢至此惟有

上下中外同心以圖實政而已凡非故典者終不

能行即行之何益皆非實也臣終不能行于前

疏之外復有所加第以能行之事及行之而有

益者會同商確不過推廣前說期于法在必行

耳謹列數款為

皇上陳之

一曰修屯田之實古不暇論

國初後尚置屯自邊以及中土在在而是所謂兵

有所自出餉有所從來即遼左孤懸塞外先年

亦無年例銀兩則屯米最急也今內地未必盡

戶部六卷

十九

荒而軍不能有若九邊則半歸武弁不則成荆

棘矣四十一年遼東巡撫張濬疏報節年開過

荒地五千三百餘頃大同巡撫石崑玉報蔚翔

等州縣開有糧并無糧地一千二百餘頃三十

九年直隸屯田御史徐鑿報開過畿輔山東河

南一千一百餘頃此皆鑿鑿有據者若使風紀

之臣督率各文武官盡力開墾量地為之輸米

將官勿占養廉則生業自饒中原入戍者具有

資斧土著之卒不獨專倚轉輸每歲終各鎮督撫俱要據實奏報明言開屯若干得穀若干即照扣抵年例不報者聽該科叅糾此真濟餉者之一也

一曰舉鹽法之實

國家常賦而外鹽政其大利也鹽政壞則私鹽為之而商人遂病今兩淮借課至四五百萬邊引壅至七八百萬商人改業則六十萬解部之額

戶部六卷

二十

缺邊引不售則四十萬供邊之需又缺今即日河南南陽不可問也其他如豪傑巨蠹獨不能以法從事乎近總漕陳薦御史徐縉芳議專設道臣一員駐儀真以督察私販而約束水內之商臣等甚是其議矣大都掣鹽不愆其期則行益無漏價私鹽杜官益自行行之一二年必有餘積如兩浙山東閩廣有悉心經理者各相利便而為之計所得必多每歲終凡邊鎮及有益

政衙門俱要

奏報不報者聽該科叅糾此其濟餉者一也

一曰嚴逋欠之罰凡省直京邊錢糧皆軍

國正額乃三十一年以至於今積欠幾五萬矣

國用浩煩何以堪逋負絕頑民則非苛政戒惰吏

則豈深文水旱不免京邊催科何辭以文臣以

為地方未免分散各官一切以其成例從事其

挪借別用及有司解司而司不解京者俟詳核

戶部六卷

三十一

前疏特恭府印官既合其屬總算則布政司官應以通省計其分每任奪降級一如府官不許斥考每歲終總計合省錢糧以為布政之殿最又總計一府之錢糧以為官府之殿最又總計一府一司益知兢惕賦不至終逋矣至于鹽科歷年牽扯逋欠積弊所從來久即鹽法考成新例縷列詳明而課額之日虧猶故是不恭處一二法終難行課終不完臣請

申飭考成之法務在必行每歲終聽巡鹽御史備開數目職名凡運司經營官違限不起解者奪俸降職如其罰州縣掌印官銷引不及數者停其陞遷給由則法行知畏而鹽課可完邊儲有濟矣又一也

一曰清虛冒之餉夫一芻一粟養士馬也今諸邊自元戎以下及恭遊守備等官各以大小占軍籍而沒其入問其卒則盡工墨士也問其政

戶部六卷

三三

則捉鼠採青也舉

國家歲歲金錢直委諸壑耳其安用此輩而蓄之今請簡將帥朝夕試騎射以為常巡方專闡之臣又分日閱軍卒不使少逸其物故有稽開除收伍有考家丁宜有實數冊籍不得虛開道臣一核實然後送餉司支糧冒濫者通坐不職則包占者抑何容焉此不期省而餉自省者又一也

一曰杜增餉之端查嘉靖元年至十年邊餉共用六百八十萬有奇萬曆元年至十年則增至二千九百萬固三倍矣自萬曆三十一年至四十年則增至四十餘萬又六倍矣此無異故客兵原係有事調遣事已則撤今有增無撤召募原係一時驚急設處今召募撤而設處如故至于撫賞日加如互市時蓋日引月長遂相倍蓰臣請

戶部六卷

三三

明旨申飭各邊撫按但要練見在之兵不必增額外之餉逃故不補則經制之舊額可復士馬有稽則防守與征討儘裕况未款之前兵少既款之後兵加此人人以為憾而兵貴精不貴多有兵不練與無兵同此亦人人能道之者兵不必增斷斷矣三十九年宣鎮曾題經制之外添兵宜銷而本部亦題各邊宜為通查此皆奉有明諭各邊所宜欽遵者若每年

奏報錢糧百分缺乏之內必使主餉常裕容餉漸減此兩言者又非中外所宜服膺者哉永杜增餉之端無重太倉之困又一也

一曰核外府之入卷查淮安四稅額定二萬五千兩為運軍月糧等項支用自萬曆三十五六年後監稅歸于有司商艘以至每歲四稅頗溢額外固該府作正支銷而當此太倉如洗之日宜取之以佐涓滴之用除臣移劄監督倉臣晉

戶部六卷

二十四

正額二萬五千兩外其餘盡數解京仍行臨德徐津等倉不拘各項但有盈餘悉解太倉至于各省直府州縣事例稅契銀兩贓罰紙贖缺官俸糧等項係濟邊之數曩有定制但有司之賢者固多而不肖者亦不無則報有多寡解有遲速固甚懸矣聽臣轉行各諸按臣清查前項銀兩凡係濟邊者須盡數開報依期解京如有隱漏及運遞者撫按官不時恭處雖瑣屑末務然

後河海不擇細流壞土可裨太山未必不可佐軍需之一滴又一也

一曰信必行之法夫糧儲握錢谷憲道主兵戍繡斧之使巡察百司節鉞之臣控制千里若使同心率職以佐

公家何事不可為乎但法已備而不用

旨已播而輒違中飭祇同故紙盈廷竟屬空言是以議論多而成功少也

戶部六卷

二十五

請着為令各邊糧儲等官有能節約奉公一切還官空月及出入之美 三年內積銀過十萬兩外者查揆明確照先臣魏學曾例優以京堂十萬以內者註上中考擢用無者下考其兵備道臣及管糧府佐有能任內開地至五百頃得谷至五千石外者佐升府正道臣備巡撫其不然者聽撫按議處將官亦如之若夫關邊八事首積錢糧臣部前疏已奉

明旨但宜確守不變凡各地方大京邊糧者在省
直巡撫總叅在邊方督撫以邊糧獨叅以歲一
舉俱于歲終查核限次年三月到部其積錢糧
若亦于終冊報不報者本部移會該科叅議此
法在必行者又一也凡此數款稽

國家之典制則不惟有法而亦有人課察案之事
功則不以日計而以歲計臣實無遠大之術然
在今日可行及行之而可見効者其道不外此

戶部六卷

二十六

故曰卑論而易行此之謂也伏惟

俞允

勅下臣等一體遵行則封疆幸甚

臣按邊屯一事既可足國又能禦虜曩有獻
地水師邊略者謂地中有水即地險也然墾
田者其夫一萬則必設兵三萬以衛之虜至
而不能戰戰而不能勝則耕夫膏野草矣又
牛種農具之費必先給散脫為惰農所廢遺

呼雖厲曷所取償故邊屯亦不易也撫臣張
濤石崑玉徐鑒開田各有成績踵而行之深
有益於度支者

戶部六卷

二十七

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戶科官應震一本遼兵結局無期遼餉支銷易
盡謹博採群策特請宸裁仰祈

聖明下部酌覆以濟危遼事切自奴酋犯順遼左
沾危此時景象所期剪裁而後朝食寧僅僅月
計歲計者乎以臣一得謬慮萬全非多積餉以
厚養兵必無幸者即前日群議三百萬足了此
局而况三百萬中尚有七十萬茫無着落者耶

戶部六卷

元

瓊林大盈之積既愆不肯捐金花歲權之留又
忍不能割十庫改折之議久屬留中蠟香之旨
濫請裁未裁營馬之侵虛請革未革甚至司農
嘔心措辦今且借無可借搜無可搜然則遂束
手待斃已乎抑拘文牽俗以尋常計
國籌邊之術為是規規而已者乎蓄艾已云後時
治標不妨通變柰獨思獨見塊無千慮之愚而
爰咨爰詢幸特群言之集則有謂南兵部每年

收放三司錢糧尚饒者矣有謂南操兵餉銀并
後河修冊存積尚有盈餘者矣有謂滁州行太
僕馬價并鳳陽等府先年借修河銀存剩尚堪
動支者矣有謂河南山東修河工食徵解未用
者矣有謂兩淮庫存餘銀又淮安倉稅額銀題
准餘稅盡解濟邊止解一年至今四年未解若
專疏另催亦可得銀數萬充太倉之涓滴者矣
有謂許登北新九江臨清蕪河淮安揚州等關
多有盈餘倘能助邊即為優轉但不得借名以
加稅商賈者矣有謂庫倉積逋雖經部疏業奉
俞

戶部六卷

元

旨乃各處撫按有司但分畛域固念同舟于後先
移文視為故紙至今數月罕有應者戶部何不
摘一二怠玩有司徑自指名奏或不時開送
臣科代奏者矣有謂各省藩司庫與兩直府庫
不拘正項盡從權借酌量數目勒限解部協濟

侯遼平之日議處抵補有謂事例開納雖積有
歲年然輸納者不過百金耳惟是納

文華殿

武英殿中書有一二千計往時多至二十員近見
任四員而外僅納者一人遂為數年之絕响蓋
此輩素封多欲借貴顯誇耀鄉里年來防奸偽
驛騷出

差有禁長安米貴如珠此輩不以為禁而以為苦

戶部卷六

三十

孰樂趨馬夫近日銀差多用武弁反滋弊孔但
今用中書着本官自備夫馬限以定數既絕驛
騷之擾兼廣援例之門矣有謂助於富民或戶
部刻一濟邊之扎限定例銀五十兩扎今有司
榜諭通知有樂輸者即給以扎空銜遙援除給
扎外又做山西濟饑之例為濟邊馬凡士民輸
銀一二百兩者免役丁題給冠帶有司禮待輸
銀三四百兩者免役丁題給散官名色給扁禮

待許自樹坊八百兩者題給品級散官給扁免
丁禮待官為樹坊

宗室及品官有助銀者題請旌獎疏上報可尋有
監事劉承言等輸千兩外題請建坊旌獎此即
近日見例可援至若南太僕吳炯之捐貲助邊
數至巨萬特取

溫綸則猶士大夫之可以風者矣以上諸款將臣
風聽之臆言豈盡經邦之石畫第臣念川百奔

戶部卷六

三十一

而為海吹萬集以成聲可兼採乎二三豈盡無
裨於萬一伏祈

勅下戶部查確酌量

題覆則于捷伐未必無補矣

職按

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大夫史際等有助餉者
璽書褒獎進階有差遼事起惟黔國公沐昌祚南
太僕少卿吳炯助軍興一萬兩而吳炯有官

非求進無子非求恩此官應震所為表而出
之也士大夫顧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田連
州郡曾不忍捐一文錢濟

國家之急者猶復坐致高官沾沾自謂得計其於
人賢不肖何如也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
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李汝華等一本為遼左
危亡在眼

陵京禍亂切膚除
發帑外別無一策救急合懇

聖明立刻傾出億萬以結軍心以奪虜氣以暫圖
歲月之安事日聞遼東消息北關已陷瀋陽一
空遼陽軍民個個要走人心一離大事去矣經

畧一人雖則責於各將不能責軍雖責各道道
不能責民欲戰而戰無人欲守而守無人且又
無甲馬弓矢器械奴酋唾手取遼陽無此攔當
之具無數個攔當之軍此豈經道將諸臣能以
兩手兩足戰守遼陽乎而非獨遼陽人心然也
使遼陽失則廣寧人心亦然廣寧失則山海永
薊人心亦然山海永薊失則
京師人心亦然

京師失則各省直人心亦然

皇上深居

大內不知近年邊腹地方人心憔悴處處偷安假如數個強賊放火殺人雖有千萬軍民不敢拚命上前與他抵敵何況虜騎數萬壓山山崩壓城城破聞風喪膽不等到處個個要逃誰敢上前抵敵此海內

太平日久積安積弛積畏之勢不是遼陽一鎮人

戶部卷六

三四

心單怕賊夷到極處也今日到此極處別無他法可以鼓舞惟有多將金錢買其死命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日軍民窮到極處若使多得幾文見錢到眼到手可以養活父母妻子則伊必然出力捨命報效朝廷萬死不辭若無見錢只以軍法斬之亦斷不肯捨命出力且恐激他變此其事理洞然明白

皇上自然肯

信自然肯從者也但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省直拖欠無有自有邊事以來戶部一議挪借而挪借盡矣一議加派加派盡矣一議搜括搜括盡矣有法不設有路不尋則是戶部之罪至於法已設盡路已尋盡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難萬難臣等只得相率懇

戶部卷六

三五

請

皇上將

內帑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億萬存貯太倉聽戶部差官星夜發遼東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救廣寧廣寧有失急救山海等處除此見錢除此急着再無別項處法今日臣等不請是臣等負皇上

皇上不聽臣等是

皇上負

祖宗

皇上今日不聽遼陽明日危亡

京師後日禍亂臣等惟有相率焚香拜謝

九廟神靈以

皇上恭養六尺犬馬之軀盡死

京師而已尚有何策何能可救旦夕而外之急保

戶部六卷

三十六

宗社之安也哉

皇上將臣等此言千思萬想

轉意回心即日允發

帑金五百萬賫赴遼陽軍前聽經畧諸臣鼓舞軍

士買奴酋父子一顆之頭不復問出入然後陸

績盡發千百萬貯之太倉聽臣等陸續賫去充

軍馬糧草等項之用則今日轉禍為福轉危而

安大機大用全在此舉臣等庶安心衙門辦事

為

皇上保護江山安穩

皇上即在

大內與

聖子神孫稱

萬年之觴不敢再來激括矣若

請帑不發發之不多不盡臣等前言已畢惟拚一

死

戶部六卷

三十七

京師臣等無任號泣呼

天引領特救俟

命之至

職按發帑之議至此疏痛切直截極矣

神祖固自不報

先帝用之亦復無驗是以知將材之難也

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初五日

直隸巡按孫之益一本為鹽政初值更新道臣
斷宜久任懇乞

勅部酌議照舊加銜以重

國課事職惟朝廷之用人期于人與事稱也而人

臣之任事期於事與身習也以稱任之人當久

習之事方敷庸茂績佇臻厥成一旦而遽議更

置在尋常職務尚虞廢格况關係軍國之重如

戶部六卷

三六

鹽政者哉夫兩淮鹽法自魯瑄肆行弊課以來

商逃課壓邊引等于弊楮歲額無掇燃眉種種

弊竇幾不可救藥矣幸

皇上聰念邊儲俯允部議

特遣副使袁世振頒給

勅命前往查理恭繹

明旨原謂不必限定年歲待疏理有效聽則鹽御

史核實

奏報繳還

勅印另議優擢以鹽政通塞責之道臣以查核功

次責之鹽臣以優擢茂賞待之將來成功之後

赫赫王言可謂委任之專而督成之切矣前鹽

臣龍遇奇復

命之日遵

旨查核功次欲議照邊臣考績例加銜久任誠念

鹽政當改絃之際非得道臣如世振者獨肩其

戶部六卷

三九

間不能勝其任而愉快也業荷

俞渙下部矣職復何言迺部報中接戶科抄恭大

卒謂去年部科初議原無久任一說且

勅書所載原謂不必限定年分欲將道臣一面超

升一面將新道臣另推面相交代臣復玩之無

非欲信

明旨中前議恤勞臣意甚善也但職自入境受事

以後冉冉凡三月矣細按邊報轉餉之故與嘗

灶向背之情則道臣有不容不久任者故敢復
瀆以聞伏乞

皇上軫念國課重大

勅下吏戶二部作速議復將袁世振照前鹽臣龍

遇奇

題准照邊臣加銜之例則勞臣知勸而鹽政亦通

矣臣無任懇

天激切之至

戶部六卷

四十

職按淮楊鹽法已弊自袁世振而補掾一新

雖中考功法然此疏是公論也

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十日

直隸巡按李嵩一本為

明給已沛奉行宜周敬陳目前賑蠲之說以廣

德意以撫災黎事項接薊遼總督薛三才一本為

畿輔旱災異常等事奉

聖旨畿輔旱災異常以致饑民群聚搶奪着先發

通倉米七萬石分賑被災處所務使人沾實惠

等因欽此臣疾請一過不覺舉手加額有是哉

戶部六卷

四十一

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雖深官邃密之中未嘗不歷

閭閻疾痛之苦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即古

帝皇損己濟人之周澤諒無以加此願

上之軫恤徒殷無抒之

澤而有不必究之

恩下之瞻注空切乍憫於殘喘之可延復飲恨于

溝壑之中棄議賑而民不以為惠議蠲而民不

以為寬此豈賑蠲之米無益于數則有司之奉行未善所以為賑且蠲者非也蓋賑者憐其貧而賑之也若據里書之查報以定戶口之盈乏就中需索挪移令貧者不必給而給者未必貧此

嚴諭州縣正佐自備壹餐量帶駒從分歷郊原逐

一查視富者勿論貧者即登記簿別置印押小

票用一新刻圖書半鈴簿半鈴票令貧戶收

戶部卷六

四十二

執俟領米之日對同給散如是則胥役不得高下其手而枵腹免向隅之悲矣賑者期于享賑之利也聚千萬之衆于城市之中勢必不去俄頃竣事將守費之苦所得不償所失合無以積米之所在為率酌村落之遠近為脚價之多寡令民間有車者輦之各鄉即出其米之緒餘償之仍

諭州縣正佐各于原查地方驗票俵給如是則貧

民不至扶携道路而枯骨有甦生之慶矣至于蠲有蠲之名無蠲之實有蠲之害無蠲之利而蠲愈不可為訓矣故蠲存晉不蠲起運是名為蠲而實不蠲也蓋起運為

國用之急需不可蠲存晉亦俸餼之必資不能蠲

以不可蠲者卸責于難蠲而以不能蠲者巧托

于蠲而何常蠲則蠲存晉不如蠲起運之為益

也此蠲之當議者也暫蠲之以停征終不蠲以

戶部卷六

四十三

并追是以利始而以害終也故征之停也驟近民以小喜而追之并也重絕民以難堪原不蠲而以蠲阱民憐于罔姑為蠲而以不蠲叢厲跡于虐則暫蠲之何如終蠲之為益也此又蠲之當議者也雖然議賑易議蠲難

國家積貯之說原以備不時之需第今賢能有司

賑濟得法不過分所有以益所無而賑之能事

畢矣若田租之入固軍

國命脉所關日來邊餉動遲至數月督催之令急
如火星願安所得剩餘而貸之語曰藏不偏多
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原故人不偏窮今

大內之積似亦藏多而用原矣臣記三十八年直
隸等處災傷蒙

聖母慈諭發銀十五萬兩

皇上即將

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五萬兩一并齎解各

戶部六卷

四十四

處賑濟

芳規不遠

懿矩如新倘一旦

詔發帑金數十萬以抵災民今歲田租之半則有

蠲之利無蠲之害有蠲之名并有蠲之實臣意

如傷之視發而倍慤

宵旰之圖久而靡輟當無俟言之畢矣伏祈

皇上晉神省覽

職按救荒之策蠲不如賑賑不如發帑藏然
發帑藏非臣子可取必要在邑令視國如家
視民如子平時有預備臨事能速發而已

戶部六卷

四十五

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為羽書旁午軍士呼庚
懇乞

聖明俯俞邊臣之請以拯萬分阨危事項接前邊
總督蹇達順天巡按劉世科揭為虜衆近邊窺
伺軍餉萬分難缺乞請

皇上沛發

內帑數十萬以濟艱虞內稱虜衆數萬或往遼東

戶部卷六

四十六

講賞或犯山海迤西大都諸夷包藏禍心欲思
一逞此番情形逼真因憶臣向來為錢糧挪借
百口力諍正慮有今日之變不意邊隣一旦孔
棘如此夫臣業治餉邊餉有缺自當索取乃舍
臣而乞請

內帑也其意何居蓋倉庫之虛實有無非臣一人
可私匿固中外之文武將士萬耳萬目所共聽
睹者也省直之通欠挪借非臣一人之私憂亦

中外文武將士萬目萬耳所共驚詫者也臣部

原仰給於省直省直既外解不敷則臣之計窮
邊鎮原仰給於臣部臣部既京運無湊則邊臣
之計窮彼明知臣部之無而強責臣部之有心
必有所不忍已知臣部之無而坐待軍士之斃
其勢又有不能此所以只得哀懇望救於

皇上蓋情出萬苦無聊亦可憐矣臣憶今春

皇上曾檢發餉臣殷盤舊疏下部議覆此

戶部卷六

四十五

皇上特出之德意大小臣工久已翹首跂足以戴
之者倘乘此危迫之秋仰望之際一旦慨發帑
金數十萬解貯薊遼密保各庫聽管糧郎中刻
期給散鼓舞軍士有事則充客兵之需無事仍
扣年例之數此以

皇上帑藏實

皇上之邊圍壯

皇上之威靈惟在

明主自為

社稷計耳臣局勝願懇祝禱之至然臣猶有所懼而不自寧馬臣聞長安士紳與論皆曰今天下名為治平無事其實有不測之憂者蓋章疏之未通也榷稅之未罷也郎署之未遷也臺諫之未補也軍伍之未實也臣愚以為此數者固足以基禍然其機轉移尚易以我

皇上聰明神聖可朝振刷而夕奏功耳唯夫金錢

戶部六卷

四六

米谷天非頃刻所能生地非斯須所能產銖積寸累航海梯山然然輦致之於疆場一日偶虧則福袒操戈而內向斯其所關係為何如者目今小有警急便已倉皇假令潢池揭竿烽燧四起其將何以應之乃以此景象猶今日告竭明日告折彼處暫留數十萬此處暫借數十萬臣即有喙三尺難叩九閭甚則臣子之寸心或見憐于

君父而

君父之嚴旨反不能得之於有司天下事其不可為類如此不知

皇上萬年金甌果何所持以善其後乎嗟嗟

國家東蕩西除甚足快意何物河伯作崇竭三省之物力摩兩部之金錢致無完局是外逼於強虜而肩背之患既以不支內苦於驚濤而腹心之疾又復時作即令點用南山之石以為金

戶部六卷

四七

錢寧能實此無底之漏卮哉興言及此是我通國君臣方處幕上燕也則奈何宴然不一究心也

臣按人臣謀國有似是而非者請蠲請折似於愛民請存留似於預備請借支似於應猝然皆目睫之智護身之符而未嘗通論天下之勢也若大司農掌錢穀之出入則引義而爭故其所矣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一本為開墾實關

國計証誣明屬私圖貧民之力本何辜良法之害成可惜懇乞

亟賜乾斷并乞中

諭後來以無悞速猷事職于本月初七日接邸報

見御史黃彥士有近畿開荒一疏職私心且嘉

且惜蓋當今謀求地利生財之法無如墾田而

戶部六卷

五十一

黃御史慨然欲行職故心嘉之然此美政也亦大政也非老成不與言非萬全不一試而疏中有移文廠監往復酌議等語職惜此說必中格也居無何而總督南海子司禮監太監盧受疏至果以為侵

御苑傷

龍脉且奉

內旨突如嚴提擬罪矣職為之驚駭嘆息曰有是

哉議方興而咎立至事未舉而虛已隨何物虛受敢欺奸一至此乎夫阻撓在今日之塊土尤可言也疑畏在後日之人心不可言也請以開墾之關係為

皇上備陳之夫民富在于多粟多粟在于墾田墾田為粟所樹為財所歸故田野不闢則貨財不聚理固然也今天下其有土而不獲土之利者甚眾其有土之利而不獲力田之利者亦甚眾

戶部六卷

五十一

職方慮豪強之貪并有司之倦勤阻此開荒之大計正議條奏以聞而孰意誑言惑聽乃出一虛受哉受所借詞者海子也御史黃彥士之所恭駁者墻外也今職之所為昌言糾正者則恐將來拒人千里之外也試推廣之其當行之說有七焉者蓋謂

聖諭不可不繹也伏覩

大明會典一款嘉靖十三年令各處荒閑田地許

諸人開墾永為己業又查萬曆二十九年

恩詔一款開近京漸開水田往往既墾成熟被勢

豪及地主占奪今後許被害奏告重處是

清朝招墾之條不啻三令五申凡以衣食之源富

強之基鼓舞不得不勤也彼虛受曷知此乎職

又謂往事不可不証也如秦中白公穿涇水灌

田迄今遺跡可按若乃引泉築防千里不難沃

壤而沿邊薊門左右并 畿輔州縣如玉田豐

戶部六卷

五十二

潤涿州實城近京小馬房青龍橋等處何地不

可耨鋤元郭守敬所談西地水利六事久矣膾

炙人口凡以治國如治家因地制宜其精神至

今在也彼虛受曷知此乎職又謂玉田不可不

審也江南之田全資灌溉水車胼胝人無遺力

非其人早皆可支持以故禹貢揚州之田下下

而今遂甲於天下若西北田比數倍東南每見

草萊四塞鐵基不親地曠民游遂致失利是南

爭于所不足北棄于所有餘南民苦不得其地

北地苦不得其民始信荒蕪拋擲之真可惜也

彼虛受曷知此乎職又謂風氣不可不順也天

地氣候近轉北方陰晴寒暑花果麥稻無異于

南者天意實在西北之開荒以大興

國家富強之業通年墾地成田熟者十分有九京

米之不甚貴皆由于此始信勸耕履畝之真有

益也虛受曷知此乎職又謂戶口不可不籌也

戶部六卷

五十二

今之戶口視

國初不啻五倍生齒衆矣乃生粟米之人不與俱

衆承平久而奢侈滋遂未多而務本少正所謂

一人耕十人食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及今招

集開墾信力動作民皆得所天國亦不匱彼虛

受曷知此乎職又謂功令不可不優也詩云秦

稷彘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故漢取士以孝弟力

田同科此意猶有存者今欲天下菽粟如水火

使南民耒耨輻輳如雲議者謂成熟三百畝以上准為世業量授武功爵有差是收地利之自然不以文移強也聽自備之資本不以官帑往也彼盧受局知此乎職又謂招募不可不遠也語曰荒田不爭繞耕便爭今莫非王民擴為外省大失

祖宗勸農美意舊議京東開成而以推之全輔諸郡諸郡開成而以推之邊塞諸藩北地處處耕

戶部六卷

五

耨不減江南水鄉三年究其成萬世席其利彼盧受局知此乎職每念

國家邊餉告急借發無從近見當事大臣深惟本計講屯講墾不少輟舊有路水客談一書長安為之昏貴凡以地利人力良與鑄山煮海不同故周家以農事開國用能延八百之祚其關係不甚重哉若紹璫者流與之言管稅則色喜奈何以根本至計反予若輩圖之職不能不為此

舉惜也若

皇上孝思錫類無日不加重小民奈何以粟擬綸音竟為宵小誣言而加重職不能不為

明旨惜也查歷來激勸開田仰有

明諭俯有給示而應募良民反令得禍勢必懲饑廢食聞風解體永闕開荒之策于不行職又不能不為

國計惜也職聞王彥士疏其駁墻外之非苑地最

戶部六卷

五

詳而職則推廣言之謂此地之墾皆其小也惟是該監飾挖濬以便封殖阻良議而虐平民他日

國家遠大之圖所妨害非細職故不憚瀆言之伏乞

聖明念赤子之當矜勸

禁地之無涉而該監之誣奏必治粟擬之增損必慎仍中

諭各地方官即行設法招來實心勸相務使遠近

開荒無過生疑阻則

國計民生俱有賴矣

臣按西北之田以寬東南之力今天下至計

往有光祿少卿徐貞明著路水容談一書最

為明確曾銜

命受事京東而北土縉紳恐異時賦役繁重與東

南等群起而撓之有

戶部六卷

五十六

詔停止蓋亦此疏所陳虛受輩害其成也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戶科給事中韓光裕一本重鎮盡壞已極懇乞

聖明亟勅更新以保疆圉以固根本事臣惟我

國家建都北平山宸負海肩接強胡遼東其左臂

也遼東危則薊密以西俱危而

京師動搖乃今日之遼非復昔日之遼也自趙楫

李成梁以本京本鎮之人營謀窟穴憑藉為奸

多年腹削盡呂全遼之有一充私索一奉要津

戶部六卷

五十五

方二千里皮骨空存膏血已竭以致邇來建首

驕橫脾脫中原缺貢額而不敢問裁參黜而不

敢問據疆土驅人民而不敢問即么麼小醜如

宰賽者亦輒逆吾顏行闖入內地蹂躪殺掠莫

敢誰何則遼之為遼可已幸微

宗廟社稷之靈諸臣文章論例我

皇上慨然罷趙楫李成梁而遼乃得見天日近接

即報該鎮撫臣李炳按臣熊廷弼各一疏皆為

舊餉司以積羨之故致額兵不補且限為經制
臣不勝駭異遼何不幸而苦貪撫苦惡鎮又何
不幸而苦聚斂干進之餉司以甚其毒而助之
虐也夫全遼額設官軍八萬一千九十餘名除
守城擺塘架砲等項外大營堪戰主客兵
不滿八千即趙楫言矣八千者北御虜東
備倭如有故不補補亦不給糧則數年間原額
可立盡乃驅無糧之兵而使之戰是以卒于敵

戶部六卷

五八

以遼僥倖耳查先任管糧郎中王愛經營三年
所積羨餘銀十九萬四千餘兩糧五萬六千二
百九十餘石夫有兵即有餉有缺即有補安所
得羨餘從扣剋來此非經非制也

國家之設經制始自嘉靖四十五年復定於萬曆
元年又復定於萬曆十九年蓋因數十年間九
邊請乞日煩錢糧自增不得已限之以經制乃
斟酌於歷年損益之數博采諸臣閱視之日若

曰此為經常此為典制恐後加於額之外非今
減於額之內也誰令其積羨以躡超遷如王愛
者事發之日天已殛之又誰令效尤以限經制
如王之都者無論不顧邊防即經制二字亦不
思其所繇矣經制

朝廷之令甲也自萬曆十九年奉

旨刊刻令已去其籍矣彼之都者遂以積羨為

令甲即以額軍不補為

戶部六卷

五九

令甲耶以惟正之供軍國之命歲搜七萬餘博
兩級之禁為

令甲耶是相率而為盜臣也既盜

朝廷之錢糧又盜

朝廷之名器亦安用此臣為矣且趙楫李成梁棄
經制以成其貪而經制在王愛王之都借經制
以行其私而經制亡經制亡則鄧林不足供野
火滄海不能實漏卮臣因向者王愛之報節省

也意邊餉當有餘頃見各督撫之催年例也則邊餉實不足心切疑而不得其解今兩臣疏論其悉大抵明出暗入暮四朝三之術扣剋為羨以欺蔽

朝廷塗視耳目舊餉司之與舊撫鎮其為邊害等而論詐過之皆所為不容於克弊之世者自昔言利之臣亦往往不乏或荒山海或征益鐵或權酒酤下至坐市列販可胃濁惡卑鄙之極曹

戶部六卷

卷

未有以羨餘為利者五代時唐倉吏歲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定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以晚季之所不為而稔為之又加馬亦足羞矣且今年二月趙楫李成梁相繼疏請增兵夫額內之兵不

請補而額外之兵反求增此非中外通同為無厭之谿壑耶總此六十八萬有奇餉銀耳趙楫扣於斯李成梁扣於斯各將官遞放扣於斯餉司

後受指戶部扣於斯官軍所得幾何額兵八萬去其七月銀四錢去其三餉日減日微遼東之不亡殆天意非人力也故王愛久陞而驟以病死王之都未久而遽以憂去趙楫李成梁甫倡議而以被論免是數者皆天之所以全遼也全遼所以全

京師也遼之今日如久病瀕危之人絕有生機必

須參朮以固其元氣鐘粥以調其榮衛然後本

戶部六卷

卷

體漸克諸邪自除而風寒暑濕不能浸也可復堪剋伐之剴陽補而陰損之哉則款遼之術惟在足其額兵給其額餉禁代造禁占沒禁扣剋自餉司始務令兵不浮食食不浮兵可以哨可以守可以戰犁庭掃穴可也何區區建首率首之能為難哉自今本鎮京運錢父數多至三十八萬有奇雖有善者何以措手該部自宜昕夕解發以濟庚癸之乎乃民運屯運至今日亦有

不得不為清理者若本鎮民運主客山東布政司額設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山東運司額設一萬三千九百餘兩一年盡前銀分毫不解而去歲之欠者復累累矣管糧司道所職何事每半年報部胡不一催發也此尤其在本年者耳又若大同一鎮具民運主客銀三十五年分山西布政司額該六十一萬四千三百餘兩已完五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業已完至八分以上

戶部卷六

六十二

河南布政司額該五萬七千六百乃止完六千六百餘兩已逾二年完不及十分之二或侵或欠青必有歸又如屯田之設非石田而無所用也屯糧之數非畫餅而不可食也各鎮之通負不知幾何即就大餉司所開報本鎮三十五年分本折屯糧共十一萬一千九十餘石止完五千九百八十餘石不及十分之一竟成烏有現管糧四路同知梅燮通判斐文炳楊亮所職何

事一年有欠次年為例一鎮有欠各鎮為例豈屯糧屯田皆虛名而官亦為虛員耶以上數事該撫臣餉臣具題下部該部又安得置之若罔聞也各鎮管糧郎中與巡撫會同叅罰而郎中巡撫不行各鎮管糧郎中例上下半年將民屯欠數目造冊進呈

御覽并送部科查考而各鎮郎中不盡行該部不循畫一之法不務振刷之舉而默積羨餘若未

戶部卷六

六十三

溫新何其所急如此其所緩如此耶彼此又因遼東而及大同因大同而及九邊皆今日所宜急另溝求急為整頓者兵強食足無論有事無事在戎常有以眾制寡以餉待饑之形自遼東以盡首西陲諸酋虜且望風納款藉賴恐後不測開闢之可與師問之亦可金甌天下億萬年泰山而四維之也伏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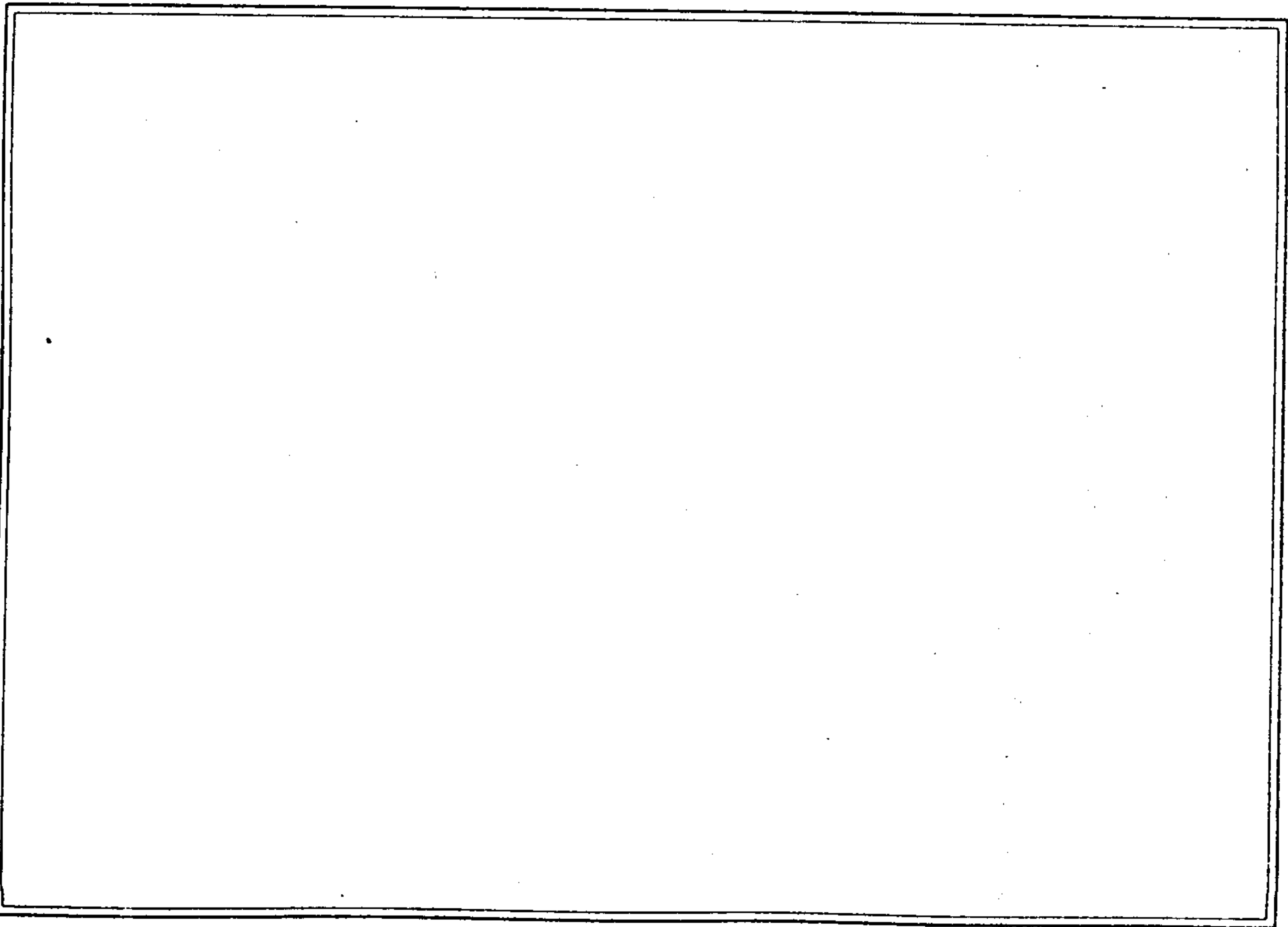
聖明嚴勅該部速革陋規速興善政庶

國計邊防利賴無疆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臣聞書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邊臣之節省美名也而此疏準以經制則然正大之論

戶部六卷

六十四



原缺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第七卷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戶部一本整飭營務以固根本以永治安事者
得兵以衛國食以養兵二項相須振古如茲矩
意法久弊叢反致冒濫所從來矣乃今協理尚
書目擊時艱條議四十二款然事屬兵部者聽
其

戶部七卷

一

題覆外所有支糧之苦其屬原屬本部者相應逐
款開列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轉行戎政等衙門及移文京
營科道知會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

一曰支糧之苦前件臣等看各倉支糧原無定
限必奉本部勘合始發粟之期若值陰雨彌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卷八

辰頓改唱籌之候或犴狡委官窺避行私非指
稱軍士未齊則藉口卦號未編以致朝更夕改
甲冑乙糧如協所條議者以後啟糧本部先月
預生各倉一奉勘合即限五日放完縱有陰霖
毫無踰越至于衛官稍費則嚴細革之條粟銀
止限二分以塞漁獵之竇上樹章程下昭法守
武弁難行其射影窺軍亦免于啼饑矣伏乞

聖裁

戶部七卷

二

一曰差馬之苦前件臣等看得旌繁之稱必難
良牧易接之式防乎周官今協理戎臣數陳營
務至草料一節迺欲免給銅錢不則遵照時價
所以軫貧軍而重易牧甚盛心也但查草料每
歲十月二月永給本色無容別議惟餘月折色
銀錢五月三七兼支且每歲五十作銀一錢此

題

准舊例遵行已久若照時值以六十文抵銀一錢

每年共約加錢六百六十餘萬文又可作銀一萬二千餘兩矣雖萬騎在廐當先收圍之圍而九府其空誰為鬼輸之策合無給銀錢一一如舊例按月支發無至愆期仍候

帑藏充盈徐為酌處庶軍心稍貼而

國用無虧矣伏乞

聖裁

一曰月糧宜較也前件臣等看得坐放月糧往

戶部七卷

三

時即有美惡大較未甚遲庭惟昨霪雨瀰漫萬艘俱絕然兼以登度時迫一暴為限既難照例按陳勢必今春盡放連廩累月糜爛頗多軍士安得不謹奴稱困也但此乃百年僅有之災未可為歷歲相沿之苦耳合無及今糧運屆期本部嚴行通糧廳及大通橋以後務照米樣細驗無差方許起剥仍行各倉監督晒揚如法方許收販倘有官旗種和潤濕者即時申呈重究責

買上米補之庶糜盡全消而禁軍知禁矣若謂漂流濕潤每歲未必其全無則預放之期請定于正十兩月是亦變通之一法也伏候

聖裁

一曰行糧宜折也前件臣等看得營軍既有月糧開操復有行糧惠廣投醪勇增超距非以養奸而滋蠹也通來營官造冊愆期散操領米肥小人之腹股武士之膏獎實陳陳軍心暗暗城

戶部七卷

四

有如協理戎臣所臚列者但欲改為折色則每年可得銀三萬四千餘兩方足放支之數當此太倉如洗

國計蕭然尚求節縮于環中安能強支于額外此必不得之數矣惟是給米一節容臣嚴行各倉責令各營先期造冊當日開支苟有逃亡不妨生扣庶奸弁寒心可免甲乙冒支之弊而貧軍素飽必無唐突呼號之艱矣伏乞

聖裁

臣按尚書李化龍數在行間留心兵食故其京營條上切中事情司農議覆時有出入亦窘于財匱不能盡見施行也

戶部七卷

萬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戶部尚書李汝華一本極太倉匱乏之跡竭軍餉急需之策仰祈

聖明權時通變酌盈濟虛以固

封疆以奠治安事臣自遼事阽危以來心膽俱裂

籌畫罔資隨于閏月初十有

國憂方殷一疏于閏四月十九日有議處六款一

疏于五月二十日有議處十餘款一疏俱已奉

戶部七卷

六

旨允行又于六月初四日有請留稅銀一疏初七

日有急借部寺現銀一疏凡臣搜括于庫藏督

責於省直湊借於南北部寺亦既智盡能索不

能逃

皇上之洞觀矣今遼既喪孤城又尅三堡彼如生

翼之虎莫之敢撻我反為游釜之魚恐難自脫

東事之難支已見其形

神京之推動須察其影則今日之議餉非但為援

遼也更有

根本之深圖焉無奈設處雖有多端緩急殊難猝

辨臣又安得不仰

天而疾呼頓首而陳請蓋與其坐而待變徒貽晦

於將來孰若變以行權且通融于今日臣自累

積措處之外再無坊以資點化而惟於彼此輕

重之衡敢悉計而撤

聽聞臣考周官大司徒以辨壤制地為職而自大

戶部七卷

七

府外府內府靡費轄也外得以稽其所入而漁

獵不行內得以禁其所出而窺窬自思周家綱

繆于國計而寬然政年之蓄以此也今日臣姑

權外庫之朽藏及一二折支而權為挪移可乎

臣姑備陳太倉之出入及物料之征改而求

皇上軫念挪移可乎夫太倉歲入僅三百八九十

萬歲出邊餉三百八十一萬及一應庫局內外

等用約四十萬兩實共四百二十餘萬則出浮

於入矣復或遇有饑荒出者必不容減而入者
必不能盈故匱竭所從來也乃今日之太倉何
如以

內供言之查萬曆二十六年間臣部進過

大工鋪宮各庫監局錢糧共八十七萬六千三百

七十五兩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共進過

冊立分封冠婚

典禮各錢糧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二百四十

戶部七卷

八

七兩二項共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兩

蓋幾盡一歲之入以償之者也往年

皇上婚禮不過十萬

潞王用止九萬至三十一年

福王婚禮又進過四十餘萬三千固已數倍

皇上矣

聖母兩上徽號前後共四十七萬有餘及

聖母升遐所費香燭等項又約二十二萬矣

長公主婚禮用十三萬五千兩

七公主婚禮共折解十萬兩餘今

瑞王婚禮又用過十萬兩餘矣且金花歲增買辦

銀二十萬兩自萬曆六年至三十三年止約進

五百餘萬矣是為虛外以實內而太倉竭矣以

違餉言之九邊十三鎮原額隆慶年間每歲共

止二百三十九萬有奇今已增至見在額銀共

三百八十一萬九千二十九兩餘民糧尚不與

戶部七卷

九

馬比之隆慶原額各鎮已增年例銀一伯四十

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三兩餘矣是日虛內以寔

外而太倉又竭然而又有借支焉蘇州府不題

請借本部米草布折等銀共十五萬二千五百

餘松江府亦擅借米草布折等銀共五萬三千

九百二兩矣浙江

龍袍歷年借支本部

京邊銀共二十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兩蘇松亦以

織造借三十餘萬陝西羊羴每運本部協助銀

二萬二千五百兩何借支之多也然而又有題

晉馬湖廣司道贓罰南稅等銀原係濟邊正項

歷年共晉七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稱採木用

矣山東四十四年江西四十四年灾荒題晉稅

銀并撫案贓罰銀共九萬二千餘矣又四十五

年灾傷亦題晉四千兩矣廣東以四十四年灾

傷題晉本年贓罰并監稅二千八百兩矣其四

戶部七卷

十

川一省稅契則以晉充陝西協餉矣何題晉之

多也然而又有歸稅監者則南直稅契銀每年

三萬山東魚課商稅契銀八百餘兩泰安香稅

二萬兩南贛關稅二萬兩自二十七年歸監四

十二年臣部七年內題晉前銀奉

旨僅一半戶部上却然而又有縮于上却查三十

七年以來節年織造河工并

府第共借去臣部一百五十餘萬

皇上試從

內供九邊餉銀指而數之三百七十萬之藏幾倍而為三百七十萬乎而况支借也而况題番也而况稅監也及他部之挪借即使外解即至猶慮不敷乃各省直所欠

京邊自三十二三年起至今不下六百萬又極虧之數矣此太倉所以匱極而邊餉拖欠數多也臣且為

戶部七卷

上

皇上括大指而陳之

皇上必有洞然于此蓋太倉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縮誰能益之分毫况欲而未必先也脫有如山東江福之灾能保征輸如期守臣之請蠲請賑直忍坐視耶然太倉所出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盈誰能減之分毫脫不意薊宣兵變如征倭之役能無車脚轉漕之費能力請之內帑耶然而臣更念邊之兵未有已也前疏搜括而外又不

得不憂其卒而圖其始則有改折十庫物料查隆慶元年禮科王治題甲丁二庫銀珠紅花黃蠟等料各照時估折征銀兩解部濟邊凡以十庫之物用之有限而

供之無窮故為權其盈絀如此今查二庫實在顏料共六百四十六萬一千五十八斤其間名色頗多近年充積不貲歸之鼠壤多矣曷若改折一年以後另征本色幾百萬之金錢立可生致

戶部七卷

上

而于庫用無損益以無用之積折有用之銀兼以恤物力而補軍儲也其一改折弓箭弦條查會典開載弓箭弦條軍衛有司俱有征折而民運居多皆解工部轉收戊字庫嘉靖元年奏准浙江等省蘇松等府歲解部銀于軍器局內顧匠團造四年以後仍解本色三十年奏准南方通行折價分發附近山東等省真保等府委官如式成造今每庫虛糜錢糧一萬餘兩而被惡無

當于用何如改折一二年仍充本色即朽腐之資皆軍之食也其一議晉各關折買錢鈔查得臨清等處各收商稅百官及軍士空名

賞賜積屋充棟不計其數近來給官少矣每軍士給鈔數百貫計值不過數十文隨手而易之

九門錢戶鈔逐月交納隨納而隨易各處鈔關通同倒換抵存故事莫可究詰暫議折收銀兩解部俟事定之日照舊徵收錢鈔更于常額無得

戶部卷八 十三

而芻束有藉若崇文門寶和店銀不過二萬何難捐

天府之粒米果萬軍之枵腹一處織造以杜挪移查得近來

御用日新 婚禮日侈凡內外

欽賞服色頻增蘇浙之民抒軸其空于是正項繼之加增加增而至挪借近且借稅契借條編借

京邊蘇松已借三十餘萬浙江借支二十九萬此皆積匱之所由來也凡所應還臣部責令補還仍嚴

諭永不挪借斯亦補偏救弊歲計有餘之一策也其他

御馬監勇士營馬匹糧草宜裁也供用庫買辨折色濟邊也皆則科臣極慮之言臣亦同此心也其各衛軍丁占役包糧宜革也錦衣衛月糧之

戶部卷八 十四

增宜清也又皆諸臣極慮之言臣亦共此念也凡臣是疏所請不過以外庫之盈餘濟儲之不足而已此積之待用而未能盡用彼則懸釜以待炊而收其用于呼吸也又不過以後日之實徵為今日之權挪而已此積之不用而終歸無用彼則枵腹以得一飽而收其于

封疆也于庫藏之出納孰重 皇上守在四夷而以一隅竭天下之力使臣橫索

幾盡也固

聖心之所必慮也

皇上四海為臣櫃而以忽九邊之防使臣焦顏莫

解也固

聖慈之所必矜也今首之頌亦孔熾矣初聞其來

則急聞其去則緩又聞其來則又急不知首有

去來而伏尸流血之慘豈容一日去心念遼危

在旦夕而尚令持節之人操空拳以搏枕戈之

戶部七卷

十五

旅捧饑腹以殉臣不能以既罄之瓶實以天來之物而消

皇上之枝枯幹萎之憂臣又不能以升斗之燕煎

當此大治之鼓鑄而成

皇上內寧外攘之畧故揣慮至此而臣色已枯臣

心已碎矣是在

皇上通輕重之權度本委之數商于禍福利害之

原究于一時萬世之紐

慨然批發

立賜舉行寧直局促愚臣稍追罪戾已乎

國之安危實在此舉也

職聞先臣張居正嘗以節年錢糧出入之數

錄進

御前如此疏者籌國苦心言言實歷漢臣所謂

人主當寫一通置之座右者也

戶部七卷

十六

15 770 + ...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河南道御史盧謙一本為恭釋

明旨謹陳一得以佐經久可行之謨以足軍儲以

維治平事臣聞治道自有長策經制不苟目前

故補塞罅漏者權宜也反本邇源者久道也台

頭燕河兩營軍士三月無糧四日三亂至屋

聖憂今九卿會議又專

諭戶部務在經久可行煌煌

戶部七卷

十七

聖謨古帝王惟懷永圖之極思也近見議單多方

挪借謂借非耶永平已有脫巾之變各邊又有

效尤之虞謂借是耶一時之急可急而長久之

策不存九卿諸臣諒更有計在經久者臣不及

知但臣思天下之財源足以供天下之用况我

國家二百年來

德澤隆於千古法度鑿乎百王無事非經久可行

之規而於籌邊理餉尤悉今何以動稱不足得

無有不可行者為之慮乎今日之議無他去目

前之不可行者以復其經久可行者而已請為

皇上陳之我

國家自軍國正供之外上鮮無藝之取下守終事

之常司農無仰屋之嘆軍士無枵腹之患此賦

歛之經萬世可行者也自賦歛之經變而權稅

起中使磨牙吮血不遺餘力民間膏脂皆入內

帑小民此時止餘皮骨正供安所得辦太倉安

戶部七卷

文

得不空有司敲扑日煩徒使奔走逃竄耳宋臣

司馬光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官

臣亦曰小民之財其能有幾盈于無名之征自

縮於惟正之供聞

大內金錢不啻山積

皇上必謂此一財也取之正供以外者也臣謂即

挪正財賦而移之于此者也虛外以實內割肉

充饑之說

皇上之為

國家計亦左矣權稅之非經久可行也明甚則罷之便一策也

國初養軍之費悉仰屯田兵農互寓三軍宿餉夫非經久可行者耶自屯鹽法壞而軍始仰給於年例今天下父老之所以游談聚議臣一之所以連章累牘求復各邊屯田者不可勝數矣而屯田卒不可復蓋以荒邊鄰虜人不敢耕白茅

戶部七卷

十九

蔽翳人不能耕夫屯豈盡鄰虜穴盡諭荒土乎不有近者腴者之為將官隱占乎昔猶隱占之物今且明稱為養廉之田屯田養戰士奈何養將官將官自有正俸養廉奈何以屯田養廉荒遠即不可屯隱占獨不可問乎宜著為令曰自今以始凡將官養廉田悉從實占其坐落綜其畝數吐還于官聽官召人耕種即不然令本將承認子粒如佃戶事例有恠占者罪無赦主其

事者選風力科道充之致塞下數萬畝之田不難也此清屯田以復經久可行者之又一策也京邊之軍老弱胥濫法當清查人人言之乃當事動有意外之慮臣嘗觀宋龐籍代攝樞密使言兵多不精請與中書議減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今天下獨不得龐籍其人耳且良將用卒正其心一其力發如風雨止如丘山夫時當對

戶部七卷

二十

壘之秋將且如呼吸相應豈平時為將者反不能奉行簡汰之令于軍士乎故內之本兵京營外之督府道官當慨然以龐籍自任又籍將官之監否而次第行之予以汰兵饒餉易易耳至冗官冗役亦汰冗軍事例百萬贏餘若取諸寄此清冗濫以復經久可行者之又一策也其次則歲報冊當求馬歲報冊者戶部於天下州縣每歲發一單止官考滿將二年內京邊錢糧填

註完欠于各年單中以聽考核也此良法也但臣記為令考滿時查三十四年歲報冊部竟發正從且冊中報完夫政責有恒有發有不發何以一發而肅吏治此冊歲當一發也臣尤有說焉冊曰歲報則歲當一報也奈何必至三歲而後報乎夫天下州縣官報滿之日參差不齊勢不盡况三年之中事故難定其以一年二年離任者不少此一二年若有通負之條後人推為

戶部七卷

三

前人之責而終屬通負矣宜著為令曰每歲冬季各省直州縣預將冊照明填明用印鈐蓋申之本府府申司道暨巡撫查驗虛實彙解戶部分發該司履其完欠者候考成日序積欠者司農分則叅治勒限完報府官亦照新例受罰但冊中不載民運款目自今以往亦當與解京錢糧同科若是而京民運復苦不足無是理也即去任之官必無補負貽及後人是一年為一

大稽考其視參差不齊各為稽考孰為優也此為歲報以為經久可行者之又一策也用人理財法相表裡今司農之長止一李汝華其他部院之中缺者亦且十九讒說部臣乘南北司之水火污蟻科道諸臣部院履疏遲疑不下而結黨之

旨凜凜功責職者慮從此有空國之禍馬科道以議論為職業會議邊餉正職業所在部疏乞會

戶部七卷

三

九卿科道乃奉

旨惟有九卿而科道不與是已有奪其職業而使之蕩然者矣林下諸賢若鄒元標等啟事使列賜環無期起復科道候

命有年就列何日噫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軍餉其小者耳此經久可行者乎然猶有根本之地焉皇上靜攝以來果能至誠無息合天地之愆久乎抑亦微有作輟乎如微有作輟此中便無經久

可行之主將悞以不終朝之計認為不可朽之圖不則又明知其非而故執之矣願

聖衷無息與日俱新則本體常清鑑衡常定孰為

經久可行孰非經久可行不待臣下之義而先

已了然于胸中英臣聽見若此惟

皇上裁擇焉臣無任激切之至

職按屯田以養戰士非以養將官也今立為

養廉之名或占之或鬻之則所支帝俸謂何

戶部七卷

二十三

然必大脩農政而所清影占為

國家之利若課其所占之值以為軍興亦一策也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光祿寺卿王守素等一本寺帑屢竭上供無措

亟噴

聖明節浮定制以垂永圖以免曠職事臣等待罪

光祿職在上供帑藏空竭嘗三噴

睿覽求所以濟一時之急圖長便之計曾未期月

何敢輕有言乎乃今事勢迫甚欲默不可敬為

皇上陳之萬曆二十九年寺帑告匱具疏題請大

戶部八卷

十四

約有三議設處也議催解也議垂永也于時兩

次共借戶部銀約三萬餘兩併催征積逋稍齊

燃眉職等即可無言矣今歲三月以來絕無解

納庫貯無幾以漸支用見今止有庫銀一萬七

千餘兩僅可補給五月分支放六月以後倘無

陸續解到欲進官則無可進欲給行戶則無可

給

上而玉食之需下而匪頒之用限有時日頃刻難

稽錢糧不敷必至違悞此職等所為悚然懼也
職等處必窮之勢身雖委之責苟不洞晰始末講
求經久徒以空文屢聒

聖聰而竟無濟于用此又職等所為大懼也查得
本寺每年入數不過二十二萬兩及戶部錢鈔
銀一萬七千兩萬曆三十年連閏月用至三十
萬四千兩有奇三十一年用至二十七萬三千
兩有奇則是出溢于入二年幾十萬兩職等但

戶部八卷

三五

能節靡祛蠹少盡綜覈之心豈能神運鬼輸別
有裕饒之策而年來尚可支持者其一則在設
處乃今遼餉告急太倉枵然即前所借三萬餘
兩本部隨陸續扣還而設處之計窮矣其一則
在督通乃今所通年遠總屬烏有近年以來大
約完在八九分以上負欠幾何而催解之議又
窮矣惟以額派見征不及二十四萬之錢糧欲
支今年加閏幾及三十萬之費用巧婦所不能

炊心計所不能算職等相顧而嘆計無所出安
得不復以垂永之議

上請查得

肅皇帝中年本寺亦嘗用至三十餘萬溢觴已甚
赫然

英斷創立查刷通悉行裁減至于

玄修供饌賞賞品物悉自

內帑發出多或千兩少或數十兩數之舊積月不

戶部八卷

三六

絕書不以煩本寺遂止用一十七萬兩以致帑
藏盈溢所繇節與不節其効相懸如此仰惟
皇上久道成化

慶典日新酌盈濟虛永垂定制宜在今日者亦

肅皇帝創設查刷之時已本寺典司最煩米鹽器

數安足瓊瓊以贖

宸聰然拆之則細而不勝積積之則多而不可繼
此所以日益日靡以至此極也職等畧而言之

宮分日增

膳羞宜益不敢輕言也乃若送獵迎春之供養暑

月之乳酪與

御前不時之傳討前此未嘗有者不可以少節乎

飲實酒飯原有定規不可輕裁也若乃官匠之卓

席與監匠之供給或其人已虛其工已止與夫

澆頭切麵常例續添之金舊籍所不載者不可

以少費乎

戶部八卷

三

隆德等殿之好事

萬壽祝釐不敢輕議也若乃一晝夜忽增而為三

三晝夜忽增而為五且同一殿也有額設又有

傳設有舊傳又有新傳其果品油麵或以倍或

以徒非獨兩年以來迥有不同乃神不可瀆今

亦不勝其費矣有其舉之不可酌而省乎至于

器皿成造匠易搬運有入無出而額日廣白根

起運最難支故有增無減而度日空舊時積未

阻凍春深方至未聞待放之急也去冬以來嗽

嗽待哺幾缺數月緣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

婚禮兩舉傳取多端未之出數浮于入者一萬一

千七百石有奇則事勢之窮又不止于庫銀而

已者職等蒿目苦心莫可額空事勢至此涓涓

宜惜可更以實漏危乎

皇上以職守責職職等安所逃罪職等亦不敢遠

有所引使迂而不可行即如

戶部八卷

三

肅皇帝之查刷用止一十七萬

皇上初年用十二三萬及一十五萬

內庭供辦充然有餘此皆近事明鑒且初年嘗以

其餘貯之本寺以待

內庭之取用者凡一百一十萬則本寺所儲猶然

內帑與其侈而靡之母寧儉而存之此職等區區

守職之念不容不罄竭于

聖明之前也夫

國家大體寧有餘以需急無不足以露肘故可以
守之久而不變未聞每年虧額數萬措處無方
徒屢塵瀆則安可憚于改弦易轍不為之深計
哉伏乞

皇上勅下職等會同巡視衙門移文

尚膳監查照原題事理悉心稽覈其有事關

內庭職等不及知者仍乞

天語叮呼該監一一酌議某項一時暫傳令應停

戶部八卷

三

止某項不係緊要今應裁革某項于體為煩于
額為浮今應量減分數總之量入為出求可遵
守倘再有不足乞

勅戶部從長計處務足額用緣本寺供應錢糧悉

隸于戶部有餘不足一聽本部調度非職等毫

末所能與者裁議已定出入有經庶幾職等得

以殫心竭力少修職業之萬一不然株守虛帑

而拮据何補于尸曠惟有束身待罪而已

臣按光寺每年錢入數不過二十二萬又時
有通欠不如額者

神祖初年用十二三萬多亦至十五而至已後漸

至三十萬出浮于入寺臣束手城狐社鼠何可問也

三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為生民靡爛已極

天心示儆特嚴謹循職字率屬申懇亟行切要實

政以光

戶部八卷

三

聖治以信

聖言事窮惟

國家之治行百善政不如舉其要革百弊政不如

去其尤况乎異常災變予以轉異為祥尤關盛

衰理亂之機毫不可苟者頃自

皇陵異變孽火燒樓妖虫食樹近因陰雨連綿

諸陵之神道橋梁冲墮漂淪又見告矣向奉

諭再三屢以切要實政為言願切要之實政原非

難見何俟遠求今天下之生民隅泣而不得沾
聖天子休養之恩者豈非礦稅為之梗哉則今日
實政之當修更孰有要于此者臣等敢臚其列
凡臣聞古者帝王見珠璧而投明王以金玉為
賤誠見夫瓊瑤在御無救于饑寒精熒盈相初
何關于身命心堅無憚法作于涼用能世培永
基人傳永譽即霸國之主尚能却照乘之珍鄙
白珩之寶况乎巍巍聰明天縱之

戶部八卷

三

主乃至以貨聞哉欲蒼生之怨氣割高世之榮名
竊為

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論則礦務宜先罷也
天下之事害與利相倚散與聚相同利小而散
之速則得害尚輕利大而散之遲則得害愈重
故聚歛而蓄害叢生大學致祥于末簡好利而
不奪不歛軻氏垂示于首章蓋多取所以招尤
慢藏原能誨盜小之垂棘屈產不救假道之危

大之鉅橋鹿臺自取倒戈之禍歷數後來千襍
一轍是以禍本之切要論則礦務宜先罷也古
者國家無事則講柔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
策君臣殿陛以談經論道為常經薄海黔黎以
耕田墾井為本業安有鑿空四海之山樵及三
家之市驚蛟龍之賸窟剝螺蚌之生胎操戈扶
矢如嚴大敵毀室踰城如捕亡子經十數年而
不休者是何法紀成何世界是以世道之切要

戶部八卷

三

論則礦稅宜先罷也自有礦稅以來貂璫漁臘
翼虎魚然掘墳墓而枯骨寒心姦子女而淫污
掩口素封垂髻已十室而九空白骼塞途且十
人而九死以致根曲愁歌人與為怨火焚水堊
家與為仇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以人情之切
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國
家正賦止有此名自採權一興生民之骨肉既
多斃于群虎之爪牙生民之脂膏又多潤于郡

奸之囊橐邦有碩鼠澤無歸鴻以故數年來催拖欠而拖欠絀稽關稅而關稅微取契銀而契銀少撝庫藏而庫藏絕課益災而益災薄求贖緩而贖緩銷外府一空司農若掃仰屋而嘆莫知持籌是以為政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王人出令信比四時

皇上三年以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夫政虐而後停止政善則曷曰停止為停止而後

戶部八卷

重

稱仁愛未停止則安稱仁愛為矣不安于心而姑徐竣于后日以繼日更待何日日或可待而民安能須

玉音且為反汗

天而有戲言赫赫

皇綸豈應如此是以先後

聖諭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前

勅諭初頒有缺官宜補罪囚宜釋之

命織徽之士且曰礦稅未罷則庶官未必補也何也天下之監司方面皆欲庇民者也

皇上方任紹端以漁民而肯使庇民者翩翩布列乎是廢官之不補也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又曰礦稅不罷則逮繫未必釋也何也緹騎詔獄強半為礦稅而羅織其中者也

皇上方欲立威以獨行其採權之意旨遂釋此輩乎是逮繫之不釋也亦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夫

戶部八卷

重

皇上之取礦稅為帑藏竭耳臣等素無素孔之策而令

皇上以礦稅股民生致使銓部不得補其官法司不得恤其獄缺職曠官自臣部始臣罪滋大臣惧滋深是以政體相連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

皇上累以蠶蠶小民服役自我駕馭自我刑賞自我生死自我惟我所命而不足介意乎臣等以

為

皇上之所謂不足介意者正其所當注意者也姑

不敢近陳莫大之憂遠作不然之慮即

皇上臨御以來三十餘年所為供七襄九旅

之服者非民耶所為脩八珍九鼎之膳者非民

耶所為供

乾清坤寧離宮別館一切土木之工者非民耶修

三加之儀則民脩冠服講

戶部八卷

三

大婚之禮則民篚筐上

慈闈之

聖壽則民脩甘旨謁

天壽之諸陵則民脩羈勒

介第之分疆諸王之出閭則民脩輶軒齎袞黃流

為梗漕艘愆期則民脩疏鑿牽輓西征呼拜東

伐倭奴南滅播酋北禦強虜則民荷干戈而供

芻束以致身亡寧武首喪九邊血浸鴨綠之江

內瀆夜郎之窟哀哉斯民

皇上誠一靜思自服食之微以至

宮闕自慶吊之類以至征誅自周廬之近以至海

隅何嘗有錙銖不取之民間何嘗有畧刻不用

之民力是民亦何負於

國者乃民方懽呼以供

皇上之欲而

皇上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趨以釋

戶部八卷

三

皇上之憂而

皇上不少去其憂民方竭蹶以赴

皇上之難而

皇上不少恤其難竊意

皇上靈瑩雖堅如金石時亦有所不忍矣夫民心

即

天意也

祖德即民瘼也故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傾民之家產
天且以雷火而燬

祖陵之明樓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吸民之膏脂

天且以妖虫而蝕

祖陵之松柏

皇上以能以礦稅而轉民于溝壑

天且以靈雨而決

戶部八卷

三

祖陵之神道橋梁夫人雖至昧未有不念祖宗者
人雖至微未有不顧墳墓者故兆不在他而獨
及于

皇上最行傷心之地此非小異也晨札未入而

昭陵之墓栢先摧泥馬初南而鞏洛之枋頭預墮

祖宗陵墓之灾祥其關於

國家興亡者若此今之孽火妖虫淫潦沆瀣恐不

上唐陵之摧栢宋廟之朽題已也故臣以為欲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卷八

四 天意當先收民心欲收民心當先罷礦稅以
與民更始而示天下以修省之實蓋修省之要
在躬行不在多言而實政之行必決無勞再計
今日之事誠當皇皇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不可
須臾緩者不然人不可欺言不可食况

皇上誓發于口而

天地祖宗實式臨之

祖其可屢証

戶部八卷

三

天其可屢証耶臣等民部也職在民則言民觸目
激哀敢同燕雀之處集思補闕願附犬馬之忠
伏望

皇上俯鑒群情

速賜採納施行

臣按礦稅事起諫止之章幾滿公車明白愷
切無逾此疏者

四四七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一本寺帑勢且立盡供
應時當亟酌懇乞

聖明特勅裁定以祛浮費以佐實用事臣惟帝王
享國長久者其吉祥善事必與時俱新其匪頌
費用每隨時定制固不膠于一定亦不流于靡
汰惟于不得不費之中留有餘不足之用以待
不時喜慶之需斯所稱不竭之源而儉德之矩

戶部八卷

三

也臣巡視光祿寺三年于此矣即以三年之用
計之萬曆二十九年用銀二十三萬一千有奇
以視該寺額銀之二十二萬兩戶部錢鈔銀之
一萬七千兩僅僅未至溢數乃三十年則用至
三十萬四千兩零矣三十一年亦用至二十七
萬三千兩零矣中間

典禮應用者固多而別項加增者亦復不少兩年
共透用過額外銀十萬三千兩零此十萬三千

兩者非寺帑原有此全積也先是寺臣焦心時
拙疏請設處臣蒿目逋欠連歲查催以故司農
之借辦省直之催解猶足接濟抵補支持到今
乃今則太倉懸磬借貸難復言矣逋負幾完查
催不足恃獨有當年額解供當年之用而用有
增益解無溢額今實在庫銀止有一萬七千餘
兩直可補五月分支用耳六月以後之解納尚
屬杳茫而六月以來之供應正在緊急宜寺臣

戶部八卷

四

之深思遠慮直為此疏請也臣查自今年正月
起至五月終止統五閱月已用過銀一十一萬
二千七百兩零視一歲之額入殆半矣此後連
閱月計之何啻半年經費即使盡數計足亦不
足供今歲之出况乎歲復一歲長此何極是立
盡之術而必窮之勢也窮而變通此其時也仰
惟

皇上聰明天縱節儉性成一切供應傳討何者可

省何者不可省何者可汰何者不可汰當有不
煩再計而較若列眉者准歲入常以制

國用留歲出之餘以裕

國貯此真萬年不竭之源可以供不時

慶典而無不足若澤此不為而徒藉口於設處催

徵雖三尺之童知其小可何者額內可催額外

不可催也異時能處今時不能處也臣與共事

御史錢桓與寺臣深計獨有及今節浮定制為

戶部八卷

四十一

第一要圖其他非臣之愚所能及也臣伏觀

肅皇帝當靡濫之時

大奮英斷創立查刷御史一意撙節其後週歲所

用不過一十七萬有奇至今頃

肅皇帝享國長久而

朝無闕典

國有餘財所繇樂通通時而規模宏遠耳我

皇上勤思紹述動法

皇祖萬年經費宜我定自今不宜日康康而憂不

足伏乞

斷自聖心渙發

天語通將一應可省可汰之費

明勅該寺款列

請裁永著為令其目下解納未到併

勅戶部暫從接濟寺臣幸甚臣愚幸甚臣無甚激

切待

戶部八卷

四十二

命之至

臣按此疏與光祿寺卿王守素意同愆之不

外量入為出四言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兵部一本遵奉

明旨摘陳修復屯田事宜伏乞

聖明採擇以俾邊計事竊惟屯田一法乃做古者

兵農合一之制而專主於贍兵助于漢盛于唐

延修于宋而大脩于我

朝之初制承平二百四十年來海內軍衛屯政隳

弛已極

戶部八卷

四

祖宗良法美意寢以亡失大都邊軍不時力作內

地恒苦兼併隱占多而文不清飲藉多而耕莫

能詰也今欲舉脩內屯田而盡復之其勢未能

則當自邊方始欲舉諸邊屯政而修舉之其行

有漸則當自邊鎮始何者塞下粟多軍實饒給

可以省餽運之費深濬溝渠繕築圍垣可以限

戎馬之足老兵解甲轉緣南畝可以汰冗食之

象升里屯堡相依為命可以聯什五之心生聚

教訓農戰兼習可以收富強之効一舉而五利

附焉矧今農司之積貯已不足支且夕東南之

民力將不能勝轉輸沿邊戍卒在在枵腹市實

全繒歲歲溢額無論于近日遼薊夷虜交訌可

為寒心即晏安無事以垂罄之金錢歲支無窮

之供億不出再歲吾已束手坐困矣是尚不亟

討求實邊之長策而僅倚辦于錙銖之那湊哉

是以御史因奉

戶部八卷

四

明詔目擊時艱彩歷遼塞相度地宜委見邊地之

必宜開墾屯政之必宜經理增餉之不可為常

搜括之不可為繼孳畫條款累累萬言皆可實

見諸行為舊地慣財力為邊郵計長遠也既臣

部私計以為各邊之與遼左其難易各有不同

聞諸邊有塞軍人就屯塞下不恒過虜縱有窺

犯已預收保其為趨避易遼左塞皆耦耕之民

值虜驟猝至則人畜立盡其為趨避難諸邊膏

腹之地已鮮遺利其岡阜磽瘠近塞沙渾不盡
可耕其為開種難遼左土曠人稀河流從塞外
游盪灌溉可以播為水田高原沒腹收穫亦倍
其為開種易如按臣言臣部必其可行于遼左
即未敢槩為畫一以必行於各邊惟是

廟堂注向所在

嚴旨責成有加督撫邊臣時不乏公忠體

國其各方多溝求修復廢墜務使塞下原疇盡堪

戶部八卷

四十五

樹藝歲收子粒不受侵牟盡一鎮之地力即可
資一鎮之兵食省一分之轉餉便可留一分之
國用秦氏之所以強于天下者不過農戰而已驅
老弱于農而兵之額未嘗銷役丁壯以戰而養
兵之費未嘗詘轉虛耗而為強實策莫便於此
也昔人奏屯田便宜十二事臣部謹因原

疏事理條為十二目詳于遼左間及九邊總之因
御史所已言明臣部之職掌且兼佐大司農大

司空之籌議惟

聖明採擇焉

計開

一定地畝

按古井田之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
頃是為一夫之田夫九為井井方一里是為
一井之法我

朝制屯軍受田五十畝是僅半于夫田即方里

戶部八卷

果

之內岡阜醇薄居半可為屯田四百五十畝
矣據按臣稱遼自山海關北至杏山錦又古
屯歷廣寧以東逾三公河迤遼瀋開鐵一望
既脫可墾之地不下二三萬頃遼土故饒種
五畝地可收子粒十三四石腹土拋荒深為
可惜相應如議行督撫轉行該道躬為丈勘
要見每道轄除見墾熟地為民成業者不必
清丈其餘荒地堪以屯種者酌若干頃分其

段落次其經界編其號數畧做魚鱗圖冊例
脩細開造以俟軍民應撥屯種者按圖給之
自古開荒聽民自便然不若授以畫一之令
然後可以聚眾可以息爭南齊李詵表立屯
田欲令刺史躬自履行精尋灌溉之源善商
肥磽之異令之各邊似可通行毋論道理廣
狹地畝多寡但有荒地可耕者俱責成督撫
屯道丈勘明白造冊送部伏候

戶部八卷

四十七

聖裁

一核軍數

夫地與水之相比也耕與戰之不相離也自
古而言厥后或田宛萊以平吳或耕西零以
疆漢不離戈鋌仍借墾闢未聞軍以為厲而
戰功亦成

國初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法甚善即

明旨所謂

祖宗時專以屯政定邊轉輸甚少而今大不然矣

據御史稱兵額日減糧餉倍增議于遼軍八
萬中簡其老弱蠢怯者十之二三何承矩二
萬四千人驅令屯種使彼無用亦為有用深
得用弱為強之計且此輩皆負作苦疲于奔
命若得歸農如弛重負軍未有不趨事也者
切計遼軍如此備邊亦然若一營之內畧做
宋人分別調守二號丁壯者徵調懦弱者居

戶部八卷

四十八

守于守之中議分為上等其下等者乃率之
屯種揀撥執未必且忻然其有憚于為此者
皆錄貪弁包折或充為私囊一聞營田便以
營伍空虛為解牽釋于伍將實使之合無通
行各鎮督撫先擇營將智廉者令自覈實見
在軍數其可以徵調者有幾可以居守者有
幾可以屯種者有幾開報覆驗簡什之二三
諭使就便為農以屯軍之勤惰別營將之殿

最一鎮就緒則諸鎮向風數年以後將不約
自勸矣伏候

聖裁

一給牛種

夫貧軍素無恒產仰衣食于縣官按月支給
不能果腹一旦挈一片荒地與之責成開荒
就熟且輸官廩其何所措手足哉古人為民
經始者至于家置器物一堂之內靡不周悉

戶部八卷

四元

景泰中總督都御史李秉清支宣府官銀買

牛給耕種

詔給銀一萬兩天順中有言勞軍不便者都督楊
能等以為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自罹兵以未
人畜蕩盡幸

朝廷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稍得安其生此官田
給牛之明効也

請勿更改便今議修復屯制前項牛種未有所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卷八

出御史議及民屯欲寬其二年畝稅以為牛

具種子之費臣部竊為軍之當念猶培于民
初年開荒未有利入其官給本折月糧未宜
遽停合無即以應支糧銀預給半載令自置
買耕牛農具當官驗烙毋使虛應待其秋成
糧足自給然後開除本折仍議免其次年之
稅三年成熟然後起科于是額餉未始增損
而足以役使貧軍于趨事伏候

戶部八卷

五年

聖裁

一廣招募

軍屯則用軍力趙充國諸留兵屯湟中是也
民屯則用民力晁錯議徙民寔塞下是也今
海內承平民安土重遷移民實塞法有所不
行然尚可以招募者有一二土著南兵土著
之說據御史疏以給軍不盡土田多方招佃
聽擇所便俟三年而后科稅又置堡塞以居

四五三

之濬壕樹榆以護之懸首虜功以厲之其事
脩而其說詳矣然而遼地濱河處所可興水
田北方居民少習穡事惟浙之東義烏武義
諸處地密人稠相尚胆勇投身行伍無階自
見昔奉有

明旨許其傑魁有智者自招農兵以來每一壯兵

許攜家屬一人壯兵收兵之尺藉餘丁給以

田畝比五相連令其開墾池澆溝洫自所饒

戶部八卷

五

為亦可教習土人漸知水利數年以來稻麥
粟豆之利充溢遼土矣有能倡率統攝其眾
者授以屯田千總功成叙錄一體登用彼方
好義子未必眾三十年京東水田之議頗有
成效惜為之未竟未睹全利是或可以兼行
于遼者也伏候

聖裁

一 薄徵歛

據按臣稱遼鎮見種屯地一分納谷八石莖
四石大小草蓀項銀約二兩四五錢科太重
矣若新派種屯地歲收不過四分之一計種
田一萬二千頃給軍之外可餘三十餘萬石
臣謂遼地膏沃故自應爾若舉例九邊恐不
相侔按屯田紅牌事例每屯種五十畝除月
糧十二石外餘米六石上倉最為善制嘉靖
中副使潘瓚疏稱陝西漢沔全完最稱沃厚

戶部八卷

五

然猶不能守舊計田百畝而始給軍十二石
無言餘米則歲之日蹙如此矣故與其過而
歛之也毋寧過而留之及今修伏屯法在邊
者宜聽撫按隨宜議科若行于諸邊仍以五
十畝除自給外輸納六石為止又當辨其等
則馬附城附堡近水易耕墾者為上則近邊
原隰平衍者次之冲險高亢低薄者為下上
則如法征糧中則減十之三下則宜聽自便

耕種永不起科但使地無遺利邊有遺粟糴
價平賤軍實自饒此唐李泌所以屯京西也
伏候

聖裁

一置屯堡

臣聞昔人屯田之法大率四里一屯屯十六
井當一百二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
落之外界以長溝實以田畝軍令可以制戎

戶部八卷

至

馬防冲突今古制未易倣行若御史所謂井

小屯為大屯者近之約二三十里間置堡城
一座使附近屯戶零散者聚處一城濬壕三
道多種榆茨一遇傳烽各飲物畜據堡堵禦
其法良便又據開報西北衝要邊堡極頽塌
者二十餘座烽臺應修築者百十餘座按臣
損贖已包完清河六堡墩臺七十餘座合之
臺堡便可倣行相應行會督撫詳議修復應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卷八

用軍夫並菜銀兩及城門鐵斤犒賞諸項今
動官銀約若干數量照前鎮歲修邊工戶
七兵三事例而工部亦酌量估之歲發貯該
鎮總各道呈明領用仍酌議年限以課其成
前項屯堡邊堡若成則附近屯種者有所憑
依雖大邊未築緩急收保必不全為虜有而
未招舉趾者稍恃無恐矣諸邊傍塞屯堡近
為廢地不獨一邊為然自當通議舉行伏候

戶部八卷

至

聖裁

一議修防

邊地在在可耕而軍民不敢力作者為無塞
也按臣大指以邊牆不修則屯塞不得而固
屯塞不固即人民不得而聚人民不聚則屯
地不得而種故直以修防為第一義舊議工
費浩大既格不得行今議欲鳩全邊人力今
年塞河西明年塞河東計用軍民夫三萬五

四五五

千人用護耕精兵五千人築垣一千四百餘里工分兩歲歲役百日加鹽菜銀不過六萬兩而大工可成豈非全遼數世之利哉唯是原創非常事宜慎始全無准行督撫衙門會議妥確果係保護全遼大利軍民樂趨則不宜吝嗇小費及時修舉以建不拔或稍待西虜受款建夷弭伏之后軍有餘暇再為后圖且先將屯種一節設法舉行務在從長計議

戶部八卷

五

覆

奏伏候

聖裁

一清中納

國家以鹽法實遼召商墾田塞下納芻粟中鹽是以大買爭赴邊催募耕種輸納之外常有餘粟邊廷露積士飽馬騰自弘治中外行改折之令而茲法廢矣然邊左猶輸納本色者

邊土曠民稀谷賤易買黠猾商計所納折色之費不若輸本色之利故執此不變然直以賤買輸官非隸耕墾而得之者也久且窩買窩賣虛出通關雖厲法禁之不能止即所止米苴俱濕爛敗朽不堪人馬倉兌軍一票不足值四五分而又有往返脚力守候盤費之苦是妄用此中納為乎至于小大諸折色細畦司拋棄荒田誰復耕種乃以本色派之民

戶部八卷

五

間歲念富戶上邊輸納甚苦蕩破家產害不可言若各邊修復屯政則邊之本色可以仍作改折歸還戶部歲將折銀解邊使運沽實惠居宣大諸邊舊所拋荒商田能悉墾闢就地輸納足贍軍旅即大戶代買糧草亦可停免事有循其虛名而無闕于舊制之存否拘其虛利而反為軍民之實害者此類是也據題遼鹽中納歲該銀四萬一千三百餘兩當如

御史言徵其折色為便伏候

聖裁

一置常平

粟貴病民穀賤傷農所從來矣邊人所以不願屯種者自輸官自給而外縱有餘米不易得售終歲勤動至不能易匹練故不若輕費入手衣食從心惰窳廢農職是之繇臣愚以為莫若以常平之法收之就近堡城置立倉

戶部八卷

五

厥歲稔田熟就民間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糶之米麥苴草設法兼收平時收放軍餉但支正納屯糧值大荒款乃減價平糶遇急征發乃就倉轉運可以救荒可以應卒邊民攘穰皆為利往雖甚衝險瘠薄必不拋棄前項民屯一法庶有應者收糶之銀恐帑無餘羨則如前說中納折色便足支用或以贖軍扣留餉銀充之即遼左一鎮歲用四萬

三年平糶可積五十餘萬谷即唐臣陸贄所謂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者也合無行各邊督撫隨便設法舉行伏候

聖裁

一覈養廉

武官之有養廉田非制也然昔人招募之法有能以百夫耕者為百夫之長能以千夫耕

戶部八卷

五

者為千夫之長則鼓舞激勵或藉如此邇來西北諸邊附近城堡有膏沃善地武人未嘗不抑勒貧軍使為耕種力借于軍利歸于己而公家反不得一菽之用今若設法簡汰弱軍散歸屯種而復有養廉田名誠恐久之諸軍盡為貧將役使公私之田俱荒而養廉之入獨厚威留勢禁理所必至臣部謹酌御史條議參照嘉隆間事理條邊將原有養廉之

名不必有但查條所部屯軍能輸餘糧如數
入官者即以在官糧二十之一為將官養廉
之資而外擢獎勵參罷亦以糧石完欠為例
庶前之有所圖利而后之有所顧畏將自督
率其軍而軍自聽命于將勝于田峻畜大日
勞未而勸相之也宜俟屯議稍有次第各邊
督撫酌量地宜為之限制伏候

聖裁

戶部八卷

七九

一專責成

天下無全利之法而在乎行法之人戎馬在
郊飛羽沓至而言務農講武涉于緩甲胄生
蟻瘡痍未起而言修防任地近于擾然苟其
任者之得人則緩乃所以濟急而擾乃所以
永逸按臣脩引趙充國韓重華何承矩之所
以得虞奕耿望范雍之所以失誠慨然有屬
望豪傑之思焉臣以為督撫總其綱者也沿

邊屯道舊無專設然守巡多帶衙屯田水利
勅書開載責任甚明屯田道之

勅曰督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游惰以致荒蕪
及今惟催徵逋欠即以為盡職而開荒益餉
之事宜不言矣是宜慎擇疆明廉敏實心任
事者以充厥任使調劑其軍情相度其土宜
增損其制度多方講求俾有實益仍乞于督
撫按道各給

戶部八卷

六十

特勅一道嚴為責成俟三年考績果有成效即為
超遷而督撫之陞廢視其督率所屬屯政何
若為之差等按臣復

命亦視其所督察幾何為考成分數庶幾各殫乃
心共襄厥事不得藉口于迂緩亦不至督迫
而增擾宋平棄疾言

國家經畫幾年不睹實効所以馳而使之耕者非
其人所以為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什

百而害已千萬矣臣是以知得人而專責成之要也伏候

聖裁

一慎減餉

臣部所條覆諸款或依按臣所已言或推廣所未言或擬通行諸邊或擬單行遠鎮總之仰遵

聖旨敦陳一得然而竊有所懼也語云見卯求時

戶部八卷

空

夜見彈求鴉夫軍需之急迫在眉睫之間而

屯種之利賴在數年之後講求長策以為遠

計則可急言銷兵以豫邊事則未可臣等恭

繹

明旨修復屯田以助糧餉不得因循怠玩專靠增

添但言助之非全藉也但戒勿增匪減之也

遠之按臣邊事得于目擊宏議發自忠肝臣

却覆議未能周悉然不敢漫不經意以浮議

塞責倘中外協心仰承

德意簡羸弱之卒以事耕耘留歲額之餉以募壯

勇久之積儲既充

國餉自有斯一舉兩得有全利而無全害今中

外之絕公私窘急誠恐當事不察以為兵已

減其什三則餉亦可省其什三又以屯糧歲

約入數十萬而額餉亦可減數十萬是戊

巳之尉未遣而庚癸之呼先聞卒噪于內虜

戶部八卷

空

乘于外則失

祖宗良法古人善制言臣苦心臣部贊詞其無乃

以速蒙稊而階之勵乎竊謂戶部歲給九邊

額餉必如其期挪湊雖艱斷難議減即臣前

議屯軍秋成應將本折開除者寧以開除之

數留貯各邊餉司以備征調俟三載以后

聖明乃可詰問邊臣所收獲若何歲所節省若何

士馬簡練若何浮冗減汰若何任之有其人

行之有其法睹之有其效然後可以中外通融哀益以舒困乏斯謂積于不涸之倉而取于不竭之府矣天下事有日多而無日少任事者有急圖而無速效臣等不敢不悉心預白之者也伏候

聖裁

臣按六府稱金木水火土穀故利博而效遲者土象也也政雖得人而脩舉然其利賴在

戶部八卷

六五

數年之後額設之邊餉不可議裁所謂戊巳之尉未遣而庚癸之呼先聞者可虞已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禮部類 第一卷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詹事府詹事何宗彥一本為懇乞

聖明乘此春和早

俞儲講以端治本事臣等竊惟

皇太子者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託重而寄

命者也講學則明於治理而天下安不講學則

禮部一卷

閣於亂機而天下危其關係何宏鉅也

皇太子報講有年在廷臣直詞苦口言之不啻詳

矣去秋奉天氣暴寒之

旨臣等仰體

聖慈不敢復瀆今春已深矣風和而日舒矣靜聽

逾旬未聞補講員之缺定開講之期虛擲韶光

日復一日臣等不勝過懼謹合詞為我

皇上陳之臣聞致治之理莫懿於經書而成敗得

失治亂興衰之故莫備於史冊往時

皇太子出講臣所陳說者經書耳史未之及也唐

虞三代毋論自漢以下孰憂勤而不興孰怠玩

而不振孰用正人而不治孰信宵小而不亂孰

寶仁賢而不榮孰營貨財而不辱千古之前今

日是也後車之戒前車是也聞之則必襲跡于

其所以隆不聞則或冥蹈于其所以污廿一史

雖浩繁如宋司馬光之資治通鑑朱熹之綱目

禮部一卷

二

真德秀之大學衍義古今善敗之原皆鑿鑿乎

有據安可不補講臣今一一備陳而詳說之也

臣等聞

皇上年春講自二月十二日起五月止秋講自

八月十二日起十月止著為累令不必題請夫

皇上聰明天縱幾務躬親猶勤勤嚮學若此矧

皇太子撫軍監國之寄既異于前朝問安視膳之

餘常見其多暇此心無所向則嗜欲之實生與

處皆阿保則逢迎之術巧日漸月靡變鮑遷蘭

其繁天下

國家非細故也臣等又惟

聖祖設立詹翰諸臣使之備顧問講經史或宣勞

經幄或備秩青宮或商確古今或評論文字或

進說民間利害稼穡艱難孝悌忠信之事非徒

以爵祿糜天下也今

皇上日講既以乏人

禮部一卷

三

皇儲東序又復畫扁諸臣尸素無以效尺寸真惶

愧欲死矣懇乞

皇上念秋寒報講當以春和開講早

諭禮臣之請旦夕舉行非但

儲宮睿質益瑩於緝熙而詞臣備員亦免於瘵曠

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

皇考自冲齡出閣詞臣講讀六員皆以五夜更番

入直燃燭供事雖隆冬甚寒無日得免四書

五經講讀幾遍日就月將鮮熙光明矣迨

冊立以後經幄長扁講員不備豈愛之而勿勞哉

良以

福王亦講學於文華之西偏而

親王與

東宮講讀禮數懸絕故概從中輟耳是固禮臣

之所深念者也

禮部一奏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一本為行期

漸迫定吉宜頒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臣等

竊惟帝王之愛子欲其長有邦家永蕃奕葉詎

日選時唯詳唯慎一以揀啟行之具萬用必周

一以肅清道之光百祥必叶也頃奉

聖旨福王之國在明春三月之內大小臣工靜聽

久矣而吉期未下續又奉

禮部一奏

五

旨養贍田土量減一萬頃以稱朕體卹元元至意

其三萬頃尚欲該部查報除戶部已經具題外

臣竊以為田土自田土啟行兩不相干涉者也

若欲俟田土之報以定啟行之期則當

潞王行時田僅一千七百頃豈今一萬二千餘頃

不啻六七倍而獨不可行乎臣有以知

聖意之必不然也若必欲三省之查以足三萬之

數則臣又請得杜論之今天下大水災傷無地

不告九邊糧餉無處不缺錫澤可憂補天無計
皇上方有體卹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為當于
常制之內而謹為守不當于已踰之外而苛為
求也且

皇上之為天下事非止一分封即

皇上之計分封事亦不止一

福藩經國者務審其局愛子者勿縱其坊

皇上真有體卹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為可有

禮部一表

六

之地尚當節省之以預他用不當于必無之地
強括之以快目前也外間洶洶流傳以為有稱
某府某處或千或萬廢府遺地尚可資查給者
此不過無賴之徒羨惑聽聞欺誑左右如其有
之當年

景濂二府已應括取何待至今其為無影甚若
投獻告訐其端一啟海內民人都不聊生貧者
枵腹而思逞中人踴足而慮患大奸攘臂而橫

整能証之不能清之能危之不能帖之

皇上此時雖欲下

詔急止悔之何及毫無益於

藩封而大有損於

國家

皇上果欲稱體卹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為急

用錢糧尚當一味從儉以明德意不當于田土

長物反百計騷擾以速亂形也夫坐待莊田於

禮部一表

七

名不美久稽時日於禮不便

皇上英明籌之必審慮之必熟萬萬不出于此然

而吉期屢屢不報屈指今冬不過月餘日夜憂

惶不能暫待再三思維或者

皇上以為行以三月距今尚遠稍遲旬日亦自無

妨臣又竊計之啟行在三月則發扛當在正月

則人夫微召文書催集當在十二月目今道路

供億俱已飭辦衙門文移累以通行然但有月

期無日期即發扛夫馬等候終屬未便萬一稽
悞迫促行事潦草臣等寧能辭不職之罪臣見
聖度如天

從善若流前有次春之詔尚不難立轉圜以慰群

心况今明諭擇吉又何難一運掌以定大務臣

思

潞王之行以十月二十九日點定

皇上此時豈其不加眷戀過為早計見誠謂事幾

禮部一卷

八

料理不容緩耳若其略可少緩臣等何故不仰

體

君父之懷而過為激賄過為瀆請該監所上三月

內吉期望即

點定早賜發行臣等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

臣按

福藩之國當時

儲位已定見為國之常典耳至

光考嗣位一月上賓使此時福藩猶在寧不危疑

乃知禮部之三疏催請以去就爭乃以安

社稷為悅者也

禮部一卷

九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直隸滁州全椒縣知縣樊玉衡一本歲時捐軀
直陳天下根本大計以隆萬世治安事臣伏聞
天下無事則公卿台諫無所庸其言天下有事
則芻蕘工瞽皆得信其說何者分雖異而荷
國之恩則同地雖殊而報

主之心宜一也我

皇上御極二十六年於茲輻員萬里威令八荒倭

禮部一卷

首

請封李賊投首奧突無場寬之奸遂遠無伏莽之
究亦不可謂不治矣雖近日倭奴跳梁礦稅煩
擾

帑藏告匱杼軸俱空我

皇上一日振其乾綱沛其觀澤天下之事猶易為
也奈何於根本命脉之地缺焉不講漠然罔聞
上干天災下叢人謗齋醜生其心為夷藉為口

實若今日之有

皇長子不冊不冠不婚以遺天下大慮乎茲事體
大本非縣邑疎逃所宜與聞然臣竊觀其公卿
輔佐大臣下及科道百執事入春以來合詞而
請人人恨不能刻出其心以告我

皇上而

皇上猶然不加許者豈以其心猶未至而意猶未

切耶抑以其所當言者正此數十人而天下人

禮部一卷

十一

猶未敢有言耶昔人謂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
今大臣之言亦已屢矣近臣不言故遠臣言之
今近臣之言亦已勤矣臣最遠最小亦嘗履文
石之陞選執戟之班荷我

祖宗及我

皇上數百年養育培植之恩於此畏乎鼎鑊斧鉞
而不捨生一極言之天下後世其謂盛明何蓋
自古早建

太子所以重

宗廟又曰天下之命懸於

太子又曰 太子諸王最宜早有定分臣歷數典

載以來晉獻公愛驪姬之子奚齊欲廢其太子

申生自曰寡人有子未知誰立其後二五俱耦

申生殺奚齊弑而晉亂者數世齊襄公不早辨

群公子衣服禮秩之等卒有無知之禍其子桓

公小白身親射鈞幾不免矣葵丘之會且曰無

禮部一卷

十三

易樹子而終五公子爭立大亂齊國蓋嫡庶幼

長之間安危禍福之本其不可易也如此猶古

諸侯耳秦始皇斥遠其長子扶蘇使監蒙恬軍

而少子胡亥遂以愛幸得沙丘之謀秦二世以

亡漢高帝嬖戚夫人欲以其子如意易太子幸

賴大臣留侯叔孫通等謀以安而夫人母子亦

竟不免漢武之時衛皇后太子據無寵正盡事

起卒立其所愛厚夫人子弗陵是為昭帝然亦

不克永世而終有天下者實太子據之後唐明

皇一日殺其三子將以立武惠妃之子壽王瑤

然瑤竟不免于殺而楊貴妃安祿山之變蔓延

而不可救解其他如隋文帝之於勇廣唐太宗

之於承乾亦犯之則小受其敗大犯之則大受

其敗敗則無所不危慎其敗則無所不安然要

皆由於理之明不明愛之割與難割耳我

皇上十齡即位天縱聰明古今成敗無所不鑒于

禮部一卷

十三

中房惟姑息何所得闕其念且

天語叮嚀一則曰父子至親一則曰兄弟有序炳

如日星昭揭海宇而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田野

小民人心惶惶若不勝其杞人之憂者則以所

信者不在

皇上之空言而在

皇上之行事所疑者不在往昔之

欽命而在今日之依違也何者數年以前

皇長子睿質尚弱岐齡有需即

聖意有所牽制而稍藉口于從容猶之可也

皇長子且十七矣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

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我

皇上戴天履地為天下神人主其獨無是心乎且

庶臣之家稍知禮義者其冠婚亦必及時而况

帝王典禮

祖宗奠憲冊立冠婚若天受成不可以毫髮爽者

禮部一卷

古

忍使天下萬世謂有子不立有子十七而不使

之成禮滅常業典自我

皇上始乎今之天下萬口一詞皆曰我

皇上雖無廢長立幼之意而牽於

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故優游隱忍甘以

宗社為戲不知天下者非我

皇上與皇貴妃之天下乃

聖祖神宗沐風栴雨而得之天下也冊立冠婚諸

大典禮非我

皇上與皇貴妃之典禮乃

聖祖神宗貽謀燕翼而垂之典禮也

祖宗朝豈無一二親愛疑似之人而終不以易是

典禮至於

先聖帝春宮之日天下已不勝其憂而冠婚二禮

亦未有過而不舉之期蓋以昭繫屬之理杜窺

伺之萌鑒前古之亂亡建萬年之長策不可易

禮部一卷

十五

也今我

皇上獨有一皇貴妃寧不解所以善處兩全之

術而至今天地

祖宗所付託之元子不得已及時日被章服有室

家下同編戶之氓是獨何心也且男女之欲雖

上智不免而血氣之動在茂齡尤難自我

皇上與

皇長子外皆婦寺耳萬一情欲之感或介乎容儀

萋菲之嫌或成於貝錦而我

皇上日月有所不照覆載有所不周又不知何辭

以謝天下對

九廟在天之靈耶詩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積金

在市過者弗顧言貴早定耳今我

皇上可必其無是心而宦豎宮妾之逢迎上下者

安可必也天祚我

皇長子可必其無是事而隱聞曲房之媒孽左右

禮部一卷

七

安可必也臣與言及之足為寒心仰思千古不

勝至戒即今日我

皇上奮然獨斷其於計也非蚤矣又奈何忍更遲

之耶且我

皇上即以愛不自勝然亦非所以為愛也今天下

慮無不以

皇長子之不冊立冠婚歸過

皇貴妃者我

皇上又故依違以證成

皇貴妃之過不知

皇貴妃異日何以自託而我

皇上又何以託

皇貴妃於天下由

皇長子而觀則不慈由

皇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也抑因是以不行

取科道夫科道耳目之官也

禮部一卷

七

朝廷有大奸邪四方有大利害哀職有大闕失皆

于此數十人是寄而今則懸缺不補勢必空曹

空曹不已勢必諫諍之路絕而讒諂之門開天

下事至此尚可言耶且自非無道之朝未明求

衣轉圜受善諫鼓謗木不足比隆而今一朝忍

為此末世事耶若以冊立冠婚之典恐諸臣激

恬而故逆折其氣此天下何等大事在廷諸臣

今日姑為是忠愛云耳若歲復一歲月復一月

機不勝遮人不勝憤即如蘇安恒之上書安全
藏之剖心男子即橫之持筐獻字亦必有之而
况跪門伏闕自

先朝故事與臣子職分者哉臣伏願我

皇上亟聽公卿台諫早定

皇長子元良之位而次第舉行冠婚二大典禮使

天下以

皇長子之安歸功

禮部一卷

六

皇貴妃相與並受其福而中外臣民不至咨咨如

有不可測之憂至于科道諸臣仍乞照常行取

然後隨其言之是非得失而去留之亦自無激

貽之患而可以收忠蓋之益不然是因一之噎

而廢百之食其可乎臣賤不宜有言又所言皆

諸臣之已常反覆讀告而無以動

皇上之聽者故冒馬不避誅誣喋喋言之不止則

以見此為天下第一大事為天下人第一公心

我

皇上能振公卿臺諫之言置之不下而不能符天
下臣民之口使之無言庶因天下臣民之心必
不可已而回思公卿臺諫之言必不可違典禮
由是而行名分由是而正

宗社由是而安則臣雖齎醢猶未悔也然世見位
卑言高者不以為沽名則以為邀利不以為道
供而發針則以為規避而粉飾凡此臣皆不恤

禮部一卷

十九

獨是天馬樸忠思一仰酬

高厚而加以年齒始衰疾病轉甚早晚求為丘壑

之人失今不一有言則雖首丘田野有餘愧矣

臣年五十不稱天如鴻毛之軀有補萬一則鼎

鑊不足為臣憂鐵錮不足為臣慮九死如飴一

生若氓臣願得先伏重誅以上悟

明主而下降千萬禱之安進效涓滴而退為越位

言事者之戒則庶乎臣言可行而我

皇上亦無志于進言者矣

臣按樊玉衡與科臣戴士衡皆以鄭承恩辨疏遣戍士衡指閭範圍說為菀枯之形誠為禍始而玉衡此疏但援引歷代以來嫡庶廢立之事語非侵鄭也鄭承恩何以目為二衡而激

神祖之怒至於遠戍窮徼一斥不復耶賴

主上英明追卹士衡而起玉衡於戍所列在郎潛

禮部一奉

字

一死一老亦足嘆矣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禮部一本為朝鮮儲議斷不可從懇乞

聖明主持立長之常經以安夷藩以杜後患事本

月初七日內府抄出朝鮮國王李昫一本為儲

嗣已定

冊命久稽懇乞

聖明亟加恩典以鎮人心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禮科參看得朝鮮若謂立

禮部一奉

字

儲一事

中國業已許之惟是封典未行耳第查前後部疏

及屢奉

明旨叮嚀反覆無非為該國計慮長久欲其善處

以杜禍本實未嘗的然許之也光海君賢而有

功人心為屬望

中國豈不由體顧事體重大未易輕忽三十一年

聖旨復令國王詳議的確猶有深意今據奏止是

再中前說未見所議何在更難即謂的確而遽
可議封也况光海君果民望攸歸長子果病廢
無出稍待異日

請封夫誰得而禁之竊恐今尚非其時也抄出酌
之等因到部內臣看得長幼之序禮莫大焉儲
嗣之立禮莫重焉舍長立幼于禮不順若令之
自

中國是以非禮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禮徇

禮部一卷

三

也况歷查數年以來並無許者臣安敢當臣之
自為亂常拂經之事生厲階為戎首乎查得萬
曆二十三年朝鮮國王李岵第一本疏為

請封世子事等因奉

國家令甲凡

親郡王世長子及勳臣胄子立嫡長此定制也朝
鮮稱我臣稟我正朔事孰大于繼立乃舍其長
子而

請立第二子暉無乃非我

國家之制乎豈暉當蒞全慶軍事而執世亂先
有功之說邪據奏第稱性頗聰明亦見其有戡
亂定難之功且不明言長子所以不堪承繼之
故則彼國臣民果否繫心第二子暉亦不可知
獨念朝鮮國王當此播遷之餘正宜事事謹慎
念念警惕為彼國宗社民臣長久之計而立後
大事豈宜輕率若此抄出駁查之等因該禮部

禮部一卷

三

覆看得世子之立凡以嗣統而承祧也我
國朝稽古定制其于立嫡立長之義猶首重焉一
切

宗親以及

藩國鮮不由之者非直以名分攸關不容假借誠
謂不如是則啟爭端而階禍亂匪細故耳朝鮮
向奉正朔累代傳襲俱以嫡長
請封益其秉禮不踰真有

聖朝正名之遺化焉李昫遭國多難
請立世子以繫人心即其自為

國事統取需人則光海君李暉先經督撫奉議
已奉

宗社計者未為不可但據稱王正配無出金嬪生
有二子謂宜分別長幼以定名號乃遽以第二
子李暉

欽依容令總督全慶軍務今或仍賜專
勅一道稍假便宜俾得一意節制事權不分俟彼
國寧謐果有戡亂奇勲不妨另議優處其封典

請封倫序之謂何若謂邦家未靖繼體急於擇賢
此亦一時變通之說非亘古常經之道及查陳
請疏中曾未開載長子有何失德不堪付託而所

不宜輕畀則倫紀不紊而亂機務亦不虛矣奉
聖旨朝鮮王請立世子你部裏既這等說未可輕
許可便行文與他知道請

禮部一奏

言

禮部一奏

三

稱第二子性頗聰敏又未委其虛實臣等反覆
思維朝鮮雖業已

勅依擬欽此是初
請不許也又查得二十三年朝鮮國王第二疏為

請命

懇乞

天朝自當律以
天朝繼統大義名器非輕似難濫界伏候
命下容臣等移咨該國俾知長幼定分毫不可差

聖恩早封世子以定國本以繫人心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隨該禮科參得李昫疏請封
明長子肆凡近不堪且久陷賊中歸憂成病此

以後陳

又欲執世子及之常理誠難之也及稱次子暉

請務遵典章不得踰制倘其復念播越之餘軍機

聰明好學遇倭亂而能號召綏集一國臣民屬

望夫論世亂之繼立必先有功且云人望之咸歸亦知天意似應從所

請而與之矣第奉

天朝勅旨經理全慶正以全慶在朝鮮則為當扼之項在倭虜則為久垂之涎即如封事果有成乎諸凡劈畫二道以苞桑一國不能不於光海君有厚望也乃

勅旨方亟于責成倭情未窺其向背勉自豎立再

禮部一卷

庚

造邦家正此之時徐徐而暉之賢益彰功德益懋天人之交與益篤茲時而有

請也豈不中外上下父子兄弟翕然無異說哉抄

出酌之等因該禮部覆看得開

國承家其傳襲自有常經而正名定分於長幼毫不容紊此亘古今世及之定理而亦弭亂息爭之大道也逮後世有世亂則先有功之說亦為戡亂定難功在

社稷而人心共推戴者言耳朝鮮國王李哈一旦以次子

請封非所以正分也先題本部據例題寢已奉

明旨報罷乃今復行陳乞若執有功之說而謂自

出通國之公云者假令所奏盡實而文武歸

命者老紫心毫無間然即裁以大義似無不可而

臣等亦何以知其果實乎夫論功優處

朝廷既有成命原欲以試其能而觀其成耳今李

禮部一卷

乙

暉自奉

勅之後未聞有尺寸自效即令封事果成倭奴盡

退亦多微寵于

天朝曾是以為功而遂足多乎據其所為功不過

曰號召散亡已耳綏集民心已耳此在國王之

陳請則然而彼國之情形亦有難盡憑者至於

所擬永樂年間許封彼國恭定王之事亦

國初俯順

藩王歸順之情原不可以為例即謂世亂則先有

功亦宜俟其內外謐寧邦家綏靖而徐議焉素

何當此疆事糾紛之際宗祊震攝之餘而亟為

易嗣圖也不惟國王於臨海君不宜若是怒即

李暉於李璋亦不宜若是忍如謂

冊命未頒人心無所係屬則

璽書既布大事業已責成國人又何疑焉此今日

朝鮮之

禮部一奏

六

請封次子似未可許者蓋事非常經議難猝定論

賢則宜徵于歷試論功則宜省于考成即

天朝急於郵難而處危邦父子兄弟之間亦有不

可不熟計而緩行者恭候

命下容臣等移咨該國令伊次子李暉仍遵依先

後權假節制領賜

勅書事理及此時乘方退之俟思善後之計悉心

區畫彈力勸勸期以不失舊物而光大之俟三

年有成果其賢聲益彰勞績久著國勢之式微

丕振人心之推戴彌堅則李暉自當安避避之

分李松亦無復溺愛之嫌父子兄弟之間大順

且安爾時乃議

請封亦未為晚俟本部另行題

請定奪庶世及之經常不失而救時之權變得宜

矣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是再疏奏

禮部一奏

十九

請不許也又查得二十四年朝鮮國王第三疏為

再疏未蒙

俞允下情愈迫切懇乞

聖明特許亟封世子以定小邦危疑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隨該禮科參看得朝鮮王李

松易嗣之

請一至再再至三矣始終不過以長子臨海君璋

性資凡近曾為倭所虜次子允海君暉好學聰

明又能號召散亡遂謬襲以功之說決意舍長
立幼矣不知此敗道也國王未之深思耳蓋立
嫡立長萬世常經亘古今未有紊常而不釀亂
者臨海君縱性資凡近未聞有失德可指奈何
便謂不堪繼承脫光海君賢矣名分所關賢者
必不敢僭彝倫所繫賢者必不忍僭又安得以
幼奪長而冒不韙之名耶當王京既陷即國王
亦且播遷自不當獨以臨海君被虜為辱雖光

禮部一卷

三

海君曾蒞全慶軍然卒未見戡亂定難之勲此
謂五十步之走則可謂國家由光海君再造可
藉口于世亂先有功也誰則信之况當此卧薪
嘗胆之時欲為此亂常召變之事無論內難將
生倘日本假此為由稱兵再犯則向年猶侵疆
之寇今日為有名之師矣

中國即欲復為捷伐亦將何辭之執恐非朝鮮社
稷之福也抄出慎之等因該禮部覆看得玉器

必長子禮之常也亂世先有功事之變也然所
謂有功者必其業屬中興事同再造安危所繫
愚智相思未有一則大德未彰一則大功未建
遠可舍此而立彼者也今朝鮮國王為次子光
海君暉

請封世子至再至三矣朝鮮當卧薪之時為當璧
之

請諒非曲為愛憎自階喪亂但臨海君長子也既

禮部一卷

三

未有顯然可指之過光海君次子也又未有赫
然可見之功遠欲紊亂典常舍長立少秉禮之
國恐非所宜且倭奴狡詐多端情形無定留兵
觀望屢見傳聞光海君若能將率三軍枕戈待
旦外捍桀黠內靖郊圻民望所歸國將安往若
當擾攘之會先拂長幼之經此既以弟而先兄
事原不順且以強而凌弱兵豈無名臣等之執
非但為萬世守典禮亦為本國計長久也伏乞

勅諭本國暫停此議令光海君仍遵前奉

勅諭行事俟倭奴既靖四封晏然容臣等咨行達

東撫按再加詳覈要見臨海君果為疾自廢甘

守退讓之高光海君果為眾共歸絕無要求之

跡據實上奏請自

聖裁庶父子兄弟之間雖遇變而不失其正而君

國子民之寄將守經而兼得其權矣等因奉

聖旨是你部裏便行與朝鮮國王知道欽此是三

禮部一奏

三

請不許也又查得三十一年朝鮮國王李昫第四

疏為懇乞

聖恩曲諒微悰亟封世子以定國本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隨該禮科參看得朝鮮國王

請封世子蓋不啻再三切矣但備覽

勅書之責成與禮部之題覆移咨該國之語叮嚀

反覆計深慮遠良以世及立長乃有國之常經

即世亂先功亦必果有奇勳邦家底定瘡痍盡

蘇國勢丕振而後可議誠慎之也據奏伊第二

子光海君暉先後為本國經營效有勞績實諸

將所共見自今勅諭稍定疆場已復人心之推

戴已久陪臣之申請至再似亦可以議封矣願

倭奴之蓄謀未已窺伺有形且該國之儲積尚

虛人民之瘡痍尚弱所思防範保全何如者該

國昨年既具疏復

請水兵以為防禦計正宜率光海君再殫經營通

禮部一奏

三

彼狡倭戡寧各道予以保久遠而振國勢以益

結國人推戴之心即再俟二三年優處議封亦

未為晚而何今復

請急以世子封哉又不知伊第一子臨海君瑋果

病迷失心性否也抄出酌之等因該禮部覆看

得

國之大事莫過立嫡自古兄弟得序者謂之順以小

加大者謂之逆去順取逆所以敗也朝鮮國王無

嫡出僅有已故妾金氏生二子長璋次暉曩倭
誣之除

皇上特賜暉

勅書責其成功許其優處而再三難其立嫡之
請蓋以一時光復之功望暉亦以萬世維嗣之議
為該國計長久耳今東國初定璋之失德未有
的據而暉之奇功亦無灼然可紀不意國王復
申前

禮部一卷

三

請臣等竊謂該國臣民有忠愛之心則當翼戴家
嗣以固

國祚光海君有興復之能則當光輔吾兄以重天
倫國王有長久之圖亦當善處二子使之得宜
况倭奴窺伺未已該國積弱未振一旦亂常拂
經恐東國之憂不在日本而在蕭牆矣伏奉

明旨復令國王詳議的確臣等仰見

皇上慎重

儲之典體恤外藩之情復何容喙合無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該國使之宣諭臣民俾之倫序不
可紊國本不可輕父子兄弟之間不可使少有
猜嫌無輕廢置以啟禍本如或長璋委果病悖
憤亂不堪託國王果非溺于愛憎之私通國臣
民果皆出于推戴之公萬不得已方許據實奏
聞臣等一面咨行遼東督撫查訪明白候國王另
有奏

禮部一卷

三

請之時一併具奏到部方行會官定議

請旨定奪則以長以賢各得其當藩統幸甚奉

聖旨是請封事大難以輕率遂移咨該國王詳加

擬議務至當來奏欽此是四

請不許也臣仰稽歷年之

明旨深惟萬世之大經惟有立長之說不易乎夫
有

國家者惟嫡長是立則人皆曰是為異日國王矣

人心定矣若立不以長而以賢則權將不在上而在下一世作備後世效尤如逐鹿如瞻烏如舉棋不定非亂道乎况子之賢庸國所代有天

禮部一奏

三

為光海君功乎即今歲尚

請將乞兵求為戍守無事而周章如此則光海之才可知而往者之功又可知光海如季歷武王之賢而欲其父用太王文王之權其兄為太伯伯考之讓臣以為過矣據李昫疏但撮節次部覆未暇姑俟之緩詞而刪去參駁百千年之正論蓋彼見吾未有殺然斬釘截鐵之意輒生窺望覬覦之心臣已為此事已十餘年持疑已久

今茲之請不可不斷惟有立長子臨海君璋則名正言順而事成大抵事惟顧理何如他不必問也臣愚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如臣言不謬

特賜乾斷

勅諭朝鮮國王以倫序不可紊常經不可變國本不可輕動一心屬意臨海君而訓誨之令臨海君以德自厲光海君以分自安該國臣民毋有

禮部一奏

三

携二然後聽其

請封

勅冊立則禍亂不生夷藩永固不然如國王所引

永樂年間二百年前一見之事即

陛下可方

成祖而臣驚下遠不遠永樂時諸臣且恐自今以

後該國之費

天朝處分不止此一事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臣按朝鮮李成桂之篡弒在洪武時有請討者

高皇帝不許而絕其請貢李昫於萬曆初曾疏請史館昭雪者此也彼雖不侵不叛之臣然各居其國各子其民安得肩肩而謀其政而科臣參而部覆積案盈箱若宗藩侯甸肘腋間事哉若以國本未定欲防其漸則堂堂

禮部一卷

三六

天朝豈以蠻夷為榜樣非國體矣朝鮮篡逆之禍胎於此也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一本為柔遠自有定體封例不必遠求伏乞

罷特遣之儀慎

中旨之宣以無褻典禮事項者朝鮮國王李暉奏乞追封生母金氏奉

聖旨是著查成化年內官齋

勅例行欽此職以職掌所關具

禮部一卷

三九

疏讀奏是以禮之不可過者言之也至

明旨例之一字該禮部詳覆其不可之故尚未有

聖斷職敢不再畢其說夫曷言乎例也先年之所參定後人之所遵行者也願有從來一定之例有近年見行之例其從來一定者固必以一定為準即近年見行者亦必以見行為准今外國次妃之追封煩

天朝內臣之

特遣此不論從來之例與近年之例蓋無一而可

者也請先以朝鮮近事言之查嘉靖二十四年

李崱承襲父爵并妃並封曾

差內官此因王以及妃也續李崱薨該其弟李恒

承襲時亦

差內官此所重在襲爵也又嘉靖三十六年李恒

請立長子李疇為世子時亦

禮部一卷

四

差內臣此所重在世子也又隆慶四年李昭納僕

氏為室請封萬曆三十一年李昭納金氏為繼

妃請封彼時

誥命冠服俱付陪臣領回此生前正妃繼妃之封

皆不遣內臣也煌煌

明例自嘉隆間及今萬曆事事可據不此之求而

必遠查成化年例縱使有

先朝行事為職等所未經見而

國家一切典禮未有不從近例者况舊例原自可

尋意義絕不相合乎職查實錄成化十七年二

月曾遣太監鄭同偕金興使朝鮮

冊封其妃此生封之妃與今遣封之妃已自不論

况彼時國王李婁廢妃立妃思以

封使鎮服彼國而鄭同原係朝鮮人往返不甚艱

重所過不至騷擾故有此舉豈得牽合附會以

為今日濫遣之案哉今內官之遣即該國亦自

禮部一卷

五

知其非而不敢請也職於其原疏而知之也原

疏一引成化十一年追遵生父母之例曰順付

陪臣以還再引成化十六年請封生前副室之

例亦曰順付陪臣以還是成化年原無遣封

遣齋之例明甚乃舍彰明較著之文獻而搜以久

遠不符之見聞蔑率由無過之典章而引影響

未安之故實姑無論其過禮不經生事滋擾而

就例之一事已多壞矣大抵

國家恩禮貴在慎始其始或因勉强于求多有苟

且創行者而後人循習不變遂以

天朝靈寵至冒濫不可收拾問之必曰此例也是

壞例之例也倘內官遠齋今此既越于例後復

以今為例不亦藐

特遣于太輕委成法于幾廢哉乃職所慮更有大

焉邇來

朝政之破例者不少矣往往自

禮部一卷

至

內降始夫

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臣下參議詳審乃合舊章

即或

聖明獨有灼見亦當明示增損之意與

廷議共酌之若今

中旨成一例他日

中旨又成一例如諸臣因循不駁切恐職掌曠廢

將令中外輟部科之無人如諸臣雖言不用究

至

上紊紀綱下長僥倖將事自為例而人無定守所

妨

國體豈淺小哉伏乞

皇上於百凡請乞慎重

王言而又

明諭該部禮必準于恰當例不期于強合則

聖慕千古為昭而典禮萬世無弊矣

禮部一卷

至

臣按論遣封而及

內降有裨國體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禮科都給事中邵庶等一本旌卹

大典濫請成風伏乞

勅嚴行申飭慎議部覆以杜妄干以一法紀事臣

等竊惟

國家定制卹典以優大臣表揚以風貞節二者皆

褒往勸來之

大典要非可倖得而冒

禮部一卷

四

請也據

會典條例所載如兩京大臣見任公差病故者各

差撫按具

奏在家致仕養病給假等項病故者各地有司具

履緣由病故日期中報撫按劾實類

奏固未嘗令子孫自陳乞也又一款三品以上被

勅聽用聽調官員祭葬俱照今擬被勅自陳致

仕官遞減之例固未嘗概及于聽降也又一款

凡四品五品文官以侍從

春官軍功等項卹典者禮部先移文翰林院兵部

核實如軍功必躬履行陣侍從必日侍講讀

春官必親奉出卹開陳有勞方與

題請亦未嘗止及受官而不計其實效勤勞否也

奈今之

請卹者抑何紛紛而果於違例也指轉奏為迂途

視陳乞若捷徑申報不必開之撫按也而後引

禮部一卷

五

自

奏者有之陳乞不必俟之年外也而數月徑

請者有之被勅而略其顯著之迹勸調而託為註

誤之微職列近邊猥自侈其閱勅而行陣之躬

履何有備員講官而輒鋪張其啟沃而開陳之

勤勞固聞例以引例而

請之者無虛日卹以加卹而覆之者有隱情得無

絕撫按之奏而聞人以陳乞之徑乎

會典及

覃恩詔內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不

改節者里老陳之有司憲臣劾實

奏請旌表又成化元年奏准凡旌表貞節孝行里

老告呈到官掌印官親自研審今有職官闕保

實跡具

奏禮部勘實類

奏旌表如有扶同妄將夫亡時年三十以上及寡

禮部一卷

三六

居未及五十婦人增減年甲舉保者被人告發

或風憲官覆核得出就將原保官吏里老人等

通行治罪總令地方官憲臣

奏聞並未及子孫之自陳與年遠之無稽也乃近

日之舉節者抑又甚焉始猶

奏乞自部署也繼則幕僚踵其風最後而聽選貢

生煽其熾矣始猶

請旌及其母也繼則遡及於祖母甚則遠及曾祖

母矣夫柏舟之咏千古同嗟禕弁少婦忍死茹

荼百倍於鬚眉丈夫允當廣勵風化顧孝子慈

孫譽及其親寧無溢美即所陳皆實然每歲按

臣

奏報旌節類不乏人況遠至曾祖母百年幽渺耳

目誰憑又奚從履勘而實核也臣欲禁

郵典之自陳宜嚴重撫按之

題奏旌時撫按具題

禮部一卷

三六

王府等疏臣每置不參駁撫按多採公評該部據

以裁復如例誠相應即宜確據以明國恩例應

遞減不妨裁酌以示分別顧前此禮曹三品被

劾者以降級而附減半之列助夫城守者以

特封而斬及格之恩部復全憑單詞撫按偏束高

閭以此持議何以評功過而止陳乞合無自今

以後凡大臣

郵典一藉撫按

奏報為之議覆三年以內不得自行陳乞違例查
出立案不行已陳乞者引例俱據

會典條例成文不許援引他人牽同比擬總候撫
按勘明方准題覆上之

令甲下訪之輿情無得牽制昂任意予奪一以
彰

聖明優卹之仁一以昭臣子守法之公將曉然知
撫按之

禮部一卷

四

奏不可遺而該部之覆不可紊紛紛陳乞不禁而

自杜矣欲禁貞節之私乞宜責成撫按之體勤

蓋州縣師保一方表正風俗烈女節婦堅葉自

守學校里老舉保諒給扁扁惟是苦節異常純

孝堅貞者開中按臣特行優獎甚則類題復

請旌表次則給扁優獎無得專徇豪貴遺漏寒微

即先後陳乞諸

疏按臣查確以此例行之不必概為議覆以滋煩

覆如是而陳乞表揚者自無所售未有不灰心
者也斯二者

鉅典而卹為尤鉅若謚以易名則尤鉅之鉅老今
陳乞諸臣不惟

請卹而且

請謚夫謚出公論豈容私

請近禮部有十年類題之議固論定之意然中人

最多而直道自在間有德業顯者眾議共推如

禮部一卷

四

巡撫張文錦死事之類不妨

題覆疏內出眾議應謚以待題少示旌別之語

不然事久議生道傍易惑有力者或塗飾其間

他日將何所據以定是非之衡也如果臣言不

謬乞

勅部院嚴加申飭轉行撫按并所屬衙門不得留

難務申竊具

奏以杜陳乞之端併將謚法酌議妥當覆

請施行所關於優禮大臣勸化風俗非渺小矣

臣按

高皇帝元年首以表揚節孝為諭故革除之際臣民死難者以百數而婦人女子之死節者亦多蓋前代所僅見也當時覈實嚴重風厲甚速二百年來習為故常此疏所云遺漏寒微者多有之矣

禮部一卷

五

萬曆二十年七月初九日

江西道御史周家棟一本振刷時弊以儆臣情以一政體以崇

主德事臣不肖巡視中兵馬司三閱月乃得習觀京國之事其此廠不法者難以悉數然未有舉朝祭之大典章奏之重事而玩愒混淆若此者也敢試為

皇上陳之

禮部一卷

五

令甲凡

大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及六科都給事中皆陪祭內有刑喪過犯之人不預豈不稱榮數哉今祭孟秋臣與御史馬從聘例得監禮乃所稱陪祭者輔臣而下十數人而已次早謝昨者輔臣而下又繞數人而已其不與者果皆一一有礙者乎夫不祭則不知有親也不謝

昨則不知有

君也都厚撫顯日月之際而耽安苟便以自棄典

禮是豈所以尊宗廟乎臣之所謂亟當申飭者

一也

令甲侍衛大朝會則用全直常朝則更番除

會極等門各有所直而列午門內外者校尉五百

人其餘方巾青衣銅帶銅牌之屬不與焉豈故

為是觀美哉所以聳臣子恭肅之心而銷其頹

禮部一奉

五十三

僻之念也今各門侍仗者果能舉舊制之半乎

臣巡視見兵衛不能糊口解銅牌以市之酒肆

而坐者不知詰細民間入禁地如驚而無忌至

亡等也微獨如此今之官員入朝淺以令甲考

之果皆不相私揖矣乎合行門道果皆不敢當

中矣乎果皆不 籠而入長安門乎果橫過下

馬牌下乎此皆恬不知怪誠以比路馬之齒則

大有間矣是豈所以尊

朝廷乎臣之所謂亟當申飭者一也故事臣下寧

奏

旨批發六科而後發抄豈非以明至公且以示至

信乎往禁之不得抄因非以示四海乃近聞

報則有未及

進呈而播之報房者矣有原未

進呈而且不知所從來者矣甚至私帖小牘傳布

寰區其辱國甚矣此非小過也指多則亂視廣則

禮部一奉

五十三

喪 奸人借以為傳謗之郵而遠方承聽之徒

不及察而開橫辨之端將人心實自此壞之何

汶汶也臣之所謂亟當禁飭者一也伏乞

勅下部院申飭大小臣工如遇

朝祭常期各遵

令甲不得玩愒以滋弊風敢有仍前他情者聽臣

等參劾其報非六科發抄者嚴禁不得亂傳以

淆聽觀更乞

皇上一意勵精為臣下倡則上下交傲而

聖德益光

聖治益隆矣

職按朝祭間稀在

神祖中晚之年廷臣尚有玩愒之慮若如期舉行

則禁飭尤亟此今日之所當議為振肅者

禮部一卷

五

萬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禮部一本為左道原熾乘機更張懇乞

聖明速

勅嚴禁以杜亂萌以保無虞事祠祭司案呈到部

臣惟天下之亂有自外至者夷虜明犯邊疆是

也有自內起者左道暗藏不軌者是也兩者情

形不相謀而聲勢實相同臣等近見奴酋狡獪

恐有奸細乘機竊發故特

禮部一卷

五

上嚴禁一疏明言雲遊乞食之輩白蓮紅封之教

亟為解散不意

西安門即獲妖僧情詞大有可疑數日復接淮陽

按臣龍遇奇揭稱武悟空等以白蓮左道聚徒

煽眾擅頒號巾號服擅制符印兵仗妄擬天文

識語詐言土堆兵器無非仰承天變而行其術

伺邊釁而逞其私至犯上至亡等也與臣等前

疏違相符合非當事諸臣早為撲滅即張角劉

福通故事見於淮陽天下不益多事哉臣思邪
教固多總以白蓮教為領袖天下處處有之聞
河南山東湖廣南北

畿輔等處尤甚大都其所念誦皆五部六冊之邪
書其所造作多符識興亡之大事平居則巧誘
人以降福而人樂為輸有事則驕語人以免禍
而人不敢不輸徒既煩多心亦聯屬一事欲知
則以一傳十以十傳百不移時而聲息闐通一

禮部一卷

五十二

夫作難則境內雲合境外風從不傳檄而氣勢
立熾及今不禁蔓必難圖真有如按臣所慮者
然而操空言以禁實禍不能也臣思法之行也
自上不自下上行則法不重而下易玩奸之發
也自下不自下發則情不真而上難知其說凡
有三焉

一曰重彈壓彈壓之權撫按豈不並操而按臣
以撼山搖岳之勢觸邪猶如拉朽倘如期相代

則耳目一親觀望自聳即有奸民何難潛攝故
按差不可不早下也然臣愚猶謂按臣當申明
禁左道一款入境之日即與訪犯同為舉行庶
法重而人難犯也

一曰親覺察撫按之權雖尊而不親親民無如
守令守令精明雖民間善惡利弊悉如燭照寧
有多人結黨舉

國狂趨至事敗而後知者無亦以一局易完大眾

禮部一卷

五十二

難犯耳不知患同養虎反噬何及故守令不可
不留心也臣愚猶謂當以考功法行之弭息多
者考上上發擢少者考下下庶官惕而法可行
也

一曰互稽查守令雖曰親民窮鄉僻處無從遍
覽惟是保甲之法互察最便凡有左道惑眾強
梁作奸者一家有犯許九家共首則奸何從匿
故保甲當行也然臣愚猶謂民各重其身家誰

肯首發大奸以罹不測必信以賞罰不察者重
以連坐之罪能發者曲為保護之謀庶法行而
奸可自息也如燒香一節名雖好善然一帆一
騎千里可通何必數百成群大作聲勢甚且旌
旗蔽日金鼓喧天大類兵家之權武乘輿飾鳳
儀仗飛龍上擬

至尊之等威此等驟人耳目動人心志當禁也至
於寺院一節即奉

禮部一卷

五八

勅建皆為犯律何為大者琳宮梵宇既已參漢而
連雲小者寒卷充途又祇褻神而瀆鬼蓋寺院
則藏集自衆藏集衆則奸冗自煩此在

京師尤宜查者以後凡私造菴院亦宜一體禁止
伏乞

勅下臣部行文五城廠衛嚴令禁緝諸凡菴院不
許聚衆說法遊食僧道不許潛入容留如有白
蓮等教訪出依

律重究捉獲有功員役比照拏獲大盜者一同陛
賞仍通行各省直一體遵奉嚴禁訪拏力行保
甲每月呈結到官保甲地方並無左道有別廟
同連坐所在官司有不力禁者外許撫臣內許
部科糾參庶內亂可弭外亂可寧人心定而太
平可保矣

臣按張角以米賊亡漢山童以紅巾亂元左
道之禍所從來矣

禮部一卷

五九

祖宗時郡邑各設僧綱道紀良有深意專為愚民
惑於禍福果報而僧人道流轉相告戒亦可以
佐讀法之所不及也豈惟修其本以勝之耶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禮部一本為申禁左道以正人心以杜亂萌事
祠祭司紫呈到部竊唯邀福免禍者人情也而
巧言禍福以中人心者左道也故無事則誦五
部六冊之邪書詭稱果報有事則假驅神使鬼
之妖術妄語興亡此在白蓮無為等教沿習已
久兩經臣部具

題嚴禁驅逐不啻三令五申矣近有紅封大成等

禮部一奏

十一

教則避白蓮之名而傳其鉢逃無為之號而廣
其派者也四方有教首謬稱佛祖門徒但可誘
入教中何難多方羅致地無論遠近而飛檄立
通人無論親疎而聲響輒應諸生也而登壇說
法背正從邪少婦也而仰面事師夜聚曉散甚
至

皇都要地輒敢圍坐談經十百成群環觀聚聽且
以進香為名踵接於路無論伏壇用

龍鳳為

王法所不容而旌旗蔽日金鼓喧天當此奴氛未
靖之日可令其遠邇雄行若此乎萬一革澤奸
盜或景附以潛藏奴穴細人或竄入以內應是
玩視之以為緇衣黃冠之流者正醞釀之以為
綠林紅巾之寇者也近如南直武悟空不過一
白蓮教首耳一倡百和遂敢造符印擁兵仗幾
蹈劉福通故轍亦大可慮矣方今

禮部一奏

十一

天不悔禍人皆幸災中州旱魃為祟人相食兵山
之東山之西劇盜劫官且弄兵矣肘腋之地又
報延綏援兵掉臂去矣凡此朽腹亡命之徒方
苦棲身無路而左道造為之窟踣附愈多勢焰
愈熾未必無福通其人者生心窺伺而四海兵
餉又為遼左征調殆盡誠恐變出不虞撲滅亦
未易也况值

母后

梓宮指日發引

都門內外倍宜周防竊意烏合匪類定有窩藏處

所寺廟菴觀更為匿奸淵藪而城坊廠衛皆有

誥奸之司除臣部一面移文在

京衙門徧查地方但有白蓮等教潛住即加嚴緝
依

律究罪永編違戍金鼓旗幟等物追發營伍備用

其遊食僧道並行驅逐仍懲窩家以連坐之法

禮部一卷

古三

務期塞源遏流勿使滋蔓更乞

天語申飭中外臣工一體遵行倘所司敢不力禁

正亂萌遏而世界益清矣

臣按此疏上未三年果有山東妖賊之變可

謂見禍於未形者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禮部類 第二卷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七日

禮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孫慎行等一本為直

陳

儲講為

宗社第一義同詞懇請

聖明亟行新

禮部二卷

旨以固治本事臣等竊惟當今時政所最大最急

無先

儲講過來久曠不行甚至八九年餘大小臣工款

之而不得其故思之而深以為憂合疏單疏無

慮數百章已昨覲

明旨特諭輔臣謂

儲講等事可次第舉行大小臣工又無不欣欣喜

色仰見

皇上英明真知

儲講之為天下大根本也若概然悔前日之缺失

圖今日之更新日今清秋氣爽開講伊通輔臣

已擬講官上

請

皇上自當寔斷風行首為振舉不踰旬日已願將

行未行大小臣工更不無顛顛風望臣等忝在

九列尤所切心夫當久曠不行之後則臣等所

禮部二卷

為效匡救之愚忠而不容不披鱗明諍者唯此

事况屬將行未行之時則臣等所為敢將順之

微忱而不容不補續瘞陳者亦唯此事若今秋

不講竟以何時今秋

皇太子不實出講

皇上之旨竟以何為

詔令非飭聽之彌文揭請非了事之故套學脈存

亡之聞

儲德勤惰之絲政理通塞之故

國勢興替之源在茲一舉此無論職掌所存與非

職掌所存無不披肝瀝赤欲力叩之

皇上者也唯願

皇上發

給音發定期日令

皇太子及時進學無負壯年古稱一暴十寒猶以

為難今之寒而不暴蓋已甚矣古稱姑待明日

禮部二卷

猶且不可今之徐徐姑待不可復矣用敢合詞

懇

請近以成

皇上之大信遠以培

宗社之永安臣等不勝激切仰祈之至

臣按此時

儲講久廢至八九年故禮臣力請以為

宗社第一義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孫慎行等一本為

典制當明周防宜慎謹抒末議以裨

隆治事儀制清吏等司業呈到部臣以不肖豎生

承乏猶禮何能有所忠盡足致

明時然竊聞之記曰禮之禁志猶坊之止水也以

舊坊為無用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益必有亂

志夫

禮部二卷

國家不治多起於禮坊之壞欲修禮明教化其原

莫大於興士行正文章其次則莫如整齊

宗藩動守

郵謚使與者知

恩不與者知愧又其次則莫如禮待遠夷有嚴有

翼毋使生心凡皆臣職守以內也然臣又受事

未久無所諳第思

典制不明何以當官陳力謹與諸司共搜故實各

為條議擇其切當於今者十數條

上敢希

聖明採擇畫一既申即馭萬各得俾臣等有所執

以為坊而諸奉法者不得踰較其間指畫非臣

新創辟之舊坊修築之以時而不使之極壞大

敬其於保法未必無補益幸唯

聖明留意

計開

禮部二卷

一士不素養無由得用邇來學校中輕薄為梗

致有志差與為儕或民有訟事其長跪闕說者

此人或官司有去留其攘臂保留者亦即此人

往于長吏近且群而呼詈之矣往猶府縣近且

有群起訐

藩府者矣士習如此與材謂何今後各省真學使

須嚴申衙門出入之禁如犯上諸項定行罰治

若有干犯倫理不孝不悌者即不拘定臨考之

期亦不必拘定舊開之額速行拿處毋使若人
得涸於衣冠如教官護不以聞并考下考至諸
生有行誼卓爾足稱及恂恂已閉門讀書者要
多獎數人以為諸士法式毋謂彌文不闢賈化
伏乞

聖裁

一

國家功令誦習一唯經傳訓註一尊紫陽所以抑

禮部二卷

六

制狂蕩而使之純然於道術也頃好異者多撰
拾淨浪不根以為闕辨小生薄識影響趨之背
經傳訓註不顧夫寧有大雅而肯為者甚亦有
司不知通鑑性理何物遂爾漫然應試

舊制提學考試限解三卷到部通願廢闕不行今
宜嚴遵此限發案後陸續解部又須當日原卷
府縣俱有印信者不得另謄如有語多怪誕理
不通明容臣等嚴勘摘出定行降等勵其後來

試經書論三篇完善者方許優等生員或問試
表策一篇四篇完善者方許解部儒童無論不
許入學如仍以一文或二文取入者學使使應
以倦閱卷姑完事論要令士人學必通方則他
日當官之政必多循雅即立

朝亦鮮詖淫所聞世道登降非淺鮮也伏乞

聖裁

一宗室日多賢者日少非獨性不良也約泰淵

禮部二卷

七

疎為日已久今務要管理者必著實舉

奏管理必從公如近日充使護奸強

奏已奉

明旨革退管理各俱宜視為履轍毋得仍前縱容
致尾不掉至該府長史一府屬官領袖尤宜加
意輔導留心隄防如

名封婚配等項富者濫

請貧者愆期不得

請責守何在以後考滿必一年內明開府中有無

失錯欺隱情節方與給由如本部查出愆期及

濫

請等項定加罰治其

親王亦不得從厚冒計加銜及加品服夫

親郡王體尊不得以小過苛責總之管理長史得

人即一府治一府治即

宗室各治地方亦免負累

朝廷更不煩處分臣見

蜀世子奉銓於

蜀王去冬薨後曾未

請

勅管理輒欲奏

請管事

親王如此何以觀下合無即加罰治其長史并當

究默不可不嚴飭伏乞

聖裁

一祖制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必以長故庶子

不得與嫡子論長幼後生之庶不得與先生之

庶論位次限制森嚴誰敢踰越不謂法久弊生

隱庶冒嫡廢長立幼遂稍稍見於

藩國夫名下降次第上紊大綱且然濫觴何極今

後如指濫妾子為嫡子奪庶長壽與少大乖

國法者或本部查出或

禮部二卷

九

宗正參劾或

諸宗親識人等首告除改定之外輕則罰祿終身

重則奪爵正法臣見詭計倖封以妾為妻以少

奪長若鼎莎等猶然安恣誠心憤之戒一警百

不可不早定也伏乞

聖裁

一各府報生事花生傳生

禁例嚴明已無容復議但

官府深嚴外庭遠廓諸般隱弊豈能悉知要在者實舉行毋得視為故套以致瀆亂

天潢人人痛恨且子女之生成立最艱今報生者每季一府中不下二三百名而天傷者直年終以數名塞耳夫以生若彼之煩豈天傷若此之寡歟今後合無每季即寫數開報毋令隱瞞預作將來填補致

請名時混雜無可究詰如不開報者容臣等即行

禮部二卷

十

文查勘其長史教授等官并戒飭即將軍中尉有抄開已故而

玉冊不開者即開亦無某年月日其遠近既不可知則子之

請封或係制內與夫緣事過期俱無查考合無從今飭明各冊內須開某年月日故如不開者定行駁勘不得

題夫將軍中尉服制之限臣歷查條例要例俱未

曾看明臣以為仁人孝子當不忍即請縱有

請者其奏到日當與題封其祿照往例而

勅令制滿日方令受封冠帶如有制內先冠帶者許管理若長史糾舉罰治

聖王以人道待人况于同姓總之開報故年月日明白弊自可清仍望將此項添入內例永為遵

禮部二卷

十二

守伏乞

聖裁

一卹典係

聖恩優渥議者謂宜從寬此直虞書功疑惟重意但末俗流失人情無涯若稍厚一人使多人援引或稍疏一事即多事纏擾更非所以善用寬也如條例中有功過相准遞減祭葬之文而尚以全莖

請不可徇也如條例中有公論共弃不准祭葬之

文而專以官品

請不可徇也如條例中有未經考滿不准祭葬之

文而漫以閱視之存

請不可徇也致被言之臣所宜慎核必參勘得大

節無虧衆共惜者然後可斟酌上

請不然寧遲之歲月俟其論定有忠直之臣抱沉

抑之冤所宜亟為昭雪然亦必真見得大節有

禮部二卷

十一

聞衆所共賞者然後可慷慨上

請不然寧遲之歲月俟其論定年久不卹必當審

其不卹之因忤時不容亦當詳其不容之實若

云寬而有制又云肅而寬夫唯制惟肅所以為

善用寬也且

恩卹最多人闕涉而怨望所易生唯一成既定即

百口無諱伏乞

聖裁

一

謚典易名信令傳后全以下之燭照水平稟

上之風行靈斷設誠致行故人心磨濯前三十七

年十二月間議

謚二十九人已

題

請矣迄今尚未得

旨外庭群猜或係

禮部二卷

十三

聖心慎重然始議終捐非所以為信一不別白非

所以為明印利弗與動稽數年非所以為斷况

今甲五年一議未歲又當踵行豈有前事方積後

事復來大乖政體望即

速下前議令宇內人人共睹自是臣等從容繼續

而行庶衆踴躍

大典光明伏乞

聖裁

一卹典不許子孫陳

請中飭不啻詳矣夫撫按有會疏

朝紳有清議何係子孫論列甚且挾貨而來抱恨

而往者亦何所用之如撫按奏得

明旨到部之日急行

題

請自是臣等職業即有奏未得

旨果係人品真卓臣等亦當時名上

禮部二卷

十四

請如有善不章實臣之罪何必私託有

請或濫竇臣之罪何可私託合嚴行

禁除撫按從公

題

請與臣部從公諮訪外其子孫不得赴

闕祈哀望門投刺諸如私賄吏人等項不足增祖

父之光適足貽祖父之羞可羞也違者定革不

與伏乞

聖裁

一琉球

祖制兩年一貢近乃限為十年所以節財費絕窺

窬甚善頃三十九年貢矣今歲又復來不得已

經撫臣

題

請姑暫准他貢額若嗣此頻來定行嚴絕無容復

議如建酋屢為邊寇既狼吞南關矣又蠶食北

禮部二卷

十五

關屯耕闢地構通北虜近雖入貢然來而禁悍

不可馴去而囊橐不可問又熟視

中朝徒生睥睨將焉取此合無照北虜故事留貢

於邊亦賞當於邊如折宴折程口糧等費軍捐

而與之若南北兩關與建酋一體南關并之於

建北關方在受兵亦於邊上賞皆便策也望

下兵部若科臣若邊臣詳議俾妥遵行庶遠夷可

以綏懷

朝市亦免騷擾不獨押伴交關其弊可絕路郵傳
費其省不貲也伏乞

聖裁

一四夷入貢皆有宴賞高麗則以部院大臣陪
司官一人視宴為其頗有聲明文物而待之優
厚耳今一切品物署官委之積胥恣行剝削數
既短少味復臭惡不堪几令人嘔穢此無論廉
大官費而虧

禮部二卷

六

朝廷之恩傷遠人之心莫此為甚今後無令視宴
官嚴行查驗凡短少濫惡者隨責添補更換若
署官不職甚者或參處亦懲即教坊樂器樂工
亦諭令整齊清楚不至辱
典禮而差

明庭夫司事莫至單襄以之卜陳國賓至如歸者
文以之得諸侯即饗餼牢醴非細事也况近來
且有信信而起者多以供應不周之故安得習

徂故常不之間哉伏乞

聖裁

職按禮部大典盡在此疏中皆以嚴明有執
為克舉其職詞臣自四品以下未有事任一
至禮部則才品立見能執與不能執之辨而
已

禮部二卷

七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六日

通政司通政使吳達可等一本為納言關係

國體循名責實稽古酌今敬陳要畧以仰俾

聖政事職荷蒙

聖明擢職為通政司通政使疏辭不允強顏供職

幸偕左通政臣羅朝國左參議臣梁見孟濟濟

英賢旦夕惟以同心體國相勗勵一應衙門諸

務經今數月加意整齊頗有端緒因思納言要

禮部二卷

六

件無如章奏一節疏通

國家氣脈此之不慎出納惟允之謂何今朝國雖

已陞任尚未離京臣謹會同二臣稽覈舊典參

酌時宜有已經條議歲久廢湮者有未經條議

例應倡舉者期於不紛更不因循無以負

皇上之任使而已謹列開款具

題

計開

一遵制以正疏式查得本司條例款開題奉本

章長短濶狹字畫大小具有式樣

欽頒內外遵守截然如一

世宗肅皇帝因通政使宋滄等具題毅然允行

皇上御極以來重加申飭此猶是疏式粗跡言之

耳乃若奏牘敷陳謀猷入告夫豈較量尺寸字

畫之比先經大學士高拱之請

穆宗莊皇帝旋降

禮部二卷

七

給音禁詞有禁

皇上近俞科臣蕭近高禮臣馮琦之奏深文筆詞

有禁匿情浮淡駕空失實有禁煌煌

簡書炳若日星乃今士風漸漓歲新月異夙昔敬

習牢不可破舉其甚者君前臣名自有定禮今

則閣部諸臣名姓匿不露章而婁江吳門四明

歸德富平等別號信筆揮毫無復人臣事君之

禮矣論事論人自有定體今封事所陳意見各

別彼攻此擊不勝不休而彈人者與被彈者職
言詬訾動輒以戲謔之談漫陳於

黼扆之前矣舉刺疏有題薦已非古式薦語

任意鋪張無異正薦亦豈稽覈官評之體哉職
以為疏式宜正也伏候

聖裁

一屏譏邪以肅綱紀上無道於下無法守者賢
往往以綱紀之隆替卜國運之興衰以政本所

禮部二卷

字

係者大也隆古盛時命令煥於

朝堂誠納陳於百辟見有異同何妨互正即執藝

以諫之百工無非以公心陳心事云爾我

明例載民間不公不法許諸人直言無隱意蓋踵

此世降不古背公違臆之風熾而寅恭弼直之

意微封章上奏藉口公議陰濟私謀漫淫陵替

甚則罷弁史晉以發奸之名為代辯之地連篇

累牘簸弄大典者矣伏覩律例款罷官宿吏不

許潛住京師假以建言為名挾制官府若輩公

然犯禁令已伏辜再愆

綸音嚴加曉諭垂之功令豈非善類之幸哉職又

訪得近日有一種無藉結黨成群騙詐不遂每

乘內外察時捏造訪單竊

朝廷公典為宵小利媒說珍行莫此為甚職以

為司察衙門會議收單各官事跡明註某人開

送以憑部院據單覈實無若匿名投揭真偽混

禮部二卷

字

淆亦維翼世道一大機也職以為綱紀宜肅也

伏惟

上裁

一種馭正以防偽妄六科職掌主於參駁職衙

門職司納言宣德達情亦豈容容默默專務串

名封牘已哉官民本章投入堂皇一經檢閱大

概瞭然第倉卒

進呈未暇詳閱故駁正之典類多寢聞耳先經

宣宗章皇帝聖旨通政司各處進來的本常有差錯不用心的記著參奏拿問世廟初年再一中諭諸凡漏印接紙等類二十餘款見在頒行惟是官民所奏是非倒置間常有之非敢正無以示懲請自今以往除撫按司府等官臚列地方事件循例封進外其他奏牘無論閭巷俚言法難容縱即如註議冠紳有倡言惑眾假公洩忿者有疏未入駁先行發抄者及各

禮部二卷

三

王府上司有等棍徒廣布羽翼逞私滅公紛紛清擾者是亦說說殄行之流也察其事情真確重者具疏明參輕者駁稿立案務令公議伸而邪謀寢職以駁正宜重也伏候
上裁
一懲奸宄以杜刁風職入本司公署今已六閱月每見官本所上參詳情節無甚弊竇惟本一節請張誑誕難以縷數有稱殺死非命數十

人者有稱擄掠貨財數十萬者有問官受賄動經萬千者有不待院道批詳有司統一審斷越強辯者據其娓娓情詞似屬虧枉大變究其隱隱裏面實絲關念私情甚至號泣公庭引刀自刎希圖一准檄行郡縣萬一輕信輕上是朝廷法令此輩得借之以陵駕官司恐嚇鄉黨者也胡可長也且本章所進豈能自屬稿類多都會積積父子祖孫絕絕接跡於本司門首窺探

禮部二卷

三

意向潛通衙門人役代草繕書厚利入己而官民之體統閭閻之膏血任憑此輩鼓弄掌握中流毒可勝誅哉先經科臣許弘綱條議精詳明旨中嚴切諭過來滋甚職等業已出示查有久懸弓手王孝等五人革役做治後來再犯并連越奏積歇參法司究罪別盡墜奸是亦恪修職守之一端也職以為奸宄宜懲也伏候
聖裁

職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古今定禮乃章奏
常稱邑里如吳門歸德之類又有隱語謎字
同於射覆莫可卜度者皆無禮於君者也而
制誥之詞以君諛臣近時益甚皆當釐正昔隋文
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淨偽泗洲刺史司
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今之
批答當知此意

禮部二卷

三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一本為文體上闕
國運訛言默壞人心伏乞

聖明申飭嚴禁以還正始以遏橫議事職惟治安
之世臣民路

朝野同風讀其文有高明廣大之音而治象可知
採其俗皆忠厚正直之事而雅道可知邇年文
體漸就支離訛言日以昌熾職養食而憂之久

禮部二卷

三

矣今幸遇

皇上登明

簡義職亦備員禮垣敢為

皇上畧陳之夫士子終身用舍決於一日之短長
憑藉數篇遂將責之展效非細事也故以文理
之純粹覘其學復以條答之詳明覘其才而彼
險怪叫跳之談淨遊庸淺之說論不高古策不
經濟此何為者也至於章疏上達

聖聽假使

皇上不時臨御不時召對則今日所書之筆皆當

日誦之

殿廷者也據事教詞意明詞簡片言自是洞然何必累牘連篇逞其辯駁其或有所參劾事不過得情言不過聲罪何必攻訐陰私株連無已且也設為謎語妄稱別號矢口謊言更足異也獨是舉薦之章不妨過厚然駢比麗詞何關實行

禮部二卷

三六

相沿成套得之亦不足為禁已又况乎自叙一切恣意形容一何誇誕之甚哉乃若

誥勅封章人臣極寵

華衮一字原不在多何至月露風雲窮工闢富見

任之綺已稱前官之事復及即曾經指摘禁典

褒嘉私行薄長並形

綸綍編年一如本傳枚舉幾於行略有是理乎凡

此皆文理之宜正者也若夫雜說熾則正學衰

終書傳則清評混匿名布則奸術行其所妬害尤為不小職

請得而更言之職聞古昔賢王抄聚邪書焚之通市今延漫不經之帙盛播長安反相矜尚甚至冠賊奸宄之徒舞機弄智之事猶且大加批閱表章示人人亦靡然好之都門紙貴又有一種憤激險刻之人臧否由己升沉在心紙費木災希圖傳布近地或知其妄他方必以為真目今

禮部二卷

三七

尚且半疑久後能無全信將使吉人墮體兇夫掉臂累德傷化莫此為尤又有一種陰譎詭秘之人論事捕風挾伏射影專造匿名榜揭欲求顛倒是非或潛投要路或明布通衢甚且宸居禁地粘帖公行無人查究即使罪狀果實亦不宜因此相譏此皆訛言之屬端不可聞及今不一挽回流弊更當叵測伏乞

勅下該部申明文體嚴禁訛言考試責成於主司

今進退之權一

誥勅青成於撰官令

朝廷之體尊章疏亟為剖別則妄穢自清雜說悉

與搜除則詖淫亦息謬書出自誰手并宜罪及

刻工匿名帖自何時固可責諸邇卒庶幾體統

正而風俗淳其於維持泰寧豈淺淺哉無任懇

切待

命之至

禮部二卷

六

職按宋時魏泰作碧雲駮証范仲淹林希作

東軒記攻元祐諸君子私史流傳足為正史

之黨近時又有批點水滸傳教人為亂臣賊

子者左道妖民此為先驅不可不嚴禁也

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南京都察院御史蔡應科為乞正疏議之體恭

請

聖裁以枕陳習事伏惟

朝廷分署設官期在各修其職業而疏議所關非

小用是恭陳膚見乞正疏體恭

請

聖裁擇其間謬舛分列為三條款一曰詞語戒冗

禮部二卷

六

晦夫士人應博學宏詞科及為贈言為雜著則

或有長篇僻語任其才情之所極乃若一封上

九重則欲

重瞳樂觀而易曉者使疏中有蔓詞

宸旒能不厭觀乎又或用險奇字及隱晦語雖者

儒尤未即曉而

萬幾何暇尋思倘緣厭尋思而輟披閱即有雕龍

繡虎之章安所用之萬一

聖心留注因而詢之左右或乘機妄對以致
事權旁落則其漸將有不可言者善乎先尚書
韓文之裁疏也其曰疏詞不可多又不可文良
可為疏議之戒矣二曰稱謂戒沿襲切思君前
臣名自古記之又曰禮以時為大臣見近時疏
議每稱一二輔臣不曰王家屏沈鯉而曰山陰
歸德不曰高拱張居正而曰新鄭江陵此類不
少律以臣名之禮則拂矣况

禮部二卷

二十

皇上何暇記數郡邑為何輔臣得無費尋思而煩
詢問乎又或稱諸官及稱地也不曰吏部尚書
禮部侍郎而曰太宰少宗伯不曰戶部郎中工
部員外而曰度支郎將作官屬不曰南北直浙
江雲貴而曰燕吳豫章於越滇黔此類甚多律
以遵時之禮則悖矣况

皇上何暇記周官漢史古輿圖遂可不勞思問而
盡了了乎大都執近以來凡諸顧及厨英賢

奏疏中往往有此稱謂蓋其沿襲久矣如之何不
波當以此為一戒耳三曰論列戒深刻臣聞之
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不可有所揣摩以入人
罪蓋正人切齒險邪自宜抗疏聞之孤貞蒿目
於奸黨自宜奮筆糾繩之若伊人本無邪心祇
有一事一言未執於道而揣摩以聞之者輟指
曰邪本無黨附祇有一拌彈一連白偶未協於
衆見而揣摩以糾之者輟指為門戶中人名之

禮部二卷

五

曰奸黨凡若此者皆非也而尤不可有所厚誣
以重人罪如私心有憾於其人而欲甘心焉則
或擊口羅織之或自組織數言裝點之又或本
無私憾而輕採入蜚語誣詞欲以助筆鋒而誇
廣照凡若此則非之非者也而又不可有所過
激以擅擬人罪夫人臣有大奸大不道者曰無
赦使灼知其實自當詳列其事入彈文俾伊
人之罪狀既章自無逃於

斧鑕第疏中不必輒議斬以啟

宸嚴殺伐之心如宋臣富弼豈不以大名揚當世

哉其時議戮龜仲約而范仲淹以為不可蓋恐

官家從此手滑遂之乎其為見也竟之富鄭公

因事驚心始遠牀嘆服范六丈耳乃人士有可

殺而不可辱者其辱之則莫大於醜詆賤詈之

詞夫臣工各有意見何嫌於相爭如虎使見有

無禮於

禮部二卷

三

君者何嫌於猛攻急刺如鷹鷂之逐鳥雀惟務無

過於憤激而以筆端詬詈羞辱人耳夫朝紳皆

同類也皆

主上之耳目手足湊合為

國體者辱彼則自辱而且辱

國矣疏至於辱

國不亦傷乎此一款有四端惟揣摩及厚誣兩端

俱有乖於正直餘兩端則多出於秉道嫉邪之

衷故遂發舒其剛毅激烈之氣然終為賢者之

過而稍有損於忠厚臣願百僚正直以植節忠

厚以培根務在消融其深心刻意偕之乎雅道

其所闕非渺小也以上三款其詞不周備不凋

琢蓋因疏內有戒冗晦一款今不敢躬自蹈之

耳獨不識忌諱頗有傷時之語觀者或以為狂

妄則臣應認罪愆矣如以狂夫之言

聖人擇之而謂其中頗可採則乞

禮部二卷

三

特賜明

諭與諸臣工共持循焉或亦末流之一柱者乎

臣按朝紳皆同類也皆

主上之耳目手足湊合而為

國體者辱彼則自辱而且辱國安得此長者之言

而稱之

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禮部左侍郎翁正春等一本為督學職在維風
出題最宜存體懇乞

聖明亟行申飭以崇雅道以挽士習事儀制司案

呈近閱南京河南道張御史揭帖論學臣命題

宜存大體而終及於條約甚裨士風未奉

明旨相應申請庶便

頒行等因到部臣竊惟士習之淳澆全在學臣之

禮部二卷

三五

風示學臣而示以正大則士亦正大應之而

國家得真才之用學臣而示以詭僻則士亦詭僻

應之而江河成莫返之機其關係匪細故也有

如臺臣張邦俊奏中所載題目臣不暇備述姑

錄其半如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以事兄未能

也所求乎朋友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以語上

也中人以下其有所試矣斯民也患失之苟患

失之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始

條理也玉振之也者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及

砥然三字德潤身心廣以至三仁八士聯為一

題等類或割裂破碎或牽掄扭搭其於聖賢立

言之大旨甚相悖戾而以之試士竊恐文體從

此日纖世風從此日巧誠有如臺臣所慮者事

廣臣部職掌何敢不申其議以懇

聖明之中飭乎願臣又自出題之說而推廣之竊

謂試卷不可不解部也往年各省考卷學臣皆

禮部二卷

三五

奉

旨解部以憑殿最今解卷者幾何人無論文體之

正否不可稽查有前項割裂牽掄題目臣部亦

安從知之臣請行令學臣今後每歲試士必於

年終將真卷類解臣部容臣等總閱詳品其有

文體險怪出題穿鑿者摘出參處則庶乎人知

功令而不以頗僻為教矣臣又謂小試不可不兼

重後場也自學臣專以帖括取士固重經術士

遂一意時籍而於性理通鑑等書率弁髦置之
彼於身心性命之理古今成敗之故茫然莫知
異日何以經世務而為

國家用乎又何怪乎小試前列者之不得入彀也

臣請行令學臣今後考校諸生前四書長短題
二次五經題一而論表策必間出篇數不完者
即文可觀不列優等有文無論者即列優等不
准幫糧則庶乎士務實學而不以僥倖進取矣

禮部二卷

五

臣又謂弊竇不可不嚴塞也夫懷挾之弊細加
搜檢即可禁絕惟是傳遞之弊千谿百徑莫可
究詰或預埋藏於試院或抽線於溝渠或假鴉
鴿傳書或倩各役代帶種種機巧莫可完詰乃
吃緊又在瞭望巡緝之人彼欲傳遞於一號之
生儒而不得其間則每捏報二號之犯規學臣
不知其奸使之往執隨得以乘間而傳送矣如
此則雖新奇其題目以難之亦何益焉且無辜

者受枉行賄者倖進殊可恨也臣請行令學臣
今後除一應關防嚴密外試之日仍禁各役不
得往來行走有犯規者但令本生持卷赴堂受
罰或記其號數以候交卷時處分則狡計不得
行而諸弊可一洗矣凡此皆因命題之說而推
廣之者也至條約之費精力妨本業學臣豈不
知之豈不欲省之特以前人既有後亦宜然故
不得不勉焉從事耳臣意以

禮部二卷

三

卧碑所載申飭士子者已備而先輩各督學規條
亦有可卒由者誠採集彙成一冊刊刻
頒布若巡方總約然令之永為遵守則學臣既不
煩區畫而士子亦便於循信學政中載省之一
端不可不亟為議行者也臣久有慨於衷茲因
臺臣之揭故為申其議如此伏祈
聖明留神省覽
勅下臣部頒行所裨於學政世風匪淺渺矣若夫

科場題目必當冠冕則俟臣部條陳事宜一併
議定請

旨施行臣不勝隨越之至

臣按此疏深裨學政亦有關於士風者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四川巡按孔貞一一本土習日靡整飭宜新懇
祈

聖明亟

勅該部申明規制以振士氣以裨治道事卷查先
奉都察院勘劄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稱移咨兩
京行提學御史各省行巡按御史轉藩臬二司
守巡道將所屬舉人查訪其飭躬勵行卓然不

禮部二卷

三十八

禮部二卷

三十九

凡者

奏薦揭薦其素行不檢確然有據者監司開送巡
按不許起文會試巡按密揭臣部及吏部某武
斷某賭博列名開註如其過猶淺能改圖者姑
與自新以觀其後如其行止既虧前愆難蓋不
必憐惜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士子一登鄉書德業所基前途
頗遠乃猥自菲薄屑越名教何以望其將來除

已經處分的姑不究外此後但有決裂行檢自
底不類的巡按官查有實據開送禮部不許起
文會試其能卓然不凡的許

奏薦揚通行著實舉行以端士習欽此欽遵移咨
備劉前來通行遵照記茲當計借之年行據四
川布按二司及各守巡道查報去後今據該司
道陸續轉報到臣除平常免開其上下二等已
照原行具揭報部分別議行外所據制行卓然

禮部二卷

四

堪勵士行謹遵原行據實為

皇上陳之查得布按二司冊報華陽縣舉人楊師
心年六十八歲護衛籍治詩經中甲子科第六
名從登鄉薦以來閉戶誦詩入公門后實不
治產業孝友之行夙孚閭左敦睦之誼厚洽家
庭屏跡寒窗春闈不試凡三十年三巴舉人多
人若師心可謂獨步矣具冊到臣該臣看得舉
人楊師心年近七旬守嚴一介勁節可凌霄漢

挺持直傲冰霜念年不上春官一字差通公府
既雅志于好修猶潛心于詩賦若師心者窮且
益堅久而論定所當揭薦以勵士風者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將楊師心特加優異庶三巴
之士咸加淬勵而晚近之風可挽淳龐矣
時禮部建言天下舉人令所司各嚴加品臨
其尤無行者撫按報部不給闕繡然竟不久
行而薦舉僅見于此得風厲之機要者書曰

禮部二卷

三

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類是也

萬曆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一本秦藩違例求

封懇乞

聖明停寢以一法守以杜冒濫事儀制司案呈奉

本部送內府抄出秦王誼遠奏封庶一子存樞

請封郡爵等因奉

聖旨朕覽王七奏情辭激切特准封伊子郡爵伊

係首藩別府不得援以為例禮部知道欽此隨

禮部二卷

四三

該禮科參看得秦王誼遠為七懇

聖斷照例

御批特封郡爵以全親親以畢隆恩事據秦王之

疏兩經該部之執奏再閱該科之抄參亦宜止

于義而循例自安矣乃連章瑣

瀆必得

請而後已豈以

欽定要例諸書俱可束之高閣惟憑臆斷豈未生

嫡長遂可無少俟乎抑庶子將來應繼王爵遂

越例而有

郡封乎夫可創例而躡郡封則何不越例而請

封世子也且例後進封者自秦而外尚餘八府

首開秦以違例而能禁各府之不得援以為例

乎

明旨之准封蓋心難却其非而姑徐徐云爾也憲

典所闕義當申請

禮部二卷

四三

抄出慎之等因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秦王誼遠于萬曆十三年奉

國中尉十四年加封

紫陽王十五年進封為

親王又查得萬曆十年本部題

准宗藩要例內

親王封典一款親王由旁枝進封者日後子孫除

承襲

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
准加封又

請改封典一款內稱妃年五十以上無出及妃已
故

親王庶長子改封世子等因題奉

欽依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

秦王誼德為其庶長子屢疏請

禮部二卷

四十四

封曾蒙

皇上兩次下部看議臣據例執

奏大要謂

秦王係例後進封其子存樞係庶長子嫡妃年未

五十或日後有出則有封本等中尉之例如嫡

妃年及五十無出則有得世子之例總之不得

冒封郡爵臣前後兩疏言之甚詳爭之甚力事

乃中寢

聖心必有洞燭于例之難容者今秦國固求

皇上不忍終拒而特與之臣等仰見

皇上篤念首藩至意豈不思將順而敢衡命為哉

惟是

秦藩之所請實

明例之所無我

皇上所以約束諸藩與諸藩所聽

皇上之約束而無敢軼者惟有此

禮部二卷

四十五

明例即

皇上所授臣等禮官與臣等所為

皇上執持而惟恐其失墜者亦惟有此

明例也例一搖動人生覬望

皇上視以為一時之權宜而未知其弊有不勝言

其末流有莫知底止者自臣署部將及四年與

司屬朝夕議復

宗藩名封之事凡例所應得不敢少緩例不應得

不敢少徇無非為

皇上守法以報

皇上而必仰藉

皇上能容臣等之守法故臣等姑得以效其報今

獨私首藩不顧

明例則

皇上之法壞自今日而臣等不能為

皇上守法其何辭于天下萬世此臣等所以不得

禮部二卷

三六

已而有此喋喋也伏乞

聖明念舊章不可紊律門不可開收回成命仍

勅秦王庶長存樞就封中尉用中尉冠服成婚俟

母妃年滿改封世子以遵

皇上畫一之規以成首藩守法之美臣等亦得以

少逭溺職之罪其幸大矣臣等不勝悚息隕越

待

命之至

職按此三十五年事也秦王已七疏奉有破

例准給之

旨而部臣持之力自後秦王無歲不請禮部無歲

不執奏直至天啟二年秋

皇上毅然俞禮官疏寢其事海內誦

聖主之英斷出尋常萬萬云

禮部二卷

四七

萬曆四十年三月初十日

禮科左給事周曰庠一本為狂童變出非常法紀凌夷太甚懇乞

聖明再渙

嚴旨從重究處以正士習以安地方事職於三月

初一日入科辦事接得提督學政巡按熊廷弼

一揭蓋為寧國府五縣童生乘機圍擄鄉紳殺

人放火破屋捲財備極兇慘職讀之不勝驚駭

禮部二卷

四八

至初四日果得奉

旨這所奏事出異常著該部院便參看來說欽此

職似不容更有潰者惟彼中士習之壞日異而

月不同御史揭稱春間率眾圍搶梅參政家財

不數月又率眾打入詹都御史家內士大夫方

重足而立而顏給事家之禍又接踵至焉此非

仰藉

嚴旨大創一番亂是用長綫何不中國而夷狄之

耶蓋殺人放火破屋捲財此惟賊乃爾於童生

中見之至縣官不敢問府官不敢制此誠如御

史所稱亂民也若再委之為常事而令法不得

伸則遇考校而抬城隍乘細故而擄鄉紳有司

惟拱手聽命已耳尚敢有縮符而任於其鄉者

耶往者常熟生員孫汝炬因考童生挾眾鼓譟

凌辱守令各院文章得奉

嚴旨著該部院從重參處孫汝炬究革其餘童

禮部二卷

四九

停勒一科不許應試入學似為按臣伸法然辱

其父母公祖而持議止此說者猶有餘憾而謂

今日之變夫有所招之也脫又曰殺人放火常

事耳破屋捲財常事耳僅懲一二完局又何以

警將來部院參看疏在即伏乞再渙

嚴旨

勅令撫按衙門盡拏首惡人犯依律正法五縣童

生概停一科不許入學庶父兄師友之間互相

怨尤且令循規守法之童併力以攻作亂之輩
或可變此一方惡俗也自今以往有司當堅為
學臣守法但有聚黨要挾即行中究無務姑息
學臣當堅為

朝廷執法但有勢豪阻撓徑自奏
聞無為隱忍更願

皇上加意振刷以遏亂萌但遇地方官有所參奏
即

禮部二卷

五十一

決

嚴旨

勅下部院行彼撫按畫法處究則法紀不墮于上

習俗自正於下生員且不敢自越于度况童生

乎事干臣之職掌不敢不盡言至此

職按春秋之法以貴治賤生童至衆而有司

至寡也以衆勝寡則紀綱凌夷是為作亂矣

刑亂故用重典也

萬曆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吏科給事中丁懋遷一本感時觸事披瀝陳言

懇乞

聖明伸法抑情以為修省之實事臣待罪該科接

得兵部一本為比例陳情懇

天恩准襲父職以全

聖典以圖補報事復原任錦衣衛後所以故正千

戶魏承志妻宜人喬氏奏伊男魏士望承襲父

禮部二卷

五十二

職等因奉

聖旨魏承志伊男准與做正千戶不為例欽此夫

士望以

椒房之親而乞襲千戶

皇上推慎嬪之眷而姑令一傳封

綸音昭然後不為例所以慎重名器者亦既至

矣臣敢置喙願再四思惟

朝廷慈爵賞以奔走天下與天下公守之者此例

也文例掌鈐曹武例隸兵部非人所得私也達

例而請是為越分非例而予未免濫恩越分非

威詭福也恩濫亦非福威詭也士望自知例不

得承襲父職也妄援韋世臣之不為例者

皇上難准士望之承襲也仍然韋世臣之例而姑

曰不為例倘將來者情分類士望事體類士望

紛紛陳乞

皇上將復許之歟士望之請已明示不為例矣將

禮部二卷

三

斬而勿許歟請者之情或不啻士望之難違也

皇上今不為例而將來必仍因之是不為例之三

語即例也安在不為例乎大都威詭之族起家

白丁固識乎盈滿挹損之戒如加以例外之恩

將自恃隆注恣所欲為而漫不知檢諸凡整斷

市利垂涎富室包攬影射威逼估奪不法事情

胥中為肥家使身之良圖而靡所顧忌矣語云

不知其形願察其影叢鄭承憲之討墓地非例

也

皇上為例惜不予地而予之值五千曰不為例思

甚矣承憲獲非分之福自宜履滿思謙無負

皇上推恩之盛意乃得請愈夥恣肆愈甚其小者

未暇毛舉大如刑禁徐福逼券詐銀道路憤懣

夫

聖旨臨御國憲森嚴彼承憲胡敢弁髦如此哉意

不過為例之所無

禮部二卷

五

君上之所有者一請而輒五千何有于民何畏于

法即有言者

皇上必有我矣是

皇上非例之恩威臣藉為作勢之階耳故曰士望

必肆也鑒于承憲而知之也例願不重歟非徒

重例也重違例而釀無窮之禍也年來水旱頻

仍在在如是草場倉廩兩被火災雖招瘳致異

計非一端而威屬乞請太濫恣肆不法此其大

闕伏讀

聖諭令禮部飭中外諸臣痛加修省即此一念敬

犬之誠真足挽天意而消天譴一時臣工靡不

感誦兢惕臣懇以為鄭魏諸戚尤當首加修省

皇上于士望或不忍輒更其成命乞諄諭之曰爾

循度否不則仍視爾職所以杜其未然之萌于

承憲或不忍遽冥之于法乞嚴

勅之曰爾傲後否不則並究爾前所以禁其已作

禮部二卷

五十四

禮部二卷

五十五

之萌孽乎一懲而百做矣至于將來乞請類鄭

者萬望

皇上一切謝絕之毋仍不為例之例則

輦轂之下感應尤速諸臣因各虔修共成

皇上敬天勤民之美意或者

天心其降鑒乎而災異自是其可彌矣

職聞左氏曰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威吮之屬要在節之以禮裁之以

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初四日

尚寶司少卿楊述中一本用

寶空日空月敬奉

明旨於之法體寶非所宜謹平心具陳始末仰候

聖裁事職待罪

璽臺自司丞以至今官大約六年奉

差兩次在署三年職記癸丑年二月內職以司丞

用

禮部二卷

三

寶中書官林

勅者失記其人而書辦則傳登科也通用

寶時以空月日之

勅展開用

寶職一見之不勝駭愕職向中書官與本役云我

曾為縣令曾有吏書敢以空文擅用印信者乎

况

朝廷之

寶何等重大

皇上不自用而以付我等用

天威咫尺在也此

寶何敢擅用中書官遂語塞而傳登科執云空月

日者為領

勅人不到故空以俟之職微哂之曰有

朝廷之

寶而預用以俟人者乎中書官云此已奉

禮部二卷

三

旨用過以後填註便是若然則填與不填俱在此

輩之手而非

舊制明矣自職在署並未見以空月日來者職本

年奉

差還見職司卿熊尚文言在先之事未已而果

有空月日之

勅書來用

寶者尚文觸職所語之言遂爾不平當有空月空

日一疏而輔臣亦有申明

勅書一揭候

旨此至今

勅書到一概不填月日職司用事恭還

御寶具有公疏候

旨問不料于臣揭中隨奉

聖旨覽御所奏各項

勅書用

禮部二卷

五

寶俱空月日臨期填寫

覽過發行原係舊規不必更改該部知道欽此

夫以輔臣所請之疏

皇上所

下之

旨職復何敢置喙獨謂

政體所關有不容嘿嘿者

皇上請書萬卷曾見古今載籍

政事文移有

特旨今空月日者乎據所云空此月日以領

勅人未至預待之耳職待罪

璽署每見用

璽之

旨隨請隨

下固未嘗以此稽遲領

勅人員也乃預用

禮部二卷

五

御寶以俟之如此天下候

旨人員當

皇上慎重之日近者數月遠者及年而獨于領

勅人員體恤如此嗟嗟亦可以深長思矣職復請

宋史見韓琦出空頭

勅一道以遣任守忠當時趙概難之歐陽修曰韓

公必自有說輔臣而以大奸大惡出空職以正

奸邪職何敢問獨謂以數年模糊之

舊制而定于申明之一疏也祇滋之弊耳蓋今天
下弊竇多矣明註月日猶有洗改之手今空懸
以俟之是謂教猱升木恐從此柳前移後致生
大弊耳無職今日不言也職等既奉有
明旨敢不惟

命獨其始末不敢不一一敷陳之以俟公論伏乞
勅下禮部公議覆

勅書用

禮部二卷

六

竇應否該空月日以俟領費人役庶法體明而職
等亦有遵守矣

臣按空日空月之勅書今雖未見其弊而弊
之所從生也設有奸人忽然用之悔可追乎
楊述中可謂防其漸矣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禮部類 第三卷

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禮部一本題為仰遵

明旨看議類奏懇祈

聖裁以嚴謚典以重公評事祠祭司案呈先該京

畿道監察御史喬璧呈題為觸事陳言懇乞

聖明採納以明公論以定國是事內稱謚以易名

禮部二卷

一

最號鉅典宜將二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開造書
冊送九卿科道衙門逐一評品親註某也應謚
某也應奪某也應改某也遺漏應補各羅列實
蹟封送該部類奏恭候

皇上予奪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禮科署科事左給
事中羅棟等題為循職掌採公評摘舉缺謚名
臣以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稱兵部尚書兼右

都御史伍文定等合於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開具書冊分送九卿科道等官博加咨訪必群議盡協然後覆請等因奉

聖旨謚法乃國家激勸大典以彰前賢以勵後進以定萬世之公論這所奏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定奪亦有溢之美惡未當其人查來俱改正行欽此隨該本部署部事左侍郎兼

禮部三卷

翰林院侍讀學士余繼登等覆稱二臣先後具奏或明指其人或暗指其人或主于予或主于奪合無依二臣所奏將萬曆元年至今凡諸臣已得謚者盡行查出開寫文冊分送九卿詹翰科道諸臣令其虛心評議若應謚而未謚者除科臣羅棟所疏姓名開具分送外其餘果有真知灼見不妨明白開列如某當謚即明書行事如何公正心術如何粹白某不當謚亦明書行

事如何謬戾心術如何奸邪候通送部類集具奏再照議謚係本部職掌類奏係言官條陳復奉

明旨若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夫類奏則不須看議看議則不專類奏應奏應看竟當何從更乞

聖明酌定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今九卿等官虛心詳議應謚的准與

禮部三卷

補謚若已謚的果於群議不協方許改正追奪毋得過於苛求以傷

朝廷錫與之典其議謚類奏你部裏職掌以後還照舊行欽此欽遵查得開寫書冊分送已久向未回部無憑題覆今已送到相應看議類奏案查到部看得議謚最難而議謚於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時與謚易

今日補謚難得謚禁也而補謚尤禁中之禁不
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
謚辱也而奪謚尤辱中之辱法不得不主於恕
今據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
十五人臣等各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
之傳聞証以

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
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

禮部三卷

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
議補凡應奪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應
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謚則五人為
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邵智已題未給則二
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
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自立能收鼎
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藩而廣貨賄人議其
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

卒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仇仰時宰人議其庸而
末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檢或踰人議其蕩而
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
宦跡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似太苛刻
臣等未敢擅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
及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
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
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

禮部三卷

節敢言殺身避境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
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補謚之科似少精覈臣等
未敢輕議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忬之恬退
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羅列而衆議間有
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
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所未載尚多
偉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謚而倖得者
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

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謚故謚之
議重自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故今日之議尤
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
類奏之公評期於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於九
原之下而已若夫子奪相形伎怨叢集業已甘
心任之不敢避也除各衙門送到書冊收掌部
中倘有異議容進

睿覽外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

禮部三卷

六

聖明裁定施行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 自負才
畧頗有時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
餉屢增至典本兵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
世藩指揮畫諾而已嘉靖三十年嚴嵩欲計
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投指宣大總督楊

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逆具獄辭上時舉
朝之証枉無不駭嘆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
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戍極邊三十七
年虜圍大同右衛急

上數問計於嵩嵩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

上降諭問本兵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圍
為永安必復該衛兵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
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

禮部三卷

六

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為難辭欲自

上棄之

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焉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
吏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宰獨右衛
不守即大同亦為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
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入應州邊人男
婦死者三千委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殺
邊民修為功論雷同附和奏之濫叨世廕後

論復以尚書出制薊遼家藏紫青仙人白玉
蟾真蹟逢迎取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
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謚恭肅 光昇
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
法司專用逢迎至於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
疏直陳

上請之為感動太息

禮部三卷

留中數月餘會

上有病煩懣

詔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

上竟留中不下

聖意淵矣後瑞以直節清望歷官都御史謚忠介

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

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謚文安 阿

附權相搏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去本

遂以大學士掌吏部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

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二府寺等衙門堂官

及總督巡撫巡視凡劾去大臣之賢者十五

人如萬守禮之類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調

黃謙李幼滋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

打四十棍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

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

禮部三卷

九

置是時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

鋤排異己以懾衆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

以行其私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

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為之不平已上詳載

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謚文恪 一生淪

阿洪忍之狀言之令人羞澁督學山東受賄

開釋毒殺縣官生員王允成自獄中取出與

子伴讀晉掌邦禮苞苴公行脂韋卑鄙畧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勢家妄死旬旬往奠會殯柩已發遂拜而回大宗伯體統掃地盡矣且招延方士日講房中之術一夕暴卒為四方傳笑以上詳載之各官書冊應奪謚

溢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任簡肅 張居正

禮部三卷

奪情時瓚方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栢部之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謚溢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任文定松滋人 崇尚節義善騎

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洵洵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圍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戰於王家渡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

禮部三卷

十一

鬚不動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岡峯謝志山等二千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為有志者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南京刑部尚書吳悌金谿人 初令宣城門

無私謁及憲河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正色却
之曰

殿下

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

天子憲臣非

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微載其橫一日同諸

御史見夏言言服官錦御史艷之悌然言

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談衣事畢當以政

禮部三卷

十一

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柄政悌拂衣避

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

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

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沈默坦夷至語忠

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

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自少攻苦茹淡常

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

不行間道並絕為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

法狀僉事福建理完濫懲僉墨權豪強直介

孤立獨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

家人有犯者按治如法榮特薦為僉都御史

穆卒榮為誌其墓人以為威德之感穆外嚴

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謀殺李某寃

於十年之後復許妻子罪維子皆一訊而服

歷內外台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凜如一日

禮部三卷

十三

其殁也至不能殮公仰贈賻僅足棺衾已上

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

知嘉興府携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

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人杖殺

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捷人至死孔臨行

欲訐繼宗短直入其街繼宗遂引入卧内几

上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密封識復

啟視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直與羨竊內
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牌取庫金錢入
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即與券防案便他日
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
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
會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
一符下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威宦莊
田佔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

禮部三卷

五

性然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
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
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以上詳載吾學編及各
官書冊應補謚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 少貧掃樹葉讀
書二十領解已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校
星變應詔陳言劾萬安劉吉伊直薦王恕王
竑彭韶力詆宦官不報會御史湯鼎直言獲

罪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僅
餘殘喘所對獄辭俱侃侃正論神色自若當
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
獲貶石城所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
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
穿幾不能存親識饒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
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
臣當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儒沒後如

禮部三卷

五

鄒如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
官書冊應補謚

五官監楊源豐城人 源直臣御史楊瑄子
也任五官監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
形於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
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
璣權星不明乞速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
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

疏下禮部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
連日靈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
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
矯

旨杖

三十請成肅州行至懷遠卒於河陽驛妻斬
蘆覆尸墓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
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 粹白端清蓋出

禮部三卷

十六

天性巡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
黎通省全活何止數十萬衆晉位冢宰以用
賢報國為任門無私謁權貴請託不行不可
則止行李蕭然損止二棹歸田後無室可棲
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
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臣按改謚補謚之議有關世教蓋禮部侍郎
郭正域攝部事時與司官吳默共持論者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等一本屬夷賞賜太濫乞
為裁定以正

恩威以節財用事看得賞賚者

朝廷礪世之大權也賞之而當則足以示恩賞之
而濫則反以招侮今日朵顏三衛之加賞是也
三衛夷人之入貢也都督等官下至頭目皆有
綵緞金衣等物

禮部三卷

十七

恩至渥矣所進馬匹止有其名耳而又四
賜以綵緞絹疋不已太厚乎節年加賞有一夷加
至十八表裏衣服六套者有一夷加至二十一
表裏衣服七套者甚有加至二十四表裏衣服
八套者賞賜之厚即中將吏莫敢望也夫賞者
賞其有功之人也

國家功臣止是世官亦不世賞乃三衛夷人稍有
偵探既世官又世其賞一授之賞子子孫孫遂

為永業頃因貢夷例覈其

勅有自嘉靖年賞者計其受

勅之日距今已七八十年矣其夷死亡蓋不知幾

十年矣而賞獨因之不變是賞何人乎本夷子

孫猶可言也甚或有彼夷故而此夷冒之者有

此夷故而彼夷冒之者有何籍貫世系可憑有

何文案冊籍可証世世相因年年接授繁費不

可數計且莫知所底止也臣每見貢賞冒濫相

禮部三卷

六

載相屬不覺心動在我有不貲之費而彼反視

之為固然坐視浸淫漫無限制不令虜輕

中國笑無人乎目前之見不過謂因循已久一旦

議裁恐生他變然堂堂

天朝豈真賴彼而縱之如驕子嬰兒防之如蛇蝎

狼虎莫肯詰問也况其功可覈也其世可稽也

法一定則彼知感而且知畏法一苟則彼先不

畏而後亦不感矣

中國功臣

先朝豈無賞賚今之襲爵者亦襲賞乎假令夷之

祖先或在

先朝通貢馬今責之償彼肯從乎自今以後令

無行令邊臣召集各衛都督都指揮嚴覈其勅

如係五十年以外者勒令換

勅止許襲官盡行革賞四十年三二十年者遞減

減至十表裏而止俟後有功漸加亦至十表裏

禮部三卷

九

而止每貢止題一二人庶有樽節限制而濫費

可省彼亦視

朝廷之賞為隆重之典且知

中國有不可玩之法不可欺之人矣况乎以賞夷

官者用以鼓我用命之材官以餉夷人者用以

哺我枵腹之戰士即不為我偵探而勝算在我

何藉區區醜虜也如果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該部虛心酌議分別裁省庶

國用可省而

國威亦因以振矣

職按屬吏賞賜又在互市之外其費不貲其
節省當以漸否則信然而爭反面勾虜亦可
慮也

禮部三卷

二十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刑科署科事給事中姜性一本為看詳章奏款
補武臣治喪之議以維綱常以廣孝治事職辦
事刑科恭奉

皇上允發雲南巡按毛堪律例最重一疏仰見
聖明慎刑獄重典制甚感心也職嘗為令九年治
獄多矣今復濫刑垣宜得言刑御史所上律
例五款職向亦積疑未決願竊有請也惟是將

禮部三卷

三

領治喪一節職更有一得可與御史互相發明
者敢為

皇上陳之職查武臣不持服不解任不知昉於何
時惟宋田况乞歸葬陽翟仁宗許之史稱武臣
終制自田况始則况以前武之之不終制可知
也然而非禮也天下無無父母之人武臣獨非
人子歟我

朝居喪有禮臣喪奪喪短喪有禁按諸天理人情

而制之者也武臣獨可漸減天理重拂人情歟
御史所陳良有深意至義但嚴於大帥而寬於
裨將等官以三年之愛而欲同為人後之禮似
於人子之心猶未盡而於典刑猶未盡一也職
請武職無論崇卑流繫俱定三年之喪如總兵
以下係冲邊極塞或羽書旁午之時督撫按臣
酌擬

題留俟其事寧仍令候代終制月程參遊都司等

禮部三卷

三

官非係邊海緊要者不必

題留候代其府衛所管差守禦指揮以下等官地

方上司另行委管聽其終制流陞之官三年內
無俸可支世襲者有本等之俸則許其領支蓋
原係賞延之恩不任而祿與文官不同也服闋
之日畧如文官之例視其官之崇卑或撫按奏
用或赴部聽補或上司委差以上各官之子孫
丁憂者亦俱終制三年方許替襲如是庶條例

昭晰而情禮俱盡耳然職更有說則以勛爵一
項故事亦不丁憂將毋謂勛爵固武臣也不知
至貴亦難敵親世祿尤當由禮即如親王之貴
猶且喪畢請封况勛臣之列在五等者乎在外
之將領尚議解任終喪况勛臣之多閑暇少事
任者乎昔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台諫議唐
介歐陽修互持不合遂議崇班以下持服供奉
以下不持服官卑者不得為之不知無官者又

禮部三卷

三

當何處蓋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豈以官高而
當盡官卑而可遺哉豈宋於官高者責備而今
反寬之哉查嘉靖二十年題准公侯伯病故必
先奏

請殯墓方許襲爵近例則勛戚諸臣每每請假治
喪夫古禮墓有定期若後世陰陽家拘而多畏
因方選吉非寬之歲月不可矣况猶之治喪也
與其不得而請望一日之加孰若得為而為盡

三年之報職故以為公侯伯及駙馬諸爵終喪之制尤當詳議不然者人臣之位極而人子之道虧保世之澤長而報親之日短恐亦非其所恕也或曰不聞古有衣墨即戎者乎夫冠在門庭而宗社存亡係之有所不得已耳親為五倫首而孝為百行先短喪恥名也奪情變制也以宋之季國威時危兵戈擾攘而謝枋得猶原詎當時之起復者至謂宗社之所以為丘為墟生

禮部三卷

三

民之所以為魚為肉實由於此况今承平日久安得引金革無避以為詞禮教大明豈宜使武弁獨甘於匪類職縷緙律例之至情補條陳之未悉職雖在刑言刑而人道莫大於送終武缺可疏於壅滯司禮兵者想亦樂聞之耳職又見向來文官有因親病輒離任者

皇上雖薄示其懲而終顯其用蓋推廣錫類俾之移孝為忠有微權焉况有居喪之禁未有不許

執喪之文武臣第不為軍機規避已耳亦何妨暫寢塊苦徐建旗鼓哉位位勇夫哀哀父母今而後宜知所自處矣職言似迂而所關於倫常名教實非淺渺伏乞

勅下部院與御史所陳疏一併議覆臣無任悚息

待

命之至

禮部三卷

三

職按武臣不持服原無典制向來沿襲不知何朝之法姜性疏有關名教在刑言刑當如是矣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八日

江西道御史傅振商一本為清正名臣公評久

重懇乞

聖明俯賜咨酌

予謚以示風勵以重

大典事職聞易名之典所以寵揚名德默翼貞蓋

非其人不錄典甚重也通者仰奉

皇上德意俯從衆請凡應與謚未舉者俱行咨訪

禮部三卷

三六

補予昭

祖宗培養之美發名流不朽之氣即臣鄉樹立表

應咨訪者亦多幸逢其盛已第據職查所習仰

里所共慕有樹立甚偉清節流馨如贈太子太

保南京工部尚書曹亨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林

時其人者未與咨訪職謹按其實為

皇上陳之美致曹亨介節弘抱毅然任世道之重

由嘉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執律平讞奸吏

無所措手表貴之情一切杜絕其出守兗州等

績魏遺不敢入其庭發奸去蠹如神會有紅羅

女以妖術煽亂聚衆至數萬人謀為不軌官兵

英敢櫻其鋒亨提兵親勦屢冒矢石士卒先

乘風縱火妖女就擒擢荆南副使時遼庶人多

不法憚亨嚴明衆猶不敢肆橫遼浙江參政以

外艱歸後當起用念母老且病疏

請終養歸田由盡色養之孝母卒服闋再起原官

禮部三卷

三七

尋陞副都御史巡撫直定通虜犯太原羽檄夜

至京即貫甲赴虜大帥危之追及挽其轡亨曰

我雖老猶能殺賊不然當以馬革裹尸報

國耳將吏咸悚奮大破虜於關下虜遁去後堅修

三關邊城數千餘丈要害置將戍守至今賴之

進兵部侍郎協理戎政清影占嚴訓練營伍一

新

穆宗大閱嘉其功

賜飛魚服廕一子尋陞南京工部尚書時有大瑞

以織造濫冒水衡錢不貲亨侃侃奏劾之

留中不報遂求去得致仕歸所居僅蔽風雨杜門

不與人爭生平未嘗受一餽遺卒之日遠近聞

者無不嘆息頌曰曹聖賢云撫按奏聞

皇上悼惜元臣

賜祭葬贈太子少保亨之概如此嘉政林時清介

博通自切人莫不以公輔期之繇正德丁丑進

禮部三卷

元

士改庶吉士不偏溺詞章務留心經濟卓有極

世之志尋授簡討

武宗南幸與同官上書極諫列逆瑾罪狀自分必

死會以內難歸得免杖迨起復為癸未會試同

考官所收盡名士既而同修

武宗實錄進編修經筵官先是實錄且成惟

迎立一事未決衆議蕪然時嶮然不搖

奏記總裁費宏曰

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云內閣誅賊彬或云由張

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無據史者萬

世之權衡固不可偏重竊意廷和以忤

旨罷歸永生罪廢今上方綜核名實書進必首登

乙覽恐將來真以永有功廷和有罪不待左右

汲引斥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已決矣二者

既未身與傳信傳疑宜嚴詎私一廷和哉宏深

嘆服錄進

禮部三卷

元

世宗賞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進國子監司業

科條整嚴門無私謁士子所有六經翕然一變

已而輔臣有違祭文廟者作詩得

御和欲立石於廟時毅然不可曰成均乃

聖祖創造之地非刻詩所卒不能奪而止緣是而

慎選師之議起時知其微上疏乞休遂遷南京

通政司右通議尋陞右通政以聞繼母憂奔歸

游宦二十年所居環堵草茅如故僅蔽風雨病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五三六

將革慷慨謂其子曰吾平生有志欲以報

國卒不遂命也尋卒幾無以為歛士民無不嘆介

節吳常未竟其用至今稱清史云時之概如此

二臣者在曹亨燭矣經文緯武倏然亮節高標

墓木已拱而頌仰如舊在林時卓乎偉抱定力

皎然清風白雲政音微已久而企慕如新雖月

旦之人心難強而不朽之生氣常存質之謚典

允為有合第以子孫零落感美不舉當此易名

禮部三卷

三十一

禮部三卷

三十一

大典十載一時安忍使名流終歸湮沒謹列狀上

請伏乞

聖明

勅下禮部咨議如果臣言不謬

予謚褒揚不惟二臣吐氣於泉夜其風厲世道人

心甚遠於

大典亦有先矣

臣按曹亨為南京工部尚書疏劾大璫留中

不報遂求去得致仕歸想見

祖宗朝留中者絕少一不報即以為不得其言而

去勇退之風節如此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一本清貞二賢志行婉美
懇乞

特賜崇褒以表名世大臣以風凡百有位事項者

議補大僚行杖卜尤幸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

楊時喬攝行統均有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楊道

宥代掌秩宗此二大臣勁節偉猷久受知於

帝座高蹤弘抱風推重於士林天不忽遺兩日之

禮部三卷

三

間相繼淪逝無論知與不知莫不盡哀舉

朝臣工惟以贈謚葬廕咸望

聖恩比諸舊例

特加優厚據職所一二梗概敢為

聖明誦之以楊時喬言之天生淡泊久處畎畝歷

官強半家居至少宰方從事於官獨不携家獨

棲銓署自

特簡握篆勤勞五載黃蘗淡飯緼袍布衾清苦甚

於寒酸當權彙政力持京察不為所撓復開行

取修舉十年曠典繼有行取疏塞之法諸所保

全善類汲引正人簡法頑鈍種種可書其勞於

求賢如此生平善著述有周易諸經全文大學

三書古今字韻全書病篤猶不釋卷預知老終

急於完錄僅四冊未終而卒此蓋所養粹然一

出於正其敏於務學如此而所居蕭然篋無絲

粟且無以為殮皆出四司由其平日推赤心置

禮部三卷

三

人腹中懷思愛慕徧漏賢豪豈但然哉以禮道

宥言之天性端重表裏洞朗嘗為

春宮侍從與賢者同列為枚卜所忌遂從中較尋

欲中以奇禍有一晉江兩晉江之謗其歷官多

艱如此及掌禮部毅然擔當具

題謚議刻成訪冊悻悻於閨幽有志未就殊為可

惜如

陪京災沴一疏敷陳大政切中時宜此蓋所蘊章

然不倫於俗其一腔焉

國如此而所履悠然恬不念意靜觀玄覽飭中待

時至於屬壙之其一切取諸夙構死生者粵稽

皇明通用謚法之釋文曰經緯天地曰修德來遠

曰勤學好問曰道德博文曰慈惠愛民曰敏而

好學曰愍民惠禮曰剛柔相濟曰忠信接禮曰

修治班制曰施而中禮此謚文之義非專為翰

林設邇來過為限制失其義矣

禮部三卷

三

國朝不由翰林例得謚文者不下數十人如刑部

侍郎馮京謚文簡吏部侍郎葉晟謚文莊工部

侍郎黃孔昭謚文毅南京工部侍郎何孟春謚

文簡此各部侍郎之例也若南京太僕寺卿禮

部侍郎穆孔暉以講讀勞謚文簡國子監祭酒

曾鐸故事四品文臣例無祭葬贈謚

世宗肅皇帝以鐸清節著聞特謚文恪此講讀與

清節之例今憲心理學秉公銜鑑如楊時喬豈

無當於謚文之實乎執節淳同達觀性命如楊
道賓可復拘以館閣之常品乎此二大臣其介
特同其盡瘁同是關於我

國家靈秀所鍾而本我

皇上作養所成非職庸學單詞能罄揄揚且擬議

自有職掌職刑垣何敢喋喋第以時喬之應謚

必矣而常表其勤學之文道賓之謚文必矣而

當懋其講學之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伏

禮部三卷

五

初下吏禮二部詳查二臣行實並

賜優卹與以令謚則風之所動者遠而德之所垂

者深矣

職按謚文不必詞林此論甚公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一本為

特聘真儒輿論允孚應即予謚事臣昨接知單為

謚典諮訪已有次第謹遵

明旨從公會議以一群情以襄鉅典事約於十二

月初三日九卿科道會議臣恭繹

聖旨謚號關係

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議當表揚及近年物

禮部三卷

三

故應否易名都看分行訪單開具事實從公會

議來看毋得徇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欽

此據諸臣先後

疏舉外臣看得近年物故名臣王時槐臣常及門

受業稔知其清修恬尚學有淵源苦心力索寤

寐皆通海內學者以為今之張載此其為世真

儒允協謚議斷無可疑矣有同方合志而學行

足紀者則原任禮部主客司主事劉元卿是焉

臣請為

皇上陳之元卿自幼冠即向性鄙文莊慨然欲棄

舉子業以正學為己任庚午魁江西鄉薦辛未

會試五策多傷時政且及館閣宜擇賢不宜循

資取位時張居正秉衡甚恣之又窮索其經義

大結云孔也無良坐擁相位遂行部戒飭尚書

潘景深相器重士紳咸誦仰之既還家居正授

意傾者踪跡其事謀置之法傾者密謂人曰我

禮部三卷

三

實張公所託然元卿君子無一可議獨其紙筆

輕薄耳由是幸脫禍機而譽日益隆師事已先

正御史劉湯湯受以先儒王文成立志說拔本

塞源論雅意宗企泰州王良遠方來學者履滿

戶外自鄰近百里若姓大家總為學盟叛書院

以居學者甲戌再上春宮不第遂絕意公車自

抹路引題以江門春浪之句嗣是無歲不求師

問友乙亥謁蘭谿徐用檢於處州丙子訪黃安

耿定向於天臺復與其仲季定力輩昕夕討論
躍然有悟於立達之妙耿氏大旨謂孔子賢於
堯舜猶在立人達人火傳無盡故孟子願學亦
直以子弟從之孝悌忠信為勲庸以距詖放淫
為天吏之征討以守先待後為創垂之統業是
乃謂仁術擇之不可不慎元卿於耿氏深有所
得以此為學即以為教己卯有

詔毀天下書院世皆畏言講學元卿堅不為動甲

禮部三卷

三六

中學禁方閣給事中鄒元標祭酒趙用賢御史

朱鴻謨各先列薦己丑奉

特旨徵聘力以疾辭癸己即家授國子監博士屢

辭弗獲乃赴

召踰月陞禮部主事時女直貢使梁鷲即

疏請防漸以杜永患又

疏請

視朝勤政及鄒文莊王泰州從祀丁酉復力辭蒙

恩放歸乃益殫精好學虛己研求密修砥行四十

年如一日斯其於聖賢之學已遂矣若家禮友

處鄉仁厚備諸善狀人多感化稱為西里夫子

郡賢守汪可受行縣至其里莞然喜之所著有

山居草選山續草大蒙觀諸儒學案等書又預

修郡省二志斯其於論著之文又卓矣臣昨歲

薦天下起用諸賢內列元卿昭代直儒近遂得

其計音不勝悼惜其門人用之望趙士美洪雲

禮部三卷

五九

燕趙師世等舉祠於邑學之旁職查得萬曆三

十六年十二月內部覆御史方大鎮具

題從祀名臣 林院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奉

旨賜諡文恭文敬所以崇儒重道維世覺民甚盛

典矣以元卿文學既與獻章居仁同則元卿之諡

宜與文恭文敬同伏乞

勅下該部查覆及時易名無致日久復費咨訪臣

不勝待

命之至

職按劉元卿即未易名當採此作小傳入
神廟實錄中

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應天巡撫徐氏式一本為故官久著清貞與情
共切景仰懇乞

聖明採公評錫

贈謚以闡理學以維世風事據整飭常鎮兵備按
察使城爾勸呈據常州府中已故鄉宦南京光
祿寺少卿顧憲成百年名世一代儒宗志期希
聖希賢身任先知先覺言行作人倫之師表出

禮部三卷

四

禮部三卷

五

處係天下之重輕秉鑑持衡播清通之令譽憂
時抗疏著侃直之芳聲顧柄繫難容久屏居於
南國而詩書流玩大倡道於東林闡閭濂洛
之真傳真追仰乎往詰廓川澤江河之雅量思
汲引乎後人故覩德者依歸聞風者响慕一蒙
晉接儼如游安定之門片語褒嘉不啻入宣尼
之室聲價高於山斗士紳共仰儀刑方望
賜環遠聞易箚所據府縣儒學查有先臣陳獻章

羅洪先

贈謚事例伏乞照例題

請等因到職該職會同巡按房壯麓看得無錫縣

已故鄉宦顧憲成風節凌霄文章蓋世筮仕不

貪名於媚寵之日司勳獨抗疏於奸黨之時汲

汲人才即兩晉銓衡而守正如一孜孜

固是雖數忤執政而三黜恬然倡道東南隱以繼

往開未為任潛心理學首以知性明善為宗居

禮部三卷

四三

家傲文正義田之風接人有明道和氣之度進

退合先民規範出處繫世道重輕洵當代之醇

儒信

熙朝之碩彥位不配德忠猷未展於生前論定蓋

棺異數當加於身後既經該道議詳前來相應

具

題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職等所言不謬比照陳

獻章羅洪先事例覆議上

請將顧憲成

准與贈謚則

皇上崇賢之典益彰而

盛世開學之臣益勸於人文教化大有裨矣

職按陳獻章以舉人徵聘授翰林檢討終養

萬曆十三年謚文恭羅洪先已丑科首膺進

士授修撰

禮部三卷

四三

召為春坊贊善建言家居隆慶三年追贈光祿少

卿謚文恭今憲成理學同建言同節以一惠

名實允稱者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十日

光祿寺寺丞吳炯一本為據實辯証以扶理學
事臣待罪本寺靜聽京察昨初四日得奉

聖旨臣幸無罪可安心供職忽接邸報見御史徐
兆魁論丁元薦波及顧憲成假講學以牟利以
挾制仕途臣甚駭之夫丁元薦之疏是非有公
論臣不敢言顧憲成被誣久當論定臣不暇惜
所惜恐率天下而禍理學孔孟之道遂絕響于

禮部三卷

三

天下而士風民俗大壞相率為貪昧苟且之計
風俗一壞關係

國家不小臣為理學惜不得不為顧憲成惜不得
不為顧憲成辨夫顧憲成之人品信於天下久
矣顧憲成之學術正俗維風江南賴以多君子
其有裨于

國家弘矣疏中指摘數事若信有之臣當唾其面
奚容置喙臣江南人也耳目甚真不借聽于採

訪不受誣于憎口請一一直陳之一曰浙墅有

小河貨舟來往如織東林專其稅為書院費夫
浙墅小河即在大閩之傍濶止五尺有橋高三
尺名為便民橋貨舟不能過惟小空船可過以
省向候開閘刻從來無稅此其訛傳者一也
一曰閩使至東林報以書招之即不來亦猶送
銀二三百兩助修書院夫東林之會期日有定
皆里居縉紳與青衿子弟不招自來者未嘗招

禮部三卷

三

人亦絕無送銀之閩使况書院小屋數椽修復
已久本無厚費何暇助工此其訛傳者二也一
曰講學所至主從每百餘人該縣館穀下程之
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辦夫縉紳赴會固非一
人然俱二三僕駕小船並無供帳騎從者有則
眾共鄙之不受縣官下程不領縣官一茶主會
者捐背自辦日中腥素四碗至晚星素六碗俱
四人共一棹費亦不多縣官皆聞如此其訛

傳者三也一日會中雜以時事各邑之行事有與之左者必速改圖其令得安夫會中之規每輪容一位講書一章互相問難青衿皆得質所疑請畢童子歌詩一章遂散舉座無譁並不談時事即民風土俗與會中家常之事亦置不言矣聞各邑之行事此其訛傳者四也至牽引馮士豪黃正賓夫馮士豪受

朝命為縣令各行其志豈有受指同鄉而得罪縣

禮部三卷

四十六

中大鄉紳捨官以狗同鄉雖至愚者不為况諸生贊見之儀憲成毫無收入決無染指正賓之事此其訛傳者五也夫御史風聞言事且遠在數千里外傳言豈能無訛訛傳豈能不發怒使臣而非吳人亦必投村三告怒髮冲冠矣第親見其行事有大不然者使臣知而不言令憲成受誣無以自解天下鈴口結舌不談孔孟之學則

國家之元氣豈不大壞此臣所以不忍嘿嘿也夫憲成不竣門牆來者不拒玉石混雜理或有之不為無罪其執准撫書誠為出位之言臣等皆咎之憲成亦自悔有駟不及舌之恨所以被朝議幾番而寂無一言重自創懲無復遺書于都下臣今日之言非為憲成辨為道學辨也夫宋時以真德秀為真小人以魏了翁為偽君子今德秀了翁之人品自在憲成受誣何足惜但

禮部三卷

四十七

國家設學校開制科以孔孟之學招天下之賢才而使天下以孔孟之學為諱深為國家惜耳夫國家設師徒明理學于上里居縉紳仗書院明理學于下豈非世道之一助何可令天下見哇而廢食道術不明徂詐日起如聖諭云紛紜攻訐貽禍

國家大可慨也臣中鄉會試以來三十餘年策名
仕籍二十餘年而官止六品素無藉顧憲成輩
之游揚且質性愚魯向不敢越職言事亦不敢
以訛傳妄億冒瀆

宸聽祇為聞見最真敢明目張膽陳于
君父之前少效報

國之微忠臣卑官無援乃不自量奮螳螂之臂以
當車轍知必獲罪顧念臣受

禮部三卷

吳

國厚恩三十餘年今以一言罷官少有教于理學
少有裨于

國家之元氣咍東臯之田輸黍稷之稅臣甘心矣
伏乞

陛下發徐兆魁與臣疏

勅下撫臣按臣查勘如果顧憲成之罪是實臣言
虛謬甘與憲成同坐如徐兆魁疏皆屬訛傳臣
言不為扶同妄辨乞

陛下明旨為顧憲成昭雪使天下不以理學為諱
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職按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吳炯此疏只據實分辨其文直其事核且
未嘗借羽翼于甘陵角勝負于洛蜀者

禮部三卷

四十九

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

工部左侍郎等官王汝訓等揭為死事大臣心迹未白代為剖辨以慰幽魂以昭公道事切照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馮琦乾坤正氣社稷純臣行己無愧屋漏存心可質神明自居鄉以及立朝自初任以至沒世無一事自恤其私無一念不憂乎

國苟可轉移世道竭手足須任其拮据少得啟沃

禮部三卷

五十一

君心罄肺肝不難於傾吐再起回問俾佐銓政未及二載晉位南宮當其時每一政舉暢服輿情每一疏出膾炙人口諸事藉其區畫詳言賴以折衷茲亦無暇悉數至於大計群吏主司文衡

冊立東宮

冊封四王行冠婚禮上

皇太后徽號相繼萃集靡不妥備竟緣勞瘁以致

隕軀聞者見者咸為悼惜謂歷數年未定之典行之一旦經多手難了之事舉之一人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至於易箚一疏即古之遺直諫不過此迺既沒之後流言競起出於道路傳聞之口或形於章奏書札之間此自有會典與儀註及本官第戶部郎中瑗代辦疏在無容置喙前月間接得邸報見禮部核明謚典單論本官論冒天下之美名為賢良之所少避犯天下之不韙為庸衆之所不敢又謂持正論者曰其人若有謚則謚典不必舉衆相駭愕悉為太息必本官生平履歷有欺

禮部三卷

五十一

君誤

國之事營私背公之謀得罪

朝廷得罪名教天下人不及知而禮部照見哀曲

洞察隱微者矣請至終篇一則冒阻格禮部侍

郎教文補之謚一則謂身且試錄進呈與傳外

者不同夫易名公典也

朝廷以之激厲臣工有位以之褒崇泉壤愛惡無所容其私德怨難以任其意當與不與後日必與之不當與而與後日必奪之哉之史冊傳之萬世豈一人之事哉據今兩次謚冊所載不下百人皆本有謚而本官即在其中謂侍郎教文頑無謚本官所阻此百人者誰之所阻乎而本官更誰之所阻乎况侍郎教文頑行己立

禮部三卷

三

朝自有公論與謚不與謚亦自有公論曰五年類

題正侯公論之自定耳遠謂附同閣臣豈不寬哉至辛丑試錄一節作錄者本科主考副考刻錄者禮部堂官司進錄者考官與部堂公同封進甚或部堂顯坐而考官全不與聞况錄板存庫部此一查即得者今驟指不同為本官之事豈錄在大內而錄板在本官之私室耶豈考官顛倒而刻錄之司官即隨其後耶抑豈考官

止本官一人與副主考曾朝帶必言之無俟今

日矣部疏謂果有不同不但易名之典不可加而已也是誠確論難以回護惟是進呈者多獻諛多逢迎搖亂

國是傾陷臣寮而傳外者無有傳內者為矯廉為市忠標榜名節誇張功業而進呈者無有上闕宗社宮闈下係紀綱憲典此其不同見部士林貽羞鄉黨生前職等恥與同官沒後職等恥與同

禮部三卷

三

土即削奪亦不為過更定一兩字於筆下之錯誤刪正一兩字於士子之原文本無不同而指為不同俾其生平盡掩此非好事萋菲之狂言必為啣怨報復之私忿知者明見萬里方當屏絕斥逐以昭雪忠正於九泉之下豈可即據以為罪案哉職等居同里開仕同朝列或勳勳乎愛

君憂國之容或耳聆乎矣公植節之操聞此煩言

真不啻罪誦之加於己汗垢之及其身者痛泉石無路以自鳴傷宛抑莫由而得解救為歎語

代布隱衷庶任勞任怨之臣後日可錫蹶於

王家曰是曰非之口今日得昭晰於公論若謂以

鄉井之故喪三代直道之人心枉毀譽之公庇

九原不起之逝者天日在上鬼神在傍職等死

不為也理合具揭

職按禮部尚書馮琦謚文敏未足概其生平

禮部三卷

五五

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王汝訓有焉以是

公論故雖揭亦與疏同存耳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御史董定策一本為懇乞

聖明分祀理學名賢以重文教以培道脈事臣聞

天地常存人心不死賴有聖道而尤賴有闡明

聖道之人若無薛文清瑄從祀允矣乃若先文

清數載而倡明道學為

本朝冠如原任學正沔池曹端其人者尚可缺宮

堵坦豆於今日哉嗣是王文成守仁倡良知之

禮部三卷

五五

學於姚江東南郡起宗之乃若張元汴所稱為

善學文成而救其末流之弊如原任戶部主事

河南龐時熙又有善學時熙如原任吏部郎中

新安孟化鯉者宜當使其人湮滅費傳乎臣謹

據傳記按年譜稽著述一一為

皇上陳之端道錄天授學匪人師二歲知識方明

三歲能正立四歲知孝友五歲講圖書十六歲

而盡通五經四書綱鑑性理古今諸子等書二

十一而辭開佛教自是一秉程朱嚴拒釋老論
親於道而化佛為儒迪士以行而變士於道請
書座下而磚皆穿其真工夫也所著通書西銘
等述解家規輯畧夜行燭序四書詳說太極辨
庚等書其真著作也繫獄咏詩其真涵養也至
齊魯秦晉西蜀河南北直隸皆來就學霍蒲詣
闕爭留死之日童泣罷市如喪父母其真德化也
以前司馬彭澤稱

禮部三卷

五十六

本朝道學之傳斷自曹端為始力薦從祀光祿李
禎特疏

請綱武編亟稱端學術之正德化之速夜行燭序
直稱端與孟子息邪說詎說行同功其他牒移
傳記無不人人缺望於端之不即從祀者可見
天理公道原在人心或者疑端為訓詁夫述解
豈專事詞章或又疑著述未多夫孔子不稱文
猶人而躬行未得哉臣未知道不敢深談姑請

以周程張朱証夫周子最先而著述最簡程張
漸行而廣至朱子而森然大備則於端又何疑
焉周程張朱不聞以著述繁簡較祀否則端之
宜祀又何說焉况當道學草昧之初端生長下
邑不承師說慨然以聖道為己任真積力行不
立門戶闢絕異端直還濂洛開我

朝二百四十餘年道學之源其功尤大薛文清稱

其錄關洛以迺濂溪葉已直躋端於元公而吳

禮部三卷

五

瑞微稱其超然於佛老玄虛之外豈非千古寶
錄哉臣謂如端者亟宜用先後諸臣言力主從
祀以光祖豆者矣時熙早有夙悟計偕

京師得文成傳習錄并能詞章毅然宗之先司邑
訓一秉躬行有霍州之遺焉比擢國學司成徐
階令六館師生皆以時熙為準再權計部權闕
游塾刻意惠商僅奏

國課而止布衣蔬食有人所弗堪者時長洲趙令

抗禮時熙初不與較後廉其賢仍為於代事蔣宗魯馬年四十五以母老乞歸講學伊水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饋粥不給郡守黃焯遺官地為資斧婉詞却之其言篤如也於人不妄交每後進來學輒喜動顏色問答隨人淺深令問者各有所省嘗病學文成者崇虛見而忽躬行故其教人必以孝悌忠信為本其議論必依乎中庸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海內人士過者無不

禮部三卷

五八

以得觀顏色為重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行行於世於時周怡稱其響起中州為海內

宗師人咸遵為尤夫子鄒德涵謂其藹然仁體

張元汴謂其祖文成而得於體驗為多能救後

人夾帶撓和之弊可謂字字篤論矣蓋化鯉者

時熙授業之徒也自謂諸生慨然有求學之志

初第進士有連名呈討坊價者化鯉恥不與名

識者題之其在戶部時鈔關銖黍不染如時熙

之於澁墜焉及奉

命賑饑直隸山東全活以百萬尋以改吏部選部

抑競振淹綜察吏弊積案為之一清先是方面

銓除皆預白政府化鯉具名直

請竟寢閣白故事政府領之又以大選不拘巨端

之請會化鯉奏起建言科臣張棟竟被

嚴旨并閔司落職矣化鯉怡然跨蹇歸山有司有

造使備檢者卒無所得杜門著書講授同志間

禮部三卷

五九

陝汝洛負笈就學者數百人而縉紳往來即求

一望見不可得所著有尊聞錄性理音釋等書

十餘種將次第梓行焉楊東明稱其學有深解

踐履篤實制行謹嚴取予尤慎東明真實士其

言非阿可知矣臣不及見二賢嘗謂鄉先達言

謂時熙真是明道氣象而化鯉殆足規矩龜山

臣謂時熙宜專祀本郡春秋享之化鯉宜祠於

其邑并用獎翼後學者臣固是而竊嘆古今之

有問也古人以學為講後世以講為學至於不講學而講事不講己而講人其風斯下若臣所稱引三賢之學皆實以孝悌忠信為踐履以閉門却執為閑修靜以致性命之奧無旁務焉虛以待問字之履無遠馳馬出為真經濟處為真學問端不逾此臣願與天下共之伏乞勅下臣奏再加詳議將曹端特准從祀廟時熙祀於郡孟化鯉祀於邑其於

禮部三卷

六十一

聖朝文治之昌明道脉之綿延所裨益匪細淺矣

臣按講學使人解不若使人信故曰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湯武誓師皆有降衷恒性天地萬物父母等精深語三代而下漢文帝宋仁宗但有數事可書即為一代明主故知治道不在多言可為今日

輔座獻

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山西提學副使呂純如一奉公舉從祀遺賢以光

聖朝盛典事職惟

祀典之重酬報往哲風勵未茲非其人而混焉則典弗光有其人而缺焉則典亦弗光

文廟從祀代有損益至

世廟九年用輔臣張聰議陸正諸不當祀及當祀

禮部三卷

六十二

者而

典始大備其年又以薛侃儀進陸九淵而退馬融

著述之富淵不如融踐履之正融不如淵然而

去彼以取此則

祀典所重可知也

國家棧樞之盛前代罕及然二百四五年間儒

臣從祀者僅于

移朝之五年進薛瑄一人

皇上登極之十二年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三人亦甚寥寥矣職蒙

皇上起之田間俾典晉學校闈一周悉奉

欽降規條以從事凡各宦鄉賢向來考較失實濫

俎豆而穢

宮墻者褫汰凡若干人業已彙冊報部矣惟是前

代名臣及

本朝碩儒為共論所共推而從祀尚未及者職謹

禮部三卷

十一

于職之鄉舉一人馬曰宋清政殿大學士范仲
濂謚文正者是也于職所管之地舉一人馬曰
宣德中霍州學正曹端世號月川先生者是也
職謹據仲濂學術精醇志行卓絕其遇事敢言
立功西夏亦臣子忠于職分之常不具論論其
大而可法者如為諫官不附大臣和同為執政
不受臺諫推舉此可為萬世為諫官及執政者
法也在明肅皇后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及

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此可為萬世善處
人骨肉之間及大臣調護兩宮者法也景祐宋
方極治即念汴為四戰之地請西營洛陽以備
非常此可為萬世憂盛危明徹土于未雨法也
平生所得俸錢悉置洛陽負郭田以贍貧族至
今義田參舟之說膾炙人口此可為萬世士大
夫居鄉及連屬宗人者法也乃若其最有功于
學校者南園之地術者以為當踵生公協則捐

十一

以與官闕為

宮墻學舍仁宗以前天下州縣未嘗立學而復學
稽古自仲濂力請得之孔子及其徒之得偏祀
于山陬海陲而食報滿天下也則仲濂之為也
夫捐其宅以為學又因而及于天下雖謂今之
衣冠達掖皆出范氏之門可也而後來者列食
倡首者播落非周禮樂祖瞽宗及報本始反義
也

廟中在上在傍之神俱有所未安此以報本之功
而當祀者也夫先憂後樂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則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也其言曰為之在我者如是其誠則利鈍不敢
知則董氏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講
其利者也先儒推為宋朝人物第一此其規模
氣象孰非從學問中來而必訓詁著述闡求之
則馬融不當去而陸九淵不當收矣此仲淹之

禮部三卷

六

當祀無疑者曹端潛心理學絕意聲華其學以
主靜為功教人以躬行實踐為主教霍十年座
下之碑足穿兩孔凡修整闈門教訓子孫皆可
為後世法其父樂善佞佛因作夜行燭一篇論
之而止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
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
一官十年不調處之泊如循循誘人久而靡倦
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

所撰皆文行兼優之士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
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
家譜規輯畧存疑錄行于世服闋政蒞庠兩學
諸生上章爭之霍生曰是固我師也何以見奪
也蒲生曰是固天下人之師也何獨私霍也卒
之霍得請而以霍終焉卒之日一郡人罷市巷
哭門之徒且有偕其子廬墓者正德中兵部尚
書彭澤稱為

禮部三卷

五

本朝理學之冠曾以
從祀請于

朝其言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
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曹月川先生
始即薛文清亦深服其教謂出吳與弼之右蓋
當天造草昧之初夷教浸淫之俗而端以廣文
崛起慨然以斯道為己任致使濂洛關閩之傳

幾絕于腥羶濁亂之餘而復續於底定廓清之日則雖陳王胡薛皆端開其先也孟子曰入則孝悌忠信則曹端有焉今陳王胡薛已祀而端遺將陳王胡薛之神亦有所未安若以其久湮冷局無立

朝可祀之績則胡居仁業已布衣祀矣此曹端之當祀無疑者總之一二儒者在仲淹則著述稍遜而正直忠厚為有宋名臣之巨擘且與學育才功在斯學曹端事業未彰而經明行修為

禮部三卷

六十六

禮部三卷

六十七

本朝理學之淵宗且闢邪衛正功在吾道職謹參稽父老之傳聞并考據紀載之實錄乃敢倫次其行實披瀝

請

職按宋朝理學自范仲淹用胡瑗孫明復始而不與從祀之列誠為缺典若從祀必出於講學則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講學亦立

言之一耳七十子之徒豈無以德行政事從祀者耶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

江西巡按葉允盛一本為補謚名臣奉行覆覈

就事通查缺典類請

請補給以勵世風事查得

大明會典內閣大臣應得謚者禮部仍廣加咨詢

稽核名實間有應謚而未經題

請及經題

請而未蒙賜謚者不論遠近許各撫按及科道官

禮部三卷

六十八

從公舉奏禮部議題覆補給欵此今該臣會同

巡撫陸議照謚以尊名所謂彰德崇功以風

來者至重典也故人以得謚而重謚得其人而

復謚典重藉令謚不必賢賢不必謚將何以協

天下萬世之公而

會典亦難乎其為重其吏部左侍郎張元補心潛

性理識察象文三被征車著述皆無信史再登

講席論說悉本治原本正學以格人心今而道

則古甘辭榮以養跡晦而德愈光忠孝無愧平

生出處有闕世道先經題

請覆勘會同無容別議至如原任國子監祭酒故

儼學識淵潛表儀岳峙師士一遵聖軌令邑遠

軼循良

命坐談經洞成敗得失之故疏論國儀采清貞端

亮之風司成薪樞多賢纂史共推直筆晚年遠

養益觀復於致虛曠世孤標惜遭屯於寡合原

禮部三卷

六十九

任大學士解縉夙負奇才力披忠膽西清封事

通達擬西漢之治安東閣參樞警敏類東方之

直諫一言悟

主疑

宸器於泰山九死成仁捐孤身於絕緘雖已雪寃

於恤錄尚未免光復其官階以上三臣操行雖

異名實總符遺事炳於當年具有

國史郡乘之足考公論定於此日曾無阿私庇附

之可從物望久歸謚名宜錫既經司道府縣查

覈相同除張元禎呈都察院轉咨禮部題覆及

有一二尚在覆勘俟確據回覆至日另題外伏

乞

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解縉胡儼

併

賜補謚庶微顯幽三臣有光於泉壤而勵世磨

純庶激勸於將來矣

禮部三卷

七十

臣按請謚與請卹不同卹典恩及子孫故久

而防其濫謚法則天下後世之公論愈久而

愈定若概以年遠阻抑非所以為平矣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禮部類 第四卷

萬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等一本為敬循職

掌條陳

宗藩簡便之法懇乞

聖明裁定以惠天潢以垂永久事儀制司崇呈照

得

禮部四卷

一

宗藩事例歷年所條議精詳妥當見今遵守無敢

踰越然

宗室猶告困苦至畫圖帖說極訴其凍餒顛連之

狀且有向隅而泣抱抑鬱不平之恨有後言者

每為之深惟其故切見

宗室每請名封到部備查冊籍來歷少有未明不

與母無奏報不與母年在五十之外者不與私

婚濫娶已經另題後來辦者不與年遠後來辦

者不與凡所以綜核裁節之者畧不少徇此在本部雖嚴而不為苛在

宗室雖苦而不敢怨者也乃有

宗室例所應得本部例所應題者其究未嘗不題

未嘗不得而特苦于轉折之多需索之衆等候

之久嘗省祿糧之升斗而徒賒

宗室之脂膏如

宗室子女報生有結矣及請名則又取結及請封

禮部四卷

二

選婚則又取結結而又結得無煩難又如年五

歲過矣而未見

請名年五十歲過矣而未見

請封選婚年復一年得無阻隔就此似亦當再斟

酌變通其間者相應條陳等因素呈到部竊謂

王道本乎人情良法莫如簡便臣自署事以來

將歷年題

准事例日夕展玩見前此諸臣體悉之周我

皇上敦庸之篤即如酌例奏

請期限欵內過期免勘一節所省查勘之擾甚多

臣矻矻然奉以周全而臣因此細繹引伸偶有

一得臣敢為

皇上陳之臣關冊庫

宗室名封揭帖位下既註云抄手本冊稿俱查同

間又註云候結夫既查同應題而以候結未題

蓋緣

禮部四卷

三

宗藩要例第四款內稱

宗室子女名封俱錄名該

親郡王及管理府事者審實類奏仍取其

宗室五位并長史教授兩隣收生人等甘結一併

送部如

王奏到三月以外而長史教授等官提問據此則

候結例也然臣查得要例第三款內稱

宗室新生子女三日後具啟各該

親郡王及管理府事者審實取具收生親識宮養

人等保結明白按季類奏臣隨具各王府報生

奏結觀之有五宗結有長史結有教授結有兩

隣結收生結又取請名結狀觀之與報生同又

取

請封選婚結狀觀之亦與報生同是結惟一樣取

至再三期已煩矣况兩隣之遷徙不常而收生

之存亡難必節結不足憑而結又不可自必也

禮部四卷

計長史教授兩隣收生及長史司教授所之書

役凡若干人飽送需索常例不知若干賚結盤

纏吏書需索常例不知若干此若干者貧宗何

從措置不過預寫祿糧稱貸剝膚推髓以轉升

斗之獲而所為候結者宜候長史教授之稿盈

衙門吏書之腹饜而已節查恭完問竟是推捱

申飭禁防終成虛套於

宗室寧有補哉臣又思

宗室所患苦何也奏

請之徑多而餽送需索之費重也蓋必展轉搆辦

以充餽送需索之費必人人滿其所欲而後得

請故均之宗室而有力得之無力不得非所以為

平也均之得也而輒以賄成非所以為法也均

之與也而必俟其苦求重費而後與之非所以

為恩也且以

皇上 宗室

禮部四卷

太祖子孫而令乞哀異姓受制賤胥豈理也哉臣

反覆思之惟有簡便之法二馬一曰免重結蓋

報生一結父母來歷既以明白則一結足矣此

後除選擇婚配另結外至於

請名及

請封選婚其在今日凡奏

請結未到者查果明白應

題不必候結便與徑

題其自今日以後

請名

請封

請婚者免其長史教授兩隣收生之結尤恐有傷

卒不報以死作生及以生冒死情弊則莫能逃

於親友之五宗弟今單取五宗一經遞各府長

史教授啟

王據宗結以奏而本部止憑

禮部四卷

六

王奏不必結來如有虛冒本部查出或被首告事

發將本宗恭降爵級五宗罰革祿糧一如條例

如此則報生結狀至為緊要如或不到本部無

憑查

題定將長史教授恭斥以為疎玩之戒莫便於此

者矣一曰取期蓋既有報生結狀而又有

玉牒冊妾媵冊妾媵冊年終攢造冊卒傷冊具可

備查本部伏設格眼冊將各

宗室父母來歷生年月日并保結某宗某人名姓

備書位下而該司呈堂親註其中應名封者註

一應字另

題者註一另者用印鈐蓋每年挨查其及期者某

府某位某盡數送行該府長史教授啟

王具奏如萬曆十七年報生今年十五歲為封婚

之期則行取

請封選婚如二十七年報生今年五歲為名期則

禮部四卷

七

行取

請名本部一面移文如期而取該府一面類

奏照常而行雖有令法猶循舊規止欲相繼以防

後弊但令取五宗一結奏內總提五宗結勘明

白一旬不必結到本部其萬曆十七年以前未

及

請封選婚二十七年以前未及

請名者一概行令於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內亦

取五宗一結啟

勅下臣部施行仍刊續要例以便遵守

王類奏如遇兩年限期不來奏

宗藩幸甚臣愚幸甚

請者本部例為立案則是前之未註者查取以完

臣按禮部史弊莫甚於儀司儀司史弊莫甚

之後未取者查註以候之舉一切

於勒索宗藩請封等其費不貲天潢之胄等

宗藩所應得本部所應題者悉自我而搜之彼無

於無告此疏列簡省之法瞭然指掌真可永

使自級而求於我本宗既與行取者必有

久遵行者

題例則府役何所容其騙詐部役何所容其索指

是提綱挈領計莫捷於此者矣此二說者于舊

禮部四卷

禮部四卷

九

章無所更變而煩贅可省於闕防更加嚴密而

阻格盡除臣不自揣竊欲以此發前人所未發

補前例所未周蓋

聖主展親仁義並用其困苦而無告者則煦之以

仁仁尤在乎義之先畏亦生於感之後臣區見

如此伏祈

聖明俯賜裁酌如藹菟可採乞將所陳免重結定

取期二款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

河南巡按曾用升一本為

宗室橫肆防禁宜先謹恭酌事例懇乞

聖明勅議申飭以昭法守以固

藩封事職惟

國家眾建封藩以屏翰

王室固必有德澤以綰結之尤必有法度以約束

之哉

禮部四卷

太祖高皇帝以二十四王分封海內河南雖

祖訓炳如日星及

宗藩條例要例覆議事宜等書不啻三令五申矣

第

國憲雖昭實行或渺以是

宗室中循理守法者固多而作奸扞綱者亦不少

或白佔人田房或姦奪人妻女或為通逃淵藪

或為盜賊崔符或非刑殘人生命或群逞搶人

財物或逼親弟以圖賴或假

國寶以冒封或操弓矢於郊原或黥錄字於人而

或以打詐為生涯或以關津為貨禦或倡賄以

傾詐平民或黨眾以凌轢官府有司苦法所難

加含忍而不敢問百姓苦情所難控吞聲而莫

敢聞且侵侮及於重臣矣夫以法所不易加之

人而不為

請裁於

禮部四卷

主上以漸不可長之勢而不為早禁於將然萬一

狂宗稔惡不悛百姓鋌險而走投充撥置者為

虎附翌亡命助虐者以狐憑城漢時賈生之憂

恐什伯於此也尚可泄泄然不為之所乎職目

擊心惟殊切祀慮謹列九款仰塵

睿覽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中施行

計開

一曰竊盜之當禁夫盜賊之為民害甚矣使無藏身之處斯撲滅猶易耳是以律於窩主罪與盜同誠拔其本也匹夫為竊猶能使盜賊縱橫

宗室為窩不益令虎豹負隅乎又

宗室有窩盜於家縱之行劫而分贓者有司以其

非凡民難於究詰

宗室以其無律例敢於橫行合無自今以後有犯

禮部四卷

十一

竊盜強竊盜之律者查人有無名祿是否侍生

花生之庶人分別其等明定其罪或照律問擬

奏

請定奪或比照庶人一體究擬之例盡付之法律

庶其少戢乎此所當覆議者也伏乞

聖裁

一曰搶奪之當禁夫搶奪律有明條今

宗室有公犯之者三五成群數十聚眾或闖然入

室圍繞擄掠或攫全於市旁若無人有司亦謂其無律莫犯其鋒百姓但任其魚肉慨然歛恨若無禁治長此安窮合無如禁窩禁盜者分別等第或奏

請或經撫按以扶弱抑強庶搶奪其少息乎此所當覆議者伏乞

聖裁

一曰群王出郭之當禁夫出郭之禁載在

禮部四卷

十三

明例乃干遊干呷且因而佔民產騙民財違

明例虐民生既屬非法歷鄉村犯不測責又誰歸

查之往例有

宗室出郭及越闕奏擾者有罰祿之條

郡王願可躬犯之乎有犯此者獨不當酌扣其

祿以示罰乎此所當覆議者也伏乞

聖裁

一曰

宗室出郭之當禁夫往議開禁謂無名祿者既斷其祿當聽自便營生然遠近疆域有制一出入有稽今不論無名祿者有名祿者冥然橫行其出也非挾來詔以緣南畝亦非操資本而逐什一但群無賴而詐鄉村恃

宗室而負騙百姓查之事例有長史教授等官之恭治有管理之罰治除恭治者責在撫按而應戒飭者實行戒飭應墩鎖者實行墩鎖應罰治

禮部四卷

十四

者實行罰治非

親藩之責乎蓋行法必先於貴近則疎賤可以知警此所以當中飭者也伏乞

聖裁

一曰把持商稅之當禁夫今之關市有徵商旅愁苦已不堪矣復可加以

宗室之擾乎有名祿者既不當奪商賈之利無名祿者亦不當為戕奪之行令

宗室中有招納亡命邀截河口或沉其舡或奪其

貨或打傷人命作梗關梁商民畏遁致

國課無從取足有無莫遂資遷蠹國病民莫此為甚合無別其等差付之法律輕者或量從罰戒重者或照例恭處此所當覆議者也伏乞

聖裁

一曰無祿

宗室打死人命之當禁夫無祿

禮部四卷

十五

宗室原與庶人有犯者一體究治此事例所顯著也况人命為重典乎今以身嘗法民不聊生亦窺有司不敢按問耳然事宜條款有云強盜人命重情聽從法司拏問則

明旨固顯以執法付之矣又可互相推諉使殺人者漏網手似當與為窩為盜一併覆議者也伏

乞

聖裁

一曰開張賭場之當禁夫律於賭博禁之不啻
嚴矣此中賭風業已盛行

祖訓蜂聚而抗有司事之小者尚可量從寬政若
人命盜情大干法紀有司不得執之法於何伸

宗室又有之招夫誰不趨蓋彼以身為捍蔽既足

彼于何畏部議猶新

以長不肖者之心故為拓狹又足以感狎邪者

聖斷儼在若之何弁髦之也合無自今以後有犯

之志一入其餌家產盡傾稍有未遂威逼勢勒

法者若無名祿與宗支不載之人有司酌量情

其所居既非緝捕者所敢入而與賭為黨者非

法與凡民一體究治俱照事宜款內遵奉施行

惡少年則遊俠無賴者也晝夜嘯聚何事不為

則法立而人莫敢犯矣伏乞

憂在地方終非小可合無有名祿者從罰治之

聖裁

禮部四卷

十六

禮部四卷

十五

例無名祿者付有司之法此所當覆議者也伏

乞

所以輔翌

聖裁

一曰庶宗刑責之當申夫

藩封約束宗儀其責匪輕且

祖訓有不加刑責文文指有封祿者言之耳其餘

宗藩食租衣稅民間疾苦非預知禮樂詩書非素

無名祿者與宗支不載之人自當繩以三尺是

習全在輔導之官有以開昏而做逸也今居此

亦載在事宜今無名祿者既不知自檢以身而

途者大率皆自劣轉而考課之法亦于此途較

撓法又曲引

砥礪者有幾查事宜所開謂銓除當慎其選考

課升轉一照有司法至備何能有如而視為冷
局實行或鮮合無自今申飭凡輔導有功者三
年即從優叙不必六年奉職無狀者即立行罷
斥而左右長史必科目賢能者充之不得以貨
即冒進則旌別惟精輔理有賴矣伏乞

聖裁

職按此疏摹寫宗室之橫極矣有司大吏若
於法之無可施窮於法之無可變此疏所陳

禮部四卷

十八

當禁諸款雖欲禁之烏得而禁諸幸邇年開
入仕之例而

皇上龍飛策士有宗室起而應者此為轉移之

一初矣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禮部一本為

宗藩冒濫可虞輔導官遽宜擇懇乞

聖明申飭舊章以厚

天潢以祛積弊事儀制清吏司案呈臣等切惟

國家二百四十餘年

宗支之盛前代希有

皇上敦睦之仁至周至篤在

禮部四卷

十九

藩封諸賢亦靡不敬共以仰承休德第爵祿入之

羶慕而奸回濫竿多繇奏報不實一不實而部

科何從核其真偽乎日增月益源源無已即罄

天下惟正之供不足以果濫宗之腹蓋至今日

而勢之窮極矣且名封既濫及于非類而貧宗

反抑勒于藩僚不但婚封過期即報生

請名亦不得附入

奏請可憫也凡此積蠹上下相蒙竟無能救其弊

者良繇事關

天潢難于詰問故耳臣等切惟欲清弊實報生為

第一緊關此報一偽則名封皆偽始以偽而濟

真後則世世認真而忘偽一宗如是諸宗效尤

一時如是異日又效尤無論正賦有限養贍難

周而以

天朝宗支使奸邪得竊而亂之甚幸我

皇上敦睦之意也語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則今

禮部四卷

下

日冒濫之清積弊之革萬萬不容緩矣而正本

清源又在慎擇長史始夫長史者獨肩輔導之

責一府之事莫不與聞

國初慎簡博聞有道術者居之積有功劳終躋通

顯未嘗限其登進之路也今概以劣轉者居之

日暮途窮精神沮喪中間豈無錚錚自好之人

而營升斗競雖刀十常八九甚至十餘年不解

任者又有以監生援納提舉亦長史者又有以

吏書因賍致富援納監儒及授職劣升王官黃

緣保舉作長史者火道雜而多端至長史而極

矣此輩官以俸得習以利昏何所顧惜而不壞

法亂紀乎若審理一官多繇郡佐縣令陞遷近

來粟監亦得濫廁與闖茸之長史白首之教授

猶鼠為奸扶同逐利是以報生之濫雖始于奸

宗而實成于若輩啟奏者聽其擢置奏

請者因其固然從前之窟穴牢不可破此後之濫

禮部四卷

上

賜長此安窮查得嘉靖三十二年

衡王

南陵王各奏

請長史審理須用正途該本部議得職專輔導必

須科貢陞除不許監生白丁納級者濫與仍照

京官考察其有貪肆異常長史而下聽撫按官

不時指名恭奏據此議行似可戡其貪肆矣而

終不可戡者方其始進既無異于庸流既有賢

能終難拔于

藩國亦何以作其氣而誘之進乎臣等一得之愚

竊謂長史有缺宜令撫按報聞吏部即查有司

之賢者單題陞補三六年考滿賢聲著聞得陞

叅政僉事等官或加銜久任至于不肖有司劣

轉如故不許之任又宜

勅令撫按等官清查長史任逾十年者勅令致仕

原係監儒及吏胥接納監儒出身者斥逐回籍

禮部四卷

三

凡長史缺即令隣近府官暫捫審理以下各官

巡方御史與守令一體考察斥退庶幾本源清

于前勅懲嚴于後而

藩封不至為藏納之藪錄是報生之結奏皆實名

封之奏

請如期貧宗有所恃而免抑勒富宗有所畏而息

部謀我

皇上德普而不偏法行而不苛維城奠安藩屏永

建行葦既醉之風行且覩矣至于叅查

牒冊本部奉有

明例其間混淆挪移遺漏諸弊與夫有報生而無

天殤又皆各王官漫不經心所致本部將原冊

批註貯庫行查改正不必駁冊以滋紛擾其各

府每年天殤亦責令照宗支歲報冊補造時解

度內外詳慎其于

皇上親親之仁或者少有助乎易曰窮則變變則

禮部四卷

三

通臣等敬循職掌以獻其愚附于變通之義伏

乞

聖明中飭

藩府務令奏報詳核仍乞

勅下吏部詳議自後長史缺務取正途才有力者

單推果能輔導本藩查核冊籍即與超擢如不

稱職聽撫按不時叅處審理等官撫按四時開

報賢否應留應

觀即與施行庶耳目一新人皆知儆而名封不濫
祿亦可繼其有益于

宗藩甚矣

臣按藩國長史用正途與陞遷藩臬屢有建
白雖已得

旨終來見破格施行謂宜開功名之路使居是
官者不絕意於進取則名封報生欺濫之弊
可哀止矣

禮部四卷

二五

萬曆四十年五月初四日
刑科給事中杜士全一本為

藩封公論已明勘議不必至再懇乞

聖明速斷以明長幼之序以絕欺蔽之端事職頃
者欽承

上命持節南行燕齊鄒魯之墟江淮吳越之境無
不走也於彼原隰周爰諮諏何限民艱描寫不
易方欲俟喘息稍定次第為

禮部四卷

二五

皇上陳之已而見給扉長閉台省一空桐封曠已
成之安宅臯門仍餘墟之舊規又欲俟喘息少
定次第為

皇上請之若乃代府之兄弟爭立父子為仇則秦
藩之已事可憑

世廟之明

旨具在而會議諸臣之開單地方撫按之勘冊又
炳如日星嚴於斧鉞雖有鮮嘲之論難冀覆水

之收矣而職何用更為蛇足哉偶聞邸報見禮部侍郎翁正春仍覆請行撫按令

代王自為裁處此殆部臣慎重之意欲以日久需公論之定爾職竊料之若代王家事代王能善處於方今必不孟浪於時昔何至乃有如此之紛紛哉彼其牽於帷牆之愛已割父子之恩憐於北晨之鳴寧恃祖宗之制自非斷以大義以天子之命臨之恐爭端無止息之期而同室有操

禮部四卷

二十六

戈之事矣且今諸臣議單及撫按勘冊俱送

御前

皇上誠留神遍覽仔細恭詳裴氏果可謂之濫妾乎張氏果可封為次妃乎鼎涓可不謂之庶一子乎鼎莎可謂之嫡一子乎濫妾之禁有

親郡王在內否乎不遇一展閱問而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大義

先朝之令甲通國之公許了然盡在目前若鼎涓

之敢於訟父子道喪矣鼎莎之忍於奪兄弟道

喪矣均之天壤間一罪人或降級或革祿或並廢而以其應得之位立其子但明長少之叙正天叙之倫其餘寬嚴輕重總錄

聖心之裁度焉爾若令本藩自議則職竊以為築舍之謀斷乎其不足以服人心而定

國是者也伏惟

聖朝採擇施行

禮部四卷

三

職按此疏鼎涓鼎莎俱廢不立別立王子之不在請中者亦是孤竹故事厥後鼎莎竟大且無嗣其究必歸于鼎涓但鼎涓多此一爭中朝處分徒傷代王之心非同其好惡之意耳

萬曆四十年五月初七日

刑部河南司主事李春熙來斯行等一本為

宗藩例奉

欽依

代藩事奉

宸斷謹陳末議以重

命令以扶綱常事竊惟

明例為不刊之典違例者為陪上天下無無父之

禮部四卷

三

子訟父者為亂常職等刑官也在刑言刑安敢

言禮惟是

代府之事禮官未及議其是非職衙門先以訊其

奸黨於是知其事頗悉鼎涓鼎莎孰為當立傲

於

宗藩要例即便較然何議者之不一也有慨於中

敢冒昧為

皇上陳之夫禮官執要例以議禮猶刑官執律例

以議刑也

宗藩條例之刪為要例猶

大明令之更定為律例也刑書當從律例則宗法

當從要例也明矣鼎涓以濫子應黜載在要例

尤詳會議諸臣猶或以條例異同為解夫所謂

異者不過謂庶子爭襲一款有惟壻懷塔之事

為要例之所刪也妾媵限制一款無照濫妾之

語為要例之所增也所刪者則執為應之謂之

禮部四卷

三

公案所增者則皆為應黜莎之明徵但據懷塔

原奏稱壻母邵氏係

王恩選非經奏選私婚之子自難與庶長爭襲

故一時

朝議僉子堪是子者為庶長孫而奪者為私婚子

也謂也濫沙也庶可與泰事並論乎查妾媵限

制之款在條例則云如有不遵

明例將本宗奏罰治所生子女中尉以上照濫

妾例行此何足異也革去將職法疑過重因更以罰治之語違例子女未及處分因增以照濫妾之語裁其太過補其不及耳且要例濫妾之文載在

大明會典亦將訝為異乎若庶子襲封與濫妾子女之款更無可疑者唯認真妾媵額濫之名耳今例稱媵者非猶陪從之謂也妾稱額濫者非從數內數外之謂也曾經奏選為應娶妾媵人

禮部四卷

三十

數者為額不經奏選即在妾媵額數者亦濫也稽之會典有云各

王府選娶媵俱要預行奏

請又云親王妾媵許奏選一次是可証也然則庶子襲封款內所云內助妾媵不論已未加封所生皆為庶子者夫非奏選者乎若非奏選何緣得封故裴氏若為奏選之額妾則鼎涓得稱為庶當援庶子襲封之例裴氏若非奏選之額妾

則鼎涓不得稱庶祇合濫妾子女之條查濫妾款云

宗室庶生子女必其母妾係額內應取人數曾經奉選明白者方准

請名請封如不經奏選或增立陪從宮人名目或入府在正配未封之先皆為濫妾查係額內人數所生之子姑准

請名歲給本色米十二石若在額外者不給此可

禮部四卷

三十一

見奏選一語最為吃緊裴氏不經奏選豈不稱濫從今是妾媵額內人數子亦僅從

請名給米之例矣條要二例禁限原同鼎涓雖生於要例之前却在條例之后况

朝廷畫一之法原不謂生在例前者可紀生在例後者乃禁也則例前例後之說難為鼎涓解矣若為此濫妾一款專為宗室而設不及

親王臣竊謂爵宗不容濫也

王爵更不容濫也天下王府皆稱

宗藩天潢之派總稱

宗室遍查條要二例此款之外別無限制

親王之條則宗室二字自兼

王爵不然禮嚴宗法法行自上

親王以大宗而約束諸宗者也願聽其濫而不為

之限制必不然矣况例刪於萬曆十年的議而

禮部四卷

三十二

請者部臣徐學謨也

代藩檢舉改為三十四年閣臣李廷機時署部事

不過遵例而行耳當年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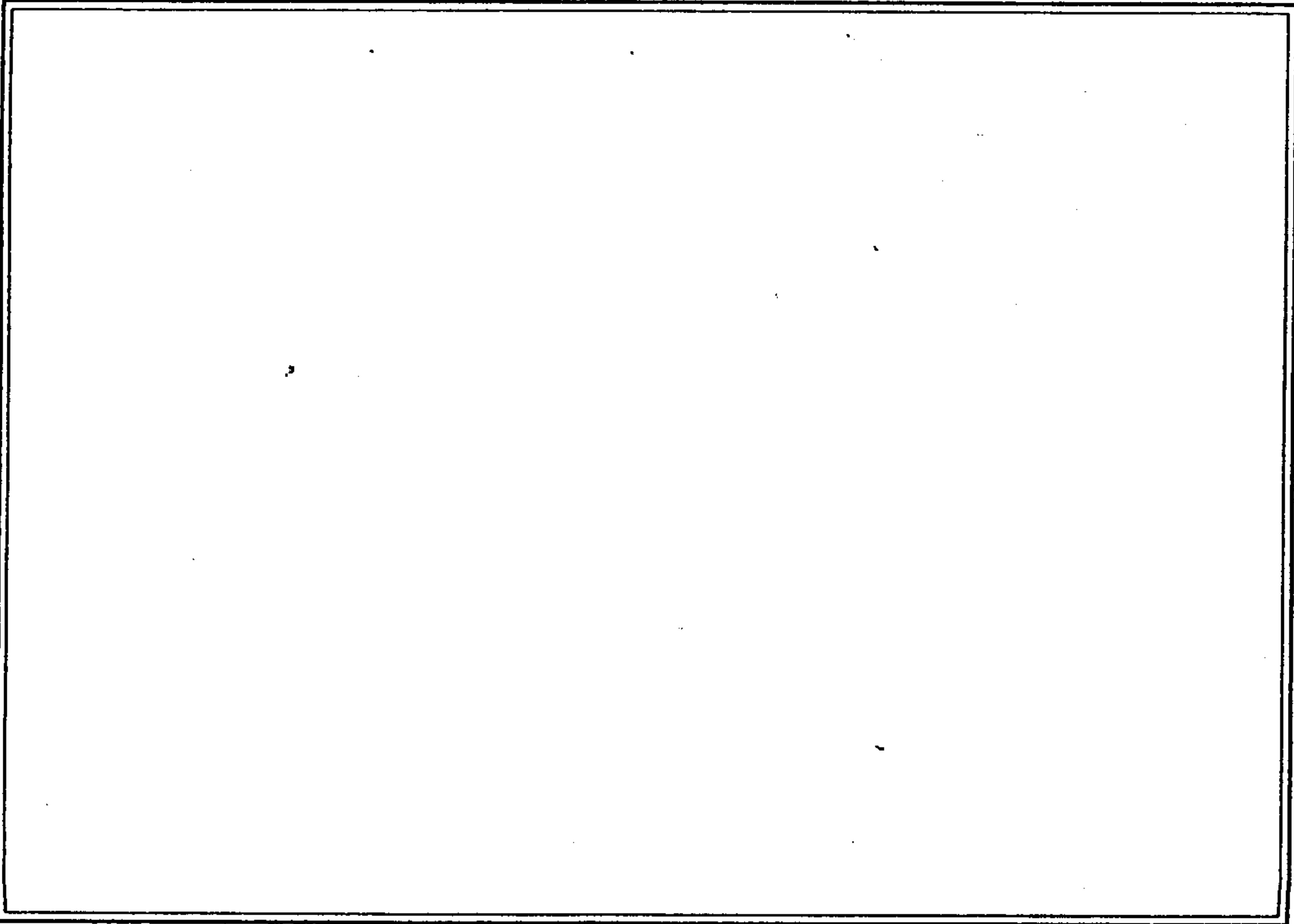
旨刊例帖然信守於諸藩今顧噴有藩言甚至交

非乎

明例宜刪例時廷機未第鼎莎未生即隱伏此弊

端即翻刻要例若擅增削載在

會典何無異同豈



原缺

會典纂脩之年亦即有弊端即凡

國家之事群議紛如一稟成於

命令若著為定例布之諸藩垂之

令典猶曰議可改也是

皇上不得自行其令而人臣必欲獨行其意也典

例炳如日星

藩封宜為兒戲其關係何如者可輕言動搖哉且

處人父子之間必依然慈孝之道

禮部四卷

三十四

代王檢舉改正似於鼎涓傷慈然實援典例為據

也鼎涓醜詆其父以汙穢中構之言招呼群小

懸揭都門則公犯不孝無所顧忌秉性兇頑可

以具見

代王難忍以為子代

宗寧奉以為王昔衛元咺訟成王於晉周王曰君

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將獄父子將

獄是無上下也今涓則訟父矣果可許乎父援

典例請

旨改正而不足子籍倡優憑要爭奪而有餘敗壞

綱常莫此為甚良可慨也衡而論之

代王龍勻初冒報鼎涓為張出續改鼎莎為嫡生

坐以欺罔亦自無詞雖經檢舉於前年猶煩聚

訟於今日禍自誰尸仍當例罰鼎涓不孝微色

發聲誣點穢言甚於唾面安可置而弗論若厚

誅父之不慈而徧子之不孝萬一

禮部四卷

三十五

代王不堪排擠憂憤不測則鼎涓滔天之惡孰導

其源孰揚其波固有任其咎者其於

皇上孰篤懿親之誼傷實多矣職等非為旁器者

也有見於要例為

皇上之所

欽定者也鼎莎為

皇上之所傳

制而冊封者也一旦蔑視

命令輕議封典使父子構爭綱常大壞職等從法

官之后義難隱忍故冒昧據其藹蕘之見如此

伏乞

皇上

勅下禮部將條要二例細加體勘果否如職照等

所言更質之諸臣所議甲乙並陳以聽

睿斷父子之交惡孰甚則斷之倫常二條之恭酌

原同則斷以定例併祈速

禮部四卷

三十六

允閣臣李廷機之去以存

國體以謝言官無俾波累

藩國仍治職等以越俎之罪職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職按當時主立鼎涓者一為

國本慮當堅持立長之說一則以閣臣李廷機

在禮部署事時主立鼎蒞是時方攻廷機故

與之為異耳此疏所云祈速允廷機之去以

存

國體以謝言官無俾波累

藩國者實歷語也乃其論條例頗晰引元咍父

子為訟之說亦有俾於綱常故存之

禮部四卷

三十七

萬曆四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大同巡撫汪可受一本為

藩封是非日講日多懇乞

聖明速賜

裁斷以定人心事先是臣與按臣仰遵

明旨查勘

代藩廢立之事臣愚以為首正嫡庶者當日之原

情分別額濫者今日之展辨但嚴核于嫡庶而

禮部四卷

三十八

未及細審於額濫又考據禮稱諸侯一娶九女

而二國媵之及詩註有與嫡皆行為嫡之義又

考據萬曆七年禮部題計十二事疏中有

郡王長子大宗小宗不同而為聽繼王爵則一之

說竊意要例中於稱聽繼王爵其義蓋本於此

庶襲無擇於媵子濫禁獨寬於聽繼前後互相

成也條例以濫嚴于罰而未嘗概革於封要例

以濫革於封而未嘗概

親郡王長子之封蓋例有不得不漸嚴者為一時

頌祿不敷之計豈必謂

親郡王可無限制例有不得不寬者為萬世綱常

之計自非真有嫡庶大分必不可使少者南面

而立長者北面而朝也臣等執此論代事謂任

言濫妾無碍立長矣及見

廷議諸臣詳引條例以例前例後及王所首正原

疏確正鼎涓非妾之子揭

禮部四卷

三十九

大典如日星老臣所考究之未到者也近接邸報

禮部疏請以中外議論明告該

藩裁處而節取微臣咨中處事不可過激之一語

臣固知禮臣為風化計其善處人父子兄弟之

間當如此矣臣與按臣則法吏也萬一

王執前迷而以自

請得遂將傳之天下萬世謂臣等以一語調停致

壞

祖宗家法是臣等所不敢任也又見科道文章無日不言

代事或至引裁紛之例謂此身后國除或謂兄弟並奪而議及旁支亦可或謂一概秋霜總成零落固知言官之欲持綱紀當如此矣臣等則地方官也即士庶之家無不願其厥后昌熾矧親王乎萬一

王終執迷不顧公憤敢罔議成貽禍子孫是亦臣

禮部四卷

四十

等之所不忍坐視也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潘珙察天理之報應於既往訪人情之從違於見在詳為

陛下陳之願

垂聽馬案查大同府節年送審重犯盧天爵等招

錄事起於

代定王先太平王時魔殺嫡子潛奪王爵有儀賓

喬維文計奏奉

旨勘問人謂維文之奏屬

新寧王主使該撫按勘實具奏都察院會同刑部大理寺議照鼎鉉鼎勻俱犯敗倫傷化等情均於

祖訓有違內鼎鉉猶為首惡法當重處合無姑從寬看將鼎鉉送發高牆鼎勻革為庶人以示懲戒等因于萬曆三年九月內伏奉

聖旨鼎鉉等聽信奸人肆為克惡皆違

禮部四卷

四十一

祖訓本當重處姑念親親鼎鉉著革去冠服戴平頭巾戴罪管事每年姑給祿米三分之一五年之後果能悔罪自著撫按官奏

議定奪若稔惡不悛并前罪一併處治鼎勻革去

祿米一年俊榛等各罰住祿米三個月其撥置

助惡奸徒著撫按官究問明白除犯該死罪外

其餘的各押發烟瘴地方充軍永遠遇赦不宥

欽此其後五年滿而太平

進封代定王薨而新寧
進封則謀王得王似亦國法可逃矣然

代定王先謀絕嫡母之嗣竟亦自絕其嗣豈非天
網之恢恢不漏哉今

代王先年不隱兄惡猶近于大義滅親或者亦因
有利之一念取忌造化令其子且同氣為仇禍
在蕭牆不可謂無因而致也天理之顯赫可畏
如此臣等又查得

禮部四卷

四十二

王有第三子亦張氏所出年已及壯通達道理先
是

王出神廟與渭莎面質之時三子見渭茫然獨步
亟下車問曰兄何罪而致此欲以車讓渭而自
步渭以罪人稱不敢三子則與兄同步惻然致
其手足之愛豈非其胸中自有是非耶及渭莎
之對質莎曰我母是何等人爾母敢叱渭曰我
母不死爾母安得受封時王顧左右並無一人

應者至渭言同是父王所生何忍兄若此而弟
若彼則

王亦淚懸眉睫矣前長史司所呈者各宗紙上之
言也蓋人情之真實難掩如此臣等切觀

代王非不明不察也特難於
官闈之反目耳

王所不能自斷者當仰藉于
天子之神斷乃若

禮部四卷

四十三

王奏近於欺

君實用事一二愚頑者為之而非

王所敢也亦如渭奏類於訟父實張國正以遁逃
罪人為之而非渭所知也

皇上素加意於篤親臣等切願
俯容其改過伏乞

勅下禮部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查照
廷議及臣等前議以冒嫡之革請斷

聖明以立長之恩仍歸於

代王或舍子立孫亦惟

王所自裁至於疏

請世封之時更望

聖慈浩蕩許

王將次子及其第三子第四子應

請封者通與

請封應

禮部四卷

四

請名者通與

請名但正名分之大端盡貸錯悞之小失則友恭

可聚於一堂和氣漸蒸於邊地是臣等所仰體

皇上親親至意為

代藩計百世長久者也

職按此疏又有舍子立孫之說而恭以因果

報應之語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初九日

禮部一本酌定宗藩可久事宜以清弊竇以廣

德意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本部右侍郎稱

前事內開受事南宮評徵往牒具見

國家之處宗室若要例酌例行取簡便法每歲名

封錄可謂詳悉無遺矣顧有勇於釐弊而疎於

防奸過於推恩而反以招怨者相應條例酌議

題請通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宗室

禮部四卷

四五

行派於天潢者日煩而租稅仰給於地曹者歲

廣故核之易以缺怨而寬之易以藏奸是必嚴

核於法而使奸無所容然後實受其惠而使怨

是用是非也據議五款以切事情既經具關到

部相應開款坐工

請如果所言可採伏乞

勅下本部遵奉施行

計開

一酌定奉

旨奉文之期查得

宗室各封關係甚重皆取信於奉

旨日期但王兩奏有後先

聖旨下部有遲速本部移文有遠近每年月與

日恭差不齊藩役部胥表裏為奸矣繇於此

今請着為令此後所奏所題只以奉

聖旨之日為據顧

禮部四卷

四十六

聖旨有下科之日期又有到部之日期到部止憑

科抄而奏題本有長短者尅日可報而本長者

浹旬殆到故本部惟據某年某日奏抄到部奉

聖旨若何蓋科抄到部送司皆註有日期此一覽

可鏡者也至本部報文專憑勘合而各省勘合

各有字號儀司題就即報付文而有膳司據付

挨填勘合故在該省惟據某年某日奉禮部某

字號勘合文到司某月某日科抄到部奉

聖旨若何蓋部文從儀主膳皆載有號簿此一定

不移者也必如此庶藩部兩有所據如據本部

移文朦朧字樣許長史司教授所啟王徑自揭

報若各府奏

請不明白開載者長史司教授所定行恭究則後

甲先庚既較若畫一而申命辰告自信如肆時

矣伏候

聖裁

禮部四卷

四十七

一酌定冊封期限之制

冊封原無定期遣官向在秋冬至其或舉或待皆

因奏

請遞速自嘉靖三十二年本部尚書歐陽德議及

北直河南山東一帶定傷驛遞支應無協查得

北方二麥四月始熟擬將

冊封重典少待次年三月題

請四月麥秋初旬侍制遣官出京且合古者孟夏

冊封諸侯之禮奉

聖旨是以後每歲照時例行而嗣後遂有限以三

月十五日之期者夫冊封嘗在四月之盡而限

在一月有半之先適以啟詐騙之竇今本部與

該司盡行刪去一過抄到即題即咨惟為時太

逼竇冊諸事難卒辦者姑待下年若差役藉以

誑費各

王府即行重究仍令具揭二本一送部堂一送儀

禮部四卷

四十八

司仍起一批以防邀截沉匿之弊如今歲

冊封不及當待下年者即時陸續奏

請以便本部查題并移咨工部轉行

內府衙門造辦寶冊等項不得挨至冬盡春初徒

為諸役藉口以咨影射抄到查有延緩本部恭

究經承長史教授等官惟有服制未滿者不許

朦朧奏

請若起文未滿之先即到左已滿之後仍照月遞

年長史教授等官并行恭究至於每季各宗名

封婚禮舊規俱以季月十五日截抄類題今亦

以四季月終為限皆於下月具題則循名責實

庶不失按季類之義而滿月為季亦可以杜胥

吏哄嚇之奸矣伏候

聖裁

一酌定五宗保結之法自簡便之法立之而除

重結行取意至善矣何則兩隣之遷徙靡常收

禮部四卷

四十九

生之存亡難必而一一取結於五歲

請名十歲十五歲請封請婚之日適以滋欺治而

開詐騙且長史教授不為利夜者固多有之而

利令智昏者亦復不少故自奏報以後選婚以

外而兩隣收生長史教授等結皆不用宜也但

人生自有一歲而五歲而十歲而十五歲年命

不齊殤夭時有其中豈無以死作生以生冒死

之弊今但取於五宗一結遞於王所而王奏止

開五宗保結已明一語要見五宗為何人其中
怨未必無因循舊套之弊今後即不必五宗之
結至於本部而必要五宗之名達於

御前又有疑伍結類多貧宗互憐富宗互為者則
親王府取結於五服之郡宗郡府取結於五服
之鎮軍鎮府取結於五服之輔軍而奉軍三尉
照此例結親王取各郡印結其餘仍取本郡府
一印結以為信候奏到本部將五宗結名查對

禮部四卷

五十

王牒如有不係五服而藉慣棍抵塞者即將本
宗恭革五宗罰革祿糧則貧者固不受隣估官
司之挾騙而奸者亦不遂詐生冒死之欺弊其
於本部體悉

宗室之至意亦庶可以永永弗替矣伏候

聖裁

一酌定奏

請期限之禁要例另

請名請封過期五年以下查題十年以下行勘十

五年以下勘名另題止給名糧五十石本折中

半兼支十五年以上立案男選婚女

請封過期十年以下查題十五年以下行勘十五

年以上立案其庶人請給名糧亦許十五歲具

奏過期一如選婚例行及酌例則謂

宗室各封婚禮豈不欲依期奏

請大都為貧難所若耳有如奏抄同

禮部四卷

五十一

玉冊同母封位又同而必日是十年十五年上下

者例行勘而重因之豈情也哉今後除婚禮一

項舊例該王奏及撫按實核實照舊外其將軍

以下名封奏抄到日本部備查前項果無違碍

即與題

請不必年限為率雖有過期概免行勘并報生文

結俱不必巡撫衙門直達本部著為定制而此

後又有謂約例今不行者故三十三年條陳簡

便之法謂約例過期免勘一節所省查題之擾甚多而又必免重結定期取本部設格眼冊備書各宗來歷於位下該司呈堂註應名封者註一應字另題者註一另字每年挨查及期者盡數題行該府取請名封其萬曆十七年以前未及請名者概令前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內具五宗一結啟

禮部四卷

五十二

王類奏如過兩年限期不來奏請者本部例為立案則前之未註者查取以完之後未取者查註以俟之已經奉旨遵行可謂網維並挈詳悉無遺矣乃近日備閱奏請封婚科抄如代府廣靈鎮將俊稷嫡四子鯉潞城甫軍俊祝四子充鯉和州鎮軍充烜庶九子廷陰稟昌奉軍廷珞一子鼎釵科恭謂是四宗

者俱於三十三年

賜名亦無徵有後幸矣乃復覲覲封婚夫婚始無論若曰婚彼以年若於無不授室之理將停婚再娶即不則私婚之禁柰何故肩越之又懷仁輔尉充媳嫡二子廷煥又寧津奉軍充鍊第二三雙生子廷括廷結俱已賜正名而仍被科恭者不可勝數該臣等看得正名之賜原為封婚若不封婚幸子何厚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而

禮部四卷

五十三

事不成業已題正名非令名而復斬其封婚則無不正之名而有不成之事毋論宗室之陳瀆不體且使廟堂之法令不信徒增案牘之擾而開胥役之竇即即如武官襲職

會典十年以上人文不到部者例不准襲隆慶二年

詔開其禁六年復及總小旗併鎗者萬曆二十五

年二十九年

詔武官襲職量寬二十年以內者俱仍准襲替夫

異姓武弁猶寬至二十年以內刑事同姓懿親

而更苛限於十五年以上哉故酌例之不以年

限過期免切非無見也至於簡便法立歲註應

註應另者於冊歲取應名應封者於外凡過則

未名者俱令於三十二年三年奏

請過限不來者立案蓋查取以完前之未註查註

禮部四卷

五十四

以俟後之未取可謂算無遺策矣然則三十三

年以後宜無復有過期

請名者而胡踵踵未已也夫既不能絕過期之

請於下不得不詳過期之法於上科臣謂封姑無

論而私婚之業奈何肩越之者非無見今

請著為今凡

宗室已有奏服母封而

請各過期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題

准正名者一體題封題婚但於請婚本內必照擅

婚事例位支不爵祿米一年簿示過期之罰若

嫡妻有子授封而復以願妾名色為其過期於

請封者仍照例另題止給名糧五十石本折中半

兼支例如和川鎮軍充疋度凡逮陰是也查得

充疋四子七子八子俱以妾生授封矣則非力

不足者而何為猶有過期之底凡封後有底雙

名之十子十一子哉此等皆屬期弊所當止給

禮部四卷

五十五

名糧五十石以杜冒濫至於多報雙生顯是弊

端必須再勘方准奏報查每歲一府報多者長

史教授定行罰治則

國家既無反漢之嫌

宗室示無賦茅之怒而其於清源塞竇未必無益

伏候

聖裁

一酌定內助妾媵之選要例凡選妾

革例悉如選婚誠重之也及萬曆三十二年類題
疏內題

准今後除內助妾媵俱要經繇則按御史行布政
司既核本宗委無額外并年未及而預陳也仍
嚴核所選某氏來歷明白即不煩兩次具奏但
於奏選本內將某氏一併明開以憑題覆方准
入府成婚後布政司不必呈到部如無巡奏及
奏而不開某氏俱不准題如有故違濫選日後

禮部四卷

五十六

所生子女俱照濫妾例行及查本部見行事例
其初題日奏選至再題日選項內有王奏到而
即題選者選妃選婚繼是也有王奏到而仍候
巡奏者選內助妾媵是也選有之日俱候巡奏
方題封婚而仍有並候
王奏者選妃是也夫選內助妾媵者始而責選仍
候巡奏既而選有復核奏則內助妾媵之選視
妃婚繼及更重矣故三十二年題

准有不煩兩次再 之議蓋謂要例原無巡按奏
選之文也然當云但於選有本內將某氏明白
以憑

題覆而當云但於奏選本內將某氏一併明開以
憑題覆也惟奏選選有二字不得不傳不穩以
致

宗室誤解錯行而申

奏不休即如近日

禮部四卷

五十七

魯王一本內稱高密奉軍壽鎬遵照三十二年九
月內奉到選妾內助妾媵勘合選有孔氏堪為
內助又

魯府長史司申稱安丘奉軍頤鞞陽信奉軍頤望
鉅野中頤塔頤社連名啟稱遵照新例奏選俱
皆停閣若要例舊規不開姓名巡按又不准覆
實事屬兩難何所遵行伏望申明若照新例將
臣等所選內助

早賜題覆若別有條議亦要明示轉行以便結勘等因到部未為無故但備查得三十四年本部已將歸一事例咨都察院轉行各省巡按照會各使司行各王府知會訖矣內云奉選但憑王奏而巡奏可省選有惟准而王奏可候已明悉終未開悞只因當初原於奏選本內六字令其迷而不悞耳令

請着為令凡諸王軍尉題選娶內助妾媵者必該

禮部四卷

五八

府查額外并年未及而預陳已生子而後娶等情然後奏選本部即照選妃選婚選繼事例即與題選不必巡奏及題選得

旨該府將選有姓氏備查來歷一面具

奏前來一面轉行巡按奏本部候核到題娶不專此王奏為鮮如奏選之日既無巡奏亦無王奏輕奏選有姓氏藉口不煩兩次具奏者咨臣部照擅婚例叅罰本宗祿未一年將仍奏選姓氏

刑於濫妾以杜異日冒濫其

魯府壽鎔并頤鞞等四位姑念看例未明合無准其入府成婚此後如有讐控奏者定將輔導官員究罪明令明而惑若數一二而法立而不犯庶無二三矣伏候

聖裁

臣按宗藩名封之弊與儀司吏胥勒索之弊具悉此疏中

禮部四卷

五九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一卷

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薊遼總督王象乾一本遼鎮貼危已極薊鎮兵力難繼調將援防勢非獲已謹陳始末仰懇

聖明垂察事奏謂今春以來節據遼東塘報揅漢拱反等酋屢次犯邊剋破大勝堡復又結聚邊外窺犯錦義等處臣節調副將蕭如憲及遊擊

兵部一卷

等官梁繼祖麻濟邦尤彪等統領調到各標下慣戰漢夷家丁并各官隨帶家丁薊東入衛兵馬共二千餘名先後出關分布寧前等處地方防援去後又據開原兵備石九奏呈報奴酋自吞併隣夷恢八卜苦蓋阿免哈兀喇并猛骨字羅等家之後勢漸强大率領夷兵七八千不離關口徑從內地馳至開源門外河灘列營護送西夷出關明欺開原孤弱睥睨北關之心無一

刻少懈打造軍器神鎗銃砲空牆鑿石等器具又勾引西虜拱免率領萬餘騎併犯開源復勾黃台吉領兵二萬往建州至北關上講話隨准遼東撫臣手書內云遼左孤危之狀委不可言諸夷中拱免猶有欵望而奴酋則甚猖狂近且向撫順關挾討參價擁眾五千該道雖已論之而去而謀為不軌已畢露矣防禦之術萬萬無出請兵增餉一着又接按臣手書內云奴酋近

兵部一卷

益反側見我招兵買馬欲有取之之意故意張皇兵勢倏往倏來以欺我不敢圖已又玩我使不為備以冀得便一逞而其先着必欲乘我兵力未集亟亟馬取北關而并之北關并而此奴不可復制矣奴并北關必不在遠我之圖備亦必不可遠矣又遼東巡撫咨稱奴酋內迫宰酋爭賞東西謀合欲調薊兵二千赴廣寧駐防復撥正兵等營兵馬一千五百前赴開原與前原

發兵五百名湊合二千之數庶幾有賴又撫鎮塘報奴酋差部夷阿冬等三名說將朝貢夷人差通事押送從柴河堡出境不肯從靖安堡出去我們都督領精兵一萬有餘從本堡進入往開原迎接夷人作踐田禾莫怪又差部夷大偏骨等五百餘騎從撫安堡龍潭口空進入投貢遣長子領兵五千往南關看塞親領全寨精兵宰殺牛馬祭天享衆要往北關去在北關呼吸存亡在開原安危瞬息誠不可不深慮也臣觀奴酋其人最黠其謀最深遠之告急甚于採焚拯溺雖經請餉招兵臣恐一時兵衆未能畢集即招果足數而未練無制之師何以禦此強寇北關一去開原腹背受敵勢必不支開原去而全遼危矣遼左危而薊門孤矣

是單弱不敢撥發兼以賴峇尚未就款屢報會合稍大成等謀犯山石界義等處撫鎮道將屢咨欲將前調兵馬盡數撤回尚能復發兵衆鼓行而東乎茲時也拱兔之西寇方張建酋之東窺復熾阿拜之謀警未定賴莽之順逆無常遼固告急薊亦告急臣既欲為遼謀又欲為薊謀遼之精兵既多散于刃鉞薊之戈甲又分力于東戍臣日夜籌思捉襟露肘無可為計不得不借才于別鎮查得原任總兵麻承恩曾經戰陣熟識虜情所蓄復丁八百餘人東征西討所向著績今雖退閒尚可呼集而燕河路改將麻承訓承恩弟也遺有隨任家丁二百告欲西歸臣謂此等散之甚易招之甚難若調承恩隨帶各丁前來察雲標下圍練可得敢戰精兵千人即發出關如奴酋蠢動相機截殺期收斬馘之功如或稍有欲戢則駐紮開原以壯孤懸之勢伏

乞

聖明特垂

鑒察併

勅該部查覆施行

職按此疏在萬曆三十七年去撫順之役七八載而虜情已瞭然如此老成謀國豈虛哉

兵部一卷

五

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兵科給事中宋一韓等一本邊報類仍情形可慮懇乞

聖明嚴飭當事臣工先事經畫以靖疆場事臣等聞自古夷狄無常衰世主每戒於其盛而狃於其衰則匈奴突厥契丹女直之禍毋怪乎代相尋也先臣丘濬有云北狄莫盛於胡元莫衰於今日然而

兵部一卷

六

文皇三掣之威無補

英廟一狩之誤

先帝八虜之易莫贖扳升十萬之留衰尚如此盛何論乎至於今市賞日增虜志漸驕動輒大兵壓境以漢物不中譙我則今日之虜不可以款市結也一恒人能悉之然年來不大得志於我者幸諸酋德怨異同順逆異情彼之狂謀未聚我之兵力易支猶可言也頃據宣大總督疏言

五路借兵講賞謀入犯陝西督撫疏言火水二
酋釋怨結好擺本二酋藉口報讐謀犯薊遼薊
撫疏言西虜新懲虜及肯班長昂達營二虜謀
犯是虜無處不動也虜無處不動則我無處不
應也彼勢方張吾力已竭不可言也然而人情
猶曰虜不過貪財物為是虛聲恐喝我耳此皆
未悉虜之情形也臣等請畧言之夫宣大中虜
自五路始也五路狐假夷王鯨噬漢物前年新
河之寇益長雄心近日垂涎隣鎮耽耽未已故
知祭棄聚兵入犯或非其情而聲此擊彼非遠
走遼則近走薊耳王之貴介已如此又何論青
班等酋乎此宣大之情形也俺答擁衆西行留
置夷種窟穴青海自此隍中有永邵卜火落赤
之患嗣是經畧之謀未究御史之議未行遂令
惡氛難消倏復倏張倏讐倏好計今兩家交驩
豈能帖然無事則抄略屬番侵軼內地者可慮

兵部一卷

兵部一卷

也此甘固之情形也當是相沙之殲明安也眾
虜擁蔽爭死其於擺言大懷讐十五年益以來
拜火落赤為之羽翼狐兔之情夷類更切倘遂
合力內向則今日之小勝未可狙異日之大舉
甚可防也此延綏之情形也自丙戌兩頒大帥
遼尚可言哉所幸天厭夷種土蠻物故稍稍息
肩獨凌丹慙新立各虜煽惑適值天灾流行塞
外饑饉為窮則攫自其天性而都令互青等陽
順陰逆奈何不相率響應此遼東之情形也三
衛作虜鄉導自其先世已然深入則驚
畿甸大逆則危
社稷至今談者哽咽長昂朵顏之黠者也先年花
場谷之寇伏軍破壁猶自作梗今復誘引東西
二慮意殊巨測故長昂一日不滅燕薊不得高
枕而臥也此薊鎮之情形也夫虜之情形各異
則我之制禦亦殊故五路射利之虜也宜嚴關

出之禁火落赤永即卜薦食之虜也宜固藩籬
之防擺言大怨之虜也宜示捷伐之威新慈
青窮餓之虜也宜急收保之令長昂勾繫之虜
也宜伐交通之謀此其凡也乃若師行糧從師
之善經士不飽歌馬不騰權而能扞敵制勝者
未之嘗有今九邊待餉急於星馳大司農錙積
銖累無遺策矣天不能雨粟地不能流錢鬼神
不能輸運而欲令枵腹執役其有幸乎不得已

共卅一卷

九

急者先應矣處處告急何以應之自非破格設
處何以塞邊臣之望則

請詔之戶部居不擇將以國予敵今當事者力懲
債帥以風示諸邊意良勤矣諸將中得無徒讀
父書臨敵逗遛者乎得無承望風旨啗虜自全
者乎得無噴有煩言不厭衆心者乎此輩平日
憑依輿援旋蹶旋起過敵首鼠當利爭鶩借曰
退虜樹代非誑則幸耳簡帥詰戎賊乃可滅則

請詔之兵部夫以貨啗夷譬之以骨投犬投愈多
來愈衆及至喧然交爭則有持挺逐之已耳若
牢食有節搖尾何為故諸虜不時闖邊亦貢賞
不節之過也竊為當事者虜宜定為則例諸虜
能為呼韓耶則賞宜從額或為郅支耶則謝絕
之或屬兵待之無故不議加則賞為
國恩絕為
國威必不敢恣意要挾矣則

共卅一卷

十

請詔之禮兵工三部此九邊之要領也雖然邊防
有九虜族惟一於此撫賞於彼抄畧今日西借
兵明日東急難彼疆此界勢難拘繫往年延寧
被兵轍怨東虜助逆近日薊遼多故亦云西夷
作梗是其驗也則三督臣宜視九邊為一九撫
臣宜視各鎮為一各率鎮道約束諸虜毋許東
奔西突即有事後援此應互相犄角虜或有闌
出助逆者哨探既明本鎮即革其市當仍聲罪

搗伐否則督撫鎮道有顯罰此九邊制勝微權亦近日

明旨所當申飭而未及通行者也惟

亟勅該部咨行九邊疆場幸甚

臣聞防邊與防河同防河有以鄰國為堅者邊臣亦然以他塞之中虜為幸早三督臣宜視九邊為一九撫臣宜視各鎮為一無事則脩備蓄隱然之威有事則脩練如幸然之勇疆場枉席矣宋一韓在兵垣熟九塞夷落之情他科臣鮮有及者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協理京營戎政尚書李化龍一本邊左危在旦

夕懇乞

聖明亟賜拯救以保邊疆以安

宗社事臣愚不肖待罪京營居常聞營兵虛耗不堪戰守比入都來見諸臣條議亦多及之臣謂積敝已深更法有漸方圖從容整頓未及條請又念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用京兵戰守則天下事可矣故知用京兵者危迫之急保邊圍者綢繆之發計也乃無何而告各邊乏餉矣無何而告奴酋不賓矣又無何而告高淮亂遼遼民且出邊投虜矣臣又瞿然駭愕曰天下事遂一旦至此乎臣意此時

皇上必且念亂圖存亟召淮還庶幾安反側之心杜危亡之禍乃數日來諸臣連章上請未見施

行矣淮去則遼安淮在則遼亡
京師去遼纔七百里遼亡則京師未得安枕卧
也

皇上天縱聰明豈遂以

二祖百戰僅得之天下付一擲于豎子之手或者
未知遼之形勢與各邊不同耳蓋各邊皆一面
隣虜遼獨三面隣虜各邊皆有邊牆獨遼無邊
牆各邊軍糧皆有五六錢或七八錢遼獨每月

共部一卷

十三

四錢乃遼之所以不亡者地雖沙場其民素稱
忠勇其俗食淡茹苦為常以叛華即夷為恥故
遼尚為中國有耳至淮入遼而遼之亡形成矣
臣嘗備員遼撫故今輒問遼事其人泣而對曰
遼不可為矣先遼陽城有四十七家其家皆有
數千之產為淮搜索已盡非死而徙非徙而貧
無一家如故矣又有泣者曰遼軍已數年不得
錢糧凡給散錢糧為將領扣去高淮軍士分釐

皆不得沾矣臣亦為之下泣曰遼事果不可為
旦夕且富有變隨接總督蹇達揭則知守前衛
軍民苦淮暴虐積忿所激已將家丁囚禁夜行
打死懸揭通街欲出邊避罪益信遼事之不可
為而亡形已成即虛扁再生且望之而走也夫
寧前衛彈丸之地南至海北至邊不過數里此
其軍幾何乃淮扣銀一衛至六千餘兩即此一
處二十五衛可知即傾太倉決東流不能填淮

共部一卷

古

無底之壑又安得分釐及窮軍之身乎軍而無
糧何以為養况又苦辱迫扶勢如虎狼彼自知
必死何所忌彈幸此時淮在山海軍士不能入
關而剗刃其腹不然萬刃攢身付之烈焰與楊
榮同作火宅游魂即日夜自衛安得須臾無死
也夫鄰民久與死為鄰所存生僅一綫耳此時
而淮去則子遺之民尚得暫出湯火懲土偷生
若令淮依然虎踞遼關切齒腐心日與遼人脩

怨遼人且旦夕驚恐轉相告語謂淮已深怨積
怨於全遼必且飾詞誣構家戶受災情見魚駭
鳥驚相率投虜今奴酋方布德行仁招亡納叛
而我復為淵毆魚為叢驅雀不舉二十五衛遺
黎盡入穹廬不已也異日逆虜一旦逞其雄心
突而鵠起遼已無民誰與格鬪亡可翹足待耳
遼亡而繇薊鎮至

京師非但震鄰行且剝膚即欲不以京營兵馬戰

兵部一卷

五

守亦何可得天下事尚忍言哉此臣所為寢不
安席食不下咽未暇問京營而先以救遼為謂
也伏乞

皇上亟下

明詔將高淮撤回其督臣疏內有名惡徒盡行逮

治計數追贓以快海內之心淺遼人之憤亟

諭撫鎮二臣宣示軍民各歸伍寧家毋得以前事

自相疑二仍多方措處給與目下應得錢糧以

啗待哺之口以杜脫巾之變然後省刑薄歛養

元氣於師中選將練兵揚神威于塞外行見奴

酋將氣奪心死來享來至尚敢乘瑕蹈釁竟成

其跋扈飛揚之志哉臣典在六師不宜越局言

九邊之事但遼人遼事心所稔知速憂近憂勢

相牽引以故慮極而亟言之伏惟

皇上為邊疆為

宗社慮

兵部一卷

去

慨賜允行臣愚幸甚

職按化龍曾撫遼故於遼事利害最悉而歸

重于高淮之擾民激變以為奴酋之資則探

本之論也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山東巡按王業弘一本遼左失事情真臣言歷歷有據懇

聖明

勅諭從實勘究以服人心以昭公道事臣接此報見巡撫李植辨臣參論一疏無端哆罵大肆詆詆臣義不受辱豈不能反唇相譏以快輿情第念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事自有真偽理自有可

兵部一奉

文

否固不在勝氣相加亦不在罵與不罵也况

君父之前非罵人之地職司風化非罵人之官犯而不校顏氏所以為賢禽獸何難孟氏以之垂訓臣又何敢效市井醜態以取厭於公論乎惟是虜本少也而以為多兵本餘也而以為寡發兵本遲而以為速諸將本觀望也而以為封壘地方本失事也而以為無失西兵本害人也而以為無害植本欲蔽也而反移之于臣則臣請

細數于

皇上之前願

皇上少垂聽焉如虜初入據塘報號曰五萬臣委官查之則曰一枝達賊于九月二十日至邊捉去大安堡臺軍貳名朱志羔趙小四此夜二更時分賊蹂大安堡臺虛進入約有萬騎又一枝達賊蹂錦州大勝堡進入約有萬餘開報到臣印揭見在則臣所云達賊二萬者蓋有據而非

兵部一奉

文

証也其內臣告示也虜有參萬眾寡相當乃內臣之言于臣無與而植乃以此為欺蔽可乎植報拾萬矣是誰欺蔽耶廣寧鎮城兵馬植自言有壹萬伍千矣臣查各營擬兵除架糧擺撥等項外如錦州營壹千貳百名義州營壹千伍百名右屯營壹千貳百名正安堡營壹千名鎮武堡營壹千貳百名又寧前等營叁千伍百貳拾名又有河東應援副將叅游守等營共捌千陸

百餘名共之共叁萬叁千貳百餘名矣則臣所謂兵馬有叁萬者亦有據而非誣也九月間遼河水深虜不犯河東而犯河西傳報久矣即督臣邢玠亦有牌會先發兵錦義貼防不獨道臣張中鴻言之也而植且違玠節制不發于拾日叁伍之前而發于賊既入境之後此遲耶否耶不待智者而後決也乃植言卯時報到辰時發兵不為遲如植之言必待賊既去而後發始為

共卅一卷

元

遲乎則臣所謂發兵太遲者亦有據矣而非誣也我兵過三萬不為少矣倘能用一半之力亦可以收全勝之功今賊至大凌河搶掠而我兵止在松林營下營相離四五十里諸將從今夜殺哨探哨遠躲避曾無窺左足而先進者植所云對壘而陣者誰耶且虜自二十一日進搶至二十三日凡三日矣殺人放竄空窖馱糧如蹈無人之境三日間虜在內地所幹何事而曰賊不

分兵搶掠其誰信之及至二十四日孫守廉等方在七里沙灘與賊一面正植所謂我兵被圍時也此正當戮力勦殺乃孫守廉時已革職既無闕志且見馬林陞任報到即送印與林而林不收主客將領各懷異心於是皆靠戰車自謂縮頸觀望賊令精兵與車對面相持四散搶掠且戰我兵勢眾又橐載已滿相率引去二十六日午時賊至大寧堡我兵二十七日方至義州

共卅一卷

元

教廠下營不惟未嘗一戰亦何嘗一追雖有戰車靡所用之與黔驢見虎斷喉盡肉以去者等耳此皆有印揭見在可查則臣所云諸將觀望不前者亦有據而非誣也植乃曰諸將擊殺賊眾殲其渠魁夫渠魁謂誰何不明言某姓某名耶地方搶掠之狀臣屢疏不能悉即如盛水等山河可以避虜各屯人民藏其中者數百逾三日而援兵不至虜舉火焚燒焰蒸不支出洞被

虜者不計其數燒死洞中者七八十人勘官親詣其處見少頭者少腿者被火殘毀者至不忍見亦尚臭不可聞亦止報三十餘人耳又據生員吳從周狀告為懇恩懇濟苦生蟻命事有從周祖居李與屯佈種不意九月二十一日虜將李與屯臺圍攻破人民殺死一戶思得父吳中道幼男吳三漢戶軍吳榮吳承恩吳錦吳子成吳銳等盡被殺死遺至孤貧無靠告乞俯憫少

兵部一卷

三

施賑濟糊口棺木之資等因到臣臣細問其故則本生對以此日虜圍臺時臺上人用箭射死夷人頭目兒子者以故虜深恨之遂將一屯人盡殺無存有一懷胎婦人亦一刀劈破其腹孩子遂漏出吳從周因偶往城中獲免此生見在可問復見批勘官查行此可謂道旁不見一死人乎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各處被寇無名小堡俱不暇論其大屯堡臺圍堪以收斂禦敵者

如張新堡大葉家堡等屯其三十餘處俱有收斂人畜在內今止存力兒張賊家堡娘娘廟肆處而已此肆堡尚存貳千餘人其餘貳拾伍陸處盡剋去矣其數豈止三十已耶此皆有勘官印帖可憑則臣所謂地方搶掠一空者亦有據而非誣也乃植猶曰不聞一哭聲夫錦義石屯去廣寧貳百餘里有哭聲植何自聞之植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善之善獨不曰不戰而空

兵部一卷

三

已之境喪已之民尤為不善之善乎本兵所謂當以戰為守者亦見之審矣又戚家堡未剋破乃西兵一過見堡門俱閉即大聲曰我老子替你們防賊賊去便閉了門遂喝令眾兵一齊攻開堡牆將糧食牲畜搶掠一空勘官至日見其人存而垣壞問之則皆環跪垂淚而泣曰此是西兵扒的本堡居民王思義孫明等俱見在活口可質與言及此職亦不覺垂淚則職前疏所

謂西兵過塞而窖口盡行開挖寓城堡而盡行劫奪其害又甚於虜者亦有據而非証也况亦有印揭見在乎舊年九月義州失事殺掠數千而植止報貳百壹拾陸名臣一查之即報壹千肆百柒拾餘名當時諸生亦造冊具呈向臣植當堂嚷罵將官矣臣於此時尚未出京其亂又誰倡之且如諸生之言是當處諸生光明正大奚不可者而何乃令將官張坤等先後斂銀陸

兵部一卷

三

百兩與諸生賠償衣帽買免和息夫堂堂撫臣乃替諸生賠禮正真可笑今諸生呈詞并冊皆在臣處已批行海該道究解屢催不報此又是誰欺蔽乎則臣謂撫臣慣習欺蔽道臣印揭可憑者亦有據而非証也他若偏聽劉知縣致廣寧有巡撫之號曰李兒獨任而副將致廣寧有參總兵之稱曰孫麻馬夫此數者皆有確據臣安得默默無言惜乎此等情狀植之親信左右

俱諱言之而植又惡聞之蓋受各官之賂蔽而不覺也使植而見各官印揭及各生訴詞當必以臣為益友廟神可無告而誓狀必不說也乃植反謂臣欺罔大肆潑罵臣何暇與之多辨惟是殺掠人數即除壹千餘不知名者不計外止就各官印揭參本印冊參本共該算壹千玖百實數言則回視植云較之往年千百不及一二三軍奏凱全師保境殞失極少者不大相逕庭

兵部一卷

三

本兵以為然否耶臣繇是將花名據實數造冊恭進

皇上睿覽仍乞

皇上將此冊發與本官令其瞑目而視之平心而議之此功耶罪耶明白聲說勿以邊疆人命為草菅勿以事體相關而扶同勿以

君門萬里而遮飾庶無負於

朝廷無負於生民無負於樞管大臣之重寄耳而

兵之害民本兵督臣豈不知耶蓋本兵督撫皆一體僥倖成功則冒

皇上之恩賞不幸喪失俱當聽

皇上之顯罰以故查勘邊情具欲委之督臣西兵議撤亦曰委之督臣耳且練兵壹年矣而猶曰各兵未練邊撤不便何其工於委曲巧於雷同而不顧違人之生死耶亦可為長嘆息矣於今廣寧城中苦西兵之害人與之為冤家與之為

兵部一奏

三

仇近且戶戶買猪買羊買雞但云植一去而即宰牲燒紙謝神中軍姜顯謨向植跪言之且乞哀求歸植有何顏立於廣寧臣民之上又何顏面見江東父老乎本兵欲留西兵以貽民害何為者也且貳府官查報殺虜叁千餘數皆沿屯細查而審者有花名者固不待言其內云不知名者乃收斂各屯人民奔臺圍而避虜者臺圍一剋俱被趕去本堡之人豈能盡識面貌姓名

彼所供不知名者千餘人以此耳查勘官回廣寧揭報之日植惡言怒罵貳道官無奈始與府官議冊乃推官冀述筮仕初心未變即正言曰此皆臣親查酌數寧得罪於撫臣此心無愧若欲減去此心有愧貳道臣始知無詞遂將不知名者開作風聞以致遂植欲減之意此勘官親語者其先後兩次印揭見在可查且貳臣查之數皆出本堡人之親供而非臆說也貳官查勘

兵部一奏

三

時亦止俾示以考訊之狀而非真用其刑如植之賴貳府官也且所報者亦止十之二三而不肯數供也蓋各堡小民畏勘官不若畏本官之甚以勘官查訊不過一時而本官將領常為管轄若一一實報則後來被藝楚虐害者無窮也以故寧忍不供耳即如紫荆山鋪在大路旁其臺極壯固亦被剋去臺圍之傍房屋貳叁百間俱燒燬無遺此臣所經過親見者而貳官所報

止云虜去三人即此一處而他可知外可知矣
臣目擊其狀移書與植請來與臣同看植但謬
云大虜既入地方不無傷殘者而竟不云來會
勘與否何耶此番邊情若非推官冀述有執持
有擔當不為威揚不為利迷則小民被殺被虜
者其冤魂苦楚誰為伸訴誰為上達而臣亦無
繇為小民伸冤請
命於

兵部一

主

陛下矣今植乃曰不知名命不算數且又令劉知
縣劉運副再查以為初查者俱係詭名而削去
之夫知縣劉元功運副劉承忠皆與諸將共事
行間反覆小人因會面汚行與將領等耳肯以
實報耶植又令通判師心運判劉與國叁人查
之又傳各將領將子遺小民盡令躲避致令無
人可查而數愈少矣又令該管將令將各處被
敵墩臺速為各補遍加粉飾以塗後勘者之耳

目此輩無良心一至於此以臣見在地方而植
猶令各官刪減况臣既去之後乎今臣將得代
行矣違中事毫無相干矣假若植去而臣不去
則植將謂臣指使各官又為各官為媚臣植必
不服使臣去而植不去則各官俱植之指揮植
之發賴顧已之功名誰肯以實報縱親勘官到
日百凡掣肘難以展布事體必不明白臣必亦
必不服臣請

兵部一

主

勅下吏兵二部都察院會議將植速令即行解任
回籍一聽新按臣或科臣查勘而植與臣皆無
與焉事明之日據實奏
請若果無失事而臣掩功為即罷臣以為按臣奏
事欺罔者戒果係失事而植以罪為功亦即罷
植以為邊臣欺蔽者戒庶乎功罪既明煩息人
心可服而邊務可振矣今將查官查過殺虜男
婦等項姓名數目理合開生隨本進呈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六〇〇

御覽伏乞

賜發該部議覆奏

請施行

職按邊臣欺蔽掩敗為功所從來久矣而按

臣扶同不撫實上

聞寧得罪於君父不取怨於朋友則

朝廷孰從而知之如葉弘可謂克舉其職者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一本按臣自恃成心逆折

人口議論愈多公道愈消懇乞

乾斷以息煩囂事臣七月內自戰款互用一疏偶

觸按臣熊廷弼之忌業見其盛氣難平勝心不

下再具而未上蓋不欲以

國事滋訟府耳頃因忝浙江總兵楊宗業感南北

緩急異勢有惜杜輕去之語此蓋借客文主意

兵部一卷

三

兵部一卷

三

到成文非有心與按臣聞唇舌也按臣不諒而

嗷嗷之辨又至矣夫遼左情形何待臣言但觀

杜松去而烽燧之傲無時不聞王威來而羽檄之

馳數月不至則一將之緊關邊地此其明驗臣

亦言幸而中矣但所言杜松廉勇二字至煩按

臣之翻駁臣不無說者夫論人者見各不同有

因瑕而蔽瑜亦有取長而棄短好惡之不相掩

也類如此一杜松也臣見為廉勇則廉勇之然

不能必按臣之不忝遂按臣見為貪懦則貪懦之然亦安能禁臣臣之不悅惜臣雖未識杜松之面竊聞之縉紳或曰夫夫也以驍健自雄者戰將也又或曰夫夫也以慷慨自負者廉將也雖其剛直太過武夫性快發之未必中節而激烈無回怒蛙可虺取之亦為其有氣曰邊事紛紛多有咎臨敵易將者非一人之言而通

國之論也通

兵部一卷

主

國之人皆為庇松者乎昵松者乎臣不得而知也若按臣之縷縷則云據地方諸偏裨之稟揭中之語臣未敢必其偽但不識其投揭之意胡為乎來哉按臣攬轡一方嘔吸變霜露叱咤成風雲司道而下自非卓然有立者鮮不惟所頤指氣使而况么麼之武弁專伺喜怒為俯仰是揭也焉知非見按臣有違論杜松之意承風望旨而為此者乎即非按臣示之以意又焉知非焉

拯之項陷松謀難行而懼露事雖成而慮反迫

脇諸弁共為羅織符前日之譖以堅按臣之心乎按臣第見諸弁之揭遂喜據為實錄而臣竊嘆投揭之意益以微其扶同矣要之為功為罪事須勘而後明臣亦未嘗偏主惟是貂參一事之買否不可知餽送之有無不可知然臣之入垣在杜松既去之後必非餽臣甚明臣非受餽而護松亦甚明臣姑借其言而反之道鎮均敵

兵部一卷

主

也杜松即有貂參之事道臣必不敢直言相詰何遂知為供京中之餽遺餽遺私情也杜松即有屬意之人必不對道臣明指為此語也按臣之為此語也欲以証杜松之不廉則猶可若以鉗壓

朝紳令人避嫌畏

疏無復敢為杜松訟屈則陰中之伎倆竊謂按臣堂堂正正應不出此且如杜松買貂參按臣既

長為口寔李成梁之証曰馬拯尚遣人持百金為壽京師嘖嘖按臣何獨不聞乎總之按臣之

當生三尺之誅即或臣言未當臣職專任封駁亦豈任失言之悔臣無任激切待

近來廉勇功正四字不明是誠不明矣然按臣

命之至

之謂松以此而誤知已不知拯於按臣是副知

職按杜松果廉勇之將然戰功著於延綏而

已者否謂任松者以此而壞封疆不知任拯者

遼薊罕聞者蓋九邊之虜情不同士卒之長

是安封疆者否庇松者以此而混清議不知庇

技與山川之險阻亦各異也且大帥為客道

拯者是伸清議者否當局不知旁觀則審按臣

臣為主松既與道臣不相能誰為左袒而免

欲求以一指掩眾目以一手塞眾口亦難矣臣

於謗書乎朱一桂此疏為松雪氣武人不致

兵部一奏

五

兵部一奏

五

誠糊心杜松眩目馬拯臣不知悟而賴按臣覺

解體矣

之誠恐按臣不暇自悟亦使後之人而後悟按

臣也臣前者戰款之語所爭為

國事之安危雖瑣陳而猶覺其未竟今者辨較之

談所爭在一已之曲直即數語而似恥其太多

伏乞

聖明即如按臣所請

勅下兵部勅覆如果臣言為是馬拯何辭嫉害委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九日

兵部職方司主事葉世英一本東夷漸熾可虞

兵餉宜增不易謹陳一得用保萬全仰祈

聖明採納以衛封疆事竊職生係浙里自幼從父

遊學厠籍東遼叨中乙未進士荷蒙

聖恩得歷今官則遼寔水源木本也凡地利之險

隘虜勢之情形兵餉之機宜三四十一年耳目願

悉即時藉承平猶當抒悃效忠以圖報塞而况

兵部一表

主

虜情孔棘禍在剝膚

國家所係梓里闕情敢不竭款款微忠以備萬一

項閱遼東撫鎮飛報大抵極言東夷奴酋逆謀

漸著勢在燃眉其所蒿目矢心者增兵餉而於

餉猶亟亟也夫奴酋係金人苗裔總為女直我

祖宗設建州海西各衛又設為南北兩關而建州

寔奴酋所駐牧也分其枝誠欲離其勢互令爭

長仇殺以貽

中國之安而今且減南關連北關殺服諸衛遠交

西虜練兵繕器設險擺塘乃以講扶驛車為名

不入貢者兩年於茲矣彼其包藏禍心豈一日

哉仰藉

祖宗威靈乘其未發刻差吏館膽略通事官與盟

如不貢革實數責令入貢以示羈縻且覘動靜

歲月或可少延然譬之膏肓已入癰結已成不

至潰敗決裂不已撫鎮所言當增兵餉信全謀

兵部一表

主

也願兵何容易餉尤何容易除當增方略本部

堂官及該司當事者條履指授無容多贅外然

所謂增者不過曰募外兵加土著餘不過按臣

所議增土隸官餘云耳願西兵可募說者為遼

寒裂虜內兵苦於脫弱遼尚野戰內兵怯於馳

擊地與人不宜人與技不宜未可為增職為官

嬪立新女子成行一夫教射百夫決拾音職侍

罪盧龍時蒙撫委招西兵不兩月而南北應募

者連萬旋發朝鮮共成凱勝今獨不可招募北
兵五千訓習步伍以維邊營南兵三千精練火
器以資攻守以此議增誰曰不可土著可招說
者往歲抽塚家丁窮於搜括東西喪敗生聚無
幾荒歉頻仍逃亡又半增之將紛紛起擾離散
益生未可為增職謂韓魏公撫河中發粟賑饑
流移止徙張延實守淮南營室輕徭通歸增舊
今術弁之貪殘苛於乳虎稅歛之浚削猛若飛

兵部一卷

走

堙無惑乎民之遁亡往年全祖以邪以邪術愚
民徒耕塞外業已成聚一招撫而復業者萬餘
人情可知今獨不可思而撫之俾流通伏思故
土而惠之使未去者以繫離心以此議增誰曰
不可官餘可增說者百年恩養驕惰已成影射
既深稽查不易一但令補軍充伍誰肯甘心是
激之使離畔耳未可為增職謂同舟遇風胡越
共濟比屋失火閭里同拯合行清查影射外餘

攝保

按保甲之法冊記丁舍若干編其隊伍內有智
勇兼資選為頭目冠帶榮之為諸丁倡無事仍
令投閑歸業有事則給鞍馬行糧若土兵宣調
彼為地方休戚寧忍生視鎮江寬莫之間迫近
虜巢必先壯其聲氣后能代其狡謀奈何狃常
寂無所備今查登萊旅順原設海防兵若干特
因海波不揚議撤仍旅順留兵尚有五百前餉
俱見在也合令并前所招北兵湊合三千設廉

兵部一卷

走

勇素聞副將一員及所屬遊擊千把等官建於
適中處所名為海防寔以禦虜而夾江等地又
可屯田如此奴酋將謂我已預備而潛奪其魄
萬一突犯此中山勢最險可以設伏可以出奇
以主待客此又非增兵所最亟者哉總之芳餌
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邊鎮無飽
騰之術誰為致命爭先處餉無斟酌之秘安能
神翰鬼運大抵天下熙熙攘攘皆為此利是增

餉尤兵之所急也顧往年東事及征播征西所
耗金錢幾數萬萬內外空竭將資之帑藏乎各
邊年例多缺尚虞脫巾安能獨增乎邊鎮將益
之間閭乎礦稅催科方嗟吮血安能復加此重
征張空拳以搏猛獸必無幸也鑠虛釜以計朝
食勢勿能也除邊鎮兵仍候京發年例錢糧月
給外其內外招增者須懸厚餉總約該萬人一
年計餉行糧約二十餘萬惟有因地而生之就

兵部一卷

五

事而開之以遼左之民生遼左之利以遼左之
利濟遼左之兵餉不加而自裕兵得餉而益騰
乃為便宜至策也故職不問兵之增否而惟問
餉之有無請專言餉一曰復邊輸以寔塞上往
年邊倉行開納事例四方輪蹄爭赴虜情出沒
弗顧也塞外苦寒弗顧也豈非以其利乎自後
衣冠冒濫乾沒成風遂行議罷職謂此例一行
貨物既濟乎遼民所輸又濟乎

國計利孰甚然非令民寸母倍獲誰肯問關合令

後援例者暫行遞減每百減十兩願納者聽其
通狀赴戶部官給文引輸納邊邊免其關稅并
令不得煩擾其間彼於所販貨物有息也遞減
有利也即令以折色上納誰不忻從事乎即止
此增餉之一端也一曰通錢法以佐軍儲北京
八府錢法通行上不以此強民民亦安於行使
蓋用於民亦兼用於官通之寔由上始惟遼不

兵部一卷

甲

然近即遵行聞至河東視為瓦礫豈內外人情
異哉緣伊獨用於民而不用於官故輕視也職
自今伊始合請

旨行兩院委令府佐官至關西買紅銅若干開局
鑄錢使不得混關西錢式約銀五十萬兩而
止錢成交納司餉部官於年例內二八兼散恐
壅塞不行均擬紙贖即照二八兼收其市井行
戶貿易有不願錢者罪以阻撓錢法之例重加

號令遠地願有淳風彼見錢之可行於官有不奉行於民者否也此其增餉之一端也一曰查新官以助協濟全遼二十五衛

祖制官有定員員有定祿至後遼鎮新獲甚多各衛官余俱新增級自萬曆三年起迄今投官加級者不下數千餘俸祿可知也此大工之興舉朝尚捐俸以助若輩一素丁也得世官享世祿所受

兵部一卷

里

國恩何厚當此奴酋作亂兵餉加增之日寧忍秦越為視而不助餉如報稱之謂何合查各衛官若干俸糧若干除甚窮者恤減外每一級每年令其助餉二兩或即月俸內存除每年可得萬餘金彼其為子若孫開世業有不甘心者乎此其增餉之一端也一曰贖改戍以便民情例有減等充戍遼東者重關既隔與虜為隣若赴鬼域而遼民有問發西邊者如查宣大等處雖無

闕隘之隔又鮮戰鬪之危然有父母妻子在墳墓產業在亦非所甘心且西軍之出關多不堪用而徒糜月給之錢糧遼軍之入關既苦於情而且虛地方之士卒合後四方有免死減軍者除永遠外文書到部俱定遼東赤窮願出關者聽有力願改者酌定納銀若干近北者改北近南者改南以隨其便既不屈于法又得濟于邊如遼東印也等官以追糧草拖數被參降級

兵部一卷

里

擬調宣大等衛者計七八十人隨從者稱是此遼邊之所以益虛也何不將錢糧悉追陪補外一切許其贖改令更調本方以示

國法則所增之餉將計不貲并諭戶部另寄庫內候年終專發遼東給散增兵數內事平止例此又增餉之一端也一曰復標鹽以鼓樂輸往年遼東除額鹽十二萬餘外新設標鹽四萬引以餉標兵往聞兩淮額掣費內必

搭有標鹽文引准附見行鹽車改其利速而人
爭上納緣是淮商楊允登等願以折色輸京且
願增價值三年俱令淮商輸銀而遼商不與以
致上商范登等以為謂標鹽為遼東而設何乃
獨利外商許告奪爭迄今未息該部遂將標兵
月餉酌處於存積銀內標鹽遂停止嗟嗟苟有
利于餉又何分內外哉今念遼東艱難太倉匱
乏照前開行令遼准照增數均納恐其虛冒仍

兵部一奏

置

令以折色輸京加於增兵數內但令兩淮文到
即行超掣以鼓其心則人獨何心而不願輸納
此又增餉之一端也已上酌議五款顯宜時勢
計可通行職愚不過符其梗概至彼中大破常
調以開財源以節財流者撫鎮及該道諸臣自
有妙謨非職所得盡知也

畿輔地方每站有驛每驛設有驛傳驛官供應其
事往來魁[?]蓋差役俱奉部檄或執憲牌間有一

二枉擾邊關者各院嚴禁如律以故害不及擾
馬惟遼則不然驛官皆屬之衛弁不知本官為
疲而不用遂假軍情恣索營馬營馬正軍士所
騎以征調者也營馬於是乎疲矣馬既疲安責
其追奔逐北以取必勝即增餉無益合後全遼
驛站二十餘處照腹裡各設驛遞咨行吏部議
設驛官酌加驛傳月支廩給應付內即可通行
錢法責令非奉部文憲檄者不得騎非各道掛

兵部一奏

置

號者不得騎如是不擾營伍自是馬壯而兵強
此又增兵餉之要略也

職按此疏在奴酋未發難之前十年可謂曲
突徙薪之謀使當時蚤見其可行防於未然
則遼之禍當不若是之烈矣其曰鎮江寬奠
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氣乃能伐其狡謀
此即毛文龍牽制之勢世英生長於遼究心
邊計如此惜乎遼事起而其人已不及用矣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二卷

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初三日

翰林院簡計李騰芳一本直陳安攘至計以仰

裨蒞采事臣見邸報倭分三道頃以眾逼南京

國王將欲出走傳聞又云朝鮮暗與倭合若果

實事真是緊急臣儒臣也讀書寡交可以奉職

守故安常可以養俸豈必諫爭乃有聲名而在

兵部二卷

卯

今日事勢危如累卵今日人情晏若處堂臣實

有胸豈能緘默臣寔惟今事皆因前後迂謬之

人因循敗壞豈可復執前局專為鎮靜夫知而

決之與臆而決之者不同狀貌而出之與事而

出之者不同情今兵食重大

朝廷內外一無備禦雖云任事之難不若議事之

易但臣觀古人立國未必皆云有備而其臨事

濟變倉卒規畫靡弗當機若其否者決至困敗

皇上清燕之暇試垂覽焉

計開

一曰定戰守夫戰守二事也其實非二事能守

况于用兵爭利出奇未有不先得敵情要領可

以制勝此兵法所謂知彼棄者所謂先著今我

與倭相持五年矣彼中情形一毫不得其言戰

者皆是浪戰况又未必敢戰其言守者亦是虛

守况又未必可守往過既不及追後事又不可

靠如近日關山一島督臣此為我與朝鮮之

地向撤彼國君臣令其謹守彼之不聽以是喪

陷臣復思之恐其不然若果如此即是敗局昔

兵部二卷

孔明與司馬懿共爭街亭馬駿一失孔明遂敗

孔明猶然况其下者若在今人決不知街亭所

係如此之重以臣之愚豈足料事但惟心切于

曝日是以忘至于憂天臣有可喜可愕之言不

敢載之于書謹次其切寔可行者為八事

者然後能戰可戰者然後可守知己知彼然後
知戰知守今督撫憑經理經理憑大將大將憑
偏裨偏裨憑朝鮮朝鮮之人憑游檄瞭望其為
渡海兵舡若干若百者如望林數果耳就中彼
我強弱勝負之數如猜謎子及其已至某處始
曰彼處可備某失某處又曰某處可惜皆欺道
也且今日倭奴用兵頗有巧思其夜襲關山一
鼓而得彼既得之我始失之險要之地恐不止

兵部二卷

三

此亦如前者何以料敵是倭步步有法而我無
法事事有算而我無算即使徵兵如林積粟如
山臣未見其必不敗也又今日人情甚不可以
慮敗今日無事則怠有事則亂如前聲息寧靜
人人嬉戲頃一報再報大小鼎沸矣有如吳日
更報倭于朝鮮交得失云何以與我交得失云
何臣不識

朝廷作何狀臣計此時必有建議朝鮮當棄而追

欲渡江之為非者此等主議害事不細苟一信
之使我盡失其本謀過江兵資皆至喪棄而遼
左山東無一所恃何也自古中國不患島夷者
以其國于我遠今始狡倭畧定朝鮮則彼與我
共一江耳彼無不犯我無不戰與董裕所言哈
容甚不相同考之哈容舊伊州地東接甘肅彼
時阿里麻滿速兒不過得陝幾郡城池無大志
雖時跳時復與今諸虜等一都御史能任之又

兵部二卷

四

遠在西陲真若疥癬何關于
中國大勢而裕以相比謬矣夫如裕之說不過謂
我兵不足不强只可退守庶幾安穩此慮是也
然臣觀往昔如唐代宗當土蕃之亂倉皇出幸
召郭子儀止得二十七騎以行何曾有兵屢經
安史朱泚李懷光之變滿地逃竄百官皆捨馬
矢何曾有食彼且東捍西抗光復舊物又如宋
之宗澤岳飛劉琦韓世宗在南渡時何日不戰

我

朝于謙郭登揚洪石彪在土木時亦何人不戰今人但一舉事便告消乏不知當此全盛全盛大小合力苟有本末尚毅支持譬如一故舊人家與抄化一文不可若遇災難只得費用無病之人久坐亦若癰潰痼痛人復何如大約人之氣力不極不用人之計策不窮不生無兵之極乃反有兵至乏之時乃反有食此其常也但忠計

兵部二卷

五

之士肯于早圖事緩尚可以有為事急必至于困辱即如裕之言守固是老成之見然必守之不失始為謀之有用只恐我雖不去彼實欲來苟非力出于有餘勢亦決難以自固彼且亟突我將鳥散矣守全羅不得而守王京王京不得而守平壤平壤不得而守寬莫過此而後臣未知其所守也我守一處彼攻一處彼進一步我退一步此明是宋人法又見當今主守者懷守

之意恐人相攻不肯明說其所以守主戰懷戰之意恐事反覆不敢明言其所以戰首尾觀望不過欲俟臨時僥倖夫為人臣者奈何以人之國僥倖也臣愚以為今日亟宜

明詔大小群臣各出所見毋持兩端其曰退守當是云何且有何計可保無事其曰進戰又是云何亦有何計可保無事毋以詐忠有誤大計伏乞

聖裁

兵部二卷

六

一曰重內地倭自得開山以後其于大同臨綠登萊天津皆盈盈一水耳倭如揚帆而來則我兵反在其後我之內地如齊魯吳淞閩浙皆其震驚目今負擔東事者不過邢玠楊鎬麻責三四人倭如無意則已苟有意豈此三四人能乎即以為綽然憂裕然大屈群策廣集眾思明良不廢唐有一郭子儀何妨有李光弼宋有一

韓琦何妨有范仲淹倘此三四人者及飽難涉
挈瓶異假則異時

聖裁

朝廷又當更任其人一番會推一番倒亂能消受
幾個歲月一付生脚手何以應卒臣愚以為今
日亟宜別設提督大臣一員開府天津使之管
轄山東直隸浙江閩廣專治水兵晝夜講求其
法無論文武襍流鹽徒劍客皆得博收其數統
師舟工必用三吳習熟之人襍北人訓之務使

兵部二卷

人與水習水與舟習南至淮揚北至京師東至
遼東鴨綠飛揚縱橫聲氣大振外援邢珍內護
畿甸此一奇也又必諭令浙直閩廣巡撫同舟共
濟毋各為其地蓋今日之倭必不南犯諸處若
果南行倭志甚小倭勢已分豈肯如此但議者
必謂事體草創財用殫屈舟無所從得糧無存
從給以是論之將使河泊造舡天雨衆鬼戰神
攻然後可耳伏乞

一曰明賞罰臣不敢遠引臣竊聞往日平壤之
役南兵縋城蟻附手指畫落而以帥臣故不得
敘快快屠死殺之者深文無害聽之者覆盆不
照矣其兩朝陽可為淚墮即今所在召募南人
皆不肯應者其故以此又聞浙直之兵名在行
間者妻子親戚牽踵痛哭凄慘愁無一毫踴躍
慷慨之意夫兵者氣也其氣如此其事可知臣

兵部二卷

愚以為今日亟宜申明大信破格立法與之更
始如閩廣漳泉其人皆數通番市舶來往熟知
其中要領可以重賞購之以備謀畫三五之人
技術精巧其中父老子弟廢閑將士有曾經倭
事耳目及熟智勇相當者可以重賞購之以備
行伍草澤之間有桀驁沉悍有勇能謀者有精
曉風角者占候地理陣法者亟宜開設齎畧武
健異才術數等科無論埋殺屠博劍俠黠徒白

衣燕士苟有實用特與簡錄

朝廷不宜更拘其往舊議其弛斷解網更任使徂使盜千金萬戶無所愛溺則天下未有不窺左足而應者惟是群情初議在于惜費不知後來十百千萬未可量也昔李嗣源兵變宮中擗狀具以銀盆以贖軍宰相惶懼其後雖出金帛軍士負物而去則可鑑矣至于軍興之法自有國典而亂國之罰亦有重典要非貴于深文但願

兵部二卷

九

期于必法文深則避法必則止若能以言責事以事責功既有通後之賞豈無失道之戮伏乞

聖裁

懷

一曰假將權夫今之論將者皆曰本朝無將其任即督撫大臣此不可謂將愚以為非也唐之節度使半是文臣當時即以為將如臨淮汾陽豈能有過之者但是時將權極重不至如今之輕考之肅宗實錄史思明渡河陽李

柱

光弼命諸將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曰東南隅命計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三百已令諸將曰爾曹望我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若急颺三至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踵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前死吾別于此不令諸君獨也

兵部二卷

十

頃之接戰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令易馬遣之僕因還恩及其子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因見使者提刀來更前決戰光弼速颺旗號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賊衆大潰斬首萬級夫史乘載古今戰陣自鉅鹿昆陽而後未有猛勇如此者也而光弼當時殺大將如殺羸其催敵當堅之兵多者三百

少者二百耳今之將臣其臨陣嚴整號令堅決
有如光弼者乎易一千百夫長割一士耳亦必
三覆五

請則可以望光弼之萬一馬臣愚以為今日

朝廷之事惟在于擇將既得其人則免其中制假

以兵權則將無掣肘事可成功蓋治兵之道辟

如治刃而前則殺人後則自殺一則殺人二則

自殺故任將者不可使有反故而用兵者不可

兵部二卷

十一

使操兩端且如孫子之斬美人難行也然意可

師也冒頓之鳴鑼非人也然法可師也否者卻

之分謗子文不修一人無法矣今日不患無光

弼而患無法伏乞

聖裁

精

言

一曰練經兵先是抵掌而談者憂其無用兵已

入拚口而憂其謀臣請無言法但先年練夫一

軍諱非老弱諱也軍必有鋒吾不之知彼難自

必眾得啖焉于是諱矣我若揀上卒勞之上抹

中卒勞之中上簡下者遣之彼中上者樂為我

用定不肯諱則此下者又安所與諱焉然後補

以驍勇如此千人則有千人之用萬人則有萬

人之用至於簡將之法又在簡兵之中才過十

人者為十長過五十者為伍長遞而上之過一

隊者即為隊長過一營者即為營將然後大加

訓練不獨練兵亦且練將庶緩急有可恃耳此

兵部二卷

十二

在戎政及司馬大臣能以此事為第一義特簡

謀勇奇異忠實大臣為之提督又擇年深有風

力科道為巡視不如令者初如法其科道能實

心任事情月之間壁壘改變者即酬以邊鎮巡

撫此皆賴

朝廷鼓舞濯磨當令視一大臣便如拱壁不肯輕

與既與之後不敢輕奪此惟平世則可耳天下

有事官之大小有才皆得自取拜大將如呼小

免此德者以為非而臣以為正英主所以鼓舞
豪傑也自京兵外其次無如薊鎮自庚戌增廣
以來有南兵班兵正兵遊兵車營等兵額二十
萬今亦為有兵諸將領當秋防時有冷補預招
遊食以備稽查差占時有續補量募支吾以應
眉睫大閱巡閱時有募補招集鄉夫候一日五
分點一日一錢此不可不核也其沿邊衛所其
次腹裏單之虛謬無處拂然臣愚以為今日亟

兵部二卷

十三

宜分遣清軍御史巡行天下稽查冊籍添補軍
伍其逃亡者不必遠勾即以作缺之糧徵入官
帑見銀厚饒招收武猛大將開練務使改觀則
人心振而神氣強矣伏乞

聖裁

一曰積芻餉夫食者萬象之司命也一日無食
則亂假令倭以一枝兵犯我天津京師三輔之
地必至閉門而守不過三月即可坐困又今黃

河全身南徙呂梁泗洲一帶今歲皆涸雖開小
浮橋恐蒙安支流明年必竭自小浮橋以上數
百里南高北低束手無策甚為可憂異時一有
梗塞或不幸與倭會大有一番荒亂臣不識主
計者有何長算臣愚以為今日亟宜積粟
畿輔即郡縣盡數徵收本色酌量穀支三年存留
外其餘盡解京使河者水運陸者軍運至於京
師軍馬官吏人民月食米三十五萬石現在之

兵部二卷

十四

粟僅支四年若復軍興又當數倍今亟宜多方
雜買或出帑或招民納粟并官贖罪務要穀支
兵十年別設一部臣往來

畿輔京師專一料理糧糈其一切利害措置聽其
悉心謀畫庶免臨涸之憂伏乞

聖裁

一曰破文法夫今之所以治者此法度議論其
大小相繼左右顧盼而不敢動然在平世幸可

無事一有緩急此相繼者皆以相繫相議者皆以相害蓋今世但論法不論人但論名不論實法者中士之所趨也而豪傑則否名者庸士之所悅者而真士則否昔陳平以黃金千斤為楚反間史不載其費金多少在于今日平豈為人

夫士不智不勇人不沉不雄今取智勇之士但責其曲謹虎不噬不猛狼不貪不狠今求狼虎之將又拘其小廉即使靜好若女子猶潔如夷

兵部二卷

十五

繇以之當倭臣不知其可臣愚請與群臣約平有我之心持局外之見而先國事而後身名先職守而後氣節先幹畧而後軟熟先肩任而後言辨

國家但期成事毋以一切碎密困之則功臣就勸異才輩出矣至于論將一節猶為要緊其為將者但取其謀勇不必論其是何等人其舉將者但欲其真知不必論其何等官而又寬之以文

假之以柄其假之也不獨假文臣又假將臣不獨假大將又假裨將其寬之也不獨寬禮數又寬費用不獨寬費用又寬功責如此則庶幾得人而無上鼓下楫之病伏乞

聖裁

一曰祛宿妬臣不敢言其大者言大則必不可行人不見信徒以招禍請言其細如前日打掃三殿焦木日饗士二百金人一筐瓦礫數任如

兵部二卷

十六

此者萬人若非

朝廷之事豈得忍意冒叨全無督責連年兩番山陵糜費何限大工浩煩尚未知所稅駕前日見工部管工官謂修一小廟報工一千八百實計之得七百日點匠作每百人核之二三十年如此之類何可悉數如今大小衙門不過自立品格一身清白之外狼虎蛇蝎皆可帶顧縱有乾沒至千金者以為細不問亦不必問統綺厨役

樂舞鐸字之類其間狐媚猿扳蠅營鼠食令有司駢朴以供而日不給也是亦不可以已乎至若宣大虜市金綸貨物俱於蘇松織買彼處巡撫歲會通判一員往來於蘇其人多奸賄無賴三吳及京師富商大賈監生公子皆各持刺游塞上與通判猫鼠率一物而利十倍與之虛濫若朽塵又何怪諸首之欲生心也不知異日有事歸之

兵部二卷

十一

朝廷歸之此輩又聞往歲東征諸士有荷戈徒步饑無半菽者其他卜算巫覡遊手之人狐裘肥馬日饒雙康夫軍行師出無限謀勇若其有用入幕何妨惟其徒食是以可恨在于今日亦宜告戒又見督臣於各處取舡造船天津往時亦曾造有戰舡今雖以不穀用然亦不宜遂失所在

朝廷但一舉動每每事前惜費事後忘失一切不

問凡若此者毋以為小積小則大毋以為少積少則多臣愚以為宜一大搜剔之推廣其餘去其冗者取其食以養軍士伏乞

聖裁

以上八者區區極慮一端一得但恐柄鑿實非拾藩總臣所憂則又在今日任事難於得人今日任人難於先知同一衙門朝夕相臨聚散相視不能相知又何論他人矣同一通顯名位相

兵部二卷

六

埒出取相同不能相知又何論隱逸下僚矣清謹之士可以無過未必有用遠大之人可以有才未必無過不知其實惟取其虛虛文相糜虛事相冒虛名相扇虛貌相沿虛意相許臣未見眾虛之可以為國也臣言及此竭其筆舌豈能殫盡但願憂世者急反其端救時者慎防其漸目今天下大勢處處有事楚蜀以木滇貴以夷中州三輔齊魯以礦徐淮以河西南東北各以

兵小民困苦愁怨之極又各以盜賊克荒蕭牆之事豈必在倭不可不熟計而速圖之也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兵部作速酌議施行天下幸甚

職按論兵事者衆矣此疏條分縷悉燭照數計而未復重於知人又推極失人之根在於明虛有用文字也所謂頗牧在禁廷者

兵部二卷

九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二日

山西巡按劉光復一本俯竭愚慮謬擬安邊十二策以備採納事方今虜情巨測邊事孔亟中外率以是為兢兢矣然議戰議守熟覩窺會之合加兵加餉輒苦惜置之艱未易輕言也據臣管見不加斗糧不添半卒就原有之官職以任人才從見在之功令以責實効無庸張皇紛若惟祈設誠致行數年之內似可撫匈奴之背而

兵部二卷

二十

扼其喉令其厥角稽首一聽吾約束莫或予侮也臣僅舉其愚慮列為十二策為我

皇上陳之一曰擇守令邊地州縣人多以寒苦而廉薄之上司亦以荒涼而寬假之授任不皆賢才約束復無法紀久慣武弁鑽刺通家積年書快實緣為政利害原不關心究苦何從赴訴官恤錙銖民任魚肉寇仇之忿積而親上之念灰反有以穹廬為樂郊者望風逃奔疾視其死有

由然矣夫盤根錯節非利器不可壯年才力之科中宜令練習於邊方凡軍民苦累加意軫恤邊計利害極力興除俾樂生之心自作敢死之氣司牧得人何弗就理無俟斬馘執俘而農俾于野卒安于伍隱然一敵國矣治狀茂聞者必黜功勳最著者首錄行取行取推陞比常加優寧無有願請長纓而酬壯志乎是在吏部斷然行之無任難也二曰育將才正己方能格物同污

兵部二卷

三

馬能非人大將之率偏裨固當清源上官之育才武尤宜端軌如武職中有真誠任事而無心蹈過者原之有技畧邁衆而性氣未純者教之奸深桀黠貪恣無忌者謹誦之才德全備忠義奮發者優禮之真若父師之愛子弟鬼神之感善惡一本公心毫無偏私造就有方興起必多倘徇勢利顛倒是非我則不德又何怪乎若輩矣今并流惟知習趨承工鑽刺圖美遷其于軍

機虜勢原來者精神何望若功勳欲策勵其志意須割斷其俗情大小將領舉劾一以才守年力為據務協輿論下之中軍千把總操防衛所等缺選擇技藝精重行止素服軍心者特援示以激勸其營謀鑽求管事勢必害人無厭定行戒飭不使漏網庶人人恪勤職業無妄意之想作養既久器使自裕且必有奮立之士可備干城之寄而不至臨事嘆才難矣是在督撫道臣

兵部二卷

三

風之也三曰立保甲連軌里率霸者遺規守望相助王政不廢其在邊方尤為急務無論軍民就使編立為甲多者十餘家少者七八家民丁照常軍丁亦同序編惟分正兵奇兵遊兵進兵援兵等營仍刻以天地玄黃字號每字或百號或二百號而止不許重複軍有本等器械民順所便習皆填明牌內州縣仍立一照冊以治所為中分東西南北及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并畫

八方毋使紊亂印官間以春秋巡行省其耕歛
疾苦察其疎密勇怯觀山川之險阻知人情之
向背布德施惠明罰勅法通呼吸而連心志無
州縣衙所則駐紮該道與管糧官身任之上駕
子孫之愛下切父母之衛一遇警急按冊召軍
丁赴援民丁守隊强者出戰弱者乘城其視倉
卒追呼而集者威靈氣勢不倍蓰耶且循守疏
以按營伍虛冒之數可以一坐照矣四曰精選

兵部二卷

十一

標
鋒法曰兵無選鋒曰北以樞堅陷陣斬將軍旗
此非輩不可耳今營伍亦每按期操練然祇群
聚擗鼓搖旗吶喊放砲遠以散場寬事宣而入
盡展而退熟習進退攻擊之方熟辨勇怯工拙
之實武士無由表見軍聲之所以日頽也宜明
營伍之法擇勇有膽畧者為長又就伍長之中
拔其尤者為隊長循次以及偏裨皆倣此意尋
常各隊伍教演操練每月朔道將親閱比試季

終督撫團操考勅次其等第分別勸戒將官以
勇士多寡操練生熟定舉勅其力擒虎足及馬
投石超距射遠命中者或輟食食之解衣衣之
以收其心而盡其用加意招徠一鎮一道之間
多則千餘輩少亦不下數百人默識于心待時
策用剗營搗巢與夫援危城邀情歸必能得死
力而成破虜之勲矣五曰修邊牆善禦倭者禦
之于海洋善禦虜者禦之于城外建其闕入傷

兵部二卷

十四

殘必多况我與虜僅一垣之隔而軍士哨守不
常城堡廢塌日甚是啟成而招寇也何如乘虜
之背未大變亟及時以先修便于石者石砌便
于孰者孰斃不必畏難量力興工歲數百丈可
也即歲數十丈亦可也先其緊要餘為緩圖我
所未了人其舍諸即山西西路邊牆一百餘
里計廿餘年方能包完臣與撫臣共議欲合東
中兩路併力西路修砌有緒功歸各道則七載

關鍵不全啟閉無所可排以入有城與無城同
耳門扇宜堅厚鐵皮須長闊橫鋪密釘釘用轉
脚下搭上縫以防火氣內安開板中仍准水透
令積火不能侵就城立敵台每廿五步門上石
仍多存隙眼以施砲銃如此則敵自裹足而不
敢窺門矣城內居民街分巷列鹿角柵定不許
亂行出入幼女士人每著包服老壯亦同軍人
打扮不得諱言衙路軍士分班乘城偶為銃箭

兵部二卷

二六

遺虜城盾之守盱眙韋者寬之守土壁吳玠之
守和尚原敵兵不過數千人魏佛狸高歡兀木
各引精甲數十萬攻之積旬月而無可禁何彼
皆智勇自雄卒因堅城之下者則攻守勢殊而
守將之計定也今聞虜驚人率股懷城中鼎沸
先事張皇殊甚見敵束手無措安得不為一鼓
所乘又古云城門不閉士卒不戰非不欲閉關
之而無益也非不欲戰願戰而不能也今城門

可以告成以地地為虜共界也西路完而東中
各分之十載亦可竣工上廣樓臺下營井汲守
牆之軍因家焉無事鷄犬相聞有故烽燧告驚
一呼羣應銃砲舉齊虜雖貪婪不能不捫心嚙
指退矣各邊固不當如是耶似宜乘時而毋貽
後時之悔也六曰習守禦拒虜于外國其常道
設不幸為所竊入則堅壁困虜亦當熟講預圖
近邊城堡務使可據度不能守者廢毋聚民而

兵部二卷

二五

殺傷毋令本家人知即知之亦不容哭泣方敵
未至掩旗息鼓寂若無人敵近十步之內銃箭
砲石一齊飛下賊退靜坐賊來又如之量軍多
寬盡分兩班夜分四五班每一壕口須銃三把
裝藥疊放軍人俾戴鐵鬼臉披掩心倒鱗甲則
不畏虜而肯當先用命部分嚴明號令歸一弩
皆傳以毒藥或縱壯士女牆出敵不意或毒上
流近汲傷其人馬相機運奇焚劫營帳則雖數

萬之衆尚可旬日坐屈而况虜人不能持三日糧無常攻之技者又何患不走乎七日利器械晁錯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其言鑿鑿千古不磨今朽箭鈍戈羸馬敝鞍甚且甲不蔽體捉衿而露肘何能衝鋒以擊賊故必各就所長常操一器時為修整務使堅利可以如墻而進如堵而退

兵部二卷

二十七

乃克有濟器不利者罰及將官毋少貸若夫火藥動可及遠毒弩立能斃賊猶為守邊要務不當廣求而精造耶八曰嚴賞罰殺敵者氣也古者賞罰不喻時欲民速得善惡之報而鼓舞震厲之也以故重賞多勇士而嚴家無格虜乃令小卒有功首令攘之營軍得級家丁攘之厭于本官之不報苦于積書之勒索甚造遷延無期部覆眼穿難望全是暗中貿易一功數金未踰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卷二

開城而腰館通給矣若失事情由十不報一守把欺將領將領欺督撫上下相蒙含糊了事是迨逐無大利奔北無大害民何若不退生而必于前死哉以後除生事襲殺不計首功仍照律重處倘虜來窺邊有能奮勇立功即為

題

請給賞抑勒攘冒者重究失事小大必據實報聞扶同欺掩一體坐罪蓋

兵部二卷

二十八

國家錫天下民膏養軍二百餘年矣馬敢不奉三尺以從事任其優游貽禍噬臍而無及耶九曰鞞樹藝諺云年之計樹木言一勞而永有獲也况林木阻險兵家所目即庚戌虜薄都城遊騎至紅門望陸園樹木森森却步而不敢進亦其驗也邊關軍屯民產令各分溝段而各畝畔又順土性所宜樹木以棗栗其空隙山脇水灘每春令就邊軍

人偷柳樹一枝嚴禁樵伐畜之有成縱橫羅列
莫啻魚腹八陣之圖荒歲資之以給食兵警伏
之以為威我使伏弩使砲虜難弛突亮折一望
峒赫雄心自阻北由蘇鎮而抵德勝東自山海
以及通灣盡皆枝幹扶疏不勝雄兵數十萬耶
然亦在撫道督促州縣奉行誘民以利而使道
之數載可望成功可苟為不蓄遂甘終身之不
得也且因溝段而清屯地亦可知德漫所由來

兵部二卷

三九

矣十曰申馬禁法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
車政所必資也况虜仗馬力以示雄我藉羣牧
以應敵奈何輕視之乃今令馬歸伍扣減草料
而任其斃矣尤可異者各邊馬價一匹有二三
十兩十七八兩以此馬之虜地自得其上駒多
有將官預買老弱不堪者散之各軍每馬不過
三四兩五六兩而止及領馬價盡數扣留且馬
入營則不勝馳載倒損又追責椿上妨軍政下

累會軍又有一等棍徒鑽討書札到邊買馬利
歸于被害貽邊地最可痛恨以後每遇買馬邊
道令管糧官將每匹額價若干與整為一封每
營該買馬若干匹則其銀若干封不許短少仍
令該隊有身家者互相保結赴道當堂唱名給
領各營將官查有軍丁借馬冒銀及馬果若不
堪則許據實報道驗完銀兩一聽軍丁親手納
絕不得干預如有仍前散馬扣銀及棍徒求情

兵部二卷

三九

買馬者許諸首告撫按審實論劾必使奸弊不
容馬可充用而後金錢不為徒費驢驘以次漸
集矣十一曰集車戰兵凶戰危哲人所慎倘不
得已而交鋒原野故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不可勝能制虜馬衝突者莫如車臣意欲制小
車令一人可推而旋轉兩甲士持刀帶弓夾衝
而間以助陳下用馬牛及裝染虎形車行則頭
爪皆動令虜馬辟易不敢近車輻下皆預製馬

銃長鎗其藥相機而放欲高則輕後欲低則軒
後一人隨以裝藥使銃一人持長鎗左右相兼
推伐車內止銃砲火藥不將他物每至戰地一
車壯士十人兩行豎立皆持斧引滿以待車後
列騎兵善射者五人虜若來衝銃砲齊發箭如
雨注間令突前上砍人胸下砍馬足虜若折北
馬步追逐車為後繼我若失利車當其前馬步
仍駐紮拒敵夜則環之以為營可進可退而可

兵部二卷

三

恃以萬全若地有宜否兵用預謀則在將臣酌
之回勢而利導之也

十二曰撫賞

國家自款市來業以餉鈞虜虜亦利漢物而就約
未百年矣乃市貨昔美而今粗虜情昔喜而今
憤邊釁之動多由于此當事者何不慎擇貿易
之人甘為勢囑所移彼既費千數百金買此一
差又獻方物于上官又報節省銀兩豈能神運

鬼輸哉不過恣意抽取貨物之濫惡耳交與市
場携之即碎者之不能何怪醜虜喧嘩爭吠通
事百受凌奪上官掩耳不問懼其釀變或多暗
加損成傷重莫重于此且彼不利漢物又奚愛
乎漢人乘隙思逞我致寇也宜以棄余之物塞
犬羊之欲懸賞任人平價易貨物使虜喜過望
得漢物而寶貴之前有所懲後有所繫毋敢生
心跳梁此制敵之要領願邊臣不加息耳豈可

兵部二卷

三

以

發

國家經費之錢不用嗚虜而嗚下屬也此十二策
者皆腐生尋常之唾余竇邊地對症之藥物苟
能設誠致行則民心內固形勝外張信義既能
服虜備禦足以應變故臣不患虜終不可制而
患邊臣奴于故習苟且目前無肯為

國家任事者若不亟圖自安而妄揣虜情強弱以
微倖于若一熟為衛霍之傳誰勝桑孔之算臣

不敢為此謀也又不然而泄泄歲月莫旦夕之
無事戎已生心豈堪玩禍不出數年必有他故
駭而圖之悔無及矣臣是以不避迂諫妄陳如
此

伏乞

聖明俯賜電鑒如蒙可採

勅下吏兵二部施行臣曷勝激切仰望之至

職按此十二策見諸施行安邊有賴矣更舉

兵部二卷

三十三

一二文武大臣堪辦此者為安邊之要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雲南道御史過廷訓一本為遼左孤危可虞廟
堂處分當酌懇乞

聖明博採眾議以定石畫以安疆場事竊惟上世

之制夷狄也雖當治之以不治而國家之禦外
侮也猶貴防之于未然故驕兵貪兵國之大戒
而防微杜漸猶武之善惟是疆場之事一彼一
此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則酌量見在之情形窮

兵部二卷

三十四

究將來之倚仗猶不可無確然不易之算矣今
日遼東之有奴酋是我腹心之災也奴酋之既
併南關而欲吞北關是我咽喉之疾也陰欲併
北關以為利借負婚以為詞初質子以納款後
又寬商議以示恩是彼如鬼蜮之謀而使我多
葛藤不斷之議也故有襲閉關謝域之設謂不
救之便者有切唇亡齒寒之慮謂救之便者夫
以晉之伐吳也而山濤與羊祜各殊其見韓范

之鎮西夏也而主攻與主守各異其謀趙營平
有云兵難遠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則言救之
使與不救之使者或各自有卓見遠慮豈臣等
揣摩之見所能懸斷哉第語云間以外將軍制
之則邊陲之事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則廟堂之事也謀之欲衆斷之欲獨古今侈
為名言故年來以

代藩之事焉而會議以科場之事焉而會議以邊

兵部二卷

三十五

軍之飛矢焉而會議豈其重在彼所輕在此顧
泄泄焉不為之長慮却顧而祇以便宜聽之于
邊臣哉遙聞奴酋五六年內不賣蜂蜜專炒
麵以防征戰則設計至久也每出外輒託打圍
為名而兵馬不知所向妻子不知所往則其為
謀至密也奴去北關四百里近新修南關舊寨
一座屯兵聚糧去北關僅二百里則其首尾掣
應又至疾也北關之部夷揚于奴兵之再攻又

若干饑窘之難收日歸奴巢如流水奴又善養
贍以風之而歸者愈衆則其聯屬撫綏又至有
法也故奴酋之下北關直旦暮間耳乘其未下
之先而我亟為之救援則既可以恤小昭仁又
可以鋤強示武于計豈不甚得第恐虜情之變
詐百出而兵家之勝負難料且互市許久而一
旦開此兵端日後恐無辭于生事啟釁之罪則
言不救之使者是一說也聽其破竹之勢而我
愈驕而我

兵部二卷

三十六

中國之兵愈不可制貪目前之便安貽將來之大
禍則言救之使者是一說也或有謂姑晉老
女勿與西以繫西酋之心者有謂東借老女為
口實西求老女為真心當與西援以阻其謀而
戢其黨者有謂卜失免當羈留金白二寨中特

角為奴酋外懼者有謂當遣送奴子聽其或殺或存以救目前者又有謂姑仍以市賞霸糜不必出戰以輕

中國之體令金白二酋迎敵我再加一火器增添步兵遠壯北關之膽氣者紛紛之議各自有據而括其大指則救與不救兩言決耳夫處燕雀之安者常顧近而遺遠抱積薪之慮者每察微而知者奴酋之情形若矣度吾之威靈果足以

兵部二卷

三十七

制之于股掌既北關既捷之後而萬萬不足為我遼陽開原之憂不妨釋之以為外懼不然恐異日之憂更大而今日之勢尚可以有為則當為先事之防無為後日之悔當為未雨先緝之計無為臨渴掘井之謀或決志以搗巢或相機以禦侮則所用之兵計若干所需之餉計若干安常無事則備緩急者總該若干一旦有急則應倉急者又該若干附近邊兵熟為精強素著

可以待不時之需總兵遊擊等官熟為智勇夙稱可以當一面之寄此雖撫按與邊道身親其事者之擘畫而

廟堂之上亦不可及今豫計矣恐額兵之外班借充之一千七百名未可便恃之以為保障也伏乞

勅下部院從實會議審時度勢設身處地熟為上策熟為中策熟為下策務定畫一勝算毋為兩

兵部二卷

三

可岐言直窮虜情變態毋為紙上虛詞酌議既定任事之事得有所持循而不至周章皇懼則匪獨疆場寧謐即

皇圖亦藉以永固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職按此疏已洞見奴酋之情形又三年而事發矣我

國家因於措餉之艱先事與兵萬不得一雖曲

突徒薪之謀無所用也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南京兵部主事鄒繼述一本邊患孔亟兵食尚
虛謹

獻款時急務以俾安攘實効事臣以庸才濫等樞

曹甫任兩月違事旋聞自慚書生寡識無能仰

位

廟謨萬一而此一腔熱血積誠已索在兵言兵度

非越俎敢謂疎遠小臣不分

兵部二卷

四

兵部二卷

五九

君父之憂載謹冒昧以窮蹙一得

上讀

聖聽蓋自奴首逆

天遠左殘破以後至今三月矣我之調募入援不

滿五萬而此見集五萬糧餉不敷漸多逃散曰

勦曰守議同築舍虜騎再舉三堡破竹經畧出

閩倉卒無措至議借薊鎮山陵邊兵并借各鎮

家丁司農仰屋而嘆至請酌賣青衿扣役糧遣

使搜者直府庫甚兵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何至捉衿露肘之若是

國家養兵二百五十餘歲費金錢四百萬竟為何

事而至臨期議募又無資糧是可為痛哭流

涕手遠左目前募猶可支脫若是久不募募將

何繼又脫久邊蠢動草澤竊發何以應之是召

募一者可為今日應卒權宜而不可為日後接

續之長策可為遠左一面禦群醜而不可為天

兵部二卷

四十一

下州郡防大患臣謂

國初府衛軍政布在方策若非補偏救弊設法振

舉止靠臨時召募以濟事事幾有濟矣

高皇帝取軍之制設衛置屯中外綉錯無事務農

講武有事遣將出征蓋

國無募兵之勞而民無養兵之費而食足制何善

也乃今不思所以振舉之策而第一概置之為

無用官以贊龐視其軍則曰折衝禦侮必藉召

募軍亦自以贊龐視其身則曰折衝禦侮信非已任舍兵索兵兵弱如故舍餉費餉餉匱愈甚武備弛而

國家弱職此之繇請以唐喻初府衛八百諸所領

以折衝農隙教戰有事征發將帥接閱不精者

罪及折衝甚者罪及刺史以故貞觀至開元國

富兵強自張說募彊騎而府兵壞李林甫又令

各鎮盡行募兵奏停折衝安史事起彊騎安在

兵部二卷

四十一

此非今日殷鑒耶據經畧疏援遼兵真定六千已

化烏有保定三千不願出關登萊三千盤桓海

內南京三千遷延道上果再則亦唐人彊騎市

井應募之類耳人以土著軍無用不若消滅殆

盡省餉召募此猶懲咽而廢食臨渴而掘井臣

終以為非計古稱善人教民七年方可即戎以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藉軍雖故世食

國糧猶可迫之分義藝縱不習時有操練猶知傀

倡戲場之虛文若彼貪兇烏合匪獨親上死長不知何物即進退坐作之法其能驟習乎世無孫武淮陰之將畧遠驅使戰能不魚潰鳥散乎即以省餉論與其不惜疊費以募兵烏合無有曷若稍益額糧以練軍持文可常如云召募難廢然猶比見在軍餉較省力較易矣昔李泌與唐德宗謀復府兵曰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志身狗利禍亂遂生府兵不廢豈有上凌下替之事

兵部二卷

四十三

陸贄論關中形勢皆以召募非計而思府兵為遠謀豈無見哉今日

國家本末俱弱固無唐人方鎮之慮但恐一日有事宋人所謂所虜至一州一州破至一縣一縣殘者不能無憂耳臣為今日急著計

皇上似宜降

詔罪己視

朝蒞事新人耳目

激人志氣使寓違叛民成為淄青投戈之將士不至以身助夷而又

發帑益餉招奇才募死士日與賢人君子謀

廟廊信賞必罰自足制敵堂堂

天朝何必藉朝鮮北關之助以為己憂也又為

皇上後著計宜

詔兩京汰弱補壯以實

畿甸在外則

兵部二卷

四十四

詔撫臣兵備嚴飭郡縣衛所官校違選鋒優康餼如

京營例每軍壯丁一千中更換五百或四百或三

百簡而又簡其籍報部若有調遣安家行糧即

以本軍一年行糧全與之路遠時久則又酌酌

多寡預支兩年三年以足之軍伍操練固是弁

職選鋒則宜屬之于有司在府屬府在州屬州

在縣屬縣若唐人之牙兵今日撫鎮之操軍將

領之家丁然一切挑選教訓專以責之有不中用則以唐罪刺史之法行之

大計賢否考成功罪即以此項為首務上而撫臣兵備亦即于此定才品有能應調即赴不端不疲有紀律者超升示勸若然最敢更自惰玩以壞軍政夫選鋒何以當廣守令平日牛驥全極壯士灰心優養厚犒又非武弁所能便而有司則不難於措處者彼既恃此為保障以此為嚴

兵部二卷

四三

最訓練必勤撫恤必親庶幾有勇知方可得實用漢法令守兼將帥李魏尚虞訓諸人多能破賊非明效乎此外民壯機兵弓兵等項原以防盜非以充役即以郡縣無衛所者未始不能無此輩亦宜嚴責令令訓練于各選鋒之末彙報備調何患無兵安家行糧亦照籍軍月糧之議給本身應得之工食多寡隨時何患無餉軍板尤兵核實率兵皆然眾力共舉正使違事未必速

已海內設有他虞尚為可繼不至臨時束手嗚呼

祖宗功令盡善盡美無奈後世不遵今臣所陳總屬

舊章中間止振選鋒責守令以定官評稍似憑臆然為故時之計不得不設總要之方非屬守令日後緩急有恃乃福守令也要之法立弊生人存政舉總

兵部二卷

四六

朝廷邦

國力行何如耳鄉飲之禮可以律戎今人大抵姑息以市寬名稍有執法指曰操切凌刻中商之學遂使法弛人玩將惰兵詭既已弱而無用有復悍而難使臣切痛之凡行軍不死敵者必加死法而其畏法有甚於畏敵乃可取勝李光弼河陽之戰僕固懷恩少却光弼即欲取其首大旗一揮萬眾齊進張巡守睢陽雷萬春面中六

兵而不動賊疑為木偶岳武穆為將兵士凍死不入房餓死不入掠食卒遇強敵屹然如山此其令嚴為何如今日大將御副將得如光弼守將御裨將得如張巡軍法行士卒畏得如武穆而宰相則如裴度寇準之擔當

皇上則如殷宗周宣之優勤何慮寇哉而况區區奴酋不當漢一大郡倘蒙

聖明採納伏乞

勅下兵部的議施行

兵部二卷

四

凡議戰守方畧者要以為一大將為主蕭何之薦韓信司馬德操之薦諸葛亮謝安之薦謝玄杜黃裳之薦高崇文是真實下手處不然空言何施雖切何補故禦倭禦奴酋等兵事疏幾充棟所存者百之一此疏則其錚錚者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第三卷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初九日

練兵少詹事徐光啟一本為東事倣急日聞軍實全無可恃懇祈

立速應副以資練習仍再申初議以重防禦事職於二月二十二日恭頌

勅書於時新兵所需百無一備赤身徒手將何練

兵部三卷

習以此日逐奔告文移絡繹其如各衙門無不罄懸於三月十八日委官領得工部旗幟金鼓領得兵部操賞借支太僕寺銀貳千兩十九日領得工部扣借戶部銀三百四十餘又其修器工銀二百四十兩已咨未發戶部補還助餉銀陸千兩至二十六日解到通州坐糧廳收貯支放又領得山西營所

請益甲大器械中間獨有烏銃一種改換機床事

件差選應用其餘火器止堪作營中號砲盔甲
止可穿裁以習筋力而已至於陝西河南兩營
所需器甲等件及三營所用馬匹硝磺尚未給
發已給發者又若無車輛裝運其勢不能久待
不得已於三月二十日巡歷通州所見民兵半
屬老弱身無完衣面有饑色器械止總兵家丁
三百名弓箭完具外有純刀數十把小銃數十
門其餘所持皆木柳數尺而已既而閣探查照

兵部三卷

二

見其扎營布陣裝塘冲打常操之法亦頗閑習
但向無教師及軍火器械車輛馬匹於實用技
藝皆所未諳及向來兵民雜處日有構爭恐其
生釁以此一面差官搬運器甲整頓修理一面
招選賢師扣隊演習一面督率民兵星夜造完
營房使群居聚處以安軍民以便訓練然而覽
此形勢復自思維即使加職所須見在器甲馬
匹等隨求隨應亦止堪挑選練習以待通新建

置若據今所有欲以克敵制勝揆之理勢萬不
可得况今所有者求未必應應未必速當何所
恃乎展轉細徨心神罔措忽接邸報見夷氛日
迫兵部

疏陳防禦事宜議令總兵王學書畢應武各習所
在營兵並臣所練新兵搃要防守此所謂計畫
誠用矣但臣願此新兵無論人多瘦弱亦無論
臣在事未久第不知所用盔甲所持此等兵器

兵部三卷

三

又無車營火砲堪戰甲馬將何以執訊獲醜乎
臣六

疏陳言總欲士馬十倍精強工器十倍堅好若使
孱弱朽鈍者不知戰勝攻取而必欲求精虛糜
則力則臣為狂為愚為欺為罔當事諸臣皆宜
唾臣之面若不以臣為狂愚欺罔則當用臣之
言行臣之志矣臣開說兩端以

請裁於

皇上并願當事者詳擇施行之其一據今所有士
衆挑選分別據今所有器甲等事逐一應副竭
臣之愚與將士之力教之藝能勤之步伍習之
步伐止齊束之刑名分數庶使投石超距齊衆
若一可以固守城池控扼險要若欲以椎動敵
過奔冲必將持盔甲以衛身臣不能使瑕者堅
也恃利器以殲敵臣不能使鈍者利也恃堅車
巨砲以噓大隊臣不能使無者有也恃甲馬以
追奔逐北臣不能使少者多駕者良也臣若粗
瞞吐虛漫言練習今日所有亦足支吾若念大
敵在前一一較計恐心寒骨踈者匪獨臣一人
矣雖其一愿

皇上

速采

廷臣議餉方略

諭令該部悉心措置厚給餉銀以搜羅武健多發

料價以廣器械與夫車營騎營皆盡法為之訓
練既成之禦敵不難推長驅之鋒制狂逞之命
也臣前

疏具在始終不敢改易一言亦知時艱財匱事勢
極難然而未敢以多言為悔者恐負我

皇上

拔擢之

恩且謂將急而圖也今事急矣圖之此其時伏望

我

皇上

垂覽

亟勅所司先行聽臣所

請一一作速應副用資訓練仍乞大破常格悉如

微臣所

疏之議捐財鳩工制器選士設誠致行以保全勝此
而不效臣甘

顯罰如止就目今行事一旦責以禦寇驅無辜於
鋒鏑輕大事於一擲至危至險不卜可知臣今
不言恐既捐報

國之身又負悞

國之罪也夫

封疆之事一彼一此猶可言也戰於郊圻戰於城

下一挫不可復支豈可不預計萬全之策哉伏

惟

兵部三卷

六

聖明

裁察

電燭即

賜下部施行

宗社幸甚

封疆幸甚臣不勝懇

天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國之大事在戎暫費永寧昔人所是見
小欲速祇誤國耳李信用兵二十萬視王剪
六十萬費孰為省竟何益於勝敗之數哉徐
光啟初議練兵費二百萬樞臣計臣相顧愕
貽見謂費多而效緩訖無以應營緒未畢一
筭中止至於招募四出生糜千萬無一勝兵
而後覈其乾沒不亦晚乎夫以肩越飽虛恢
之腹而以寒陋掣任事之肘可歎也

兵部三卷

七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貴州道御史蕭毅中一本為

召對已不可幾

批答萬不宜寢乞

速下章奏更早辨庸奸以救危亡事職間者

疏請

皇上臨

朝未蒙 報可職私竊仰

兵部三卷

天而嘆曰

祖宗時一日

三朝今

皇上三年不朝

皇上即

神明邁

祖猶不應懸殊至若猶未不幾於

祖宗忘天下乎豈遠人數十萬之肝腦僅博得

皇上五十萬之

帑銀換順開鐵之相繼陷設僅能動

皇上之陸續用數人零星行數事

皇上便以為此了目前之局而此

朝堂殿陛門無事不復臨直待漁陽之鼓聲震耳

乃始以明皇幸蜀之駕而一歷此門即嗟乎是

非臣子所忍言然時事至此又何忍不言夫臨

朝無望

兵部三卷

皇上矣

批答章

奏不過一舉手之勞

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乃近日以來疏用人不

報疏

發帑不

報疏練兵不

報至職衙門署篆至緊要事俱不

報奴賊纔緩得三月不來

皇上遂看作百年無事遼事尚未卜稅駕之所舉

朝業已絕呼

天之路章

奏係

國家喉舌之闕

皇上格章

奏將過閉

兵部三卷

國家之喉舌即

批答係

人主自為

社稷計

皇上廢

批答將置

社稷於可存可忘即今

朝端事改常邊腹處處腊毒猛救猶恐無及泄泄

不亡何待嗚呼言及於此可痛哭也見

天子而不得

請應得

旨又不得九卿科道既無力回

天天下事之尚有可望者止在閣臣之顯諍密揭

而閣臣方從哲無濟於事且更禍

國職

請直暴其罪狀可乎楊鎬之難辨遼事也守且不

兵部三卷

十一

足戰豈所能自輔臣發馬上催戰之

旨竟斷送數十萬之命新集之兵喘息未定未可

以戰而輔臣不顧未練之卒聞鉦股慄未可以

戰而輔臣不顧彼已不料七萬餘疲兵欲進勦

十餘萬強賊未可以戰而輔臣不顧兀可異者

狼心悞

國馬上督催既已失之於始

天變示儆又急不救之於後役職讀

祖訓動止有占即風雷鳥獸猶以為神報也今二

月二十一日出師二十日天晝晦二百年來未

經見之變恰出於出師之先一日則天雖不言

業已明示之意輔臣豈無目者豈無心者當此

時即一面以密揭入告

皇上曰向議出師今

天變若此恐舉事未利容職等暫行議止再圖勝

算

皇上固

兵部三卷

十二

英明之主也獨不能

轉圜以聽乎又一面祕商本兵飛傳經畧師期雖

報

天變且止經畧雖愚昧豈至冥行浪戰乎計不出

此遠左戰骨山積頭血川流疆宇割裂

全甌傷缺誰作之孽也遼東事壞於輔臣近日之

督催天下事壞於輔臣平日之醉夢大臣以誠

格

君不則有杜門耳叩

閣耳以去就爭耳當初春時職見士紳感嘆時事

或曰相臣何不叩

閣職曰叩

閣是跪著做的相臣無怪乎其不為也杜門是坐

省做的相臣尚且不能則何也杜門為何事杜

必須其事得

兵部三卷

十三

請然後出今杜門矣

溫旨一到即出旋出旋杜旋杜旋出可嘆者相臣

之杜門也尚望其叩

關乎以去就爭乎職蓋跡其行事漫無一長惟是

慣作套揭善鳴哀苦巧於却過

皇上其伎倆止此矣人或謂輔臣奸輔臣苦賴一

庸近且曰感服庸之一字職謂庸其本等奸亦

錯出不然何遼事壞於其手絕無一語認催戰

之罪若祥為不知不聞也街亭自劾豈不聞漢丞相事發縱指示既誤文過遂非如故非奸而何考選原係一咨通

下輔臣屢稟陸續

點用

皇上本無揀擇之心輔臣故立軟箱之法陸續點數人非以剪桐去則以持斧行密謀一手握定不使他人異同非奸而何各衙門合詞叩

兵部三卷

十四

閣輔臣徒袖手傍觀待各衙門勞筋苦骨何一

俞旨已與輔臣面商作何稟擬有成算矣走入閣內又變前說今臣僚談及此事無不切齒痛恨已則不能又敗人之成非奸而何此等險謀劣狀諒無逃於

皇上之洞鑒

皇上若以厭薄輔臣之故并棄天下使一切章疏束之高閣是遼事則

報非遼事則不報曾不思遼事何以至此惟不用仁賢不下章

奏以致有此倘伏蹈前轍則見今以一隅空天下危且纍卵若天下再有如遼者何所救藥哉臣言雖涉於慈臣心願忠於

主仰惟

聖明鑒納施行

兵部三卷

十五

臣按兵家有戰勝於

廟堂者李泌之策安史諸賊瞭若指掌廟算勝矣廷臣莫可任者克亂之才世不恒有此疏之責備意也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江西巡按張銓一本奴酋罪在必討

廟算當出萬全謹抒末議以備

聖明採擇事項者臣有

天人交做一疏中言遼事不宜輕戰非諱戰也蓋

謂戰非難戰而勝為難必先勝而可戰若不勝

不如不戰此戰思之過計也然亦意奴已還巢

或俟秋高再舉近接報見其衝入邊攻陷三

兵部三卷

十六

堡勾連北虜所在告急全遼之勢岌岌將危則

薊危薊危則

京師危此時捷伐之議不再計而決矣顧戰未易

言也今用諸帥如李如柏杜松劉綎諸人雖皆

身輕行陣累立戰功然止過一小醜未嘗大敵

奴酋詭詐善于用兵此亦勅敵未可輕也不知

諸將中誰可當奴酋者宜令經畧分別

上請孰堪前鋒孰堪中權孰堪為翼使各領一軍

總聽經畧指揮其偏裨以下必選有膽畧者充

之或取之廢棄之中或拔之營伍之內無拘常

格便宜題補見任將領若奴袴子弟文墨書生

及庸愚者亟宜汰斥宜

勅兵部移文各省招募才勇男子有統雄出眾智

畧過人者聽本地官司驗實量行資遣於軍前

效用此亦選將之一策也然而有能之將無制

之兵亦不可戰今之兵可謂無制之極矣平居

兵部三卷

十七

操演原同兒戲坐作進退尚不成行及遇虜入

寇不過遙為聲援相離數里早已北濬挑濠整

預放鎗砲使虜不跳梁便為上策迨其出邊已

遠方敢追躡誰敢靚面冲鋒以一矢相加遺者

耶即如近日援遼兵曾經挑選然出關者如赴

湯火在道者已多逃亡此輩未見虜而膽已裂

一當行陣非抱首而奔即俛首受殺耳所謂有

兵之名無兵之實即幾萬千將馬用之徒費

國家金錢耳近見經略議調選延綏諸將家丁似為得策今各邊無事且以援遠為急仍宜懸厚賞之格募敢死之士得數百人便可當脆卒數千之用至練兵無他奇術惟在信賞必罰法令嚴明使士知進生退死則寧死敵而不死法自然如山之不可憾矣若

中國長技以制虜者惟在大器蓋以我之戈矛當

虜之騎射固十不當一以虜之騎射遇我之大

兵部三卷

十一

器亦百不當一使換順諸堡大器夙備連發不斷夷必不能陷城為今日計勿惜小費多制大藥火器即本地不產硝黃俱委官於近

畿收買倍高其值旁人趨利如鶩數百萬可以猝

致火器具備彼善用兵者以長擊短此之謂也

乃其大效要又在明功罪重事權何則今日之

將驕卒惰而不可用者繇於法令不行事權不

重皆欺道也况杜松輩皆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不

可不慮職愚謂必得

天語嚴切責成楊鎬使之約束諸將如臨敵不用

命者裨將以下以軍法從事大將即奪其軍列

狀奏請如是既不可以作其敵愾之心又不可

抑其跋扈之氣即有強強不可使者不敢不俛

首奉法矣昔李光弼與僕固懷恩同為大帥河

陽之戰懷恩少却光弼即命斬之懷恩死戰卒

能破賊經畧初出關門亦旌旗變色之時假以

兵部三卷

十九

陛下威靈行法亦易將士用命未有不克捷者倘

其用法偏私則職等操白簡以議其後必不使

軍中之法行而

朝廷之法不行也張承徹身為大將不量而進喪

師辱

國一身之死豈能贖萬人之命而其子猶妄請優

恤曾未聞覆軍之將得微

褒贈之恩也梁汝貴顏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

謂先帝之言非泛泛取塞責者

復陷陣而死一腔忠勇甘蹈白刃宜加優恤其陣傷而死者次之如全未受傷者非臨陣處

後必見敗先逃當亟斬之轅門以為不忠勇之

戒李維翰身任

封疆之重平時既設防不周有事又束手無策縱

不逮治亦當黜職乃

明旨近令回籍聽勘則何以正失事之罪亦將來

之鑒乎職遠在數千里之外邊疆事宜不能盡

兵部三卷

二十

兵部三卷

二十一

悉亦據邸報所傳者以意度之若此一得之愚

知無補于益

廷之議然亦區區杞人之憂也至於急糧餉以備

轉輸修險以防侵犯簡

京營以固根本則公車之章已滿無俟職之贅矣

如果職言可採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施行

職按張銓遠伸正議後來殉遼死節此疏所

萬曆四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江西巡按張銓一本遠將死事不同臣疏持議

非刻謹再剖明以質公論以祈

聖鑒事項接即報見經畧楊鎬報清河失亡疏中

有云以張承徽之死已蒙

賜恤者尚有臺臣之駁其言蓋指職也職先是疏

論遼事內有張承徽喪師辱

國不宜

兵部三卷

二十二

褒贈之語職何仇于承徽哉蓋引春秋之義以責

覆軍之將爾而鎬遂借職言併欲沒鄒儲賢張

旆之死忠則職實不得其解蓋死一也而所以

死者不同有力屈而死者有潰敗而死者有慷

慨仗義而死者有窮蹙喪元而死者有死而係

綱常之重者有死而貽

社稷之羞者承徽于此數者何居承徽不知奴之

伴適以誘我而輕追取敗是謂無謀倖與敵遇

方始分營行列錯亂遂得而乘之是謂無法古

尚有張空拳冒白及者承徽卒數千之衆不能

能竭力死戰而束手待斃是謂無勇然則承徽

之死亦何足惜所惜者以無辜卒旅而委之鋒

鏑至今白骨成丘山殘兵沒遼水者伊誰之咎

也請借往事為喻趙拔長平之役其母請免從

坐則是敗軍之將法在僇及其家未聞

優卹好水川之敗任福揮四及鐵簡力戰而死而

兵部三卷

二十三

韓琦自

奉敗後不聞為福

請卹也承徽之子何以獨異于趙括之母而為鎬

者豈以韓琦為不足法乎大凡論功罪者必以

朱子綱目為準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戰死曰

敗死曰沒死三者非皆予之也戰死者功也敗

沒則直敗之再若承徽者固當在敗沒之例也

執此以定功罪則承徽之死宜

恤乎不宜

恤乎總之職只以喪師辱

國之四字定承徹之罪案恐千萬世而下不能易

也張旆果以力戰而死鄒儲賢果以罵賊而死

即羅士信沒水之忠顏果卿常山之節詎能過

之而鎬妄引職言脅以不能全城之過則謬甚

矣鎬智人也豈不辨辨此然而為此言者職知之

矣鎬蓋欲加職以掩抑死節之名謂

兵部三卷

二十四

上負

聖主

褒忠之

典而下解將士效死之心因職一言起也夫失職不

嘗謂梁汝貴顏廷相之當

優恤乎職何嘗過責於死節者乎至謂已蒙

優恤職尚敢之則職發

疏之時固不知己有

明旨也且使職言不謬則以是非之公佐

聖明刑賞之用亦職分當然何遂當緘口結舌哉

鎬之若無意而暗伏深機知二臣之節必錄而

故謬其辭怒職言之相左而陽引為証其用術

巧矣職實饒舌以自取此若鎬果能制奴首之

死命則職方且翹首推陷之功以為

社稷稱

慶鎬又何必介介于職言哉然而職自用職議鎬

兵部三卷

二十五

自用鎬法坐營敗死而歸咎身肥援將逗遛而

及於寬政鎬之用法如此又何怪以職言為非

也鎬方受事行間肩荷

重任

國家安危實倚賴之職亦何敢求多於鎬不當自

恃其智以機鋒中職職不得不為剖析若鎬借

職言而圖為脫卸之地則職罪滋大職從此絕口

不談遼事矣職無任懇

天之至

大將以克敵為功一死豈足以塞責張銓以
朱子綱目定死難之品而以喪師辱國定張
承徽不當世蔭之案剴然正論雖杜松等建
廟世爵風勵死事要於

國家何益不可為訓也若按臣本無封疆之責而
遼陽之役張銓死之真殺生成仁之事此疏
先自傳神矣

兵部三卷

二十六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遼東巡按熊廷弼又一本驕虜再兵不一空邊
徒手難支懇乞

聖明自為封疆大事遼自春夏以來兩河諸虜三
面蠢動拱免報仇於錦義寧賽挾賞於開原河
收夷糾槍於遼瀋而奴酋復率萬人築南關舊
寨以圖北關而又親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以
迫開原時蓋邊聲四起烽火天連馳檄傳鼓日

兵部三卷

二十七

臨餐投箸而起者不知凡幾然邊臣不敢盡以
入塘報也報之而恐以賊數數驚

君父也恐令反側子不自安而益速之叛也無亦
姑鎮靜以羈縻之而待其自戢耳乃自日間奴
酋又領精兵五千騎扎撫順關上挾索參價矣
其言曰與我參價則已不與則盡縛諸欠價者
立獻於我不然我不能以兵馬退也時地方洵
洵守道謝存仁星夜馳潘以赴其急令邊吏犒

之以牛酒侑之以蟒段甘言厚幣委曲與約而後去不出月餘連以重兵壓我近郊畧無顧忌彼目中豈有遼耶臣惟遼為

京師左臂控山帶海以拱燕薊遼重財

京師重遼輕財

京師輕四夷瞻視關係豈小今為一屬夷所侮常

常弄兵境上以窺

中國之輕重為四夷倡而我則任其越亂安若故

兵部三卷

二十八

常既不伏羲執言以折其險又不添兵設將以防其潰增募議而事格於同舟章疏上而

聽藉於止革似以憂患預防之說為不必然之慮

而苟幸奴酋之未必至雖慮或至此而猶冀發

在異日之後當吾世而未必親受其亂者噫何

其易視此首而徒以封疆僥倖也臣請再以不

必然之慮借前著為

陛下籌之臣嘗觀畫遼左形勢自山海關迤至開

原譬如一之字然幅幘無廣而路則長且曲馬

一面瀕海一面臨虜夾遼而介其中間其長且

曲處則皆虜所環集住牧處也於勢最為難守

先是所臨諸虜西北則朵顏太寧福余三衛東

則海西建州毛怜等衛分地世官勢同藩蔽雖

虜亦叛服不常而我則勦撫併用猶未足為遼

患也自虎墩兔罕愁之先以元尊移住遼之西

北臣服三衛始勾引為寇患夫是虜故即先年

兵部三卷

二十九

數以大眾直薄都城費

中國全力支之而不足者今加於一線孤懸之地

而遼之禍烈矣顧其衆專以搶掠為事所志正

在人畜財帛不在土地雖有遼患而猶未足為

京師患也自奴酋以孤倖縱為龍虎將軍號召部

落奄有建州毛怜諸衛而其衆此強又歲得我

勅書賞賜車償無算近又益以膏腴地數百里而

其財始富併南關併仄扒併呢哪併黑龍江一

帶諸夷招地數千里而其勢始大日以子女玉帛誘結西虜宰賽拱兔小反青黃台吉等時寇邊為已驅除而其羽翼始衆又熟知我之兵微將弱城珊堡廢無一足以當彼遂妄萌故業之想而其志始僭妄而無忌憚彼其情性飲食衣服居處皆與我同得我之土地足以耕得我之人民足以役得我之城堡足以居就馬逐逐焉志未嘗一日忘醫巫閻之西也而其所以不

兵部三卷

三十

其後故亟亟以北關為事北關併則巢穴故進呂以取退取以守然後據汎懿之扼塞斷遼瀋之聲援而關鐵固口中物也投足而東而朝鮮殘破之後無衡敵投足而西而兩河彫敝之餘無堅城恐席卷長驅而其鋒未可審也鳴劍以冠山海關而薊門動縱葦以窺天津而畿輔動恐京師未得安枕而卧也此其患在

京師不獨在遼臣故曰無易此酋而以封疆為僥倖也然臣之言非無所以試之而故為是不然之慮以自張皇者也奴酋生聚教訓二十年於茲矣其為人諂智多謀信賞必罰部夷善騎射者不難解裘以衣之割愛以妻之而苟一犯法雖乳父之屬必涕泣以斬之不少貸以此刑賞嚴明人皆用命凡遣以謀西虜誘東夷而皆得其力此非無事之人也其挑選精壯年二十五

兵部三卷

三十一

以上四十五以下者乃行編伍非此撤去而又曰投石超距以習其力推牛饗士以結其心至於打造軍器如銃錘劈夾攻城之具猶不可數計此非無事之物也奴寨注萬山中我不便入彼亦不便出至與海西猶隔一山如天塹自併南關而此險遂為所奪出路通矣然彼此相去狹遠自築南關屯兵聚衆去開原北關地方近者數十里遠不過百里乘間伺隙朝發夕到而

15 110 升 賣 參 日 車 全 醫 第 12 元 以 內

又皆平川漫坡通行無碍昨北關金台失白羊
骨二酋長以奴寨漸近恐乘夜而入各遣其妻
赴臣求救曰此寨一築我等不知稅駕矣此非
無事之地也往年奴酋親領夷兵七八千騎繇
柴河堡進從裏邊蕘送西夷又哈兒等營達子
千餘直繇開原南門外過古城堡出而奴酋復
繇靖安堡回巢去訖乃今復以七千騎入靖安
堡無何又以五千騎屯撫順關自往自來如入

兵部三卷

三十三

無人之境此非無事之舉動也語曰明者見事
於未然知者慮患於未動凡此皆已然已動不
待明智而知者臣故曰無易此酋而以封疆僥
倖非不必然之慮也曩見樞臣議待奴酋當以文
告為款而不知此酋悖驚已久何知宣諭曾諭
令退地而不聽諭令改碑而不聽諭令送還吾
兒忽答回寨而不聽諭令無得引兵護送西夷
繇我內地行走而不聽諭令不奉

明旨毋得越境擅修地寨而不聽即閣臣廷機在

禮部時以車價事特遣一序班往諭而不聽甚
有怨言詈語扯破諭帖如鎖扣通事李得時三
月而後逐回者

陛下誠以此酋為文告所能諭乎人見計臣議欲
照舊本兵督宣大時於見兵內挑選精壯或足
扞禦而不知遼兵孱弱已極精壯能幾臣閱視
所至輒私問將官該營堪戰軍馬幾何據各對

兵部三卷

三十三

云開原不及三百人鐵嶺不過四百人東協不
過五百人瀋陽則抽選鋒者十數人射而多不
能開弓或開弓而矢不及十步蓋復則抽大銃
者三十人而通計之僅中一銃其他大都類此
猶意廣寧大營兵馬強壯可恃及問遊擊郎名
忠云左翼營戰兵不過五百人右翼營亦然而
正兵營不過千數百人耳前按臣云遼兵堪戰
者不過千人詢非虛語

陛下誠以此兵為足禦眾乎然則急急救遼之策舍募勇敢分戍重地以杜蚕食之漸而防豕突之虞計亦安出哉開原不置重兵則西虜宰賽等二十四營無所忌憚必時時要挾而一不應則其款必不固西虜與我之款不固則與奴酋之交又合而於北關之好又揚必又聽奴酋之唆以搶我合謀北關以圖我則北關併而開原危北關即不甘心為奸所併而明知我弱之

兵部三卷

三十四

不足恃亦必附西虜以自固從此胡越而不藩籬我則北關去而開原以危似應於開原營增兵一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人改備禦為遊擊御以彈壓西虜或靖安或柴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妨奴眾內襲必如此而後可以固西虜之款可以離東虜之交可以助北關之勢可以折奴酋之勢而使不動敢此今日救開原第一議也其次則汎河懿路

各量增百人以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寬不過二三十里一失其據而開鉄之聲息不得南通也若遼陽所屬惟清河堡最為緊要其地距奴酋住寨不過百數十里酋若侵犯必從此出我若攻取亦從此入而所轄孤山散羊谷等六堡俱險阨而遼闊難顧若於此堡增千人各屬堡俱百人與清河犄角相望使已欲南侵遼而憚堅利之在前欲北出開原而懼搗襲之在後左顧

兵部三卷

三十五

右盼前牽後曳此困虜之一奇也又於遼陽協守營增二千人為專制東方之計瀋陽量增一千人西防北虜之境東應撫順之衝而寧前則量增一二十人以佐其弱議處班軍以為經久之計臣非詳於河東而畧於河西也河西之虜貪漢財物尚聽款撫而奴酋則不以此物為意也寧前一面臨虜孤掉虎穴而無與救也寧前自山海關極中左所二百五十里節因虜警增

置恭將者四副總兵者一而開原自清陽堡至
蒲河二百餘里僅得兩遊擊向以海建效順未
所增置也廣寧大兵倏撤正安堡倏改戚家堡
倏移右屯倏置親兵陸續增添營路相接而河
東守禦實為疎濶且既因西河之班軍減河東之
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糧而河東兵
馬錢糧則有百減而無一增也然則河東諸路
雖無東虜尚當議加而况患在燃眉萬不容

兵部三卷

三十六

緩豈添兵設將只應行之河西而河東獨有所
未可耶豈東虜以腹心蠢賊陰圖不軌而勢反緩
於西虜也豈前項添設多係十數年來事時征
夏征倭征播反有餘錢而今遂束手無策耶協力
同心設法計處以解

京師左臂之患而紓

陛下東顧之患諸臣同為

王臣又難胡越同有干繫責難推諉如樞臣所云

議及太倉而計臣爭之議及鹽法而釅臣爭之
議及事例及外帑挪借而中外臣工將盡爭之
甲行乙阻成何事體嗟乎悠悠諸臣無肯為
陛下下此者

蚤發

內帑以濟緊急是在

陛下自為封疆計而已若

陛下又不自為計而惜此朽蠹不忍割以致無餉

兵部三卷

三十七

而因以無兵無兵而因以無邊無邊而因以危
薊則所去者

陛下之人民也所失者

陛下之土地也所震驚者

陛下之

園陵

寢廟也誰是諸臣之田廬丘壠而傷心動念乎不
惟不傷心動念而又歸過於

陛下惟不發

帑以至於此則

陛下奈何甘被此名而使諸臣得以推責遺誅哉

臣不勝憂懼之至

此疏按次奴酋情形可謂曲盡然其增兵之

說猶以千計四布全遼分多力弱而奴酋控

弦鐵甲必合併入犯雖有增設勢必不支

兵部三卷

三十八

萬曆肆拾柒年玖月拾伍日

經畧熊廷弼一本為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事職

惟遼陽瀋陽皆河東腹心內地自東失撫順清

河失開原鐵嶺而瀋陽遂為遼陽之冲邊矣先

是河東總兵李如禎駐瀋陽職恐獨力難支委

河西總兵李榮先助防猶恐人心不一復

題開原簽事韓原善駐彼彈壓而職又親至其城

授以守禦一應方略分撥布置儘有次第馬步

兵部三卷

三十九

各軍不下二萬又有援遼總兵賀世賢統萬兵

駐虎皮驛為之聲援自謂支撐得住可保無虞

不意八月二十四日各營軍丁方空營盤間忽

聞賊尅北關各棄鐵鎧散去而各將不能禁也

職聞而駭甚亟遣開原道往鎮之而該道以軍

心洶洶不欲行復遣分守道恭議閻鳴大往諭

之而該道行至虎皮驛亦見逃軍紛紛南奔不

敢去乃急歸而深夜述諸將言以見職曰賊攻

瀋陽諸將必敗瀋陽敗遼陽不攻自潰不如還
守遼陽原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且瀋陽
空城也守亦無益而徒分兵力設賊以偏師綴
瀋陽而率大衆直搗遼陽豈不兩悞職不欲竟
其說拂袖而起二十七日瀋陽官生人等以歸
併遼陽告且言自失開原時上司已傳箭歸併
職此之出是日部道鎮臣劉國績等皆力以為
言而賀世賢復從虎皮驛來極言軍逃將怯瀋

兵部三卷

四十一

必難守之狀今初一日鄉官洪敦教率合城貢
監生員人等請還兵遼陽而部道鎮迫切為言
職始愀然而嘆曰本望帶兵數萬出關進剿恢
復之計而事不應心勢處解腕反退縮以固聽
職之羞憤亦可勝言乎然而揆之人情事勢實
有不得不然者試舉一二已試之事為

皇上言之賊陷開原皆淫醉昏沉而去可擊也賀
世賢方領兵欲冲而總兵及各營人馬忽一驚

而散賊陷鉄嶺昏醉如前可擊也賀世賢欲進
而總兵諸將皆不進反割虜死級以報功賊聽
即非賊攻北關時賊聞北關與我唇齒雖遠不
能救賊既北出新寨必虛三總兵可揚兵撫順
邊外以示欲進而陰解北關之圍乃遇賊千人
賀世賢遂之使而總兵人馬齊上豈不復一騎
捷竟穿林各退而世賢僅獲十級以歸凡此皆
是絕好機宜怯懦不敢乘况賊至城下而與之拚

兵部三卷

四十一

死抵敵此職於還兵一節雖籌^詳踏顧慮而屢試
我將兵伎倆如此豈得不為之寒心也哉又况
強莫如軍審而生被賊擒衆莫如援免等數十
營而硬被賊制死戰莫如北關而立被賊陷克
鋒動地烈焰漫^天民安得不怕軍安得不逃總
兵諸將安得不^膽落部道諸臣安得不心戰即
今總聚遼陽四面議伏為背城借一之計賊謂
我弱而來未可知賊疑厚集而不來未可知賊

來而我兵能拒與否皆未可知總之此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氣候至此有非人力之所得而為者所有屢

疏乞討道將兵馬器械等械等項伏乞

亟勅該部火速發遣前來應急倘賴接濟而竭多

助之力微

皇上之靈守住遼陽數月選練人馬製造器械俟

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遽不能制賊而

兵部三卷

四十二

今查無如此措手不及何耳仍乞

嚴勅閣部大臣設法保遼以保

神京毋謂遼陽且暮且亡救援無及而遂心灰意

懈姑置之為若存若亡之地職無任痛哭哀鳴

之至

職按孫武論兵欲我眾敵寡我專為一敵分

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遼左之役以分兵失

事楊鎬之四路進兵分也賀世賢等各城戍

守亦分也熊廷弼所述諸將之議謂瀋陽空

城守亦無益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人眾

膽壯可保萬全于計得矣袁應泰變其法以

二萬兵守遼陽而以兵五萬與賀世賢守瀋

孤懸斗絕及奴攻遼陽世賢欲兵不應竟以

城殉非分兵之害乎廷弼於廣寧亦不欲沿

河守禦恐我師有卻則城中聞而膽喪不能

乘降拒賊蓋有懲於遼陽之覆轍而惜乎持

兵部三卷

四十三

之不力也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啟一本為兵事百
不相應微臣萬難稱職懇乞

聖明速命

廷臣從長議要以計安攘事臣本腐儒荷蒙

皇上非常之遇委以練兵事務時勢艱危

主恩隆重誼不容辭業于本月十五日條陳急切

事宜十款恭候

兵部三卷

四十四

命下同各該衙門逐一施行然以未奉

欽勅諸凡事理皆約畧言之實不知新練何處兵

士為數幾何也如臣愚見最多不過挑選精壯

貳萬人就

京營左右陸續建立營房貳千間工口陸續支給

器甲車輓材料肆拾餘萬兩戶口每年支給糧

餉伍拾餘萬兩一應軍資得各衙門逐一應乎

臣再求付貳貲畫四五員一面造器一面練兵

一年之後庶幾可用萬一不測未及成軍而醜

虜長驅深入重地則先教之施放火器聞得

內府廠庫大小火砲多如山積若此貳萬之眾與

京兵協同守禦再行建造敵臺改造大砲堅壁清

野賊雖十萬來攻必令時刻之間盡斃于堅城

之下此臣之本計也若製造未精教練未習雖

十倍敵人之眾必不可戰遼東三路可為殷鑒

然臣近商之戶部諸臣皆言此餉毫無措處目

兵部三卷

四十五

今通州民兵月給亦係借用不可為常計在工

部亦復不易而通州先到山西民兵數僅三千

尚皆露宿目今天氣漸寒若非速建營房將何

棲止昌平天津兩處何獨不然然則如臣所計

約略二萬人眾尚費若干措處乃近聞兵部議

將各省民兵四省召募兵并近擬召募八府民

兵約共六萬之眾分駐三處一切教練俱屬于

臣此則臣力所必不勝亦今日所必不能辦抑

且目前後皆危險之形不容不

續陳于

皇上之前也夫承平既久廢弛已極而遽求精兵未易言也戚繼光昔時名將身經百戰其在浙江止能選練三千人馬駕鴛鴦陣以勝倭然倭奴亦無大衆後來總理薊鎮談倫為總督兩賢提挈司道偏裨皆一時之選又以浙中舊練精兵三千為之基本將欲練兵六萬為出塞之舉畢

兵部三卷

四十六

竟不能只得增募南兵二萬月餉悉一兩八錢教練二年而成人用主兵班軍之力建造三層敵臺千百座所以薊門安枕至于今日然以匹馬不入為功未能與強虜決機兩陣之間也蓋練兵之初其難若此臣無談戚之才無經歷之素無久戰之精兵良將欲以一老書生奔走竭蹶令于歲月之間統烏合之衆練成精兵六萬其將能乎此則臣力所必不勝者也戶部舊新

舊餉支吾遼苦尚苦不給新兵糧餉若簿與無兵同即使約量中數六萬之衆亦須歲支一百二十餘萬兩工部器甲除

內府大砲外無一堪用者皆須新造造不精利與無兵同應須支給料價一百餘萬兩就得料價而一甲一碗皆須數十日工可齊備堪以對敵至于營房一節三衛州各該建造二千餘間又須在日今半月內完工過此寒沒難成兵無著

兵部三卷

四十七

落矣凡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辦也衆大所在食用不給衣服不完人情當何如數萬之衆露處寒風朔雪之中人情當何如既爾饑寒數命不給何繇朝夕訓練萬一寇至又負六萬之虛名必將責之以戰朽甲鈍裸程徒跣勝負當何如此則目前日後危險之形也夫以天下重征迭募之兵盡付于臣以索餉製器建立衙門安插士衆之事盡屬于臣而且齟齬在前險難

在後正如未經力祚之人偶遇主家事勢急迫
勉強負荷即一夫之任尚未知其能勝與否遽
以伍十人之擔而悉委之人使履危涉險此其
人惟有顛蹶而已更無他矣一人不足惜如債
事何哉伏望

皇上立刻

勅下戶兵工三部會同九卿科道酌議停當必須
用衆六萬于三處安插者戶部合當預用衆計

兵部三卷

四十八

餉銀若干于何出辦工部預計器甲車輛火藥
料價若干于何支給兵部預計馬匹料草若干
于何取用一衛二州三總速令預計每處兵人
二萬有無房屋棲止無則作何安頓建造營房
作何措辦可以刻日速完一一妥當然後做談
論擬減繼光事例分

命廷臣三人各設付二餉司贊畫并應用員役分
駐訓練臣之不肖願當其一雖則如此既成之

後亦只宜製造大砲分守近

畿諸城而已必欲與奴賊之交鋒接及自非博選

天下奇材一二萬人製造精器械一人食數人
之餉教練經年必不可用也諺云人多粥薄嚼
多難碎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臣先後四

疏語意皆同先資之言不敢有二然臣論說雖多

無當一時之用而猶敢冒叨

恩命者尚冀出身任事之後將行其言僥倖于一

兵部三卷

四十九

成也今臣身用矣而臣言決不用矣明知灼見
無倖可僥而猶因循時局勉強支吾今日知事
之不可而謂之可是為欺
君之臣他日之兵之不可戰而令之戰必為債軍
之將此兩者臣不忍為也倘終不用臣言
請乞裁

皇上別

簡才賢以膺斯任臣不敢受事且

請

疏 禡原職以為本無才畧輕言冒進之戒臣

有跽伏草野感戴

聖恩而已時事甚迫懇乞

聖明俯容愚衷

速賜施行

臣按宋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固有挫勦者背蒐五百為之先驅耳此皆所謂百金之士也招之者在先得數人使其以類轉相羅

兵部三卷

五十

致如一燈之火散為千燈河朔少年荆楚奇士豈患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貳拾金為率又有扣減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實不下十餘金耳聞左健兒負戴屠酤身不出里數金可得肯遠戍沙場以頭顱僥倖哉惟卑田游手無復生活者定計於逃方復應募雖得數十萬但可澤量耳此疏所謂非博選天下奇材救練兵一二年決不用是實歷語也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四卷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浙江道御史楊鶴一本為邊烽告急玩寇可虞

伏乞

天威震怒明職掌嚴責成以保

封疆以安

社稷事職竊觀今日之邊事千錯萬錯經畧楊鎬

兵部四卷

不料彼已情形喪師辱

國此誤在經畧也輔臣方從哲不諳進止機宜為

上差人趙戰此誤在輔臣也悔之已無及矣職

初入

國門以為居中調度事權在本兵樞臣黃嘉善不知救焚拯溺當作何狀乃聞人之言嘉善尚謂不宜張惶處之若從容無事者喪師數萬傷二名將殞二道臣二督糧通判其餘副將偏裨不

知其數積尸若山流血成川尚謂不宜張惶乎
虎兔聲言犯捨搖動山海薊門尚謂不宜張惶
乎遼陽作何救援各兵作何調遣作何召募不
問出何方畧必有一定之策

疏

聞於我

皇上

請旨者

兵部四卷

二

請旨

題知者

題知星夜差人馬上報之遼陽廣寧撫臣按臣以
安遼人之心此樞臣職掌也乃一切如充耳不
聞束手無策既不謀之於人又不斷之於獨職
不知樞臣何所見也

都城防守惟有

京營問之於人皆以為不可聞

祖宗設兵原為有事不為無事若果如此又何用

營兵為耶承平日久

京軍之多役占多老弱者其常也議者動慮激變
今不必聲言汰革但不令各營聽其自換自補
有何所拂其意何變之生議者又謂

京營將領多不堪用職愚以為十步之內必有豈
草但就副協參游守把之中擇其可用者鼓舞
磨厲而用之何至遂無一人且何處別用一番

兵部四卷

三

人耶協理戎政節三才卧病杜門委稱狼狽然
當此邊書一夕數至

都下人情震恐一切料理

京營事宜自當具

疏上

聞此三才職掌也自催

點巡視科道而外寂然不聞恐不宜如此默默也
今日之事安邊保境以救遼為第一義外壯遼

左內固

京師以守山海關為第一義

京師防禦日疎訛言易動練我士馬隱然虎豹在

山之勢又以收拾

京營為第一義至中間戰守長技獨有火攻耳臺

臣熊廷弼之論遼陽練兵亦謂營營皆習火器

隊隊該習火器人人皆習火器時時該用火器

此不易之論也即如撫臣周永春報軍庫突然

兵部四卷

火起焚灰火器者一大清堡火器庫收貯火藥

火器等項被火發盡行燒毀者一此豈盡絲

天變奴酋用兵如鬼如城不可方物職恐奴酋之

為之也今工部不知成造火器備辦火藥若干

未論堪用不堪用且問其有與無此該部職掌

宜問之該部矣先臣於忠肅當正統己巳之變

考其料理之策亦惟選

京營兵精銳者五十二團營令工部晝夜除戎器

而已職訪之於人謂協理戎政宜添設司官數

員因能授任分委練兵此一說也又謂工部製

造戎器往往不堪造者一人用者又一人終是

隔靴搔癢不甚親切又謂宜委兵部司屬會同

工部監造即以

京營將領精於火器者晝夜守之則職掌既不相

侵成造亦復如式此又一說也日者諸臣叩

闕合詞

兵部四卷

請發

內帑如係旦夕可得數百餘萬矣獨給發

內帑外臣所

請當幹者尚多以為各有職掌本兵有本兵之職

掌戎政有戎政之職掌佐本兵者有職方之職

掌兵有兵之職掌工有工之職掌添兵則必議

餉戶部又有戶部之職掌

皇上但令舉其職而遼事次第辦矣今

皇上

冲齡踐祚

臨御四十餘年

聰明

神武手握

太阿不

示人以利器當此通

國惶惶處之鎮定

兵部四卷

六

聖意淵微必自有說然諸臣不宜泄泄也辟之失

火之家主人則不動聲色奴僕自當赴湯蹈火

焦頭爛額豈有視同兒戲者乎然

皇上不一

赫然震怒則諸臣之聾瞶不醒

國之大事去矣嘉靖庚戌虜薄

都城廷臣言

請上視朝

朝

上意猶預不決輔臣徐階言曰虜甚鴟張中外

洶洶恃

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大旱之得雲霓

一震怒胡奴即散也

上始出視

朝面見文武大臣決計退虜於時兵部尚書丁汝

夔調度失宜

上怒誅之職觀今日功罪不別

兵部四卷

七

賞罰不明風聞杜松自午及酉慶戰身死重圍之

內殺賊亦多經畧反言杜松之輕進不問如栢

之逗遛何以服死事之心而

獎忠義之氣且同罪異罰麻承恩尚有後言矣近

者周永春因遼人之心欲用李如楨職之愚昧

竊謂奴首作逆寵之龍虎將軍養虎遺患致有

今日者李成梁父子也李氏所貽之患自當責

李氏收拾之然如栢兄弟與奴首有香火之情

三路之兵俱敗何以如栢獨全如栢之不欲當
奴酋即奴酋之不急擊如栢也趙興邦謂如栢
遠之主將何不出撫順而出清河楊鎬私於如
栢職深服之且鎬之令箭何以獨不止杜松劉
挺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今如栢之威名果
出如栢上乎迢迢觀望能不類如栢乎職未敢
信也如栢見在

闕下奴酋包藏禍心他人不知如栢必知之彼中

兵部四卷

八

阮塞險易如栢必知之

長安中有無細作偵我

中國虛實為奴酋腹心如栢必知之此可

令在

朝諸臣保之

請如先臣梅國楨故事且如栢世受

國恩今

正報

國之日今方缺兵缺餉

請以如栢家所蓄健兒精卒出數千餘人付鮑承

宣隨科臣姚宗文部臣邵可立度遠至如栢家

出成梁累世之積亦足以明如栢之忠於

王室贖如栢兄弟之罪矣

都城把棍亡命作奸實煩有徒然棄之不收即作

賊收而用之即捉賊五城御史楊州鶴等下令

召募已有應者矣職愚以為誰無忠義之心今

兵部四卷

九

但將杜松劉挺立廟

京師互與血食燕趙悲歌慷慨之性三尺童子必

有雄心投袂誓不與賊俱生者此又鼓舞之一

術也其

京城內外小民有倡為訛言移家遠徙搖動人心

者令五城兵馬緝而懸首菜街以靖亂萌但望

皇上假寸晷之閑

臨御便

殿與諸臣從容

天語叮嚀雷動風行遠近傳播賢於百萬之師遠

人自有生氣首自不敢出矣巡視

京營不可一日無人科道吳亮嗣唐世濟事事振

刷任怨任勞格於年終覆

命例不入營新者又未蒙

點用何以稽察訓練望

皇上之斷也諸臣誤

兵部四卷

國罪在諸臣若我

皇上優游不斷是我

皇上自悞矣我

皇上

召對之後

明旨一下大小臣工有不如約者容職等白簡從

事請

上方之劍誅之我

皇上事 夫法

祖今烽火傲於甘泉大類庚戌武備空虛

法令廢弛絕不類

世宗

朝諸所恃者我

皇上英明過於

世宗職願以

世宗之斷斷之也職草

兵部四卷

疏已畢見兵部止酌議遣將調兵事宜憂心如

焚為之少解職不願求多於當事徒阻其任事

之心但願人人真心為

國盡力扶助耳新亭收泪職何幸哉

臣按唐明皇時祿山反叛舊將哥舒翰以四

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

忠促令進計一戰大敗遂陷長安故曰機會

變於斯須勝敗分於俄頃雖將能而君不可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六六二

御况無能之將乎遠左存亡決於催戰人皆
結舌自此疏點破國是乃出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九日

浙江道御史楊鶴一本為時事萬分否隔敬陳

憂危之形以杜亂萌事臣待

命闕下一旦蒙

恩錄用

陛見之日雞人罕唱晝漏稀鳴鞭清路之區鞠為

茂草跪起班行不識朝儀何物臣竊痛之臣目

擊項年時事孔棘

兵部四卷

十三

兵部四卷

十三

哀天聽彌高宇宙一種悶鬱之象搖落變哀淒然似

秋冰堅澤凍慘然似冬蓋天升地閉上下不交

否隔極矣

國家定鼎燕京偏隣虜穴己巳庚戌之變虜騎長

驅內地自先臣於忠肅訓練團營今三大營之

制猶倣其遺意乃健兒廝養半役私家灑上棘

門有同兒戲卒然有倣恐前代所謂人不受甲

府無見兵者可慮也可為憂危者一臣計偕時

猶見城中邏卒夜柝相聞今周廬微道已寥若
晨星六街九陌金吾之禁寂然灞陵之呵絕響
矣昨歲盜賊公行比屋見告殺人匿迹莫得主
名可為憂危者二人命重情參送法司其常也
勾攝之令未出請托之牘已盈爽鳩之署束手
而莫可柰何有歷歲經時不能結一獄者其賢
者視為畏曹而急遽其官不肖者高下其手而
因緣為利小民即欲撻鼓登

兵部四卷

十五

聞無門控訴法紀之地乃若此可為憂危者三太
倉之積如洗水衡同寺一空九邊告急於內而
內無以應夫司農告急於外而外無以應
祖宗朝帑藏之竭一至此乎可為憂危者四
畿輔之流民十百成群賣兒鬻女招搖長安陌上
謂之人市豈
咸世光景乎可為憂危者五東方群盜斬木揭竿
有司養癰遺患相顧莫敢先發撲滅之後死灰

復燃今披倡如故也可為憂危者六

國家人才長養甚難摧折甚易

上無賜環之期下有龍蛇之厄不一歲中疏為名

賢者如疾風之掃秋葉死亡殆盡實可寒心可

為憂危者七

皇上方且漫然付之不見不聞一事格事事俱格

一事緩事事俱緩即如

福王之就國有日矣何不早遣之以絕群疑

兵部四卷

十五

瑞王之擇婚有日矣何不早嫁之以諧嘉偶

東宮之講讀屢請而屢不報求之不得其故

皇上聰明天縱冲齡出閣緝然光明日就月將何

獨

東宮不令之親近正人明習國事且

東宮所習見者是

皇上二十年以後罷朝輟講齋居決事之狀耳二

十年以前早朝宴罷勵精求治之狀不得面見

也

皇上速宜令

東宮知勞

皇上安宜令

東宮知危

皇上盈成履運宜令

東宮知憂知懼豈有日與宦官宮妾處而不一見

士大夫之面者乎自

兵部四卷

十六

皇上靜攝以來說者謂權無旁落然如須者愛女

躑躅於奴隸館甥受撻於市朝叩

聞不得入上書不得達奄尹官伯之流反得以操

骨肉之短長外廷皆為喪氣而

皇上視之如孤臣孽子之不為意誰為蒙蔽至

此我

朝二百四十餘年幸無他故獨二正之季

社稷危而復安當時諍臣叩馬之諫不足當賊振

之一言舉朝伏

闕之爭不足敵逆瑾之一哭積威所劫

君父亦為所制夫豈謂今日遽至是耶故今日之

深憂隱禍胚胎醞釀而不可救藥者獨在官府

之隔絕上下之不通如人病在骨髓越人却走

之時也

皇上何不洞開重門使宮中府中皆為一體何獨

親於內廷而踈於外廷不知臣子者

兵部四卷

十七

皇上之臣子也

皇上用之即為股肱耳目之資而舍之則置之空

虛無用之地收之則小群合為大群而棄之則

大群復散為小群

皇上宜何擇焉方今政本單虛大厦撐持必非一

木之力宜妙簡名德老成內外並用六卿九列

百司庶府鈞繩相布彈冠相參於以傾否為泰

亦何不可之有說者謂

皇上厭薄群臣半錄臣子自取今日為臣子者宜
一洗肺腸共偕大道正如胡越同過風波急難
生死共之大臣當鞠躬盡瘁小臣當嘗膽卧薪
不然燕雀處堂火災電突覆窠之下已無完卵
矣臣所惓惓於諸臣願效他山之石者也區區
芻蕘之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施行

職按憂危七事以三大營虛伍不任戰守為

第一此經國之長慮也

兵部四卷

六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

戶部主事楊嗣昌一本為軍容再肅三韓

廟勝宜周萬算仰控

聖明亟

勅中外諸臣審時決策以圖共濟以還非常事職

庸懦書生備員戶部竊見遼東覆車殺將已事

堪憐今又征調召募至二十餘萬餉之何出未

嘗過而問焉願與諸臣言之所欲言者何也經

兵部四卷

七

臣中府會議口說兵必須一十二萬及上河東

諸城潰陷一

疏內止議增新兵七萬今已出閱受事觀其

奏報

疏中除李賀二帥所統外城中見兵及川兵止有

赤身徒步二三萬人勢固不容不調且募而不

足今且募亦應以經臣之言度之乃前則一萬

而不足今則至二十萬而有餘臣滋惑焉夫經

臣於遠先見有年使其必須二三十萬諸臣會議之時何憚不說而顧損益於十二萬與七萬間必有故矣職思其故有衆二三十萬不惟戶部萬無如許新餉遠東亦難容許客兵且晉餉都是金錢養士必須米穀遠東城隍失陷既多則有團聚附着之人有荒蕪不耕之地即使儘力所生或難自給而况援遠四集數倍居民本色止恃海運海運危事也至於雜買征收又值

兵部四本

二十

東方大旱則出人事料之外餉臣嘔心畫策

請 帑 裁 漕

疏報咨行動淹歲月職恐遠他日強寇在外餉軍在內居民苦其驛騷客子憤其蹈藉患有不可測者此猶以兵到達東言者若夫募兵就道拊命解鄉所過之處民間預愁捨拉罷肆閉門市買無從小民泣訴令長只得隱忍容之一處共來如是別處又然今日兵過如是明日又然職

恐所在農商不得安然作業輸納租稅然猶州縣民兵結隊不滿千百為害有涯至於土兵四萬取足六司計程凡數月之遙安家無一錢之例此則數千為隊到處凶殘向無

紀律民間言語不通誰肯與之交易即不他有搶

掠但求遂其饑食渴飲之常而擾不可勝言較之州縣民兵何啻什伯焉者使此兵雖有搶掠盡數到達或猶得其一臂之用當忍小痛以來

兵部四本

三

之若永猶前調三千到達止八百逃回斬手足又止一十四人其續補二千則抵兵之數而此逃兵二千餘人進既不能到遠退復不敢歸穴將安之乎惟有化為盜賊出沒於夷漢之間而兩處俱不得聞耳今之十二萬能保無前日之為地方憂者乎猶曰害止逃兵而已土司忠順固多驚驚亦復不少富饒固多貧薄亦自不少今遠調沙場非其本願設有不測

朝廷將運口糧給之乎抑舉兵而加誅也兩者不可不藉猶曰罪在承調者耳川湖貴三省除土司外別有無主苗民如所稱紅苗猶獠仲家者頗出圍城劫寨近歲驅逐官兵數少大半調用土兵今若各處土兵俱調赴遠此苗仲得意之秋橫出攻圍之日必振怒貴州以梗塞雲南西南從此多事設有臨城逼印如阿克者

朝廷忍而不問乎是又生一遠東也猶曰遠在萬

兵部四卷

三

里外土司仇數殺自古及今日以為常職猶虞其鼠開穴中無論已今之調發俱往遠東合之川兵統五六萬誰為大將諸夷素所悍服者而統之可使兵知將意將識士心有事奮勇齊驅無事調和預附者乎竊恐今日拜將一軍皆驚如韓信者職不敢料無人用趙人若廉頗者未之聞且見也將難其人狼心烏合有萬不可知者且如播之役安讓二氏互殺冤莫解也今以

安之一萬彭之前後一萬八千同調可乎水簡之役黔蜀二省相爭訟未平也以莫解之冤與不平之訟使之居同地出同途勝同功敗同罪職雖至愚知其不可事理灼然無足疑者夫奴酋者夷狄之夷狄也土司者中國之夷狄也使土司無故而窺左足予我內地必且猜而樞之按而討之今以奴酋之故盡驅而入

兵部四卷

三

中國熟我山川道里窺我版籍人民遇我五雲雙闕之下此何等大事豈可嘗試為之哉古人以夷攻夷所謂夷者皆在中國之外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一切皆同而又有利可爭有交可携有仇可詰我則行謀伐謀挑釁激怒使之追奔流血小斃大傷乃卞莊刺虎之喻耳今土司之與奴酋何交可携何仇可激而能挑其兩用我所以用之者不過

朝廷之名分足以維持
中國之

威力足以驅遣耳嗟乎名分何物土司何可真恃
以維持否我之

威力業已無何奴酋而用彼矣彼亦何所復憚而
招之必來驅之必死為我戮力同心必如子弟
手足之捍衛乎唐用突厥太宗為百王之耻願
其開叛餘力尚足擒而雪之後用回紇香積之

兵部四卷

三

捷回兵欲掠長安代宗為廣平王親拜之于馬
圖陝州之役德宗為雍王入壁相見可汗責王
不舞蹈從官韋少華等死之此
中國用夷之較百千萬世之師也今瓊林大盈之
積頗有種名萬里非類之兵一一經過堂與母
論姚令言朱泚之變突起當防即令班爛胡跪
厥角稽首坐索一渝犒賞金錢不知當用何項
銀糧臨時作何慰遣此須有備而無患不可有

患而無備也職自聞調兵朝思暮算從大至小
從小至大利害亦畧分明心肝亦為嘔出不敢
斷斷曰一切不當調兵也但思兵部調兵除州
縣二萬安插通津呂平等處守衛

陵京外其餘悉皆遼東應用者耳遼東應用之兵
必先問之遼東用兵之人攻守對平應之何策
歲月日時須得幾年兵數若干見有若干應增
若干某應調若干用餉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

兵部四卷

三

千衣甲器械若干馬騾牛若一年之費若干三
年五年之費若干以便軍中一切事宜經撫二
臣與其文武將吏悉心咨度定局何如變局何
如急着何如緩着何如奇着穩着何如末後之
着何如一一詳審精盡應

請旨者疏

請應移文者咨移應札議者書札以至
疏咨札中所不能了所不可泄所不得通者戶共

二部速遣司官絡繹往來虛心面議求安求確
求為可繼之道期於血脈貫通指臂靈應外行
一事內者洞見肺腑內行一事外者快心痛癢
而後奴酋伎倆可算遠東經撫可為戶兵兩部
可應在兵部則知其兵果屬有用果不可緩而
已調募者亟止之在戶部則知本色一年用多
少數年應備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
法

兵部四卷

二十六

請之如此決不須餉五百餘萬之外所省海內征
調騷擾加派催科亦決不至如此之忙亂而為
社稷消隱憂為

封疆彌異禍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在此一着在
此一時着一不可差也時萬不可失也職之愚
慮以為遠東一年之內患在兵少一年之外患
在兵多今日兵部當調有用之兵不當調無用
之兵當調禦暴之兵不當調為暴之兵當於近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卷四

兵增調以求速當於遠兵減調以求精當以備
處召募漸補增調之缺當以各處安插求永堅
不動之根此職日夜憂思終難隱忍肺腑者也
敢昧死為

皇上忠言伏望

聖明

省覽

採擇狂愚以圖滅賊之大計以嚴用夷之大防至

兵部四卷

二十七

於是非可否事理雖無兩得議論不妨並行知
職罪職一切聽之矣職不勝懇切之至

臣聞

肅皇帝時倭奴躡海上徵土司兵僧兵等討之皆
無效竟以清野之法與土著之兵執訊獲醜
粵東亦然自遠左用兵以來當事者以徵調
三省土司為長策不能以一矢加奴首而川
蜀之亂貴竹之亂乘是而起部臣楊嗣昌此

六六九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六七〇

疏灼有先見如曰遠調沙場非其本願一有不測將舉兵加誅如曰各處土兵俱為遠出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如曰水滸之役黔蜀相爭以英解之寃共行間之役勢必有變一一為次年左券非汎汎條陳者

萬曆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福建道御史楊州鶴一本為遠事大可寒心諤撫不宜庇私據實糾劾懇乞
聖明亟賜顯斥以儆官邪以重封疆事職竊惟朝廷設有巡撫一官固欲其內安中土外固疆圉簡別官村必飭號令以為一方計非徒予以樹交市私志

敵國恤而僅插血堅盟已也况乎遠當九塞之冲逼

兵部四卷

二六

兵部四卷

二九

近東西強虜歲時騷然民不堪命此即臨以公忠之長不二心之臣拮据而劬勩之猶懼無以綏靖中外而克奏膚功願可以匪人當之如巡撫楊鎬其人者乎先是遠東巡撫該部乃以鎬蓋於委用之間寓使過之意云爾使其過而能改耶猶不失為迷中得悟不遠之復尚可期也乃其過而不改耶則實為諤以成諤瑕類滋章不可言也朝鮮之役鎬不當從事行間乎當其

時

天子怒焉東顧亦惟是一二督撫是賴鑄於其時

果能舉揚

天威一意勦賊賈勇而倍之氣滅此而後朝會則

可以收功於不日蔚山之役只為李如梅未到

軍前倭爾鳴金大軍不進以致倭奴反戈相向

二萬士馬當即化為血海肉山清平計獻苦肉

嚇以援兵且至此在少有知識者自當鎮定以

兵部四卷

三

待不為其所中胡為乎倉皇失措計無復之報

自策馬而逃撤三千人于原草野盡舉而付之

夷人之手向非擺蹇救回一半三千人幾無遺

類矣長就媚骨視鼻息於穢弁生成弱植望風

影而先逃六軍何辜罹茲荼毒律有嚴禁竟違

天誅乃今之撫遠也獨不可為桑榆之收以蓋

東隅之失乎然而一腔熱血所為戀戀而不能

舍者止知李氏而不知有

朝廷止知結拜之兄弟為可親而不知倚命之蒼

生為可憫如三十九年六月內一本為特薦大

將真才以備緩急擢用為如梅也本年四月內

一本為調權閱官共戮力亦為如梅也今日循

套一薦明日一本極力薦今日薦如梅一人明

日又薦如梅諸兄弟科臣李瑾疏奏謂李氏天

道所忌如梅不宜用於遠科臣麻僖疏奏謂寧

可因如梅之不用而罷錫必不可因錫之求罷

兵部四卷

三

而用如梅何者錫未必有益於遠而如梅實足

以禍遠蓋自此疏出錫於是乎墮落於瑾心戰

於僖徬徨趨起而不知所出矣訟言請遇穴地

指天一則曰科臣之疏實當職過一則曰過於

認真陷於失體描寫自己本相可謂一盤托出

樞臣李化龍曾語人曰遠左不可無人楊撫姑

試用之然則天下大矣豈患乏才而必欲借資

此一人以安全遠哉泰照遠東巡撫楊錫建牙

斷案也

一方黨附百出李成梁何以為義父李如梅何以為義友廢公法急私情僥倖已奢驅逐已晚尚可容於堯舜之世也乎及聞按臣殺虜太多一疏科臣大肆擄掠一疏雖是道將不能先時為防因而匿多為少已經

明旨處分無容再議而為之撫臣者柰何設為不知之狀且肆不情之語移令督臣有曰恐其別有欺隱亦是武夫夙弊如此等語詎可聞於隣

兵部四卷

三十三

兵部四卷

三十三

國大傷

中朝之體此又是楊鎬一番考案也職秉心懇直不避貴權倘於葑菲可採伏乞

皇上下奮乾斷將楊鎬亟賜罷斥以為撫臣黨附不忠者戒庶乎邊境有賴矣

臣按撫遠者張學顏當李氏之威故與之同功楊鎬當李氏之衰故與之同罪胡運衰故李氏威李氏弱故奴酋強此五十年遠事之

萬曆四十三年八月初二日

山東巡按王雅量一本為北關嫁女招譽東首
蠢動可虞謹具陳利害機宜乞 履

聖慮蚤備兵餉以固封疆事謹按奴酋恃其富強
懷併吞諸夷之志久矣既吞南關無日不垂涎
於北關也止以過年以來我兵救援甚力奴酋
既無利又懼吾之乘其虛也是以退地立碑入
貢

兵部四卷

三四

天朝暫為戡翼斂形之狀而徐發其窺譽乘隙之
謀然猶因老女之不嫁借云體面夫奴酋治容
二八何求不得而求三十五歲之老女且夷俗
何所不為而未嫁之老女有何體面所係不過
留其不了之局以興問罪之名乘間竊發一網
漁之基圖漸大漸可蚤食此奴之本志也彼既
借口於老女我亦因其所借暫圖北關之存息
我一日之肩年來遠左之防一意宰煖而清河

撫順無東顧之虞蓋彼固乞之以借口而我亦
應之以權宜倘奴酋老女有一之先斃者則其
局了矣是老女聊且不嫁存北關非為奴酋也
第人心不同夷情叵測彼自不畏東夷吾不能
代為之畏彼自管其婚吾不能代為之管今老
女竟嫁矣我不能阻老女而不嫁又安能阻東
夷而不攻夫以夷攻夷似可附於鄰隣之閒以
夷戕夷亦可借此以收漁人之功此非我

兵部四卷

三五

中國之害也况向之所以救北關者匪但為北關
恐北關之障隔一撤則奴酋與煖免聯合而速
不可支矣今奴酋與煖免為爭婚之仇而北關
伏依強援於煖免未必非我
中國之利也但惟有不可不為之計者何以明其
然也蓋奴酋之與北關原屬
天朝稱貢之臣彼何以臣也畏威懷德二者而已
今一付之不管則威不見威德不見德不見德

則携貳不見威則輕忽為今之計欲遽加兵於
奴首耶奴首必曰年來退地立碑納款稱貢吾
未嘗敢叛而北關改嫁我聘女如何加兵於我
我何辭以應之此一舉也北關不德我為解懸
而奴首恨我為偏護萬一奴首寇我於東郵憂
方大矣如曰北關生事挑釁彼既有煖兔之強
援何用我

中國之護救夫覆庇之危迫存亡之際而拋棄於

兵部四卷

三六

羽翼漸長之時智者不為此一舉也彼不感其
昔日之德而但見有今日之怨萬一北關反思
成仇挾煖兔而寇我於西郵憂亦大矣臣謹泰
於舊日之成議度於今日之時勢謀於衆議於
獨謹會同撫臣酌策以待之此時莫如練習我
兵設防於遼陽以東且按兵不動以觀奴首之
進止若奴首疑畏趨起飲恨吞聲者一日疆場
之事圖一日無事之安兩首之福也亦我之幸

也若奴首憤懣不平必欲加兵於北關我之救
北關者原有火器鎗手諭令為北關守其本塞
俾無內顧而堵截姑聽之北關佐戰姑聽之煖
兔使一戰而雌雄未決或而敗俱傷北關從此
洗其畏敵之辱完其不了之局而奴首發其醜
釀之毒絕其吞謀之望較之不嫁老女苟且支
吾者似猶勝之然而北關與奴首貧富強弱不
敵久矣即有煖兔未必為北關效死萬一奴首

兵部四卷

三七

乘勝深入可付之不聞乎我於是問罪於奴首
曰二首原我屬夷皆聽
天朝宣諭今北關雖嫁老女為與爾不共戴天原
無差謬就令不合改嫁罪不至可殺爾首擅自
加兵先併南關罪尚未問又欲借老女之名肆
併吞之計爾恭順何在若從此罷兵息戈姑容爾
罪若從此兵連禍結吞併不已我
天朝必不貸爾之猖獗即以十萬之師橫行爾塞

爾悔晚矣若奴酋從此震懾我亦可附於不治之治不必過求若藐不聽諭於是督北關聽其請緩免彼二酋從南關進入而我從清河撫順之閭分道而東且撫臣近督各道團練鄉兵數萬屹然足守而東山一帶其民强悍難馴無日不張牙露爪思甘心奴酋而利其貂參今夏已有浙人吳大受為謀主率衆五百竟入建夷臣與撫臣為其匹夫構衆挑釁牌行分守道白養

兵部四卷

三六

粹一面招諭一面潛拿首事謀主數人以示懲戒矣此輩無事為盛世之蠹民有事為攻伐之良劑順風一呼奮臂爭先况北則金白東則朝鮮西則我兵四面攻圍如孤雛腐鼠首豈有利哉但吉凶悔吝多生於動而喜事貪功非國之福此又不得已盡頭之一着也目前援兵既散麻總兵帥一旅之孤軍東奔西馳捉襟肘見援兵之勢既減於上年無事之時而京運愆期見

今河東之軍半載缺餉夫彼每月四錢既比諸鎮獨薄而卯年之春方支寅年之冬乃今日調之東明日調之西枵腹之民方懼脫中之變而無米之炊安望成功是餉之可議一也腹裏將官雖缺歲月猶可無恙乃連一日缺官則有一日之變今總兵官標下缺中軍瀋陽缺遊擊而撫臣所請賀世賢張聰皆未得

兵部四卷

三六

俞旨夫遼東三面臨虜四時皆搶况加以東酋有蠢動之謀戰守責之何人是何等時勢而可一日無將官乎此又官之可議也臣又有說焉據撫臣疏曰願當事從長蚤決毋致臨期張皇臣聞宋室之禍在於議論多而成功少向者廟堂之上幸有不管婚媾之說若早見其微者故今北關雖任意嫁女無妨於救北關之舊策今日亦自不必更議矣惟是緩急輕重之間似宜聽於撫臣之應變且兵家之法或用意在此而

聲言在彼虛虛實實惟聞外所自決而

廟堂之上惟懸賞罰殿最之權而責其成功可以

戰勦為救母曰挑釁可以羈縻為救母曰示弱

可以不救為救母曰觀望此

廟堂之聽撫臣者也察其機本宜戰也母畏挑釁

之議而退察其機本宜守也母畏懦怯之議而

進北關可以微用救則不必肝腦吾赤子以為

忠於成議也奴兒可以重用懲則不必聽信於

兵部四卷

四

兵部四卷

四

恭順以冀實于前言也此撫臣之宜自效者也

總之

廟堂之上欲果速卒之腹母東遼將之手而督撫

之臣果得目中之虜情無避舌端之弓影如此

而奴酋敢于跳梁疆場不晏然無事者臣不信

也

臣按奴酋之圖北關煖免其意蓋在遼陽也

而借口於嫁老女以弛我之備若曰夷人自

相警耳邊疆之臣方幸其為鵠蚌之勢而恬

不知警卒中其謀惜矣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直隸巡按王象恒一本邊左貼危薊門震傲懇

乞

天語申飭謹防

內地并舉行切要事宜事惟遠為薊門左臂拱護

神京故薊門不煩東顧之憂者以有遠在也今邊

陷城殺將全軍皆覆其勢已危于累卵若乘勝

長驅禍何底止開元廣寧亦岌岌矣而奴酋橫

兵部四卷

四十二

然驚焉

肆駕驚其目中已不知有

中國何所恃而不恐除遠事會議已經另

疏具

題外惟是職近接

幾輔則為

幾輔慮而內之防範尤為吃緊督臣汪可受已馳

赴山海徵兵救援東西中三協已檄選兵五千

而保定天津又一千五百此六千五百名者皆

各路之精銳也精銳一去

內地空虛倘狡酋果有大志擊東擊西首尾受敵

何以應之近者薊鎮諸路黃崖嶺則有掩殺窰

戶之報墻子路則有朴殺烽軍之報白馬關則

有滿旦諸夷穿戴漢人衣帽窺探防兵之報似

此情形焉知非各酋賞我之舉安得不察其影

也太平喜峯諸口及石門燕河青山冷口諸處

皆逼近虜穴冲邊要地而山海關一線之路猶

兵部四卷

四十三

人咽喉此關兵馬原自單弱關城及沿關邊墻

皆為風沙擁埋踰之甚易宜特設一總兵統領

人兵散財募士厚集於此乘其未有事時令高

其墻扒其沙又嚴稽開放以防奸宄而昌平總

兵亦宜速推以護

陵寢汪可受祇可令屯駐山海斷不可出關門一

步而援遠須特設一人加舊撫臣楊鎬舊按臣

熊廷弼熟練邊事以備經畧監軍之務各處罷

閑將領多有勇而罪廢及富而蓄有家丁者亟宜

下詔各官有願自備糗糧帶家丁赴遼東殺賊者

總兵副將等官皆復其原職其原無官者能帶

家丁四五百名即授以副參游擊職銜二三百

名者授以都司職銜皆令至

京聽用除李如栢已推外而杜松諸人養有死士

亦不可不亟為招徠蓋不煩

兵部四卷

四十四

公帑而得多士之用莫有甚於此者至各軍遠趨

與敵對殺如以肉投虎不如令其各守城堡固

守一月者當

大捷守半月者當

中捷守五日者當

小捷即如昔年蕭如薰一守備耳能保全一堡而

今無其人乎外若簡

京營之軍虛九九之防申飭路將動厥操演皆不

容緩而

亟發

內帑百萬以作士氣

亟下部院大僚以備緩急

亟下科道諸臣以集群策內治修而外侮遠尤當

亟圖嗚呼遼之在今日已焦頭爛額而不可支

薊之在今日當曲突徙薪而不容緩况昨有

風折門栓之異今歲有河水紅赤之異天灾踵

兵部四卷

四十五

踵奈何不畏惟我

皇上霄旻

視朝并

諭閣臣入閣商確制馭之方無徒高卧私室及

勅該部與撫鎮諸臣宣奉施行

社稷臣愚幸甚

臣按兵法主客之勢以逸待勞無如堅壁清

野以待其食竭力疲耳今邊方律令每虜至

一... 4 反

則大將督兵駐城外以待之名為欲尾情歸
中情實怯利野處之易為走耳遼陽廣寧皆
天下堅城動兵處曾聞其乘隙拒守如張遼
之在睢陽羅雀掘鼠援救不支而陷者耶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第五卷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李時華為勘界事難結局
遵

旨隨時奏

聞懇乞

聖明特賜宸斷以一政體以靖地方事先是清理

播界蜀異議臣奉

命按屬與在會勘之列曾以原籍引嫌具疏控

辭隨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為勘播事體重大

等事該部覆奉

聖旨御史奉有特命巡按一方這勘界豈得引嫌
求避科臣不必差朝廷以疆事專付督撫委任
不輕王象乾會同郭子章悉心處置停當毋得
推托責難他諉事完之日各巡按會本具奏后

間有未妥不妨隨時奏聞毋隱欽此欽遵移咨

備劄前來臣感戴

聖慈日惟延佇督撫貳臣會稿借手報成近接督

臣疏揭已經單

題臣反覆卒業區分叁策備極苦心慮遠思深迥

不可及臣復有何識見出督臣上輕置一喙惟

是

明旨曰會本具

兵部五卷

二

奏而茲實未會

明旨曰處置停當而茲尚未決在督臣焦勞於此

固非得已但事持兩可議未僉同不知該部何

所據以覆

題

陛下何所憑以處斷臣竊以為疆界之局猶然未

結也夫事必有待勘而後明者即兩不相下亦

自有至當不易之理在今之播界事理本明只

在

皇上一斷而兩省自貼然輸服可無庸拘拘勘議

者何也沙溪渭河播州有之水西亦有之此載

在

會典通誌可考而知謂盡係水西侵占固不可然

當楊烈中哀楊相出奔時播水已互相訐

奏矣真州諸司亦更迭具

奏矣播謂水侵水謂播侵奏牘盈編不一而足兩

兵部五卷

三

省勘卷昭然明白斷令退還責取印信退狀領

狀謂非播地其誰信之前督臣繪圖以進

聖上屢旨責成今督臣不過奉

旨清疆按圖索地而已索之而得也祇了善後之

局而非創議第遵

皇上之旨而不為功假令前人責地而後人以之

市恩

明旨清疆而督臣以之任德不知議論又當何如

開

矣督臣處此不亦難乎至於水西侵疆遠者在
洪武嘉靖年間近者在萬曆初年即如督臣聞
送臣單所云靖邊關張捌冊等貳拾貳處係嘉
靖十七年以至三十二年分水嶺菁口等玖處
係萬曆二年非自安疆臣作俑也楊烈既不能
力爭於前逆龍又不能恢復於後播固棄之如
遺而水亦久假不歸矣疆臣襲祖宗之遺止知
前田地為水西故物又嘗身在行間效有微勞

兵部五卷

四

解

日夕孜孜尚觀論功行賞茲若奪其所故有是
以倔疆不服以臣平心而論當逆龍破肆牌破
綦江聲勢甚大人情洶洶貴州危於累卵撫臣
到日無兵無餉茫無措手不得不倚靠疆臣撫
臣曾與之盟神許其裂地此黔中三尺之童子
所共知者疆臣即無擒酋之功而不可謂無保
城之伐况督臣叙功有云大水田之慶戰潰賊
腹心桃谿衙之焚燒亂苗乎足此非疆臣斷案

乎撫臣許之裂地固為擒首首非擒自疆臣疆
臣亦豈得過望裂地惟是裂地不得而又割地
此怨望撫臣亦情理所必至者撫臣處此不亦
難乎善乎臺臣之言有曰督臣之心公而顯撫
臣之心苦而危此兩言足以盡之矣此際督臣
亦未嘗固執前說惟以新疆經費最苦計籌為
慮黔撫臣亦曾移文到臣云退地若干認糧叁
百此外難以強之土司臣說以其身處貳臣之

兵部五卷

五

地各有一難譬之負者重擔在肩輕釋不得稍
稍把捉不定而人議其後矣又譬之奕者局在
兩持那移不得一失着而輸贏分矣臣黔人也
即有引嫌之心而豈無桑梓之慮亦蜀官也臣
有安民之責而豈無地方之憂一向苦慮熟思
以分督臣之所難稍有一得之愚可補經費不
足如屯田壹項今天下衛所碁布星列未嘗乏
軍也曾見行間得一軍之用乎新疆之屯原議

伍千為數太多督臣曾檄行司道議將沙溪伍半里之地暫改屯田而舊民紛紛不欲皆曰舍田無以為生應軍又無其罪不願附伍又真安百姓亦不欲皆曰若改屯田是良民與造逆同科已業與沒官一體不願附和督臣聞之遂罷不設蓋順民之心從其便也此未說叁千捌百分可以無設便省肆萬壹千肆拾金不獨水邊舊民稱不便即蘭邊見安壹千貳百分亦紛紛

兵部五卷

六

赴臣投懇在任國欽等則云祖籍原民不幸身居惡側強伏霸占籍索為軍每年勒軍見面貳兩在簡惟敬等則云假示枉法稅糧每年伍姓伍百餘兩鎖刑激變乞採摘軍歸民至謂改土為流方幸出水火今仍屬土司過為誅求眼前既不堪又日後調遣征戍貽累子孫不若從民之便者則眾口有同詞也似此壹千貳百分亦應改屯為民可得壹萬貳千玖百陸拾餘金之

用移餉屯軍者以餉防兵兵即軍也兵尚可資緩急不猶愈於屯軍乎即革屯田則指揮鎮撫千百戶等官無所事事在蘭邊袁現龍等折俸田地總計叁拾陸項壹拾肆畝亦可別編濟用即不然請照貴州事例各官改授土縣丞主簿等官即以折俸之田給之亦無不可冗散小官除經督臣疏

請裁革外議者猶曰遵義壹府耳文有壹道壹府

兵部五卷

七

武有總兵又有坐營一遊擊一守備二似覺過多往歲李總兵報故知府蔡鳳梧曾詳請勿補臣謂新疆初定正資大將彈壓如何輕易議撤若遊擊一員則斷斷乎可裁者即以一守備駐桐梓代之可損遊擊之費防兵捌千應如督臣原議數年之後撤去叁千晉伍千則可省叁千之餉此外尚有抽州縣民兵抽松坎防兵共計伍萬肆百兩有奇他如徵積逋留納班留稅遵

義事例皆督臣所已疏

見矣今日之事惟在

請者屈指一算充然有餘可無煩加派矣夫以

非上裁如謂普天莫如

朝廷大一統之制論之水與播皆屬版圖水西從

王土尺寸必歸版圖取之當早取也則

前侵占猶曰奪自鄰夷今日歸還正是復其侵

命督臣查追以給拓地完局是追之也惟

土安疆臣即稱駕驚哉

命如謂侵疆原非一日經費已有處分在水猶在

國有王章敢不俛首就吾約束有不然者

播也則

天朝東蕩西平易如摧枯拉朽能容此一杯水作

令督臣勿取以示柔遠至意是予之也亦惟

崇乎舍見在之地而故為曲處之圖非法也則

命予自

督臣之上策其論甚正獨計

皇上則

天道好生

德意在朝廷可以示恩督臣亦有辭於職掌而不

王仁柔遠借令以土地之故傷字小之仁而吾瘡

為悖

疾初起之民亦遂從此多事則安所稱處置而

旨臣謂捐久侵數百里之地貽兩省千萬世之安

善後也矧失之土司原之土司原非分我內地

宜若可為也奪自

播固輸糧水亦納賦未必盡屬空虛試觀四十

皇上則

年前光景彼侵此奪許奏無休而疆界之大槩

勅法在

可睹已卷按斷還占恠如故而勘處之大畧可

一人可以示威撫臣亦有詞於土司而不為失信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六八四

臣謂近以示侵凌之警遠以防堅冰之漸非過刻也此則一

職按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而將士分功不能自列

宸斷而播界之事畢矣若徒責兩省會勘臣恐集舍道傍三年不成人之積疑愈甚釁隙愈深禍亂肆出而莫可收拾矣安危利害之關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此臣區區之愚體督撫之所以難而為之通其變如此若督臣既難於處撫臣又難於言而臣亦容容默默姑聽之而坐觀之

國家所以酬功者正於虛銜撫臣初盟竟成負約宜未有以深服遠人之心而至今反叛不常也靖邊等地疆臣據於揚首之時而欲反之於首亡之日曾不思首之亡也誰為助力而刻核乃爾耶

則

兵部五卷

十

兵部五卷

十一

明旨責臣以隨時奏

聞者謂何而敢於欺蔽取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議擬覆題請自

上裁則政體壹而地方安善後之局可結矣臣無任殞越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宣大總督楊時寧一本為微臣老病辭歸感

恩愧難圖報謹直陳邊務以備省覽事職一介草
茅遭逢

聖世服官中外三十九年矣初以王親幸遇

先帝開豁濫竽京職繼蒙

皇上任使洊歷崇階

恩命光被四世存歿均躋一品且職男復世廕全

兵部五卷

十二

吾深慙么麼叨此異數今職老病蒙

恩賜還自審偷生無幾報國無日惟有誓之子孫

謹

永矢勿諉而已第念職久歷邊疆令總督宣雲

又幾五載雖迂庸不諳世務而練習頗曉虜情

茲當去國之時故不揣愚陋敢直陳邊務數款

以稍效涓埃之報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查議施行為此開坐具題

計開

一議戰款職聞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籌國

是者酌利害之重輕而審處之則今日宣雲之

戰款可例論矣北虜九邊中最稱强悍我朝歷

代數為邊患嘉隆之間俺酋為禍更慘款貢以

來邊氓釋戈荷鋤闕塞熄烽安枕數十年陰享

太平之福利害之大較彰彰矣今款久虜情漸

易每年挾索不已據其奸狡之狀雖似有釀禍

之梯然猶戀戀市賞不肯自敗乃盟撫賞不溢

兵部五卷

十一

原額省客餉活人命者無算利多於害不啻倍

蓰矣為今之計當知有不可忘之戰而又當知

有不可輕試之戰當知有不可恃之款而又當

知有不可遽罷之款若文武得人修守嚴慎虜

知有備決不敢入犯至市賞又必照市貨不至

粗絀非大故不可裁議則虜必無怨款仍可數

十年無款也倘偶爾突犯不過計正要挾在我

當鎮定籌畫相機戰守虜若大隊臨邊勢合難

敵徐以計緩解之彼必理屈宵避虜惟一技聞
邊勢渙易與即當以兵亟剿之庶可懲一警百
若虜未入犯不能截殺及遠去輒輕率而搗襲
皆失策也宣雲制虜之道不越於此不能恃欵
因循失守忘戰遇虜非徇則媚有事欺罔彌縫
久之必如宋人始終以和自愚也伏乞

聖裁

一簡兵馬職聞禦虜之道勇敢直前最要兵強

兵部五卷

古

疾馳衝鋒全藉馬力即兵馬強壯而訓練無法
猶謂以將與敵兵家所忌况兵馬不堪者乎歎
貢以來人情積玩視戰陣為緩圖以兵馬為末
務中間將領留心戎務者固不乏人然類多工
於鑽刺習於媚悅甚有以兵馬為營利之媒恣
肆剝削者故餉糧不以之養壯士而以之養私
丁豪傑灰心不樂為用即充行伍者半多懦怯
之夫耳且從而扣減之內有缺馬之軍又以所

字

易市虜驚馬給補乃侵扣官價以肥己即貧軍
隨領隨倒弗恤也以此兵馬驅之戰陣勝負豈
待枹鼓而後知哉合無以後營軍汰其老弱選
補精壯內有驍勇武藝過人堪充選鋒者始終
雙糧以優厚之缺馬惟令軍丁自領官價買補
首將特為驗發不許踵襲積弊仍以夷馬充給
侵扣官價違者必重從叅究再照兵馬之強弱
全在將官之優劣故任用武弁但不拘本鎮外

兵部五卷

十五

鎮通融調除可矣不宜用之原籍以滋弊竇蓋
原籍族黨親識衆多凡補軍補馬動有囑託事
多掣肘不才之官又從而浸漁之故疲軍羸馬
一營過半其弊多坐於此且倚勢倭人鄉閭側
目中有執法守正者反歛怨陰被搢害即本官
且甚苦之故雖兵馬精強必須酌議將官此亦
補偏救弊之道也伏乞

聖裁

一積糧餉夫積貯者軍國之大計矧邊鎮孤遠尤三軍命脈所關故積貯之盈縮邊鎮之安危係焉非細故也宣雲山西連歲旱荒屯糧拖欠各省民運不繼

派

京運愆期各戶部分司分份主客兵餉通融支給僅足周歲之用而猶慮不贍聞警增戍動稱缺乏以此在承平之時尚可支持倘異日黠虜寒盟征調四出客餉莫措士不宿飽即武騎千群

兵部五卷

十六

將安用之夫師行必先糧從錢糧非旦夕可辦及今圖之猶以為晚若再因循而不破格以處之是驅枵腹之衆以入虎豹之群其不格明甚合無以後留心積貯凡屯田蓋法着實督徵疏通冗費冗食極力裁革樽節督撫身先節儉凡有節省之數據實奏

報以十分為率七分聽戶部抵充年例三分存留本鎮收買糧草另行收貯各衝要城堡專聽有

警客兵支用不許前項支銷俾一年有三年之

蓄年久出陳准主客支用扣留主兵折色後備

員買明登循環亦聽大閱查覈庶有備無患而

邊鎮重有利賴矣夫生財大道務本節用不可

偏廢苟生之有道而用之無節則鄧林難供野

火滄海亦病漏卮其營中買補馬匹例用椿明

置造器械例用局料軍馬逃亡倒損截日扣除

月糧草料還官仍作正項侵欺那借律例頗嚴

兵部五卷

十七

今宣雲買馬造器動借還官銀兩名曰借支支開銷甚有貪官知該營積有歇役之銀輒指稱打造等項飾文借支多歸之無何有之鄉至倉糧常聞被盜侵欺及查盤雖虧折近千聽官攢斗級破調開除即問罪仍還職役法紀蕩然樊孔如蝟此二者皆邊餉之積蠹也合無以後凡買馬造器不得已借支歇役銀兩者仍當追完正額照數完庫官攢員役侵欺虧折倉糧數多

者照例完革賠補庶積弊消清而於糧餉未必無小補矣伏乞

聖裁

一禁鑽刺職聞賄賂之彰絲官邪也水勢泛溢
繇決防也故治水者不可自決其防用人者不
可自納於邪今在武弁鑽利日甚邊政日非豈
可不嚴禁以竣其防哉蓋款和之後玩愒年久
武風不競昔也以款市撫虜而安邊今也假款

兵部五卷

六

市罔非利以養交各官以此為進取之捷徑在
外視此為貨利之淵藪依媚成風日甚一日武
聽至今濫觴極矣傍門邪徑往來如市憑社媚
電彼此效顰大者近萬次者盈千即卑職亦各
有差等暮夜投金白日驕人一到地方橫索以
備所費而猶苦不給居常攻於媚悅有事憑藉
曲庇偶一摘發援真反噬當事者稍存功名之
念誰肯履風波之險以故上下和同轉相欺蔽

不惟邊政不修而冠履且因以倒置將來款市
決裂貽患邊疆非細靜言思之良可寒心合無
以後痛革夤緣鑽利之弊大小武職俱精選忠
誠有才勇者以充其任必文武用心上下相繼
入事必誠修舉邊政必臻實效以款則固以戰
則勝而封疆永奠盤石之安矣願宣雲密通
神京法易廢弛事多掣肘此風蔽錮已深樞臣非
不極力禁治而卒莫之能挽非藉

兵部五卷

七

天語叮嚀終恐不足以起弊而維新之先民有言
曰其本不在邊疆而在
朝廷端本澄源久安長治是在
皇上加之意耳伏乞
聖裁

臣按任用武弁不宜用之原籍蓋族黨所聚
易為要求補軍補馬動有掣肘談違者所未
反也

萬曆四十八年二月十六日

福建道御史倪應春一本法令愈玩愈弛民心

日携日渙懇乞

聖明早為整頓收拾以保危疆以固根本事職聞

國家之患莫大乎無法無民非無法也御委其嚮

有法而不必行也非無民也力殫於供有民而

不我附也辟之人焉面貌髮膚儼然無恙而神

氣不張元氣不固究且有痿痺决裂之虞扁鵲

兵部五卷

二十

望而却走矣當今之勢何以異此耶遠左需兵

調募為急問諸樞臣曰郵而達於撫鎮矣問諸

撫鎮曰檄而暨於郡縣矣甲乙相推秦越坐視

迫迫於

功令始驅之二三健兒以塞責而有司之遺行不

嚴統領之紀律不設迨邇不問潛逃不問鼓譟

驛驛不問至失悞而統兵官又莫之問也而法

不幾頓乎兵部四司官同時之野

王

命募兵河南山東浙江各次第報竣延綏勁兵甲

天下獨後期不至說者為魏司官物故而然噫

使魂號於秦關

上言委諸草莽同舟共濟之謂何尚泄泄而不以

兵應也重辟若麻承恩劉孔胤郭有光議出馬

匹家丁以代一死業為非法乃罪者已出而所

以贖罪者杳然藉

天朝使過之

兵部五卷

三

仁為奸弁偷生之路

紀綱掃地矣新兵叛至全營誅之則法窮於人不

誅則人跳於法操縱輕重之權固非職所能遣

度然合此能烏養此饑鷹糜金錢無算僅供其

一飽而去誰實為之乃獨罪將官熊錦輩總錄

東事敗奴以來功罪不明賞罰無逃者尚稽

斧鉞之誅死者未蒙

褒恤之典見在遊宦者幾幸彈文為生入王闕之

符士卒且然浸及將帥矣道府且然浸及節鉞
矣萬一所在蜂起臂指不屬呼吸不應我

皇上誰與捍疆圉哉職謂

法令愈玩弛者此也東事無寧搜餉孔亟課額與

舊通並斂舟車與新餉交徵奪牛並以奪耕荒

蕪幾遍隴某若兵劇若虜呼號且徹通津昔招

商以實

京師今

兵部五卷

三

京師之富散之四方矣昔豫支包攬商人負

朝廷今則鋪墊守支竭膏吸髓

朝廷又負商人矣東南郡邑括子弟兵幾何而就

者如蹈湯火佐領胥史擇人而食有以一役博

數十金之入者若如奸弁李一忠假援遼之名

恐嚇而煽搖之其搔擾不什伯於此乎江左

凌訛言煩起巨室四顧惶惑一日數驚有變易

姓名奔鼠山谷者微郡邑安輯幾不復覩清寧

世界假如奸民曹致廉挾內使之威披括富戶
之

明旨其播害又當何如也總錄中使旁午以來

天怒人怨農無藉野之思賈無出途之想見在藏

市者側耳風聲鶴淚為捲資徙業之圖四民如

此縉紳亦然小臣如此大臣亦然有臣億萬詢

為億萬心矣脫一夫狂逞草澤響應本搖而支

幹隨之

兵部五卷

三

皇上誰與托

社稷哉職謂民心日携日渙者此也法令如此民

心若彼必也

廟廊之上有一番申飭以重統轄之權然後可挽

弱而為強有一番恩威以伸勸懲之用然後可

聯渙而為萃改歲而後靜聽杳然如近見輔臣

方從哲請

皇上降

勅頒賞一

疏詢為目前救時之急着我

皇上尤然

留中輔臣不聞固

請豈以時事尚可優游耶頃

天象又見告矣

皇上不察其來請觀其往歲風變而三路喪師再

變而全營背叛災不虛生時難屢悞整頓而收

兵部五卷

三

拾之寧煩再計伏乞

皇上特

勅以諭經臣

頒賞以鼓將士一切調募戰守機宜循名核實信

賞必罰務在必行漫令者

法無赦更祈

勅諭南北父老子弟示以兵餉舟車屬不得已事

過即為停罷推心置腹用一緩二明與元元休

息言利生事者

三尺繩之亦不貸如此則

法令行如流水民心固於膠漆內修外攘之業端

必賴之昔德宗奉天一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

不感激揮涕真見人情如此以為賊不足平今

日事急矣即

亟下罪己之

詔立

兵部五卷

三

紀綱宣

德意以壯士氣而收人心已屬後期若需之

檢發戒勿躁急恐奴躁而我不得靜奴急而我不

得緩也天下事尚忍言哉

臣按遼事兵興以來加派之害最叢民怨天

下焚焚強敵之資賴有

光考散帑免稅寬大之詔一日而收拾人心耳

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提督四夷館少卿胡來朝一本日擊時艱敬

陳末議以備

採擇以疏壅滯事臣行能無足比數往歲典選無

功旬日廢棄乃荷

聖明使遇伏

起今官跼踖

高厚之恩莫知所報初入

兵部五卷

二十六

國門見夷氛未靖妖星吐芒

廷臣各矢忠謨

聖主默有

成筭臣何敢復有陳說惟是一二要務在今日雖

不及圖而後日似不可已者懇望

皇上試垂聽焉

一曰議復種馬以備不虞

舊制北直河南山東俱有種馬總計一十二萬餘

匹而屯田御史領之無事以圖孳息有事以便

征調

祖制良有

深意至萬曆九年奉

旨變賣而以價賄之同寺迄今馬固一空而銀亦

歸之烏有今歲援遼之役有兵缺馬招買無門

向使種馬尚存則雲錦千群一呼可至何致捉

襟露肘若此乎查馬頭名色尚存簿籍惟將各

兵部五卷

二十七

州縣解

京草料銀兩酌議存留陸續買補如不用足聽各

州縣多方商處約於三四年間仍足

舊額而止於點驗印烙屯院自有成規不必更議

然後馬非獨便征調也北直山東河南歲歲有

俵馬之役民間幫貼道路使費一不中武蕩產

破家誠復種馬如臣縣原養四百五十匹則餘

縣可知四五百匹之中一年豈無三四十匹孳

息乎擇其駒之壯大者充其俵解何為不可且
依馬一匹價銀三十兩每縣春秋兩季止以二
十匹論當派銀六百兩如於種馬中取解可少
派六百兩况大州縣原額又不止此乎總之歲
省馬價可一二十萬而民間私費所省或亦稱
是臣謂種馬之當復者此也

二曰更調

京兵以習戰陣

兵部五卷

二六

京兵團營十二夙號雜糅後漸消耗柔脆無裨實
用土木之變先臣于謙曾挑為三大營今又不
堪用矣一旦有倣不免調取邊鎮夫等人耳邊
兵豈生而勇膽哉祇以日習戰陣之場而耳目
熟也臣之愚計欲每歲互相更調如延綏三千
兵入衛即將

京兵三千出守延綏宣大三千兵入衛即將

京兵三千出守宣大待秋防事竣

京兵回營鎮兵還鎮推之各鎮莫不皆然如此則

耳目既熟膽氣自壯不過數年羽林介冑悉為

勁兵不必調取邊鎮矣臣謂

京邊兵之當更調者此也見今遠左用兵結局無

期蓄艾之計似非緩圖此臣所以越俎而有言

也臣在田間見遠餉缺乏

皇上發

帑金十萬群臣存見少之心屢請不報計臣計無

兵部五卷

二七

所出將二百萬加派民間私計奉

旨加派者可見之數耳其中地方之暗增官吏之

侵沒或不止於強半也

皇上何惜滄海之涓滴不以省閭閻數百萬之擾

乎唐憲宗魏博之賞慨發五百萬緡曰朕蓄聚

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耳今

皇上府庫充盈正當為剪除禍亂之用不謂酷守

阿堵出憲宗下也至於劉光復以高聲取罪悉

繫有年聞其在獄焚祝

皇仁深自怨悔倘

皇上聞此苦情必亦愀然動念昔蘇軾繫獄省躬

罪己之心見於吟咏曰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神宗聞而釋

之今

皇上憐才好生無物不被不謂久錮忠直之臣乃

出神宗下也倘葑菲可採將種馬

兵部五卷

三十

京兵末議

勅下該部裁酌而又將用人行政要務

幡然舉行妖星夷變又何足云

臣按京兵與邊兵更調以練膽勇誠為長策

但京營之兵既驕且惰驅之守邊未易馴帖

也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工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宋一韓一本紹瑞弄兵

漸不可長懇乞

聖明預剪逆萌以銷隱憂事臣惟有天下者之威

莫急於攬權而邊鎮兵馬權之大者故王者重

馬上不操之以為重而或生睥睨之心是倒持

也下明知其不可予而猶挾之以為重是竊美

也則今日之高淮宜思有以處之矣淮在遠左

兵部五卷

三十一

殺人鬻獄黷貨無厭其跋扈而不可醫通真可

五四函而七六賊其要鎮守而未也陳五兵擁

千騎旌旗蔽野曉鼓喧雲宣言射柳禁中走馬

殿上若似乎回家兵入衛而誘道角觝之戲也

馬前健兒半是夷種番語胡服張弓露刃所過

城市驚惶人烟稀絕若似乎唐戍之變虜騎直

薄國門也朗朗清都不識兵革五十餘年安得

復見此不祥之徵淮之惡可勝書乎維時

皇上不即縛之武士付之法曹猶令其鼓行而東
若曰

朝廷不予鎮守便可令淮備耳帖心無他虞矣然
而淮之竊美自若也橫恣自若也臣始以目前
危道言之彼其所蓄者死士也所驅者驍騎也
時時操演在在射獵儼然戎服而坐麾下所少
者大將軍名號耳且郵傳惟其騷動營衛惟其
需索山海惟其蹂躪官兵惟其輟轡士夫惟其
奴隸軍民惟其革管行人惟其劫掠是虜無時
不犯連遠無時不中虜也如是者而連危彼其
所通者屬國也所勾者外夷也朝馳龍粟暮走
龍旗或指

進貢索冠索珠或指

宣諭求貂求馬曾不思朝鮮兵火之後戎
國家尚以物力翼蔽生養之淮獨何心遇為誅求
夷虜小歹青奴兒哈赤擴悍難訓近稍以馬市

羈縻尚慮寒盟而顧批之漢禍先矣有如一且

鳴鏑內向誰執其咎如是者而連再危且不獨
連危而已彼其所收者降夷也所募者窮虜也
此輩狼子野心包藏巨測今日雖急我歸來而
風颭雲擾之思實未常一日忘也時氏受

國厚恩一拂其心刺刃撫臣不啻孤雛麻貴身為

主帥至不能保其愛子此往事可鑒也淮即金
多能終結為腹心不反戈乎如是者而而淮亦

危矣淮誠不足惜其若孤鎮之荼毒何況夫竊
弄不已盤據益固剪除益難彼石身垂涎紫荆
關曹吉祥蹂躪血

東華門正坐裁抑不早積漸使然此亦

皇上之所聞何不明出

勅諭一道責令高淮不得私募家丁潛收夷種不
得役占選鋒家藏戰馬不得擅稱龍旗龍票不
得擅通屬國屬夷務令威福歸之

朝廷地方撫鎮倘亦剪逆之早計治標之急術乎

若念遠左民力已竭兵氣已單

亞撤高淮徐講生聚教訓之策此尤中外飲食而

祝

聖明者也伏惟

皇上省覽採納遠左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三十一年科臣已有奴酋之慮宋一韓

之在兵垣可謂明而熟於計者

兵部五卷

三四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

吏科給事中劉道亨一本為春訊伊始

聖政宜新謹存收拾人心消絕亂萌六事懇乞

聖明採納以維萬世治安事今談者皆曰倭患可

畏矣此外患也內治誠固人心誠孚即有外侮

何難於圖乃邇來

朝廷之紀綱盡廢好尚熒惑功罪淆亂人心已失

亂萌已章矣今不亟為收拾消絕則土崩瓦解

兵部五卷

三五

之勢揭竿斬木之變臣且不忍言者駭而圖之

悔有及乎臣言官也狗馬一念不容緘默謹據

六事上

聞收拾人心者三曰寬罪放之臣曰罷採礦之令

曰節營造之費所謂消絕亂萌者三曰懲貪曰

彌盜曰禁搗巢昔之忠良罪廢者或一二人今

則巖穴皆是人情洶洶以為亂兆古人曰菲齒

且侯吾屬無患

皇上誠取所最厭而海內共以為賢者某人朝起

田間夕登要路不惜破格不拘一途彼感

皇上使過之仁則圖報必切人服

皇上無我之度則願忠者必多是與民同好收拾

人心第一着也人主筐篚萬國未可與細民爭

刀錐之利故悖入即悖出戒貨殖也比礦一時

權宜之計而奉行者恣睢無已在所囂然

皇上誠將首倡如仲春等實之法而悉罷中使之

兵部五卷

三六

開採者所入礦銀發東征將士示無用此是與

民同惡收拾人心第二着也乾清坤寧兩宮計

者以百餘萬報矣

皇極諸殿聞計者不知且幾倍此豈神輸盡吾民

膏血也

皇上誠上敬天怒下恤民窮渙然降詔司空相時

度力簡庶任事不乾沒於外不冒濫於內而又

發內帑十之三以佐工作而舒元元之因此勞

民而民不怨收拾人心第三着也夫今

朝廷何負於百姓而嗷嗷思亂此皆貪吏為之以

訟至者不問曲直多取罪贖罪贖完矣曲直竟

未判也又有避罪罰贖之名而多索紙價詞內

一名紙價貳錢詞內十名紙價貳兩矣以稅至

者原額之內或加五或加七加二則閭閻相傳

以為廉潔又有稅簿未出而先折羨耗者虛往

實歸民瘠更肥算而上之官愈尊家愈富有歷

兵部五卷

三五

官邊方而輻扛用夫六百名者有歷官肆月而

扛三十九槓者有歷官旬日而積羨過一千者

財者民之心傷民之心安能不與吏為仇而

朝廷又從而尊顯之安得不嗷嗷思亂消絕亂萌

第一在懲貪吏有司於良民富民既取之盡脂

膏矣而其奸為盜者又使之奪良民富民之所

有而一切不問有告者且罪之此猶避失盜之

罰爾而沽德綿綿示仁昭昭以釋盜者又幸故

有殺一家人命而不顧者有盜去三千金而不問者有盜去官鞘捌百金而累民攤派者是使良民受貪吏之害而又受盜之害小為盜大為逆盜之始以戕良民而其究以亂國故消亂萌第二在彌盜歎貢之始邊官畏虜甚於畏法故多方以媚虜即溢額不願也歎貢之久邊官習於虜若不盡畏又每年撫賞成而官不加進喜事者又多敢戰之說故邊官往往務以搗巢見

兵部五卷

三六

奇搗巢首功一則報十獲首功十則報百秋高馬肥虜未報怨捨一月走二千里不報也墜二三十墩臺不報也殺一堡人民不報也朝廷之上宣捷布恩焉知邊境之民如屠耶其久與歎而虜未有變者今日議節省若干明日議停賞某事又明日議行罰某事一切以中國之法治虜此亦恃虜之無大志耳若虜果有大志深入決戰如是之人其兵安足恃哉今日所被

倭敗即前日敗虜者也何以功罪之異民命物力所係匪細豈宜如倭之以兵常試即故消絕亂萌者第三在禁搗巢夫天下之事太上圖於未然次之防於將然下之救於已然今則固其已然時矣失今不救禍敗可俟臣所言六事前三者在此

皇上一念之轉移後三者在此

皇上片給之戒諭無難為者而人心之離而復合

兵部五卷

三九

世道之亂而復治胥係於此伏惟

聖明採而施行宗社幸甚

職聞禦夷狄者來則拒去弗追耳聞邊隙者皆以搗巢我有一番搗巢虜有一番報怨搗巢上功幕府而報怨之慘莫以聞也蓋榆林甘肅多有之而杜松以用之速且用之奴酋宜其債棘矣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四川道御史田生金一本為告

廟宣捷宜慎功罪賞罰宜明仰乞

聖裁鄭重大典以杜邊釁以服人心事臣於前月

疏參遼東巡撫楊鎬大都數其開釁挑虜飾敗

為功之罪而鎬所報之大捷尚未真陳其顛末

也近接邸報楊鎬一本為蒙議邊臣不堪尸位

乞速

兵部五卷

四十

賜罷免以重封疆事寥寥數語止欲乞身且謂疏

中是非虛實無須置辯臣深服其雅量不欲有

言矣第鎬之功次至於上瀆

天聰擇日宣捷奉有

明旨下議其罪

上賞其奸輕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無過此者臣請盡言而無隱

可乎夫鎬之鋪張奇捷僥倖異數者不過駕言

鎮安一捷乃臨陣殺虜非搗巢也不知麻貴塘

報已自供矣試就其報參詳之據稱虜向關門

先進六十餘騎即被我兵斬首三十六顆是何

斬之神速如此乎其為烏有之詞可知也再斬

八十七顆即在邊外矣再斬六十七顆在白雲

山去邊遠矣又斬八十五顆在可母林去邊又

遠矣虜誠犯順何以絕不入邊而我將士之成

功何以恰在邊外今邊人曾不得耳而目之乎

兵部五卷

四十一

其為巧飾其詞以揀搗巢之迹又可知也據臣

所謂粉花父子是日以慶賀別行而留其老弱

守帳鎬謀其有可乘之隙夜撲睡虜斬童稚安

婦若而人而所執者皆黃口之胡兒此鎬所謂

奇捷也然使一舉之後能使虜帳遠遁邊塵不

驚則雖侈為殊勲亦未為不可乃虜之憾錄此

結而連之禍錄此深矣期年之內羽檄星馳胡

騎風擁一逞於清河再逞於長靜東勝又再逞

於鐵嶺虜皆以數萬入寇而我兵不滿萬眾寡不敵勝負自分匿影潛行以聽虜之自飽虜東則避而西虜西則避而東迨其既去又以堵絕塞敗朦朧報功虜益利我之易與迄無休日於是靜遠之蹂躪有大靜之屠戮有大清之挫血鎮遠之殺掠過多盡隱實數杏山之殘破已甚聊報疎虞其他諱侵軼而不聞者又未易更僕數也嗟嗟違人已無生氣柰何使胡馬至此

兵部五卷

四十三

豈非鎮安一舉挑之哉夫鎬以搗巢報捷而以血戰聞已無解於欺謾之罪况其流毒無窮開門揖盜遠人痛心疾首怨氣於天祝融為災軍資盡燬此固鬼神之所殛者以是告廟獻俘矯舉以祭被校二祖八宗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臣查得宣捷之典告諸郊廟播諸民臣百官詠吉而朝太史秉筆以書其為禮亦隆矣竊

恐

聖明之世不宜輕此舉動也君子之論事也惟其平論人也惟其恕耳始就鎮安一役虛心質之使其挫虜於猖獗之時則為功挑虜於安靜之時則為罪我去而虜不能復來則為功虜來而我不能復去則為罪今日遠左之假擾虜犯我乎我挑虜乎則前日鎮安之大捷以功論乎以罪論乎

兵部五卷

四十三

廟堂之上當必有確議矣然臣猶有說焉肅皇帝時邊臣獲世廕者十不二三保首領者十不六七至於今日違臣之不以捷聞者幾人其獲世廕者幾人豈今九邊才盡皆超軼前聞哉蓋當時欺謀未成虜情難隱而法令嚴密敗者必誅項者虜貪漢物已非昔日鴛鴦之時矣邊臣肯以安靜之心坐而鎮之似亦可帖然無事而無柰賞重罰輕垂涎於雲仍之朱紱何也誠使

皇上深維邊計軫念邊民又念邊臣風霜之苦著
為令甲令後邊藩撫臣果能勤訓練厚儲濟堅
壁壘修戰備照隆慶五年題准整飭邊防八事
從實舉行幸有大虜入犯的係臨陣殺敵者賞
延於世

國家固有彛章矣若能保境和民敦信馭虜三年
之內虜不犯邊者比殺敵之賞世廕如故彼所
願既遂他無所需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

兵部五卷

四

之內所活邊方之民何止百萬計哉臣查得

隆慶三年題准薊昌二鎮務要因墻拒守以守為
戰果能保無他虞照斬首事例

題准陞級世襲倘通其意以行之衝違一體遵守
所全實多此非阻戰士之氣實以養

國家之威收全勝之效也伏乞

皇上俯情輿論

勅下兵部從公酌議鎬所報功次是否摛巢果否

迎敵應否宣捷不妨酌量功罪慎重

大典以昭勸懲之功以塞悠悠之口至於鎬者或
寬其斧鉞使解任也惟

命或怒其決裂邊事責以收拾使之戴罪任事也
亦惟

命臣所求多於鎬第為查捷重典恐唯草草而摛
巢開譽飾敗為攻已成銅習牢不可破故因鎬
一申明之應否著為例以杜邊臣生事之心以

兵部五卷

四

固

中國元元之命惟

聖明採擇幸甚

楊鎬以摛巢為戰功而遼東之事終為摛巢
誤曰生金所云

肅皇帝時邊臣保首領者十不六七受世蔭者十

不二三今日邊臣之不以捷聞者幾何人其

不獲世蔭者幾何人豈今之邊才盡勝於昔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即誠為萬論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兵部一本為夷虜交訖連鎮甚危謹陳兵食戰
款之策懇乞

聖明責以保疆土以衛

陵京事臣聞戎狄為患自故已然然患不在於寇

暴橫行之日而在於行勢浸冒之始長嘯之胡

難洛陽之侍之其芽孽甚微然明者察之女直

之興於鴨綠蒙古之起於沙漠卒至吞夷猾夏

兵部五卷

四十六

兵部五卷

為國大憂何者虜誠諄驚難制然所志不過驅
掠而已則其欲易足其謀易折而增之以權誦
假之以仁義欲不止於財帛人畜謀不止於侵
凌寇暴則吾患始大矣此今日為遠計者當如
捧土以塞潰隄激水以救焚灼雖被髮纓冠狂
奔盡氣猶恐其時之後也以連左彈丸黑子之
壞而蒙古女直全部裔夷環繞而蹂躪其間又
增方威方張之勢非若西方諸虜受我我索雄

5

心耗於甘鉅鉅狡黠黠制於盟誓吾猶一意羈縻之
以徵安靜之福也自河以西禍起於插漢則廣
寧前錦義諸州危自遼陽以東釁起於奴酋則
開原遼海州危若腹背皆受敵夷虜交訐則全
遼將非我有而薊門畿輔矣論者猶疑九邊並
重曷為獨急遼而後於諸邊是不知有藩籬門
庭之分別矣或稍稍議添兵馬議增芻糧議設
守戰之且且主計者既窘於持籌旁觀者亦疑於

兵部五卷

四六

驚擾然則當束手待變棄城郭衣冠之民而俾
為左衽耶臣職司樞筦憂在

朝社但妄為疆計安危不能為內外存體例謹條

上四事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及薊遼督撫速無為舉行

計開

一謂兵不可不增者何也其說有四在復舊額
在募勇敢在汰虛冒在屯要害遼鎮馬步官軍

原額設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人漸耗減而八
萬近者歲報堡七萬二千九百餘人矣較原額
實少二萬二千人據御史條陳除見在老弱其
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而散布於三大營兩協
七參將十二游擊二十五守備之間單弱已甚
緩急何濟今縱未能破格增兵獨不可補足其
舊乎較量時勢當增官兵三萬人即不然而二
萬二千人湊足之數不可缺也是之謂復故額

兵部五卷

四九

兵復矣使僅白補於謂所已故之餘丁則疲瘡
充數與無兵同合將近日報募事例或於土著
或於降夷或於山海要路或於廢將家養健兒
聽金購募必其軀幹驍健能超石蹶張者先錄
該道募選後送撫鎮審驗發營合練俾習擊刺
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縱有安家月糧等費不
可靳也是之謂募勇敢新兵募兵在舊兵
有名無實或衙門占役或勢門隱冒堪甚至與臺

皂隸門役所養無一不古家丁行間無宿飽而募下糜雙糧國儲以是耗盡壯夫以是遁逃是在撫道口意清嚴撤騎威從然後嚴諭將領不得隱占一騎一卒有仍前詭冒者即參奏提問縱有大怨大謗不恤也是之謂汰虛冒凡兵分之則勢寡而力弱合則勢重而力強連之兵馬臣也其非未見其合也若以新募之兵仍補足各營舊道之數則零星分布單弱如舊何若聚精

兵部五卷

五十一

銳之卒屯駐重地若廣寧官軍萬二千餘人合增至五萬五千人分為三營以一大將統之前屯軍二千四百人合增至六千人分為二營以副將一員統之錦州官軍一千七百人義州官軍二千餘人合各增之五千人各以遊擊一員領之開原官軍二千七百餘人合增至五千人以參將一員領之遼陽官軍五千二百餘人各增至萬人分為三營以副將一員統之計增新兵

二萬二千餘人有應抽撥分設者聽臨時酌定眾至萬人以上乃可稱大兵三大鎮東西相望正副將左右提挈訓練齊一心膽自壯蘭閣便易盡弊不生矣是之謂屯要害合四策者以繕兵雖新增堡二萬餘兩即可以壯金邊十萬之威西可以制插漢而東可以待奴酋矣一謂餉不可不處者何也今大農之積貯久虛九邊之軍需乏絕仰

兵部五卷

五十二

大叩聞莫可為計萬不得已而以權宜之術其說有四議通鹽法頃者遼左撫臣以復標鹽為請標鹽者邊方緊急標兵之餉令商人輸銀於邊准其中益越次放支是兵餉之利商人之利而正課之害也兩淮鹽稅奉旨停免額課尚滯商困未甦而陟行標鹽誠為不便第公私匱竭匪是難濟合無准商輸折色於山海關將引價五錢與餘鹽五錢一併預納

到淮支鹽許其超掣係標鹽者准行於六府新
復之地其非標鹽者不為焉則既不與他商爭
地而自於正課無妨第微碍於廣之益法然粵
東輸課甚微可以理奪計歲入邊餉可當一軍
八萬兩之費煩戶部准行巡鹽御史議

請果正課無碍即令商人輸納專用濟邊亦一策

也一議併事例工部之有事例為大工設也茲
例一啟而加納者利於免支之便往往舍太倉

兵部五卷

五三

而趨東曹據戶部冊開每歲減銀四十餘萬兩
是戶部之邊計明以工部之事例而誦矣今

三門鼎建似有次第其餘大工匪日夕可就而近

邊驛驛動外患孔棘譬之人家寇在門庭即華堂

遠守豈能安枕臣以為停漸工部事例之銀仍

於併歸戶部輟土木之費以急安攘之畫即太

倉歲可增入一二十萬乞以新入撥邊鎮添兵

之用亦一策也一議借外帑凡幕兵安家舊例

十五兩募兵三萬則目下常費銀一十五兩月
餉可以陸續而解募銀豈可一蹴而與太倉之
人不繼同等之楛括亦盡矣竊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邊鎮又

京師肘腋異時虜躡三輔召天下兵馬入衛至今

薊門班軍歲歲不絕矧虜勢跳梁我兵單虛其
就尤勤王急公之誼枕戈滅虜之念我曩者西

征曾借漕庫十萬近日滇變亦借南戶部五萬

兵部五卷

五三

以三韓重地較之滇蜀尤為吃緊此項募兵銀
委無所出乞行南戶兵二部及漕運衙門會議
有無庫貯堪動官銀發以佐助臣部不敢定其
額數諸存忠於為國必有慷慨樂輸以共維邊
事倘湊定足十五萬則邊事可少濟矣是又一
策也一議拔武級臣部近於納級之禁嚴矣凡
由白衣援納者非有邊功實援縱保薦合路未
常推用武功鬻爵者昔人所鄙然而輸財助邊

亦以屬魁傑尚往之路况累經直指荐剡有終不容湮沒者乎合無比照文職例量准加納凡已經納級官又能輸銀三百兩以上助邊者仍比照報捷効勞等官題加實授署職與衛所世官及中試武舉一體登簿錄用不為分別其上納銀如先年東征開納事例並輸之於武庫司遇邊境中索差官解發亦足以佐燃眉之急是亦一策也臣部在兵言兵而已餉不給則詰司

兵部五卷

五五

壯馬則踴躍用兵勝氣自倍是習其奇而後可戰也一嚴哨探夫哨探軍中之耳目也夜不收者人形而獸慣走虜穴察虜動靜先期豫報可以迎敵可以設伏報而速且得實當與斬首虜同賞報而遲且講張即當以失軍機同罪大勝堡之失探報誰乎卒相習成玩以為固然陷堡縱掠賸噬何及合申嚴前令使覘敵情有功升賞不後失事立斬以殉將官中有不肖不加優

恤者并置法是明其謀而後可戰也一慎出塞主客勞逸兵家常談蓋必蓄我之全力以待敵之可乘故謝玄以八千衆破苻秦於淮水劉錡以五千衆而敗兀末於皂角林皆以泰制動以堅乘瑕若違左近事既以援薊而致仇又以憾虜而窮追零犯已不勝疲大舉將何以應此按臣所以有三鼓氣竭之喻也以近合申明節制無事練兵練株馬不離信地聞警即傳宣號令分

兵部五卷

五五

佈防守或邀擊其衝衝或遠出其右齊心堵截即首級不獲不失中賞其有不由督臣征調不與撫臣計議而輕兵遠出浪言野戰者縱有功不錄且以悖違農顧司農所持籌而莫可為計即臣部所踰躅而不敢自寧者伏乞

聖裁

一戰不可不習何也其畧亦有四一練火器中

國與虜騎步不敵勇怯不敵衆寡不敵弓矢不敵然惟火器勝之遠環向皆虜無歲不戰顧獨不及我長技合無

准行該撫鎮衙門選鋒軍中精於火器者如法製造勿儉工價如法教習勿為文具大將軍炮非危城不發若百子銃銃天雷等則偏入墜伍時時可演三眼鏡神槍等則無防騎射人人可習一切鉛藥等費即內支給明白請銷全軍俱習

火攻犬羊自然號魄是習其具而后可戰也一市戰馬遑馬所以易於耗損者蓋由官員之為以子錢愚軍士以賤值市劣馬以贏馬結騎軍太僕寺歲發馬價其為貪吏所乾沒久矣欲革夙弊非復民樂市買不可使當官領價而分頭收買驗果驍壯而后印烙價無尅則民間之善馬出焉中江九市之馬不轉而之朝鮮矣前此差官質貨營運息錢之例嚴禁勿許使軍中有

明旨論是明其節制而後可戰伏乞聖裁

一謂款不可不議者何也其說有二在審虜情在專責任矣何謂虜情插漢諸部雖歸命一虜主而苜苜意未長相一拱免調兵宰賽未許也乞靈於虎故免愁而打不貢充計等不願也三犯錦州再後雖尅一堡我兵殊死戰虜所損人馬亦畧相當既有詭軌不安之形且失本市撫

賞之利其意若未嘗忘款賴葷大自河流犯捨之後開薊門調夷漢丁甚衆軍聲赫然其砍巨木以塞路掣帳房而遠徙因啞拜台吉而講誓因三娘子而詰西鎮之助兵則情迫勢屈居然可見其意又未嘗不欲急款此插漢與未蟒之情也奴酋信傑叵測然生聚儲蓄三十餘年居屋耕食未易輕從况宰賽北關其兵力尚為均敵奴所招撫多我華人南關仇夷恒在左右悉

衆輕逞又恐朝鮮之躡其後其意似未能拾^拾數萬車價之利而急言戰也即養虎終以遺患而犬羊尚有內心非我急有以挑激之則其反形未速宰賽之於北關雖香火之情日疎而甥舅之名仍在奴酋以甘言語誣之以合北關謀誘殺讒之故宰首意不能無動然令謀犯槍竟未之應蓋奴酋屢以投槍吞併諸夷若不築寨猛骨李羅輩殷鑒未遠宰首所知其意似未能斷

兵部五卷

五九

中國之市賞之路而偏為奴邊即夷獨非我族類而輔車猶然相倚若我有以羈^羈摩之則其內附而未改此又奴酋與宰賽之情也誠計而得其情則所與歟者賞而所與戰者約矣臣故曰審夷情矣何謂責任夫一柄兩持事不成外監中制謀必敗主戰固疑於生爭主款尤近於損威皆士大夫詬議之府若可望推諉誰肯肩之今賢臣兼制三鎮者也然薊遠近不同情形互異

若果顏插漢狼狽相依東突西犯非薊鎮邊足制其死命則不受款謀足沮其援兵亦不成款必近撫恭順屬夷以得其情遠諭宣撫白酋以係其念顯諭兩鎮俱款以伐其謀陰要禿計主盟以馭其暴是誰薊鎮據三虜之中審勢酌宜縹緲在手請專責成於督臣而邊之撫臣受盡為若自三公河以東去薊門且千里而遙夷情之向皆不可懸而度款戰之機宜未可遙而制

兵部五卷

五九

策宰首者且當以復嘗為款宰使北關與宰首為唇齒以牽制奴酋必不可驅宰賽歸奴速以吞併北關近據按臣題稱開原道曉警宰酋與北關解怨以歸我掠人甚得策矣策^酋者且當以文告為款奴既以得地為利則必以失地為恐近遣干骨里齋印信公文其云裏邊邊要張其哈喇佃子項有

皇帝印信公文即行送進者說^說詞也其云天兵遣

兵共逐那林孛羅自願看守邊界者採詞也臣部竊計以為探虎狼之吻而奪之食未必得志吾第諭以

朝廷但正驅民邀功之罪非有意觀兵還侵也則

恩賞自白朝廷邊臣何敢擅專示以明白正大之詞用昭

大之詞用昭

王者不治夷狄之意若彼逆行既著則中國自有

長策變固貴於預圖語不必於先然尤在遠之

兵部五卷

六

兵部五卷

六

撫臣與按臣密計與諸道會議相機審畫得便即從弗便即止凡自廣寧以東諸專責成於邊撫而薊之督臣遙領焉彼此既以分任功罪宜有區別各專其意務終其事凡中外風聞無得阻撓其間則款可幾而成款成吾可徐修戰具矣也臣故曰在專責任伏候

聖裁

職按此疏籌虜情邊事若指掌藉令亡羊補

牢邊猶可守也當時所請金止十五萬已足辦餉廷臣相顧莫有應者豈知後來費至二千萬無抹於全邊之喪耶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六卷

萬曆二十六年

兵科給事中郝敬一本為遠左空虛已甚謹啟

屯守便易一策以救燃眉事臣竊念遠東

京師之肘腋也自去年王保坐困虜深入瀋陽內

地殺掠一空今年李如松輕舉精兵勁卒陷沒

殆盡屢挫之後遠稱弱矣頃聞虜騎充斥如入

兵部六卷

無人之境肘掖之地虛怯如此可為寒心頃者

皇上東顧簡撫臣李植材足當一面然無米之炊

巧婦不能蓋守必資兵既無兵之可用兵必資

餉又無餉之可食雖使韓白為將能徒手枵腹

而當虜乎議者

請發帑金而帑金告竭矣豈拯焚之策哉今惟有

聚眾屯田且耕且守為上計各省屯議臣昨疏

已詳然遠左事急緩不及事謹再劾簡使一策

臣昨閱章奏偶得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濟陽等衛舍餘李大用等一本為不費官錢情願効力以報

恩養事大畧稱

畿輔附近濟陽等衛屯政額兵四十八萬願以為

人隨行征倭不廢官帑衆軍自貼糧餉情詞踴

躍臣心疑之夫以鋒鏑死亡之役不召而自赴

已非人情又不費官餉而裏糧勤王恐無是事

兵部六卷

然且形之

章疏徑

讀

天聽彼豈無故敢于欺罔若此細訪其故蓋永樂

年間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功成剽精兵四十八萬選入十

二團營三十六萬給

賜屯田牧地種子粒馬價分置七十八衛于順天

府所屬各州縣地方安插俱屬三千營轄管聽
調征勦今二百餘年生齒繁衍遊手坐食與民
混雜有司派以馬戶掙船運米等役極為煩難
衆軍以為馬戶運米應屬民差脫卸無計寧夏
之變各餘丁自備行糧隨征以求免前項差役
未幾寧夏平而議遂寢二十五年倭奴警聞故
李大用有是

請蓋彼以三十六萬之衆止出萬人是三十六人

兵部六卷

三

中抽一丁耳以三十六萬中止幫萬人是三十
六家止贍一軍耳何難之有又得概免民差所
捐者少而所獲者大正為圖便自利之計故汲
汲上

請據臣所訪屯軍大畧如此其

請若真又何憚而不曲從之今東征師老可勿用
此輩再往惟遺左空虛支吾無策合無因群情
之便為轉移之方今該部同新巡撫臣李植急

呼大用等面詰前情果與別項無碍即各衛原
籍中務要每十名抽一名據三十六萬原數即
除六萬作耗不算外尚可得兵三萬人擇令廉
幹將領官數員統領前赴遼東駐扎開屯而于
存留三十萬人之中每十名幫貼屯兵一名種
廬舍之費行令所在有司一概免其前項馬戶
掙船民差開墾田成給本兵為永業自耕自餉
夫彼被免無征徭險遠之苦而又受田樂業愈欣

兵部三卷

四

欣樂從之恐後算大約每名一名墾田二十五
畝內除五畝為官田每畝量收子粒四五升則
此三萬可墾田六十五畝一歲收官子粒可八
萬石以備不時之需至于畫地經野之法細聽
該巡撫司道官布置考其成功臣嘗見經畧標
下王宗聖條陳沿邊井田圖式又有陳伯擇者
談遼東開田之利皆鑿可行狂夫之言聖人擇
焉若有可用即當依仿為之烏可以人廢言也

但各衛兵籍廢壞已久清覈須嚴就中餘丁規
避民差有倚勢投豪者清查檢舉是在一廉幹
兵備官之力耳不費帑藏不煩轉輸不勞征調
因其願赴之人心竭其不急之徭役一呼而得
兵三萬坐收兵食兩利之功又何靳而不為也
但就中額籍之虛實事情之微緩細臣尚未晰因事感觸偶致一得之愚如此乞

賜下部覆議即著撫臣李植一同查

兵部三卷

五

奏如其可採

兵部六卷

六

亟賜施行未必非濟危之一策也臣無任惓惓懇
祈之至

臣按此萬曆二十六年疏也

成祖文皇帝以兵三十六萬屯牧近畿與四十八
萬京營兵相為表裏而屯兵歲久漸消人鮮
知者萬曆二十五年始發於李大用之奏
科臣郝敬因據以條陳為守遠之備正所謂

寓兵於農不煩召募者也此策果行則二十年
來遠有重兵如首不敢竊發矣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吏部等衙門在侍郎楊時喬等一本建首臣

測遠左重困懇乞

聖明軫念切近之危亟撤稅監以收人心以固封

疆以安

社稷事臣等荷

皇上委任日兢兢竭勤愚忱修舉職業期於

宗社又安值此時勢多難內而紀綱風俗陵夷賢

兵部六卷

七

才遺佚民生憔悴月異歲殊外而邊境空虛軍

儲匱乏四夷窺伺竊發岌岌朝不保暮臣等謹

當分猷共念事當縷切條奏乃茲尚未敢悉瀆

謹以目前至急一事恭陳焉看得蠢爾建首世

受賞賚之恩通貢年久一旦生心托辭阻貢招

降納叛併吞海西勾連北虜道路宣傳將有睥

睨遠左之意臣等不勝私憂竊念

神京左臂所恃以捍衛者在遠左而遠左孤懸所

恃以能捍衛者在人心今遠之人心何如哉蓋

自高淮權稅以來鳴張狼噬於上而其參隨之

衆奮牙爪角距以橫驚於左右未有悛心家與

之為怨人與之為讐民之幸免荼毒者百無一

二而輕生思亂者已有八九近日前屯衛軍因

淮差吳景桐歌瘦馬催價又差魯國全索騎操

馬不遂鞭撻號頭合屯洵歎血定盟縛禁監

差毆斃切齒未已騎虎莫下有不得推而甘心

兵部六卷

八

不止者此等人心

皇上試思一逮問有不北走虜否試思一遇有事

尚肯為

國家出死力否試思此輩一不用命全遠能保不

動搖否夫建首亦有以窺我矣彼日見軍民困

於腹削士氣漸以消靡因而懷蓄異謀以乘間

一逞未可知也眾志既渙不應仍有以歐之戎

心已啟不應仍有以逮之此今日稅監所宜亟

撤者也臣等仰見我

皇上惓惓邊務於阿克曼延滇南交夷肆毒粵東

既嚴諭當事諸臣而至於建夷不共猶厖

宸慮其論該督撫鎮巡等官一則曰地切

陵京豈容怠忽一則曰毋習故悖尅以失軍心此

真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者遠蓋左距

陵京道路幾何萬一有變是為肘腋之患非若滇

兵部六卷

九

南粵東遠在天末來可以徐發徐制且狡夷蓄

謀窺伺意欲甚奢又非若阿克交夷突肆劫掠

快憤一朝可以旋滅誠如

聖諭所謂毋容怠忽者至悖尅一語尤為灼見弊

源為今日籌邊第一義乃將領之悖尅固亦有

之准特甚焉將領私自需索准則公行攘奪矣

將領猶有限制准則傾人囊橐蕩人家產不廢

矣將領攫取財力未必敢斬艾生命准則魚然

作威誅求不已繼以駭扑蕪楚而魚肉民生不

恤矣且無論已前窮山極橫罄竹難書即如前

屯衛一事度馬非可用之騎散之以索價誰能

堪之操馬乃戰守之備索之而私駸誰能堪之

號頭係統兵之官鞭笞之以非法誰能堪之安

忍不自悔禍而家訪姓名意欲何為又誰堪之

憶惟全遠二十五衛其地窮荒於九邊獨瘠其

軍月糧只四錢於九邊獨奢其餉銀年例缺可

兵部六卷

十

一十四萬於九邊獨餒乃九邊未嘗有稅使而

遼獨當其苦它稅使猶自易奏易飽而遼獨遭

封豕之不可厭興言及此良可涕零殘剝朽骨

誰堪荷戈駭鹿餘生寧不走險然則

皇上所謂悖尅以失軍心其孰與准所謂威嚴以

生成心又孰與准

皇上一念及此其撤回稅監以收拾人心宜不俟

終日而決矣臣等仰知

陛下聰明絕世非不知遼人之若淮也亦非有愛於淮而故久假之柄也亦謂稍需歲日將繇獨斷報罷耳然極一方之水火其情甚悲稍需之即非內濤予辜之念除疆場之姦賊其勢甚急稍需之即貽齋冠倒戈之憂從前而不報罷其病在遼而庫藏猶利有二萬之稅及今而不報罷所得在稅而

陵京不免有杞杞之虞夫使

兵部卷六

上

陵京而有虞也二萬之稅安濟而併所謂二萬者又何庸焉故臣等謂速撤稅監非獨為遼實所以為

社稷也亦非臣等之臆說所以仰遵

聖諭之惓惓也向者滇南之楊榮竟誅戮矣楚中

之陳奉及關中之梁永皆蒙

皇上撤還矣

皇上誠念疆事之當重使遼左得比於楚陝幸甚

即念國體之當存使高淮得為陳奉梁永而不終為楊榮亦幸甚伏祈

皇上蚤賜撤稅之令則遼左軍民歡欣鼓舞不戰而氣自倍奴酋不軌之謀且鏢銷不敢動即蠢動而人爭敵愾難以犁庭掃穴可也何

陵京之足慮哉臣等叨居九列義切安危間嘗各有陳懇未足以回

天用是齋沐集議同抒款之愚唯

兵部卷六

上

皇上深惟安攘至計俯賜採納是

宗社生靈之福也臣等無任籲

天之至

職按

神祖之於去高淮也始雖有轉石之艱終則有轉

圜之聽蓋以劉四科李化龍楊時喬相繼危

言而一朝撤四比之耻過作非者懸矣

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

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牛維曜一本為摘目前

之急務中疇昔之膚言以備

採擇以裨遠左事切見遠左之危不啻累卵矣職

生長西陲素諳邊務而乙卯丙辰曾待罪於寧

前山海至開原經過遍歷其要東夷與西虜洞

晰其情形唯是

封疆下吏無能讀

兵部六卷

十三

宸聽曾于督撫院道條

上其疏謂奴酋蓄謀叵測也則有

請勦建酋之議謂勦奴必用餉也則有糴粟百萬

之議恐東西合謀急圖渙其交而結其心也則

有謀間始末之議杞憂婆恤不幸言而中矣顧

救昔日之遼陽而救今日之遼難就其身親目

覩者言之遼左燃眉之急務有八而奴之所以

取敗者有三焉請為

皇上陳之

一曰募兵近地夫足兵之法計無復之矣調於

各邊則方鎮空虛招於遠地則沿途騷擾惟燕

趙多慨慷殺身之士向以撫清開鐵不守寒心

不敢應募今遼陽可安敵氣振矣若食以厚餉

激以重利則懷竒抱異之人自有風聞响附者

水土服而行糧省此當急者一也

一曰開屯

兵部六卷

十五

畿輔夫括天下之財以餉遠者利孔亦盡開矣然

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俱非久遠計也以職等之

畿輔左右軍屯民地拋荒不下萬頃以募兵之法

募屯以安家之費易牛種其於夾海葦場蘆澤

之區制為水田授為世業則從者如雲計畝分

獲當亦不下數百萬此當急者二也

一曰用遼運餉今蓋復所寧海運之糧不下三

四十萬星屯雲積防蕪甚難而車轉牛輸遞費

益鉅聞南衛所募之兵伍逃去夫若輩既領安家月糧十餘月不知廉

朝廷多少實餉寧令其逸而不返耶倘俾原募之臣往論以義令人守其土田復蓋撥法各以其界交遞計人負五斗道分十撤此二萬人日可致千石于遼城不猶愈于車牛之費乎此當急者三也

一曰練兵寬鎮北關開朝鮮皆附

兵部卷六

十五

中國而仇奴首者開原失北關虜矣寬鎮失而朝鮮能不危乎今當速選精兵三萬擇一道將團練于寬鎮之間東為朝鮮聲援西為遼陽犄角明護金復之餉暗復襲取之奇此當急者四也
一曰款制西虜夫遼之危在東西交訐耳虎慙擁兵十萬有泰山壓卵之形特增賞數萬即結盟而退滾吉浪素等搶曹莊犯寧遠殺郭將襲連山戍中軍勢亦岌岌矣職往復講折舊

額之外所增不過百金迄今東夷大變而河西恭

順如故則款之明效大驗也若撫賞以時物毋濫慈與三十六部落會重餌受我羈縻必不

忘恩仇與奴合此當急者五也
一曰戰守機宜夫撫順者制夷之門戶也撫順破而當事者遂棄之以致偵探不的殺將屠城全遼震恐三輔戒嚴皆由於此非經臣出而整頓遼之為遼尚忍言者職為遼勢既張宜分步

兵部卷六

十六

兵三萬步兵分三營馬兵分兩翼步之第一營用車馬陣馬兵兩翼兩傍輔之第二營三營更迭在車營之前深溝高壘立為老營十里一舍數日一移遇賊則兩翼衛軍擊以火器賊退則兩翼夾車而行直至撫順亦以三營遞修其城賊出則堅壁以待之賊退則修城而守之機有可圖或反間或招來或徑取速在我而勞在敵蓋以守為戰而復以戰為守制奴之術端不出

此此當急者六也

一曰申嚴紀律職嘗任于遠矣遠之因循苟且覆軍殺將皆寬之一字誤之也自古名將斬寵姬修倖臣有以取之一笠而弟首街市者誰不主于嚴也經臣以法弛則玩玩則紆之以猛不得已而為救違之術倘以其嚴而少之則此議一出將吏借以規避軍卒借以逃亡其禍可勝道哉甚母因人言而少緩其法此當急者七也

兵部六卷

十七

一曰加派地畝古來綠林黃巾弄潢池者皆無恒產之人為饑寒所迫耳未有巨室大家以輸納之艱揭竿而起者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姑每畝量加數釐可有數百萬之餉非不知閭閻痼痼瘵忍為此推肌吸髓之謀救焚極溺不得已而出于下策此當急者八也職科奴首之所以敗者何也地瘠人貧五穀最少惟貂與參借此糊口一旦斷其市易則部落無

資一敗也數十年以來殺人父兄擄人子女勢驅威迫慘刻荼毒四面皆敵腹心受患二敗也財貨堆積鎔重如山應棧之馬不能遠離巢窩三敗也負三敗之勢而陸梁至此豈真有戰勝攻敗之能與遠金為伍哉夫遠當契丹之世山後十六州皆其幅輳黃龍之東西南北數千里屬其統馭所以朝發幽燕而夕至中國蓋未有并吞諸夷而能憑陵

兵部六卷

六

華夏者乃奴酋公麼小醜不過咆哮于山林蠢動於一隅已耳其捨撫順也激于採木之仇出其不意逞于一擊以試我之動靜不虞三路出師一敗塗地借寇兵資盜糧開原鐵嶺入無人之境今又將併力以攻遼陽亦狼狽甚矣必有蓋世人傑如管葛韓范方能固吾圉而擒狡酋之膽經臣固能辨此者他日守備既裕堂無虞無虞經臣率大將提兵壓境以二十萬眾列為數大

營山立岳峙唇齒相倚猛士如雲突騎如虎迭
入迭出倏正倏竒奴且疲于奔命籠兕在匣不
戰而坐困矣職素有犬馬之疾從南方時得之
起自心腹入於膏肓及轉曹深切性命之憂何
能再往是以具

疏乞身甘于自棄者幾五年聞奴首逆我顏行屠

僇大將軍蹂躪城池殺擄軍民不覺髮豎背目

裂曰何物狂虜敢猖獗如此當

兵部六卷

十九

請纓繫頸以報

朝廷二十年秦養之

恩豈容老死于兒女子之手夫是以攘袂而前

陛見之後銓部即為題補不失舊物第恐孤臣孽

子宿竟不得隨雄才大畧者之後臨遼海而鳴

伊吾一腔熱血無處可洒故敢忘其狂瞽抒此

悃誠伏惟

聖明

採納施行

職聞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奴首之必敗者地
瘠人貧五穀不生惟紹參是仰絕紹參之市
便可坐困其敗一也奴首雖積金如山饑不可
食且懸棧之馬有掠即歸其敗二也淮陰用
兵如神必賴郿侯居守為漢治國即有差跌
常得退步奴首好殺遠之怨恨上通於天李
永芳草菅民命牛羊用人莫為安集平沙莽
莽一望蕭條富庶之效絕不可冀其_敗三也此
疏殆近於料敵者

兵部六卷

二十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禮部一本海建二酋踰期違貢謹循職掌據實

題明以請

宸斷事主客司安呈為照

國家控制萬里臣妾四夷而東北夷三種女直乃

肅慎舊疆亡金遺孽自永樂初年野人女直來

朝其後海西建州女直悉境歸附乃設奴兒於

都司統衛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官

兵部六卷

三

其酋長自都督以至鎮撫詳其貢市自開原以

達京師除野人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外其海

西建州歲一遣人朝貢海西一千建州五百歲

以十月驗放八關如次年正月後到者邊臣奏

請定奪今自萬曆三十四年六月建州海西先

後到京進貢去後至三十五年並無驗放八關

者延至今春尚無消息近見遼東總兵寧遠伯

李成梁巡撫趙楫會題本內明有奴酋不肯進

貢捨去罷貢等語事關職掌合行題明等因到

部臣惟我

皇上合德天地兼統華夷凡茲財行鼻飲之膏咸

遵世王歲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今據遼

東鎮撫諸臣會題前事則情屬巨測謀懷不軌

兵機屬在司馬非臣所與而朝貢職在臣曹有

不容聽其不來而置之不問者職伏請

太祖高皇帝祖訓首章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

兵部六卷

三

海僻在一隅恐後世子孫負固不服設海西以

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併且開原止許市馬

並無市參之令而強裁人參倍勒高價將官償

之則難堪爭之則啟釁吞聲飲血忍辱養亂非

一朝夕之故矣更聞奴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

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并兼旅類妄自尊大即

有叩關入貢皆非真正海建之酋所索參價車

銀盡入建酋兄弟之橐猶且厭薄常賜明欲捨

奪若復苟且結局隱忍偷安不將益輕中國勾連北虜耶此其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職聞全遼二史遣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當其始事甲士七十鴨河之役僅三千七百至者繞三之一而遼師遇之遂不復振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而職按隆慶間遼鎮圍藉馬步官軍實在八萬粒米莖草而外主客歲餉二十萬全今稱堪戰親兵不滿八千思之可為寒心毋

兵部卷六

二十三

論衆寡不敵而勇氣固已索然矣說者曰司農見今告匱正餉且缺四月增兵加餉談何容易王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而可矣此漢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來也吾何必於追之有如不以好來而以惡來乎則安得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蘇轍著論非之曰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

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得而來也而寧欲其自

來而自去耶此于制禦蠻夷之道可謂深切著

明矣今據奴酋言動已是自來自去景象安得

日換一日托言治以不治職愚以為

陛下仁同天覆量並海涵即未據興問罪之師亦

宜中以文告之詞詰責所以遠責者何故若其

悔罪歸誠

特許自新若其桀驁負固亦宜暴其罪狀革其爵

兵部卷六

二十四

賞仍

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整頓兵餉以耀威武以防

侵暴則制人而非制於人中國之體統尊而外

夷之視聽肅矣至於稅使可撤則撤毋令彼伺

釁而我為驅除

內帑可發則發毋令我餘財而士呼庚於此尤

陛下自為

宗社疆圉至計也臣等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職按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國之貴于漸也建
夷兩歲不貢必有所恃本兵恬不知慮而禮
臣直發其邪謀戊午之役若有左券謀圖者
當如是矣

兵部六卷

三五

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原任兩淮鹽法參議吳撫謙一本目擊遼左危
急已甚謹瀝血陳言再申屯田禦戎之議以固
疆圉以保治安事職自分林下衰朽不當伏與
聞天下事惟是建夷狡幻異常蓄謀叵測自先
年清河殘破以後職慮遼左有今日久矣故當
辛亥疏申即請速勘遼東次以杜欺罔之端癸
丑疏中復

兵部六卷

三六

請申飭遼東按臣屯議期在必行以裕邊鎮兵
食之源頃丁己恭

陳太平第一疏中又請

中諭遼東撫按毋蹈先年水火覆轍務在必舉屯
政以固

封疆之守職所為草草預為遼樂土計者其心良
亦苦矣末第三疏伏蒙

皇上採納

勅下戶部議覆亦曰屯種之法當採職所言行之
行見我疆我理地自為險我鼓我鋒家自為衛
豈非萬里金湯業奉

欽依督行九邊年餘職聞邸報竊意沿邊可幸數
寧無事而不虞遠左六城尅陷清河長坑隕將
覆師如今之慘者也豈其屯種溝洫之法猶然
未之行職年八十何忍目擊此等世界為是不
勝痛哭流涕而有此再三興屯禦戎之

兵部六卷

二十七

請也夫當今在

廷諸臣熟不奮

請纓之志抱泣血之忠議兵議餉議人議法亦
既無遺策矣而職獨中屯田之說是非職之敢
於自是故為是無稽之言以欺

皇上以欺天下也蓋今之屯即倣古井田之遺意
今之薊門宣大即古燕趙之故疆戰國趙燕最
禍小何為世與虜鄰終其世不受虜患則世守

井田之明驗也自秦廢之祇築長城以拒胡奈

何長城愈築虜患愈滋至於今益裂而不可支
其害如彼自從趙充國舉之條上屯田十二策
治湟西道橋七十所以制西域卒殲先零秦不
世奇勛其利如此則屯田之法謂非今日所當
亟圖者哉試一設誠力行之其利有五曰推鋒
曰携黨曰來遠曰壯膽曰伐謀皆所謂不戰而
可必其我武之維揚者何謂推鋒蓋虜別無長

兵部六卷

六

技惟恃有雄壯怒馬一聞鳴鞭頃刻數百里其
羶糝之氣奔突之威從來

中國人馬莫敢當其鋒惟處處修溝洫以限之即
彼有驍騎數萬不啻疾颺掣電亦何由得蹂躪
我疆土所謂不戰而可摧其鋒者一何謂携黨常
聞外史曰金人不滿萬滿萬不可當在昔已然
今其強盛更何如也况復連西虜以為黨彈丸
之遠左何以當之今溝洫以限其胡馬彼奴酋

且無所得逞縱結西虜將焉用之而兩虜亦何
所利於奴酋猶聽其要結有不望望然嘶北風
以歸者否也所謂不謀而可携其黨者二何謂
來遠目今遼事危已極矣四方調募之兵何為
五閱月不見畢集則有鑒於撫順全軍覆沒之
故轍然也今誠不輕於一擊而惟修溝洫以為
備則可攻可守在我取勝之道亦在我各鎮兵
馬有不聞風而鼓舞疾趨以應援者否也所謂

兵部六卷

二十九

不驅而可來遠者三何謂壯膽頃見

畿輔調兵有哭聲振天哀免出關者有清河將卒
寧死孤城不敢一出拒堵則膽落虜酋之積威
者素也今既有經畧運籌決策於上而處處溝
洫無所不備則各將兵皆有所恃而無他恐惟
其無恐則其膽自壯其氣益銳其軍威益振不
然驅畏死之兵臨必死之地未有不敗如今
日者所謂不練而可壯膽者四何謂伐謀常聞

虜蓄逆謀三十餘年彼其謀豈在區區邊左一
隅將駸駸內窺有大不忍言者而薊鎮所必經
之地也殆岌岌危矣今誠於遼陽以南山海關
裏外薊昌宣大之間在在修溝洫則隱然在在
皆金湯不必拒之使不敢來即以千百倍金
誘之彼亦有所限不得來賊聞之不覺積念盡
灰逆謀頓寢是豈特可急救遼左子遺於水火
之中而所以鞏

兵部六卷

三十

陵京于億

萬年者端在於此尤攻心伐謀兵家第一策也
奈何不圖之早也顧說者謂兵農合一之屯政
自營平諸葛而後不行於天下久矣今當遼左
危急之秋欲一旦舉之以拒胡不逾遠且難乎
不知職之所謂屯田者非止如近議九邊開墾
荒田以備軍需之謂乃借名於屯法右正經界
修溝洫固

封疆之謂前

疏言之備矣如其錄今之道止與屯以餉兵也
非需之歲月不可其議果見為迂如其於復古
之道深其溝洫以限胡為也則旬日有旬日之
利何俟期月而報可誠萬不得已必欲取效於
今之日職思尤有至易至簡為官軍所樂從者
蓋以制井之常法論則溝面橫濶非一丈不可
高深非八尺不可若見其為之也高深六尺而
之井制論則溝面橫濶八尺而足高深六尺而
足自見其成之也易議法於平時則當借屯田
之名修溝洫實閘井疆理森嚴不無需力于漸
次議法於今日則又當借溝洫之修為一時細
臨之計辰星布列自可計功於目前且其所以
為井為品字溝之制亦不必合東西南北四面之
為備惟取其要害一面為虜所必經之地督令
合力以舉之又多設疑牽以伺之由一堡連之

兵部卷六

三

各堡由一里連之各里莫不皆然則一面可兼
三面之利一工可兼四人之工况今遠左生儒
舉監吏承人等業經督撫

題奉

欽依款以

欽賜

欽除之禁其與父母妻子各相保守不得出疆矣

彼人人以保身家父母妻子為急凡各將領衛

兵部卷六

三十三

所亡業之家又靡不皇皇焉欲求免為撫順之
續一因其勢導之所以各屯其屯自為保伍計
自有爭先効力不戒以事不日成之者又何俟
旬月而報可故曰今時則易然也奈何始終置
之不講也願說者人謂今奴酋已出塞外經畧
按臣俱集遼陽所為夾攻策應計無所不周藩
陽開鐵之關一時而保無恙似可無庸此賊過
裝擒為不知狡幻異常之虜我安能必其不來

惟我有以預防其來陰竊其謀斯為善耳又焉知狡虜不乘我

國威振揚之日併為遁退待我師老財乏之後不

突然大舉以逞此屯田之說為今日所當亟講

而至易至簡溝洫之政尤為前違當事者之所

當亟圖者也是非職之臆說也常考我

國朝邊道官制九邊地方如宣府如榆林如寧夏

如甘肅如陽和各正設屯田帶道官一員固原

兵部六卷

三三

大同止三員惟獨遼東四道一寺並令奉

勅兼管屯田事是

祖宗立法良有

深意臣子安可不知職之所以惓惓以屯政為遼

左言者職此故今何等危急時也各道臣可復

泄泄不急圖及此乎况昔郭子儀李元弼所為

深溝高壘以困敵趙充國以全取勝率用此道

今何獨不然是在本兵經畧亟加之意耳抑職

尤有說焉語曰師克在和又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完事也職歷見邊方失事非絲將領相忘不和莫肯救援之所致乎合無

中飭諸將領當此分布要害之時務督同舟共濟

之義益奮餐胡飲血之忠毋分人我毋分南北

合千萬人心為一心誓必滅此而後朝食將見

邊補既修兵勢日盛

國威四振虜心必寒而於此時多議間謀大懸賞

兵部六卷

三五

格其奴酋密戚及其部屬有能乘機抵隙誅斬

首首以獻者即

封以本州都督

賞以十萬金

予以八百里子孫世守其有累年邊境小民迫

於饑寒逃亡在虜及新舊為虜所擄掠者奚啻

數萬寧毋故土之思宜招撫之歸分田耕作官

不征收租稅併復其家其有能合謀內應協力

同政者仍
賞以萬金

封以萬戶子孫世襲其職而又護持北關等夷以
為遼左捍蔽使首不得乘勢而長驅厚撫北虜
宰賽等以為此關救援使首不得斬關而狂逞
凡此皆遠因藩籬以為自固之謀也而又可忽
乎當今

廟堂之上雖曰徵兵而四方之兵未聞畢集雖曰

兵部卷六

三五

議餉而

王綸未蒙盡

渙則不免於道旁作舍之謀而欲責巧婦以無米
之炊抑又難矣職年已耆目擊時艱誼難容嘿
向屯田

疏頗蒙部覆

採納而未見施行職愚不勝惋惜是以敢竟其說
若曰為沽名希世欲借此反覆條陳以為進階

嗟嗟八旬朽腐風燭巨測更復何求此一念啣
沙填海煉石補天之赤衷尤人可諒也

臣按深溝高壘是拒胡一策然熊廷弼曾行
之遼陽環城濠塹廣可十丈依塹而守豈不
能為旬日之支乃背城借一外敗內潰可嘆
已

兵部卷六

三六

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兵部員外董承詔一本違事尚多可憂微臣妾

持未議謹據見聞直

陳情狀以備

採擇事臣聞之制勝者謀貴萬全慮愚者亦有一

得該臣於十月初一日祇奉

欽命

遣臣賁解攜賞遠軍銀二十萬兩隨於初十等日

兵部六卷

二十七

領兌即畢即

陛辭就道叱驪星馳半行風雪又沿邊之傲報時

聞夙夜憂惶懼無底止以辱

明命幸仰伏

天威於次月初五日獲抵軍前交貯所有賞格事

宜聽經畧撫按諸臣遵

旨優給具冊奏

聞外臣伏念奴酋匪茹狡焉啟疆我

國家為此發數萬之師糜百億之餉至

上廛

聖慮穆然軍士之寒苦

特發多金用彰

恩賚而臣以備員承乏謬當驅使抵遼之日三軍

歡聲震動銳氣雲蒸無不誓滅虜賊以圖報效

者區區小醜何難一鼓殲之願臣愚私憂過計

竊以為尚有不可知者盡其難有六而

兵部六卷

三六

陛下試垂聽焉

一曰將多而難調夫百萬之師一師可統克敵

之績無忌乃成今以援遠而一時大將起自廢

閣與移諸別鎮者遂至數員無論病者衰老而

委靡者徒取四夷之誚即使人人信布而十羊

九牧終屬多端且其名位各不相下識畧未必

相符權既不專分又難一聞其中有虛憍恃氣

伎懣嫉能以賀世賢發陽小捷尚欲多方中之

者此而可期以同心戮力共建犁庭之勳者乎
伏乞

聖裁

一曰兵具而難用兵之精者一可當百百可當
千今所調援兵非不蜂屯蟻聚聲勢赫然第承
平日久其在腹裏者既不知兵刃為何物即各
鎮間有強壯而舍己若人未必盡以其精者相
予至各將恃惟在家丁而廢棄之久半屬散

兵部卷六

三九

亡多有聞

命而收募者徒取充數為名耳頃臣在遼見有從
軍者數人號泣相向大率皆市販菜傭之侶妄
意厚積遂從招集未履戎馬之場先抱死亡之
痛其他寧無類是者以此眾戰譬驅嬰兒搏虎
直投而飼之耳雖多亦奚以為伏乞

聖裁

一曰餉久而難繼自逆酋發難以來兵食之費

舉

國焦勞亦既不遺餘策矣顧一旅之師未與百萬
之儲已竭前者業期進兵而

天未厭亂雨雪載塗方今寒威徹骨多見有凍而
立斃者而責之策馬荷戈此必不得之數也待
其春深冰泮而泥淖中亦未便可長驅恃籌者
將捉衿而露肘矣其究何以支之伏乞

聖裁

兵部卷六

四

一曰賊狡而難制如酋素稱黠悍自計臨撫順
之後屢肆披猖時以其飄風驟雨之師縱豕突
鴟張之毒既拉三堡伏墮清河此時遼卒被屠
援兵未集所幸

社稷有靈不長驅而去否者破竹之勢久已無違
遙聞其志在開鐵欲遣婿詐降以為內應復厚
持金帛走卒于虎敦免慈要之入犯而又問歸
我擄掠之人傳致其悖慢之語陰陽順逆譎變

多端萬一不虞而墮其術此一蹶不復振之勢也遼事尚忍言哉伏乞

聖裁

一曰地險而難攻諸虜散處沙漠不過逐水草而居惟此首阻深過險巢穴甚固頃設柴棚築濠塹以防我兵之乘也越三關踰五嶺聞其險隘之處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馳自非熟審于堅瑕虛實扼其吭而拊其背勝負之數臣未有

兵部六卷

四

所定伏乞

聖裁

一曰助寡而難恃朝鮮久稱孱弱又素憚于奴酋之積侮今雖以萬餘兵屯之境上未必不觀望成敗馬進止北關兵雖精不若奴酋眾其勢亦不能悉舉以助我此須再益以我兵一萬壯其聲援庶彼此犄角之形堅而首尾可相擊而應也伏乞

聖裁此六難者彼我半者也而更有在我者其不

可不議亦有六馬請得并畢其愚首之再三侵犯皆絲撫順闖入其最不可解者一經殘破輒棄不守曩時雞犬鳴吠之場今皆為狐兔縱橫之窟初猶曰無兵而數萬之衆也則遼陽設早有一二重兵彈壓其地因以漸次收集屯堡居民首未必輒入輒出如蹈無人之境又有九月一番殺戮也徒責偏裨以不設備臣謂勢固不

兵部六卷

四

敵獨其欺蔽之罪真不容誅耳此久守之當議者一也遼延襄雖二千餘里而阻山濱海可耕之土無幾其逼虜者又時見蹂躪雖有積貯僅足以供遼耳今平地增數萬兵馬芻粟之直遂至數倍頃且不支之形見矣度去師期當遠縱錢金輸稅不絕而能使天雨粟地速草乎謂宜水則於山東登萊陸則於永平山海諸處令其應起解者盡其本色以待接濟寧先事而儲不

涸之倉無臨時而掘既渴之井庶幾有備可無
患乎此儲蓄之當議者二也遠軍額雖十萬近
止八萬有餘散處二千里各營最多者馬步不
過千餘其逃亡者什之二老稚者什之五稍稍
強壯者不過什之三四耳近復挑選從征而各
營益稱單弱又半疲於奔走倘沿邊諸虜有窺
虛而蠢動者臣恐在在俱瑕遠之患不獨一奴
首也此防禦之當議者三也各邊惟遼最冲而

兵部卷六

四十三

餉惟遼為薄自廣寧正兵營家丁頭目人馬得
加至八九錢餘雖稍有差等大約一軍一馬所
食不滿六錢別鎮步軍有多至一兩五錢馬皆
七錢八錢仍有貼夏月草料者頃又以調援而
給安家行糧之費遠即不能概為增厚其從征
者既以上者不給安家或亦當於行糧月糧之
額量為優處庶使缺望消而有奮心可責其士
飽馬騰之效乎此餉額之當議者四也遠處關

外無冠蓋絡繹之擾平時轉輸奔走所用以負
載者每驛不過車五六輛多至數輛止耳自軍
興以來輪蹄相錯日夜不得少休初猶官不足
而借之民今則民以役若逃亡并在官者亦賠
賊而待盡矣臣每至一驛輒見追呼多有典衣
冠而應付者不虞皮盡而毛無附乎謂宜每輛
量增腳價俟事平而後汰之所謂窮則通斯其
時也此驛遞之當念者五也

兵部卷六

四十四

令甲陣亡者優其家三十金無非所以慰死忠鼓
生氣耳聞之沒於遼者至今未得沾

卹毋論此傷悲慘情寔可矜而使從來之功令不
信於封疆臣恐將來侈力於中原者從此生解
體之心雖有瓊林大盈論為我捍蔽藩籬者乎
此優優卹之當議者六也以上數者總人所皆
知皆言而臣以奔走之役採諸道途與得之聽
睹既實見其情形義不敢為隱然直據其一得

之愚臆列如此伏望

皇上念全遼之安危關

神京之利害

嚴飭將士同謀協力務期萬全而後進一舉而成

功併祈

勅下臣議有可一二

採者及今為要固疆圍收拾人心之計庶遼事尚

可維持寧使異日者臣說不驗而受妄言之誅

兵部六卷

四十五

所甘心也

臣按此疏云將多而難調若先見遼之敗局者唐時九節

度之師潰於相州李郭皆居一馬昌以潰為無帥以統一之

也燕然山銘曰四校橫阻星流電掃則統以寧車騎耳非杜

松等四將之比也

兵部一本為秋防屆期萬分可虞乞

勅邊臣大振積習以圖安攘以保萬全事職方司

案呈卷查萬曆十八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為欽

奉

聖諭中飭邊備事奉

聖旨這邊防事宜依擬通行中飭該督撫鎮巡等

官著實用心整理邊備不許怠玩欽此欽遵通

兵部六卷

四十六

行在卷今自遼左以迨甘肅塞垣萬里所有一

切機宜應照每年防秋事例行文各該總督撫

鎮等官加謹隄備案呈到部為照

國家九塞夷虜環居沿邊將吏當無日不計軍實

而忠飭之奚待秋防始動色相戒第居常固當

嚴備秋高尤屬喫緊通者夷情狡獪順逆靡常

將士懈弛防勦不力計綏靖則豹虎之踴躍莫

測狗耍挾則犬羊之窳壑難厭若不預為整頓

何以阻抑狂謀臣請概述各鎮情形以圖固圍
勝算與疆吏共籌之可乎遵鎮以二千里長邊
無一堵扞陽驅八九萬鎔卒禦十數種悍夷奴
首耽視北閭日圖持噬戕我熊採時露爪牙復
締姻西虜出入內地畧無顧忌慶雲威遠旋被
侵矣虎墩兔熬名號虜王雄長三衛塔會昂起
連合助虐左窺石突錦義寧前慘受攻掠自大
定八塔之戰戎心稍警勉就羈勒第可謂且暮

兵部卷六

四七

無事耳彼其桀驁故態能遽馴乎薊鎮三協環
衛

陵京

令甲以匹馬不入為功通者滿旦以首婦橫肆
突駱駝以百騎大恣鴟張兀暮以畜夷潛為鼠
竊三協蓋無地無日不戒嚴矣雖孤山斬獲差
強人意而賊夷狡詐或察陰平之緹或混白衣
之艱時時見告挾忿思逞防之胡容不亟也宣

大山西聯絡任牧自虜王嗣封受我戎索邊鄙
不聳頗稱寧謐第聞卜石兔素囊俱以色荒怠
於部署而互爭家事至今未休西哨荒荒老寡
婦飯心竺乾統馭旁落明暗土慢得兒擺腰永
邵卜諸部落互相攻殺吞噬不已雖夷狄相仇

中國之利而虜王失馭實

中國之憂也倘乘套虜搆釁二心於我既乞款滋
貪又黨逆射利彼轉支吾傲攫市金此立町畦

兵部卷六

四八

轉相鄰壑疆事又何藉焉延鎮宿稱勁兵處也
自卧虎山之後虜我副帥沒我全師銳氣遂
夷不振嗣後我兵數出搗勦未足相當而高家
堡路將又陷志收復而長寇仇未可令四夷聞
也近縱零竊以瞰內方朴墩路以挑釁孽為謀
益狡獪須嚴加講折毋徇夷情有傷
國體倘入宇下暫為容蓄若復匪茹即出誅夷此
延綏一鎮更當照節題中飭加謹而熟計者也

寧夏省軍訪首續守款約穴落赤丑氣成正等
觀望延鎮不即赴厥銀定近糾流虜窺視新疆
總屬可慮甘固海首結親瓦剌擁聚海上銀反
數把河西鎮番之後輕騎馳襲稍褻狂魄而仇
搆日深備禦宜力合而善之用欽者成處堂之
安周轍幸之備毋以度支窮餉為囑虜金繒則
守禦嚴而虜不敢驕用戰者惟以直前為功不
以小蹶為罪令將士退而死法方不難進而死

兵部六卷

四十九

敵則威武振而虜不敢縱抑臣又有說焉潞澤
之兵李抱真將之而弱可使強朔方之軍李光
弼將之而弱可使振自古聽鼓聲思將帥係於
疆場重矣今九邊之總鎮偏裨其廉勇堪任者
非盡無其人而債帥之為蠢戎行者實比比是
也身受邊疆之寄精神不用之於奮迅馳驅而
用之於膏粱闊閭智計不用之於料敵設策而
用之於肥己營私居恒則惟事侵尅吸盡士卒

之髓有事則百方粉飾工為欺蔽之謀營伍之
離散士氣之消索糧餉之虧蝕皆此輩為之祟
也卒有緩急又何賴焉該督撫按臣必嚴為申
警重加稽察勿輕刺軍之罰勿徇奸貪之議勿
以渾墨未乾之姓名濫登薦剏而更查士馬占
役買閑務令更補詳核軍資糧草本色務令充
盈廣設偵探使虜中動靜我無不知預飭收保
使散處人畜依時就斂謹烽燧之司虜入則響

兵部六卷

五

應捷如桴鼓嚴逗遛之律烽舉則應援迅若發
機聲勢務相聯絡俾虜黨日離賞罰斷不踰時
俾軍心爭奮邊臣破拘擧以加與維新臣部按
令甲而綜核名實則匪直一時秋防可祈萬全即
安攘大計亦不外是也既經該司具呈前來相
應題請合候

命下通行各邊總督撫鎮衙門轉行各該司道官
嚴督文武將吏遵照節年題

准事理參酌近日虜情一切戰守機宜應奉請者
奏請應經行者徑行勿得臨時疎失致妨大計
如各官仍有粉飾虛文及怠玩廢事者在外聽
撫按官在內聽本科道指名奏究施行
臣按九邊虜情與守禦馭將之法備於此疏
其論債帥一節尤中肯綮使能設誠而行于
鞅撻四夷何有

兵部七卷

五二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第七卷

萬曆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兵科等科都給事王致祥等一本披摺血誠懇
乞

聖明亟賜罷止內操以消隱憂以光

聖德事臣等聞天下快心適意而其實有不可測
之憂方其無事也將徂於所可樂疑言之者過

兵部七卷

一

而不吾信及其破壞決裂而後救焉則為計已
晚是以明者及其未萌而圖之臣等觀於今日
之內操是已夫內操不可之狀節經諸臣言之
其間考古據今防微杜漸疏無論數萬言章無
論數十上乃冬操甫散春操啟行率不能回
聖心之萬一者推

皇上之意不過陳扈從備軍容而左右近習之臣
揣知

意旨遂部署隊伍導以下操而

皇上見其甲隊之齊羽旄之美因樂之而不厭耳

然使

皇上誠有可快之樂而無意外之虞此三千內兵

誠有希賞之利而無趣事之勞已非

帝王之威節而况大有可憂伏於其中可嘗試而

不為之所乎臣等謹撮其可憂之甚者熟數之

於前

兵部七卷

二

陛下試垂聽焉自古人君貴端其好尚好尚一偏

則便妄之門開而挾技逞能者各求自售以取

寵於是小人競進讜言惡聞耳目日眩而精神

漸移用人行政必有不得其當者矣矧佳兵不

祥凶器危事逆德也其不可嚮尤稱甚大非玩

好之比

皇上好比不已必失蒼生之望為

宗社之憂此其可憂者一也

祖宗之法非宿衛之士不得操寸兵而各衙門內

官原備監局之用非可選之以備操練也今

皇上一旦以供役之人充軍夫之任引入大內授

以利兵

禁中為演習之所

宸嚴闕闕聞聞之聲不但

九廟之神靈不安

兩宮之心志不悅而此三四市井庸流原非良

兵部七卷

三

家子弟其所隨從者又皆烏合之衆不逞之徒

也出入

禁門莫可究詰或有奸邪竄藉其間為禍匪細

此其可憂者二也此猶私憂過計也夫三千人

者皆厥局之人也素厭膏粱驕逸成性今使之

披堅執銳立於紅塵赤日之中前有擊刺之傷

後有衝蹶之變其情蓋必有大不堪者矣臣等

聞之道路喧言謂內操官籍籍紛紛怨聲載道

無人敢告

陛下誠不知之且譬觀馬步之戲觀者甚美作者甚苦若

陛下再以天威臨之萬一窮蹙無聊曠憚失禦所以為乘輿之震驚者豈其微哉

陛下縱自輕如

聖母何此其可憂者三也此猶私憂過計也夫

人君為天地神人之主所以靈承之者非此身

兵部七卷

乎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雖聚精會神以隨

玉體猶懼不足而日逐逐焉輕試於戎馬之間

矧鎗刀弓箭皆無情之物或一有觸犯所傷必

多

皇上以至尊無對之身不保身以保民而出萬有

一危之途以為娛非所以養和平之福而培壽

命之源也此其可憂者四也夫此四憂者天下

人所共知之而

皇上視以為可樂然

皇上之所以可樂者有比於內操之外無待士馬

而自足者臣請正言而無誅可乎鷄鳴問安龍

樓視膳花萼相輝闕雖相和天倫之樂固在也

日坐細旃夜對宣室吁咈都俞明良善起君臣

之樂固在也板滯什淹救災恤病百姓謳歌九

夷通道樂以天下固在也萬幾少暇庶績咸熙

兵部七卷

習鸞和遊上林清御燕閑之樂固在也

皇上不以可樂者為樂而以不可樂者為樂天下

不知

皇上之樂為樂而以

皇上之樂為憂則亦可亟罷此內操以什天下臣

民之疑懼乎方今

內庭火災大工雲集井泉涸竭雨雪愆期

皇上方下修省之令出罪己之言若感召和氣以

彰

皇上之德宜莫急於罷內操矣伏願

皇上思付托之重慎舉動之規戒危亡之微微詔

治道察納雅言煥發

德音速賜

宸斷將近操內兵盡數放歸各理原管職事盛甲

等項伏令巡視監牧等官逐一查明交還內庫

馬匹三千盡發御馬牧養聽候四衛勇士領騎

兵部七卷

六

其加派草料容臣從長酌議以濟邊方之用則

聖德日新

聖躬日豫奸萌既杜隱患潛消而萬世久安長治

之道端在是矣

職按

皇祖時以內操陳言者甚多就中明白條暢無如

科臣此疏後來內操旋罷而以內操建言被

斥者皆不次

召用

皇祖之感悟可知矣昔宋孝宗殿廷木馬志在復

讐然符離之潰虜勢益橫人主患不斷擇將

耳匹夫之勇何關於勝敗之數哉

兵部七卷

七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兵部一本直軍祈免營操具疏未奉

諭旨再懇聖恩仍照舊法以示優恤以重侍衛事

車駕司業呈該管理棟刀園子惠安伯勛衛張

慶臻管理紅盔將軍新寧伯譚懋勛等據把總

劉應時金守仁等稟稱前事切照人臣當官奉

國而奉行不力非臣也有害於國而議去不堅亦

非臣也

兵部七卷

八

祖宗朝設紅盔園子手官軍拱護

宸居扈從

朝廟名不隸車攻調發之籍籍足不履兵戎步伐之

行故不責之營操定制也自萬曆十一年科臣

唐堯欽始建營操之議欲昇東西把總以操閱

之權給各軍以精利之器於歇班日在將軍教

場每月或三操或四操汰老弱擇驍練以為隊

卒所為振武備防緩急者意非不善然彼若大

漢將軍之操即管理大漢將軍者主之非謂管

理者一人主操者又一人使軍有兩將政有兩

出也况操者比試技藝程量勇力之稱而相沿

至今器械不給隊卒不整僅僅以聽名而進應

名而退之一點謂之曰操而且付之五兵營又

一軍而屬兩將矣夫管理以勲臣巡視以科道

部屬唱名復以營官既稟仰於此復遙制於十

羊而九牧之是重其擾也其不便者一多官寢

兵部七卷

九

以多事多事寢以多費歲得擔石幾何衙門支

費紛出一鎔而衆酌之是速之盡也其不便者

二清晨而趨赴堯日而伺候耳不聞金鼓手不

執戈兵徒使夜有值宿之苦晝有追呼之煩一

人之精力其能及乎其不便者三兩班三日更

番一身半已上值下班三日內復割銅牌解比

銷印赴營聽點名曰三日之暇實無一日之閒

私家之經營能幾其不便者四問之勲臣曰管

理也我問之科道部屬曰巡視我也問之營官曰管操我也彼得分統轄之勢此不得專振勵之權以人與事則兩爭以害與病則兩諉其不便者五朔直軍守直一年居半寒暑不得擅離雨雪亦難解免視營軍操止春秋二季隊分上下兩番一遇風雨即得輒罷者異且東宮侍圍子手二千名數內外撥三百名均一披甲上宿而獨得豁免管操者後異似又非均勞逸一體

兵部七卷

十

十一

統令懷感激而無缺望之道也抑漢臣云饑寒切身慈父不能有其子以直軍奔命趼踵曾無息肩筋力已苦外疲工夫弗得內顧衣食不給俯仰安資以五不便於軍而無益於

國柰之何而不歷數

聖明之前哉為此披誠再呈乞與題豁免等因案呈到部為照該臣看得紅圍二軍稱為禁旅原專宿衛之司不與戰伐之事即使果開技擊亦

同畫虎雕龍况乎僅點姓名竟成塗羹飯臣備員樞本職詰兵戎安敢以姑息之私情隳威嚴之大計惟是營操無益令甲可仍故故仰乞恩慈俯垂矜恤以慰軍士跂望之意以霽朝廷曠蕩之恩臣等幸甚禁直幸甚

臣按禁軍以宿衛為專責故不隸於營操營操之議是治絲而棼之也舊貫可仍者此類是已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兵科給事中麻禧一本為勛臣世鎮非宜釀禍已極伏乞

聖斷一併撤回以全世胄以奠遐方事職聞貴不

期驕富不期侈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自古記之

矣故功臣世祿而不世祿誠謂祿以酬勲官必

擇人匪徒義盡抑亦仁至萬世不易之良法也

唯此義不行然後六卿分晉之禍然後有三家

兵部七卷

十三

專魯之繫然後有藩鎮覆唐之患至如尉佗之

割據於南詔也趙保吉之攘竊於靈夏也吳蒙

之背叛於巴蜀也又豈非世鎮階之厲哉故光

武不任功臣以事而藝祖盡收節度之權見及

此也哉

朝功臣群居

京師處尊養優不假以事權二百年來循循遵規

豈其天性良慈實繇處置得宜耳獨奈何有世

守雲南如黔國公者特與眾異耳沐英平定雲

南則用以世鎮雲南固矣然楊璟不平定兩廣

乎傳友德不平定巴蜀乎徐達不平定中原乎

何不遂用以世鎮之耶如使沐之子孫果人人

克肖其祖烈能為地方捍大患弭大釁

朝廷且倚以為固何不可者即不然而循規蹈矩

過失鮮聞亦可相安於無事也而今果何如耶

頃者接得該處巡按御史毛堪疏稱自沐獻替

兵部七卷

十三

職之後一城之中突見新舊兩鎮與其父昌祚

各用爪牙各收亡命剝削土司歲時貢獻無算

夷月苦新舊之交征夷民受父子之荼毒武定

亂民於城下面詬新鎮幾失全省今茲昌祚仍

踵詐病告休之故習

奏其孫沐啟元自代而取

旨若寄行見祖孫之橫肆復如沐獻之世矣此按

臣所為抱先世之深憂而發憤言之也夫恭隨

竊童穉之權隱然一國之公其毒噬何極而投
獻路開淵藪奸盜良民叩心一鎮為甚又可再
乎然則昌祚之請也謂其為菟丘之營耳誰知
其不肯遽釋即啟元之得代也謂其為箕裘之
繼耳誰知其兩鎮並建也計爵則世擁上公計
祿則坐享三萬

朝廷何負於沐氏滇民亦何負於沐氏乃不用以
篤忠貞而以恣欺詐不用以資保障而用之為

兵部七卷

十四

瀚絲然則沐氏有益滇中乎有害於滇中乎

朝廷望其世守之乎寧望其世壞之乎職恒見有

地方之責者其始往也必先慮地方有何等大
害如備虜備倭巨寇神奸等事必熟思而審處
之今往滇中者何嘗不以沐事為首慮也是亦
地方之一倭虜奸寇矣肉食不可以謀象賢自
古有幾今日徒費諸臣之調停終無裨於奸棍
之撥置按本塞源總不如一撤之為愈也職昔

曾遊國學二三習禮勅胄分庭抗禮見其進退
周旋恂恂儒生此其克享祿位之根繇也伏乞
勅下該部將黔國公沐昌祚祖孫照諸勅臣例撤
回

肅師其所入之租征解為之養贍其該處地方仍
照各處設立掛印總兵官一員選賢推用則高
位不至於疾債厚味不至於暗毒於此保全沐
氏計安地方庶為長策唯仰懇

兵部七卷

十五

聖斷亟為施行臣無任味息待

命之至

臣聞左氏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雲南土目
軍民惟知有沐氏其地勢近也去

天萬里建威消萌恒有藉焉不能不少寬文法若
欲一旦革之同於勦舊則

祖宗之意荒矣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崔景榮等一本為

祖制當遵私情當抑再祈

聖明收回

成命以彰法守以杜律實事武選司案呈照得

國所與立惟是紀綱法度以維持之任意低昂不

得已也前者鄭養性侯昌國相踵乞

恩概屬私情揆之

兵部七卷

十六

國制萬萬無當故科臣糾駁於先本部糾駁於后

據理據例反覆備陳竊意

皇上聖明必不難收

成命於天下共守

祖宗之法矣不意本部之疏奉

聖旨侯昌國等已有

成命省遵前旨行後不為例欵此仰見

聖明洞鑒鄭養性侯昌國陳乞無例故云后不為

例然原無此例今日尚且創例今日此例后日
豈不比例夫例也者載在

會典

祖宗朝斟酌百王刊著為令欲萬世臣子共守之

不虞自鄭養性侯昌國肩越之任意陳乞竊

皇上之柄而不顧

皇上有違制之名史臣載之必曰某年某戚畹陳

乞左都督某戚畹陳乞都指揮使俱取

兵部七卷

十七

旨如寄此豈可令

天下后世見哉

國家紀綱所係本部職掌所關相應再行恭止案

呈到部臣竊惟

皇上所以取臣工者有一定之

典章臣子所以昭敬順者有一定之名分若

典章紊而名分乖在

皇上不可予在臣子不可受在臣部亦不敢奉行

也鄭養性之都督以明例論不可以伊祖父初授之官論不可以

皇上昔年一輩之

明旨論更不可今何敢安然受之乎侯昌國之都

指揮使以明

例論不可以有弟不得并職論亦不可今又何敢

安然受之乎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故袴至

賤也而韓侯藏之凡以重名器而慎思賞也况

兵部七卷

十八

極犀玉之榮可輕加於幼穉之子乎忠臣有愛

居愛國之念必無越理越分之思二臣冒濫多

取以為微倖邀

恩便可明得意而誇耀威晚之間矣然後

朝廷世守之成法犯天下萬世之清議則二臣為

愛

皇上乎愛

國家乎

皇上方當深惡而重罪之尚可容其僭越乎况二

臣乳臭未脫世事未曉

皇上愛之以德教之以禮束之以法去其盈滿之

念而約之以憲度之中是所以成就之也今

恩數太隆

寵祿太過彼馮其紆之習逞其侈泰之念驕奢

淫泆何所不至是所以戕害之也二臣固不愛

皇上矣

兵部七卷

十九

皇上即欲厚愛二臣宜何擇焉臣部之職掌皆

皇上之法守也臣等倘將順一時詭隨含默他日

皇上若悟今日之非而責臣等以不執奏之罪臣

等寧有死所乎故臣等守

皇上之法萬萬不敢奉行不得不再三頌讀

聖聽伏望

皇上念

會典及一輩之

旨原是當年之

成命今日之

旨必啟后日之陳乞不難

反汗使

典章名分不至凌夷

宗社幸甚

職聞漢明帝時馬皇后抑制外戚恩寵可謂

千古后妃之法後來梁竇之禍及於三族皆

兵部七卷

二十

乘勢亂法所致也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貴州道御史涂宗濬一本中使越俎干政漸不

可長懇乞

聖明嚴行戒飭以杜亂萌以重國體事臣聞掃除

之役不許干預

國家大政

祖訓昭然為萬世

聖子神孫慮至深遠蓋其人不知禮義但知投閒

兵部七卷

二十一

抵隙以中上之欲不惜廉恥但知曲意迎合以

要

君之寵

人君喜其言之甘而不覺其術之狡從而傾心委

任必將巧伺喜怒擅作威福禍及君子芟刈小

民而

國家從此索矣不可以不慎也項

皇上採礦權稅多差中使遍滿海內使虎豹窟于

糜場紆狼乳于春園生民之禍甚矣猶未敢擅
議大政雕琢縉紳蓋知

皇上聰明英斷未可輕侮若放肆太甚他日必且
藉沒其所有而斷送其生命故不敢也未如如
遼

命而出所過地方號令將官斬獲賊級撫鎮之功
即我功也急聞

皇上豈不以淮之一出即遇天幸鎮守之事不可

兵部上卷

二十二

望乎然

勅書止差征稅孤假若于無名故設店疏內暗入

鎮守字樣妄意

皇上所重者在店稅所輕者在紀綱萬一得

請則鎮守之事即同奉

旨允行斷可乘其間而竊之柄矣不然

勅書未載鎮守二字淮何為據言鎮守乎啖以小

利行其大奸其計可謂狡矣然又恐才畧未稱

則委任必不甚專故復地一疏駁駁撫臣自張
智計若

皇上不察而聽之必且以撫臣失算不如內臣之
計得也專任撫臣不如恭用內臣之計善也鎮
守之事可執左券而取之矣不知撫臣復地之
說久已議寢豈必借籌於高淮即使廣集衆思
自有長計決不貽憂於

宵旰况東征西討所向克捷仰伏

兵部上卷

二十三

皇上靈威下有鎮撫協力安用此輩為哉第其立

東徵稅太監高淮者懷奸挾詐越俎擅權明白

顯著肆無忌憚者也臣聞邸報五月初九日高

淮一本稱往遼陽偶遇達賊突犯恭將張光先

斬獲首級二顆又一本稱到汎河地方達賊入

犯當得總兵孫守廉斬獲首級九顆臣駭而嘆

曰殺賊報功此督撫事高淮之妄報何為也然

猶以為中途猝遇述其所見而已非有他也未

幾又一本懇乞併稅設店內稱淮奉

皇上天恩差往遼東鎮守臣不覺失聲曰異哉

皇上差高淮抽稅未有他

命淮胡云差往鎮守殊可駭也此干政之漸也未

幾又一本稱虜患方深舊地難復太約言遼東

撫臣不宜進兵恢復舊失遼陽但當足食足兵

蓄銳待時等因臣不覺灑然失色曰淮之奸心

盡露於此矣尚可姑容隱然不為明白一言暴

兵部七卷

二十四

其罪狀祈

皇上見之於早預絕其奸萌乎謹按九邊達賊入

犯堵截有功例當督撫題

知巡按核實然後論功行賞此與稅何干淮乃不

候撫臣奏報撤先瀆擾其心蓋曰奉

心奸險舞智盜取嘗試於

聖明之前其心為可誅其漸不可長耳且

皇上事事取法

皇祖革除其鎮守一節神謨雄斷高出千古書之

史冊萬世以為美談

聖心自有定主豈淮輩所能惑而萬曆美業豈群

小所能壞哉伏乞

嚴旨戒飭太監高淮以後止理稅務至於地方一

物軍馬邊情專聽督撫裁決高淮不得一毫干

預則

大聖人作為出尋常萬萬小人窺伺之萌自是可

兵部七卷

二十五

杜而

國家無種之業自是可永保矣

職按高淮非知邊事者特其恭隨無賴有山

人游客代之屬草以謀鎮守而先以談邊為

嘗耳倘中朝無骨鯁之臣起而執

奏彼將儼然典兵與督撫分權何所不得哉涂

宗濬此疏足寒其膽折其萌矣

萬曆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刑科左給事中王繼光一本邊臣升蔭太濫乞賜慎名器節恩賞以昭激勸事臣聞

聖王之所以勵世磨鈍鼓舞天下不過賞罰二柄而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後政典不潛不濫人心以勸以懲伏覩近日請成貪臣逮繫酷吏則其罰固足以示懲而錫予太優則其賞非所以示勸如

兵部七卷

二十六

慈寧宮之鼎建在內在外之臣皆交口而叙功越

河堤之新築一手一足之力悉交臂而受賞旁

搜博及蔓引滋多妄希

朝廷浩蕩之恩漸長臣工矜詡之習臣有慨於心

久矣近見兵部一本虜衆內附等事

題覆聞事宣大總督鄭洛及薊遼總督張佳胤等

脩理邊務隨奉

明旨鄭洛加太子少傅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張佳

胤給與應得誥命蔭一子入監讀書而各官恩

蔭陞賞各有差夫宮秩崇階也必著勲庸積閥

闕則授之世爵重賞也必獲奇捷宣大猷則授

之無功而受賞則有功者不勸功薄賞厚則功

大者何以加今邊圉無事諸臣謹守管鑰修理

微勞亦其職分之常即洛久歷邊鎮節年賞賚

足以酬矣柰何遽昇以宮保隆重之階金吾近

禁之蔭至於張佳胤之薊遼兩年耳寵章晉錫

兵部七卷

二十七

無慮數四今入監之蔭且又儼然下逮豈不濫

哉夫今之邊事較之曠昔難易何如也今之邊

臣較之曠昔安危何如也虜自款貢以來邊人

安枕非有羽檄交馳朝不謀夕之警而諸臣惟

仗

皇上威德度軍餉數百萬計宣大則有馬市薊遼

則有撫賞

國家處其費而諸臣處其逸三年大闕正以稽平

昔不貲之費果否用於邊疆亡論脩守無狀紛
飾一時者非所宜叙即使城隍凌矣墩堡脩矣
屹然為一方保障勞績昭然視塞旗斬將血
戰當錄者已萬萬不伴而况未必然乎
皇上嘉諸臣之功不過曰整理邊務效有勞績華
衮之褒如是而止則是諸臣自整理之外無以
見其殊絕之勲

皇上自整理之外無以容其嘉獎之詞

兵部七卷

二八

隆恩異數一朝畀之臣竊以為過矣夫閩外重
臣節鎮一方授鉞擁旄高牙大纛其隆名重爵
賜予駢集皆腹心諸臣所不敢望者若不整理
是務則

朝廷柄用謂何即使實心任事效有勤勞不過仰
酬

主知俯循臣職而已而遽以邀延世之賞如持左
卷歲復一歲若為定規在邊臣視為應得而何

有於激勸之實在

朝廷亦視為舊例而安見其鼓舞之權臣固知諸
臣之不敢當此也且方今邊事頗有隱憂版築
煩興而戈矛利缺城池脩浚而士卒凋殘軍官
培尅行伍虛耗來見其覈實之章而整理常事
脩築微勞乃過蒙踰涯之賞則是闕視之舉非
以為邊防而止為諸臣請恩計也是

皇上平日爵祿之榮不足以酬其勞而猶以陞蔭

兵部七卷

二九

償之也今幸而三邊晏然五兵不試而恩已若
此假令醜虜敗盟羽書告急親冒矢石摧鋒陷
陣

陛下又何以加之耶臣查得萬曆三年閩視恩例
在督撫大臣獎以璽書賚以金幣如是而已陞
廢之典絕未之及也豈非酌定制哉迨至十七
年則稍稍留官階而入監之廢一人以鑽刺得
之要視三年厚矣至十年則陞賞亦如例而入

監之蔭因前數以加多至二三視七年又厚矣

以今視昔又何如哉隆以保宮不已也蔭矣廢

以太學不已也而錦衣矣功非加隆賞則漸厚

濫觴已極莫可抵止豈所以昭

睿斷而令邊臣競勸也

明主愛一嘖一咲賞功之權豈特嘖咲之微而已

哉乞

皇上念名器之當重思過濫之非恩闕視行賞盡

兵部上卷

三十

照三年事例若夫廢

恩渥典非考滿者勿給保傳傳崇階非資深者不

進而錦衣世爵必有血戰大功然後間一授之

今乞張佳胤等

恩典或換發

明詔悉從停寢或待伊辭疏

特允所奏迄今未報諸邊亦可潛消其覬覦之見

矣仍乞

勅下該部明著為例以俟

題覆不得過擬爵賞踰制市恩則賞賚激勸之中

寓綜核明實之意邊臣亦勸邊事益振矣

職按閱視陞廢自換賞之後日濫一日至今

極矣上下相蒙功實冒亂邊事大壞端在於

此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變而更張之

乘此遠左喪師失地之時一變陋規復萬曆

三年已行之例深有望於謀國者

兵部七卷

三十一

萬曆二十年十月初三日

監軍御史梅國禎一本衰病老臣功罪已明懇乞

聖明蚤賜矜宥以慰人心事原任督臣魏學曾以師久無功上干

宸怒臣具疏乞憐不蒙

俞允彼時極知學曾用心獨苦收効頗多但大城未克不敢叙功嫌於粉飾及賊平之後該鎮將士

兵部七卷

三十二

無不知學曾之功于九月二十五日例有一宴以慶太平文武諸臣相與嘆息謂學曾首任其苦而得享其承平僉謂大捷一聞必蒙

寬宥今捷報一月餘日學曾挈繫已行四千餘里仰窺

聖怒尚未盡解必以學曾為有罪無功而之中款者為欺也夫學曾之功除收伏各堡賊退虜在臣未到之先雖詢訪甚真不敢概為議叙外止

據今之所以成功者大要有三一曰遵

明旨以退虜二曰遵

明旨以灌城三曰遵

明旨以款降以臣論之三者皆不可謂非學曾之

功也方虜騎於八月二十五日渡河距學曾解任僅五日耳虜至寧夏不及三十餘里呼吸可

至若必待新任督撫發令往返二百餘里又隔黃河賴有學曾原設李剛金貴張亮等堡哨探

兵部七卷

三十三

塘馬飛報臣知不得已遣張澤等以所部壯丁令其暗伏戒以賊未渡河則半渡射之既渡則從後吶喊揚塵虛張疑以助軍威而李如樟以身請往麻貴李寧以李如樟相約而往李如樟以援弟而往皆學曾平日所分布為敵兵遊兵者也可謂敗虜非學曾之功乎臣初築隄阻者甚眾惟學曾見圖即斷以為可責成劉承嗣晝夜併工放水至而賊虜不通勢遂危迫則灌城

者學曾也兵法攻城為下攻心為上以許朝奸狡善于用兵既據堅城又多守備若非內變至今尚不可知學曾屢將

留數月則寧夏之元氣不至大傷而松套諸虜且聽約束延寧二鎮可保無虞豈特止於平賊已乎今

明旨賞格曉諭中如各賊若能自相擒殺照例赦罪討賞及破賊之日擅殺降人者許巡按及監軍御史恭奏等因例一一密傳一印信部札令其通知故當機動之時臣令李登往諭而啼拜父子泣拜聽命皆學曾先有以攻其心也學

陛下方以學曾為罪人而臣譽之太過嫌于欺罔顧臣之所以自誓以報知遇者惟此愚直况當此虛冒之時每疏以禁欺罔為先若躬自蹈之則凡有欺罔皆臣有以成之罪萬倍于他人矣若謂

兵部七卷

三十四

兵部七卷

三十五

曾之功如此獨其初聞亂之時似于遲緩臣未奉

陛下之逮學曾錄臣疏中票出以致廷臣紛紛謗

命之先曾此論云此賊必非學曾之所能辦及至紅山李曾遣人約臣相見臣薄其無功徑自渡河不與相聞書札往來多相識刺旬日之後方始知其苦心學曾亦知臣忘身報國遂忘嫌怨傾心相與其誓以死期于必克臣以此蒙侵越之謗而學曾遂罷職去矣使學曾更

詆臣恐反禍故力救之以為自解之計猶為未明臣心也臣上疏之時正與學曾同心大小事體一一付臣惟時問臣擒賊定在何日臣復伏之云一月之內保為公平克逆以共報朝廷幸自寬毋過慮也第士氣不振難以速克故欲望

陛下切責諸臣使知所做耳不意

聖意追究主帥則學曾宜其不免矣臣一聞邸報
自悔自恨若無所容况他人遠在數千里之外
不知二人相與之義其歸咎之臣又何足恠使
學曾不早白則臣且受萬世訾議况目前乎如
謂臣為懼禍假此自解又大不然即以學曾之
故而甘心于臣不過于外轉于罷斥而已臣前
嘗時虜倣臣嘗從容談笑以安衆心攻城之時
矢石如雨畧不為動評朝曾露及詣臣臣笑而

兵部七卷

三十六

就之人皆服臣之量則于死生之際亦甚輕矣
豈有死生之甚輕而反重一官者哉臣以候期
見朝惟聞學曾先至恐

陛下垂察則一時之舉動係萬代之瞻仰故敢冒
死急奏伏乞

聖慈特加寬宥則臣得有面目以就班行臣雖肝
腦塗地不足報矣

職按魏學曾之逮始於梅國禎之疏國禎揀之

不遺餘力可謂善補過者以視怙終文過之
臺諫懸矣

兵部七卷

三十七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兵部司務陳禹謨一本為進左氏兵畧以效愚
忠以裨戎務事臣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故兵之設久矣自古帝王未能去兵者
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德耀中天功燭宇宙威震

淵謨內昭致使殊族回面而革心小醜間發而即

珍天下見為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

兵部七卷

三六

過慮因濫與樞僚之末每見心韜畧之編竊謂
談兵者輒祖孫吳已乃孫吳以前有春秋左傳
一書尤兵家祖也蓋春秋時王風既替霸術始
倡日尋干戈競相雄長是時左丘明依經立傳
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之所
未洩與洩之而未見諸行者洋洋纒纒不啻列
局然始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
訓武不可黜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為武之語詞

正則召陵城濮諸師復其義語奇則哀師夾擊
潛涉宵加妙其機詭諸則曳柴設旆偽雜詐盟
窮其幻行陳則驚鶴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技
藝則用革用木用子技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
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著龜
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奧古今
用兵家有不出其彀中而能逸其域外者誰哉
常博稽古名將淵源左氏者殆更僕未易數也

兵部七卷

三九

若再傳而為楚之吳起七傳而為漢之張蒼馮
奉世以折衝標風譽冠恂馮異為矣鼎佐中興
賈陸之課讀為常關羽之諷誦不輟杜預有軌
思之僻王僧辨擅談博之稱揚汪之勤學專精
路泌之能究深旨李存勗之稍習通義狄武襄
之折節淹通岳武穆之識超行伍凡此皆習左
氏春秋最較著者左氏有裨於兵家信矣第其
書列於史官而不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

未別其指歸介冑之夫於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邈流而忘源乎臣時於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夫亦冀以古人之糟粕備將畧之萬一云爾且兵可百年不試而不可一日不講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放手東南利舟師余皇之式不可追乎

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做乎兵家之勝

兵部七卷

四

算莫如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悅禮學敷詩書謀帥必無不識一丁以救孟明伏桓子使過必無掩于一肯以殺顛頡戮楊子罰罪罰行孰不知懲以魯銘鍾晉賜樂賞功賞行孰不知勸有以恤軍士之寒挾煖詎不知感有以濟軍士之饑庾癸從此無呼壘可降以功則何弗克不虞預戒以守則何弗固至於諸名將用兵臣所採証左氏者即未必一一券合總不失為左氏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卷七

緒餘可備恭伍於師中而酌權宜於臨敵也大都兵家妙用潛於九天九地幻於疑鬼疑神疾於迅雷掣電不可遙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斷木為棊挽革為鞬亦皆有法馬况兵凶戰危何事也人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一致差跌求止豈得此可師心自用而常試設為哉武經七書天下莫不戶誦家陳凡以法在焉故也左氏乃兵家之祖獨奈何置不講耶臣以是楫為兵畧一編凡三十二卷謹用繕寫裝演成帙恭進

兵部七卷

四

御前仰祈

皇上清燕之餘俯垂

睿覽如以臣可用伏候

勅下該部將臣副本梓行裨九邊將領人手一編居常或可資講武倣急或可備運籌庶戎務裨而愚忠亦獲自效矣抑臣又有說焉方今時事

有非春秋可等埒者臣請言之彼春秋天下之勢四分五裂侯國雖大不過今一列郡方伯雖尊不過今一大藩其強鄰巨敵勢不俱棲者每競起而相角况西戎北狄僭居中夏者復乘間而內訌處彼時勢何其難也今天下何如哉我皇上罄天作主亘地稱皇

皇月城來賓日際奉土天下未有全盛如今日者

顧春秋諸侯於鄰壤之交事則能起而應之如

兵部七卷

四十三

齊之伐戎晉之滅狄左氏傳不能勝書也其時將帥並稱良兵食不稱缺今天下一統豈復有強鄰巨敵抗我顏行惟是塞垣以外蠢茲醜虜已耳傳不云乎天子守在四夷今日時勢是也及此金甌無缺之辰亟為牖戶綢繆之計我皇上必有獨廬

宸衷當事大臣亦必有協贊廟謨者在公麼小臣

何敢越阻而置喙哉臣不勝隕越之至

臣按左氏為兵家之祖當時所謂攘夷者楚耳所謂奇兵者車耳非與匈奴角長技如晁錯所陳也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旨哉言乎

兵部七卷

四十三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第八卷

萬曆叁拾肆年五月十八日

兵部車駕司主事吳炯一本敬循職掌敷陳未
議以蘇驛遞以禪

國計民生事臣繇佐郡叨轉南京兵部主事未任
疏請終養回籍十有三年蒙

聖恩除補今職捐糜無以報萬一項臣從里中起

兵部八卷

後赴部沿途見民生蕭條驛遞困苦臣切痛之
今日官係添註無所事事因思驛遞一事頗闕
民生正屬職掌有概於中義不容默故以一二
末議為

陛下陳之夫驛遞之弊有三一曰借用勘合之濫

二曰遣牌支用之濫三曰各衙門題差之濫今

春臣以部臣赴後沿途自顧夫馬竊見有書生
布衣揚揚馳驛夫馬應付如響問其姓名東支

西吾潛察其踪跡乃借用勘合也夫驛遞僱募
一名每日價銀一錢二分馬價相同途中所見
用輜二乘計用夫二班更換一十六名用馬四
匹是每日費銀二兩以外江南至京約三十日
計費銀七十餘兩夫以一人而費官銀七十餘
兩况所借不止一人有自京借出者有自外借
入者有已往不返而以回程借他人者弊端百
出絡繹道路驛遞安得不困耶其弊一臣自萬

兵部八卷

二

曆八年中會試之後至萬曆十八年筮仕之時
竊見有以副使赴任被論騷擾驛遞謫降推官
者有驛傳副使起後赴任等驛遞驛擾俱被謫
降者此時驛禁猶嚴違禁猶少地方不至太苦
今日起復赴任等官自遣牌以為當然支用過
多旁午不絕驛遞安得不困耶其弊二各衙門
正差載在

令典不可已者不論外今有俸深不得陞轉借差

回家者又有閒曹無所任事借差回家者於是
有催錢糧之差有解銀一差而分為幾差者此
皆可以而不可已者也夫一官出差假道回籍
陸路用轎幾乘損幾棹馬幾匹每日用夫馬不
下五六十名匹費銀不下七八兩水路坐舡少
不下兩隻用夫不下六七名費銀亦不下七
八兩假如三千里約行三十餘日是費銀二三
百兩後日回程進京費亦稱之是一差費銀不

兵部八卷

三

下五六百兩閒曹京職有終身四五差者是一
官差費約不下數千兩此皆百姓之脂膏也聞
之道路有廣開事例所得不償所失之言可為
寒心百姓脂膏已竭各府州縣錢糧安得不拖
欠

國家安得不窘耶其弊三今天下百姓生計日蹙
邊塞糧餉無米議坎三殿之程掣肘難措此何
等時而驛遞困苦至此山東河南北直地方有

驛處所小民馬戶舉家流移及今不盡後何底
止歷年諸言官例有條陳

陸下屢頒禁諭兵部刊行事例具為詳悉第法久
弊滋時移玩起敦大為名姑息成風誰有任勞
怨肯行之者臣以為弊不難除也夫借用勘合
之弊除之莫若撫按之查刷或在京起程或在
外府州縣起程例投報撫按衙門查係真正士
夫方與掛號其一切假托差官家眷等項名色

兵部八卷

四

併係借用之門俱不准行其應付所在查照勘
合量給名數不得徇私近日每一名起五名之
弊其用過夫馬每日登記簿籍每季之中撫按
吊取驛簿逐一查刷有應付違例者驛遞究罪
冒濫官員論核從實奉行毋得徇曲徇津要而苛
求冷散以塞責凡勘合過一年之外者不准回
程復用如是則借用之弊可除矣夫京職方面
以上用

題准兵快護防住宿公館量送薪水事例可遵而遣牌支用夫馬動至數十名匹地方何以支持今後量送薪水量撥護送不得過驛俸品級事例申明刊布各驛使之通知以為遵守又須造冊登記以待季終換按調查有過多者論劾則遣牌濫用之弊可除矣乃若各衙門題差另須酌議夫吏部無差禮部有差係展親優禮大臣撫四夷之大體不可議而差之濫者莫若戶兵

兵部八卷

五

工部夫戶兵部解邊餉之差誠不可已而銀數多道里同者是不可以併乎一差分為幾差是不可以已乎臣以為一邊而幾項錢糧可以併差有兩邊一路而經行者可以併差總以十萬上下為率不可過多亦不可零星分差以滋煩擾其差須用職掌不可借用閑曹乃如催金花催馬價催祥祺催市催象等差及工部催皇木等臣未見差官往催而錢糧從此起解者也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卷八

不過借此名色以為各官過家之計各官差者亦皆身不至地方不過移文往復而已與其各官而以文移往復孰若各衙門以文移督催嚴換按司道府州縣之考成令其責有攸歸不得不完乎臣以為此等無益之差着之令甲置之不行可也又如兵部武

誥之差係

國家崇重舊典似不可已然文官大臣

兵部八卷

六

誥命尚不差官費送而武官庶僚之

誥何必差費况向來差官儘有在途聽領者與其

差官而在途聽領孰若乘往來南京來之使費

至南京兵部給發聽領乎臣以為此差可已也

又如刑部審決之差舊謂兩京無按察司特察

京官會決似不可已也然各府有守巡道獨非

司官乎道臣會同按臣審決必無枉縱况歷年

有差官在前停刑在後者徑自回家漫無所事

七五九

臣以為此差可已也各衙門無益之差不能盡知諸如工部磚價炭價之類皆屬可已

國家體恤群臣自有大道何必假此名色以滋道路之擾若題差之途一清則驛遞濫費除其大半矣驛無濫費則民生不致甚困民生不困則庶民錢糧得免逋負而司農漸無告乏此其關係

國計民生甚大 臣不敢以為瑣務細故也 臣論不

兵部八卷

七

諳天下事職掌所關目擊其弊不能自已敢陳末議如不大謬於治體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酌議上

請定奪施行題差之濫行在京衙門議停查刷之

嚴行各撫按按季具

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職按此疏論省驛遞喫緊處在六部之省題差而戶兵二部一差分為三四以便庶官之

過家其費不背雖開事例得不償失真確論也至於州縣長吏引例裁抑自謂強項而藩臬兩臺反有嫌其失歡貴要以相累者法不得行矣然每驛錢糧亦須通計實數幾何即加節省當覈其餘剩幾何以佐公家之急否則徒充有司之索其病民等也此疏雖留中而各省直多見之行事故採之

兵部八卷

八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太僕寺少卿吳華為敬循職掌直陳馬政懇乞

聖明燭弊源革積習以肅久玩之人心以重

軍國之急務事臣駑駘下乘不堪鞭策誤蒙

聖恩任使督理西路馬政臣自受

命以來夙夜祇慎至於今幾一年矣馬政之利弊

已目擊之而得其概矣竊思馬政之修當自依

馬之時慎之未有依馬不善而養馬能善者也

兵部八卷

九

故臣於養馬庶官固嘗致其叮嚀之意而於依

馬者尤加慎焉及思依馬州縣地方遼遠難以

面語乃刊刻數語分散州縣以曉告之大約謂

朝廷洪恩不虧小民各州縣依馬之家每戶給銀

三十兩不為不多矣即荒草之年亦自足辦使

為馬戶者肯盡此三十金以買買必得上駟何

乃以矮小瘤病之馬解寺印烙訪其所繇則或

受欺於吏書減馬價以給馬戶者有之或市恩

佐貳^准其領馬價而償依馬者有之或求媚於

鄉官准其備馬低而受重價者有之又不然或

忽畧於馬政任馬戶之作弊而慢不經心者有

之比馬之不堪用也臣探其積習之弊而明白

開示之如此復立為看馬格式發與州縣刊刻

令其依馬之日親填尺寸毛齒等項以俟臣覆

驗總之無非欲其慎擇良馬以備

軍國之需蓋不啻三令伍申之矣今三十四年

兵部八卷

十

春季依馬合式如東光青城等縣者固多其依

馬違式如興濟蒲台等縣者亦不無也夫臣當

各州縣解馬在寺隨喚其解吏并醫獸眼同看

驗而本寺之吏書無敢一窺馬不敢不公矣臣

每日看馬晨入酉出駁退一馬詳看再三不敢

不慎矣故較馬之尺寸必較馬之齒歲必問馬

之瘡暗必辨馬之瘦病必審非故為是操切也

臣所任者馬政所理者馬政職業攸關不得不

詳慎耳使臣於馬之矮者瘠者瞎者病者瘦者直受之而不駁則管馬之官稱快矣解馬之家稱便矣豈不入感人悅何以任怨為怨之極行至謗臣陷臣官且不保臣豈不知但臣守

朝廷之法此官已視之若無矣矣怨之避又使臣於馬之矮者瘠者瞎者瘦者濫收之而不擇則一日收馬一百匹可也一日收馬二百匹可也豈不自暇自逸何以任勞為勞之極行至敝精

兵部八卷

上

敝神?伸身不保臣豈不知但臣守

朝廷之法此身已非吾有矣奚勞之辭近者四月內興濟縣蒲臺縣各解馬到寺臣看驗如前法見其馬多不合式非特瘠者瞎者病者居其半而

朝廷欽定尺寸明知之而明違之臣駭而問之曰

汝領

朝廷之銀以買馬不遵

朝廷之法以依馬何也馬戶答曰本縣自發銀買馬吾儕買戶聽解而已馬之好醜何與馬此馬戶之稟臣如此及既駁換之後中間馬戶潛住京師百般營求以必售低馬而後已臣又駭而問

之曰驗退之馬本宜以退印烙之以防再進但一用退印人皆知為低馬即民間不買矣今雖揀退不烙退印則汝之馬猶舊也賣舊換新何費馬何苦馬馬戶答之曰本縣官嚴示若駁馬

兵部八卷

十二

一匹重責四十且拘其家屬監候是以不敢回也此馬戶之稟臣又如此臣虛聞之嘆曰使馬戶之言而虛也則可使馬戶之言而實也臣憂馬夫買馬不繇馬戶而駁馬必責馬戶卒使馬戶必售低馬而後已臣恐馬政之修無日也今臣為

朝廷分理馬政固不避勞與怨但非

天言一振飭之人心積玩聞不知畏即駁回低馬

後以低馬遊雖任勞任怨竟無裨於

國家之馬政也臣以為自今振飭萬不可緩而所

以振飭之者惟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行之耳查得先年本寺臣裴應章奏奉

欽依不時恭論又臣唐堯欽題兵部覆議不時恭

究凡依馬官不行用心揀選任其癩小不堪聽

憑積敗包攬者通計其駁回馬以十分為率三

分以上罰俸五分以上住捧仍移文吏部附過

兵部八卷

十三

劣處示懲又查得先年題

准各該解馬人員不赴寺投文通同馬敗醫獸人

等旋買匹作弊者密切訪拿送問用大枷枷號

一箇月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欽此欽遵以上

皆題奉

明旨凜若斧鉞臣以為自今以始知縣官選馬至

多不如式者容臣遵

欽依事理即時指名恭奏若馬戶解馬敢復蹈前

弊者容臣遵照

欽依事理即時送司問遣是振飾之道也臣職在

馬政言固非越俎奏行題

准事理亦非過求乞

勅下該部覆議照依歷年事例恭候

明旨施行則人心肅而馬政修可以備軍國之需

而萬世治安之計端有賴矣

臣按馬政之脩當自依馬之時慎之而責成

兵部八卷

十四

於州縣此疏按次曲盡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兵部武選司署郎中事員外沈朝煥一本戎政
最要四事一曰重京營嘉靖二十九年伏請

祖制三營曰五軍神樞神機統以總督佐以協理

其下設副將等官數十百員凡團營兩官廳之
兵悉歸五軍營而實彙令旗等官則仍隸神樞
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樞機兩營恭
將守其職兵隸在伍為根本設備至嚴也法久

兵部八卷

十五

事易往往京營將領以武職之疲軟不肖者為
量移之地如文職王官等此輩一到京營氣盡
能索支吾歲月安望厲鋒稜而賈餘勇乎至於
補軍尤屬可笑雖云祖役多係轉賣或出冒頂
富者出錢以買富貧者出身以應點非丐乞轉
徙之徒則犯奸蠹梓之輩據操演時非不林林
總總而詰以實丁十無三四稽其武藝百無一
二軍如兒戲蓋謂此矣近時有海氛之警始增

置選鋒人食雙食加以衣甲待之甚厚而此輩
挾弓恃馬素無紀律動輒為非如近日分投私
役弊可見矣夫天下兵制莫重於京制煌煌天
都可令將無堅職而士皆虛伍乎臣謂今日急
宜重京營將官之任凡補京營各官者須妙選
天下勇畧忠義之士各邊鎮省直總副恭遊重
任必曾經京營出者始用之其在營也責以實
練兵幾何能汰老弱幾何教習軍士武藝大器

兵部八卷

十六

幾何紀錄積勞或次遷或超陞則人人知在營
有必盡之職出營有大用之途無不爭奮厲矣
且各官隸在京營本兵與協理每歲會同過堂
一遍則可以面識其才力熟察其品格他日遂
可按伏終身視之但憑一薦剗用者虛實較然
也至兵之虛弱不可以驟革尚可漸稽臣謂宜
從外省召募之例給面貌懸牌鈐以大印收補
時撥石較技必求正身懸牌既設自職方員外

轉之驗軍主事又轉戶部下糧廳又轉之在營
統軍各官一一以牌驗查一處不對即不准補
而戎政協理及京營科道拱冊查點必與牌合
有不對者即係詐冒俱斥革無赦其鑽求冒頂
者稍稍以軍法處之務求壯丁即係租役如老
幼不堪另行勾取不得濫補而尤加嚴選鋒之
出入必使人有勤勇可備緩急則將有統體之
實而兵無冒濫之弊矣

兵部八卷

十七

二曰實遠左遼於今岌岌危於累卵以數千里
孤懸在外虜騎蹂踐其肘腋項自朝鮮失國而
天朝救之凡遠左精純選赴征倭盡以淪沒年來
虜入華人丰為向導不時破碎墩堡即村落市
店無所不侵掠無所不發掘而遠幾無民矣遼
之衛所軍職與各將領習於侵寇軍無見糧轉
輸疲弱卒有虜警無一人超距而前者而遠幾
無兵矣遠者朝鮮之接壤也無朝鮮則遠危無

遼而安得尚有朝鮮乎故實遠左者乃所以堅
內地而犄角朝鮮也所幸無人耳然如建州一
部落頗擅富厚其人雄狡而足智擦漢兒之類
各控弦數十萬往往與俺荅為難朵顏三衛諸
屬夷名為忠順外陽以誘虜而內實

中國倘諸夷中有點傑不群者乎朝馳騎而暮可
襲遼而有也臣謂急宜加遠左兵一萬人總兵
李成梁性熟於虜顛毛老矣宜為置副將智勇

兵部八卷

十八

兼到一人既以佐老亦以習其事

皇上申飭巡撫兵備各官更講求屯田之策使兵
足抗虜而安心於屯久之屯地益廣兵力益盛
綢繆固慮而遠庶可漸實也至軍政耗廢錢糧
乾沒宜於廣寧遼陽開原等處各設推官一員
裁省管糧通判以推代之列衛山東各府而以
甲科有氣力習邊者除選每年如省直查盤之
例軍必稽實糧必充額添修墩堡之軍申飭防

禦之法三年考滿一體行取豈至如曩時各衛之塌革而終灰沒不振乎

三曰慎武襲夫開創龍興闢百戰者委當世世及之至於非時用兵互相格殺亦計級而世官之其流之弊多至將官子弟未離襁保而先已報功有財者用錢買級即所為自報級者北功多收零剪尾南功多搜出發窟殺戮降卒喋血無辜種種首功之弊盡行世襲夫上首功者秦

兵部八卷

十九

人之俗也

國家計功於首級亦緣臨敵虛冒多故不得已而用此法若又令半歸冒濫官爵不大可惜乎况軍功代有軍職代增此屬幾耗天下錢谷十之三四祭享尚有親盡之祀

宗祿亦有遞減之律而軍功奈何不一議也前朝冗冒之弊賴

世宗時大加裁革夙弊稍清臣謂宜定為上中下

三等上者世及次者遞減下者裁革如二祖從征諸功百世不易自此以後如大戰功闕

係民社者如故餘定為遞減之法級多者從級減級少者從世減將往時功冊盡出磨對虛心評論承襲者頒為定式刊刻成書分給各都司衛所令其同知赴襲之日司官不得姑息寬縱必尊新例而行之其應襲官舍敢有流謗妄議希圖動搖者處以重典遇有邊鎮新功核冊到

兵部八卷

二十

部亦照前三款題覆毋使濫溢即大臣之子孫當武蔭者亦宜分別無得一概世及至陣亡官軍十不報一身膏草野魄散疆場當俱從二級之例其親子故絕亦以弟姪承之使不絕祀不然買級者世享榮華而身殉者野鬼不食非所以勵忠魂也

四曰防亂萌夫淮徐穎亳之間界在南北其地疏曠荒落而希物產其民獷悍感憤而有氣且

諸省交會統置不一竄匿無常以故自古草莽之亂往往起於此中近日所報潁州亂民至以千計雖云旋解尚伏牙角臣謂當分浙江省城見在之兵一千五百人移鎮於淮設一有名恭遊統之既可防糧運之不測又可防海汎之近警於天津所募之兵分一千五百人移鎮於潁亦設恭遊統領如淮兩處之兵即以兩處兵餉給之不添一旅不增一粟而隱然樹此兩旗鼓

兵部八卷

二十一

於南北之間可以消莽伏之雄心可以為應援之奇計臣非慢然言之也夫此四事者言京營則十羊九牧互為牽制而不敢動甚者慮稽查大明恐軍士有挺戈之變夫李先弼特將耳一旦代郭子儀旗鼓立變豈以天子之令鼓動於上而法有不行乎言邊左則謂正處虛耗何假及此不知國猶家也家雖乏豈其任墻垣之傾圮而不顧一少有盜而大劫其

財悔難圖矣是在

皇上委任得人總兵巡撫互為恭伍而戶部多方設處軍餉何患無策言世襲見謂賞功之典寧溢無節先臣李賢奏對

英廟曰武臣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那有世界裝得盡誠深慨之

成祖問夏原吉

朝廷論功陞賞熟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

兵部八卷

二十二

後日無窮多陞不如多賞此言真萬世賞功之法向非

世宗皇帝英武獨斷力為剝剝往日之堆積不知今作何狀以

陛下明明赫赫何難一定規格使虛竊者屏棄而課實者奮報乎言及防亂莫不切嘆以為書生之迂耳昔江西宸濠之變當時上下俱為其所蒙蔽賴知府伍文定巡撫孫燧等陰為積糧練

兵於各府州縣故變一發而王守仁遂有所藉
手以定亂以今淤塞不通之河流南北愁怨之
勞民而可保必幸亡事乎見兔而顧犬亡羊而
補牢不若定計於早之為得而况其急急者也
臣職掌所關乞

勅下臣部堂官會同各該科道熟計而審處一焉
其於軍國重計不無少補臣無任惶悚之至

職按

兵部八卷

二十三

祖廟有親盡之祧宗祿有遞減之例而武功爵非
係血戰者世襲不變金吾華貫有日增無日減
宣厲世磨鈍之權亦傷時害民之蠹也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延綏巡撫金忠士一本為款議原出僉謀再折
遽難定決秋防逼近虜情巨測謹陳預戰守機
宜以保

封疆以振

國威事臣聞內夏外夷自古有之順撫逆勦自古
重之臣本書生不暗兵旅荷蒙

皇上不鄙臣為不肖俯允

兵部八卷

二十四

廷推拔臣延撫舊年

命下之日政值秋高虜勁之時臣即竭蹶任事凡
諸扼險修實蒐除乘器與夫稽民屯嚴逋欠核
冗食清役佔但有裨于

軍國邊計者俱隨時徑行申飭不遺餘力矣套虜

自萬曆二十九年續盟以來大部十九恭順原

自懷款小醜一二作歹未免敗群牽引濡滯市

賞壓欠職比故耳此夷情順逆之大較也先是

各首垂涎宣大封王設為十事往往要挾屢經前臣劉敏寬馬從聘相繼力折時加牢籠九事拒絕間許一帶賞以殺其勢而繫其心往牒具存言猶在耳此前講許款之原委也職接管之初見十數年來順逆各別撫勦並用戎壘弗靖邊隅多艱人民逃竄田地荒蕪商不出途農不歸野屯糧逋負不完蓋商窮困人畜被其搶掠墩台被其掏毀政欲藉其款成以為招撫內修

兵部八卷

二十五

之計即地方軍民迫於虜患千里飛沙寸草不生瘡痍未起萬眾萬口無不以主款為哀懇職亦見孤山損折之後斬級二千收降三千殺傷二千以為

中國之威伸矣自去春以至秋間合套諸酋搖尾乞憐無日不叩關無人不崩角地方父老僉謂從來乞款未有如此之誠切者皆賴

皇上德威

廟謨神算之所致也職於比時會同鎮臣公道與副叅遊守等官百口百折不啻三關月詳矣乙卯之秋合套犯順該年市賞自應全革眾謂所討十事已拒其九彼且忿然援宣大五年大賞一起全給之例且云延緩之賞不過十分中之一分又經恭順已過之年為虜人當得之物况

皇爺年年

兵部八卷

二十六

發在鎮庫何故執留不與此固我虜人撞死以必爭也隨經眾議一年兩賞遵昔舊約以示羈縻竊立合同約以今秋不反方許互市臨期貨物不齊姑待明年亦必秋后方舉實則為一年一市非真一年兩市也隨機應變相時牢籠不過顛倒以示羈縻之術保地方之安耳前此和款原以一年一市為例乃計期已越十五載互市領賞者僅七次而積年歷欠之說意正謂此朝

三暮四帶賞已許而未必即行雖約而未必即給之顛末也今奉

明旨下頒

廟謨指授另行復講必一年挨次給賞為

定例是綏懷之中明示裁抑之意倘虜一意主戰

又操縱在我以維款局于將來尊

中國常勝之體絕犬羊無厭之欲計安疆圉誠莫

善於此者萬一威劫之理諭之反覆百折之而

兵部八卷

二十七

虜或勉強聽從一年之賞則聽邊臣之相機行

事戰守兩防又保一秋無事以抒

皇上西顧之憂則又邊臣綢繆牖戶圖謨萬全職

分當如是也顧今

明命肅將以來已數月矣曾調各枝頭目間有遣

差二三夷使來至鎮城責令新舊撫夷副恭遊

守等官公同虛心明白宣諭

朝廷法度利害定以一年一市為準乃各夷使崩

角叩頭懇懇肫肫告以改換局面虜人不敢承應惟有歸報諸酋長而已各撫夷官隨差通事官執諭帖同往虜營去訖至今未報大率被創恭順者將來從否尚在兩可素常桀驁者反覆狡計變幻叵測如西路卜言大火落赤黃嬭等部見今爭先進馬急欲領賞受我糧繼猶或易與套長吉能傳令中東各部移帳生心不就牢籠近報猛克挨木沙賓等酋吠聲虜北不曰捉

兵部八卷

二十七

馬不遠謀犯則曰借兵齊集犯搶情形雖出傳聞款之成敗尚未可必除原差通事官見往虜營復行講諭未得的確消息統候款局市賞確有定衡另行具題外但今時已夏中瞬息秋臨萬一款市不成虜必踵上秋故智橫肆要挾大舉狂逞勢所難免在我強本自固足食足兵為先事之防者未可一日少緩也臣謹同督按劉

李 條議列款上陳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通奉施行庶幾疆制馭有備而秋防可

保無虞矣

計開

一酌選調以便統馭臣聞擾龍馴虎膽以慣雄
弄丸承蜩技錄習巧况各膚之強弱狡猾情形
既不相同各鎮之險易直紆山川亦復有異昔
人謂客兵不如土兵職亦謂客將不如土將蓋

兵部八卷

二十九

客將雖或憤歷一隅豈盡兼諳九塞今使去熟
就生毋論邊腹殊方東西易局即虜情狡詭未
諳軍心向背固識豈如本鎮將領墮地而隨戎
馬結髮以戰匈奴形勢之險易虜勢之強弱某
處可以埋伏某處可以屯兵聚正分奇左出右
入摩不熟于胸中指諸掌上今款或不成呼吸資
其捍禦夷虜亦熟其威名合無
勅下各部今后遇有將領缺出即于本鎮請將中

或論材品或論薦次或憑本部推升或憑督撫

咨揭庶幾人地相宜兵將相習且武職與文職

不同隨行家兵素有恩結臨敵資其摧鋒陷陣

親上死長若用別鎮之官則新任之兵難効指

臂比又情與勢之難禁者若調自本鎮則驛路

馳驅可省千百之費此于軍民實兩便也昔虞

允文以清卒數千敗兀朮十萬于米石及移鎮

蜀中功業無聞豈非違材易地用失所長之明

兵部八卷

三十

鑑也伏惟

聖裁

一復客餉以裕軍實臣聞金湯難固恩聲之堞
韓白不將枵腹之軍故梁劉剗有言必勝無奇
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賊破豈非兵以衛國
食以養兵乎故有土兵之樞守必有客兵之應
援必有客餉之資給本鎮飛沙不毛全仰京民
二運京運給發稽遲民運半屬逋負以致各堡

倉場如洗別無餘剩目下款或不成虜必內訌
全賴容兵策應查得本鎮先年額役容餉銀八

萬兩散儲各堡專備援兵后因虜款裁去六萬

止存二萬以二萬之銀分給三十六營堡戰則

不飽三軍一餐位則不及千人一日萬一各首

揣知分頭犯搶而又觀望遲延圍結不散各城

兵馬勢必往援各堡空倉作何供給往則三軍

枵腹既無兩粟之奇歸則衆虜近襲決無返旆

兵部八卷

三十一

之理相持旬日形見勢屈唱籌量沙恐未必能

退虜也伏乞

勅戶部議將額設容餉復給本鎮雜買糧料專備

防緩職仰體

國用匱乏不敢妄議加餉但原因款成題裁今因

款不成復給俟虜復款之日不妨照舊議裁倘

先后不載自當另儲待查併乞急議接濟及節年

所欠

京運年例如時給發庶幾轉眼秋防不至掣肘難

支矣伏候

聖裁

一議夷糧以示柔遠臣聞淵深而魚集林茂則

鳥歸故以夷攻夷

中國之制賈誼有言長弓大箭

中國五十當一故養五弱卒不如養一胡騎查得

套虜萬曆四十三年敗款之後各夷既不敢臨

兵部八卷

三十二

邊住牧又不能交易營生搗勦大創饑窘投降

者三千餘人今款又不成將來降夷勢必倍蓰

但額糧有限既不敢議於加增而飛鳥依人又

無柰張叻待哺故本鎮降夷因無見糧必待營

軍逃亡方准頂補有候至一二月尚無缺出竊

恐饑虎出柙窮猿思歸夷丁例食雙糧即軍有

逃亡亦須以二補一夷丁日增漢軍日耗瞻前

顧後終非萬全且窮軍生自沙漠吃糧之外別

無生理合無

請乞以后降夷容職將上年開視三路缺額軍糧七百二十餘石通融挨次頂補如再不足仍許額外量為酌處增添務使不缺身口不至饑寒然後可得其死力也昔李光弼父為營州羯奴渾瑊身出鐵勒支部今不敢過望若而人但招攜柔遠自是

國家威德事也伏候

聖裁

兵部八卷

三十三

一增馬足以備征勦臣聞虞詡之說任尚曰漢之中年能攘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后服漢者以馬少也馬之多寡勢之盛衰相關查得本鎮馬騾駝自萬曆十九年開視履定

經制馬騾駝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頭隻至萬

曆三十九年開視馬騾駝三萬六千六匹頭隻

迄今數年中開倒死未補者老瘠未換者則馬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卷八

比昔益少今不及三萬之數分守千三百里邊

牆散入三十六營堡虜或敗款嘯聚合套已踰

十萬而又加以山西宣大寧固之糾合則又不

止數倍我以一鎮不及三萬之馬分守一千三

百里之長邊又無他鎮之援助其強弱衆寡之

勢不大相懸乎職又念太倉告匱不敢妄議增

兵矣惟增馬一節萬萬不可已也查得本鎮所

收夷丁堪戰與家丁衝鋒者凡二千餘人俱無

兵部八卷

三十四

馬匹可騎既無馬匹則與無丁同也今正兵營

馬僅二千左右兩營不過一千以此孤弱之軍

期必勝十數萬之虜必無幸矣合無

請乞除見額之外量增馬二千匹正兵營一千左

右營各五百准于市賞銀內動支買補則營伍

有上駟之光士卒鼓先登之氣誠如科臣所言

以二十萬餉士可以長驅虜庭况增馬而較餉

士不過二十分中之一分其利更便宜也如謂

七七三

增添溢額草料不敷則姑待款后不妨陸續議
罷亦一時權宜之術也伏候

聖裁

一重搗巢以收全勝臣查

會典內載搗巢之功與血戰同臣又聞兵避實而
擊虛故攻無備出不意神出鬼沒迺可以收萬
全而自立于不敗之地今或款事不成能保虜
不犯槍但虜之來也勢重則蜂屯蟻聚銳不易

兵部八卷

三十五

當勢寡則雨去風來速不可及藉令堂堂正正
與之相恃幸而殺傷相當又幸而薄有斬馘此
皆不足以屈其力而擾其心也虜雖犬羊所最
愛者妻子所最惜者牲畜所最畏者冬春之搗
巢彼其情甘罰服乞哀叩關而願款市者誠恐
一旦搗兵之四出耳今茲秋高馬肥戎姑堅壁
清野觀其聲息進則困之堅城退則邀之狹隘
使無全害亦無全利然後養成蓄銳少持冬春

卧鼓啣枚屢出而屢擣之晝備則夜搗晴備則
雨擣東備則西擣而又樓舡下瀨繞出黃河陸
備則水擣彼苦于兵至之無時復苦于避兵之
無地則其勢又不得不乞哀求款如謂擣巢為
出不意非勇也則虜之入犯何莫而非出我之
不意乎又謂擣巢不得與捷伐同功則衛霍六
出匈奴亦何莫而非擣巢乎蓋古之出塞即搗
巢之別名故舍擣巢必不可以服夷虜也今反

兵部八卷

三十六

復講折肯聽一年一市之賞亦必防其詐而嚴
為之備如聽而有犬犯消息則且戰且守剿擣
並舉果其有功仍照
會典優叙庶幾擣戰同功一例升賞則人人用命
而犁庭度幕可長驅矣伏候

聖裁

一亟升賞以鼓士心臣聞計倪之告勾踐也曰
官位財帛為君所輕刈命投死為士所重迺君

不肯以所輕予士士安肯以所重事君由此觀

之兵之勝負實在賞罰嘉靖間該兵部題奉

欽依凡勦功宣薊鎮限一月以裡遼東山西限二

月以裡延綏寧夏固原限三月以裡甘肅限四

月以裡

國家叙功抑何速也又該督臣李汶題奉

欽依以后九塞衝邊閱視年分一應升蔭職俸悉

照十六年題准則例分別議叙如遇有搗巢奇

兵部八卷

三十七

功另加優叙以

請

特恩又非前例之可拘者

國家賞功又何厚也今查本鎮自孤山高家堡失

利之後將士同仇擄命出塞大小數十餘戰剿

殺二千餘招降三千餘殺傷回套而死者不下

二千人

國家二百餘年從來各酋敗衄未有如是之多者

即郊

天津救告

廟冊勅以風示四夷激勵九塞使知

皇上之威如雷如霆

中國之兵如風如雨其誰曰不宜迺有已題過者

遲未行動有已勦過者遲未覆叙若以邊功為

可有可無之事而以賞功為可緩可急之圖致

令應賞者借盡市本應升者不繳半

兵部八卷

三十八

綸夫應叙不叙則正賞因之不至市本因之無還

應升不升則有功因以灰心無功因以掉臂今

款或不成又當復戰戰勝又當復賞復升則誰

肯以萬死一生之功付之流水哉合無

勅下該部查議將本鎮前後出塞功次已經勦明

者即為題叙未經覆勦者即為題勦其各該升

賞速行

頒給仍將借過撫賞市本作速補選庶受賞者可

以再戰賞功者可以再借邊臣得以便宜從事
相機應變官軍可藉以鼓舞秋防可保以無患
矣伏候

聖裁

一禁鄰虜以孤敵勢臣聞兵患益敵謀貴伐交
故充國之策先零以為夷狄之勢分則

中國之威振元昊跳梁終不越中國一步者以角

廝囉等族不附而掩其后也今西北諸酋皆小

兵部八卷

三十九

王子苗裔大分三部控弦十萬環河套而居者
為吉囊也東西哨散牧宣大薊昌山西諸鎮者
為掩谷也切鄰寧夏繞出賀蘭山後北接大漠
者為木那漢台吉也是三種者平居則分部而
領各鎮之賞有犯則易隊而乘各鎮之虛詰責
之則曰彼犯順之夷非我部也減賞之則曰我
恭順之夷非彼部也變幻如黎丘之鬼迭出似
擾楚之吳如前年孤山之犯面貌服色大半與

套虜不同及細訪之明是各鎮虜助逆臣奉

勅書原有睦鄰之義今亦不必盡言之也第今套

虜失款勢必號召三部大犯既飽搶之利于延

緩作歹而套虜又不幾伐為各部掩奸乎乞

勅兵部詳咨各鎮撫臣同為

王臣格遵

勅書救鄰之文嚴諭各路將不許沿邊夷人相助

作歹如有仍前暗助者許職密訪真確指名奏

兵部八卷

四十

革路將其犯搶賊夷裁去撫賞庶黨援之謀息

而套虜可以長安靜矣伏候

聖裁

一寬文法以責報効臣聞功疑惟重罪疑惟輕

故二卯何傷苟變三敗不掩孟明我

國家敗軍失守之律重輕大小度之情法裁在

會典不啻星日誰敢軌三尺以徇之手但百勝之

將自古為難三宥之條于今為重如堵裁之縮

胸宜徵也當論彼已之衆寡應援之遠邇宜嚴也當論道路之遠近出沒之縱橫宜坐也當論搶掠之多寡前鋒雖挫當觀再鼓之何如后勁可原少寬前矛之偶歟曹沫奮三北以成功李廣差六級而自剄寬嚴得失之故畧可見于前事矣今款或無成勢必復戰戰而勝自當照例全叙即不幸有小小失亡亦須權其事之大小情之重輕虜之多寡時之久暫如果守備不設

兵部八卷

四十一

烽猴不明臨陣怯當矢石臨城莫效捍圍自當如律究處脫事非重大情有可原合無仍令戴罪殺賊以圖後効統俟事定之日提衡總論如罪浮于功不妨併追既往之辜功掩其罪自應簿賞目前之績苦功罪相當則前案既以結明后功不宜抹殺賞罰不妨並用以示勸懲如此則邊將指恩自當以損軀報

朝廷矣伏候

聖裁

臣按邊將失守之律至重虜人所習知也故邊將之權為虜所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且立至而邊將亦啖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不出於所轄之地常嫁禍於鄰者故此疏以寬文法為要也

兵部八卷

四十一